中国乐舞史料大典

A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on Chinese Dance

杂录编

总主编：孙景琛

主　编：周元　茅慧　朱梅

S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SH.CN

4J0865

上海“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乐舞史料大典

杂录编

总主编 孙景琛
主编 周元 茅慧 朱梅

上海音乐出版社

目录

商

周

春秋

战国

B

H

L

M

Q

S

X

Y

Z

秦

B

三国

J

M

S

X

Y

晋

B

F

H

N

Q

S

南北朝

隋

五代

宋辽金西夏

元代

C

D

H

J

K

L

M

N

S

T

W

X

Y

Z

明代

B

清代目录

D

N

P

Q

Y

Z

民国

第一部分

A

B

C

M

N

P

W

X

Y

上海『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乐舞史料大典

杂录编

总主编 孙景琛
主　编 周元 茅慧 朱梅

上海音乐出版社

代　序

开拓思路　拓宽视野
——关于舞蹈史研究的一点思考

孙景琛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参加了中国舞蹈史的研究工作，至今已有半个世纪。子曰："五十而知天命。"然而，这一学科的发展方向、前景如何？能否尽快地成熟起来，超越已有水平？怎样超越？等等。就我来说，都还是值得认真思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五十年的时间，对一门学科的创立和建设而言，也许并不算长。可是中国舞蹈史学科是从实践开始的，创建之初，既没有前人的成规可以遵循，也没有就这门学科的指导思想、对象、范围、方法等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基础理论的滞后，必然会影响到学科建设的进度和学术水平，这是不争的事实。目前，要进一步提高舞蹈史的研究质量，除了要继续加强实践之外，对五十年来的学术进程作一番全面、缜密的反思和总结，认真进行学科自身的基础理论建设，已是舞蹈史研究工作者的一项无可回避的任务了。

舞史学科的基础建设将是一项长期的，也是繁重的任务，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要做。例如学科自身的基本理论、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论及各种分支学科的创建。从舞蹈史研究的实际情况看，在宏观研究方面，舞蹈和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及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微观研究方面，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和各种类型的代表性舞蹈的专项研究，都还有待于深入开展；对某些舞蹈现象和具体舞蹈的认识与评价，也还需要深化和探讨。此外，在以往的舞蹈史论著中有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反映汉族舞蹈历史情况多而其他民族的情况相对较

少；反映宫廷、专业舞蹈活动多而反映广大民间的群众舞蹈生活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既有理论认识上的主观方面原因，也有客观的和方法上的原因。

主观方面，和我们对中国舞蹈史的研究对象、范围的认识有关。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中国的乐舞文化毋庸置疑是全民族创造的整合。从历史上看，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对乐舞艺术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史实；但在舞蹈这个特定的文化领域内，情况却并不如此单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情况考察，少数民族的舞蹈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他们在中国乐舞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杰出贡献，是舞史学者所不应忽视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民间舞蹈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众舞蹈生活，是构成各民族乐舞文化的决定性因素。宫廷乐舞活动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但它不可能反映民族舞蹈的整体面貌。客观方面，史料不足可能是关键；而史料局限之未能突破，则和研究方法有关。

传统的舞史资料来源，主要是依靠历史文献，尤其是史部古籍。这对任何学科的历史研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舞史研究也从中获取了大量史料，是构成中国舞蹈史框架的重要支柱。然而这些史书大多出自宫廷史官之手，其着重点必然是历史王朝的礼仪乐制和宫廷的乐舞活动。它可能提供的历史信息和我们的要求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为了缩小这一差距，舞史研究者已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开阔思路、拓宽视野，广泛吸取其他历史学科的研究成果，借鉴、学习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是扩大舞蹈史料来源，特别是民族民间舞蹈史料来源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明显的例证如考古方面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的发现，以及科学的年代测定，就使舞蹈史著中关于原始舞蹈的叙述，不再停留在对古文献记载中的神话传说的分析和推测，而有了实际的形象依据。又如民族调查中发现的彝族《十二兽神舞》、《虎舞》，为我们提供了远古图腾舞蹈和巫舞的实例。至于民俗研究关于各种礼仪习俗、岁时习俗、信仰习俗以及活跃于这些习俗中

的传统歌舞活动的记录，更是极大地丰富了舞史研究中民族民间舞蹈的信息来源。还有如文字学的古文字、民族文字的研究成果，同样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方面。甲骨文、金文中有关乐舞活动的文字是探索殷、周舞蹈最可靠的史料。近年来在民族古籍研究中也陆续发现有关舞蹈的史著，如纳西族东巴文的舞谱，藏族典籍《乐论》、《智者入门·舞蹈九技》等，都是研究民族舞蹈历史和理论的珍贵史料。

舞蹈从来就是一门综合艺术，它不仅和其他艺术形式，也和众多的社会生活及意识形态领域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舞蹈史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和相关学科发生交叉关系。上述例证中举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等，都是和舞蹈史学联系比较密切的学科。它们的研究成果扩大了舞蹈史料的来源，或是为古代舞蹈显现了生动的具体形象，或是为印证文献记载提供了现实依据，甚至是填补了文字史料的空白。当然，从舞蹈史学科自身的建设考虑，从各相关学科所需吸收的绝不仅仅是他们研究成果，还应该汲取他们的实践经验，借鉴、学习他们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例如这些学科共通的一种基本工作方法：田野调查、社会调查，直接或间接从群众中采集资料，获取信息。这种方法对舞蹈史研究就很有参考价值，它启示我们，舞蹈史料来源不只是文字典籍，也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开展并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就能够极大地丰富舞蹈史料来源。当代史学研究的一种明显倾向是关注和重视“口碑”的调查、收集，像对待文字史料一样予以分析和研究，以之补史、证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当代历史科学的另一发展趋势是学科分工更细、更专，产生了很多分支学科，如考古学中兴起的农业考古、生态考古，以及美术考古、音乐考古、民族考古、宗教考古等等；而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则更加强调学科的整体性、综合性。这种趋同的倾向，是由于这些学科大多具有交叉科学、边缘科学的性质，因此在认知各自研究对象的文化品格、社会价值、历史源流和演进规律等问题时，不可能无视各种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最近发展。人类社会原是一个有机整体，各类事物之间不会是

孑然孤立的，作为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科学门类之间，当然也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在各门社会学科之间尤其如此。以音乐考古为例，它属于音乐学和考古学的边缘科学，而和同是社会科学类的历史学、艺术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等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和数学、音律学、乐器研究等自然科学有关。各个学科的相互联系、相互利用，构成了当代历史科学的综合研究法。这对舞蹈史的研究也同样是应该采取的科学方法。

孙景琛

2003年9月10日

序

浩瀚舞史　孜孜以求

冯双白

这是一部怎样的评价都不为过的中国舞蹈史学基础史料巨著。

如果回顾往昔，浩荡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虽然早就打上了中华乐舞滥觞的印记，但从舞蹈史学的专一角度全面搜集、整理、分类、总括出一整套中国乐舞资料者，迄今未见。形成这个多少令人尴尬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既有史料浩繁而搜集整理费时费力之缘故，也有中华乐舞种类繁杂，如不能对其抱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和具备专业的艺术知识与修养作为基础，想要做到这样一件大事情，怕也不得要领。此外，因为舞蹈历史曾经长久被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看作是某种与声色享乐相连的“玩意”，舞蹈者特别是女性舞者的身世常常悲戚而未有好的结局，世俗之人也常常将舞者与下九流一并视为不能登堂入室者，因而忽略乐舞历史资料也就再“正常”不过了。舞蹈作为一种身体艺术语言曾经长久不被人重视。此种“不重视”，其骨子里是否也是把身体当作龌龊之地，而非崇高的灵魂居所。

舞蹈是一门极其崇高的艺术，就是因为它和灵魂相关。我想起在青海黄南自治州藏族地区做田野考察时，是在隆务寺里，一年一度的“羌姆”吸引了附近几百里地之内的藏族人前来观看，人们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我手捧录像机，钻进了最里圈，专心摄录宝贵资料，却常常因为遮挡了藏族老乡的观看而遭遇石子、果子的“袭击”。后来我深入采访得知，寺庙里的羌姆，在我们外人看来是“表演”的那种精彩瞬间，却是藏人审读自己未来死去之时灵魂如何飞升的最最珍贵的时刻，容不得半秒的遮挡！我又从对《大藏经》的沐手焚香拜读中得知了风之旋转与羌姆旋转

之间非常微妙的关系，从而得知那飞旋的舞步恰是藏传佛教里舞动的灵魂。我为自己的无知深感惭愧，又为舞蹈史学的博大精深和资料探索的至高境界而感到骄傲。

这是一件探索舞蹈灵魂归宿的神圣工作。煌煌舞史，上苍有灵，中华传统乐舞文化光辉穿越重重历史帷幕，印在了今天的辉煌封册。该书第一次将中国古代至民国期间数千年的中国舞蹈史料进行了相对全面的搜检、整理、汇总；汇集了大量二十五史中本纪、列传中的舞蹈资料；仔细地梳理了二十五史中“乐志”、“礼乐志”，对其中涉及到舞蹈本体的文字表达详加收录；对散见于部分类书、杂录、笔记、艺文辑录中的舞蹈史料进行了编选；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和《中华舞蹈志》等大部头当代舞蹈志书中的地方志舞蹈资料广泛关注；对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著作中的民国时期史料进行了选摘。该书还收录中国古代舞蹈史中一些重要的舞蹈文物图片，以佐证舞史的文字内容。当然，孙景琛、吴曼英的《中国历代舞姿》、《敦煌舞姿》也在书中再现光芒。

舞蹈与灵魂相关。舞蹈的探索也是心灵家园的探索，其步伐当然应该迈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深处。在当下人心为物欲遮蔽、文明为功利掩埋的社会风气里，孙景琛先生生前辛勤积累，茅慧、周元、吴曼英、朱梅这几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的同仁，钻故纸堆，搜百代书，殚精竭虑，孤灯探幽，成书《中国乐舞史料大典》，几乎与当代社会某些浩荡躁动的风气开“顶风船”！他们居然冒这样的“傻气”，做了这样的“傻事”，实在令人震撼、振奋、感动！

为此，请接受一个致敬！向辛勤工作的编写组成员们致敬！由于你们出色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向开创了中国舞史研究和资料搜寻工作的欧阳予倩、吴晓邦、戴爱莲、董锡玖、孙景琛、王克芬、刘骏骧、刘恩伯、彭松、孙颖等等（恕我不能一一写出所有前辈的名字）前贤先知达人们致敬！愿《中国乐舞史料大典》为今后中国舞蹈史学研究点燃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往精神家园之路。

2015 年 12 月 21 日

编写说明

一、“杂录编”分为“远古—唐”、“宋辽金西夏—民国”两大部分进行编写。“远古—唐”部分的内容主要为有关此时期乐舞的类书、别史、文集、诗赋、碑文、笔记、杂文中的文献选编。唐诗中的乐舞资料已有专书《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出版，故只收录了少量未为该书辑录的篇章。“宋辽金西夏—民国”部分的收录原则是：除二十五史及宋词外，目前在我国出版物中可以收集到的宋辽金西夏至1949年间历代有关舞蹈文化的文字资料。其中“民国”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1911年至1949年见诸出版物的资料，第二部分为1949年前舞蹈活动亲历者于1949年后在媒体上发表的回忆文章。

二、全编条目按历史朝代顺序排列，每个朝代按出处（书名）首字拼音的首字母，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远古—唐”部分目录在同英文字母下所列书目不再排列其朝代先后顺序；明、清两朝的条目在同一首字拼音下按年号顺序归类。

三、后朝对前朝乐舞描述的条目放入前朝，如：民国王国维的《说勺舞象舞》一条放入周代；清初冯甦《滇考·大理国记》一条放入宋代。元曲除外。有些书籍内容包含多个朝代，则该书目会出现在几个朝代的编目下。所以如此，皆为便于读者直接集中获取具体朝代的史料。

四、正文括号中的仿宋字为编者所加；“远古—唐”原书的注、疏、正义以黑体小号字标识；“宋辽金西夏—民国”原书注加括号，字体字号同正文。

五、各条史料出处的书目版本信息集中于书后参考书目中，目录及正文内不做呈现。

目录

远古—夏

商

周

春秋

战国

B

H

L

M

Q

S

X

Y

Z

秦

B

三国

J

M

S

X

Y

晋

B

F

H

N

Q

S

南北朝

隋

唐

五代

宋辽金西夏

元代

C

D

H

J

K

L

M

N

S

T

W

X

Y

Z

明代

B

清代目录

D

N

P

Q

T

W

X

Z

民国

第一部分

D

E

F

G

H

W

X

Y

远古——夏

B

《补乐歌十首》

唐·元结

序：自伏羲氏至于殷室，凡十代，乐歌有其名，无其辞，考之传记而义或存焉。呜呼！乐声自太古始，百世之后，尽亡古音；呜呼！乐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后，遂亡古辞。今国家追复纯古，列祀往帝，岁时荐享，则必作乐，而无《云门》、《咸池》、《韶》、《夏》之声。故探其名义以补之，诚不足全化金石，反正宫羽，而或存之，犹乙乙冥冥，有纯古之声，岂几乎司乐君子，道和焉尔。凡十篇十有九章，各引其义以序之，命曰《补乐歌》。

网罟

伏羲氏之乐歌也。其义盖称伏羲能易人取禽兽之劳。

吾人苦兮，水深深。网罟设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网罟设兮，山不幽。

丰年

神农之乐歌也。其义盖称神农教人种植之功。

猗太帝兮，其智如神。分草实兮，济我生人。猗太帝兮，其功如天。均四时兮，成我丰年。

云门

轩辕氏之乐歌也。其义盖言云之出，润益万物，如帝之德，无所不施。

玄云溶溶兮，垂雨濛濛。类我圣泽兮，涵濡不穷。玄云漠漠兮，含映逾光。类我圣德兮，溥被无方。

九渊

少昊氏之乐歌也。其义盖称少昊之德，渊然深远。

圣德至深兮，奫奫如渊。生类娭娭兮，孰知其然。

五茎

颛顼氏之乐歌也。其义盖称颛顼得五德之根茎。

植植万物兮，滔滔根茎。五德涵柔兮。渢渢而生。其生如何兮秞秞，天下皆自我君兮化成。

六英

高辛氏之乐歌也。其义盖称帝喾能总六合之英华。

我有金石兮，击考崇崇。与汝歌舞兮，上帝之风由六合兮，英华渢渢。我有丝竹兮，韵和泠泠。与汝歌舞兮，上帝之声。由六合兮，根底嬴嬴。

咸池

陶唐氏之乐歌也。其义盖称尧德至大，无不备全。

元化油油兮，孰知其然。至德汩汩兮，顺之以先。元化浘浘兮，孰知其然。至道泱泱兮，由之以全。

大韶

有虞氏之乐歌也。其义盖称舜能绍先圣之德。

森森群象兮，日见生成。欲闻朕初兮，玄封冥冥。洋洋至化兮，日见深柔。欲闻大濩兮，大渊油油。

大夏

有夏氏之乐歌也。其义盖称禹治水，其功能大中国。

茫茫下土兮，乃生九州。山有长岑兮，川有深流。茫茫下土兮，乃均四方。国有安乂兮，野有封疆。茫茫下土兮，乃歌万年。上有茂功兮，下戴仁天。

C

《春秋左传正义》 晋·杜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昭公二十八年

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

E

《尔雅·释言》

翢，纛也。

纛，翳也。

《尔雅·释训》

舞号，雩也。

……

婆娑，舞也。

《尔雅·释器》

羽本谓之翮。

（旄谓之藣。）

《尔雅·释天》

螮蝀谓之雩，螮蝀，虹也。

G

清·朱右曾 辑 民国·王国维 校补《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帝喾高辛氏）代高阳氏王天下，使鼓人拊鞞鼓，击钟磬，凤皇鼓翼而舞。

……

（帝喾）即帝位，蓂荚生于阶，凤凰巢于庭，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

……

益于启位，启杀之。

九年，舞九韶。

……

少康即位，方夷来宾。

……

后发即位元年，诸侯宾于王门，诸夷入舞。

H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十《缪称训》

忠信形于内，感动应于外。故禹执干戚，舞于两阶之间，而三苗服。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十一《齐俗训》

故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十二《氾论训》

夏后氏祭于闇，殷人祭于阳，周人祭于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尧《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汤《大濩》，周《武象》，此乐之不同者也。故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后世，此皆因时变而制礼乐者。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无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于礼乐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于中，而以知榘矱之所周者也。鲁昭公有慈母而爱之，死为之练冠，故有慈母之服。阳侯杀蓼侯而窃其夫人，故大飨废夫人之礼。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着之；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三《季春纪》

是月也，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牺牲驹犊举书其数。国人傩，九门磔禳，以毕春气。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五《仲夏纪·古乐》

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

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乃令鱓先为乐倡，鱓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

……

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鞈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

……

舜立，命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

……

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

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度，天下患之。汤于是率六州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

……

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五《仲夏纪·侈乐》

凡古圣王之所为贵乐者，为其乐也。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侈则侈矣，自有道者观之则失乐之情。失乐之情，其乐不乐。乐不乐者，其民必怨，其生必伤。其生之与乐也，若冰之

于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乐之情，而以侈为务故也。乐之有情，譬之若肌肤形体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则必有性养矣。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五《仲夏纪·适音》

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五《仲夏纪·太乐》

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始生人者天也，人无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恶，人弗得不辟。欲与恶所受于天也，人不得与焉，不可变，不可易。世之学者有非乐者矣，安由出哉？大乐，君臣父子长少之所欢欣而说也。欢欣生于平，平生于道。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有知不见之见、不闻之闻、无状之状者，则几于知之矣。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六《季夏纪·音初》

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八《仲秋纪》

是月也……五者备当，上帝其享。天子乃傩，御佐疾，以通秋气。

南宋·罗泌《路史》卷四《前纪四》

始古之时，蛇兽方兴，鸿水未息，人之患也极矣。圣人者作，漉沈鸿而致之海，殴蛇龙而放之菹。然后人得平土而居天地之间，沧热而萧蘱之下足它恙，于是教之巢穿以避之。此百姓之所与也，犹未艾也。生者有所需焉，故多寒也，为之羽皮以御之。……不疏也，为之歌舞以道之。

南宋·罗泌《路史》卷七《前纪七》

其为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汤汤乎无能名之，其及乐也，八士捉抙，投足操尾叩角乱之，而歌八终。块柎瓦缶，武喿从之，是谓广乐。于是封泰山，兴货币，以制数会，故沉滞通而天下泰矣。

……

治者致顺之道也，无非事也，亦无非教也。梦有占、戎有卜、灾有祈、信有盟，圣人未尝废也。是故无常祀，则淫祀不可胜举矣；无中声，则淫乐不可胜用矣。凡民之不可去者，圣人不废也，抑为之节文尔已。古者未尝无乐也，洪荒之世，圣人出道以应世，各有一代之业，有一代之业则必有一代之乐也。虽然，乐者治之章，而礼者治之文也。文生而章出，礼先而乐后，不可易也。八士八终，节未尝无也，节未尝无则礼未尝废也……是故先王之治，先其礼而后其乐。乐者混濶之竟，而礼者人之城也。礼胜则患，故乐以生之；乐胜则流，故礼以守之。礼也者，所以严分而防泆者也。

《路史》卷八 《前纪八》 南宋·罗泌

祝诵氏之属续，朱襄氏之来阴，阴康氏之来和，伏羲氏之立基，神农氏之扶犁，黄帝氏之云门，少昊氏之九渊，高阳氏之承云，高辛氏之六厉，尧之章，舜之招，禹之夏，是皆得天地之中以发人之抑，道人之伏，达人之慧，而为政之平，则凡以得乎人声之和而已。故清龥一奏，而凤凰翳日；箫韶九成，而百兽率舞。其事然也。……汉魏而来，情文俱泯，人狃辞狎，而声匪纯懿匏不成列，舞不像成，陈郑声于枫庭，升胡部于堂上，迎神带边曲宫案次熊罴，而房中之乐，则惟恐淫哇之不闻，变态之不新也。

《路史》卷九 《前纪九》 南宋·罗泌

阴康氏之时，水渎不疏，江不行其原，阴凝而易闼，人既郁于内，腠理壖着，而多重膇，得所以利其关节者乃制为之舞，教人引舞以利道之，是谓大舞。

《路史》卷十 《后纪一》 南宋·罗泌

（伏羲氏）百令具举乃命蜚龙氏职图父，因尊事以为礼仪而天下治。长离来翔，爰作荒乐，歌扶来、咏网罟，以镇天下之人，命曰立其。斵桐为七尺二寸之琴，绳丝以为弦，弦二十有七，命之曰离，徽天音、操驾辨以通神明之况，以合天人之和；絙桑为三十六弦之瑟，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灼土为埙，而礼乐于是兴焉。

《路史》卷十二 《后纪三》 南宋·罗泌

（炎帝神农氏）谨时祀，尽敬而不蕲，喜挹。春间焚封豨，块桴土鼓以致敬于鬼神，而上下达矣。

……

每岁阳月盍百种，率万民，蜡戏于国中，以报其岁之成。故祭司啬山林、川泽，神示在位，而主先啬，享农及邮表畷，禽兽、猫虎，水防昆虫，而祝之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亡作，草木归其泽，

苇籥土鼓榛杖丧杀。既蜡而收，民息已年不顺成之方其蜡不通，以谨民财也。

……

教化兴行，应如桴鼓，耕桑得利而究年受福。乃命邢夭作扶梨之乐，制丰年之咏，以荐厘来，是曰下谋。制雅琴，度瑶瑟，以保合大和而闲民欲，通其德于神明，同其和于上下。

《路史》卷十四《后纪五》
南宋·罗泌

（黄帝）伶伦造律，采解溪之篁，断篁间三寸九分，为黄钟之宫，曰含少，制十有二箭；以之阮隃之下，听凤之鸣以定其雌；乃作玉律，以应候气；荐之宗庙，察治忽以知三军之消息。

……

命大容作承云之乐，是为云门大卷。着之椌楬，以道其和。中阳之月、乙卯之辰，曰在奎而奏之。弛张合施动静丽节，是故翕纯皦绎声而听严，五降之后而不弹矣，今曰咸池。

……

乃开东苑被中宫诏群神，授见者斋心服形以先焉。作清角乐，大合而乐之，鸣鹤翱翔，凤皇蔽日，于是合符于釜山，以观其会。

《路史》卷十六《后纪七》
南宋·罗泌

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风。作大渊之乐以谐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渊。龙山风水日五色云从龙之章也。

《路史》卷十七《后纪八》
南宋·罗泌

蛰始动时，鸡三号，而立春。至天曰作，时地曰作，昌人曰作，乐。是以万物应和，而百事理，是为历宗。序惟天之合，正风乃行。熙熙锵锵，帝好之。爰命鳣先为倡洎，蜚龙称八音，会八风之音，以为圭水之曲，以召气而生物。浮金效珍，于是铸为之钟，作五基六韶之乐，以调阴阳，享上帝，命曰《承云》。

《路史》卷二十《后纪十一》
南宋·罗泌

命倕为工，作和钟利器用。命母句氏作离磬，制七弦，徽大唐之歌，而民事得。命质放山川溪谷之音，以歌八风，作《大章》之乐。击石拊石，上当玉磬，乃麋鞈置缶而鼓之，立瞽叟拌五弦之瑟，为十五弦。命延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制《咸池》之舞，而为经首之诗，以享上帝，命之曰《大咸》。作七庙、立五府，以享先祖而祀五帝。祭以其气，迎牲杀于廷，毛血诏于室，以降土神，然后乐作，所以交神明也。

……

邻国相望，彘犬相闻，而正迹不接诸侯之竟，车轨不结千里之外；苍髫巷歌，黄髪击壤，帝何力之知哉！

觐四方群后问百年而见之，定八伯之乐。元祀代泰山贡阳伯仪伯之乐。中祀大交霍山，贡夏伯羲伯之乐。秋祀柳谷华山贡秋伯和伯之乐。幽都弘山祀贡冬伯和伯之乐。并论八音四会贡正声以听天下之治。……命典礼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叛，叛者君讨。

……

后夔典乐，以乐德教胄子，乐语兴道其风颂语言直宽刚简惟克有济。以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在治忽以出纳五言而赏诸侯。乐歌籥舞以和钟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

巡州观风，习其情性。因论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声、八音、七始，着其素，以为韶，退其利，欲返其仁义，九奏具成而鸟兽之声犹悉关于律。惟五祀，定钟石、论人声，鸟兽咸变。乃更著四时，推律吕均十有二变，而道弘广。于是勃然兴韶于大麓之野，执事还归。二年謌然，乃作大唐之歌，以声帝美，声成而絑凤至，故其乐曰“舟张辟雍，鸧鸧相从，八风回回，凤皇喈喈。”言其和也。

……

于是绎承云备咸池，以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叶治忽，以出纳五言而赏诸侯。命质作昭华之琯，尺有二寸之箾。夔修大招、六列、五英、以明帝德，以降上神。通八风而齐上下，拮隔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絑干玉戚，冕而大舞，下琯鼗鼓，合止柷敔，笙庸以间。堂上之乐，祖考来格，虞宾来助，群后德巽；堂下之乐，鸟兽玱玱，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韶箾九变而帝道成凤皇仪，五帝之乐莫盛于此。故仲尼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又曰：“韶者，舜之遗音也。温润以和，如南风之至。其为音，如寒暑、风雨之动物。”物之动人，仁义之动君子，财色之动小人。是以圣人务其本，乃封夔于归。

……

三载，厘苗弗恭，命禹征之。三旬，苗犹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亡远弗届。帝之往于田也，号天引，慝瞽亦信顺至诚感神，矧兹苗乎。”于是般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庙阶。七旬而有苗格。

……

既巽禹于洞庭张乐，成于洞庭之野，乃作大唐之乐，以昄帝美；作大化、大训、六府、九原之章，以扬禹功，而君臣之美尽矣。

……

女藅生义钧及季厘。季厘封缗，为桀所克。义钧封于商，是为商均，是喜歌舞，禹封均子于虞。

《路史》卷二十二《后纪十三》南宋·罗泌

禹乃班师而苗格。于是四海之内咸戴帝舜禹骈三圣，乃兴《九招》，命皋陶为夏籥足鼓龙簨虡八佾六列，皮弁素积，九成而功，昭曰《大夏》。命扶登氏为承夏之乐，歌九叙，以乐其成是谓九夏。

《路史》卷二十三《后纪十四》南宋·罗泌

（夏启）乃立五庙，篚迁鼎，禘黄帝而郊鲧。命大廉祭鼎昆吾之溪，而菦享大陉之上是为钧台之享，又篚于晋之墟，作旋台于水之阳，爰棘宾商《九辨》、《九歌》、舞《九招》。登嫔抃马，秉翳执环而声《九辨》，中声犹在而人皆仰夏之功。

……

帝泄是为世宗，二十有一岁六夷来御于是始加爵命。

……

帝敬发，一曰惠，是为后敬。其始即继，诸夷式宾，献其乐舞。

……

（桀）复伐蒙山得妹喜焉。……桀溺徇之，每加诸已，远味四海，驾人车以奉之。广优猱戏，奇伟作东哥而操北里大合桑林，骄溢妄行。于是群臣相持而唱于庭，靡靡之音，人以龟其必亡。

《路史》卷三十九《余论二》南宋·罗泌

大旱雩祭而祈雨，大水鸣鼓而攻社。被雩以青衣，系社以朱索，此阴阳之义也。神农求雨书曰：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为青龙，又为火龙，东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为赤龙，南方壮者舞之；戊巳不雨命为黄龙，壮者舞之；庚辛不雨命为白龙，又为火龙，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为黑龙，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暴之。

《路史》卷四十《余论三》南宋·罗泌

《黄帝内传》云：黄帝始傩。而《庄子》有游岛问于雄黄逐疫出魅击鼓呼噪与黄帝立巫咸之事。

南宋·罗泌《路史》卷四十五《余论八》

夫八音与政通，惟可以在治忽也。是故无其德而作之则逆，有其德而作之则和，声和则气和，气和则人和，人和则天地之和，应此理之自然而无疑者。

……

治既定，功既成。此君臣赓歌咏太平之时也，虽然圣贤之作，岂徒然哉，必有劝且戒也。……后世有如大风之歌，谓之杰作可也，然不过忆故乡思壮士而已。戒劝安在，孝武而来。《芝房》天马之作，为不少矣。果何益也。敕天之命，惟时惟几，此安不忘危，而有虑乎。所忽之谓也。

《礼纬》转自《太平御览》卷五三〇

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虐鬼、魅鬼；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于是常以正岁十二月，令礼官方相氏掌熊皮，黄金四目，玄衣纁裳，执戈扬盾，帅百隶及童子而时傩，以索室而驱疫鬼，以桃弧苇矢工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以除疫殃。

M

《穆天子传》卷之五

天子射鹿于林中，乃饮于孟氏，爰舞白鹤二八。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之八《非乐上》

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

Q

东汉·王符《潜夫论·五德志》

后嗣帝喾……其号高辛，……作乐《六英》。

（炎帝神农氏）作乐《大章》。

黄帝轩辕，……以云纪，……作乐《咸池》。

禹乃即位，作乐《大夏》。

赤帝颛顼，……作乐《五英》。

S

《尚书·大禹谟》

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至诚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尚书·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徯于洛汭，作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尚书·伊训》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

《山海经·海外西经》

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

……

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山海经·大荒西经》

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沃之野。

……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

梁·任昉《述异记》卷上

轩辕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铜头铁额，食铁石，轩辕诛之于涿鹿之野。蚩尤能作云雾。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髅如铜铁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齿，长二寸，坚不可碎。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觝。汉造角觝戏，盖其遗制也。

太原村落间，祭蚩尤神不用牛头。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

……

尧使鲧治洪水，不胜其任，遂诛鲧于羽山，化为黄能，入于羽泉，今会稽祭禹庙不用熊，曰黄能，即黄熊也。陆居曰熊，水居曰能，昉按：今江淮中有鈇名熊，熊虵之精，至冬化为雉，至夏复为虵，今吴中不食雉，毒故也。

X

《新论·言体篇》 东汉·桓谭

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潔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祐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姬以下，甚可伤。

Y

《盐铁论·力耕》 西汉·桓宽

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故伊尹高逝游薄，而女乐终废其国。

Z

《庄子集解》卷八《天下》 清·王先谦

黄帝有《咸池》，尧有《太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

商

B

《补乐歌十首》 唐·元结

大濩，有殷氏之乐歌也。其义盖称汤救天下，濩然得所。

H

《海日楼札丛（外一种）》卷七 清·沈曾植 钱仲联辑

故友汪仲伊说庄子庖丁鼓刀，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经首》之经，即角谓之经之经。盖《桑林》之歌，以角为音首。愚按《路史》："颛顼高阳氏作五基六韶之乐，以调阴阳，享上帝。"又曰："帝喾高辛氏作九招，制六列五莕，享上帝以中莕。"韶莕皆经字或体也。以角为首，五帝遗音欤？《路史》又云："帝尧又制《咸池之舞》，《经首》之诗，以享上帝。"宣和博古图有宋公成之信巫祝之韶钟六枚，大晟府取以为钟式。

S

《殷汤》 《拾遗记》卷二 前秦·王嘉

师延者，殷之乐人也，设乐以来，世遵此职，至师延，精述阴阳，晓明象纬，莫测其为人，世载辽绝，而或出或隐，在轩辕之世，为司乐之官。及殷时，总修三皇五帝之乐，拊一弦琴，则地祇皆升。吹玉律，则天神俱降。当轩辕之时，年已数百岁，听众国乐声，以审兴亡之兆。至夏末，抱乐器以奔殷。及纣淫于声色，乃拘师延于阴宫，欲极刑戮。师延既被囚系，奏清商流征涤角之音。司狱者以闻于纣，纣犹嫌曰："此乃淳古远乐，非余可听说也。"犹不释。师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欢修夜之娱，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兴师，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于水府。故晋、卫之人，镌石铸金，以像其形，立祀不绝矣。

《尚书·泰誓下》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

周

G

《国语·郑语》
春秋·左丘明
三国·韦昭 注

（史伯曰：）"夫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与剸同也；弃聘后而立内妾，好穷固也；侏儒戚施，实御在侧，近顽童也。"

《观堂集林》卷二
《艺林二·说商颂（上、下）》
民国·王国维

（宋）戴公之三十年，平王东迁，其时宗周既灭，文物随之。宋在东土，未有亡国之祸，先代礼乐，自当无恙，故献之周太师以备四时之乐，较之毛诗序说，于事实为近也。（上）

《商颂》盖宗周中叶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献之于周太师，而太师次之于《周颂》之后。逮《鲁颂》既作，又次之于鲁后。若果为商人作，则当如《尚书》例，在《周颂》前，不当次《鲁颂》后矣。然则韩诗以《商颂》为宋人所作，虽与《鲁语》闵马父之说不尽合，然由《商颂》之诗证之，固长于毛说远矣。（下）

《观堂集林》卷二
《艺林二·说勺舞象舞》
民国·王国维

周一代之大舞曰《大武》，其小舞曰《勺》，曰《象》。《内则》："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疑武之六成，本是大舞，周人不必全用之，取其弟二成用之，谓之《武》；取其弟三成用之，谓之《勺》；取其四成、五成、六成用之，谓之《三象》。故《白虎通》谓"《酌》《象》合曰《大武》"，而郑君注《礼》亦以《武》、《象》为一也。

然谓《武》亦有《象》名则可，谓《诗序》之《象》舞与《礼》下管所奏之《象》即《大武》之一节则不可。《诗序》"维清，奏《象》舞也。"以"武，奏《大武》也"例之，《象》舞当用《维清》之诗，而《维清》之诗自咏文王之文德，与《清庙》、《维天之命》为类，则《礼》之"升歌清庙，下管象"者，自当下管《维清》，不当管武宿夜以下六篇也。……是《大武》之外又自有《象》舞，且与南龠连言，自系文舞，与《武》之为武舞有别。……二者同名异实，后世往往相淆，故略论之。

《观堂集林》卷二
《艺林二·说周颂》
民国·王国维

阮文达《释颂》一篇，其释颂之本义至确，然谓三颂各章，皆是舞容，则恐不然。《周颂》三十一篇，惟《维清》为象舞之诗，《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为《武舞》之诗，其余二十四篇为舞诗与否，均无确证。至《清庙》为升歌之诗，《时迈》为金奏之诗，尤克证其非舞曲。《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

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盛德之形容以貌表之可也，以声表之亦可也。窃谓风、雅、颂之别当于声求之。颂之所以异于风、雅者，虽不可得而知，今就其着者言之，则颂之声较风、雅为缓也。

《观堂集林》卷二
《艺林二·汉以后所传周乐考》
民国·王国维

案古乐家所传诗之次第本与诗家不同。左氏传季札观周礼，《豳》在《秦》前，《魏》《唐》在《秦》后，令诗则《魏风》《唐风》在《齐风》之次，《豳》在《曹风》之次，此相异者一也。……此诗、乐二家，春秋之际已自分途。诗家习其义，出于古之师儒，孔子所云言诗、诵诗、学诗者皆就其义言之，其流为齐、鲁、韩、毛四家；乐家传其声，出于古之太师氏。子贡所问于师己者专以其声言之，其流为制氏诸家。诗家之诗士大夫皆习之，故诗三百篇至秦汉具存。乐家之诗惟伶人世守之，故子贡时尚有《风》、《雅》、《颂》、《商》、《齐》诸声；而先秦以后仅存二十六篇，又亡其八篇，且均被以《雅》名；汉魏之际仅存四五篇，后又易其三；讫永嘉之乱，而三代之乐遂全亡矣。二家本自殊途不能相通，世或有以此绳彼者，均未可谓为笃论也。

H

《华阳国志·巴志》
晋·常璩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民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

次武王伐纣之歌也……今所谓"巴渝舞"也。

L

《吕氏春秋集释》卷一
《孟春纪》
许维遹

（孟春之月）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

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注：乐正，乐官之长也。入学，官教国子讲习羽籥之舞。《周礼》："大胥掌学士之版，以六乐之会正舞位也。"）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

《吕氏春秋集释》卷二
《仲春纪》
许维遹

（仲春之月）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

（注：玄鸟，燕也。春分而来，秋分而去。传曰："玄鸟氏，司启者也。《周礼·媒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于时也，奔则不禁。"因祭其神于郊，谓之郊禖。音与高相近，故或言高禖。王者后妃以玄鸟至日祈继嗣于高禖。三牲具曰太牢。）

上丁，命乐正入舞，舍采。

（注：是月上旬丁日，命乐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学宫习舞也。舍犹置也，初入学宫，必礼先师，

置采帛于前，以赞神也。《周礼》："春入学舍采合舞，秋颁学合声，以六乐之会正舞位。"此之谓也。毕沅曰："'入舞舍采'，《月令》作'习舞释菜'。郑注《学记》'菜谓芹藻类'，与此注异。"）

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亲往视之。中丁，又命乐正入学，习乐。

（注：中旬丁日又入学宫习乐，乐所以移风易俗，协和民人也。谓六代之乐《云门》、《咸池》、《大韶》、《大濩》、《大夏》、《大武》也。《周礼》曰："以乐教和则民不乖。"此之谓也。）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三《季春纪》

（季春之月）是月之末，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

国人傩，九门磔禳，以毕春气。

（注：傩读《论语》"乡人傩"同。命国人傩，索宫中区隅幽暗之处，击鼓大呼，驱逐不祥，如今之正岁逐除是也。九门，三方九门也，嫌非王气所在，故磔大羊以禳，木气尽之，故曰"以毕春气"也。国人傩，《月令》作"命国傩"，《淮南》作"令国难"。）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四《孟夏纪》

（孟夏之月）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斋。立夏之日，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还，乃行赏，封侯、庆赐，无不欣说。乃命乐师习合礼乐。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五《仲夏纪》

（仲夏之月）是月也，命乐师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

（注：干，楯。戚，斧。戈，戟。长六尺六寸。羽以为翿，舞者执之以指麾也。春夏干戚，秋冬籥羽。）

调竽笙埙篪，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乐。

（注：雩，旱祭也。帝，五帝也。为民祈雨，重之，故用盛乐。六代之乐也。）

乃命百县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五《仲夏纪·古乐》

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注：《三象》，周公所作乐名。嘉，美也。）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八《仲秋纪》

（仲秋之月）是月也，……上帝其享。天子乃傩，御佐疾，以通秋气。

（注：傩，逐疫除不祥也。……御，止也。佐疾谓疗也，傩以止之也。以通达秋气，使不壅闭。）

《吕氏春秋集释》卷九《季秋纪·精通》
许维遹

钟子期夜闻击磬者而悲。使人召而问之曰："子何击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杀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为公家为酒；臣之身得生，而为公家击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矣。昔为舍氏睹臣之母，量所以赎之则无有，而身固公家之财也，是故悲也。"（**编注**：刘向《新序》载略同）

《吕氏春秋集释》卷九《季秋纪》
许维遹

（季秋之月）是月也，……上丁，入学习吹。

（注：是月上旬丁日，入学吹笙习礼乐。《周礼》："籥师掌教国子舞羽吹籥。"诗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将。"此之谓也。）

《礼记正义·曲礼上》
东汉·郑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故不彻悬，士无故不彻琴瑟。

《礼记正义·檀弓上》
东汉·郑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

《礼记正义·檀弓下》
东汉·郑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

……

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万入去籥。仲尼曰：非礼也，卿卒不绎。

（注：《春秋经》在宣八年。仲遂，鲁庄公之子东门襄仲。先日辛巳，有事于太庙，而仲遂卒，明日而绎，非也。万，干舞也，籥，籥舞也。传曰：去其有声者，废其无声者。）

《礼记正义·王制》
东汉·郑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

（注：乐正，乐官之长，掌国子之教。《虞书》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崇，高也。高尚其术以作教也，幼者教之于小李，长者教之于大学。《尚书传》曰：年十五始入小，十八入大学。）

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

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凡入学以齿。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

……

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注：淫声，郑卫之属也。异服，若聚鹬冠琼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输般请以机窆。）

《礼记正义·月令》 东汉·郑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季春曰）命国难（**编注**：难，即傩），九门磔攘，以毕春气。

（季冬曰）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编注**：此条转自《太平御览》）

《礼记正义·文王世子》 东汉·郑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小乐正答学干，大胥赞之。籥师学戈，龠师丞赞之。胥鼓南。（注：南，南夷之乐也。胥掌以六乐之会，正舞位，旄人教夷乐，则以鼓节之。《诗》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

……

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大乐正学舞干戚，语说命乞言，皆大乐正授数。

……

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币，然后释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傧于东序，一献，无介语可也。

……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

……

天子视学，大昕鼓徵，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登歌清庙，既歌而语，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众以事，达有神，兴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贵贱之等焉，而上下之义行矣。有司告以乐阕，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

"反养老幼于东序。"终之以仁也。

（注：《象》，周武王征纣之乐也，以管播其声，又为之舞，皆于堂下。众，谓所合学士也。……兴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师乐为用，前歌后舞。）

《礼记正义·礼运》
东汉·郑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故礼也者，义之实也。……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于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礼记正义·礼器》
东汉·郑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庙堂之上，罍尊在阼，牺尊在西。庙堂之下，县鼓在西，应鼓在东。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君西酌牺象，夫人东酌罍尊。礼交动乎上，乐交应乎下，和之至也。

……

礼也者，反其所自生；乐也者，乐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修乐以道志。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达，故观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观其发，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与人者。"

《礼记正义·郊特牲》
东汉·郑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宾入大门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乐阕，孔子屡叹之。奠酬而工升歌，发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乐由阳来者也，礼由阴作者也，阴阳和而万物得。

……

诸侯之宫县，而祭以白牡，击玉磬，朱干设锡，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诸侯之僭礼也。

……

乡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注：禓，强鬼也。谓时傩索室，驱疫逐鬼也。禓，或为献，或为傩。禓音伤。）

（疏：庚云：禓是强鬼之名，谓乡人驱逐此强鬼，孔子则身著朝服，立于阼阶之上，所以然者，以时驱逐强鬼，恐己庙室之神，时有惊恐，故著朝服立于阼阶，存安庙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

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畷，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终也。葛带榛杖，丧杀也。蜡之祭，仁之至、义之尽也。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

（注：蜡祭有八种，先啬一，司啬二，农三，邮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

《礼记正义·内则》

东汉·郑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敦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

（注：先学《勺》，后学《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大夏，乐之文武备者也。）

《礼记正义·明堂位》

东汉·郑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命鲁公世世祀周公天以子之礼乐。……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牲用白牡；尊用牺象山罍；郁尊用黄目；灌用玉瓒大圭；荐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盏，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

（注：冕，衮冕也。《大武》，武王之乐也，王著衮冕执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纣之乐也。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者。皮弁，三王之服也。裼，见美也。《大夏》，夏禹之乐也。王又服弁裼而武夏后氏之乐也。六冕，周制，故用冕舞周乐。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乐也。周乐是《武》，《武》质，故不裼，夏家乐文，文故裼也。……《白虎通》云：“《乐元语》曰：‘东夷之乐曰《朝离》，万物微离地而生。乐持矛舞，助时生也；南夷之月曰《南》，南，任也，任养万物。乐持羽舞，助时养也；西夷之乐曰《味》，味，昧也，万物衰老，取晦昧之义也，乐持戟舞，助时杀也；北夷乐曰《禁》，言万物禁藏。乐持干舞，助时藏也。）

……

土鼓、蒉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拊搏、玉磬、揩击、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乐器也。

垂之和钟，叔之离磬，女娲之笙簧。夏后氏之龙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注：垂，尧之共工也。……叔，未闻也。）

《礼记正义·少仪》
东汉·郑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问国君之子长幼，长，则曰："能从社稷之事矣"；幼，则曰："能御"、"未能御"。问大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从乐人之事矣"；幼，则曰："能正于乐人"、"未能正于乐人"。问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耕矣"；幼，则曰："能负薪"、"未能负薪"。

《礼记正义·学记》
东汉·郑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

《礼记正义·乐记》
东汉·郑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糅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问何如？"子夏对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问溺音何从出也？"子夏对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云：'诱民孔易'，此之谓也。……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枪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注：魏文侯、晋大夫，毕万之后僭诸侯者也。端，玄衣也。）

……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对曰："病不得众也。""咏叹之，淫液之，何也？"对曰："恐不逮事也。""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对曰："及时事也。""武坐致右宪左，何也？"对曰："非《武》坐也。""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

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语汝。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大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早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且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武王克殷反商。……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

子赣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远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商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礼记正义·杂记下》
东汉·郑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父有服，宫中子不与于乐。母有服，声闻焉不举乐。妻有服，不举乐于其侧。大功将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绝乐。

……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礼记正义·祭统》
东汉·郑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及入舞，君执干戚就舞位，君为东上，冕而揔干，率其群臣，以乐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与天下乐之；诸侯之祭也，与竟内乐之。冕而揔干，率其群臣，以乐皇尸，此与竟内乐之之义也。

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裸，声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

（疏：舞莫重于《武宿夜》者，《武宿夜》是武曲名之名，是众舞之中无能重于《武宿夜》之舞。皇氏云："师说《书传》云：'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乐亡也。"熊氏云："此即《大武》之乐也。"）

《礼记正义·经解》
东汉·郑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礼记正义·仲尼燕居》
东汉·郑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子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夔其穷与？"子曰："古之人与？古之人也。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夫夔，达于乐而不达于礼，是以传此名也，古之人也。"子张问政，子曰："师乎！前，吾语女乎？君子明于礼乐，举而错之而已。"子张复问。子曰："师，尔以为必铺几筵，升降酌献酬酢，然后谓之礼乎？尔以为必行缀兆。兴羽籥，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

《礼记正义·射义》
东汉·郑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故曰：射者，射为诸侯也。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以习礼乐。夫君臣习礼乐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注：三岁而贡士，旧说云大国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

《礼记外传》
转自《太平御览》卷五三〇
唐·成伯玙 撰
唐·张幼伦 注

方相氏之官，岁有三时，率领群隶，驱索疠疫之气于宫室之中，亦攘送之义也。天以一气化万物，五帝各行其德，余气留滞则伤后时，谓之不和，而灾疫兴焉。大傩者，贵贱至于邑里，皆得驱疫。命国傩者，但于国城中行之耳。（注：名之傩者，取群为傩傩之声。）

《礼纬》
转自《太平御览》卷五三〇

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虐鬼魅鬼；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于是常以正岁十二月，令礼官方相氏掌熊皮，黄金四目，玄衣纁裳，执戈扬楯，帅百隶及童子而时傩，以索室而驱疫鬼。以桃弧苇矢工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以除疫殃。

《周穆王》
《列子集释》卷三
杨伯峻

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硋。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寝以居之，引三牲以进之，选女乐以娱之。化人以为王之宫室卑陋而不可处，王之厨馔腥蝼而不可飨，王之嫔御膻恶而不可亲。穆王乃为之改筑。土木之功，赭垩之色，无遗巧焉。五府为虚，而台始成。其高千仞，临终南之上，号曰中天之台。简郑卫之处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泽，正蛾眉，设笄珥，衣阿锡。曳齐纨。粉白黛黑，佩玉环。杂芷若以满之，奏《承云》、《六莹》、《九韶》、《晨露》以乐之。月月献玉衣，旦旦荐玉食。化人犹不舍然，不得已而临之。

R

《容斋随笔》
卷五
南宋·洪迈

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里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亦用夷礼。邾近于鲁，亦曰夷。其中国者，独晋、卫、

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S

《尚书·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墠。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圭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

《尚书·顾命》

（成）王崩……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须材。狄设黼扆缀衣。……胤之舞衣、大贝、鼖鼓，在西房。（注：胤国所为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贝如车渠，鼖鼓长八尺，商周传宝之。）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东房。（注：兑、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为皆中法，故亦传宝之。）

前秦·王嘉《拾遗记》卷二《周》

周武王东伐纣，夜济河。时云明如昼，八百之族，皆齐而歌。有大蜂状如丹乌，飞集王舟，因以乌画其旗。翌日而枭纣，名其船曰蜂舟。鲁哀公二年，郑人击赵简子，得其蜂旗，则其类也。武王使画其像于幡旗，以为吉兆。今人幡信，皆为乌画，则遗象也。

……

（成王即政）五年。有因祇之国，去王都九万里，献女工一人。体貌轻洁，被纤罗杂绣之衣，长袖修裾，风至则结其衿带，恐飘飖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织，以五色丝内于口中，手引而结之，则成文锦。其国人来献，有云崑锦，文似云从山岳中出也；有列堞锦，文似云霞覆城雉楼堞也；有杂珠锦，文似贯珠佩也；有篆文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锦，文似列灯烛也。幅皆广三尺。

……

（成王）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娄之国。其人善能机巧变化，易形改服，大则兴云起雾，小则入于纤毫之中。缀金玉毛羽为衣裳。能吐云喷火，鼓腹则如雷霆之声。或化为犀、象、师子、龙、蛇、犬、马之状。或变为虎、兕，口中生人，备百戏之乐，宛转屈曲于指掌间。人形或长数分，或复数寸，神怪欻忽，衒丽于时。乐府皆传此伎，至末代犹

学焉，得粗亡精，代代不绝，故俗谓之婆候伎，则扶娄之音，讹替至今。

……

（周昭王）二十四年。涂脩国献青凤、丹鹊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时，凤、鹊皆脱易毛羽。聚鹊翅以为扇，缉凤羽以饰车盖也。扇一名“游飘”，二名“条翮”，三名“亏光”，四名“仄影”。时东瓯献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娱。使二人更摇此扇，侍于王侧，轻风四散，泠然自凉。此二人辩口丽辞，巧善歌笑，步尘上无迹，行日中无影。及昭王沦于汉水，二女与王乘舟，夹拥王身，同溺于水。故江汉之人，到今思之，立祀于江湄。数十年间，人于江汉之上，犹见王与二女乘舟戏于水际。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间。或以时鲜甘味，采兰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结五色纱囊盛食，或用金铁之器，并沉水中，以惊蛟龙水虫，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号曰招祇之祠。

《拾遗记》卷三
《周穆王》
前秦·王嘉

（周穆王）三十六年，王东巡大骑之谷，指春宵宫，集诸方士仙术之要，……西王母乘翠凤之辇而来，前导以文虎、文豹，后列雕麟、紫麏。……奏环天之和乐，列以重霄之宝器。器则有岑华镂管，咈泽雕钟，员山静瑟，浮瀛羽磬，抚节按歌，万灵皆聚。环天者，钧天也。和，广也。岑华，山名也，在西海上，有象竹，截为管吹之，为群凤之鸣。咈泽出精铜，可为钟铎。员山，其形员也，有大林，虽疾风震地，而林木不动，以其木为瑟，故曰“静瑟”。浮瀛，即瀛洲也，上有青石，可为磬，磬者长一丈，轻若鸿毛，因轻而鸣。西王母与穆王欢歌既毕，乃命驾升云而去。

X

《荀子·儒效篇》
战国·荀子

（周灭殷）立声乐，于是《武》《象》起而《韶》《护》废矣。

Y

《仪礼注疏·燕礼》
东汉·郑玄 注
唐·贾公彦 疏

若以乐纳宾，则宾及庭，奏《肆夏》；宾拜酒，主人答拜，而乐阕。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乐阕。升歌《鹿鸣》，下管《新宫》，笙入三成，遂合乡乐。若舞，则《勺》。

（注：《勺》、《颂》篇告成《大武》之乐歌也，其诗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又曰：“实维尔公允师。”既合乡乐万舞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劝有功也。）

（疏：言若者，或为之舞，或不为之舞，在于君意，故以不定而言。云“舞则《勺》”者，谓为之舞，在歌《勺》诗以为曲，云“《勺》、《颂》篇告成《大舞》之乐歌也”者，《勺》诗序文云其诗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者，铄，美也。言于呼美武王之师。遵，循也，循养晦昧之，

纣三分天犹服事于殷。又曰“实维尔公允师”者，公事允信也，言武王伐纣，实维汝武王之事，信得用师之道。云“既合乡乐”者，以文承合乡乐之下，故知既合乡乐也。云“万舞而奏之”者，释舞时，作周万舞之舞，而奏《勺》诗。宣八年《公羊传》云：“壬午，犹绎，万八去籥。传曰：万者何？干舞也。谓秉干舞以奏《勺》诗也。云“所以美王侯劝有功也”者，天子诸侯作之，是美王侯，亦所以劝有功也。）

Z

《周易·豫卦·象辞》

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周易·需卦·象辞》

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周易·离卦》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周易·系辞上》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周礼注疏·地官》东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疏：鼓人在此者，以其主教六鼓四金，以是教官，故在此也。）

舞师，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注：舞徒，给繇役能舞者以为之。）

（疏：舞师在此者，以其主教野人之舞，亦是教官之类故也。若然，乐师亦教舞，不在此者，彼教国子学乐，必须合于礼，故入《春官》也。余官直言徒，此官徒言舞者，徒是给繇役之人，今兼云舞，即徒中，使能舞者以充徒数也。）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疏：案：其职云：“掌以时徵羽翮之政于山泽之农。”亦是徵敛之官，故在此。）

……

大司徒之职，……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

（注：阳礼谓乡射饮酒之礼也。阴礼谓男女之礼。昏姻以时则男不旷，女不怨。）

……

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

（注：郑司农云：“五礼谓吉、凶、宾、军、嘉。”“六乐谓《云门》、《咸池》、《大韶》、《大夏》、

《大濩》、《大武》。")

……

乡大夫之职，……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

（注：郑司农云："询，谋也。问于众庶，宁复有贤能者。和谓闺门之内行也。容谓容貌也。主皮谓善射，射所以观士也。"故书舞为无。杜子春读和容为和颂，谓能为乐也；无读为舞，谓能为六舞。玄谓和载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无射礼，因田猎分禽则有主皮。主皮者，张皮射之，无侯也。主皮、和容、兴舞，则六艺之射与礼乐与？）

……

封人，掌设王之社壝……凡祭祀，饰其牛牲，设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稿，歌舞牲及毛炮之豚。

（注：谓君牵牲入时，随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郑司农云："封人主歌舞其牲。"）

……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教为鼓而辨其声用，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军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晋鼓鼓金奏，以金錞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以金铎通鼓。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凡军旅，夜鼓鼜，军动，则鼓其众，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则诏王鼓。大丧，则诏大仆鼓。

（注：雷鼓，八面鼓也。灵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大鼓谓之鼖，鼖鼓长八尺。鼛鼓长丈二尺。晋鼓长六尺六寸。）

……

舞师，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帅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帅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则皆教之。凡小祭祀，则不兴舞。

（注：羽，析白羽为之，形如帗也。……旱暵之事，谓雩也。……郑司农云："皇舞，蒙羽舞，书或为䍿或为义玄谓皇析五采羽为之亦如帗。）

（疏：掌教兵舞，谓教野人使知之。国有祭山川，则舞师还帅领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案：《春官·乐师》有六舞，并有旄舞，施于辟雍，人舞，施于宗庙。此无此二者，但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庙之酎，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彼乐师教国子，故有二者。……羽舞用白羽，帗舞用五色缯，用物虽异，皆有柄，其制相类，故云"形如帗"也。……郑司农云"皇舞，蒙羽舞"者，先郑之意，盖见《礼记·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为首服，故以此皇为凤皇羽蒙于首，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见蒙羽于首，故后郑不从之矣。）

（注：野舞，谓野人欲学舞者。）

（疏：案《序官》舞徒四十人，其数有限。今云"皆教之"者，数虽四十，余者有能学，皆教之，以待其阙耳。）

……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注：六乐：《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

……

《周礼注疏·春官》
东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

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其附于刑者，归之于士。

（注：判，半也。得耦为合，主合其半，成夫妇也。）
（注：阴讼，争中冓之事以触法者。胜国，亡国也。亡国之社，奄其上而栈其下，使无所通。就之以听阴讼之情，明不当宣露。其罪不在赦宥者，直归士而刑之，不复以听。士，司寇之属。《诗》云：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

稻人，掌稼下地。……旱暵，共其雩敛。

大司乐，中大夫二人；乐师，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注：大司乐，乐官之长。）

大师，下大夫二人；小师，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注：凡乐之歌，必使瞽矇者为焉。）
（疏：以其无目，无所睹见；无所睹见，则心不移于音声。）

磬师，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钟师，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笙师，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镈师，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韎师，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注：郑司农说以《明堂位》曰“韎东夷之乐”。）
（疏：后郑云“读为韎韐之韎”者，欲取韎为赤色，是以《礼记·檀弓》云周人“大事敛用日出”。郑云“日出时亦赤”，则东夷之乐名“韎”者，取色赤，东方之意。）

韎师，掌教韎乐。祭祀，则帅其属而舞之。大飨，亦如之。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众寡无数、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注：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

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属焉。凡祭祀、宾客，舞其燕乐。

（注：散乐，野人为乐之善者，若今黄门倡矣，自有舞。夷乐，四夷之乐，亦皆有声歌及舞。）
（疏：旄人教夷乐而不掌，鞮鞻氏掌四夷之乐而不教，二职互相统耳。……云“散乐，野人为乐之善者”，以其不在官之员内，谓之为“散”，故以为野人为乐善者也。云“若今黄门倡矣”者，汉倡优之人，亦非官乐之内，故举以为说也。云“夷乐，四夷之乐”者，即《孝经纬》云：“东夷之乐曰韎，南夷之乐曰任，西夷之乐曰株离，北夷之乐曰禁。”……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属焉”者，此即野人能舞者，属旄人，选舞人，当于中取之故也）

籥师，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注：籥，舞者所吹。《春秋·宣八年》“壬午，犹绎，万入去籥。”传曰：“去其有声者，废其无声者。”）

籥师，掌教国子舞羽歙籥。祭祀，则鼓羽籥之舞。宾客、飨食，则亦如之。

（注：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谓籥舞也。《文王世子》曰："秋冬学羽籥。"）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注：籥章，吹籥以为诗章。）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昼击土鼓、歙《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歙《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则歙《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

（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可击也。"郑司农云："豳籥，豳国之地竹，豳诗亦如之。"玄谓豳籥，豳人吹籥之声章。）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注：鞻，读如屦也。鞻屦，四夷舞者所扉也。今时倡蹋鼓沓行者，自有扉。……吕忱云：鞮，革履也。）
（疏：案：郑注《曲礼》云："鞮鞻，无絇之扉也。"）

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歙而歌之，燕亦如之。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注：司巫，巫官之长。）

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

（注：郑司农云："鲁僖公欲焚巫尪，以其舞雩不得雨。"

男巫，无数。女巫，无数。其师，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男巫……冬堂赠，无方无算。

（注：杜子春云："蹭当为赠。堂赠，谓逐疫也。"）

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旱暵，则舞雩。

……

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

（注：阳德，谓分地利以致富。富者之失，不骄奢则吝啬，故以和乐防之。乐所以涤荡邪秽，道人之正性者也。……礼济虚，乐损盈，并行则四者乃得其和。）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

（注：国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当学者谓之国子。）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

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

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凡六乐者，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示，再变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示，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示，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示，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

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凡乐，函钟为宫，大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凡乐，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蔟为徵，应钟为羽，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

凡乐事：大祭祀，宿县，遂以声展之。王出入，则令奏《王夏》；尸出入，则令奏《肆夏》；牲出入，则令奏《昭夏》。帅国子而舞。大飨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驺虞》。诏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凡日月食，四镇、五岳崩，大傀异灾，诸侯薨，令去乐。大札、大凶、大灾、大臣死，凡国之大忧，令弛县。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大丧，涖廞乐器；及葬，藏乐器，亦如之。

（注：黄帝曰《云门》、《大卷》，黄帝能成名万物，以明民共财，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类。《大咸》、《咸池》，尧乐也。尧能殚均刑法以仪民，言其德无所不施。《大韶》，舜乐也。言其德能绍尧之道也。《大夏》，禹乐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国也。《大濩》，汤乐也。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乐也。武王伐纣，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

（阮元《校勘记》：《九韶》之舞：……《困学纪闻》云“《山海经》：夏后开得《九辩》、《九歌》以下，始歌《九招》于大穆之野。”《史记》“禹乃兴九招之乐”，《索隐》曰“即舜乐，箫韶九成”。《吕氏春秋》“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然则《九招》作于帝喾，舜修而用之。）

……

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注：谓以年幼少时教之舞，《内则》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

（疏：《勺》即《周颂·酌》。序云：“《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郑注云“周公居摄六年所作”是也。云“成童舞象”者，即《周颂》序云“《维清》，奏《象》舞”。注云“《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是也。此皆《诗》，《诗》为乐章，与舞人为节，故以《诗》为舞也。）

大胥，掌学士之版，以待致诸子。春，入学，舍采，合舞。秋，颁学，

合声。以六乐之会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乐官，展乐器。凡祭祀之用乐者，以鼓徵学士。序宫中之事。

（注：郑司农云："学士，谓卿大夫诸子学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籍，以待当召聚学舞者卿大夫之诸子，则按此籍以召之。汉《大乐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庙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关内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适子，高七尺以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颜色和顺，身体修治者，以为舞人。"与古用卿大夫子同义。）

（疏：既云取七尺以上，而云十二到三十，则"十二"者误，当云"二十至三十"。何者？按《乡大夫职》云："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徵之。"按《韩诗》，二十从役，与国中七尺同，是七尺为二十矣，明不得为十二也。）

（注：春始以学士入学宫而学之。合舞，等其进退，使应节奏。郑司农云："舍采，谓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古者士见于君，以雉为挚。见于师，以菜为挚。菜直谓疏食菜羹之菜。……"）

小胥，掌学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挞其怠慢者。

（注：比犹校也。不敬，谓慢期不时至也。觵，罚爵也。诗云："兕觵其觩"。……挞犹抶也。抶以荆扑。）

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凡县钟磬，半为堵，全为肆。

（注：郑司农云："宫县四面县，轩县去其一面，判县又去其一面，特县又去其一面。……"玄谓轩县去南面，辟王也。判县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县县于东方，或于阶间而已。钟磬者，编县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谓之堵。钟一堵，磬一堵，谓之肆。）

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大祭祀，帅瞽登歌，令奏击拊。

（注：玄谓拊形如鼓，以韦为之，着之以糠。）

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

（注：大师，大起军师。兵书曰："王者行师出军之日，……大师吹律合音。商则战胜，军士强；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士卒同心；徵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明。"）

小师掌教鼓鼗、柷、敔、埙、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击拊，下管，击应鼓。……凡小祭祀、小乐事，鼓朄。掌六乐声音之节与其和。

（注：教，教瞽矇也。）

瞽矇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

眂瞭掌凡乐事播鼗，击颂磬、笙磬。掌大师之县。凡乐事，相瞽。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以为乐器。

磬师掌教击磬、击编钟。教缦乐、燕乐之钟磬。凡祭祀，奏缦乐。

（注：杜子春读缦为怠慢之慢。玄谓缦读为缦锦之缦，谓杂声之和乐者也。《学记》曰："不学操缦，不能安弦。"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阴声也。）

钟师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祴夏》、《骜夏》。凡祭祀、飨食，奏燕乐。

（注：夏，大也，乐之大歌有九。故书纳作内。……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宾来奏《纳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齐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骜夏》。镈师掌金奏之鼓。）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注：干，舞者所持，谓盾也。）

（疏：若《乐师》所云“干舞”，则小舞也。其《夏官·司兵》云“掌五兵祭祀授舞者兵”，则五兵俱掌，但无干耳）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陈，则授舞器，既舞则受之。

（注：舞器，羽籥之属。）

（疏：郑知司干所掌舞器是羽籥，以其文武之舞，所执有异，则二者之器，皆司干掌之。言司干者，周尚武，故以干为职首。）

……

占梦……季冬，聘王梦，献吉梦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遂令始难驱疫。

（注：聘，问也。……杜子春读萌为明，又云：“其字当为明。明谓驱疫也。谓岁竟逐疫，置四方。书亦或为明。”玄谓舍读为释，舍萌犹释采也。古书释采、释奠多作舍字。萌，菜始生也。赠，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恶。……令，令方相氏也，难，谓执兵以有难却也。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为之驱疫疠鬼也。）

（疏：……又引《月令》云：“季春之月，命国傩”。案彼郑注，“此月之中，日行历昴，昴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疠鬼随而出行”，故难之。云“命国难”者，唯天子、诸侯有国者令难。云“九门磔攘”者，九门，依彼注：路门、应、雉、库、皋、国、近郊、远郊、关。张磔牲体攘去恶气也。云“以毕春气”者，毕，尽也。季春行之，故以尽春气。云“仲秋之月，天子乃傩，以达秋气”者，案彼郑注云“阳气左行，此月宿直昴毕，昴毕亦得大陵积尸之气，……”云“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者，案彼郑注：“此月之中，日历虚危，虚危有坟墓四司之气，为疠鬼将随强阴出害人也。”……言大难者，从天子下至庶人皆得难。言旁磔者，谓四方，于四方之门，皆张磔牲体。云“出土牛，以送寒气”者，彼郑注云：“出，犹作也。作土牛者，丑为牛，牛可牵可止。送，犹毕也。”）

方相氏，狂夫四人。

（注：方相犹言放想，可畏怖之貌。）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敺疫。大丧，先匶，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敺方良。

（注：冒熊皮者，以惊敺疫疠之鬼，如今魌头也。时难，四时作方相氏以难却凶恶也。……方良，罔两也。）

诸子掌国子之倅，掌其戒令与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凡乐事，正舞位，授舞器。

春秋

B

《博物志》 西晋·张华

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旨，于一日遂辞归。秦青乃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返，终身不敢言归。秦青顾谓其友曰："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而去，余响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过逆旅，凡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喜欢忭舞，弗能自禁，乃厚赂而遣之。故雍门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遗声也。"

C

《楚辞·招魂》 战国·屈原

二八齐容，起郑舞些。衽若交竿，抚案下些。竽瑟狂会，搷鸣鼓些。宫庭震惊，发《激楚》些。吴歈蔡讴，奏大吕些。

《楚辞章句·九歌章句》 东汉·王逸 转自《楚辞补注》 宋·洪兴祖

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

《春秋左传正义》 晋·杜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经：隐公五年）

九月，考仲子（惠公妇）之宫。初献六羽。

（传：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

（注疏：万，舞也。正义曰：案《公羊传》曰："万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舞也。"则万与羽不同。今传云："将万焉"，"问羽数于众仲"，是万与羽为一者。万、羽之异，自是《公羊》之说。今杜直云"万，舞也"，则万是舞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庙唯有羽舞无干舞者，"妇人无武事，独奏文乐"也。刘炫云："《公羊传》曰万者云云，籥者云云，羽者为文，万者为武。武则左执朱干，右秉玉戚；文则左执籥，右秉翟。此传将万问羽，即所万、羽同者，以当此时万、羽俱作，但将万而问羽数，非谓羽即万也。径直书羽者，与传互见之。

注："六六三十六人"。正义曰：何休说如此。服虔以"用六"为六八四十八……杜以舞势宜方，行到既减，即每行人数亦宜减，故同何说也。或以襄十一年郑人赂晋侯以"女乐二八"为二佾之乐，知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然矣。彼传见晋侯减乐之半以赐魏绛，因"歌钟二肆"，遂言"女乐二八"，为下半乐张本耳，非以二八为二佾。若二八既是二佾，郑人岂以二佾之乐赂晋侯，晋侯岂以一佾之乐赐魏绛？

舞以乐主，音逐舞节，八音皆奏，而舞曲齐之，故舞所以节八音也。八方风气寒暑不同，乐能调阴阳，和节气。八方风气由舞而行，故舞所以行八风也……唯天子得尽物数，故以八为列。诸侯则不敢用八。）

（传·庄公二十年）

秋，王及郑伯入于邬。遂入成周，取其宝器而还。冬，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徧舞。

（注疏："皆舞六代之乐"。正义曰：言乐及徧舞，则乐之所有，舞悉周徧，故知皆舞六代之乐也。）

郑伯闻之，见虢叔，曰："寡人闻之：哀乐失时，殃咎必至。今王子颓歌舞不倦，乐祸也。夫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而况敢乐祸乎？奸王之位，祸孰大焉？临祸忘忧，忧必及之。盍纳王乎？"虢公曰："寡人之愿也。"

（传·庄公二十一年）

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虢叔自北门入，杀王子颓及五大夫。郑伯享王于阙西辟，乐备。

（注：阙，象魏也。乐备，备六代之乐。）

……

（传·庄公二十八年）

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妇人不忘袭雠，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

（注：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妫也。子元，文王弟。蛊，谓惑以淫事。振，动也。〈万〉，舞也。）

……

（传·僖公二十一年）

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尫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公从之。

（注：巫尫，女巫也，主祈祷请雨者。或以为尫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谓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

（疏：《周礼·女巫职》云"旱暵则舞雩"。此以为旱欲焚之，故知巫尫，女巫也。并以巫尫为女巫，则尫是劣弱之称，当以女巫尫弱故尫也。或以为尫非巫也，巫是祷神之人，尫是瘠病之人，二者非一物也。尫是病人，天恐雨入其鼻，俗有此说，不出传记，义或当然，故两解之也。《檀弓》云"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无乃不可与？'"郑玄云："尫者面向天，觊天哀而雨之。"又曰："然则吾欲暴尫而奚若。"郑玄云："巫主接神，亦觊天哀而与之。"彼欲暴人疾而求雨，故郑玄以为觊天哀而下雨。此欲烧杀以求雨，故杜以为天哀之而不雨，意异，故解异也。《礼记》既言暴尫，又别言暴巫，巫尫非一物，《记》言"暴人之疾"，则尫是病人，或说是也。）

……

（传·文公七年）

晋郤缺言于赵宣子曰："日卫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归之。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无德，何以主盟？子为正卿，以主诸侯，而不务德，将若之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

无礼不乐，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谁来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

……

（传·襄公十年五月）

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荀䓨辞。荀偃、士匄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鲁有禘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还，及著雍。（**编注：**晋地名）疾。卜桑林见。荀偃、士丐欲奔请祷焉（**编注：**奔走还宋祷谢）。荀䓨不可。曰：我辞礼矣，彼则以之。犹有鬼神，于彼加之。晋侯有间。

（疏：宋是殷后，得用殷乐，知《桑林》是殷天子之乐名也。经典言乐，殷为《大护》，而此复云《桑林》者，盖殷家本有二乐，如周之《大武》象舞也。名为《大护》，则传记有说：汤以宽政治民，除其邪虐，言能覆护下民，使得其所，故名其乐为《大护》。其曰《桑林》，先儒无说。唯《书》传言汤伐桀之后，大旱七年，史卜曰：当以人为祷，汤乃翦发断瓜，自以为牲而祷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数千里。或可祷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乐也。皇甫谧云：殷乐，一名《桑林》，以桑林爲《大护》别名，无文可冯，未能察也。）

（注：禘，三年大祭则作四代之乐。正义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彼禘祭唯用《大武》《大夏》而不言《韶》《濩》以二十九年鲁为季札舞四代之乐，知四代之乐，鲁皆有之。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鲁兼用之。禘是三年大祭，礼无过者，知禘祭于大庙，则作四代之乐也。礼唯周公之庙得用天子之礼。知其别祭群公则用诸侯之乐，诸侯之乐谓时王所制之乐，《大武》是也。然则禘是礼之大者，群公不得与同，而于宾得同禘者，禘者敬邻国之宾故得用大祭之乐也。其天子享诸侯亦同祭乐，故《大司乐》云：大祭祀，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飨不入牲，其他如祭祀。郑注云：不入牲，不奏《昭夏》，王出入，宾出入亦奏《王夏》、奏《肆夏》。又《礼记·祭统》云：大尝禘升歌清庙下管象，仲尼燕居云：两君相见亦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是祭与享宾用乐同也，而荀䓨云我辞礼矣。沈氏云嘉乐不野合，故也。鲁之禘祭用四代乐，则天子禘用六代乐也。郑康成义以为禘祫各异，祫大禘小。天子祫用六代之乐，禘用四代之乐。鲁有禘乐，谓有周之禘祭之乐，非左氏义也。刘炫云禘是大礼，宾待与同者，享宾用乐，礼传无文，但宾礼既轻，必异于禘。鲁以享宾当时之失用之已久，遂以为常，荀偃、士匄引过谬之事以诏晋侯，使听宋耳。
舞师，乐人之师，主陈设乐事者也。谓舞初入之时，舞师建旌夏以引舞人而入，以题识其舞人之首，故晋侯卒见惧而退入于房也。谓之旌夏，盖形制大而别为之名也。）

……

（传·襄公十一年）

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编注：**皆乐师名），广车、軘车（**编注：**兵车名）淳十五乘，甲兵备，凡兵车百乘，歌钟二肆，女乐二八。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辞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诸侯无慝，君之灵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诗》曰：‘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帅从。’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无以待戎，不能济河。夫赏国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废也。子其受之。魏绛于是乎始有金石之乐，礼也。

（注：礼，大夫有功则赐乐。）

……

（传·襄公十四年）

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鸿于囿。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孙文子如戚，（**编注**：戚，孙文子邑）孙蒯（**编注**：文子之子）入使。公饮之酒，使太师歌巧言之卒章，（**编注**：《诗经·小雅》）。太师辞。师曹请为之。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公使歌之，遂诵之。蒯惧，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

……

（传·襄公十六年春）

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疏：歌古诗当使各从义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

（传·襄公二十九年）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

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疏：乐之为乐，有歌有舞。歌则咏其辞而以声播之，舞则动其容而以曲随之。……且歌则听其声，舞则观其容。……乐以舞为主。……“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郑玄云：“播之言被也。”是其以舞为主，而被以音声。故鲁作诸乐，于季札皆云“见舞”也。礼法，歌在堂，而舞在庭，故《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以贵人声，乐必先歌后舞。故鲁为季札，先歌诸《诗》，而后舞诸乐。其实舞时，堂上歌其舞曲也。

贾逵云：“箾，舞曲名。言天下乐箾去无道。”杜云“箾，舞者所执”。二者俱无所据，各以意言之耳。《诗》述硕人之善舞云：“左手执籥，右手秉翟。”籥是舞者所执，则箾亦舞者所执。杜说当得其实，但不知箾是何等器耳。杜云“皆文王之乐”，则《象箾》与《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则《象箾》当是武舞也。《诗》云：“《维清》，奏象舞。”则此《象箾》之舞。故郑玄注《诗》云“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其名之曰“南”，其义未闻也。……刘炫云：“知是文王乐者，《诗》云‘维清缉熙，文王之典’，此象乐之所舞，故知是文王乐也。”

歌听声而舞观形，故知美者，美其容也。歌诗，由口而出乐音，以诗为章。人歌君德，情见于音，听声知政容或可尔。计圣人之德，非舞容可象。而季札观舞，皆知其德者，圣人之作乐也，各象当时之事。时事见于舞，故观之可以知也。《乐记》称宾牟贾问《大武》之乐……则知诸乐之舞，皆象时王功德也。圣王功德，见于举动之容，故观其舞容，各知其德也。）

……

（传·昭公二十五年）

……将禘于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 臧孙曰：“此之谓不能庸先君之庙。”大夫遂怨平子。

（疏：季氏私祭家庙，与禘同日，言将禘，是豫部分也。乐人少，季氏先使自足，故于公万者唯有二人，其众万于季氏，轻公重己，故大夫遂怨。《释例》曰：“三年丧毕，致新死之主以进于庙，于是乃大祭于大庙，以审定昭穆，谓之禘。”禘于大庙，礼之常也；各于其宫，时之为也。虽非三年大祭，而书禘，用禘礼也。《释天》云：“禘，大祭也。”执干戚而舞，谓之万舞也。隐五年传说舞佾之差云“诸侯用六”，是于礼法当三十六人也。此以正礼言耳，亦不知当时鲁君用六佾以否。《公羊传》曰：昭公“告子家驹曰：‘季氏僭公室，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驹曰：‘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驹曰：‘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礼也。’”）

……

（传·襄公三十一年）

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可谓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诵而歌舞之，可谓则之。文王之行，至今为法，可谓象之。有威仪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

……

（传·昭公十七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平子御之，

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余则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

（注：正月，谓建巳正阳之月也。于周为六月，于夏为四月。慝，阴气也。四月纯阳用事，阴气未动而侵阳，灾重，故有伐鼓用币之礼也。平子以为六月非正月，故大史荅言在此月也。）

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

……

（传·昭公二十年）

（晏子）对曰："……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疏：人作诸乐皆须气以动），二体（注：舞者有文武），三类（注：风、雅、颂），四物（注：杂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声（注：宫商角徵羽），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

……

（传·昭公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春，天王将铸无射，泠州鸠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乐，天子之职也。夫音，乐之舆也。而钟，音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舆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则和于物。物和则嘉成。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窕则不咸，槬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今钟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

（传·昭公二十五年）

宋公享昭子，赋《新宫》，昭子赋《车辖》。明日宴饮酒乐。宋公使昭子右坐，语相泣也。乐祁佐，退而告人曰："今兹君与叔孙，其皆死乎！吾闻之：'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心之精爽，是为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

（传·昭公二十五年）

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

……

（传·昭公二十六年）

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子曰："敢问何谓也？"公曰："吾以为在德。"对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钟之数，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后世若少惰，陈氏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

……

（经·桓五年）

秋，大雩。

（传·桓五年）

秋，龙见而雩。

（经·成三年）

秋，大雩。

（经·成七年）

冬，大雩。

（经·襄五年）

秋，大雩。

（传·襄五年）

秋，大雩，旱也。

（疏：例称龙见而雩，是夏祭常礼，所以祈甘雨也。过时则书。若值岁旱，则又修此雩礼，而为祈祷。故虽秋雩，非书过也。此是为旱而雩，非常雩过时也。……《释例》曰："始夏而雩者，为纯阳用事，防有旱灾而祈之也。至于四时之旱，又因用此礼而求雨，故亦曰雩。"）

（经·襄八年）

秋九月，大雩。

（传·襄八年）

秋九月，大雩，旱也。

（经·襄十六年）

秋，大雩。

（经·昭三年）

秋八月，大雩。

（传·昭三年）

秋八月，大雩，旱也。

（经·昭六年）

秋九月，大雩。

（传·昭六年）

秋九月，大雩，旱也。

（经·昭十六年）

秋九月，大雩。

（传·昭十六年）

秋九月，大雩，旱也。郑大旱，使屠击、祝款、竖柎，有事于桑山。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之官邑。

（经·昭二十四年）

秋八月，大雩。

（传·昭二十四年）

秋八月，大雩，旱也。

（经·昭二十五年）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传·昭二十五年）

秋，书再雩，旱甚也。

（经·定元年）

秋九月，大雩。

（经·定七年）

秋，大雩。九月，大雩。

（经·定十二年）

秋，大雩。

（经·哀十五年）

秋八月，大雩。

……

（传·庄公三十二年）

雩，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圉人荦自墙外与之戏。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杀之，是不可鞭。荦有力焉，能投盖于稷门。"（**编注**：鲁南城门）

……

（传·昭公二十年）

齐侯疥，遂痁，……梁丘据与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诸侯不知，其谓我不敬，君盍诛于祝固、史嚚以辞宾？"公说，告晏子。晏子……对曰："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违事，其祝、史荐信，无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飨，国受其福，祝、史与焉。……其适遇淫君，外内颇邪，

上下怨疾，动作辟违，从欲厌私，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刈民力，输敛其聚，以成其违，不恤后人，暴虐淫从，肆行非度，无所还忌，不思谤讟，不惮鬼神，神怒民痛，无悛于心。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其盖失数美，是矫诬也。进退无辞，则虚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祝、史与焉。……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徵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民人苦病，夫妇皆诅。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编注**：齐西界），姑、尤以西（**编注**：齐东界），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君若欲诛于祝、史，修德而后可。"

《春秋左传正义·隐公五年》
晋·杜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

（**编注**：天子用八为六十四人，但自诸侯以下则有两说。何休以为当六、六〈三十六〉，四、四〈十六〉，二、二〈四〉人；服虔以为当六、八〈四十八〉，四、八〈三十二〉，二、八〈十六〉人。杜预则以为舞式宜方，行列既减。故每行〈佾〉人数亦当递减。故其注《左传》则用何说。不过《宋书·音乐志》则又痛驳之，以为宜从服说。顾此问题迄未有定论。）

《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十八年》
晋·杜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陈氏、鲍氏之圉人为优。（编注：圉：养马人。）

《春秋左传正义·成公九年》
晋·杜预 注
唐·孔颖达等 正义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

G

《国语·楚语上》　春秋·左丘明　三国·韦昭 注

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注：疏，滌也。乐者，所以移风易俗，荡涤人之邪秽也。镇，重也。浮，轻也。）

《国语·周语上》　春秋·左丘明　三国·韦昭 注

惠王三年，边伯、石速、蔿国出王而立子颓。王处于郑。三年，王子颓饮三大夫酒，子国为客，乐及遍儛。郑厉公见虢叔，曰：“吾闻之，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而况敢乐祸乎。今吾闻子颓歌舞不息，乐祸也。夫出王而代其位，祸孰大焉！临祸忘忧，是谓乐祸，祸必及之，盍纳王乎？”虢叔许诺。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虢叔自北门入，杀子颓及三大夫，王乃入也。

《国语·鲁语上》　春秋·左丘明　三国·韦昭 注

庄公如齐观社。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终则讲于会，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其间无由荒怠。夫齐弃大公之法而观民于社，君为是举，而往观之，非故业也，何以训民？土发而社，助时也。收攟而蒸，纳要也。今齐社而往观旅，非先王之训也。天子祀上帝，诸侯会之受命焉。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闻诸侯相会祀也，祀又不法。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公不听，遂如齐。

（注：庄公二十三年。齐因祀社蒐军实以示客，公往观之也。……土发，春分也。《周语》曰：“土乃脉发。”社者，助时祈福为农始也。攟，始也。冬祭曰蒸，因祭社以纳五谷之要，休农夫也。）

……

季文子相宣、成，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仲孙它谏曰：“子为鲁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人其以子为爱。且不华国乎？”文子曰：“吾亦愿之。然吾观国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恶者犹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粗衣恶，而我多美妾与马，无乃非相人者乎！且吾闻以德荣为国华，不闻以妾与马。”

《国语·鲁语下》 春秋·左丘明 三国·韦昭注

叔孙穆子聘于晋，晋悼公飨之，乐及《鹿鸣》之三，而后拜乐三。晋侯使行人问焉，曰：“子以君命镇抚弊邑，不腆先君之礼以辱从者，不腆之乐以节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礼于其细，敢问何礼也？”

对曰：“寡君使豹来继先君之好，君以诸侯之故，贶使臣以大礼。夫先乐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闻也。臣以为肄业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箫咏歌及《鹿鸣》之三，君之所以贶使臣，臣敢不拜贶！夫《鹿鸣》，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每怀靡及’，诹、谋、度、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臣闻之曰：‘怀和为每怀，咨才为诹，咨事为谋，咨义为度，咨亲为询，忠信为周。’君贶使臣以大礼，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

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对曰：“以丘之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魍魉，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注：桓子，鲁政卿，季平子之子斯也。或云：得土而瓦缶，中有土羊。昭谓：羊，土羊也。故谓之怪。木石，谓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谓之山缫，音‘骚’，或作‘猱’，富阳有之，人面猴身，能言。或云‘独足’。”魍魉，山精，效人声而迷惑人也。龙，神兽也。非常见，故曰怪。或曰：“罔象食人，一为沐肿。”唐（固）云：“羵羊，雌雄不成者也。”）

（**编注**：羵羊，公序本作坟羊。）

……

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无以吾命。”宾发币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彻俎而宴，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

《国语·晋语一》 春秋·左丘明 三国·韦昭注

（献）公之优曰施，通于骊姬。骊姬问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难三公子之徒，如何？”对曰：“早处之，使知其极。夫人知极，鲜有慢心，虽其慢，乃易残也。”

《国语·晋语二》 春秋·左丘明 三国·韦昭注

骊姬告优施曰：“君既许我杀大子而立奚齐矣，吾难里克，奈何？”优施曰：“吾来里克，一日而已。子为我具特羊之飨，吾以从之饮酒。我优也，言无邮。”骊姬许诺，乃具，使优施饮里克酒。中饮，优施起舞，谓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兹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苑，已独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谓苑？何谓枯？”

优施曰："其母为夫人，其子为君，可不谓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谤，可不谓枯乎？枯且有伤。"

《国语·晋语五》
春秋·左丘明
三国·韦昭 注

赵同曰："国有大役，不镇抚民而备钟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惮之。袭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备钟鼓，声其罪也。战以镎于、丁宁，儆其民也。袭侵密声，为蹔事也。今宋人弑其君，罪莫大焉！明声之，犹恐其不闻也。吾备钟鼓，为君故也。"

《国语·晋语七》
春秋·左丘明
三国·韦昭 注

十二年，（悼）公伐郑，军于萧鱼。郑伯嘉来，纳女、工、妾、三十人，女乐二八，歌钟二肆，及宝镈，辂车十五乘。公赐魏绛女乐一八，歌钟一肆，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而正诸华，于今八年，七合诸侯，寡人无不得志，请与子共乐之。"

《国语·晋语八》
春秋·左丘明 三国·韦昭 注

平公说新声，师旷曰"公室其将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以耀德于广远也。风德以广之，风山川以远之，风物以听之，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夫德广远而有时节，是以远服而迩不迁"

……

郑简公使公孙成子来聘，平公有疾，韩宣子赞授客馆。客问君疾，对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无不遍谕也，而无除。今梦黄熊入于寝门，不知人杀乎，抑厉鬼邪？"子产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侨闻之，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举之。……"

《国语·吴语》
春秋·左丘明
三国·韦昭 注

（吴、晋之战。吴）王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镎于，振铎，勇怯尽应，三军皆譁釦以振旅，其声动天地。

（注：丁宁，令丁，谓钲也。譁釦，欢呼。）

《国语·齐语》
春秋·左丘明
三国·韦昭 注

（鲁庄公缚送管仲至齐）比至，三衅、三浴之。桓公亲逆之于郊，而与之坐，问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筑台以为高位，田、狩、毕、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戎士冻馁，戎车待游车之剪，戎士待陈妾之馀。优笑在前，贤材在后。是以国家不日引，不月长。……"（注：优笑，倡俳。剪，残也。）

《国语·越语下》
春秋·左丘明
三国·韦昭 注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吴王淫于乐而忘其百姓，乱民功，逆天时，信谗喜优，憎辅远弼。……"（注：乐，声色也。优，谓俳优。）

《管子·霸形》
春秋·管仲

此其后，宋伐杞，狄伐邢、卫。桓公不救，裸体纫胸称疾。召管仲曰："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有疾病，姑乐乎？"管子曰："诺。"于是令之县钟磬之榱，陈歌舞竽瑟之乐，日杀数十牛者数旬。……宋已取杞，狄已拔邢、卫矣。桓公起行笋虡之间，管子从，至大钟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向对之。大钟鸣。桓公亲管仲曰："乐夫，仲父！"管子对曰："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臣闻之，古者之言乐于钟磬之间者，不如此。言脱于口，而令行乎天下，游于钟磬之间，而无四面兵革之忧。今君之事，言脱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钟磬之间，而有四面兵革之忧。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桓公曰："善。"于是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宫中虚无人。

K

《孔子家语·辩政》
陈士珂 辑

齐有一足之鸟，飞集于宫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使使聘鲁问孔子。孔子曰："此鸟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儿有屈其一脚，振讯两眉而跳且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今齐有之，其应至矣。急告民趋治沟渠，修堤防，将有大水为灾。"顷之，大霖雨，水溢泛诸国，伤害民人，唯齐有备，不败。景公曰"圣人之言，信而征矣。"

L

《论语正义·八佾》
清·刘宝楠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注：马曰："佾，列也。天子八佾，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为列，八八六十四人。鲁以周公故受王者礼乐，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于其家庙舞之，故孔子讥之。"）

（正义曰：旧说舞有文武，文舞用羽籥，谓之羽舞，亦名籥舞；武舞用干戚，谓之干舞，又名万舞。）

……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注：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礼乐。"）

……

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注：太师，乐官名，五音始奏，翕如盛。）从之，纯如也，（注：从读曰纵，言五音既发，放纵尽其音声，纯纯和谐也。）皦如也，（注：言其音节明也。）绎如也，以成。"（注：纵之以纯如、皦如、绎如，言乐始

作翕如，而成于三。）

（正义曰：云“太师，乐官名”者，《周官》：“太师，下大夫二人。小师，上士四人。”《注》云：“凡乐之歌，必使瞽矇为焉，命其贤者为太师、小师。”《疏》云：“以其无目，无所睹见，则心不移于音声，故不使有目者为之也。”案：诸侯乐官，太师当止一人。此所语“太师乐”，应指师挚，是太师为乐官名也。）

……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注：孔曰：“《韶》，舜乐名。谓以圣德受禅，故尽善。《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尽善。”）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述而》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注：周曰：“孔子在齐，闻习《韶》乐之盛美，故忽忘于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注：王曰：“为，作也。不图作《韶》乐至于此。此，齐。”）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泰伯》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注：包曰：“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

（正义曰：《礼·内则》云：“十年出就外傅，朝夕学幼仪。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学礼，舞《大夏》。”又《王制》言造士之教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并自古相传教学之法。夫子时，世卿持禄，人不由学进，故学制尽失。圣门弟子，自远至者，多是未学，夫子因略本古法教之，学《诗》之后，即学礼，继乃学乐。盖《诗》即乐章，而乐随礼以行，礼立而后乐可用也。）

……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注：郑曰：“师挚，鲁太师之名。始犹首也。周道衰微，郑、卫之音作，正乐废而失节。鲁太师挚识《关雎》之声，而首理其乱，洋洋盈耳，听而美之。”）

（正义曰：师挚，疑即子语鲁太师之名。先从叔丹徒君《骈枝》曰：“始者，乐之始；乱者，乐之终。《乐记》曰：‘始奏以文，复乱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皆以始乱对举，其义可见。”……正义曰：下篇“太师挚适齐”，郑以为平王时人，意此师挚即其人也。夫子时，乐部有其遗声，故因本而称之。）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卫灵公》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注：孔曰：“郑声、佞人，亦俱能惑人心，与《雅》乐、贤人同，而使人淫乱危殆，故当放远之。”）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子罕》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注：郑曰：“反鲁，哀公十一年冬，是时道衰乐废，孔子来还乃正之。故《雅》、《颂》各得其所。”）

（正义曰：……“雅”者，正也。所以正天下也。周室西都，为政治之所自出，故以其音为正而称“雅”焉。至平王东迁，政教微弱，不能复《雅》，故降而称《风》。《风》、《雅》皆以音言。“颂”者，容也，以舞容言之也。盖《风》、《雅》但弦歌笙间，惟三《颂》始有舞容，故称颂，此阮氏元释颂义。）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乡党》

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注：孔曰：“傩，驱逐疫鬼，恐惊先祖，故朝服而立于庙之阼阶。”）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先进》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注：包曰："先进、后进，谓仕先后辈。礼乐因世损益，后进与礼乐俱得时之中，斯君子矣。先进有古风，斯野人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注：将移风易俗归之纯素，先进犹近古风，故从之。）

（正义曰：……野人者，凡民未有爵禄之称也。春秋时，选举之法废，卿大夫皆世爵禄，皆未尝学问。及服官之后，其贤者则思为礼乐之事，故其时后进于礼乐为君子。君子者，卿大夫之称也。……而夫子以礼乐为重，故欲从先进，变当时世爵禄之法，从古选举正制也。用之谓用其人也。）

……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曾皙，名点）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注：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单袷之时。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风凉于舞雩之下，歌咏先王之道，而归夫子之门。"）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注：周曰："善点独知时。"）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季氏》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正义曰：《礼记·中庸》云："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焉。"

……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注：动得礼乐之节。）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阳货》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正义曰：二南之诗，用于乡人，用于邦国，当时乡乐未废，故夫子令伯鱼习之。）

……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微子》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注：桓子，季孙斯也，使定公受齐之女乐，君臣相与观之，废朝礼三日。）孔子行。

……

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注：孔曰："亚，次也。次饭，乐师也。挚、干皆名。"）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注：包曰："三饭‘四饭，乐章名，各异师。缭、缺皆名也。"）鼓方叔入于河，（注：包曰："鼓，击鼓者。方书，名。入，谓居其河内。"）播鼗武入于汉，（注：孔曰："播，摇也。武，名也。"）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注：孔曰："鲁哀公时，礼

坏乐崩，乐人皆去。阳、襄皆名。”）

《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
《经法·四度》篇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黄金珠玉臧积，怨之本也。女乐玩好燔材，乱之基也。守怨之本，养乱之基，虽有圣人，不能为谋。

《论衡·明雩篇》
东汉·王充

曾晳对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曰：“吾与点也。”鲁设雩祭于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谓四月也。“春服既成”，谓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乐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龙之从水中出也。“风乎舞雩”，风，歌也。“咏而馈”，咏歌馈祭也，咏歌而祭也。说论之家，以为浴者，浴沂水中也；风，干身也。周之四月，正岁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风干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审矣。

《吕氏春秋集释》卷二十二
《慎行论·察传》
许维遹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M

《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
吴·陆玑

楚威王时有朱鹭合沓飞翔而来舞，则复有赤者，旧鼓吹《朱鹭曲》是也。

R

《容斋四笔》卷五
南宋·洪迈

《左传》：“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注：桑林者，殷天子之乐名。“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及著雍疾，卜桑林见。荀偃、士匄欲奔请祷焉，荀罃不可。”予案《吕氏春秋》云：“武王胜殷，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高诱注曰：“桑山之林，汤所祷也。故使奉之。”

《淮南子》云："汤旱，以身祷于桑山之林。"许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兴云致雨，故祷之。""桑林"二说不同。杜预注《左传》不曾引用，岂非是时未见其书乎！

S

《诗经·鲁颂·有駜》

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乐兮。
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于胥乐兮。
（**编注：**古认为系"颂僖公〈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君臣之有道"的诗。）

《述异记》卷上 梁·任昉

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三年乃成，周旋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宫妓数千人，上别立春宵宫，为长夜之饮。造千石酒钟。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龙舟，舟中盛陈妓乐，日与西施为水嬉。吴王于宫中作海灵馆、馆娃阁、铜沟玉槛，宫之楹槛，珠玉饰之。

《拾遗记》卷三《周灵王》 前秦·王嘉

师涓出于卫灵公之世，能写列代之乐，善造新曲以代古声，故有四时之乐，亦有奇丽宝器。春有离鸿去雁应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朱华流金之调，秋有商风白露落叶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阴沉云之操。以此四时之声，奏于灵公。灵公情湎心惑，忘于政事。蘧伯玉趋阶而谏曰："此虽以发扬气律，终为沉湎淫曼之音，无合于风雅，非下臣宜荐于君也。"灵公乃去其声而亲政务，故卫人美其化焉。师涓悔其乖于《雅》、《颂》，失为臣之道，乃退而隐迹。蘧伯玉焚其乐器于九达之衢，恐后世传造焉。

《说苑》 西汉·刘向

孔子至齐郭门之外，遇一婴儿，挈一壶相与俱行，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谓御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方作。"

X

《新论·言体》 东汉·桓谭

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姬。甚可伤。

《新语·辨惑》 西汉·陆贾

鲁定公之时，与齐侯会于夹谷，孔子行相事……齐人使优旃舞于鲁公之幕下，傲戏，欲候鲁君之隙，以执定公。孔子叹曰："君辱臣当死。"使司马行法斩焉，首足异门而出。

《孝经·三才章》

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于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

《孝经·广要道章》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Y

《晏子春秋校注·内篇·谏上》 张纯一 校注

景公之时，霖雨十有七日。公饮酒，日夜相继。晏子请发粟于民，三请，不见许。公命柏遽巡国，致能歌者。晏子闻之，不说……公然后就内退食，琴瑟不张，钟鼓不陈。晏子请左右与可令思虞者退之，（注：孙云：虞同娱）辟拂三千，（注：黄云："谓歌舞者三千人皆谢去之，上云请退歌舞谓此。）谢于下陈（注：李善注下陈，犹后列也。）

……

晏子朝，杜扃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对曰："君夜发不可以朝。"晏子曰："何故？"对曰："梁丘据入歌人虞，变齐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礼而拘虞。公闻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乐淫君。"公曰："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愿以请子。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夫子无与焉。夫乐，何必夫故哉？"对曰："夫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国衰，臣惧。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疑有脱文）纣作北里，幽、厉之声，顾夫淫以鄙（注：五字不成句，疑此上下脱文甚多。盖晏子尚俭非乐，叙述甚详，后世陋儒大感不快，妄删之。）而偕亡。君奚轻变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业，不择言而出之，请受命矣。"

《晏子春秋校注·内篇·谏下》 张纯一 校注

景公为长庲，将欲美之，有风雨作，公与晏子入坐饮酒，致堂上之乐。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获，秋风至兮殚零落，风雨之拂杀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终，顾而流涕，张躬而舞。（注：躬，古音读若肱，故与肱同。）

（编注：同书"外篇第七"载异文）

景公筑长庲之台，晏子侍坐。觞三行，晏子起舞曰："岁已暮矣，而禾不获，忽忽矣若之何！岁已寒矣，而役不罢，惙惙矣如之何！"

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惭焉，为之罢长庲之役。

《晏子春秋校注·内篇·问下》 张纯一 校注

景公问晏子曰："……今从吾车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后乎？"晏子对曰："桓公……左有鲍叔，右有仲父。今君左为倡，右为优，谗人在前，谀人在后，又焉可逮桓公之后者乎？"

《晏子春秋校注·内篇·杂上》 张纯一 校注

晋平公欲伐齐，使范昭往观焉。景公觞之，饮酒酣，范昭曰："请君之弃罇。"公曰："酌寡人之罇，进之于客。"范昭已饮，晏子曰："撤罇，更之。"罇觯具矣，范昭佯醉，不说而起舞，谓太师曰："能为我调成周之乐乎？吾为子舞之。"太师曰："冥臣不习。"范昭趋而出，景公谓晏子曰："晋，大国也，使人来将观吾政。今子怒大国之使者，将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为人也，非陋而不知礼也，且欲试吾君臣，故绝之也。"景公谓太师曰："子何以不为客调成周之乐乎？"太师对曰："夫成周之乐，天子之乐也，调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乐，臣故不为也。"范昭归以报平公曰："齐未可伐也。臣欲试其君，而晏子识之；臣欲犯其礼，而太师知之。"于是辍伐齐谋。

《晏子春秋校注·外篇·不和经术者》 张纯一 校注

仲尼之齐，见景公，景公说之，欲封之以尔稽，以告晏子。晏子对曰："不可。彼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好乐缓于民，不可使亲治；……自大贤之灭，周室之卑也，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趋翔之节以观众。……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导民。今欲封之，以移齐国之俗，非所以导众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礼而留其封，敬见不问其道，仲尼乃行。

《晏子春秋校注·外篇·重而异者》 张纯一 校注

景公至自畋，晏子侍于遄台，梁丘据造焉。公曰："维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杜注：顺气以动。）二体，（正义曰：乐之动身体者，唯有舞耳。文物执羽籥，武舞执干戚。舞者有文武二体。）三类，（杜注：风、雅、颂。）四物，（杜注：杂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声，（杜注：宫、商、角、徵、羽。）六律，（正义曰：《周礼》太师，掌六律六吕，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大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林钟、小吕、夹钟。《月令》以小吕为仲吕。律历志云：律有十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黄帝之所作也。）七音，（杜注：用武王伐纣，

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故以七同其数，以律和其声，谓之七音。释文：七音：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也。）八风，（杜注：八方之风。释文八风，《易律通卦验》云：东北曰条风、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阊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莫风。条风又名融风，景风一名凯风。）九歌，（杜注：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谓之九功。释文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

战国

西汉·刘向
《别录》
转自《太平寰宇记》卷十八

B

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故称为稷下之学。

战国·韩非子
《韩非子·十过篇》

H

十过：一曰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二曰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三曰行僻自用，无礼诸侯，则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五曰贪愎喜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六曰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七曰离远内游而忽于谏士，则危身之道也。八曰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意，则灭高名，为人笑之始也。九曰内不量力，外恃诸侯，则削国之患矣。十曰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也。

……

奚谓好音？昔者，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上，税车而放马，设舍以宿。夜分，而闻鼓新声者而说之，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乃召师涓而告之曰："有鼓新声者，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其状似鬼神，子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静坐抚琴而写之。师涓明日报曰："臣得之矣，而未习也，请复一宿习之。"灵公曰："诺。"因复留宿，明日而习之，遂去之晋。晋平公觞之于施夷之台，酒酣，灵公起曰："有新声，愿请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师涓，令坐师旷之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师旷曰："此师延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乐也。及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至于濮水而自投，故闻此声者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师涓鼓究之。平公问师旷曰："此所谓何声也？"师旷曰："此所谓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师旷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古之听清徵者，皆有德义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听。"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愿试听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道南方来，集于郎门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声，声闻于天。平公大说，坐者皆喜。平公提觞而起，为师旷寿。反坐而问曰："音莫悲于清徵乎？"师旷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闻乎？"师

旷曰："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鍺，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听之；听之，将恐有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故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不已，则穷身之事也。"

……

奚谓耽于女乐？昔者，戎王使由余聘于秦。穆公问之曰："寡人尝闻道而未得目见之也，愿闻古之明主得国失国常何以？"由余对曰："臣尝得闻之矣，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问道于子，子以俭对寡人何也？"由余对曰："臣闻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候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没，殷人受之，作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觞酌刻镂，四壁垩墀，茵席雕文，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弥少，臣故曰俭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内史廖而告之，曰："寡人闻领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圣人也，寡人患之，吾将奈何？"内史廖曰："臣闻戎王之居、僻陋而道远，未闻中国之声，君其遣之女乐以乱其政，而后为由余请期以疏其谏，彼君臣有间而后可图也。"君曰："诺。"乃使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因为由余请期，戎王许诺，见其女乐而说之，设酒张饮，日以听乐，终岁不迁，牛马半死。由余归，因谏戎王，戎王弗听，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问其兵势与其地形；既以得之，举兵而伐之，兼国十二，开地千里。故曰："耽于女乐，不顾国政，亡国之祸也。"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十四《孝行览·长攻篇》

赵简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诺。简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愿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谏曰："登夏屋以望，是游也。服衰以游，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废。"群臣敬诺。襄子上于夏屋，以望代俗。其乐甚美，于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归，虑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请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许诺。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万故（**编注**：高诱注："襄子所好于代者非一事，故言'万故'也。"疑非是，"万"乃指万舞）。马郡宜马，代君以善马奉襄子，襄子谒于代君而请觞之，马郡尽，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数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击之，一成，脑涂地。舞者操兵以斗，尽杀其从者。因以代君之车迎其妻，其妻遥闻之状，磨笄以自刺，故赵氏至今有刺笄之证（**编注**：当做山）与反斗之号。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十六《先识览》

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二十三《贵直论·壅塞篇》

秦缪公时，戎强大，秦缪公遗之女乐二八与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数饮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扜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而卧于樽下，卒生缚而擒之。

杨伯峻《列子集释》卷五《汤问》

秦青（**编注**：秦之善歌者）顾谓其友曰："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欐，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还，复为曼声长歌。一里长幼，喜跃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

……

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至弇山。反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唯命所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与若俱观之。"越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趋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顉（五感反，犹摇头也）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诏贰车载之以归。

《列子集释》卷八《说符》 杨伯峻

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见。其技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胫，并趋并驰，弄七剑迭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

《论衡·纪妖篇》 东汉·王充

赵简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于是召进扁鹊。……居二日半，简子悟，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靡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

《列女传·贤明传》卷二 西汉·刘向

卫姬者，卫侯之女，齐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乐，卫姬为之不听郑卫之音。

M

《孟子·梁惠王下》 战国·孟子

庄暴（**编注**：齐臣也）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孟子·公孙丑上》 战国·孟子

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

《孟子·离娄上》 战国·孟子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尽心下》 战国·孟子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魏魏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者？"

《三辩》 《墨子间诂》卷之一 清·孙诒让

程繁问于子墨子曰："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瓴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尧舜有茅茨者（注：孔疏云："墨子称茅茨不翦，谓以茅覆屋。"又俞云："茅茨土阶，是言古明堂之俭。"），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护》，又修《九招》；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注：毕云："《吕氏春秋》云'周公成三《象》'，乃成王之乐。此云

《象》又是武王作，未详。”案：《毛诗·周颂序》云“《维清》，奏《象》舞也”，郑笺云：“《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礼记·文王世子》“下管《象》”。郑注云：“《象》，周武王伐纣之乐。”《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云：“文王作《武乐》，武王作《象乐》，周公作《汋乐》。”《淮南子·氾论训》云：“周武《象》。”高注云：“武王乐也。”《白虎通义·礼乐》篇云：“周公曰《汋》，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乐，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此皆以《象》为武王所作。毕专据《吕览·古乐》篇以疑此书，殊为失考。《周礼·大司乐》六乐有《大武》而无《象》，则《大武》自为周之正乐，《象》盖舞之小者。《周颂》孔疏谓《象》舞象文王之事，《大武》象武王之事，《大武》之乐亦为《象》。符合武、象为一，非也。《左·襄公二十九年·传》云：“见舞《象. 箾、南籥者”；杜注云：“《象》箾，舞所执，文王之乐。”杜又以《象》为文王乐，《史记·吴世家·集解》引贾逵、《诗·周颂疏》引服虔说并同，盖皆传闻之异。）

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驺虞》。（注：驺虞又作邹吾。字并通。《诗·邵南》有《驺虞》篇，盖作于成王时，故墨子以为成王之乐，凡诗皆可入乐也。《周礼·大司乐》“大射令奏《驺虞》”。郑注云：“《驺虞》，乐章名。”）

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圣王无乐。’此亦乐已，若之何其谓圣王无乐也？”子墨子曰：“圣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因为无智矣。今圣有乐而少，此亦无也。”

《墨子间诂》卷之八 《非乐上》 清·孙诒让

昔者齐康王兴乐“万”（注：兴，歆也，盖意相通。郑注：兴犹作也），万人不可衣短褐，（注：褐，粗布衣）不可食糠糟，曰：“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羸，不足观也。”是必食必粱肉，衣必文秀。此掌不从事乎衣食之财，而掌食乎人者也。（注：掌，一作常）

《墨子间诂》卷之九 《非儒下》 清·孙诒让

（儒）弦歌鼓舞以聚徒。

《墨子间诂》卷之十二 《公孟》 清·孙诒让

（儒）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

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如何？”……晏子曰：“……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

Q

《全后汉文》卷十三·桓谭《桓子新论·琴道》 清·严可均 辑

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对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贵而后贱，昔富而今贫……若此人者，但闻飞鸟之号，秋风鸣条，则伤心矣，臣一为之援琴而太息，未有不凄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则广厦高堂，连闼洞房，下罗帷，来清风；倡优在前，谄谀侍侧，扬激楚，舞郑妾，流声以娱耳，练色以淫目；水戏则舫龙舟，建羽旗，鼓吹乎不测之渊；野游则登平原，驰广囿，强弩下高鸟，勇士格猛兽；置酒娱乐，沈醉忘归；方此之时，视天地曾不若一指，虽有善鼓琴，未能动足下也。……"

S

《商君书·说民》 战国·商鞅

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

《说苑·权谋》 汉·刘向

（编注：晋太史屠余言）："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踦，固无休息。淫昏康乐，歌讴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

X

《荀子·王制篇》 战国·荀子

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

《荀子·天论篇》 战国·荀子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Y

《尹文子·大道下》 战国·尹文

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故仁以道之，义以宜之，礼以行之，乐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齐之，刑以威之，赏以劝之。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礼者，所以行恭谨，亦所

以生惰慢；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凡此八术，……用得其道，则天下治；失其道，则天下乱。

《尹文子·逸文》 战国·尹文

钟鼓之声，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则悲，喜而击之则乐。其意变，其声亦变。意诚感之，达于金石，而况于人乎？

《燕丹子》

暨樊将军得罪于秦，秦求之急，乃来归太子。太子为置酒华阳之台。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轲曰："好手琴者！"太子即进之。轲曰："但爱其手耳。"太子即断其手，盛以玉槃奉之。

……

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出。轲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秦王曰："今日之事，从子计耳！乞听琴声而死。"召姬人鼓琴，琴声曰："罗縠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轲不解音。秦王从琴声负剑拔之，于是奋袖超屏风而走。

Z

《战国策》卷七 《秦五》 西汉·刘向 编

（姚本：燕、赵、吴、楚也。鲍本荆、齐、燕、代）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秦王召群臣宾客六十人而问焉，曰："四国为一，将以图秦，寡人屈于内，而百姓靡于外，为之奈何？"群臣莫对。姚贾出曰："贾愿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安其兵。"乃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剑。

（**编注**：南宋姚宏续注本"舞"，刘本作带。鲍彪新注本无"冠"字。古者饮则以剑舞，今以王剑赐之，使为舞时用。清·黄丕烈《战国策札记》案：《齐策》有"冠舞其剑"，正同。）

《战国策》卷八 《齐一》 西汉·刘向 编

靖郭君衣威王之衣，冠舞其剑，宣王自迎靖郭君于郊，望之而泣。

……

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曰："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摩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西汉·刘向 编 《战国策》卷十二 《齐五》

苏秦说齐闵王曰："……臣之所闻，攻战之道非师者，虽有百万之军，比之堂上；虽有阖闾、吴起之将，禽之户内；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上。故钟鼓竽瑟之音不绝，地可广而欲可成；和乐倡优侏儒之笑不之，诸侯可同日而致也。"

西汉·刘向 编 《战国策》卷二十二 《魏一》

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而称乐。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则乐官，不明则乐音。今君审于声，臣恐君之聋于官也。"文侯曰："善，敬闻命。"

西汉·刘向 编 《战国策》卷三十三 《中山》

（司马憙）见赵（武灵）王曰："臣闻赵，天下善为音，佳丽人之所出也。"

清·王先谦 《庄子集解》卷四 《天运》

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征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太清。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汝故惧也。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却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纪。吾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予欲虑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见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傥然立于四虚之道，倚于槁梧而吟。目知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丛生，林乐而无形；布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居于窈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或谓之实，或谓之荣；行流散徙，不主常声。世疑之，稽于圣人。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谓天乐，无言而心说。故有焱氏为之颂曰：'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汝欲听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乐也者，始于惧，惧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

《庄子集解》卷四《缮性》清·王先谦

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

《庄子集解》卷六《徐无鬼》清·王先谦

仲尼之楚，楚王觞之，孙叔敖持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于此言矣。"曰："丘也闻不言之言矣，未之尝言，于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孙叔敖甘寝秉羽而郢人投兵。丘愿有喙三尺。"

《庄子集解》卷八《天下》清·王先谦

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郭嵩焘云：《释诂》：觳，尽也）；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庄子》转自《太平御览》卷五三〇

游岛问雄黄曰："今逐疫出魅，击鼓呼噪，何也？"曰："黔首多疾，黄[帝]氏立巫咸，教黔首，使之沐浴斋戒，以通九窍；鸣鼓振铎，以动其心；劳形趋步，以发阴阳之气；春月毗巷饮酒茹葱，以通五藏。夫击鼓呼噪，非以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为魅祟也。"

秦

B

秦之初兴……筑成万里，离宫千余，钟鼓女乐，不徒而具。

《抱朴子·外篇·用刑》
东晋·葛洪

H

卢敖游乎北海，（注：卢敖，燕人。秦始皇召以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返也。）经乎太阴，入乎玄阙，（注：太阴，北方也。玄阙，北方之山也。）至于蒙縠之上。（注：蒙縠：山名。）见一士焉，深目而玄鬓，泪注而鸢肩，丰上而杀下，轩轩然迎风而舞。顾见卢敖，慢然下其臂，遁逃乎碑。卢敖就而视之，方倦龟壳而食蛤梨。（注：楚人谓“倨”为“倦”。龟壳，龟甲也；蛤梨，海蚌也。）卢敖与之语曰：“唯敖为背群离党，穷观于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长不渝。周行四极，唯北阴之未窥。今卒睹夫子于是，子殆可与敖为友乎？”……若士举臂而竦身，遂入云中。

《淮南鸿烈集解》卷十二《道应训》
刘文典

W

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庙乐，唯《韶》、《武》存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乐》曰《寿人》，衣服同《五行乐》之色。

《文献通考》卷一二八《乐考·乐一》
宋·马端临

汉

C

西汉·王竭《楚国录》

楚上游民祷天地，巫蹈影绰，咒语莫测。

唐·徐坚等《初学记》卷二十八《果木部·桃三》

东郡献短人，（汉武）帝呼东方朔。朔至，短人指朔谓上曰："王母种桃，三千岁一子。此人不良，已三过偷之矣。"

F

西汉·杨雄《法言·吾子》

或问交五声十二律也，或雅或郑，何也？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中正者宫商温雅也，多哇者淫声繁越也）。请问：本。曰："黄钟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确乎郑卫不能入也。"（声平和则郑卫不能入也）

问郑卫之似。曰："聪听。"

西汉·杨雄《法言·寡见》

或曰："君子听声乎？"曰："君子惟正之听。荒乎淫，拂乎正，沉而乐者，君子弗听也。"

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诸琴瑟郑卫调，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箫韶》矣。"

西汉·杨雄《法言·重黎》

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

H

东汉·郭宪《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卷第三

（武）帝尝夕望，东边有青云起，俄而，见双白鹄集台之上，倏忽变为二神女，舞于台，握凤管之箫，抚落霞之琴，歌青吴春波之曲。

……

有玄都翠水，水中有菱，碧色，状如鸡飞，亦名翔鸡菱。仙人凫伯子常游翠水之涯，采菱而食之，令骨轻，兼身生毛羽也。

……

（武）帝所幸宫人，名丽娟，年十四，玉肤柔软，吹气胜兰。身

不欲衣缨拂之，恐体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于芝生殿唱回风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丽娟于明离之帐，恐尘垢污其体也。帝常以衣带系丽娟之袂，闭于重幕之中，恐随风而去也。丽娟以琥珀为佩，置衣裾里，不使人知，乃言骨节自鸣，相与为神怪也。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一《原道训》

夫建钟鼓，列管弦，席旃茵，傅旄象，耳听朝歌北鄙靡靡之乐，齐靡曼之色，陈酒行觞，夜以继日，强弩弋高鸟，走犬逐狡兔，此其为乐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诱慕。解车休马，罢酒彻乐，而心忽然若有所丧，怅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则？不以内乐外，而以外乐内，乐作而喜，曲终而悲。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四《坠形训》

土龙致雨，燕雁代飞。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五《时则训》

（孟春之月）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岁于东郊。

（仲春之月）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阳太庙。

（季春之月）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阳右个。……择下旬吉日，大合药，致欢欣。乃合骡牛腾马，游牝于牧。令国傩，九门磔攘，以毕春气。

（孟夏之月）南宫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鸡，朝于明堂左个，以出夏令。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岁于南郊。还，乃赏赐，封诸侯，修礼乐，飨左右。

（仲夏之月）南宫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鸡，朝于明堂太庙。命乐师，修鞀鼙琴瑟管箫，调竽篪，饰钟磬，执干戚戈羽。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

（季夏之月）中宫御女黄色，衣黄采，其兵剑。

（孟秋之月）西宫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钟。其兵戈，其畜狗。朝于总章左个。

（仲秋之月）西宫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钟，其兵戈，其畜犬。朝于总章太庙。……天子乃傩，以御秋气。

（季秋之月）西宫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钟，其兵戈，其畜犬，朝于总章右个。……上丁入学习吹，大飨帝。

（孟冬之月）北宫御女黑色，衣黑采，击磬石，其兵铩，其畜彘，朝于玄堂左个。

（仲冬之月）北宫御女黑色，衣黑采，击磬石，其兵铩，其畜彘，朝于玄堂太庙。

（季冬之月）北宫御女黑色，衣黑采，击磬石，其兵铩，其畜彘，朝于玄堂右个。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注：大傩，今之逐阴驱疫，为阳导也。旁磔，四面皆磔犬羊，以禳四方之疾疫也。出土牛，今乡县触动农耕之土牛於外是也。）……命乐师大合吹而罢。

《淮南鸿烈集解》卷八 《本经训》 刘文典

阴阳之情，莫不有血气之感，男女群居杂处而无别，是以贵礼。性命之情，淫而相胁，以不得已，则不和，是以贵乐。是故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

……

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则乐，乐斯动，动斯蹈，蹈斯荡，荡斯歌，歌斯舞，歌舞节则禽兽跳矣。人之性，心有忧丧则悲，悲则哀，哀斯愤，愤斯怒，怒斯动，动则手足不静。人之性，有侵犯则怒，怒则血充，血充则气激，气激则发怒，发怒则有所释憾矣。故钟鼓管箫，干戚羽旄，所以饰喜也。衰绖苴杖，哭踊有节，所以饰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钺，所以饰怒也。必有其质，乃为之文。

《淮南鸿烈集解》卷九 《主术训》 刘文典

乐听其音则知其俗，见其俗则知其化。孔子学鼓琴于师襄，而谕文王之志，见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听鲁乐，而知殷、夏之风，论近以识远也。

《淮南鸿烈集解》卷十一 《齐俗训》 刘文典

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性失然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礼乐饰则纯朴散矣。

……

夫载哀者闻歌声而泣，载乐者见哭者而笑。哀可乐者，笑可哀者，载使然也。

《淮南鸿烈集解》卷十三 《氾论训》 刘文典

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注：高祖于新丰所作竹皮冠也。一曰委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钟，击鸣鼓，奏《咸池》，扬干戚。（注：《周礼》：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乐，故撞钟击鼓。《咸池》，黄帝乐。干，楯；戚，斧也。春夏舞者所执。）

……

山出枭阳（注：枭阳，山精也。人形，长大，面黑色，身有毛，足反踵，见人而笑。）

水生罔象（注：水之精也。）

木生毕方（注：木之精也。状如乌，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谷。）

井生坟羊（注：土之精也。）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十四《诠言训》

（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为丽。歌舞而不事为悲丽者，皆无有根心者。（注：中无根心，强为悲丽。）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十六《说山训》

圣人用物，若用朱丝约刍狗，若为土龙以求雨。刍狗待之而求福（注：求，犹得也。待刍狗之灵而得福也），土龙待之而得食。（注：土龙致雨，雨成而谷，故得待土龙之神而得谷食。）

……

墨子非乐，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饮盗泉，所谓养志者也。

……

欲学歌讴者，必先徵羽乐风；欲美和者，必先始于《阳阿》《采菱》。

……

击钟磬者必以濡木……两坚不能相和。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十七《说林训》

舞者举节，坐者不期而跻皆如一，所极同也。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十九《修务训》

今鼓舞者（注："鼓舞"或作"郑舞"，郑者郑袖，楚怀王之幸姬，善歌攻舞，因名郑舞），绕身若环（注：车轮倒也），曾挠摩地，扶旋猗那，动容转曲，便媚拟神（注：曾挠摩地，鼓车平解。扶旋猗那，更曲意更为之。拟，象也）。身若秋药被风（注：药，白芷，香草也。被风，言其弱也），发若结旍（注：屈而复舒也），骋驰若骛（注：驰骋，言其疾也）。木熙者，举梧槚，据句枉（注：熙，戏也。举，援也。梧，桐。槚，梓。皆大木也。句枉，曲枝也），蝯自纵，好茂叶（注：言舞者若蝯，不复践地，好上茂木之枝叶），龙夭矫，燕枝拘（注：言缵蕴若蟠龙。燕枝拘，言其著树，如燕附枝也），援丰条，舞扶疏（注：援，持也。持大条，以木舞。扶疏，槃跚貌），龙从鸟集，搏援攫肆，蔑蒙踊跃（注：言其舞体如龙附云，如鸟集山，持捷大极其巧。蔑蒙踊跃，言其疾也）。且夫观者莫不为之损心酸足（注：观者见其微妙危险，皆为之损动中心，酸酢其足也），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注：彼舞者更复徐行小笑，被倡衣，修擢舞，为后曲也）。夫鼓舞者非柔纵（注：

言其非其人生自柔软屈句委纵也），而木熙者非眇劲（注：眇，绝也。言其非能自有绝眇之强力也），淹浸渍渐摩使然也（注：淹，久也。浸，渍。渐于教久，使之柔纵眇劲，靡教化使之然也）。

《淮南鸿烈集解》卷二十《泰族训》 刘文典

今夫《雅》、《颂》之声，皆发于词，本于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亲。故《韶》、《夏》之乐也，声浸乎金石，润乎草木。今取怨思之声，施之于弦管，闻其音者，不淫则悲，淫则乱男女之辨，悲则感怨思之气，岂所谓乐哉！

……

故无声者，正其可听者也；其无味者，正其足味者也。

……

音不调乎《雅》、《颂》者，不可以为乐。

《论衡·本性篇》 东汉·王充

情性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性有卑谦辞让，故制礼以适其宜；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故作乐以通其敬。礼所以制，乐所为作者，情与性也。

《论衡·感虚篇》 东汉·王充

传书言："师旷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风雨暴至，平公因之癃病，晋国赤地。"或言："师旷《清角》之曲，一奏之，有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堕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乎廊室。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夫《白雪》与《清角》，或同曲而异名，其祸败同一实也。传书之家，载以为是；世俗观见，信以为然。原省其实，殆虚言也。夫《清角》何音之声，而能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风雨，如木为风，雨与风俱。"三尺之木，数弦之声，感动天地，何其神也？此复一哭崩城，一叹下霜之类也。师旷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质性生出之也。其初受学之时，宿昔习弄，非直一再奏也。审如传书之言，师旷学《清角》时，风雨当至也。

传书言："瓠芭鼓瑟，渊鱼出听；师旷鼓琴，六马仰秣"。或言："师旷鼓《清角》，一奏之，有玄鹤二八自南方来，集於廊门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声，声吁於天。平公大悦，坐者皆喜"。《尚书》曰："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此虽奇怪，然尚可信。何则？鸟兽好悲声，耳与人耳同也。禽兽见人欲食，亦欲食之；闻人之乐，何为不乐？然而"鱼听"、"仰秣"、"玄鹤延颈"、

“百兽率舞”，盖且其实；风雨之至、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殆虚言也。或时奏《清角》时，天偶风雨、风雨之後，晋国适旱；平公好乐，喜笑过度，偶发癃病。传书之家，信以为然，世人观见，遂以为实。实者乐声不能致此。何以验之？风雨暴至，是阴阳乱也。乐能乱阴阳，则亦能调阴阳也。王者何须修身正行，扩施善政？使鼓调阴阳之曲，和气自至，太平自立矣。

东汉·王充《论衡·变动篇》

天且雨，商羊起舞，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

东汉·王充《论衡·明雩篇》

《春秋左氏传》曰：“启蛰而雩。”又曰：“龙见而雩。”启蛰、龙见。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谷雨，秋祈谷实。当今灵星，秋之雩也。春雩废，秋雩在。故灵星之祀，岁雩祭也。孔子曰：“吾与点也！”善点之言，欲以雩祭调和阴阳，故与之也。使雩失正，点欲为之，孔子宜非，不当与也。樊迟从游，感雩而问，刺鲁不能崇德而徒雩也。

东汉·王充《论衡·乱龙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设土龙以招雨，其意以云龙相致。《易》曰：“云从龙，风从虎。”以类求之，故设土龙。阴阳从类，云雨自至。

……

神灵以象见实，土龙何独不能以伪致真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郁垒者，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居东海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鬼无道理，妄为人祸，荼与郁垒缚以卢索，执以食虎。故今县官斩桃为人，立之户侧；画虎之形，著之门阑。夫桃人，非荼、郁垒也；画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画效象，冀以御凶。

东汉·王充《论衡·订鬼篇》

世谓童子为阳，故妖言出于小童。童、巫含阳，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礼，倍阴合阳，故犹日食阴胜，攻社之阴也。

东汉·王充《论衡·解除篇》

解逐之法，缘古逐疫之礼也。昔颛顼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为虐鬼，一居若水为魍魉，一居欧隅之间，主疫病人。故岁终事毕，驱逐疫鬼，因以送陈、迎新、内吉也。世相仿效，故有解除。

《论衡·祭意篇》 东汉·王充

高皇帝四年，诏天下祭灵星；七年，使天下祭社稷。灵星之祭，祭水旱也，于礼旧名曰雩。雩之礼，为民祈谷雨，祈谷实也。春求〔雨，秋求〕实，一岁再祀，盖重谷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春雩之礼废，秋雩之礼存，故世常修灵星之祀，到今不绝。名变于旧，故世人不识；礼废不具，故儒者不知。

《论衡·无形篇》 东汉·王充

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此虚图也。世有虚语，亦有虚图。

《论衡·雷虚篇》 东汉·王充

飞者皆有翼，物无翼而飞谓仙人。画仙人之形，为之作翼。

《论衡·道虚篇》 东汉·王充

好道学仙，中生毛羽，终以飞升。……为道学仙之人，能先生数寸之毛羽，从地自奋，升楼台之陛，乃可谓升天。

《路史》卷三十九《余论二》 南宋·罗泌

汉董仲舒为请雨法，春令县以水日祷社稷山川，家人祠户。禁伐聚虵八日，为坛东门植八苍缯，祠共工，八生鱼，玄酒，膊脯。甲乙日共十一青龙，东方。东乡八僮衣青舞之。田啬夫青衣立，里社通沟池。置五蝦蟆，焚雄鸡老猳，阖南门，置水其外，开里北门。焚老猳，埋骨开泉。

夏，令县邑以水日家人祀灶，暴釜为坛，南门外植十赤缯，祠蚩尤，十赤鸡。丙丁日共七赤龙南方，南乡七壮衣赤舞之。赤衣而立，通社，燔鸡猳。如春祠季。

夏，祷山陵，无举土。令县邑十日，一徙市南门外，五日，家人祠中霤。及稷以母饨五坛，帝旁植五黄缯。戊巳日为五黄龙，中央，南乡。五丈夫衣黄舞之。老者黄衣立，通社。

立秋，暴兵尪巫。无举火。煎金器。家人祀门。祠太昊，以九桐鱼，植九白缯。庚辛日为九白龙，西方。西乡。九鳏，白衣舞之。司马白衣。

立冬，舞龙六日，祷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无壅水。祠玄冥，以雏犬六，壬癸日，立六黑龙，北方。北邻。六老人衣黑舞之。尉黑衣立。他随方色，蝦蟆池皆如春。

……

刘歆致雨，其作土龙，吹律，诸方备具。盖本诸此汉世，旱则公卿官长以次雩礼，士人舞僮七日。一易如故。事自立春，尽立秋，郡国上雨泽以为农也。

《梁元帝纂要》
转自《太平御览》卷五六九

又有百戏，起于秦汉。有龙鱼蔓延、高緪、凤皇、安息五案、都卢寻橦。

Q

《潜夫论·浮侈》
东汉·王符

诗刺“不绩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

《全汉文》卷三·武帝
《（元朔五年六月）劝学诏》
清·严可均 辑

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举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

《全汉文》卷四·武帝
《议郊祀乐》
清·严可均 辑

民间祠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编注**：《汉书·郊祀志上》：“其春，既灭南越，下公卿议。”）

《全汉文》卷九·哀帝
《（绥和三年六月）罢乐府官诏》
清·严可均 辑

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声兴。夫奢泰则下不孙而国贫，文巧则趋末背本者众；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岂不难哉？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

《古文孝经训传·序》《全汉文》卷十三·孔安国 清·严可均 辑

昔吾逮从伏生论《古文尚书》谊，时学士会云出叔孙氏之门，自道知《孝经》有师法。其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谓为天子用乐，省万邦之风以知其盛衰。衰则移之以贞盛之教，淫则移之以贞固之风，皆以乐声知之，知则移之，故云移风易俗莫善於乐也。又师旷云：“吾骤歌南风，多死声，楚必无功，即其类也。”且曰：“庶民之愚，安能识音，而可以乐移之乎。”当时众人佥以为善，吾嫌其说迂，然无以难之。后推寻其意，殊不得尔也。子游为武城宰，作弦歌以化民，武城之下邑，而犹化之以乐，故《传》曰：“夫乐以关山川之风，以曜德於广远，风德以广之，风物以听之，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又曰：“用之邦国焉，用之乡人焉。”此非唯天子用乐明矣。夫云集而龙兴，虎啸而风起，物之相感，有自然者，不可谓毋也。胡笳吟动，马蹀而悲；黄老之弹，婴儿起舞。庶民之愚，愈於胡马与婴儿也。何为不可以乐化之？

《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全汉文》卷二十二·董仲舒 清·严可均 辑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

《奏废昌邑王》《全汉文》卷三十二·杨敞 清·严可均 辑

（昌邑王）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自之符玺取节十六，朝暮临，令从官更持节从。为书曰：“皇帝问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赐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会下还，上前殿，击钟磬，召内泰壹宗庙乐人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发长安厨三太牢具祠阁室中，视已，与从官饮啖，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宫奴骑乘，游戏掖庭中。

《报孙会宗书》《全汉文》卷三十二·杨恽 清·严可均 辑

（恽）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卬，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

《全汉文》卷五十二·杨雄《蜀王本纪》 清·严可均 辑

武都人有善知蜀王者，将其妻女适蜀。居蜀之后，不习水土，欲归，蜀王心爱其女，留之，乃作伊鸣之声六曲以舞之。

《全后汉文》卷十八·马融《（元初二年）广成颂》 清·严可均 辑

夫乐而不荒，忧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颐养精神，致之无疆。故戛击鸣球，载于《虞谟》；吉日车攻，序于《周诗》。圣主贤君，以增盛美，岂徒为奢淫而已哉。伏见元年以来，遭值厄运，陛下戒惧灾异，躬自菲薄，荒弃禁苑，废弛乐悬，勤忧潜思，十有余年。……臣愚以为虽尚颇有蝗虫，今年五月以来，雨露时澍，祥应将至。方涉冬节，农事闲隙，宜幸广成，览原隰，观宿麦，劝收藏，因讲武校猎，使寮庶百姓，复睹羽旄之美，闻钟鼓之音，欢欣喜乐，鼓舞疆畔，以迎和气，招致休庆。

《全后汉文》卷二十四·班固《东都赋》 清·严可均 辑

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陆讋水栗，奔走而来宾。遂绥哀牢，开永昌，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尔乃盛礼兴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寮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罍，班玉觞，嘉珍御，太牢飨。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鎗，管弦烨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泰古毕。四夷间奏，德广所及，僸佅兜离，罔不具集。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降烟煴，调元气，然后撞钟告罢，百寮遂退。

《全后汉文》卷三十三·应劭《风俗通义序》 清·严可均 辑

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

《全后汉文》卷三十六·应劭《风俗通义》佚文 清·严可均 辑

俗说亡人魂气飞扬，故作魌头以存之，言头体魌魌然盛大也。或谓魌头为触圹，殊方语也。（《御览》五百五十二）

墓上树柏，路头石虎，《周礼》方相氏入圹驱魍象，魍象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侧以禁御之，而魍象畏虎与柏。（《御览》九百五十四）

《全后汉文》卷三十八·应劭《风俗通义》佚文 清·严可均 辑

巴有賨人剽勇，高帝为汉王时，阆中人范目说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封目为阆中慈凫乡侯，并复除目所发賨人卢、朴、沓、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阆中有渝水，賨人左右居，锐气善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令乐府习之。（《文选·蜀都赋》注）

槃瓠之后，输布一匹二丈，是谓賨布。廪君之巴氏，出幏布八丈。（《文选·魏都赋》注）

《全后汉文》卷四十一·应劭《风俗通义》佚文 清·严可均 辑

灵帝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鑘》，酒酣之后，续以挽歌。《魁鑘》，丧家之乐。挽歌，执绋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国家当急殄悴，诸贵乐皆死亡也。自灵帝崩后，京师坏灭，户有兼尸，虫而相食，《魁》挽歌，斯之效乎？（《续汉书·五行志》注）

《全后汉文》卷五十二·张衡《西京赋》 清·严可均 辑

大驾幸乎平乐，张甲乙而袭翠被。攒珍宝之玩好，纷瑰丽以侈靡。临迥望之广场，程角觝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蝼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礔砺激而增响，磅磕象乎天威。巨兽百寻，是为曼延。神山崔巍，欻从背见。熊虎升而拏攫，猨狖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辚囷。海鳞变而成龙，状婉婉以蝹蝹。含利颬颬，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尔乃建戏车，树修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陨绝而复联。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橦末

之技，态不可弥。弯弓射乎西羌，又顾发乎鲜卑。于是众变尽，心酲醉。盘乐极，怅怀萃。

……

然后历掖庭，适驩馆。捐衰色，从嫽婉。促中堂之狭坐，羽觞行而无算。秘舞更奏，妙材骋技。妖蛊艳夫夏姬，美声畅于虞氏。始徐进而羸形，似不任乎罗绮。嚼清商而却转，增婵娟以此豸。纷纵体而迅赴，若惊鹤之群罢。振朱屣于盘樽，奋长袖之飒纚。要绍修态，丽服飏菁。眳藐流眄，一顾倾城。展季桑门，谁能不营？列爵十四，竞媚取荣。盛衰无常，唯爱所丁。卫后兴于鬒发，飞燕宠于体轻。

《全后汉文》卷五十三·张衡
《舞赋》残篇
清·严可均 辑

昔客有观舞于淮南者，美而赋之曰：

音乐陈兮旨酒施，击鼍鼓兮吹参差，叛淫衍兮漫陆离。于是饮者皆醉，日亦既昃。美人兴而将舞，乃修容而改服，袭罗縠而杂错，申绸缪以自饰。拊者啾其齐列，般鼓焕以骈罗。抗修袖以翳面兮，展清声而长歌。歌曰："惊雄逝兮孤雌翔，临归风兮思故乡。搦纤腰而互折，嬛倾倚兮低昂。增芙蓉之红华兮，光的皪以发扬。腾嫮目以顾眄，眸烂烂以流光。连翩骆驿，乍续乍绝。裾似飞燕，袖如回雪。徘徊相侔，□□□□。窣若霆震，闪若电灭。蹇兮宕往，彳兮中辄。于是粉黛施兮玉质粲，珠簪挺兮缁髪乱。然后整笄揽发，被纤垂萦。同服骈奏，合体齐声。进退无差，若影追形。（**编注：**《艺文类聚》四十，《初学记》十五，《御览》三百八十五，又略见《文选·潘岳射雉赋》注，陆机《为顾彦先赠妇诗》注）

历七盘而蹝蹑。（**编注：**《后汉·边让传》注，《文选·舞赋》注，陆机《日出东南隅行》注，鲍照《数诗》注，《御览》五百七十四）

含清哇而吟咏，若离鸿鸣姑邪。（《文选·琴赋》注，《七命》注）

既娱心以悦目。（《文选·陆机演连珠》注）

且夫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化如凯风，泽譬时雨。移风易俗，混一齐楚。以祀则神祇来格，以飨则宾主乐胥。方之于此，孰者为优？（**编注：**《初学记》十五，又略见《文选·笙赋》注）

《全后汉文》卷五十五·张衡
《七辩》
清·严可均 辑

淮南清歌，燕余材舞，列乎前堂，递奏代叙。结郑、卫之遗风，扬《流哇》而咏《激楚》。鼙鼓口吹，竽籁应律。金石合奏，妖冶邀会。观者交目，衣解忘带。于是乐中日晚，移即昏庭。美人妖服，变曲为清，改赋新词，转歌流声，此音乐之丽也。

《南阳文学颂》
《全后汉文》卷·崔瑗
清·严可均 辑

昔圣人制礼作乐也，将以统天理物，经国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利而利之，俾不失其性也。故观礼则体敬，听乐则心和，然后知反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于天以和声，采言于圣以成谋，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序宾旅，以悦远人，其观威仪，省祸福也。出言视听，于是乎取之。

民生如何，导以礼乐，乃修礼官，奋其羽籥，我国既淯，我俗既敦，神乐民别，嘉生乃繁。无言不酬，其德宜光，先民既没，赖兹旧章。我礼既经，我乐既馨，三事不叙，莫识其形。（**编注**：《艺文类聚》三十八，《御览》五百三十四）

《大傩赋》
《全后汉文》卷·廉品
清·严可均 辑

于吉日之上戊，将大蜡于腊烝。先兹日之酉久，宿洁净以清澄。乃班有司，聚众大傩。天子坐华骏，临朱轩，凭玉几，席文弥，率百隶之侲子，群鼓噪于宫垣。（**编注**：《御览》五百三十）

R

《容斋随笔》
卷七
南宋·洪迈

汉自武帝以后，丞相无爵者乃封侯，其次虽御史大夫，亦不以爵封为间。唯太常一卿，必以见侯居之，而职典宗庙园陵，动辄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废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阴欲损侯国，故使居是官以困之尔。表中所载：鄼侯萧寿成，坐牺牲瘦；……阳平侯杜相，坐擅役郑舞人。

S

《神异经·西南荒经》
西汉·东方朔

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狼恶，好自积财，而不食人谷。强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名曰饕餮。《春秋》言饕餮者，缙云氏之子也。一名贪惏，一名强夺，一名凌弱。此国之人皆如此也。

西南荒中出讹兽，其状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东而西，言恶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一名诞。

《神异经·西荒经》
西汉·东方朔

西荒之中有人焉，长短如人，著百结败衣，手虎爪，名曰獏狗。伺人独行，辄食人脑，或舌出盘地丈余，人先开其声，烧火石以投其舌，乃气绝而死。不然，食人脑矣。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长尺余，袒身，捕虾蟹。性不畏人，见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虾蟹。伺人不在，而盗人盐以食虾蟹。名曰山臊。其名自叫。人尝以竹著火中，爆烞而出，臊皆惊惮。犯之令人寒热。此虽

人形而变化，然亦鬼魅之类，今所在山中皆有之。

《神异经·东南荒经》 西汉·东方朔

东方有人焉，周行天下，身长七丈，腹围如其长。头戴鸡父魌头，朱衣缟带，以赤蛇绕额，尾合于头。不饮不食，朝吞恶鬼三千，暮吞三百。

《神异经·西北荒经》 西汉·东方朔

西北有兽焉，状似虎，有翼能飞，便剿食人。知人言语，闻人斗，辄食直者；闻人忠信，辄食其鼻；闻人恶逆不善，辄杀兽往馈之。名曰穷奇，亦食诸禽兽也。

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发，蛇身人手足，而食五谷禽兽。贪恶愚顽，名曰共工。《书》："流共工于幽州。幽州，北裔也。"此言西北，方相近也，皆西裔之族耳。

《说文解字》 东汉·许慎

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

……

翿，知天将雨鸟也。故舞旱暵则冠之以祷焉。

《申鉴·政体》 东汉·荀悦

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五典以经之，群籍以纬之，咏之歌之，弦之舞之。

《拾遗记》卷五《前汉上》 前秦·王嘉

汉武帝思怀往者李夫人，不可复得。时始穿昆灵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时日已西倾，凉风激水，女伶歌声甚遒，因赋《落叶哀蝉》之曲曰："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帝闻唱动心，闷闷不自支持。

……

汉成帝好微行，于太液池旁起宵遊宫，以漆为柱，铺黑绨之幕，器服乘舆，皆尚黑色。既悦于暗行，憎灯烛之照。宫中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婕妤以下，咸带玄绶，衣珮虽如锦绣，更以木兰纱绡罩之。至宵遊宫，乃秉烛。宴幸既罢，静鼓自舞，而步不扬尘。好夕出遊。造飞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辇，选羽林之士，负之以趋。帝于辇上，觉其行快疾，闻其中若风雷之声，言其行疾也，名曰"云雷宫"。所幸之宫，咸以氊绨藉地，恶车辙马迹之喧。

……

帝常以三秋闲日，与飞燕游戏太液池，以沙棠木为舟，贵其不沉没也。以云母饰于鹢首，一名“云舟”。又刻大桐木为虬龙，雕饰如真，以夹云舟而行。以紫桂为柂枻。及观云棹水，玩撷菱蕖，帝每忧轻荡，以惊飞燕，命佽飞之士，以金锁缆云舟于波上。每轻风时至，飞燕殆欲随风入水。帝以翠缨结飞燕之裙，……常怨曰：“妾微贱，何复得预缨裙之游？”今太液池尚有避风台，即飞燕结裙之处。

《升庵诗话》 明·杨慎

古乐府有《朱鹭曲》，解云：“因饰鼓以鹭而名曲焉。”又云：“朱鹭咒鼓，飞于云末。”徐陵诗有“枭钟鹭鼓”之句。宋之问诗“稍看朱鹭转，尚识紫骝骄。”皆用此事。盖鹭色本白，汉初有朱鹭之瑞，故以鹭形饰鼓，又以《朱鹭》为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玄龟夜梦，终见取于宋王；朱鹭展飞，尚张罗于汉后。”与朱鹭飞云末事相叶，可以互证，补《乐府解题》之缺。

T

《通典》卷一四一 唐·杜佑

夫乐本情性，浃肌肤而藏骨髓，虽经乎千载，其遗风余烈尚犹不绝。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完，陈厉公子，即敬仲也。庄二十二年遇难奔齐。此句为书中注，下仿此。）陈，舜之后，《韶乐》在焉。故孔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美之甚也。周道始衰，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乐官师瞽，抱其器而奔散于诸侯，益坏缺矣。

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庙乐惟《韶》、《武》存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寿人》，衣服同《五行乐》之色。

……

高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帝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曰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而《五行》仍旧。《四时》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汉）至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以尊世宗庙。（武帝）诸帝庙皆常奏《文始》、《四时》、《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者，犹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注：言《昭容乐》生于《武德舞》。）《礼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无乐者，将至至尊之前，不敢以乐也；出用乐者，言舞不失节，能以乐终也。大

抵皆因秦旧事焉。(注:抵,归也。)

……

后汉光武平陇、蜀,增广郊祀,高帝配食,乐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云翘》、《育命》之舞。北郊及祀明堂,并奏乐如南郊。迎时气五郊:春歌《青阳》,夏歌《朱明》,并舞《云翘》之舞;秋歌《西皓》,冬歌《玄冥》,并舞《育命》之舞;季夏歌《朱明》,兼舞二舞。

W

《文选》卷三·东汉张衡《东京赋》
梁·萧统 编 唐·李善 注

尔乃卒岁大傩,殴除群厉。方相秉钺,巫觋操茢。侲子万童,丹首玄制。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砾雨散,刚瘅必毙。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后凌天池,绝飞梁。捎魑魅,斮獝狂。斩蝼蛇,脑方良。囚耕父于清泠,溺女魃于神潢。残夔魖与罔像,殪野仲而歼游光。八灵为之震慴,况鬾蜮与毕方。度朔作梗,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索苇。目察区陬,司执遗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韪。于是阴阳交和,庶物时育。卜征考祥,终然允淑。

……

殿未出乎城阙,旆已反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敬恭于明神。

尔乃孤竹之管,云和之瑟。雷鼓𩊠𩊠,六变既毕。冠华秉翟,列舞八佾。元祀惟称,群望咸秩。飏槱燎之炎炀,致高烟乎太一。

……

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龙雀蟠蜿,天马半汉。瑰异谲诡,灿烂炳焕。奢未及侈,俭而不陋。

《文选》卷四·东汉张衡《南都赋》
梁·萧统 编 唐·李善 注

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轨齐轸,祓于阳濒。朱帷连网,曜野映云。男女姣服,骆驿缤纷。致饰程蛊,偠绍便娟。微眺流睇,蛾眉连卷。于是齐僮唱兮列赵女,坐南歌兮起郑舞。白鹤飞兮茧曳绪,修袖缭绕而满庭,罗袜蹑蹀而容与。翩绵绵其若绝,眩将坠而复举。翘遥迁延,蹩躠蹁跹。结《九秋》之增伤,怨《西荆》之折盘。弹筝吹笙,更为新声。《寡妇》悲吟,《鹍鸡》哀鸣。坐者凄欷,荡魂伤精。

《文选》卷十七·东汉傅毅《舞赋》
梁·萧统 编 唐·李善 注

般鼓之舞,载籍无文,以诸赋言之,似舞人更递蹈之而为舞节。古新成安乐宫辞曰:般鼓钟声,尽为铿锵。张衡《七盘》《舞赋》曰:“历七盘而屣蹑。”又曰:“般鼓焕以骈罗。”王粲《七释》曰:“七盘陈于广庭,畴人俨其齐俟;揄皓袖以振策,竦并足而轩跱。邪睨鼓下,伉

音赴节，安翘足以徐击，駊顿身而倾折。”卞兰《许昌宫赋》曰：“振华足以却蹈，若将绝而复连，鼓震动而不乱，足相续而不并。婉转鼓侧，蜲蛇丹庭，与七盘其递奏，觐轻捷之翾翾。”义并同也。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四《礼考》

永平七年，阴太后崩，柩将发于殿，群臣百官陪位，黄门鼓吹三通，鸣钟鼓，天子举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着素，参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车，黄门宦者引以出宫省。太后魂车，鸾路，青羽盖，驷马，龙旂九旒，前有方相，凤凰车，大将军妻参乘，太仆妻御。

X

逯钦立 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一·李延年

歌

《汉书》曰：“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延年侍上，起舞，歌曰云云。上叹息曰：“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逯钦立 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一·汉高帝刘邦

《大风》（《史记》一名《三侯之章》）

《汉书》曰：十二年冬，上破布军于会缶，布走，令别将追之。上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击筑自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

《鸿鹄》（《乐府诗集》作《楚歌》）

《汉书》曰：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汉十二年，上从破布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视曰：“我欲易之，四人为之辅，羽翼已成，难动矣。”戚夫人泣涕，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二·李陵 逯钦立辑校

歌（《诗纪》作《别歌》）

《汉书》曰：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使求苏武等，单于许武还。李陵置酒贺武曰："异域之人，一别长绝。"因起舞而歌，泣下数行，遂与武决。

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二·燕王刘旦 逯钦立辑校

歌

《汉书》曰：昭帝时，旦自以为武帝子，且长，不得立。乃与其姊盖长公主、左将军上官桀交通，谋废帝自立。燕仓知其谋，告之，由是发觉。王忧懑，置酒万载宫，会宾客群臣妃妾坐饮。王自歌曰云云，华容夫人起舞，坐者皆泣。王遂自杀。

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七·后汉少帝刘辩 逯钦立辑校

《悲歌》

辩，灵帝长子。养于史道人家，谓之史侯。中平六年四月，即位，改元平熹，八月改元昭宁。在位六月。董卓废为弘农王。

《后汉书》曰：董卓废帝为弘农王，使李儒进酖，王不肯饮，强饮之，不得已，乃与妻唐姬饮讌别。酒行，王悲歌云云。王令唐姬起舞，抗袖而歌云云。王谓姬曰："卿王者妃，势不复为吏民妻，自爱，从此长辞。"遂饮药而死，时年十八。

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九（舞曲歌词·散乐） 逯钦立辑校

《俳歌辞》

《乐府》云，一曰侏儒导。自古有之，盖倡优戏也。《南齐书·乐志》曰：侏儒导，舞人自歌之，古辞俳歌八曲，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摘取之也。《古今乐录》曰：梁三朝乐第十六，设俳技，伎儿以青布囊盛竹箧，贮两踤子，负束写地歌舞。小儿二人提沓踤子头读俳云：见俳不语，言俳涩所，俳作一起，四坐敬止，马无悬蹄，牛无上齿，骆驼无角，奋迅两耳，半拆麃博，四角恭跱。

俳不言不语，呼俳噏所。俳适一起，狼率不止。生拔牛角，摩断肤耳。马无悬蹄，牛无上齿。骆駼无角，奋迅两耳。

《西京杂记》 东晋·葛洪（编注：一说西汉末刘歆所作）

余所知有鞠道龙善为幻术，向余说古时事：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

……

十月十五日，（汉高、戚夫人）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

《新语·匈奴》 西汉·贾谊

一饵。降者之杰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识，胡人之欲观者勿禁。令妇人傅白墨黑，绣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掩，为其胡戏以相饭。上使乐府幸假之倡乐，吹箫鼓鞀，倒挈面者更进，舞者蹈者时作，少间击鼓舞其偶人，莫时乃为戎乐，携手胥疆上客之后，妇人先后扶侍之者固十余人，令使者、降者时或得此而乐之耳。

《新语·无为》 西汉·贾谊

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

《新书·道基》 西汉·贾谊

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后世淫邪，增之以郑、卫之音，民弃本趋末，技巧横出，用意各殊，则加雕文刻镂，傅致胶漆丹青、玄黄琦玮之色，以穷耳目之好，极工匠之巧。

《续汉书》 转自《太平御览》卷三五 西晋·司马彪

郡国旱，公卿行雩礼求雨。闭诸阳门，衣皂衣，兴土龙，舞童二佾，七日一处。

Y

《舆地志》东汉·慕容刘定

荆南人众，祈福避灾，习俗各异，身着彩衣，面戴假面，披发仗剑而舞者皆有之。

《盐铁论·相刺》西汉·桓宽

橘柚生于江南，而民皆甘之于口，味同也。好音生于郑、卫，而人皆乐之于耳，声同也。越人子臧、戎人由余，待译而后通，而并显齐、秦，人之心于善恶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鸟下翔；师旷鼓琴，百兽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诚而不应者也。

……

大夫曰："歌者不期于利声，而贵在中节；论者不期于丽辞，而务在事实。善声而不知转，未可为能歌也；善言而不知变，未可谓能说也。"

《盐铁论·散不足》西汉·桓宽

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像。中者南居当路，水上云台，屠羊杀狗，鼓瑟吹笙。贫者鸡豕五芳，卫保散腊，倾盖社场。

……

古者土鼓凷枹，击木拊石，以尽其欢。及其后，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无要妙之音，变羽之转。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古者，邻有丧，舂不相杵，巷不歌谣。孔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兴于小坐而责辨，歌舞俳优，连笑伎戏。

……

今民间雕琢不中之物，刻画玩好无用之器。玄黄杂青，五色绣衣，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唐锑追人，奇虫胡妲。

……

今世俗饰伪行诈，为民巫祝，以取厘谢，坚頟健舌，或以成业致富。故惮事之人，释本相学。是以街巷有巫，闾里有祝。

《盐铁论·崇礼》西汉·桓宽

大夫曰：……夫家人有客，尚有倡优奇变之乐，而况县官乎？……贤良曰：……今万方绝国之君奉贽献者，怀天子之盛德，而欲观中国之礼仪，故设明堂、辟雍以示之，扬干戚、昭雅、颂以风之。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虫不蓄之兽，角抵诸戏，炫耀之物陈夸之，殆与周

公之待远方殊。……目睹威仪干戚之容，耳听清歌雅、颂之声，心充至德，欣然以归，此四夷所以慕义内附，非重译狄鞮来观猛兽熊罴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骡驴馲驼，北狄之常畜也。中国所鲜，外国贱之，南越以孔雀珥门户，昆山之旁，以玉璞抵乌鹊。今贵人之所贱，珍人之所饶，非所以厚中国，明盛德也。

《盐铁论·毁学》 西汉·桓宽

大夫曰："司马子言'天下穰穰，皆为利往。'赵女不择丑好，郑妪不择远近，商人不媿耻辱，戎士不爱死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禄也。"

《盐铁论·刺权》 西汉·桓宽

文学曰：……自利害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并兼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骛，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被罗纨，婢妾曳絺纻，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毕弋捷健。

《盐铁论·论诽》 西汉·桓宽

文学曰：礼所以防淫，乐所以移风，礼兴乐正则刑罚中。

《月令》 转自《太平御览》卷二六 东汉·蔡邕

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阴，恐为所抑，故命有司大傩，所以扶阳抑阴也。

《云仙杂记》卷九 后唐·冯贽

赤凤凰

后所通宫奴燕赤凤者，雄捷能超楼阁，兼通昭仪。十月五曰，宫中故事，上灵女庙，吹埙、击鼓、连臂踏歌《赤凤凰来》曲。后曰："赤凤凰为谁来？"昭仪曰："赤凤为姊来，宁为他人乎？"后怒，以杯掷昭仪裙曰："鼠子能噬人乎？"昭仪曰："穿其裙，见其私足矣！安在噬人乎？"帝微闻其事，以问昭仪。昭仪曰："以汉家火德，故以帝为赤凤。"帝信之，大悦。(《赵后外传》)

北宋·郭茂倩
《乐府诗集》
卷五十二

舞曲歌辞一·雅舞

雅舞者，郊庙朝飨所奏文武二舞是也。……周存六代之乐，至秦唯馀《韶》《武》。汉魏已后，咸有改革。然其所用，文武二舞而已，名虽不同，不变其舞。故《古今乐录》曰：“自周以来，唯改其辞，示不相袭，未有变其舞者也。”然自《云门》而下，皆有其名而亡其容，独《大武》之制，存而可考。

北宋·郭茂倩
《乐府诗集》
卷五十三

舞曲歌辞二·杂舞一

杂舞者，《公莫》、《巴渝》、《槃舞》、《鞞舞》、《铎舞》、《拂舞》、《白纻》之类是也。始皆出自方俗，后浸陈于殿庭。盖自周有缦乐散乐，秦汉因之增广，宴会所奏，率非雅舞。汉、魏已后，并以鞞、铎、巾、拂四舞，用之宴飨。宋武帝大明中，亦以鞞拂杂舞合之。钟石施于庙庭，朝会用乐，则兼奏之。明帝时，又有西伧羌胡杂舞，后魏、北齐，亦皆参以胡戎伎，自此诸舞弥盛矣。隋牛弘亦请存四舞，宴会则与杂伎同设，於西凉前奏之，而去其所持鞞拂等。按此虽非正乐，亦皆前代旧声。故成公绥赋云：“鞞铎舞庭，八音并陈。”梁武帝报沈约云，“鞞、铎、巾、拂，古之遗风”是也。唐太宗贞观中，始造谦乐。其后又分为立坐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立部伎八：一《安乐》，二《太平乐》，三《破阵乐》，四《庆善乐》，五《大定乐》，六《上元乐》，七《圣寿乐》，八《光圣乐》。自《破阵乐》以下，皆用大鼓，杂以龟兹乐，其声震厉。《大定乐》又加金钲。《庆善乐》颛用西凉乐，声颇闲雅。坐部伎六：一《谦乐》，二《长寿乐》，三《天授乐》，四《鸟歌万岁乐》，五《龙池乐》，六《小破阵乐》。自《长寿乐》以下，用龟兹乐，唯《龙池乐》则否。武后、中宗之世，大增造立坐部伎诸舞，随亦寝废。武后毁唐太庙，《七德》、《九功》之舞皆亡，独其名存。自后宴飨，复用隋文舞武舞而已。开元中，又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柘枝》、《团乱旋》、《甘州》、《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半社渠》、《借席乌夜啼》之属，谓之软舞。《大祁》、《阿连》、《剑器》、《胡旋》、《胡腾》、《阿辽》、《柘枝》、《黄獐》、《拂林》、《大渭州》、《达磨支》之属，谓之健舞。文宗时，教坊又进《霓裳羽衣舞》女三百人。末世兵乱，舞制多失。凡此，皆杂舞也。

南朝
宋·刘敬叔
《异苑》
卷十

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缘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日遂投江而死。三日后与父尸俱出。至元嘉元年，

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

后汉李尤《平乐观赋》曰：乃设平乐之显观，章秘玮之奇珍，习禁武以讲捷。……百僚于时，各命所主，方曲既设，秘戏连叙，逍遥俯仰，节以鞀鼓，戏车高橦，驰骋百马，连翩九仞，离合上下，或以驰骋，覆车颠倒，乌获扛鼎，千钧若羽，吞刃吐火，燕跃乌跱，陵高履索，踊跃旋舞，飞丸跳剑，沸渭回扰，巴渝隈一，踰肩相受，有仙驾雀，其形蚴虬，骑驴驰射，狐兔惊走，侏儒巨人，戏谑为耦，禽鹿六駮，白象朱首，鱼龙曼延，嵔蜒山阜，龟螭蟾蜍，挈琴鼓缶。

三国

J

唐·许嵩
《建康实录》
转自《太平御览》卷五三〇

孙兴公尝着戏为傩，至桓宣武家。宣武觉其应对不凡，推问之，乃兴公。

M

魏·傅玄
《马钧传》
转自《三国志》卷二十九《杜夔传》注

其后有人上百戏者，能设而不能动也。帝以问先生："可动否？"对曰："可动。"帝曰："其巧可益否？"对曰："可益。"受诏作之。以大木雕构，使其形若轮，平地施之，潜以水发焉。设为女乐舞象，至令木人击鼓吹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掷剑，缘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斗鸡，变巧百端。

S

前秦·王嘉
《吴》
《拾遗记》卷八

孙和悦夫人，常置膝上。和于月下舞水精如意，伤夫人颊，血流污裤。

X

逯钦立辑校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三国诗》
卷一·魏曹丕

《大墙上蒿行》

排金铺。坐玉堂。风尘不起。天气清凉。奏桓瑟。舞赵倡。女娥长歌。声协宫商。感心动耳。荡气回肠。

《善哉行》

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大酋奉甘醪。狩人献嘉禽。齐倡发东舞。秦筝奏西音。有客从南来。为我弹清琴。

《于谯作》

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丰膳漫星陈。旨酒盈玉觞。弦歌奏新曲。游响拂丹梁。余音赴迅节。慷慨时激扬。献酬纷交错。雅舞何锵锵。罗缨从风飞。长剑自低昂。穆穆众君子。和合同乐康。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三国诗》卷二·魏曹植 逯钦立 辑校

《妾薄命》(摘句)

日既逝矣西藏。更会兰室洞房。华镫步障舒光。皎若日出扶桑。促樽合坐行觞。主人起舞娑盘。能者穴触别端。腾觚飞爵阑干。同量等色齐颜。任意交属所欢。朱颜发外形兰。袖随礼容极情。妙舞僊僊体轻。裳解履遗绝缨。俛仰笑喧无呈。览持佳人玉颜。齐举金爵翠盘。手形罗袖良难。腕弱不胜珠环。坐者叹息舒颜。御巾裛粉君傍。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三国诗》卷三·魏曹植 逯钦立 辑校

《名都篇》(摘句)

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三国诗》卷三·魏刘桢 逯钦立 辑校

《赠五官中郎将》

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四节相推斥。季冬风且凉。众宾会广坐。明镫熺炎光。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三国诗》卷五·魏曹植 逯钦立 辑校

《野田黄雀行》

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

Y

《乐府诗集》卷三十四 北宋·郭茂倩

相和歌辞九·清调曲二

灵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乐世，董逃，游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带金紫，董逃。行谢恩，董逃，整车骑，董逃。垂欲发，董逃，与中辞，董逃。出西门，董逃，瞻宫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绝，董逃，心摧伤，董逃。"

（魏）卞兰《许昌宫赋》曰：坐金人於闱闼，列锺虡於广庭，天鹿轩翥以扬怒，师子郁拂而负桢，珍果敷华，兰芷垂荣，百璧照曜，飞响应声，扣角则春气至，弹商则秋风征，历神芝之峻观，幸安昌之巍巍，进鼓舞之秘妓，绝世俗而入微，兴七盘之递奏，观轻捷之翾翾，或迟或速，乍止乍旋，似飞凫之迅疾，若翔龙之游天，赵女抚琴，楚媛清讴，秦筝慷慨，齐舞绝殊，众妓并奏，捔巧骋奇，千变万化，不可胜知。

……

振华足以却蹈，若将绝而复连。鼓震动而不乱，足相续而不并。婉转鼓侧，蜲蛇丹庭。

晋

B

《抱朴子·内篇·畅玄》 东晋·葛洪

夫五声八音，清商流徵，损聪者也。鲜华艳采，彧丽炳烂，伤明者也。……清弦嘈囋以齐唱，郑舞纷綵以蜲蛇。

《抱朴子·内篇·仙药》 东晋·葛洪

禹步法：前举左，右过左，左就右。次举右，左过右，右就左。次举右，右过左，左就右。如此三步，当满二丈一尺，后有九迹。

《抱朴子·内篇·登涉》 东晋·葛洪

又云，一尺合二丈一尺，顾视九迹。又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后，次复前右足，以左足从右足并，是一步也。次复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从左足并，是二步也。次复前右足，以左足从右足并，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毕矣。凡作天下百术，皆宜知禹步，不独此事也。

《抱朴子·外篇·崇教》 东晋·葛洪

若夫王孙公子，优游贵乐，婆娑绮纨之间，不知稼穑之艰难，目倦于玄黄，耳疲乎郑、卫。

《抱朴子·外篇·酒诫》 东晋·葛洪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从也；耳之所乐，不可顺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随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鲜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声也；……是以智者严檃括于性理，不肆神以逐物，检之以恬愉，增之以长算。其抑情也，剧乎堤防之备决；其御性也，过乎腐辔之乘奔。故能内保永年。外免衅累也。

……

小大乱丧，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湎，其初筵也，抑抑济济，言希容整，咏《湛露》之"厌厌"，歌"在镐"之"恺乐"，举"万寿"之觞，育"温克"之义。日未移晷，体轻耳热。夫琉璃海螺之器并用，满酌罚余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辖投井。于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乱。屡舞跹跹，舍其坐迁；载号载呶，如沸如羹。或争辞尚胜，或哑哑独笑，或无对而谈，或呕吐几筵，或值厥足良倡，或冠脱带解。贞良者流华督之顾眄，怯懦者效庆忌之蕃捷，迟重者蓬转而波扰，整肃者鹿踊而鱼跃。口讷于寒暑者，皆摇掌而谱声，谦卑而不竞者，悉裨瞻以高交。廉耻之仪毁，而荒错之疾发；阘茸之性露，而傲佷之态出。精浊神乱，臧否颠倒。

《抱朴子·外篇·广譬》 东晋·葛洪

五刑九伐，赤族之威，不足以止觊觎之奸，则不可以舞干化矣。是以书有世重之文，易有随时之宜。

《博物志》 西晋·张华

三苗国，昔唐尧以天下让于虞，三苗之民非之。帝杀，有苗之民叛，浮入南海为三苗国。

驩兜国，其民尽似仙人。帝尧司徒。驩兜民，常捕海岛中，人面鸟口，去南国万六千里，尽似仙人也。

……

穿胸国，昔禹平天下，会诸侯会稽之野，防风氏后到，杀之。夏德之盛，二龙降庭。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还至南海，经防风，防风之神二臣以涂山之戮，见禹使，怒而射之，迅风雷雨，二龙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贯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疗以不死之草，是为穿胸民。

东方有蟾蜍，沃焦。防风氏长三丈。短人身九寸。远夷之民雕题、黑齿、穿胸、檐耳、大竺、岐首。

……

蒙双民，昔高阳氏有同产而为夫妇，帝放之北野，相抱而死，神鸟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颈二头、四手，是蒙双民。

……

楚之南有炎人之国，其亲戚死，朽之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为孝也。

F

《佛国记》 东晋·释法显

晋释法显等以宏始二年，自长安出发度陇——干归国夏坐——耨檀国，度养楼山——张掖——夏坐——敦煌，度沙河——鄯善国——□夷国——高昌——于阗——竭叉国——王新寺——入葱岭山——于摩国——竭叉国，度葱岭山——北天竺，陀历，度新头河——乌苌国——中天竺（中国），佛影那竭国——宿阿多国——犍陀卫国——竺刹尸罗——佛楼沙国——醯罗城——那竭国城——僧伽梨国，到罗夷国——跋那国，复度新头河——毗荼国—摩头罗，经捕那河（南天竺）——僧伽施国——罽饶夷城，恒水——阿梨——沙祇大国——拘萨罗国舍卫城——都维城，那毗加，拘那舍牟尼佛城，迦维罗卫城——蓝莫国，炭塔·拘夷那竭城，诸梨车——毗舍梨国——五河合口，渡

河南下，摩竭提国巴连弗邑，伽耶城，鸡足山——迦尸国波罗奈城——拘睒弥——达嚫——瞻波大国——多摩梨帝国（海口）——泛海至师子国——渡海归，耶婆提——广州。

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

……

慧景、道整、慧达先发，向竭叉国。法显等欲观行像，停三月日。其国中十四大僧伽蓝，不数小者。从四月一日，城里便扫洒道路，庄严巷陌。其城门上张大帏幕，事事严饰。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学，王所敬重，最先行像。离城三四里，作四轮像车，高三丈余，状如行殿，七宝庄校，悬缯幡盖。像立车中，二菩萨侍，作诸天侍从，皆金银雕莹，悬于虚空。像去门百步，王脱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华香，翼从出城迎像，头面礼足，散华焚香。像入城时，门楼上夫人、采女摇散众华，纷纷而下。如是庄严供具，车车各异。一僧伽蓝，则一日行像。四月一日为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讫。行像讫，王及夫人乃还宫耳。

……

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巴连弗邑是阿育王所治……凡诸中国，唯此国城邑为大。民人富盛，竞行仁义。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作四轮车，缚竹作五层。有承栌、榱戟、高二疋许。其状如塔。以白氎缠上。然后彩画，作诸天形象。以金银琉璃庄校其上。悬缯幡盖，四边作龛。皆有坐佛，菩萨立侍。可有二十车，车车庄严各异。当此日，境内道俗皆集，作倡伎乐。华香供养。婆罗门子来请佛，佛次第入城，入城内再宿。通夜然灯，伎乐供养，国国皆尔。

H

《华阳国志·巴志》 晋·常璩

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

N

《能改斋漫录》 南宋·吴曾

自古美色，未必生于中华也。故西施生苧萝山，昭君生秭归县，绿珠生白州。故今白州双角山前，犹存绿珠井。绿珠本梁氏子。今有绿珠水，相传水旁间产美丽。

Q

《前溪歌》
转自《乐府诗集》卷四十五
东晋·沈充

前溪沧浪映，通波澄渌清。声弦传不绝，千载寄汝名，永与天地并。

《正都赋》
《全晋文》卷四十五·傅玄
清·严可均辑

抚琴瑟，陈锺虡。吹鸣箫，击灵鼓。奏新声，理秘舞。乃有材童妙妓，都卢迅足。缘修竿而上下，形既变而景属。

S

《世说新语·豪爽》
南朝 宋·刘义庆
梁·刘孝标注

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无关，意色殊恶，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与之，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或曰：敦尝坐武昌钓台，闻行船打鼓，嗟称其能。俄而，一槌小异，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 应侍侧曰：'不然，此是回帆挝。' 使视之，船人入夹口。应之知鼓，又善于敦也。）

《世说新语·汰侈》
南朝 宋·刘义庆
梁·刘孝标注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善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搜神后记》
东晋·陶潜

荥阳人姓何，忘其名，有名闻士也。荆州辟为别驾，不就，隐遁养志。常至田舍，人收获在场上。忽有一人，长丈余，萧疏单衣，角巾，来诣之，翩翩举其两手，并舞而来。语何云："君曾见《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

《搜神记》
晋·干宝

蛮夷者，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其受异气于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贾贩，无关繻、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取其游食于水。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用糁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其俗至今。故世称"赤髀横裙，盘瓠子孙。

W

《文选》卷四·西晋左思《蜀都赋》
梁·萧统 编 唐·李善 注

若乃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奋之则賨旅，玩之则渝舞。锐气剽于中叶，跷容世于乐府。

……

巴姬弹弦，汉女击节。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上之飂厉。纡长袖而屡舞，翩跹跹以裔裔。

（**编注**：应劭《风俗通》曰："巴有賨人，剽勇……锐气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令乐府习之。"）

若其旧俗，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金罍中坐，肴烟四陈。觞以清醥，鲜以紫鳞。羽爵执竞，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上之飂厉。纡长袖而屡舞，翩跹跹以裔裔。合樽促席，引满相罚。乐饮今夕，一醉累月。

《文选》卷五·西晋左思《吴都赋》
梁·萧统 编 唐·李善 注

幸乎馆娃乌佳之宫，张女乐而娱群臣。罗金石与丝竹，若钧天之下陈。吴俗谓好女为娃。杨雄《方言》曰："吴有馆娃宫。"善曰："饮烽、醽鼓、钧天，并见《西京赋》"。《左传》曰："女乐二八。登东歌，操南音。胤阳阿，咏韎莫介任。荆艳楚舞，吴愉越吟。翕习容裔，靡靡愔愔。"

《文选》卷六·西晋左思《魏都赋》
梁·萧统 编 唐·李善 注

延广乐，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茎》。僧响起，疑震霆。天宇骇，地庐惊。亿若大帝之所兴作，二嬴之所曾聆。善曰：贾逵《国语》注曰：延，陈也。《尚书》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乐动声仪》曰：帝喾乐曰《六英》，帝颛顼曰《五茎》，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宋衷曰：《六英》，能为天地四时六合也。《五茎》，能为五行之道，立根本也。《汉书》曰：颛顼作《六茎》。《夏》，大承二帝也。《韶》，继尧也。僧与曹古字通。《西京赋》曰：大帝说秦穆公而觐之，飨以钧天广乐。《史记》曰：赵简子病，扁鹊视之曰：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曰：我之帝所甚乐。帝告我晋国且大乱。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二日，简子寤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於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又曰：赵氏之先，与秦同祖。然则秦、赵同姓，故曰二嬴也。《博雅》曰：聆，听也。金石丝竹之恒韵，匏土革木之常调。干戚羽旄之饰好，清讴微吟之要妙。世业之所日用，耳目之所闻觉。杂糅纷错，兼该泛博。鞮鞻所掌之音，韎昧任禁之曲。以娱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

……

或明发而嬥歌。（李善注曰："嬥，讴歌，巴土人之歌也。何晏曰：'巴子讴歌，相引牵连手而跳歌也。'《韩诗外传》曰：'嬥歌，蛮人歌也。'"）

X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一·西晋傅玄 逯钦立 辑校

《却东门西行》

和乐唯有舞。运体不失机。退似前龙婉。进如翔鸾飞。回目流神光。倾亚有馀姿。

《历九秋篇董逃行》

历九秋兮三春。遣贵客兮远宾。顾多君心所亲。乃命妙伎才人。炳若日月星辰。

序金罍兮玉觞。宾主递起雁行。杯若飞电绝光。交觞接卮结裳。慷慨欢笑万方。

奏新诗兮夫君。烂然虎变龙文。浑如天地未分。齐讴楚舞纷纷。歌声上激青云。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七·西晋左思 逯钦立 辑校

《娇女诗》

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鬓发覆广额。双耳似连璧。明朝弄梳台。黛眉类扫迹。浓朱衍丹唇。黄吻澜漫赤。娇语若连琐。忿速乃明懎。握笔利彤管。篆刻未期益。执书爱绨素。诵习矜所获。其姊字惠芳。面目灿如画。轻妆喜楼边。临镜忘纺绩。举觯拟京兆。立的成复易。玩弄眉颊间。剧兼机杼役。从容好赵舞。延袖象飞翮。上下弦柱际。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西晋傅玄 逯钦立 辑校

《云门篇——晋铎舞》

黄《云门》，唐《咸池》，虞《韶》舞，夏《夏》殷《濩》，列代有五。振铎鸣金，近《大武》，清歌发唱，形为主。声和八音，协律吕。身不虚动，手不徒举。应节合度，周其叙。时奏宫角，杂之以徵羽。下餍众目，上从钟鼓。乐以移风，与德礼相辅，安有失其所。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九·西晋左思 逯钦立 辑校

清商曲辞

清商乐，一曰清乐。清乐者，九代之遗声。其始即相和三调是也，并汉、魏已来旧曲。其辞皆古调。晋马南渡，其音亡散。宋武定关中，收其声伎。南朝文物，斯为最盛焉。后魏孝文宣武，相继南伐，得江左所传旧曲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至於殿庭飨宴，则兼

奏之。隋平陈，文帝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乃微更损益，以新定律吕，因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谓之清乐。隋室丧乱，日益沦缺。唐贞观中，用十部乐，清乐亦在焉。至武后长安已后，朝廷不重古曲，工伎废弛于吴音转远矣。曲之存者，仅有《子夜》、《上声》、《欢闻》、《前溪》、《阿子》、《丁督护》、《读曲》、《神弦》等曲，俱列于吴声。而西曲则《石城乐》、《乌夜啼》、《乌栖曲》、《估客》、《莫愁》、《襄阳》、《江陵》、《共戏》、《寿阳》等曲。或舞曲，或倚歌，是杂出于荆、郢、樊、邓之间。以其方俗。故谓之西曲。及梁天监中，武帝改西曲，制江南弄为《龙笛》、《采莲》、《采菱》曲。沈约制《凤笙》等曲，与西曲总列於清商云。《诗纪》云，按清商曲古辞杂出各代，《子夜》为晋时人，故以系晋。其他如宋《碧玉》、《华山畿》、《读曲》、《寿阳乐》、齐《共戏乐》、《杨叛儿》、梁《攀杨枝歌》，有世代可考者。各从其世。无可考证，如《黄生》、《黄鹄》等曲，并附于晋，从其始也。

晋武帝问尚书郎挚虞仲治：“三月三曰曲水，其义何旨？”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与至水滨盥洗，因流以滥觞，曲水之义，盖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谈，便非嘉事也。”尚书郎束皙进曰：“挚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请说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见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诸侯，乃因此处立为曲水。二汉相缘，皆为盛集。”帝曰：“善。”赐金五十斤，左迁仲治为城阳令。

南北朝

C

《诚斋杂记》元·林坤

后魏曹彰，性倜傥，偶逢骏马，爱之。其主所惜也，彰曰：“彰有美妾可换，惟君所择焉。马主因指一妓，彰遂换之。马名白鹘。故后人作《爱妾换马诗》，奏之弦歌焉。”

G

《高僧传》卷十三 梁·释慧皎

释法愿，本姓钟，名武厉，先颍川长社人。……家本事神，身习鼓舞，时间杂技及蓍父占相，皆备尽其妙。

《古今乐录》转自《乐府诗集》卷五十三、四十八 陈·释智匠

鞞舞，梁谓之鞞扇舞。

……

《莫愁乐》亦云《蛮乐》，旧舞十六人，梁八人。

H

《后魏书》转自《魏书》卷一百八之四《志第十二》唐·张大素

高宗和平三年（文成帝拓跋濬）十二月，因岁除大傩之礼，遂耀兵示武。更为制，令步兵陈于南，骑士陈于北，各击钟鼓，以为节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黄黑别为部队。盾槊矛戟相次周回转易，以相赴就。有飞龙腾蛇之变，为函箱鱼鳞四门之陈，凡十余法。跽起前却，莫不应节。陈毕，南北二军皆鸣鼓角，众尽大噪。各令骑将六人去来挑战，步兵更进退以相拒击，南败北捷，以为盛观。自后踵以为常。

J

《晋公卿礼秩》转自《太平御览》卷五五二 晋·傅畅

上公薨者，给方相车一乘。安平王孚薨，方相车驾马。

《荆楚岁时记》梁·宗懔

十二月八日为腊日，……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

《洛阳伽蓝记》卷一 北魏·杨衒之

景乐寺，太傅清河文献王怿所立也。……有佛殿一所，像辇在焉，雕刻巧妙，冠绝一时。堂庑周环，曲房连接，轻条拂户，花蕊被庭。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及文献王薨，寺禁稍宽，百姓出入，无复限碍。后汝南王悦复脩之。悦是文献之弟。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抃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剥驴投井，植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士女观者，目乱睛迷。自建义已后，京师频有大兵，此戏遂隐也。

长秋寺，刘腾所立也。……中有三层浮图一所，金盘灵刹，曜诸城内。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庄严佛事，悉用金玉。工作之异，难可具陈。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於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

……

昭仪尼寺，阉官等所立也。……寺有一佛二菩萨，塑工精绝，京师所无也。四月七日，常出诣景明，景明三像恒出迎之，伎乐之盛，与刘腾相比。

昭仪寺有池，京师学徒谓之翟泉也。……后隐士赵逸云："此地是晋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绿珠楼。"於是学徒始寤，经过者想见绿珠之容也。"

《洛阳伽蓝记》卷二 北魏·杨衒之

石桥南道有景兴尼寺，亦阉官等所共立也。有金像辇，去地三丈，上施宝盖，四面垂金铃、七宝珠，飞天伎乐，望之雲表。作工甚精，难可扬搉。像出之日，常诏羽林一百人举此像，丝竹杂伎，皆由旨给。

……

宗圣寺，有像一躯，举高三丈八尺，端严殊特，相好毕备，士庶瞻仰，目不暂瞬。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辉赫，独绝世表。妙伎杂乐，亚于刘腾，城东士女，多来此寺观看也。

《洛阳伽蓝记》卷三 北魏·杨衒之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伽蓝之妙最得称首。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月节，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旛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

高阳王寺。高阳王雍之宅也。……正光中，雍为丞相。给舆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于帝宫，白殿丹槛，窈窕连亘，飞檐反宇，轇轕周通。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其竹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雍嗜口味，厚自奉养，一日必以数万钱为限。海陆珍羞，方丈于前。陈留侯李崇谓人曰："高阳一日敌我千日。"崇为尚书令仪同三司，亦当倾天下，僮仆千人，而性多俭吝，恶衣粗食亦常无肉，止有韭菹。崇客李元佑语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种。"人问其故。元佑曰："二九一十八。"闻者大笑，世人即以为讥骂。雍薨后，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华善弹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曲歌，闻者莫不动容。永安中。与卫将军源士康为侧室。宅近青阳门，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徐常语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二名艳姿，并蛾眉皓齿洁貌倾城。修容亦能为《绿水歌》，艳姿善《火凤舞》，并爱倾后室，宠冠诸姬。"士康闻此，遂常令徐歌《绿水》《火凤》之曲焉。

《洛阳伽蓝记》卷四
北魏·杨衒之

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填，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为《壮士歌》、《项羽吟》，征西将军崔延伯甚爱之。正光末，高平失据，虐吏充斥。贼帅万俟丑奴寇暴泾、岐之间，朝廷为之旰食，诏延伯总步骑五万讨之。延伯出师于洛阳城西张方桥，即汉之夕阳亭也。时公卿祖道，车骑成列。延伯危冠长剑，耀武于前，僧超吹《壮士》笛曲于后，闻之者懦夫成勇，剑客思奋。

……

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乐；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缋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有婢朝雲，善吹篪，能为《团扇歌》、《陇上声》。琛为秦州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雲假为贫妪，吹篪而乞。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也？"即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琛在秦州，多无

政绩，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次有七百里者十余匹，皆有名字。以银为槽，金为环锁，诸王服其豪富。琛常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腋，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造迎风馆于后园，窗户之上，列钱青琐，玉凤衔铃，金龙吐佩。素柰朱李，树条入檐，伎女楼上，坐而摘食。

《洛阳伽蓝记》卷五 北魏·杨衒之

禅虚寺，在大夏门御道西。寺前有阅武场，岁终农隙，甲士习战，千乘万骑，常在于此。有羽林马僧相善角抵戏，掷戟与百尺树齐等。虎贲张车渠，掷刀出楼一丈。帝亦观戏在楼，恒令二人对为角戏。

Q

《全梁诗》卷三·南朝梁简文帝《正月八日燃灯应令诗》逯钦立 辑校

藕树交无极，花云衣数重。织竹能为象，缚荻巧成龙。落灰然蕊盛，垂油湿画峰。天宫倘若见，灯王愿可逢。

R

《容斋三笔》卷三 南宋·洪迈

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问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S

《舌华录》明·曹臣

桓温自比宣帝刘琨之俦，征还北方，得一婢，问之，乃刘琨妓女也。一日问曰：“吾似刘司空不？”曰：“似甚。”曰：“何似？”曰：“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鹍。”温于是褫冠解带，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通典》卷一四一
唐·杜佑

魏武帝平荆州，获杜夔，善八音，常为汉雅乐郎，尤悉乐事，于是使创定雅乐。时又有散骑郎邓静、尹商，善调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能晓知先代诸舞，夔悉领之。远考经籍，近采故事，考会古乐，始设轩悬钟磬，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而柴玉、左延年之徒，妙善郑声被宠，唯夔好古存正。

（魏）文帝受禅后，改汉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安世乐曰正世乐，嘉至乐曰迎灵乐，武德乐曰 武颂乐，昭容乐曰昭业乐，云翘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武德舞曰武颂舞，文始舞曰大 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众歌诗，多则前代之旧，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诗而已。

（魏）明帝太和初，诏曰："凡音乐以舞为主，自黄帝云门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太庙舞名也。然则其所司之官，皆曰太乐，所以总领诸物，不可以一物为名。乐官自如故为太乐。"太乐，汉旧名，后汉依谶改为太予乐官，至是改复旧。于是公卿奏："今请太祖武皇帝乐宜曰武始之舞。武，神武也。武，又迹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迹所起也。高祖文皇帝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兴也。言应受命之运，天下由之皆兴也。夫歌以咏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为斌。臣等谨制乐舞名章斌之舞。（所以章明圣德。）今有事于天地宗庙，则此三舞宜并以荐享，及临朝大享，并宜舞之。臣等思惟，三舞宜有总名，可名大钧之乐。钧，平也。言大魏三代同功，以至崇平也。"又奏："祀圆丘以下，武始舞者，平冕，黑介帻，玄衣裳，白领袖，绛领袖中衣，绛合幅袴，绛袜，黑韦鞮。咸熙舞者，冠委貌，其余服如前。章斌舞者，与武始、咸熙同服。奏于朝廷，则武始舞者，武冠，赤介帻，生绛袍单衣，绛领袖，皂领袖中衣，绛合幅袴，白布袜，黑韦鞮。咸熙舞者，进贤冠，黑介帻，生黄袍单衣，白合幅袴。此三舞皆执羽籥，其余服如前。"（自兹以降，文武二舞冠 服并同，不复重出。）

（西晋）怀帝永嘉之末，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至江左初立宗庙，尚书下太常祭祀所用乐名，太常贺循答云："魏氏增损汉乐，以为一代之礼，未审大晋乐名所以为异。遭离丧乱，旧典不存。……"

初，荀勖既以新律造二舞，又更修正钟磬，未竟，而勖薨。惠帝元康三年，诏其子黄门郎藩修定金石，以施郊庙。寻遇丧乱，遗声旧制，莫有记者。庾亮为荆州，与谢尚共为朝廷 修复雅乐，亮寻薨。庾翼、桓温专事军旅，乐器在库，遂至朽坏焉。及慕容俊平冉闵，兵戈之 际，而邺下乐人颇有来者。谢尚时镇寿阳，于是采拾乐人，以备太

乐，并制石磬，雅乐始颇具 。而王猛平邺，慕容氏所得乐声又入关右。孝武太元中，破苻坚，获其乐工杨蜀等，闲习旧乐 ，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庙歌诗，然郊祀遂不设乐。

……

（南朝宋）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至十四年，治书令史奚纵又改之。二十二年，南郊，始设登歌，诏颜延之造歌诗，庙舞犹阙。

及（陈）后主嗣位，沈荒于酒，视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又于清乐中造黄鹂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等曲，与幸臣制其歌词，绮艳相高，极于轻荡。男女唱和，其音甚哀。

……

（北魏）初，孝文皇帝因讨淮、汉，宣武定寿春，收其声伎。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清商。至于殿庭飨宴兼奏之。其圆丘、方泽、上辛、地祇、五郊、四时拜庙、三元、冬至、社稷、马射、籍田乐人之数，各有差等。

自（北魏）宣武已后，始爱胡声，洎于迁都。屈茨，琵琶，五弦，箜篌，胡箮，胡鼓，铜钹，打沙罗，胡舞铿锵镗锝，上音汤。下音塔。洪心骇耳，抚筝新靡绝丽，歌响全似吟哭，听之者无不凄怆。琵琶及当路琴瑟殆绝音。皆初声颇复闲缓，度曲转急躁。按此音所由，源出西域诸天诸佛韵调，娄罗胡语，直置难解，况复被之土木？是以感其声者，莫不奢淫躁竞，举止轻飙，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跷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

……

（北周）武成之时，始定四郊、宗庙之乐。其时郊庙宴享之乐，皆魏代故西凉伎，即是晋初旧声，魏太武平凉所得也。秦汉二代，是魏晋相承之乐；其吴声者，是江南宋、齐之伎。

……

初，太祖辅魏之时，高昌款附，及得其伎，教习以备飨宴之礼。天和六年，罢掖庭四夷之乐。其后，帝聘皇后于突厥，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采用其声，被于钟石，取周官制以陈之。

唐·杜佑《通典》卷一四五

巴渝舞者，汉高帝自蜀汉将定三秦，阆中范且率賨人以从帝，为前锋,号“板楯蛮”,勇而善斗。及定三秦,封且为阆中侯,复賨人七姓。其俗喜舞，高帝乐其猛锐，观其舞，后使乐人习之。阆中有渝水，因以为名,故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安台、弩渝、行辞本歌曲,有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使王粲改创其调。晋及江左皆制其辞。

唐·杜佑《通典》卷一四六

当江南之时，巾舞、白纻、巴渝等，衣服各异。梁以前，舞人并十二人，梁武省之，咸用八人而已。令工人平巾帻，绯褶。舞四人，碧轻纱衣，裙襦大袖，画云凤之状，漆鬟髻，饰以金铜杂花，状如雀钗，锦履。舞容闲婉，曲有姿态。沈约宋书恶江左诸曲哇淫，至今其声 调犹然。观其政已乱，其俗已淫，既怨且思矣，而从容雅缓，犹有古士君子之遗风，他乐则莫 与为比。乐用钟一架，磬一架，琴一;一弦琴一，瑟一，秦琵琶一，卧箜篌一，筑一，筝一，节鼓一，笙二，笛二，箫二，篪二，叶一，歌二。

X

逯钦立 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九

《江陵乐》(南北朝·西曲)

不复蹋踶人,踶地地欲穿。盆隘欢绳断,蹋坏绛罗裙。不复出场戏,踶场生青草。试作两三回,踶场方就好。阳春二三月,相将蹋百草。逢人驻步看,扬声皆言好。暂出后园看,见花多忆子。乌鸟双双飞,侬欢今何在。

逯钦立 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五·南朝刘铄《白纻曲》

迁迁徐动何盈盈，玉腕俱凝若云行。佳人举袖辉青蛾，掺掺擢手映鲜罗。状似明月泛云河，体如轻风动流波。

逯钦立 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七·南朝鲍照《白纻歌》

吴刀楚制为佩袆，纤罗雾縠垂羽衣。含商咀徵歌露晞，珠履飒沓纨袖飞。凄风夏起素云回，车怠马烦客忘归，兰膏明烛承夜晖。

《代白纻曲二首（之一）》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七·南朝鲍照
逯钦立 辑校

朱唇动，素腕举，洛阳少童邯郸女。古称《渌水》今《白纻》，催弦急管为君舞。穷秋九月荷叶黄，北风驱雁天雨霜，夜长酒多乐未央。

《白纻歌三首（之二）》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七·南朝汤惠休
逯钦立 辑校

琴瑟未调心已悲，任罗胜绮强自持。忍思一舞望所思，将转未转恒如疑。桃花水上春风出，舞袖逶迤鸾照日。徘徊鹤转情艳逸，君为迎歌心如一。

少年窈窕舞君前，容华艳艳将欲然。为君娇凝复迁延，流目送笑不敢言。长袖拂面心自煎，愿君流光及盛年。

《学古诗》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九·南朝鲍照
逯钦立 辑校

北风十二月，雪下如乱巾。实是愁苦节，惆怅忆情亲。会得两少妾，同是洛阳人。嬛绵好眉目，闲丽美腰身。凝肤皎若雪，明净色如神。骄爱生盼瞩，声媚起朱唇。衿服杂缇缋，首饰乱琼珍。调弦俱起舞，为我唱梁尘。人生贵得意，怀愿待君申。幸值严冬暮，幽夜方未晨。齐衾久两设，角枕已双陈。愿君早休息，留歌待三春。

《数名诗》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九·南朝鲍照
逯钦立 辑校

一身仕关西，家族满山东。……六乐陈广坐，组帐扬春风。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钟。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
卷十二
逯钦立 辑校

《宋书》乐志曰：白纻舞歌诗，旧新合三篇，二篇与晋辞同，其一篇异。

高举两手白鹄翔，轻躯徐起何洋洋。凝停善睐容仪光，宛若龙转乍低昂。随世而变诚无方，如推若引留且行。宋世方昌乐未央，舞以尽神安可忘。爱之遗谁赠佳人，质如轻云色如银。袍以光躯巾拂尘，制以为袍余作巾。四座欢乐胡可陈，清歌徐舞降祇神。

《白纻篇大雅》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十二·南朝宋明帝
逯钦立 辑校

在心曰志发言诗，声成于文被管丝。手舞足蹈欣泰时，移风易俗王化基。琴角挥韵白云舒，《箫韶》协音神凤来。拊击和节咏在初，章曲乍毕情有余。文同轨一道德行，国靖民和礼乐成。四县庭响美勋英，八列陛唱贵人声。舞饰丽华乐容工，罗裳映日袂随风。金翠列辉蕙麝丰，淑姿秀体允帝衷。

《宋凤凰衔书伎辞》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十二
逯钦立 辑校

《隋书》乐志曰：凤凰衔书伎，自宋齐以来有之。三朝用之。《南齐书》乐志曰：盖鱼龙之流也。元会日，侍中于殿前跪取其书，以授舍人，舍人受书，升殿跪奏，宋世有辞，齐初诏江淹改造，至梁武帝普通中，下诏罢之。

大宋兴隆膺灵符，凤鸟感和衔素书。嘉乐之美通玄虚，惟新济济迈唐虞。

《齐白纻》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卷一·南朝王俭
逯钦立 辑校

阳春白日风花香，趋步明月舞瑶裳。情发金石媚笙簧，罗袿徐转红袖扬。清歌流响绕凤梁，如惊若思凝且翔。转眄流精艳辉光，将流将引双雁行。欢来何晚意何长，明君驭世永歌昌。

《奉和秋夜长》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卷二·南朝王融
逯钦立 辑校

秋夜长，夜长乐未央，舞袖拂花烛，歌声绕凤梁。

《共戏乐》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卷三
逯钦立 辑校

齐世方昌书轨同，万宇献乐列国风。时泰民康人物盛，腰鼓铃柈各相竞。长袖翩翩若鸿惊，纤腰袅袅会人情。观风采乐德化昌，圣皇万寿乐未央。

《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代人应诏诗》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卷三·南朝谢朓 逯钦立 辑校

弱腕纤腰，迁延妙舞。秦筝赵瑟，殷勤促柱。降席连绥，称觞接武。稽首万，年献兹多祜。

《赛敬亭山庙喜雨诗》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卷三·南朝谢朓 逯钦立 辑校

夕帐怀椒糈，蠲景洁膋芗。登秋虽未献，望岁伫年祥。潭渊深可厉，狭邪车未方。朦胧度绝限，出没见林堂。秉玉朝群帝，樽桂迎东皇。排云接虬盖，蔽日下霓裳。会舞纷瑶席，安歌绕凤梁。百味芬绮帐，四座沾羽觞。福被延民泽，乐极思故乡。登山骋归望，原雨晦茫茫。胡宁昧千里，解佩拂山庄。

《夜听妓诗二首》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卷四·南朝谢朓 逯钦立 辑校

琼闺钏响闻，瑶席芳尘满。要取洛阳人，共命江南管。情多舞态迟，意倾歌弄缓。知君密见亲，寸心传玉碗。

上客光四座，佳丽直千金。挂钗报缨绝，堕珥答琴心。蛾眉已共笑，清香复入襟。欢乐夜方静，翠帐垂沉沉。

《祀敬亭山春雨》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卷四·南朝谢朓 逯钦立 辑校

水府众灵出，石室宝图开。白云帝乡下，行雨巫山来。歌风赞灵德，舞蹈起轻埃。高轩乍留吹，玄羽或徘徊。福降群仙下，识逸百神该。青鸟飞层隙，赤鲤泳澜隈。

《咏舞》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一·南朝梁武帝 逯钦立 辑校

腕弱复低举，身轻由回纵。可谓写自欢，方与心期共。

《采菱曲》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三·南朝江淹
逯钦立 辑校

秋日心容与，涉水望碧莲。紫菱亦可采，试以缓愁年。参差万叶下，泛漾百流前。高彩隘通壑，香氛丽广川。歌出棹女曲，舞入江南弦。乘鼋非逐俗，驾鲤乃还仙。众美信如此，无恨在清泉。

《咏舞诗》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五·南朝王暕
逯钦立 辑校

从风回绮袖，映日转花钿。同情依促柱，共影赴危弦。

《乐将殚恩未已应诏诗》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七·南朝沈约
逯钦立 辑校

凄锵笙管遒，参差舞行乱。轻肩既屡举，长巾亦徐换。云鬓垂宝花，轻妆染微汗。群臣醉又饱，圣恩犹未半。

《咏舞妓》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九·南朝何逊
逯钦立 辑校

管清罗荐合，弦惊雪袖迟。逐唱回纤手，听曲动蛾眉。凝睛眄堕珥，微睇托含辞。日暮留嘉客，相看爱此时。

《应令咏舞诗》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九·南朝王训
逯钦立 辑校

新妆本绝世，妙舞亦如仙。倾腰逐韵管，敛色听张弦。袖轻风易入，钗重步难前。笑态千金动，衣香十里传。将持比飞燕，定当谁可怜。

《咏舞》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十三·南朝杨皦
逯钦立 辑校

红颜自燕赵，妙妓迈阳阿。就行齐逐唱，赴节暗相和。折腰送余曲，敛袖待新歌。颦容生翠羽，曼睇出横波。虽称赵飞燕，比此讵成多。

《白纻歌》九首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十三·南朝张率
逯钦立 辑校

歌儿流唱声欲清，舞女趁节体自轻。歌舞并妙会人情，依弦度曲婉盈盈，扬蛾为态谁目成。

妙声屡唱轻体飞，流津染面散芳菲。俱动齐息不相违，令彼嘉客澹忘归，时久玩夜明月稀。

日暮搴门望所思，风吹庭树月入帷。凉阴既满草虫悲，谁能离别长夜时。流散不寝泪如丝，与君之别终何知。

秋风鸣条露垂叶，空闺光尽坐愁妾。独向长夜泪承睫，山高水深路难涉，望君光景何时接。

遥夜方远时既寒，秋风萧瑟白露团。佳期不待岁欲阑，念此迟暮独无欢，鸣弦流管增长叹。

夜寒湛湛夜未央，华灯空烂月悬光。从风衣起发芬香，为君起舞幸不忘。

列坐华筵纷羽爵，清曲未终月将落。歌舞及时酒常酌，无令朝露坐销铄。

愁来夜迟犹叹息，抚枕思君终反仄。金翠钗环稍不饰，露縠流黄不能织。但坐空闺思何极，欲以短书寄飞翼。

遥夜忘寐起长叹，但望云中双飞翰。明月入牖风吹幔，终夜悠悠坐申旦。谁能知我心中乱，终然有怀岁方晏。

《上云乐》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十三·南朝周拾
逯钦立 辑校

《隋书》乐志曰：梁三朝乐第四十四，设寺子导、安、息孔雀、凤凰、文鹿、胡舞、登连、上云乐、歌舞伎。

西方老胡，厥名文康。遨游六合，傲诞三皇。西观蒙汜，东戏扶桑，南泛大蒙之海，北至无通之乡。昔与若士为友，共弄彭祖扶床。往年暂到昆仑，复值瑶池举觞。周帝迎以上席，王母赠以玉浆。故乃寿如南山，志若金刚。青眼贸贸，白发长长。蛾眉临髭，高鼻垂口。非直能俳，又善饮酒。箫管鸣前，门徒从后。济济翼翼，各有分部。凤皇是老胡家鸡，狮子是老胡家狗。陛下拨乱反正，再朗三光。泽与雨施，化与风翔。觇云候吕，志游大梁。重驷修路，始届帝乡。伏拜金阙，

仰瞻玉堂。从者小子，罗列成行。悉知廉节，皆识义方。歌管愔愔，铿鼓锵锵。响振钧天，声若鹓皇。前却中规矩，进退得宫商。举技无不佳，胡舞最所长。老胡寄箧中，复有奇乐章。齐持数万里，愿以奉圣皇。乃欲次第说，老耄多所忘。但愿明陛下，寿千万岁，欢乐未渠央。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十四·南朝昭明太子《林下作妓诗》逯钦立 辑校

炎光向夕敛，徙宴临前池。泉将影相得，花与面相宜。箎声如鸟弄，舞袖写风枝。欢乐不知醉，千秋常若斯。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十五·南朝殷芸《咏舞诗》逯钦立 辑校

斜身含远意，顿足有余情。方知难再得，所以遂倾城。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十五·南朝刘遵《应令咏舞》逯钦立 辑校

倡女多艳色，入选尽华年。举腕嫌衫重，回腰觉态妍。情绕阳春吹，影逐相思弦。履度开裙褶，鬟转匝花钿。所愁余曲罢，为欲在君前。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十五·南朝徐勉 逯钦立 辑校

《迎客曲》

丝管列，舞席陈，含声未奏待嘉宾。罗丝管，舒舞席，敛袖嘿唇迎上客。

《送客曲》

袖缤纷，声委咽，余曲未终高驾别。爵无算，景已流，空纡长袖客不留。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十六·南朝刘孝绰《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 逯钦立 辑校

薰祓三阳暮，濯禊元巳初。皇心睠乐饮，帐殿临春渠。豫游高夏谚，凯乐盛周居。复以焚林日，丰茸花树舒。羽觞环阶转，清澜傍席疏。妍歌已嘹亮，妙舞复纡余。九成变丝竹，百戏起龙鱼。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十六·南朝刘孝仪 逯钦立 辑校

《和咏舞》

回履裾香散，飘衫钿响传。低钗依促管，曼睇入繁弦。

《又和》

转袖随歌发，顿履赴弦余。度行过接手，回身乍敛裾。

《舞就行》

依歌移弱步，傍烛艳新妆。徐来翻应节，乱去反成行。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十九·南朝何敬容《咏舞》 逯钦立 辑校

因风且一顾，扬袂隐双蛾。曲终情未已，含睇目增波。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十·南朝梁简文帝 逯钦立 辑校

《赋乐府得大垂手》

垂手忽迢迢，飞燕掌中娇。罗衣姿风引，轻带任情摇。讵似长沙地，促舞不回腰。

《小垂手》

舞女出西秦，蹑影舞阳春。且复小垂手，广袖拂红尘。折腰应两袖，顿足转双巾。蛾眉与慢脸，见此空愁人。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十一·南朝梁简文帝 逯钦立 辑校

《和湘东王士名悦倾城诗》

美人称绝世，丽色譬花丛。经居李城北，来往宋家东。教歌公主第，学舞汉成宫。多游淇水上，好在凤楼中。履高疑上砌，裾开特畏风。衫轻见跳脱，珠概杂青虫。垂丝绕帷幔，落日度房栊。妆窗隔柳色，井水照桃红。非怜江浦佩，羞使春闺空。

《咏舞诗》二首

戚里多妖丽，重聘蔑燕余。逐节工新舞，娇态似凌虚。纳花承褶褫，垂翠逐珰舒。扇开衫影乱，巾度履行疏。徒劳交甫忆，自有

专城居。

可怜称二八，逐节似飞鸿。悬胜河阳妓，暗与淮南同。入行看履进，转面望鬟空。腕动苕华玉，衫随如意风。上客何须起，啼乌曲未终。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十二·南朝梁简文帝
逯钦立 辑校

《夜听妓诗》

合欢蠲忿叶，萱草忘忧条。何如明月夜，流风拂舞腰。朱唇随吹尽，玉钏逐弦摇。留宾惜残弄，负态动余娇。

《赋器名得箜篌诗》

捩迟初挑吹，弄急时催舞，钏响逐弦鸣，衫回半障柱。欲知心不平，君看黛眉聚。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十三·南朝庾肩吾
逯钦立 辑校

《咏舞》

飞凫袖始拂，啼乌曲未终。聊因断续唱，试托往还风。

《咏舞曲应令》

歌声临画阁，舞袖出芳林。石城定若远，前溪应几深。

《石崇金谷妓》

兰堂上客至，绮席清弦抚。自作明君辞，还教绿珠舞。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十五·南朝梁元帝
《夕出通波阁下观妓》
逯钦立 辑校

蛾月渐成光，燕姬戏小堂。胡舞开春阁，铃盘出步廊。起龙调节奏，却凤点笙簧。树交临舞席，荷生夹妓航。竹密无分影，花疏有异香。举杯聊转笑，欢兹乐未央。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十六·南朝江洪
《咏舞女》
逯钦立 辑校

腰纤蔑楚媛，体轻非赵姬。映襟阒宝粟，缘肘挂珠丝。发袖已成态，动足复含姿。斜睛若不眄，娇转复迟疑。何惭云鹤起，讵减凤惊时。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十八·南朝沈君攸
《待夜出妓》
逯钦立 辑校

帘间月色度，烛定妓成行。回身钏玉动，顿履佩珠鸣。低衫拂鬓影，举扇起歌声。匣中曲犹奏，掌上体应轻。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一·南朝阴铿
《侯司空宅咏妓》
逯钦立 辑校

佳人遍绮席，妙曲动鹍弦。楼似阳台上，池如洛水边。莺啼歌扇后，花落舞衫前。翠柳将斜日，俱照晚妆鲜。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二·南朝张正见
逯钦立 辑校

《御幸乐游苑侍宴》

大君临四表，荣光普八埏。区中文化洽，海外武功宣。凤下书丹篆，龟符著绿编。昆明不习战，云梦岂游畋。轨文通万国，旌节靖三边。高秋藐姑射，睿想属汾川。两宫明合璧，双阙带非烟。杨銮出城观，诏跸指郊廛。禁苑回雕辇，离宫建翠旃。流水犇雷毂，追风赴电鞭。画熊飘析羽，金埒响胶弦。鸣玉升文砌，称觞溢绮筵。兽舞依钟石，鸾歌应管弦。霞明黄鹄路，风爽白云天。潦收荷盖析，露重菊花鲜。上林宾早雁，长杨唱晚蝉。小臣惭艺业，击壤慕怀铅。康衢飞驶羽，大海滴微涓。咏歌还集木，舞蹈遂临泉。愿荐南山寿，明明奉万年。

《重阳殿成金石会竟上诗》

……登台喧大厦，御气响钧天。北斗承三献，南风入五弦。鸾歌鸩鹊右，兽舞射熊前。翔鹍仰不逮，燕雀徒联翩。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四·南朝刘删
《侯司空宅咏妓》
逯钦立 辑校

石家金谷妓，妆罢出兰闺；看花只欲笑，闻瑟不胜啼。山边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将人当桃李，何处不成蹊。

《隔壁听妓诗》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四·南朝萧琳
逯钦立 辑校

徒闻弦管切，不见舞腰回。唯有歌梁共，尘飞一半来。

《奉和咏舞》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五·南朝徐陵
逯钦立 辑校

十五属平阳，因来入建章。主家能教舞，城中巧画妆。低鬟向绮席，举袖拂花黄。烛送空回影，衫传箧里香。当由好留客，故作舞衣长。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五·南朝陆琼
逯钦立 辑校

《梁南吟》

临淄佳丽地，年少习名倡。似笑唇朱动，非愁眉翠扬。掩抑随竽转，和柔会瑟张。轻扇屡回指，飞尘亟绕梁。寄言诸葛相，此曲作难忘。

《还台乐》

蒲萄四时芳醇，琉璃千钟旧宾。夜饮舞迟销烛，朝醒弦促催人。春风秋月桓好，欢醉日月言新。

《冬夜咏妓诗》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齐诗》萧放
逯钦立 辑校

佳丽尽时年，合瞑不成眠。银龙衔烛烬，金凤起炉烟。吹篪先弄曲，调筝更撮弦。歌还团扇后，舞出妓行前。绝代终难及。谁复数神仙。

《高句丽》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一·王褒
逯钦立 辑校

萧萧易水生波，燕赵佳人自多。倾杯覆碗漼漼，垂手奋袖婆娑。不惜黄金散尽，只畏白日蹉跎。

《日出东南隅行》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一·王褒
逯钦立 辑校

晓星西北没，朝日东南隅。阳窗临玉女，莲帐照金铺。凤楼称独立，绝世良所无。镜悬四龙网，枕画七星图。银镂明光带，金地织成襦。调弦大垂手，歌曲凤将雏。采桑三市路，卖酒七条衢。道逢五马客，夹毂来相趋。将军多事势，夫聓好形模。高箱照云母，壮马饰当颅单衣火浣布，利剑水精珠。自知心所爱，仕宦执金吾。飞甍雕翡翠，绣桷画屠苏。银烛附弹映鸡羽，黄金步摇动襜褕。兄弟五日时来归，高车竟道生光辉。名唱两行堂上起，鸳鸯十七阶前飞。少年任侠轻年月，珠丸出弹遂难追。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三·庾信
逯钦立 辑校

《奉和赵王春日》

城傍金谷苑。园里凤凰池。细管调歌曲。长衫教舞儿。向人长曼脸。由来薄面皮。梅花绝解作。树叶本能吹。香烟龙口出。莲子帐心垂。莫畏无春酒。须花但见随。

《和咏舞诗》

洞房花烛明，燕余双舞轻。顿履随疎节，低鬟逐上声。步转行初进，衫飘曲未成。鸾回镜欲满，鹤顾市应倾。已曾天士学，讵是世中生。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四·庾信
逯钦立 辑校

《和赵王看伎诗》

绿珠歌扇薄，飞燕舞衫长。琴曲随流水，箫声逐凤凰。细缕缠钟格，圆花钉鼓床（一作“膺风蝉鬓乱，映日凤钗光”）。悬知曲不误，无事畏周郎。

《看舞诗》

鸾回不假学，凤举自相关。到嫌衫袖广，恒长碍举鬟。

《小名录》
唐·陆龟蒙

羊侃，字祖忻，少瑰伟，身长七尺八寸，爱文雅博涉书记，关弓至十石。尝于兖州尧庙蹋壁，直上至五寻，横行七迹。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莲歌，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穷极侈靡。有弹筝人名大喜，着鹿角爪长七寸。舞人张静婉，腰围一尺六寸，时人咸推能掌上舞。又有孙景玉，能反腰帖地衔得席上玉簪。大同中魏使杨裴同宴，宾客三百余人，食器皆金玉，奏三部女乐，至夕，侍女百余人，皆执金花烛。

Y

《邺中记》转自《太平御览》卷五六九 后赵·武帝石虎

（石）虎正会殿前作乐，高絙、龙鱼、凤凰、安息五案之属，莫不毕备。

《颜氏家训·文章》 北齐·颜之推

吾家室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讫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

《异苑》 南朝 宋·刘敬叔

五月五日剪鸲鹆舌，教令学人语，声尤清越，虽鹦鹉不能过也。晋司空桓豁在荆州，有参军五月五日剪鸲鹆舌，每教令学人语，遂无所不名，与人相顾问。参军善弹琵琶，鸲鹆每听辄移时。山鸡爱其毛羽，映水则舞。魏武时，南方献之，帝欲其鸣舞而无由。公子苍舒令置大镜其前，鸡鉴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韦仲将为之赋其事。

《酉阳杂俎》卷六《乐篇》 唐·段成式

魏高阳王雍美人徐月华，能弹卧箜篌，为《明妃出塞》之声。

《乐府诗集》卷十二 北宋·郭茂倩

《梁太庙乐舞辞》

《五代会要》曰："梁开平二年正月，太常奏定享太庙乐：迎神舞《开平之舞》，迎俎奏《庆肃之乐》，酌献奏《庆熙》，饮福酒奏《庆隆》，送文舞、迎武舞奏《庆融》，亚献终献奏《庆休》。"《唐馀录》曰："梁宗庙乐：迎神奏《开平舞》，次皇帝行，次帝盥，次登歌。献肃祖奏《大合之舞》，恭祖奏《象功之舞》，宪祖奏《来仪之舞》，烈祖奏《昭德之舞》，次饮福，次撤豆，次送神。"

开平舞

黍稷馨，醑醴清。牲牷洁，金石铿。恭祀事，结皇情。神来格，歌颂声。

皇帝行

莫高者天，攀隮勿克。隮天有方，累仁积德。祖宗隆之，子孙履之。

配天明祀，永永孝思。

帝盥

庄肃莅事，周旋礼容。祼鬯严洁，穆穆雍雍。

登歌

於赫我皇，建中立极。动以武功，静以文德。昭事上帝，欢心万国。大报严禋，四海述职。

大合舞

於穆皇祖，濬哲雍熙。美溢中夏，化被南陲。后稷累德，公刘创基。肇兴九庙，乐合来仪。

象功舞

天地合德，睿圣昭彰。累赠太傅，俄登魏王。雄名不朽，奕叶而光。建国之兆，君临万方。

来仪舞

於赫帝命，应天顺人。亭育品汇，宾礼百神。洪基永固，景命惟新。肃恭孝享，祚我生民。

昭德舞

肃肃文考，源濬派长。汉称诞季，周实生昌。奄有四海，超彼百王。笙镛迭奏，礼物荧煌。

饮福

戛玉摐金永颂声，檿丝孤竹和且清。灵歆醉止牺象盈，自天降福千万龄。

撤豆

笙镛洋洋，庭燎煌煌。明星有烂，祝史下堂。笾豆斯撤，礼容有章。克勤克俭，无怠无荒。

送神

其降无从，其往无踪。黍稷非馨，有感必通。赫奕令德，仿佛睟容。再拜慌惚，遐想昊穹。

《乐府诗集》卷二十六 北宋·郭茂倩

魏晋之世，相承用之。承嘉之乱，五都沦覆，中朝旧音，散落江左。后魏孝文宣武，用师淮汉，收其所获南音，谓之清商乐，相和诸曲，亦皆在焉。所谓清商正声，相和五调伎也。凡诸调歌词，并以一章为一解。《古今乐录》曰：“伧歌以一句为一解，中国以一章为一解。”王僧虔启云：“古曰章，今日解，解有多少。当时先诗而后声，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於诗，音尽於曲。是以作诗有丰约，制解有多少，犹诗《君子阳阳》两解，《南山有台》五解之类也。”又诸调曲皆有辞、有声，

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

《乐府诗集》卷二十一·陈张正见《铜雀台》
北宋·郭茂倩

一曰《铜雀妓》。《邺都故事》曰："魏武帝遗命诸子曰：'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余香可分诸夫人，不命祭吾。妾与伎人，皆著铜雀台，台上施六尺床，下繐帐，朝晡上酒脯粻糒之属。每月朝十五，辄向帐前作伎。汝等时登台，望吾西陵墓田'。故陆机《吊魏武帝文》曰：'挥清弦而独奏，荐脯糒而谁尝？悼繐帐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台而群悲，伫美目其何望'。"按铜雀台在邺城，建安十五年筑。其台最高，上有屋一百二十间，连接榱栋，侵彻云汉。铸大铜雀置于楼颠，舒翼奋尾，势若飞动，因名为铜雀台。《乐府解题》曰："后人悲其意而为之咏也。"

凄凉铜雀晚，摇落墓田通。云惨当歌日，松吟欲舞风。人疏瑶席冷，曲罢繐帷空。可惜年将泪，俱尽望陵中。

《乐府诗集》卷四十四
北宋·郭茂倩

清商曲辞

清商乐，一曰清乐。清乐者，九代之遗声。其始即相和三调是也，并汉魏已来旧曲。其辞皆古调及魏三祖所作。自晋朝播迁，其音分散，苻坚灭凉得之，传于前后二秦。及宋武定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于内地。自时已后，南朝文物号为最盛。民谣国俗，亦世有新声。故王僧虔论三调歌曰："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弥重。而情变听改，稍复零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所以追余操而长怀，抚遗器而太息者矣。"后魏孝文讨淮汉，宣武定寿春，收其声伎，得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乐。至于殿庭飨宴，则兼奏之。遭梁、陈亡乱，存者盖寡。及隋平陈得之，文帝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乃微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以新定律吕，更造乐器。因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谓之"清乐"。开皇初，始置七部乐，清商伎其一也。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等为九部。而清乐歌曲有《杨伴》，舞曲有《明君》、《并契》。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十五种，为一部。唐又增吹叶而无埙。隋室丧乱，日益沦缺。唐贞观中，用十部乐，清乐亦在焉。至武后时，犹有六十三曲。其后歌辞在者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凤将雏》、《明之君》、《铎舞》、《白鸠》、《白纻》、《子夜吴声四时歌》、《前溪》、《阿子及欢闻》、《团扇》、《懊

憹》、《长史变》、《丁督护》、《读曲》、《乌夜啼》、《石城》、《莫愁》、《襄阳》、《栖乌夜飞》、《估客》、《杨伴》、《雅歌骁壶》、《常林欢》、《三洲》、《采桑》、《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泛龙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时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声无辞，《上柱》、《凤雏》、《平调》、《清调》、《瑟调》、《平折》、《命啸》，通前为四十四曲存焉。长安已后，朝廷不重古曲，工伎浸缺，能合於管弦者唯《明君》、《杨伴》、《骁壶》、《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等八曲。自是乐章讹失，与吴音转远。开元中，刘贶以为宜取吴人，使之传习，以问歌工李郎子。郎子北人，学于江都人俞才生。时声调已失，唯雅歌曲辞，辞曲而音雅。后郎子亡去，清乐之歌遂阙。自周、隋已来，管弦雅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唯琴工犹传楚、汉旧声及清调。蔡邕五弄，楚调四弄，谓之九弄。雅声独存，非朝廷郊庙所用，故不载。《乐府解题》曰："蔡邕云：'清商曲，又有《出郭西门》、《陆地行车》、《夹钟》、《朱堂寝》、《奉法》等五曲，其词不足采著。'"

《乐府诗集》卷四十七·南朝臧质《石城乐》 北宋·郭茂倩

生长石城下，开窗对城楼。城中诸少年，出入见依投。阳春百花生，摘插环髻前。捥指蹋忘愁，相与及盛年。

《乐府诗集》卷五十一·南梁周捨《上云乐》 北宋·郭茂倩

西方老胡，厥名文康。……青眼贸贸，白发长长。蛾眉临髭，高鼻垂口。非直能俳，又善饮酒。箫管鸣前，门徒从后。济济翼翼，各有分部。凤皇是老胡家鸡，狮子是老胡家狗。……从者小子，罗列成行。悉知廉节，皆识义方。歌管愔愔，铿鼓锵锵。响振钧天，声若鹓皇。前却中规矩，进退得宫商。举技无不佳，胡舞最所长。老胡寄箧中，复有奇乐章。赍持数万里，原以奉圣皇。

《乐府诗集》卷五十二 北宋·郭茂倩

舞曲歌辞

自汉以来，乐舞浸盛。故有雅舞，有杂舞。雅舞用之郊庙、朝飨，杂舞用之宴会。晋傅玄又有十余小曲，名为舞曲。故《南齐书》载其辞云："获罪于天，北徙朔方。坟墓谁扫，超若流光。"疑非宴乐之辞，未详其所用也。前世乐饮酒酣，必自起舞。诗云"屡舞仙仙"是也。故知宴乐必舞，但不宜屡尔。讥在屡舞，不讥舞也。汉武帝乐饮，长

沙定王起舞是也。自是已后，尤重以舞相属，所属者代起舞，犹世饮酒以杯相属也。灌夫起舞以属田蚡，晋谢安舞以属桓嗣是也。近世以来，此风绝矣。

晋杯槃舞歌

《宋书·乐志》曰："《槃舞》，汉曲也。张衡《舞赋》云：'历七槃而纵蹑。'王粲《七释》云：'七槃陈于广庭。'颜延之云：'递间关于槃扇。'鲍照云：'七槃起长袖。'皆以七槃为舞也。《搜神记》云：'晋太康中，天下为《晋世宁舞》，矜手以接杯槃而反覆之。'此则汉世唯有《柈舞》，而晋加之以杯，反覆（之）也。"《五行志》曰："其歌云：'晋世宁，舞杯盘。'言接杯盘于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也。杯盘者，酒食之器也，而名曰晋世宁者，言晋世之士，偷苟于酒食之间，而其知不及远，。晋世之宁，犹杯盘之在手也。"《唐书·乐志》曰："汉有《盘舞》，晋世谓之《杯盘舞》。乐府诗云：'妍袖陵七盘。'言舞用盘七枚也。"

隋

G

《古今说海·朝野佥载说略二十》
明·陆楫 编

隋末，深州诸葛昂，性豪侠，渤海高瓒闻而造之，为设鸡豚而已。瓒小其用，明日大设，屈昂数十人，烹猪羊等长八尺，薄饼阔丈余，裹餤粗如庭柱。盘作酒碗行巡，自作《金刚舞》以送之。昂至后日，屈瓒屈客数百人，大设，车行酒，马行炙，挫碓斩脍，硙轹蒜齑，唱《夜叉歌》、《狮子舞》。

H

《海日楼札丛（外一种）》卷七
清·沈曾植 钱仲联 辑

《隋书·音乐志》:“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后声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闬，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等，皆妙绝弦管。……”齐后主能自度曲，别采新声，倚弦而歌，为《无愁曲》，意即所谓齐朝龟兹。而周武帝聘后于北狄，所得康国龟兹诸乐，其土龟兹耶？曹妙达在齐封王，入隋犹盛，齐、隋乐相受可知。西凉乐在魏、周之间为国伎，又号为秦、汉伎。然其实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非华夏旧器。亦惟《隋志》述之最详。九部乐中，龟兹、天竺、康安乐器大同。龟兹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西天》，多涉佛事。后来唐人法曲，椎轮此矣。

Q

《全唐诗》卷三十九·陈子良
清·彭定求等 编

《酬萧侍中春园听妓》

微雨散芳菲，中园照落晖。红树摇歌扇，绿竹飘舞衣。繁弦调对酒，杂引动思归。愁人当此夕，羞见落花飞。

《赋得妓》

金谷多欢宴，佳丽正芳菲。流霞席上满，回雪掌中飞。明月临歌扇，行云接舞衣。何必桃将李，别有待春晖。

《全唐诗》卷八百八·法宣
《和赵王观妓》
清·彭定求等 编

桂山留上客，兰室命妖娆。城中画广眉，宫内束纤腰。舞袖风前举，歌声扇后娇。周郎不须顾，今日管弦调。

R

《容斋续笔》
卷七
南宋·洪迈

昔昔盐

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为隋炀帝所嫉。考其诗名《昔昔盐》，凡十韵：“垂柳覆金堤，……那能惜马蹄。”唐赵嘏广之为二十章，……《乐苑》以为羽调曲。《玄怪录》载“籧篨三娘工唱《阿鹊盐》”，《黄帝盐》、《白鸽盐》、《神雀盐》、《疏勒盐》、《满座盐》、《归国盐》。唐狮“媚赖吴娘唱是盐”，“更奏新声《刮骨盐》”。然则歌诗谓之“盐”者，如吟、行、曲、引之类云。今南岳献神乐者，有《黄帝盐》，而俗传以为“皇帝炎”，《长沙志》从而书之，盖不考也。

S

《山堂肆考》
卷一六九
明·彭大翼

隋炀帝以启民可汗将入朝，欲以富乐夸之。太常少卿裴蕴希旨奏括天下前世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以下至庶民有善音乐者，皆直太常。于是四方散乐大集东京。课京兆河南制其衣，锦綵为空。

X

《薛道衡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
转自《初学记》卷十五
隋·薛道衡

京洛重新年，复属月轮圆。云间璧独转，空里镜孤悬。万方皆集会，百戏尽来前。临衢车不绝，夹道阁相连。惊鸿出洛水，翔鹤下伊川。艳质回风雪，笙歌韵管弦。佳丽俨成行，相携入戏场。衣类何平叔，人同张子房。高高城里髻，峨峨楼上妆。罗裙飞孔雀，绮带垂鸳鸯。日映班姬扇，风飘韩寿香。竟夕鱼负灯，彻夜龙衔烛。独笑无穷已，歌咏还相续。羌笛陇头吟，胡舞龟兹曲。假面饰金银，盛服摇珠玉。宵深戏未阑，竞为人所难。卧驱飞玉勒，立骑转银鞍。纵横既跃剑，挥霍复跳丸。抑扬百兽舞，盘跚五禽戏。狻猊弄斑足，巨象垂长鼻。青羊跪复跳，白马回旋骑。忽睹罗浮起，俄看郁昌至。峰岭既崔嵬，林丛亦青翠。麋鹿下腾倚，猴猿或蹲跂。金徒列旧刻，玉律动新灰。甲荑垂陌柳，残花散苑梅。繁星渐寥落，斜月尚徘徊。王孙犹劳戏，公子未归来。共酌琼酥酒，同倾鹦鹉杯。普天逢圣日，兆庶喜康哉。

《夜闻邻妓》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一·卢思道

逯钦立 辑校

倡楼对三道，吹台临九重。笙随山上鹤，笛奏水中龙。怨歌声易断，妙舞态难逢。谁能暂留客，解佩一相从。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二·何妥

逯钦立 辑校

《奉敕于太常诗修正古乐》

大乐遗钟鼓，至乐贵忘情。俗久淳和变，年深礼教生。嶰谷调孤管，仑山学凤鸣。浮云成舞曲，白雪作歌名。闻诗六义辨，观漏八风平。肃穆皇威畅，渝涟何水清。钧天动丝竹，括地响镎钲。尽美兼韶濩，盛德总成英。寥亮凫钟彻，飘扬翟羽轻。小臣属千载，时幸预簪缨。行欣负苍璧，衢坛听九成。

《乐部曹观乐》

东海余风大，陶唐遗思深。何如观徧舞，奏鼓间摐金。清管调丝竹，朱弦韵雅琴。八行陈树羽，六德审知音。至道兼韶濩，充庭总韎任。高天度流火，落日广城阴。百神谐景福，万国仰君临。大乐非钟鼓，且用戒民心。

《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七·隋炀帝杨广

逯钦立 辑校

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

《和平凉公观赵郡王妓》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七·弘执恭

逯钦立 辑校

小堂罗荐陈，妙妓命燕秦。娥眉疑假黛，红脸自含春。合舞俱回雪，分歌共落尘。齐竽不可厕，空愿上龙津。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七·卞斌
《和孔侍郎观太常新奏乐》
逯钦立 辑校

昔人梦上帝，尚喜颂钧天。况兹开景业，作乐武功宣。大雅废还理，乘风毁更悬。中和诚易拟，韶夏讵相延。犍为磬响彻，嶰谷管声传。小臣滥清耳，长奉南风弦。

Y

《云仙杂记》卷九
后唐·冯贽

金刚舞夜叉歌

隋诸葛昂、高瓒，争为豪侈。昂屈瓒，串长八尺，饼阔丈余，餤粗如柱，酒行，自作金刚舞以送之。瓒复屈昂，以车行酒，马行肉，碓斩脍，碾蒜齑，自唱夜叉歌以送之。

唐

B

唐（吐蕃）·拔塞囊（藏王赤松德赞属下名臣）《拔协》

庆祝桑耶寺落成典礼时，臣民们高兴地跳起卓，个个幸福的唱起歌。

唐·独孤及《毘陵集》卷九《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

先师寝庙，七十子之像在东序，讲堂书室函丈之席在西序，齿胄之位列于廊庑之左右，每岁二月上丁，习舞释菜。先三日，公斋戒肄礼，命博士率胄子，修祝嘏陈祭典，释菜之日，釁器用币，笾豆在堂，尊罍在阼。公元端赤，舄正辞陈信。

C

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二

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亲属饮宴舞戏一月余日。尽产为棺殓，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

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三

凉州祆神祠，至祈祷日，祆主以利铁，从额上钉之，直洞腋下，即出门。身轻若飞，须臾数里，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即却至旧祆所，乃拔钉，一无所损，卧十余日，平复如初，莫知其所以然也。

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六

薛赍惑者，善投壶，龙跃隼飞，矫无遗矢，置壶于背后，却反矢以投之，百发百中。

D

唐·苏鹗《杜阳杂编》

飞龙卫士韩志和，本倭国人也……志和遂于怀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数寸，中有物名蝇虎子，数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啖之故也。乃分为五队，令舞《凉州》。上令召乐以举其曲，而虎子盘回宛转无不中节。每遇致词处，则隐隐如蝇声。及曲终，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级。

……

宪宗皇帝宽仁大度，不妄喜怒……或四方进歌舞妓乐，上皆不纳，

则谓左右曰:“六宫之内，嫔御已多，一旬之中，资费盈万，岂可剥肤搥髓，强娱耳目焉。”

……

大中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有二龙，鳞鬣爪角悉备。明霞锦云链水香麻以为之也。光耀芬馥着人，五色相间，而美丽于中国之锦。其国人危髻金冠,缨络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更有女王国，贡龙油绫、鱼油锦，纹彩尤异，皆入水不濡湿，云有龙油鱼油故也。优者亦作女王国曲，音调宛畅，传于乐部。

……

大中中，日本国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上设百戏珍馔以礼焉。王子善围棋，上敕顾师言待诏为对手。

……

咸通九年，……同日葬乳母，上又作祭乳母文，词理悲切，人多传写。是后上晨夕惴心挂想。李可及进《叹百年》曲，声调怨憾，听之莫不泪下。又教数千人作叹百年队，取内库珍宝雕成首饰，画八百疋官絁作鱼龙波浪文,以为地衣。每一舞而珠翠满地。可及官历大将军，赏赐盈万，甚无状。左军客使西门季玄素鲠直，乃谓可及曰:“尔恣巧媚以惑天子，灭族无日矣！”可及恃宠，亦无改作。

《大唐西域记》卷一 唐·玄奘

三十四国

屈支（**编注**：龟兹的另译）……管弦伎乐特善诸国。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 唐·玄奘

二十二国

瞿萨旦那（**编注**：于阗的另称）……国尚好音，人好歌舞。

《大唐传载》

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开元中皆有才学盛名。鹤年诗尤妙，唱《渭城》。彭年善舞。龟年善打羯鼓。玄宗问:“卿打多少杖？”对曰:“臣打五千杖讫。”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竖柜也。”后数年，有闻打一竖柜，因赐一拂杖羯鼓后卷。流传至建中三年，任使君又传一弟子。使君今取江陵漆盘底，泄水卷中，竟日不散，以其至平。又云:“卷人鼓只在调竖慢，此卷一调之后，经月如初。”今不知所存。

……

湖州德清县南前溪村，前朝教乐舞之地。今尚有数百家，尽习音乐。江南声妓多自此出，所谓“舞出前溪”者也。

《灯下闲谈》卷上 转自《全唐五代小说》卷八

榕树精灵

桂林幕吏穆师言，美丰姿，属文词，善知音律，好游赏。中元节夜，点高灯，排百戏于府之西门。

《代国公主墓碑文》 唐

神功初，则天太后御明堂。圣上年六岁为楚王，舞长命女令，主年十三为皇孙做安公子；岐王年五岁为魏王，弄兰陵王，兼为行主。词曰：“卫王入场，祝愿神皇，神皇万岁，子孙成行”；公主年四岁与寿昌公主对舞西凉，殿上群臣喊呼万岁……（**编注**：陕西省蒲城县三合乡双庙村西南保存）

《东越文苑》卷一 明·陈鸣鹤

陈嘏，字锡之，晋江人。举开成三年进士。宣宗时，嘏为刑部郎中。帝读其《霓裳羽衣曲赋》而善之：“安得此琬琰器哉！”其词曰：“我玄宗心崇至道，化叶无为。制神仙之妙曲，作歌舞之新规。被以衣裳，尽法上清之物序。其行缀，乃从中禁而施。原夫采金石之清音，象蓬壶之胜概。俾乐工以清太，俨彩童而相对。潇洒合节，初闻六律之和；摇曳动容，宛似群仙之态。尔其绛节回互，霞袂飘飏。或眄睐以不动，或轻盈而欲翔。八风韵肃，清音思长。引洞云与丹墀之下，飒天风于紫殿之旁。懿乎乐洽人和，曲含仙意。杂管弦之繁节，澹君臣之玄思。请凄满耳，无非冲漠之音；飒沓盈庭，尽是云霄之事。吾君所以凝清虑，慕玄风，无更旧曲，用纂成功。既心将道合，乃乐与仙同；说康平于有截，延圣寿于无穷。美矣哉！调则冲虚，音惟雅正；于以增逍遥之境，于以畅恬和之性。遂使俗以廉平，人无纷竞；是天地之沂和，致朝廷之清净。小臣忭而歌曰：圣功成兮至乐修，大道叶兮皇风流。愿揣侔于竹帛，赞玄化于鸿休。”帝既善嘏作赋，遂有意欲大用之。会嘏卒，为之怃然。

E

《儿郎伟》敦煌卷子

圣人福禄重，万古难俦疋，剪蘖贼不残，驱傩鬼无一。

F

《封氏闻见记》卷六 唐·封演

然后妓女自绳端蹑足而上，往来倏忽之间，望之如仙。有中路相遇，侧身而过着，有著履而行，从容俯仰者，或以画竿接胫，高五六尺，或蹋肩蹈顶，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掷倒至绳，还往曾无蹉跌。

G

《过山牒》唐·贺县沙田镇狮东村大冷水珍藏

长袖大衫，长腰木鼓，斑衣赤领，琴瑟吹唱……，儿孙连手抱臂，呵呵唱跳，作乐三日三夜，惊天动地……（**编注**：这份牒文后面记录最早的年号是唐开元二十八年）

H

《海日楼札丛（外一种）》卷七 清·沈曾植 钱仲联 辑

杜诗剑器浑脱

剑器浑脱，自来注家无的解。张啸山《舒艺室余笔》云："《宋史·乐志》，教坊所奏十八调，中吕宫曲、黄钟宫曲，皆有剑器一调。然则剑器是曲名，歌者歌而舞者舞也。浑脱疑亦舞曲名。"按：《通考》，圣节大宴，有小儿队、女弟子队，皆舞队也。小儿队十，第二曰剑器队，第七曰玉兔浑脱队。此可证张君舞曲之说。《乐书》一百六十一说犯调云："乐府诸曲，自古不用犯声，以为不顺也。唐自天后末年剑器入浑脱，始为犯声之始。剑器宫调，浑脱角调，以君犯臣，故有犯声。明皇时乐人孙处秀善吹笛，好作犯声。时人以为新意而效之，因有犯调"云云。陈书多引唐人旧记，此为杜诗最的证矣。

J

《进夜胡词》敦煌卷子

岁岁夜胡儿，长头沾优恤。

K

《癸辛杂识》宋·周密

乞食歌姬院

韩熙载相江南，后主即位，颇疑北人，有鸩死者。熙载惧祸，因肆情坦率，不尊礼法，破其家财，售妓乐数百人，荒淫为乐，无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给，遂蔽衣破履作瞽者，持弦琴，俾门生舒雅板挽之，

随房乞丐，以足日膳。后人因画《夜宴图》以讥之，然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于歌姬院，持钵乞食，不为俗情所染，可以说法为人。乃知熙载之前，已有此例。虽裴公逃禅，熙载避祸，余谓熙载是世法，裴公是心法，心迹不同也。

蜂蝶相随

都中名姬楚莲香者，国色无双，时贵门子弟争相诣之。莲香每出处之间，则蜂蝶相随，盖慕其香也。

眼色媚人

念奴者，有姿色，善唱歌，未尝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左右。帝谓妃子曰："此女妖丽，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者。

香肌暖手

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于火，惟于妙妓怀中揣其肌肤，称为暖手，当日为是。

醉舆

申王每醉，即使宫妓将锦彩结一兜子，令宫妓辈抬舁归寝室，本宫呼曰"醉舆"。

妓围

申王每至冬月风雪苦寒之际，使宫妓密围于坐侧以御寒气，自呼为"妓围"。

风流薮泽

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颠饮

长安进士郑愚、刘参、郭保衡、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指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饮"。

射团

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都中盛于此戏。

探官

都中每至正月十五日，造面玺，以官位帖子卜官位高下。或赌筵宴，以为戏笑。

蛛丝卜巧

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遊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

半仙之戏

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士民因而呼之。

结棚避暑

长安富家子刘逸、李闲、卫旷，家势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士，疏财重义，有难必救，真慷慨之士，人皆归仰焉。每至暑伏中，各于林亭内植画柱，以锦绮结为凉棚，设坐具，召长安名妓间坐，递相延请，为避暑之会。时人无不爱羡也。

鸡声断爱

长安名妓刘国容有姿色，能吟诗，与进士郭昭述相爱，他人莫敢窥也。后昭述释褐授天长簿，遂与国容相别。诘旦赴任，行至咸阳，国容使一女仆驰矮驹赍短书云："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恩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使我劳心，因君减食。再期后会，以结齐眉。"长安子弟多诵讽焉。

泪妆

宫中嫔妃辈施素粉于两颊，相号为"泪妆"，识者以为不祥，后果禄山之乱。

肉阵

杨国忠于冬月常选婢妾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风，盖藉人之气相暖，故谓之"肉阵"。

乞巧楼

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击鉴救月

长安城中每月蚀时，即士女取鉴向月击之，满郭如是。盖云救月蚀也。

歌直千金

宫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

隔障歌

宁王宫有乐妓宠姐者，美姿色，善讴唱。每宴外客，其诸妓女尽在目前，惟宠姐客莫见。饮欲半酣，词客李太白恃醉戏曰：“白久闻王有宠姐善歌，今酒肴醉饱，群公厌倦，王何吝此女示于众！”王笑谓左右曰：“设七宝花障，召宠姐于障后歌之。”白起谢曰：“虽不许见面，闻其声亦幸矣。”

楼车载乐

杨国忠子弟恃后族之贵，极于奢侈，每春游之际，以大车结彩帛为楼，载女乐数十人，自私第声乐前引，出游园苑中，长安豪民贵族皆效之。

千炬烛围

杨国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红烛围于左右。

百枝灯树

韩国夫人置百枝灯树，高八十尺，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月色也。

探春

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

冰兽赠王公

杨国忠子弟以奸媚结识朝士，每至伏日，取坚冰令工人镂为凤兽之形，或饰以金环彩带置之雕盘中，送与王公大臣，惟张九龄不受此惠。

风流阵

明皇与贵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统宫妓百余人，帝统小中贵百余人，排两阵于掖庭中，目为“风流阵”。以霞被锦袜张之为旗帜，攻击相斗，败者罚之巨觥以戏笑。时议以为不祥之兆，后果有禄山兵乱。天意人事不偶然也。

望月台

玄宗八月十五日夜，与贵妃临太液池，凭栏望月不尽。帝意不快，遂敕令左右：“于池西岸别筑百尺高台，与吾妃子来年望月。”后经禄山之乱，不复置焉，惟有基址而已。

唐·郑綮 《开天传信记》

太真妃最善于击磬拊搏之音，泠泠然新声，虽太常梨园之能人，莫能加也。上令采蓝田绿玉琢为磬。……上幸蜀回京师，乐器多亡失，独玉磬偶在。

宋·刘昌诗 《芦浦笔记》

三郎

《漫录·事始门》载唐明皇为三郎凡五事。一、刘朝霞《献温泉赋》云："遮莫你古时千帝，岂知我今日三郎。"二、开元十一年置《圣寿乐》，令诸女歌舞宜春院，上亲加策曰："好好作，莫辱三郎。"三、明皇过华阴，见岳神，迎谒老巫阿马婆云："三郎在道上。"四、牛僧孺《周秦行纪》指明皇为三郎。五、《通鉴》每宰相奏事，睿宗辄问："与三郎议否？"而不知尚有一处：开元中有献俳文于明皇曰："说甚三皇五帝，不如来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张。"

唐·张楚金 《楼下观绳伎赋》 转自《文苑英华》卷八二

掖庭美女，和欢丽人，身轻体弱，绝代殊伦，披罗谷与珠翠，铺琼筵与锦茵。其彩练也，横亘百尺，高悬数丈，下曲如钩，中平似掌。初绰约而斜进，竟盘姗而直上，……窈窕相过，蹁跹却步。寄两木以更摄，有双童而并鹜，还回不恒，踊跃无数。

唐·刘恂 《岭表录异》 卷上

广南有舂堂，以浑木刳为槽，一槽两边约十杵，男女间立，以舂稻粮。敲磕槽舷，皆有偏拍。槽声若鼓，闻于数里，虽思妇之巧弄秋砧，不能比其浏亮也。

……

蛮王宴汉使于百花楼前，设舞象。曲乐动，倡优引入一象，以金羁络首，锦襜垂身，随膝腾踏，动头摇尾，皆合节奏，即舞马之类。

唐·陆羽 《陆文学自传》 转自《文苑英华》卷七九三

（陆羽）卷衣诣伶党，著《谑谈》三篇，以身为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戏。

M

唐·樊绰《蛮书》卷一

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服制。

唐·樊绰《蛮书》卷四

磨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大婆、下婆、三探览、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终身不洗手面，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饮酒歌舞。此种本姚州部落百姓也。

唐·樊绰《蛮书》卷八

南诏有妻妾数百人，总谓之诏佐。……少年子弟暮夜游行闾巷，吹壶卢笙，或吹树叶，声韵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

……

每年十一月一日，盛会客，造酒醴，杀牛羊，亲族邻里更相宴乐，三月内作乐相庆，惟务追欢。

唐·樊绰《蛮书》卷十

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按《夔城图经》云："夷事道，蛮事鬼。"初丧，鼙鼓以为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此乃盘瓠白虎之勇也。俗传正月初夜，鸣鼓连腰以歌，为踏蹄之戏。……俗三月八日为大节，以陈祠享，振铎、击鼓、师舞为敬也。

唐·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

（唐）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各为左右，分为部目，为某家宠，某家骄。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

唐·周繇《梦舞钟馗赋》转自《文苑英华》卷九五

皇躬抱疾，佳梦通神……奋长髯于阔臆，斜领全开；搔短发於圆颅，危冠欲坠。顾视才定，趋跄忽前。不待乎调凤管，拨鸾弦，曳蓝衫而飒纚，挥竹简以蹁跹。顿趾而虎跳幽谷，昂头而龙跃深渊。或呀口而扬音，或蹲身而节拍。震雕栱以将落，跃瑶阶而欲折。万灵沮气以憧惶，一鬼傍随而奋踯。烟云忽起，难留舞罢之姿；雨雹交驰，旋失去来之迹。睿想才寤，清宵已阑。祛沉痾而顿愈，痒御体以犹寒。对真妃言寤寐之祥，六宫皆贺；诏道子写婆娑之状，百辟咸观。彼号伊祁，亦名郁垒。傩祆于凝沍之末，驱厉于发生之始。岂如呈妙舞兮荐梦，明君康宁兮福履。

N

《南部新书》 北宋·钱易

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

《霓裳羽衣曲赋》 转自《文苑英华》卷七四 唐·陈嘏

我玄宗心崇至道，化叶无为。制神仙之妙曲，作歌舞之新规。……摇曳动容，宛似群仙之态。尔其绛节回互，霞袂飘扬。或眄盼以不动，或轻盈而欲翔。……

Q

《全唐文纪事》卷首 清·陈鸿墀

《高宗纯皇帝御制文三集·颜真卿祭姪文稿记》

昔张旭观公孙大娘之舞，而悟书法，德端庄流丽之妙。若（颜真卿）自书告身帖及朱巨川告身帖，所谓端庄者也。若裴将军诗帖，所谓流丽者也。合端庄流丽为一，而更出以无心，其在此祭姪文稿乎？

《乐善堂全集定本·韩文公文集序》

天下之事，有其艺，则必有精于其术，无论小大精粗，能使机应于心，技凝于神，则外物不能纷，而后之习其艺者，皆奉以为师法。养叔治射，离娄治规矩，师旷之于音声，仓公之于病，匠石之斤，公孙之舞，皆造其堂而哜其胾，传之后世而无穷。

《典章二》 《全唐文纪事》卷十三 清·陈鸿墀

天福六年春正月辛酉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式。刑部员外郎李象上《二舞赋》，帝览而嘉之，命编诸史册。（《旧五代史·晋高祖纪》）

鸿墀谨案：天福五年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贺，始用二舞。帝举觞奏元同之乐，登歌奏文同之乐，举食文舞奏昭德之舞，武舞奏成功之舞。典礼久废，至是复兴，观者悦之。

《贡举二》 《全唐文纪事》卷十五 清·陈鸿墀

开成二年，高侍郎锴主文，恩赐诗题曰《霓裳羽衣曲》。三年，复前诗题为赋题。（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开成中，高锴知举，内出《霓裳羽衣曲赋》。太学创置石经诗，进士试诗赋，自此始也。（《太平广记》引《卢氏杂说》）

……

臣锴昨日奉宣进，旨令将进士所试诗赋进来者。伏以陛下聪明文

思，天纵圣德，今年诗赋题目，出自宸衷。体格雅丽，意思遐远。诸生捧读相贺，自古未有。倍用研精覃思，磨砺缉谐。其今年试诗赋，比于去年，又胜数等。臣日夜考较，敢不推公？进士李肱《霓裳羽衣曲诗》一首，最为迥出，更无其比，词韵既好，人才俱美。前场吟咏近三五十遍，虽使何逊复生，亦不能过。兼是宗枝，臣与状头第一人，以奖其能。（高锴《先进五人诗赋奏》）

《全唐文纪事》卷十九 《颂扬一》 清·陈鸿墀

上敦睦九族，于诸侯王尤尽友爱。即位后，于十六宅起雍和殿，每月三两幸，与诸侯王击鞠合乐，锡赉有差。（唐·裴庭裕《东观奏记》）

《全唐文纪事》卷二十九 《明达》 清·陈鸿墀

窦俨所上封章，备陈政要，举当今之急务，疾近世之因循，器识可嘉，辞理甚当，故能立事，无愧莅官。所请编集《大周通礼》、《大周正乐》，宜依。（《周世宗答窦俨诏》）

鸿墀谨案：《旧五代史》，世宗显德五年，翰林学士窦俨上疏，论礼乐刑政之源。……其三曰：伏请命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于圣朝，凡乐章沿革，总次编录，系于历代乐录之后，名之曰《大周正乐》，俾乐寺掌之。故有是诏。

《全唐文纪事》卷三十二 《豪逸》 清·陈鸿墀

元和秋七月，羽林裴公献戎捷于京师。上御花萼楼，大置酒。酒酣，诏将军舞剑，为天下壮观，遂赋之。（乔潭《裴将军剑舞赋序》）

尝心许剑舞裴将军，予曾叔祖也。尝投书曰：如白，愿出将军门下。其文高，其气雄，世稀其本，惧失其传，故叙传之。太和初，文宗皇帝命翰林学士为三绝赞，公之诗歌与裴旻将军剑舞洎张旭长史草书为三绝。（《文苑英华》载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

《全唐文纪事》卷三十三 《闲适》 清·陈鸿墀

叙曰：夫以酒德自怡者……其或节以丝簧，程以袂舞，焰红烛于春夕，飘翠袖于香筵，以律度为高谈，以风标为上德，含妍吐艳，拂雾萦烟，此下士之为醉也。……既而六音靡靡，九醖泠泠，傲云山为外人，愿罍杓为剩物。含犀露玉之党，悬缨拖紫之群，连襟而媚新声，接舞而趋艳曲。虽有清真雅士，骯髒高人，亦舍方而就圆，盖彼众而我寡。呜呼！十二年之内，天下翕然同风，酒德之衰，有一于此。（皇甫松《醉乡日月序》）

清·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卷三十八《抒情》

鼓吹本轩皇因出师而作，前代将相有功则假之。今藩阃皆备此乐。余往岁剖符金陵，有童子六七人，皆于此艺特妙，每曲宴奏之。及再至江南，并逾弱冠，悲流年之倏忽，忆前欢而悽怆，乃为此赋。（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鼓吹赋序》）

清·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卷四十六《体物》

甲辰，窜身巴南，避许溃师。郡刺史甚欢接。春一日，登郡东楼，下临巴江，馔酒簇乐，以相为娱。言间，有马处士末至，善击瓯者，请即清谯，爰骋妙绝。处士审音以知声，余审乐以知化，斯可以抑扬淫放，顿挫匏竹，运动节奏，出鬼入神。太守请余赋之，余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酒酣舐笔，乃为赋云。（张曙《击瓯赋序》）

往者，某值宴于郑卫之侯，坐于客序。乐作，堂下行舞，男女纷杂交贯，率以百品，而观者盖瞢然。既罢，升鼓，堂上絃吹大奏，命为《柘枝舞》，则皆排目矢座。客曰：今自有土之乐舞堂上者，惟胡部与焉。而柘枝益肆于态，诚足以赋其容也。因顾余绪之，以洗客念。（唐·沈亚之《沈下贤集·柘枝舞赋序》）

清·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卷七十二《训释一》

王勃《七夕赋》："掩青琴而独进，凌绛树而轻回。"吴旦生曰："杨升庵以青琴对绛树，谓皆美人，不知唐人早入赋中矣。司马相如《上林赋》：'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注云：'青琴，古神女也。'《抱朴子》：'南威、青琴，姣冶之极，而必俟盛饰以增其丽容。'《志奇》云：'绛树一声能歌两曲，二人细听，各闻一曲，一字不乱，人疑其一声在鼻，竟不测其何术。'魏文帝《答繁钦书》云：'今之妙舞，莫巧于绛树；清歌，莫激于宋臈。'徐陵杂曲云：'碧玉宫妓自翩妍，绛树新声自可怜。'"（《历代诗话》）

王勃《春思赋》："敛态调歌扇，回身正舞衣。"吴旦生曰："洪武间，杨孟载《早春诗》'近水欲迷歌扇绿，隔花偏衬舞衣红'，《诗话》以为舞衣歌扇，不脱元诗习气。然见李义府诗'镂月为歌扇，裁云作舞衣'，刘希夷诗'池月怜歌扇，山云爱舞衣'，储光羲诗'吹竹留歌扇，薰香入舞衣'，老杜亦云'江清歌扇低，野旷舞衣前'，则唐人已用之。余观子安赋，则唐初已作此语。且考子安之前，陈阴铿诗'莺啼歌扇后，花落舞衣前'，李元操诗'红树摇歌扇，绿珠飘舞衣'，徐陵杂曲云'舞衫回袖胜春风，歌扇当牖似秋月'，北齐萧放诗'歌还团扇后，舞出妓行前'，周庾信诗'绿珠歌扇薄，飞燕舞衫长'，则此语之起已久矣。"（《历代诗话》）

唐宋务光谏疏云："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丽服，名曰'苏

莫遮'，浑脱队即所谓公孙大娘浑脱舞也。苏莫遮系帽，今曲名有之。"（明·杨慎《丹铅余录》）

清·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卷七十四《训释三》

《琴操》曰："季桓子受齐女乐，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师已送之曰：'夫子则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此即雉噫之歌也。"《冲波传》云："孔子相鲁，齐人惧而欲败其政，选齐国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玑。季桓子语鲁君，为周道游馆，孔子乃行。覩雉之飞鸣，叹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色斯举矣，翔而后集。'因为雉噫之歌曰：'彼妇之叩，可以出奏。彼妇之谒，可以死北。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扬子云所云《雉噫》者指此。(《丹铅余录》)

清·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卷八十二《辩证四》

柳子厚守柳州日，筑龙城，得白石，微辨刻画曰："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丑。"此子厚自记也。退之作《罗池庙碑》云："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盖用此事。（宋·许颉《许顗》）

清·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卷八十六《异同二》

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答微之启》云"七州千万户"，《集》作"七县十万户"。时微之在浙东，若以越州管内言之，则七县十万户。若以浙东观察使所统言之，则元文似是。但"千"字疑《启》中夸大之词。（宋·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

清·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卷九十《拾遗一》

镔铁作镜辟大旱，清泉虔祈甘霖感。魅孽当兹惊破胆，服之疫疠莫能犯。双龙嚄略垂长颔，回禄睢盱威早敛。(《武德铁镜铭》)

鸿墀谨案：镜背有"武德壬午年造辟邪华镔铁镜"十二字。

清·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卷九十四《订缪三》

《摭言》曰："唐末试进士，以《霓裳羽衣曲》为诗题。明年，又以为赋题。"观国按：明皇以声色而败度，后之文士，咸指《霓裳羽衣曲》为亡国之音。故唐人诗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亦如陈后主之《玉树后庭花》也，固不可以为诗、赋题而训多士。夫唐之祖宗典故，其美且善者多矣，奚独《霓裳》之取耶？（宋·王观国《学林》）

清·董诰等 编《全唐文》卷二三四·张楚金《透撞童儿赋》

此儿于是跂双足，戟两臂，踊身而直上，若有其翅，尽竿而平立，若余其地。人以为难，我以为易；人以为恐，我以为戏。难中有戏，戏中有难。倒轻躯，坠高竿，如更羸之雁下空里，似蒲旦之鸽落云间。不识者谓之尚奇好绝，自取其残，眼为之惨，心为之寒。

清·董诰等 编《全唐文》卷九三三·杜光庭《历代崇道记》

明皇开元中，敕诸道并令置开元观，又制《混元赞》，帝亲书勒之于石。又敕五岳置真君庙，又敕上都置太清宫，东都置太微宫，以太原神尧旧宅为紫微宫，潞州潜龙故宅为启圣宫，并给衮冕绛纱帷帐交龙门戟，一如宫阙之制。帝又注《道德经》及制序引，诏天下士庶，并令家藏一本。两街道众，乃以幢幡伎乐，自禁中迎归于太清宫。香花之盛，近古未有。又勅置道举，一如礼部之制。帝亲自策之，达者甚众。

清·彭定求等 编《全唐诗》卷八九·张说《岳州守岁二首》

夜风吹醉舞，庭户对酣歌。愁逐前年少，欢迎今岁多。

桃枝堪辟恶，爆竹好惊眠。歌舞留今夕，犹言惜旧年。

清·彭定求等 编《全唐诗》卷一六二·李白《前有一樽酒行二首》

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渌酒生微波。落花纷纷稍觉多，美人欲醉朱颜酡。青轩桃李能几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当年意气不肯倾，白发如丝叹何益。

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清·彭定求等 编《全唐诗》卷一六六·李白《江上吟》

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尊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清·彭定求等 编《全唐诗》卷二九八·王建《赛神曲》

男抱琵琶女作舞，主人再拜听神语。新妇上酒勿辞勤，使尔舅姑无所苦。椒浆湛湛桂座新，一双长箭系红巾。但愿牛羊满家宅，十月报赛南山神。青天无风水复碧，龙马上鞍牛服轭。纷纷醉舞踏衣裳，把酒路旁劝行客。

清·彭定求等 编《全唐诗》卷三五九·刘禹锡《阳山庙观赛神》

梁松南征至此，遂为其神，在朗州。

汉家都尉旧征蛮，血食如今配此山。曲盖幽深苍桧下，洞箫愁绝（一作吹绝）翠屏间。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一作婆娑）启醉颜。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踏竹歌还。

清·彭定求等 编《全唐诗》卷三六五·刘禹锡《裴令公见示诮乐天寄奴买马绝句斐言仰和且戏乐天》

常奴安得似方回，争望追风绝足来。若把翠娥酬騄耳，始知天下有奇才。

清·彭定求等 编《全唐诗》卷四九八·姚合《除夜》

衰残归未遂，寂寞此宵情。旧国当千里，新年隔数更。寒犹近北峭，风渐向东生。谁见长安陌，晨钟度火城。

殷勤惜此夜，此夜在逡巡。烛尽年还别，鸡鸣老更新。傩声方去疫，酒色已迎春。明日持杯处，谁为最后人。

清·彭定求等 编《全唐诗》卷五四一·李商隐《回中牡丹为雨所败》第二首

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万里重阴非旧圃，一年生意属流尘。前溪舞罢君回顾，并觉今朝粉态新。

清·彭定求等 编《全唐诗》卷五五八·薛能《除夜作》

和吹度穹旻，虚徐接建寅。不辞加一岁，唯喜到三春。灯照云烟好，幡悬井邑新。祯祥应北极，调燮验平津。树欲含迟日，山将退旧尘。兰萎残此夜，竹爆和诸邻。祝寿思明圣，驱傩看鬼神。团圆多少辈，眠寝独劳筋。茜旆犹双节，雕盘又五辛。何当平贼后，归作自由身。

清·彭定求等 编《全唐诗》卷五六七·郑嵎《津阳门诗》

津阳门者，华清宫之外阙，南扃禁闱，北走京道。开成中，嵎常得群书，下帷于石瓮僧院，而甚闻宫中陈迹焉。今年冬，自虢而来，暮及山下，因解鞍谋餐，求客旅邸，而主翁年且艾，自言世事明皇。夜阑酒余，复为嵎道承平故实。翼日，于马上辄裁刻俚叟之话，为长句七言诗，凡一千四百字，成一百韵止，以门题为之目云耳。

……

瑶光楼南皆紫禁，梨园仙宴临花枝。迎娘歌喉玉窈窕，蛮儿舞带金葳蕤。三郎紫笛弄烟月，怨如别鹤呼羁雌。玉奴琵琶龙香拨，倚歌促酒声娇悲。（上皇善吹笛，常宝一紫玉管。贵妃妙弹琵琶，其乐器闻于人间者，有逻逤檀为槽，龙香柏为拨者。上每执酒卮，必令迎娘歌《水调曲》遍，而太真辄弹弦倚歌，为上送酒。内中皆以上为三郎，玉奴乃太真小字也。）……禁庭术士多幻化，上前较胜纷相持。罗公如意夺颜色，三藏袈裟成散丝。（上颇崇罗公远，杨妃尤信金刚三藏。上尝幸功德院，将谒七圣殿，忽然背痒，公远折竹枝化作七宝如意以进。上大喜，顾谓金刚曰："上人能致此乎？"三藏曰："此幻术耳，僧为陛下取真物。"乃于袖中出如意，七宝炳耀，而公远所进，即时复为竹枝耳。后一日，杨妃始以二人定优劣。时禁中将创小殿，三藏乃举一鸿梁于空中，将中公远之首，公远不为动容，上连命止之。公远飞符于他处，窃三藏金栏袈裟于箧中，守者不之见。三藏怒，又咒取之，须臾而至。公远复噀水龙符于袈裟上，散为丝缕以尽也。）蓬莱池上望秋月，无云万里悬清辉。上皇夜半月中去，三十六宫愁不归。月中秘乐天半间，丁珰玉石和埙篪。宸聪听览未终曲，却到人间迷是非。（叶法善引上入月宫，时秋已深，上苦凄冷，不能久留，归。于天半尚闻仙乐，及上归，且记忆其半，遂于笛中写之。会西凉都督杨敬述进《婆罗门曲》，与其声调相符，遂以月中所闻为之散序，用敬述所进曲作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法曲》。）千秋御节在八月，会同万国朝华夷。花萼楼南大合乐，八音九奏鸾来仪。都卢寻橦诚龌龊，公孙剑伎方神奇。马知舞彻下床榻，人惜曲终更羽衣。（上始以诞圣日为千秋节，每大酺会，必于勤政楼下使华夷纵观，有公孙大娘舞剑，当时号为雄妙。又设连榻，令马舞其上，马衣纨绮而被铃铎，骧首奋鬣，举趾翘尾，变态动容，皆中音律。又令宫妓梳九骑仙髻，衣孔雀翠衣，佩七宝璎珞，为霓裳羽衣之类，曲终，珠翠可扫。其舞马，禄山亦将数匹以归，而私习之，其后田承嗣代安，有存者，一旦于厩上闻鼓声，顿挫其舞，厩人恶之，举箠以击之。其马尚为怒未妍妙，因更奋击宛转，曲尽其态。厮恐，以告。承嗣以为妖，遂戮之，而舞马自此绝矣。）……韩家烛台倚林杪，千枝灿若山霞摛。昔年光彩夺天月，昨日销镕当路岐。（韩国为千枝灯台，高八十尺，置于山上，每至上元夜则然之，千光夺月，凡百里之内，皆可望焉。）

《渔父引二首（其二）》
《全唐诗》卷八六一·李梦符
清·彭定求等 编

渔弟渔兄春到来，婆官赛却坐江隈。椰榆杓子瘤杯酒，烂煮鲈鱼满盎堆。

R

《容斋随笔》卷一
南宋·洪迈

乐天侍儿

世言白乐天侍儿唯小蛮、樊素二人。予读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若然，则红、紫二绡亦女奴也。

《容斋随笔》卷九
南宋·洪迈

唐扬州之盛

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张祜诗

唐开元、天宝之盛，见于传记、歌诗多矣，而张祐所咏尤多，皆他诗人所未尝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灯》云："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上巳乐》云："猩猩血染系头标，天上齐声举画桡。却是内人争意切，六宫红袖一时招。"《春莺啭》云："兴庆池南柳未开，太真先把一枝梅。内人已唱《春莺啭》，花下傞傞软舞来。"又有《大酺乐》、《邠王小管》、《李谟笛》、《宁哥来》、《邠娘羯鼓》、《退宫人》、《耍娘歌》、《悖拏儿舞》、《阿鸨汤》、《雨霖铃》、《香囊子》等诗，皆可补《开天遗事》，弦之乐府也。

《容斋随笔》卷十四
南宋·洪迈

大曲伊凉

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凉州今转为梁州，唐人已多误用，其实从西凉府来也。凡此诸曲，唯伊、凉最著，唐诗词称之极多，聊记十数联，以资谈助。如"老去将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守管弦声款逐，侧商调里唱《伊州》"……皆王建、张祜、刘禹锡、王昌龄、高骈、温庭筠、张籍诸人诗也。

《容斋续笔》卷七
南宋·洪迈

伾文用事

唐顺宗即位，抱疾不能言，王伾、王叔文以东宫旧人用事，政自己出。即日禁宫市之扰民，五坊小儿之暴闾巷，罢盐铁使之月进，出教坊女伎六百还其家。

五十弦瑟

李商隐诗云："锦瑟无端五十弦。"说者以为锦瑟者，令狐丞相侍儿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弦所起。

《容斋续笔》卷十六
南宋·洪迈

唐人酒令

白乐天诗："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卢。"注云："骰盘、卷白波、莫走鞍马，皆当时酒令。"……又有《旗幡令》、《闪摩令》、《抛打令》，今人不复晓其法矣，唯优伶家犹用手打令以为戏云。

《容斋三笔》卷六
南宋·洪迈

白公夜闻歌者

白乐天《琵琶行》，盖在浔阳江上为商人妇所作。而商乃买茶于浮梁，妇对客奏曲，乐天移船，夜登其舟与饮，了无所忌，岂非以其长安故倡女不以为嫌邪？集中又有一篇题云《夜闻歌者》，时自京城谪浔阳，宿于鄂州，又在《琵琶》之前。其词曰："夜泊鹦鹉洲，秋江月澄澈。邻船有歌者，发调堪愁绝。歌罢继以泣，泣声通复咽。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独倚帆樯立，娉婷十七八。夜泪似真珠，双双堕明月。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陈鸿《长恨传序》云："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吟咏，非有意于渔色。"然鄂州所见，亦一女子独处，夫不在焉，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

《容斋三笔》卷十一
南宋·洪迈

两莫愁

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画工传其貌，好事者多写寄四远。《唐书·乐志》曰："《莫愁乐》者，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古词曰"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者是也。李义山诗曰："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传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送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他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阳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似阿侯。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珊瑚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早嫁

东家王”者是也。卢氏之盛如此，所云“不早嫁东家王”，莫详其义。近世周美成乐府《西河》一阕，专咏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系”之语，岂非误指石头城为石城乎？

《容斋三笔》卷十二 南宋·洪迈

眄泰秋娘三女

白乐天《燕子楼诗序》云：“徐州故张尚书……”白公尝识之，感旧游，作三绝句，首章云：“……”末章云：“……”读者伤恻。刘梦得《泰娘歌》云：“泰娘本韦尚书家主讴者……”刘公为歌其事，云：“……”杜牧之《张好好诗》云：“牧佐……”予谓妇人女子，华落色衰，至于失主无依，如此多矣。是三人者，特见纪于英辞鸿笔，故名传到今。况于士君子终身不遇而与草木俱腐者，可胜叹哉！然眄眄节义，非泰娘、好好可及也。（**编注**：“眄眄”馆本作“盼盼”）

《容斋三笔》卷十四 南宋·洪迈

歌扇舞衣

唐李义山有诗云：“镂月为歌扇，裁云作舞衣。”同时人张怀庆窃为己作，各增两字云：“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性裁云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剥之诮。予又见刘希夷《代闺人春日》一联云：“池月怜歌扇，山云爱舞衣。”绝相似。杜老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旷舞衣前。”储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莲香入舞衣。”然则唐诗人好以歌扇、舞衣为对也。

《容斋四笔》卷四 南宋·洪迈

左黄州表

予读《元次山集》，有《左黄州表》一篇云：“乾元己亥，赞善大夫左振，出为黄州刺史，下车，黄人歌曰：‘我欲逃乡里，我欲去坟墓；左公今既来，谁忍弃之去。’后一岁，又歌曰：‘吾乡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杀之。’盖此巫黄人也。”

《容斋四笔》卷十五 南宋·洪迈

浑脱队

唐中宗时，清源尉吕元泰上书言时政曰：“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幕遮’，旗鼓相当，腾逐喧噪。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非先王之礼乐，而示则于四方。《书》曰：‘谋时寒若。’何必裸形体，欢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焉。”书闻不报。此盖并论泼寒胡之戏。《唐史》附于《宋务光传》末，元泰竟亦不显。近世风俗相尚，不以公私宴集，皆为耍曲耍舞，如《渤海乐》之类，殆犹此也。

《容斋五笔》卷三 南宋·洪迈

开元宫嫔

自汉以来，帝王妃妾之多，唯汉灵帝、吴归命侯、晋武帝、宋苍梧王、齐东昏、陈后主。晋武至于万人。唐世明皇为盛，白乐天《长恨歌》云“后宫佳丽三千人”，杜子美《剑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盖言其多也。《新唐史》所叙，谓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嘻，其甚矣！隋大业离宫遍天下，所在皆置宫女。故裴寂为晋阳宫监，以私侍高祖。及高祖义师经过处，悉罢之。其多可想。

《容斋五笔》卷九 南宋·洪迈

不能忘情吟

予既书白公钟情蛮、素于前卷，今复见其《不能忘情吟》一篇，尤为之感叹，辄载其文，因以自警。其《序》云：“……”观公之文，固以遣情释意耳，素竟去也。此文在集最后卷，故读之者未必记忆。东坡犹以为柳枝不忍去，因刘梦得“春尽絮飞”之句方知之。于是美朝云之独留，为之作诗，有“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之语。然不及二年而病亡，为可叹也。

S

《随隐漫录》卷二 宋·陈世崇

卫青少为平阳公主马前奴，后贵显，公主择配无逾青者，卒归之。北齐后宫一裙之费，至直万匹，周灭其国，后妃以卖烛为业。南唐刘承勳，穷奢极侈，蓄妓乐数千，一妓价数十万，教以艺又数十万，服饰称之，归京乞食冻馁死。

《舌华录》 明·曹臣

唐玄宗性俊迈，酷不好琴，曾听弹正弄，未及毕，叱内官曰：“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

T

《唐语林》卷四 北宋·王谠

（唐）明皇性俊迈，不好琴。会听弹，正弄未毕，叱琴者曰：“待诏出！”谓内官曰：“速令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

《唐语林》卷五 北宋·王谠

王维为大乐丞，被人嗾令舞黄狮子，坐是出官。黄狮子者，非天子不舞也。后辈慎之。

《唐语林》卷七 北宋·王谠

有曰《葱岭西》者，士女踏歌为队，其词大率言葱岭之士，乐河湟故地，归国而复为唐民也。

《唐六典》卷四 唐·李林甫

道士修行……其德高思精，谓之练师。

《唐会要》卷三三 宋·王溥

天宝十三载……《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

《通典》卷一四四 唐·杜佑

抃，击其节也。情发于中，手抃足蹈。抃者，因其声以节舞。龟兹伎人弹指为歌舞之节，亦抃之意也。

《通典》卷一四六 唐·杜佑

清乐

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唯弹琴家犹传楚、汉旧声及清调、琴调，蔡邕《五弄》、《楚调四弄调》，谓之“九弄”，雅声独存。非朝廷郊庙所用，故不载。

四方乐

东夷二国（高丽、百济）。《高丽乐》，工人紫罗帽，饰以鸟羽，黄大袖，紫罗带，大口裤，赤皮靴，五色縚绳。舞者四人，椎髻于后，以绛抹额，饰以金珰。二人黄裙襦，赤黄裤；二人赤黄裙，襦裤。极长其袖，乌皮靴，双双并立而舞。

南蛮二国（扶南、天竺）。《扶南乐》，舞二人，朝霞衣，朝霞行缠，赤皮鞋。隋代全用《天竺乐》，今其存者有羯鼓、毛员鼓、都昙鼓、筚篥、横笛、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琵琶、铜钹、贝。

西戎五国（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高昌乐》，舞二人，白袄锦袖，赤皮靴、皮带，红抹额。乐用荅腊鼓一，腰鼓一，鸡娄鼓一，羯鼓一，箫一，横笛二，筚篥二，五弦琵琶二，琵琶二，铜角一，竖箜篌一（今亡），笙一。

龟兹乐者，起自吕光破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代传其业，至于孙妙达，尤为北齐文宣所重，常自击胡鼓和之。周武帝聘突厥女为后，

西域诸国来媵，于是有龟兹（至隋，有西龟兹、齐龟兹、土龟兹凡三部，开皇中大盛于闾阎）、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帝大聚长安胡儿，羯人白智通教习，颇杂以新声。

南蛮、北狄国俗，皆随发际断其发，今舞者咸用绳围首，反约发杪，内于绳下。

……

《窟儡子》，亦曰《魁儡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乐也，汉末始用之于嘉会。北齐后主高纬尤所好。高丽之国亦有之。今闾市盛行焉。

……

坐立部伎

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子舞。师子挚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缀毛为衣，象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拂，为习弄之状。

郊庙宫悬备舞议

大唐麟德二年十月，诏："国家平定天下，革命创制，纪功旌德，久被乐章。今郊祀四悬，犹用干戚之舞，先朝作乐，韫而未伸。其郊庙享宴等所奏宫悬，文舞宜用《功成庆善》之乐，皆著履执拂，依旧服裤褶、童子冠；其武舞宜用《神功破陈》之乐，皆衣甲持戟，其执纛之人亦著金甲。人数并依八佾，仍量加箫、笛、歌鼓等，于悬南列坐，若舞即与宫悬合奏。其宴乐内二色舞者，仍依旧别设。"

仪凤二年十一月，太常少卿韦万石奏曰："据《贞观礼》，郊享日文舞奏《元和》、《顺和》、《永和》等乐，其舞人著委貌冠服，手执籥翟；其武舞奏《凯安》，其舞人著平冕，手执干戚。奉麟德二年十月敕，文舞改用《功成庆善乐》，武舞改用《神功破阵乐》，并改器服。但以《庆善乐》不可降神，《破阵乐》又未入雅乐，虽改用器服，其舞曲依旧，迄今不改。事既不安，恐须别有处分。"诏曰："旧文舞、武舞既不可废，并器服总宜依旧。若悬作《上元舞》日，仍奏《神功破阵乐》及《功成庆善乐》，并殿庭用舞，并须引出悬外而作。其安置舞曲，宜更商量作安稳法。并录《凯安》六变法象奏闻。"万石又与刊正乐官等奏曰："谨按《凯安舞》是贞观年中所造武舞，准《贞观礼》及今礼，但郊庙祭享奏武舞之乐即用之。凡有六变（一变象龙兴参墟，二变象克靖关中，三变象东夏宾服，四变象江淮宁谧，五变象猃狁詟伏，六变象兵还振旅）。谨按《贞观礼》，祭享日武舞唯作六变，亦如周之大武，六成乐止。今礼奏武舞六成，而数终未止，既非师古，不可依行。其

武舞《凯安》，请依古礼及《贞观礼》，六成乐止。立部伎内《破阵乐》五十二遍，修入雅乐，只有两遍，名《七德》。立部伎内《庆善乐》五十遍，修入雅乐，只有一遍，名《九功》。《上元舞》二十遍，今入雅乐，一无所减。每见祭享日三献已终，《上元舞》犹自未毕，今更加《破阵乐》、《庆善乐》，恐酌献以后，歌舞更长。其雅乐内《破阵乐》、《庆善乐》、《上元舞》三曲，并请修改通融，令长短与礼相称，冀于事为便。《破阵乐》有象武事，《庆善乐》有象文事。按古六代舞，有《云门》、《大咸》、《大韶》、《大夏》等，是古之文舞；殷之《大护》、周之《大武》，是古之武舞。先儒相传，国家以揖让得天下，则先奏文舞；若以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舞。请应用二舞日，先奏《神功破阵乐》，次奏《功成庆善乐》。先奉敕于圜丘、方泽、太庙祠享日，则用《上元》之舞。臣据见行礼，欲于天皇酌献降复位（高皇在位尊号天皇）以后，即作《凯安》，六变乐止，其《神功破阵乐》、《功成庆善乐》、《上元舞》三曲，待改修讫，以次通融作之，即得新旧并行，前后有序。”诏从之。

巴渝舞杂武舞议

魏文帝黄初二年，改《巴渝舞》曰《昭武》。至明帝景初元年，尚书奏：“考览三代礼乐遗曲，据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执羽籥。”晋又改魏《昭武》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武帝咸宁元年，诏定祖宗之号，而庙乐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勖所使郭琼、宋识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

宋武帝永初元年，改《正德舞》为《前舞》，《大豫舞》为《后舞》。建武二年，有司奏：“宋承晋氏郊庙之乐，未有名称，直号前舞、后舞，有乖古制。”于是改前舞为《凯容》，谓之文舞；后舞为《宣烈》，谓之武舞。何承天《三代乐序》云：“《正德》、《大豫》二舞，盖出于《二容乐》，然则其声节有古之遗音焉。”晋使郭琼、宋识等造《正德》《大豫》舞，初不言因革《昭业》等两舞，承天空误《二容》，竟自无据。按《正德》、《大豫》二舞，即出《宣武》《宣文》《魏大武》三舞也。何以知之？《宣武》，魏《昭武舞》也；《宣文》，魏《文始舞》也。魏改《巴渝》为《昭武》，《五行》曰《大武》。今《凯容舞》则执籥翟，此即魏《文始舞》也。《宣烈舞》有牟弩，有干戚。牟弩，汉《巴渝舞》也；干戚，周《武舞》也。宋代止革其辞与名，不变其舞。舞相传习，至今不改。琼、识所造，正是杂用二舞，以为《大豫》耳。夷蛮之乐，虽陈宗庙，不应杂以周舞也，遂皆称雅正，以为盛德。历代景行，所差实远。

W

《吴郡石像铭》 转自《艺文类聚》卷七十七

七盘员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椒浆，屡上东皇之曲。

X

《夏仲御别传》 转自《初学记》卷十五

仲御从父家女巫章舟、陈殊二人，妍姿冶媚，清歌妙舞，状若飞仙。

唐·朱揆《谐噱录》 转自《说郛》卷三十四下

阿婆舞

郑傪出妓以宴赵绅，而舞者年已长，伶人孙子多献口号云："相公经文复经武，常侍好今兼好古。昔日曾闻阿武歌，今日亲见阿婆舞。"

Y

唐·赵麟《因话录》

有文溆僧者，公为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

宋·陈旸《乐书》卷一五八

四夷歌·乞寒

乞寒，本西国外蕃康国之乐也。其乐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其乐大抵以十一月，倮露形体，浇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也。

唐·段成式《礼异》《酉阳杂俎》卷一

北朝妇人，常以冬至日进履袜及靴。正月进箕帚、长生花。立春进春书，以青缯为帜，刻龙像衔之，或为虾蟆，五月进五时图、五时花，施帐之上。是日，又进长命缕、宛转绳，皆结为人像带之。夏至日，进扇及粉脂囊，皆有辞。

……

北齐迎南使……仪仗百余人，剪彩如衣带，白羽间为稍，髴发绛袍，帽凡五色，袍随髴色，以木为稍、刃、戟，画彩为虾蟆幡。

……

梁正旦，使北使乘车至阙下，入端门……梁主坐皂帐，南面。诸宾及群官俱坐定，遣书舍人殷灵宣旨慰劳，具有辞答。其中庭设钟悬及百戏，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

《酉阳杂俎》卷一《忠志》 唐·段成式

安禄山恩宠莫比，锡赉无数，其所赐品目有：桑落酒、阔尾羊窟利、马酪、音声人两部……

……

天宝末，交趾贡龙脑，如蝉蚕形，波斯言老龙脑树节方有，禁中呼为瑞龙脑。上唯赐贵妃十枚，香气彻十余步。上夏日尝与亲王棋，令贺怀智独弹琵琶，贵妃立于局前观之。上数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猧子于坐侧，猧子乃上局，局子乱，上大悦。时风吹贵妃领巾于贺怀智巾上，良久，回身方落，贺怀智归，觉满身香气非常，乃卸幞头，贮于锦囊中。及上皇复宫阙，追思贵妃不已，怀智乃进所贮幞头，具奏他日事。上皇发囊，泣曰："此瑞龙脑香也。"

……

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虿毒。

寒食日，赐侍臣帖彩球，绣草宣台。

立春日，赐侍臣彩花树。

腊日，赐北门学士口脂、蜡脂，盛以碧镂牙筒。

《酉阳杂俎》卷二《玉格》 唐·段成式

晋许旌阳，吴猛弟子也。当时江东多蛇祸，猛将除之，选徒百余人。至高安，令具炭百斤，乃度尺而断之，置诸坛上。一夕，悉化为玉女惑其徒。至晓，吴猛悉命弟子无不涅其衣者，唯许君独无，乃与许君至辽江。及遇巨蛇，吴年衰，力不能制，许遂禹步敕剑，登其首斩之。

《酉阳杂俎》卷二《壶史》 唐·段成式

邢（和璞）下山延一客，长五尺，阔三尺，首居其半，绯衣宽博，横执象笏，其睫疏挥，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与邢剧谈，多非人间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过庭，客熟视顾邢曰："此非泰山老师乎？"邢应曰是。客复曰："此一转则失之千里，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谓曰："向客，上帝戏臣也。"（**编注**：邢为修道士，崔为随其学道者）

《酉阳杂俎》卷三《贝编》 唐·段成式

荆州贞元初，有狂僧，善歌《河满子》。尝遇醉，伍伯途辱之，令歌。僧即发声。其词皆伍伯从前非匿也。伍伯惊而自悔。

《酉阳杂俎》卷四《境异》 唐·段成式

龟兹国，元日斗牛马蛇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蕃息也。婆罗遮，并服狗头猴面，男女五昼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为戏。焉耆国元日、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祀，四月十五日

油林，五月五日弥勒下生……十月十四日作乐至岁穷。

唐·段成式《贬误》《酉阳杂俎》卷四

俗好于门上画虎头，书聻字，谓阴刀鬼名，可息疫疠也。予读《汉旧仪》说傩，逐疫鬼，又立桃人、苇索、沧耳虎等。聻为合沧耳也。

唐·段成式《怪术》《酉阳杂俎》卷五

张魏公在蜀时，有梵僧难陁，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贯金石，变化无穷。初入蜀，与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将将断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门，别有乐术。"因指三尼："此妙于歌管。"戍将反敬之，遂留连为办酒肉，夜会客与之剧饮。僧假襦裆巾幗市铅黛，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调笑，逸态绝世。饮将阑，僧谓尼曰："可为押衙踏某曲也。"因徐对对舞，曳绪回雪，迅赴摩跌，伎又绝伦也。良久，曲终而舞不已。僧喝曰："妇女风邪？"忽起取戍将佩刀，众谓酒狂，各惊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于地，血及数丈。戍将大惧，呼左右缚僧。僧笑曰："无草草。"徐举尼，三支筇杖也，血乃酒耳。

唐·段成式《诡习》《酉阳杂俎》卷五

建中初，有河北军将姓夏，弯弓数百斤。尝于球场中，累钱十余，走马，以击鞠杖击之，一击一钱飞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于新泥墙安棘刺数十，取烂豆相去一丈，一一掷豆贯于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马书一纸。

唐·段成式《乐》《酉阳杂俎》卷六

魏高阳王雍美人徐月华也，能弹卧箜篌，为《明妃出塞》之声。

有田僧超能吹笳为《壮士歌》、《项羽吟》。将军崔延伯出师，每临敌，令僧超为壮士声，遂单马入阵。

古琵琶用鹍鸡股。开元中，段师能弹琵琶，用皮弦。贺怀智破拨，弹之不能成声。

唐·段成式《雷》《酉阳杂俎》卷八

贞元年中，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堕地，猪首，手足各两指，执一赤蛇啮之。俄顷云暗而失，时皆图而传之。

唐·段成式《梦》《酉阳杂俎》卷八

汉仪大傩侲子辞有"伯奇食梦"。道门言：梦者，魄妖，或谓三尸所为。释门言有四：一善恶种子，二四大伦增，三贤圣加持，四善恶征祥。……

威远军小将梅伯成善占梦。有优人李伯怜，游泾州乞钱，得米百斛。及归，令弟取之，过期不至。夜梦洗白马，访伯成占之。伯成伫思曰："凡

人好反语，洗白马，泻白米也。君所忧。或有风水之虞乎？”数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无余。

唐·段成式
《黥》
《酉阳杂俎》卷八

房孺复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浓妆高髻，月给燕脂一豆，粉一钱。有一婢新买，妆稍佳，崔怒曰：“汝好妆耶？我为汝妆！”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烧锁梁，灼其两眼角，皮随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脱，瘢如妆焉。

……

近代妆尚靥如射月，曰黄星（一曰是）靥。靥钿之名，盖自吴孙和邓夫人也。和宠夫人，尝醉儛如意，误伤邓颊，血流娇婉弥苦。命太医合药，医言得白獭髓杂玉与虎珀屑，当灭痕。和以百金购得白獭，乃合膏。虎珀太多，及痕不灭。左颊有赤点如意，视之更益甚妍也。诸婢欲要宠者，皆以丹青点颊而进幸焉。

……

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制，以掩点迹。大历已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辄印面，故有月点钱点。

……

百姓间有面戴青志如黥。

……

《天宝实录》云：“日南厩山连接，不知几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后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画其两目下。去前二齿，以为美饰。”

……

越人习水，必镂身以避蛟龙之患。今南中绣面狫子，盖雕题之遗俗也。

……

成式三从兄遘，贞元中，尝过黄坑。有从者拾髑颅骨数片，将为药，一片上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墨，方知黥踪入骨也。从者夜梦一人掩面从其索骨曰：“我羞甚，幸君为我深藏之，当福君。”从者惊觉，毛戴，遽为埋之。

……

崔承宠少从军，善驴鞠，逗脱杖捷如胶焉。后为黔南观察使。少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张臂食两指，绕腕匝颈，龃龉在腹，拖股而尾及骭焉。对宾侣常衣覆其手，然酒酣，辄袒而努臂戟手捉优伶辈曰：“蛇咬尔。”优伶等即大叫毁而为痛状，以此为戏乐。（**编注：**刺、劄、

剳青、镂、镂身、点青，皆唐人呼黥身名）

《酉阳杂俎》卷九
《盗侠》
唐·段成式

或言刺客，飞天夜叉术也。韩晋公在浙西时，瓦官寺因商人无遮斋，众中有一年少请弄阁，乃投盖而上，单练䯻履膜皮，猿挂鸟跂，捷若神鬼。复建罂水于结脊下，先溜至檐，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睹者无不毛戴。

……

相传黎幹为京兆尹时，曲江涂龙祈雨，观者数千。黎至，独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击鞔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寻之。至兰陵里之内，入小门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汤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惧，因弊衣怀公服与坊卒至其处。时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阀。黎唯趋而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当十死。"老人惊起，曰："谁引君来此？"即牵上阶。黎知可以理夺，徐曰："某为京兆尹，威稍损则失官政。丈人埋形杂迹，非证慧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钓人以贼，非义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过。"乃具酒设席于地，招访卒令坐。夜深语及养生之术，言约理辩。黎转敬惧，因曰："老夫有一伎，请为尹设。"遂入。良久，紫衣朱鬉，拥剑长短七口，舞于庭中，迭跃挥霍，换光电激，或横若裂盘，旋若规天。有短剑二尺余，时时及黎之衽。黎叩头股慄。食顷，掷剑植地如北斗状，顾黎曰："向试黎君胆气。"黎拜曰："今日已后，性命丈人所赐，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无道气，非可遽教，别日更相顾也。"揖黎而入。黎归，气色如病，临镜方觉须剃落寸余。翌日复往，室已空矣。

……

建中初，士人韦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与连镳，言论颇洽。日将衔山，僧指路谓曰："此数里是贫道兰若，郎君岂不能左顾乎？"士人许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处分步者先排比行。十余里不至，韦生问之，即指一处林烟，曰："此是矣。"又前进。日已没，韦生疑之，素善弹，乃密于靴中取弓卸弹，怀铜丸十余，方责僧曰："弟子有程期，适偶贪上人清论，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余步，韦知其盗也，乃弹之。僧正中其脑，僧初不觉，凡五发中之，僧始扪中处，徐曰："郎君莫恶作剧。"韦知无奈何，亦不复弹。见僧方至一庄，数十人列炬出迎。僧延韦坐一厅中，唤云："郎君勿忧。"因问左右："夫人下处如法无？"复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韦生见妻女别在一处，供帐甚盛，相顾涕泣。即就僧，僧前执韦生手曰："贫道盗也。本无好意，不知郎君艺若此，非贫道亦

不及也。今日故无他，幸不疑也。适来贫道所中郎君弹悉在。”乃举手掴脑后，五丸坠地焉。盖脑衔弹丸而无伤，虽《列》言“无痕挞”、《孟》称“不肤挠”，不啻过也。有顷，布筵具蒸犊，犊劄刀子十余，以齑饼环之。揖韦生就坐，复曰：“贫道有义弟数人，欲令伏谒。”言未已，朱衣巨带者五六辈，列于阶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则成齑粉矣。”食毕，僧曰：“贫道久为此业，今向迟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过老僧，欲请郎君为老僧断之。”乃呼飞飞出参郎君。飞飞年才十六七，碧衣长袖，皮肉如脂。僧叱曰：“向后堂侍郎君。”僧乃授韦一剑及五丸，且曰：“乞郎君尽艺杀之，无为老僧累也。”引韦入一堂中，乃反锁之，堂中四隅，明灯而已。飞飞当堂执一短马鞭，韦引弹，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觉跳在梁上，循壁虚摄，捷若猱玃，弹丸尽不复中。韦乃运剑逐之，飞飞倏忽逗闪，去韦身不尺。韦断其鞭节，竟不能伤。僧久乃开门，问韦：“与老僧除得害乎？”韦具言之。僧怅然，顾飞飞曰：“郎君证成汝为贼也，知复如何？”僧终夕与韦论剑及弧矢之事。天将晓，僧送韦路口，赠绢百疋，垂泣而别。

《酉阳杂俎》卷十二《语资》
唐·段成式

宁王常猎于鄠县界，搜林，忽见草中一柜，扃锁甚固。王命发视之，乃一少女也。问其所自，女言：“姓莫氏，叔伯庄居。昨夜遇光火贼，贼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动婉含颦，冶态横生。王惊悦之，乃载以后乘。时慕荦者方生获一熊，置柜中，如旧锁之。时上方求极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经三日，京兆奏鄠县食店有僧二人，以钱一万，独赁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柜入店中。夜久，腷膊有声。店户人怪日出不启门，撤户视之，有熊冲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书报宁王：“宁哥大能处置此僧也。”莫才人能为秦声，当时号“莫才人啭”焉。

……

黄齓儿矮陋机惠，玄宗常凭之行。问外间事，动有锡赍（号曰肉杌）。一日入迟，上怪之，对曰：“今日雨淖，向逢捕贼官与臣争道，臣掀之坠马。”因下阶叩头。上曰：“外无奏，汝无惧。”复凭之。有顷，京尹上表论，上即叱出，令杖杀焉。

……

玄宗常伺察诸王，宁王常夏中挥汗鞔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

……

魏仆射收临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顾眺。

……

（**编注**：太仆卿周皓述）某年少常结豪族为花柳之游，竟畜亡命。访城中名姬，如蝇袭膻，无不获者。时靖恭坊有姬字夜来，稚齿巧笑，歌舞绝伦，贵公子破产迎之。予时数辈富于财，更擅之会。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来生日，岂可寂寞乎？'皓与往还，竟求珍货，合钱数十万。乐工贺怀智、纪孩孩，皆一时绝手。扃方合，忽觉击门声，皓不许开。良久，折关而入。有少年紫裘，骑从数十，大诟其母。母与夜来泣拜。诸客将散，皓时气方刚，且恃扛鼎，顾从者敌。因前让其怙势，攘臂殴之，踣于拳下，遂突出。

……

明皇封禅泰山，张说为封禅使。说女婿郑镒，本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迁转一级。惟郑镒因说骤迁五品，兼赐绯服。因大脯次，玄宗见镒官位腾跃，怪而问之，镒无词以对。黄幡绰曰："此泰山之力也。"

……

成式曾一夕堂中会，时妓女玉壶忌鱼炙，见之色动。因访诸妓所恶者，有蓬山忌鼠，金子忌虱，尤甚。坐客乃竞征虱拏鼠事，多至百余条。予戏摭其事，作《破虱录》。

《酉阳杂俎》卷十三《尸穸》 唐·段成式

世人死者有作伎乐，名为乐丧。魌头，所以存亡者之魂气也。一名苏衣被，苏苏如也。一曰狂阻，一曰触圹。四目曰方相，两目曰僛。据费长房识李娥（一曰俄）药丸，谓之方相脑，则方相或鬼物也，前圣设官象之。

《周礼》："方相氏殴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与柏。墓上树柏，路口致石虎，为此也。

……

昔秦时陈仓人猎得兽，若彘而不知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弗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脑。欲杀之，当以柏插其首。"

《酉阳杂俎》卷十四《诺皋记上》 唐·段成式

楚庄争随兕而祸移，齐桓睹委蛇而病愈。

昆仑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也。

大荒中有灵山，有十巫，曰咸、即、盼、彭、姑、具、礼、抵、谢、罗，从此升降。

天山有神，是为浑潡。状如橐而光，其光如火。六足重翼，无面目。是识（一曰"嗜音"）歌舞，实为帝江。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

葬之常羊山，乃以乳为目，脐为口，操干戚而舞焉。

……

汉竹宫用紫泥为坛，天神下若流火玉饰器七千枚（一作枝），舞女三百人。一曰汉祭天神用万二千杯，养牛五岁，重三千斤。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厅中。及醒，见古屏上妇人等，悉于床前踏歌，歌曰：“长安女儿踏春阳，无处春阳不断肠。无袖弓腰浑忘却，蛾眉空带九秋霜。”其中双鬟者问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见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势如规焉。士人惊惧，因叱之，忽然上屏，亦无其他。

《酉阳杂俎》卷十五《诺皋记下》
唐·段成式

山萧，一名山臊，《神异经》作獠（一曰操），《永嘉郡记》作山魅，一名山骆，一名蛟（一曰蛂），一名濯肉，一名热肉，一名晖，一名飞龙。如鸠，青色，亦曰治乌。巢大如五斗器，饰以土垩，赤白相见，状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烧人庐舍，俗言山魈。

《酉阳杂俎》卷十六《羽篇》
唐·段成式

百劳，博劳也。相传伯奇所化。取其所踏枝鞭小儿，能令速语。南人继母有娠，乳儿病如疟，唯鵙毛治之。

《酉阳杂俎》卷十六《广动植之一》
唐·段成式

蝉化齐后，鸟生杜宇。

椰子为越王头，壶楼为杜宇项。

《酉阳杂俎》卷十九《草篇》
唐·段成式

瓜恶香，香中尤忌麝。郑注太和初赴职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瓜尽死，一蒂不获。

《酉阳杂俎续集》卷二《支诺皋下》
唐·段成式

成都乞儿严七师，幽陋凡贱，涂垢臭秽不可近，言语无度，往往应于未兆。居西市悲田坊，常有帖衙俳儿干满川、白迦、叶珪、张美、张翱等五人为火。七师遇于涂，各与十五文，勤勤若相别为赠之意。后数日，监军院宴满川等为戏以求衣粮，少师李相怒，各杖十五，递出界。

唐·段成式
《贬误》
《酉阳杂俎续集》卷四

相传玄宗尝令左右提优人黄幡绰入池水中，复出，幡绰曰：“向见屈原笑臣，尔遭逢圣明，何尔至此？”据《朝野佥载》：散乐高崔嵬善弄痴大，帝令没首水底。少顷，出而大笑，上问之，云：“臣见屈原，谓臣云：‘我遇楚怀无道，汝何事亦来耶？’”帝不觉惊起，赐物百段。

……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座客任道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齐会设此，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字与褊同声，云世人皆误。予意其饰非，大笑之。近读甄立言《本草音义》引曹宪云：扁，布典反，今步典，非也。案扁鹊姓秦，字越人，扁县郡属渤海。

……

唐·段成式
《寺塔记上》
《酉阳杂俎续集》卷五

不空三藏塔前多老松，岁旱则官伐其枝为龙骨以祈雨，盖三藏役龙，意其树必有灵也。

平康坊菩萨寺……佛殿内槽东壁维摩变，舍利弗角而转睐，元和末，俗讲僧文溆装之，笔迹尽矣。

长乐坊安国寺。红楼，睿宗在藩时舞榭。

道政坊宝应寺。韩干，蓝田人。少时常为贳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一贳酒漫游，干常征债于王家。戏画地为人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岁与钱二万，令学画十余年。今寺中释梵天女，悉齐公妓小小等写真也。寺有韩干画下生帧弥勒，衣紫袈裟，右边仰面菩萨及二师子，犹入神。

哭小小写真连句：如生小小真，犹自未栖尘（梦复）。揄袂将离壁，斜柯欲近人（柯古）。昔时知出众，清宠占横陈（善继）。不遣游张巷，岂教窥宋邻（梦复）。庾楼吹笛裂，弘阁赏歌新（柯古）。蝉怯折腰步，蛾惊半额嚬（善继）。图形谁有术，买笑讵辞贫（柯古）。复陇迷村径，重泉隔汉津（梦复）。同心知作羽，比目定为鳞（善继）。残月巫山夕，余霞洛浦晨（柯古）。

唐·段成式
《寺塔记下》
《酉阳杂俎续集》卷六

崇义坊招福寺。本曰正觉，国初毁之，以其地立第赐诸王，睿宗在藩居之。乾封二年，移长宁公主佛堂于此，重建此寺……长安二年，内出等身金铜像一铺，并九部乐。南北两门额，上与岐、薛二王亲送至寺，彩乘象舆，羽卫四合，街中余香，数日不歇。

唐·段成式《支动》《酉阳杂俎续集》卷八

獬豸見斗不直者觸之，穷奇見斗不直者煦之，均是兽也，其好恶不同。故君子以獬廌为冠，小人以穷奇为名。

唐·段成式《支植下》《酉阳杂俎续集》卷十

无患木，烧之极香，辟恶气，一名噤娄，一名桓。昔有神巫曰瑶眊，能符劾百鬼，擒魑魅，以无患木击杀之。世人竞取此木为器，用却鬼，因曰无患木。

唐·张固《幽闲鼓吹》

元载子伯和，势倾中外。福州观察使寄乐妓十人，既至，半载不得送。使者窥伺门下，出入频者有琵琶康昆仑最熟，厚遗求通，即送妓。伯和一试奏，尽以遗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制《西梁州》，昆仑求之不与。至是以乐之半赠之，乃传焉。道调《梁州》是也。

后唐·冯贽《云仙杂记》卷一

凤巢群女

姑臧太守张宪，使倡妓戴拂壶中锦仙裳，密粉淡妆，使侍阁下。奏书者，号"传芳妓";酌酒者，号"龙津女";传食者，号"仙盘使";代书札者，号"墨娥";按香者，号"麝姬";掌诗藁者，号"双清子"。诸倡曰"凤窠群女"，又曰"团云队"、"曳云仙"。(出《姑臧前后记》)

梅妆阁

郭元振落梅妆阁，有婢数十人。客至，则拖鸳鸯擷裙衫，一曲终，则赏以糖鸡卵，明其声也。宴罢，散九和握香。(出《叙闻录》)

洛阳岁节

洛阳人家，正旦，造丝鸡、蔼燕、粉荔枝;正月十五日，造火蛾儿，食玉梁糕;寒食，装万花舆，煮杨花粥;端午，术羹、艾酒，以花丝楼阁插鬓，赠遗辟瘟扇;乞巧，使蜘蛛结万字，造明星酒，装同心脍;重九，迎凉，脯羊肝饼，佩瘿木符;冬至，煎餳，彩珠，戴一阳巾;除夜，铜刀刻门，埋小儿砚，点水盆灯;腊日，造脂花餤。(出《金门岁节》)

迷香洞

史凤，宣城妓也，待客以等差。甚异者，有迷香洞、神鸡枕、锁莲灯;次则交红被、传香枕、八分羊;下列不相见，以闭门羹待之。使人致语曰:"请公梦中来。"冯垂客于凤，罄囊，有铜钱三十万，尽纳，得至迷香洞。题九迷诗于照春屏而归。(出《常新录》)

金凤凰

周光禄诸妓，掠鬓用郁金油，傅面用龙消粉，染衣以沈香水。月终，人赏金凤凰一只。（出《传芳略记》）

三贤松

朝真观九星院，有三贤松三株，如古君子。梁阁老妓英奴，以丽水囊贮香游之，不数日，松皆半枯。（出《事略》）

《云仙杂记》卷二 后唐·冯贽

辨琴秦楚声

李龟年至岐王宅，闻琴声曰："此秦声。"良久，又曰："此楚声。"主人入问之，则前弹者，陇西沈妍也；后弹者，扬州薛满。二妓大服，乃赠之破红绡、蟾酥麨。龟年自负，强取妍秦音琵琶捍拨而去。（出《辨音集》）

百花狮子

曲江贵家游赏，则剪百花，装成狮子相送遗。狮子有小连环，欲送，则以蜀锦流苏牵之，唱曰："春光且莫去，留与醉人看。"（出《曲江春宴录》）

酒器九品

李适之有酒器九品：蓬莱盏、海川螺、舞仙盏、瓠子卮、幔卷荷、金蕉叶、玉蟾儿、醉刘伶、东溟样。蓬莱盏上有山，象三岛，注酒以山没为限。舞仙盏，有关捩，酒满，则仙人出舞，瑞香球子落盏外。（出《逢原记》）

临光宴

正月十五夜，玄宗于常春殿张临光宴，"白鹭转花"、"黄龙吐水"、"金凫银燕"、"浮光洞"、"攒星阁"，皆灯也。奏月分光曲，又撒闽江锦荔枝千万颗，令宫人争拾，多者赏以红圈帔，绿晕衫。（出《影灯记》）

《云仙杂记》卷三 后唐·冯贽

争春馆

扬州太守圃中，有杏花数十畷。每至烂开张大宴，一株令一倡倚其旁，立馆曰："争春"。开元中，宴罢夜阑，人或云："花有叹声"。（出《扬州事迹》）

《云仙杂记》卷四 后唐·冯贽

粉指印青编

徐州张尚书妓女多涉猎。人有借其书者，往往粉指痕并印于青编。（出《妆楼记》）

上元影灯

洛阳人家上元以影灯多者为上，其相胜之辞曰："千影万影"。又

各家造芋，郎君食之宜男女。仍云送鸡肉酒，用六木瓶贮之，于亲知门前留地而去。（出《影灯记》）

《云仙杂记》卷五 后唐·冯贽

金牌盈座

河间王夜饮，妓女讴歌，一曲下一金牌。席终，金牌盈座。（出《丰盈传》）

高丽丝结

张均妓多丽，弹琵琶曲，曲项上有高丽丝结。赵诗争夺，致伤二指。（出《辨音集》）

《云仙杂记》卷六 后唐·冯贽

敛诸妓钗钿以记意

金城多美妓。贺兰剑曰："吾既临人，私情难展。"遇宴饮则敛夺诸妓钗钿，退以记意。（出《金城记》）

钱龙宴

洛阳人有妓乐者，三月三日结钱为龙为帘，作钱龙宴。四围则撒真珠，厚盈数寸，以斑螺令妓女酌之，仍各具数，得双者为吉。妓乃作双珠宴以劳主人。又各令作饧缓带，以一丸饧舒之，可长三尺者，赏金菱角，不能者罚酒。（出《妆楼记》）

《云仙杂记》卷八 后唐·冯贽

孙逢年好酒色老不衰

长安孙逢年，日一醉，无虚席，妓妾曳绮罗者，二百余人。晚年衰惫，齿皆蚛龋，空虚如楼阁，而旧好不衰。（出《长安后记》）

《云仙杂记》卷九 后唐·冯贽

麒麟楦

唐杨炯每呼朝士为麒麟楦。或问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饰其形，覆之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耳。无德而朱紫，何以异是？"（出《朝野佥载》）

《云仙杂记》卷十 后唐·冯贽

蕤宾铁

乐工廉郊，师于曹纲。纲曰："教授人多矣，未有此性灵弟子也。"郊常池上弹蕤宾调，忽闻芰荷间有物跳跃，出岸乃方响一片，有知者，识是蕤宾铁也。指拨精妙，致律吕相应，物类相感耳。（出《琵琶录》）

如愿

有商人过清湖，见清湖君。君问所需，商曰："但乞如愿"，君许之。果得一婢，"如愿"即其名也，商有所求，悉能致之。后因正旦，

如愿晚起，商人挞之，走入粪壤中不见。今人正旦以细绳系绵人，投粪壤中，云："乞如愿"。

《云溪友议》卷上 唐·范摅

舞娥异

李八座翱，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匪疾而颜色忧悴。殷尧藩侍御当筵而赠诗曰："姑苏太守青娥女，流落长沙舞柘枝。满座绣衣皆不识，可怜红脸泪双垂。"明府诘其事，乃故苏台韦中丞爱姬所生之女也。（亚卿之胤、正卿之侄）。曰："妾以昆弟夭丧，无以从人，委身于乐部，耻辱先人。"言讫涕咽，情不能堪。亚相为之吁叹，且曰："吾与韦族，其姻旧矣。"速命更其舞服，饰以袿襦，延与韩夫人相见。（夫人，吏部之子）。顾其言语清楚，宛有冠盖风仪，抚念如其所媵，遂于宾榻中选士而嫁之也。舒元舆侍郎闻之，自京驰诗赠李公曰："湘江舞罢忽成悲，便脱蛮靴出绛帷。谁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怀旧嫁文姬。"李尚书初守庐江，有重系者合当大辟。引谳之时，启鸣曰："某偶黩典章，即从诛戮。然昔于群山，专习一艺，愿于贵人之前试之。"乃曰："长啸也。死而无恨欤！"乃命缓系而听之，清声上彻云汉。公曰："不意苏门之风，出于赭衣之下。可命鸾鹤同游，可与孙、阮齐躅。去其械梏，蠲其罪乎！"后镇山南，夜闻长笛之音，而浏亮不绝。问是何人吹之也，俱云："府狱重囚。"令明日引来。官吏递相尤怨，夜使囚徒为乐，罪累必深。及至，发龙吟之韵，奏出塞之悲，闺思乡情，莫不凄切。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不事农业，可为伶人尔。"卒岁而怜愍之，便令奔去也。夫徐晃持刑，而行阵齐整；慕容贷法，而兵士倾心。宽猛相济，故无不均。前闻于襄阳雕鹗高举，后有李汉南文学推能。于、李之双名，真亚匹也；虽杨、杜之齐勋，未比二侯之奇特者矣。

《云溪友议》卷中 唐·范摅

云中命

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窜辱，积尸满中原，士族随车驾也。伶官：张野狐觱栗、雷海清琵琶、李龟年唱歌、公孙大娘舞剑。初，上自击羯鼓，而不好弹琴，言其不俊也。又宁王吹箫，薛王弹琵琶，皆至精妙，共为乐焉。

《一切经音义》卷四十一 唐·释慧琳

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慈国，至今由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象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或以泥水沾洒行人，或持羂索搭钩捉人为戏。

《乐府诗集》卷四十三 北宋·郭茂倩

《古今乐录》曰：凡诸大曲竟，黄老弹独出舞，无辞。

《乐府诗集》卷五十六 北宋·郭茂倩

《乐府杂录》曰："健舞曲有《柘枝》，软舞曲有《屈柘》。"《乐苑》曰："羽调有《柘枝曲》，商调有《屈柘枝》。此舞因曲为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铃，抃转有声。其来也，于二莲花中藏花坼而后见，对舞相占，实舞中雅妙者也。"《教坊记》曰："凡棚车上击鼓非《柘枝》，则《阿辽破》也。"《羯鼓录》曰："凡曲有意尽声不尽者，须以他曲解之，如《耶婆色鸡》用《屈柘急遍》解，《屈柘》用《浑脱》解之类是也。一说曰：《柘枝》，本《柘枝舞》也，其后字讹为柘枝。"沈亚之赋云："昔神祖之克戎，宾杂舞以混会。柘枝信其多妍，命佳人以继态。"然则似是戎夷之舞。按今舞人衣冠类蛮服，疑出南蛮诸国也。

……

唐功成庆善乐舞辞

一曰《九功舞》，殿庭朝会所奏文舞也。《新唐书·礼乐志》曰："太宗生于武功之庆善宫，贞观六年幸之。宴从臣，赏赐闾里，同汉沛、宛。帝欢甚赋诗，吕才被之管弦，名曰《功成庆善乐》。以童儿六十四人，冠进德冠，紫裤褶，长袖，漆髻，屣履而舞。"《旧唐书·乐志》曰："《庆善乐》，太宗所造也，名《九功之舞》。舞蹈安徐，以象文德洽而天下安乐也。冬正享宴及国有大庆，与《七德舞》偕奏于庭。"（**编注**：辞略）

霓裳辞十首

一曰《霓裳羽衣曲》。《唐逸史》曰："罗公远多秘术，尝与玄宗至月宫。初以拄杖向空掷之，化为大桥。自桥行十余里，精光夺目，寒气侵人。至一大城，公远曰：'此月宫也。'仙女数百，皆素练霓衣，舞于广庭。问其曲，曰《霓裳羽衣》。帝晓音律，因默记其音调而还。回顾桥梁，随步而没。明日，召乐工，依其音调，作《霓裳羽衣曲》。一说曰：开元二十九年中秋夜，帝与术士叶法善游月宫，听诸仙奏曲。后数日，东西两川驰骑奏，其夕有天乐自西南来，过东北去。帝曰：'偶游月宫听仙曲，遂以玉笛接之，非天乐也。'曲名《霓裳羽衣》，后传于乐部。"《乐苑》曰："《霓裳羽衣曲》，开元中，西凉府节度杨敬述进。郑愚曰：'玄宗至月宫，闻仙乐，及归，但记其半。会敬述进《婆罗门曲》，声调相符，遂以月中所闻为散序，敬述所进为曲，而名《霓裳羽衣》也。'白居易曰：'《霓裳》法曲也。其曲十二遍，起于开元，盛于天宝。'凡曲将终，声拍皆促，唯《霓裳》之末，长引一声。故其歌云'繁音急

节十二遍，唳鹤曲终长引声’是也。按王建辞云：‘弟子部中留一色，听风听水作《霓裳》。’刘禹锡诗云：‘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然则非月中所闻矣。”

《乐府诗集》卷八十 北宋·郭茂倩

《乐苑》曰：“《婆罗门》，商调曲。开元中，西凉府节度杨敬述进。”《唐会要》曰：“天宝十三载，改《婆罗门》为《霓裳羽衣》。”

《乐府杂录》 唐·段安节

傀儡子

自昔传云：“起于汉祖，在平城，为冒顿所围，其城一面即冒顿妻阏氏，兵强于三面。垒中绝食。陈平访知阏氏妒忌，即造木偶人，运机关，舞于陴间。阏氏望见，谓是生人，虑下其城，冒顿必纳妓女，遂退军。史家但云陈平以秘计免，盖鄙其策下尔。”后乐家翻为戏。其引歌舞有郭郎者，发正秃，善优笑，闾里呼为“郭郎”，凡戏场必在俳儿之首也。

雅乐部

宫悬四面，天子乐也；轩悬三面，诸侯乐也；判悬二面，大夫乐也；特悬一面，士乐也。宫悬四面，每面五架。……凡奏曲，登歌先引，诸乐逐之。其乐工皆戴平帻，衣绯大袖，每色十二，在乐悬内。已上谓之“坐部伎”。《八佾舞》则六十四人，文武各半，皆著画帻，俱在乐悬之北。文舞居东，手执翟，状如凤毛；武舞居西，手执戚。文衣长大，武衣短小。其钟师及磬师、登歌、《八佾舞》并诸色舞，通谓之“立部伎”。

云韶乐

用玉磬四架。乐即有琴、瑟、筑、箫、篪、籥、跋膝、笙、竽、登歌、拍板。乐分堂上、堂下。登歌四人，在堂下坐。舞童五人，衣绣衣，各执金莲花引舞者。金莲，如仙家行道者也。舞在阶下，设锦筵。宫中有云韶院。

驱傩

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黄金为四目，衣熊裘，执戈，扬盾，口作“傩、傩”之声以除逐也。右十二人，皆朱发，衣白□画衣，各执麻鞭，辫麻为之，长数尺，振之声甚厉。乃呼神名，其有甲作，食殉者；肺胃，食虎者；腾简，食不祥者；揽诸，食咎者；祖明、强梁，共食磔死寄生者；腾根，食蛊者等。侲子五百，小儿为之，衣朱褶、素襦，戴面具。以晦日于紫宸殿前傩，张宫悬乐。太常卿及少卿押乐正到西阁门，丞并太乐署令、鼓吹署令、协律郎并押乐在殿前。事前十日，太常卿并诸官于本寺先阅傩，并遍阅诸乐。其日，大宴三五署官，其

朝寮家皆上棚观之，百姓亦入看，颇谓壮观也。太常卿上此。岁除前一日，于右金吾龙尾道下重阅，即不用乐也。御楼时，于金鸡竿下打赦鼓一面、钲一面，以五十人唱色十下，鼓一下，钲以千下。

鼓架部

乐有笛、拍板、答鼓——即腰鼓也，两杖鼓。戏有《代面》，始自北齐。神武弟，有胆勇，善斗战，以其颜貌无威，每入阵即着面具，后乃百战百胜。戏者衣紫，腰金，执鞭也。《钵头》——昔有人父为虎所伤，遂上山寻其父尸。山有八折，故曲八叠。戏者被发，素衣，面作啼，盖遭丧之状也。《苏中郎》——后周士人苏葩，嗜酒落魄，自号“中郎”，每有歌场，辄入独舞。今为戏者，着绯，戴帽;面正赤，盖状其醉也。即有《踏摇娘》、《羊头浑脱》、《九头狮子》，弄《白马益钱》，以至寻橦、跳丸、吐火、吞刀、旋盘、筋斗，悉属此部。

龟兹部

乐有觱篥、笛、拍板、四色鼓、揩羯鼓、鸡楼鼓。戏有《五方狮子》。高丈余，各衣五色。每一狮子有十二人，戴红抹额，衣画衣，执红拂子，谓之“狮子郎”。舞《太平乐》曲。《破阵乐》曲亦属此部，秦王所制，舞人皆衣画甲，执旗旆；外藩镇春冬犒军亦舞此曲，兼马军引入场，尤甚壮观也。《万斯年》曲是朱崖李太尉进，此曲名即《天仙子》是也。

胡部

乐有琵琶、五弦、筝、箜篌、觱篥、笛、方响、拍板。合曲时亦击小鼓、钹子。合曲后立唱歌，凉府所进，本在正宫调，大遍、小遍，至贞元初，康昆仑翻入琵琶玉宸宫调——初进曲在玉宸殿，故有此名，合诸乐，即黄钟宫调也。《奉圣乐》曲，是韦南康镇蜀时南诏所进，在宫调，亦舞伎六十四人，遇内宴，即于殿前立奏乐，更番替换；若宫中宴，即坐奏乐。俗乐亦有坐部、立部也。

舞工

舞者，乐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惊鸿，或如飞燕。婆娑，舞态也;蔓延，舞缀也。古之能者，不可胜记，即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健舞曲有《棱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软舞曲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柘》、《团圆旋》、《甘州》等。

俳优

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于一小圆球子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球子上，其妙如此也。

Z

唐 《贞惠公主墓志并序》

……箫楼之上，韵调双凤之声；镜台之中，舞状两鸾之影。……

（**编注**：贞惠，渤海国文王大钦茂次女，卒于公元777年，公元780年葬于六顶山。渤海国文王大钦茂是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牡丹江第一名人，唐廷册封其为渤海郡王，他是渤海国第三代君主，在位期737–783年。）

五代

C

《长白山新会院记碑》碑文

五代后周

（**编注**：五代时，山东章丘县境内一座和娘庙，每年的庙会）“阗咽如市，喧腾若雷”，“俳优击掌以扬桴，曲尽诙谐之体”（**编注**：该碑为山东章丘县出土，五代后周显德三年立）

H

《韩熙载夜宴图》跋

转自《古书画伪讹考辨》

五代·顾闳中

南唐韩熙载，齐人也。朱温时以进士登第。……及后主嗣位，颇疑北人，多以死之。且惧，遂放意杯酒间，竭其财，致伎乐殆百数，以自污。后主屡欲相之，闻其糅杂，即罢。常与太常博士陈致雍，门生舒雅、紫微朱铣、状元郎粲、教坊使李家明会饮。李之妹按胡琴，公为击鼓。女妓王屋山舞六幺。屋山俊惠（慧）非常，二妓公最爱之。幼令出家，号凝酥素质。后主每伺其家宴，令顾闳中辈丹青以进。既而黜为左庶子，分司南都。尽逐群妓，乃上表乞留。后主复留之阙下。不数日，群妓复集，饮逸如故。月俸至，则为众妓分有，既而日不能给。尝弊衣履作瞽者，持独弦琴，俾舒雅执板，挽之随房求丐，以给日膳。陈致雍家累空，畜妓十数辈。与韩熙载善，亦累被迁。公以诗戏之云：“陈郎衫色如装戏，韩子官资似美铃。”其放肆如此。后迁中书侍郎，卒于私第。

Q

《除夜》

《全唐诗》卷七五二·南唐徐铉

清·彭定求等 编

寒灯耿耿漏迟迟，送故迎新了不欺。往事并随残历日，春风宁识旧容仪。预惭岁酒难先饮，更对乡傩羡小儿。吟罢明朝赠知己，便须题作去年诗。

《全唐诗》卷七六一·五代·詹敦仁《余迁泉山城留侯招游郡圃作此》

清·彭定求等 编

当年巧匠制茅亭，台馆翚飞匝郡城。万灶貔貅戈甲散，千家罗绮管弦鸣。柳腰舞罢香风度，花脸妆匀酒晕生。试问亭前花与柳，几番衰谢几番荣。

《全唐诗》卷八九七·五代孙光宪《菩萨蛮》

清·彭定求等 编

木棉花映丛祠小，越禽声里春光晓。铜鼓与蛮歌，南人祈赛多。客帆风正急，茜袖偎樯立。极浦几回头，烟波无限愁。

T

《唐摭言》卷十

五代·王定保

海叙不遇

周缄尝为《角抵赋》，略曰："前冲后敌，无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拏，尽是用拳之手。"

X

《陷虏记》转自《新五代史》卷七十三

五代·胡峤

（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官者、翰林、伎术、教坊、角抵、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

宋辽金西夏

B

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魏公婢》

魏公夫人尝蓄婢，而魏公不知也。教以歌舞，至魏公生朝，乃出之。使上寿，公见其辨爽，悦之。其婢既上寿毕，忽泣下，公怪而问之。婢曰："念妾父在时，每生朝，婢子辈上寿，亦必歌此曲。今忽感其事，不知泪之所从也。"公曰："汝父为何人？"曰："某人。尝为某州通判。"公大惊，责夫人曰："此士大夫女，安得辄取为婢？"夫人谢不知，公即令与诸女列后，择一有官人厚嫁之。

宋《北盟录》

金以女巫为萨满，或同珊蛮，金与渤海同族，度渤海人亦必奉之。萨满亦称叉玛，奉者多为妇人，盖女巫之一种也。于祀祖先祷神时，戴尖冠，着长裙，腰系铜铃，击鼓蹲舞，口喃喃词不可辨。又谓，可以疗疾。

宋·谢枋得《碧湖杂记·沧州节度使来信》

（沧州节度使米信，纤啬聚敛成巨富。其长子任供奉官，后挥霍破家）京师货药者多假弄狮子猢狲为戏，聚集市人，供奉者形质么么，颐颊尖薄，克肖猢狲，复委质于戏场焉。韦绳贯颈，跳掷不已，旁观为之掩泪，而彼殊无愧色。噫，公侯之门，一旦如此，有其父必生其子，何足怪耶。

清道光元年《保宁府志》

清·黎雪锦《张烈文侯祠碑记》

（宋）……娱侯灵兮巴渝舞。陈牺牲兮民力普，侯其享兮福兹土，庇乡邦兮万万古！

D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十》

或国主复来臣下之家，君臣宴乐，携手握臂，咬颈扭耳，至于同歌共舞，无复尊卑。

清初·冯甦《滇考·大理国记》

政和六年（1116年），遣使李紫琮等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玗山诸物。又有乐人，善幻戏，即大秦、犁轩之遗，名五花爨弄，徽宗爱之，以供欢宴。赏赐不赀。

《东京梦华录》
宋·孟元老

梦华录序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

卷之五·京瓦伎艺

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张真奴，舞旋。……每遇内宴前一月，教坊内勾集弟子小儿，习队舞，作乐杂剧节次。

卷之六·正月

及州南一带，皆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之类，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

卷之六·十六日

而又命僧道场打花钹、弄椎鼓，游人无不驻足。诸门皆有官中乐棚。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

卷之七·清明节

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

卷之七·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

近殿水中，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

卷之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

驾登宝津楼，诸军百戏，呈于楼下。先列鼓子十数辈，一人摇双鼓子，近前进致语，多唱“青春三月蓦山溪”也。唱讫，鼓笛举一红巾者弄大旗，次狮豹入场，坐作进退，奋迅举止毕。次一红巾者，手执两白旗子，跳跃旋风而舞，谓之“扑旗子”。及上竿、打筋斗之类讫，乐部举动，琴家弄令，有花妆轻健军士百余，前列旗帜，各执雉尾蛮牌、木刀，初成行列，拜舞互变开门夺桥等阵，然后列成偃月阵。乐部复动蛮牌令，数内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状，一人作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出场凡五七对，或以枪对牌，剑对牌之类。忽作一声如霹雳，谓之“爆仗”，则蛮牌者引退，烟火大起，有假发披面，口吐狼牙烟火，如鬼神状者上场。着青帖金花短后之衣，帖金皂裤，跣足，携大铜锣随身，步舞而进退，谓之“抱锣”。绕场数遭，或就地放烟火之类。又一声爆仗，乐部动《拜新月慢》曲，有面涂青碌，戴面具金睛，饰以豹皮锦绣看带之类，谓之“硬鬼”。或执刀斧，或执杵棒之类，作脚步蘸立，为驱捉视听之状。又爆仗一声，有假面长髯，展裹绿袍靴简，如钟馗像者，傍一人以小锣相招和舞步，谓之“舞判”。继有二三瘦瘠、以粉涂身，金睛白面，如髑髅状，系锦绣围肚看带，手执软仗，各作魁谐趋跄，举止若排戏，谓之“哑杂剧”。又爆仗响，有烟火就涌出，人面不相睹，烟中有七人，皆披发文身，着青纱短后之衣，锦绣围肚

看带，内一人金花小帽、执白旗，余皆头巾，执真刀，互相格斗击刺，作破面剖心之势，谓之“七圣刀”。忽有爆仗响，又复烟火。出散处以青幕围绕，列数十辈，皆假面异服，如祠庙中神鬼塑像，谓之“歇帐”。又爆仗响，卷退。次有一击小铜锣，引百余人，或巾裹，或双髻，各着杂色半臂，围肚看带，以黄白粉涂其面，谓之“抹跄”。各执木棹刀一口，成行列，击锣者指呼，各拜舞起居毕，喝喊变阵子数次，成一字阵，两两出阵格斗，作夺刀击刺之态百端讫，一人弃刀在地，就地掷身，背着地有声，谓之“板落”。如是数十对讫，复有一装田舍儿者入场，念诵言语讫，有一装村妇者入场，与村夫相值，各持棒杖互相击触，如相驱态。其村夫者以杖背村妇出场毕，后部乐作，诸军缴队杂剧一段，继而露台弟子杂剧一段，是时弟子萧住儿、丁都赛、薛子大、薛子小、杨总惜、崔上寿之辈，后来者不足数。合曲舞旋讫。

卷之八·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

庙在万胜门外一里许，敕赐神保观、二十三日御前献送后苑作与书艺局等处制造戏玩，如球杖、弹弓、弋射之具，鞍辔、衔勒、樊笼之类，悉皆精巧，作乐迎引至庙，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教坊钧容直作乐，更互杂剧舞旋。太官局供食，连夜二十四盏，各有节次。至二十四日，夜五更争烧头炉香，有在庙止宿，夜半起以争先者。天晓，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数。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趯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斗鸡、说诨话、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扑、浪子、杂剧、叫果子、学像生、倬刀、装鬼、砑鼓、牌棒、道术之类，色色有之。至暮呈拽不尽。殿前两幡竿，高数十丈，左则京城所，右则修内司，搭材分占上竿呈艺解。或竿尖立横木列于其上，装神鬼，吐烟火，甚危险骇人。至夕而罢。

卷之八·中元节

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

卷之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

（十月）十二日，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大起居（搢笏舞蹈）。乐未作，集英殿山楼上教坊乐人效百禽鸣，内外肃然，止闻半空和鸣，若鸾凤翔集。……教坊乐部，列于山楼下彩棚中，皆裹长脚袱头，随逐部服紫绯绿三色宽衫，黄义襕，镀金凹面腰带，前列柏板，十串一行，次一色画面琵琶五十面，次列箜篌两座，箜篌高三尺许，形如半边木梳，黑漆镂花金装画。下有台座，张二十五弦，一人跪而交手擘之。以次高架大鼓二面，彩画花地金龙，击鼓人背结宽

袖，别套黄窄袖，垂结带金裹鼓棒，两手高举互击，宛若流星。后有羯鼓两座，如寻常番鼓子，置之小桌子上，两手皆执杖击之，杖鼓应焉。次列铁石方响明金，彩画架子，双垂流苏。次列箫、笙、埙、篪、觱篥、龙笛之类，两旁对列杖鼓二百面，皆长脚袱头、紫绣抹额、背系紫宽衫、黄窄袖、结带黄义襕。诸杂剧色皆诨裹，各服本色紫绯绿宽衫，义襕，镀金带。自殿陛对立，直至乐棚。每遇舞者入场，则排立者叉手，举左右肩，动足应拍，一齐群舞，谓之“挼曲子”。

第一盏御酒，歌板色，一名“唱中腔”，一遍讫，先笙与箫笛各一管和，又一遍，众乐齐举，独闻歌者之声。宰臣酒，乐部起倾杯。百官酒，三台舞旋，多是雷中庆（艺人）。其余乐人舞者，诨裹宽衫，唯中庆有官，故展裹。舞曲破攧前一遍。舞者入场，至歇拍，续一人入场，对舞数拍。前舞者退，独后舞者终其曲，谓之“舞末”。

第二盏御酒，歌板色，唱如前。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三台舞如前。

第三盏左右军百戏入场，一时呈拽。所谓左右军，乃京师坊市两厢也，非诸军之军。百戏乃上竿、跳索、倒立、折腰、弄盏注、踢瓶、筋斗、擎戴之类，即不用狮豹大旗神鬼也。艺人或男或女，皆红巾彩服。殿前自有石镌柱窠，百戏入场，旋立其戏竿……

第四盏如上仪舞毕，发谭子，参军色执竹竿拂子，念致语口号，诸杂剧色打和，再作语，勾合大曲舞……

第五盏御酒，独弹琵琶。宰臣酒，独打方响。凡独奏乐，并乐人谢恩讫，上殿奏之。百官酒，乐部起三台舞，如前毕。参军色执竹竿子作语，勾小儿队舞。小儿各选年十二三者二百余人，列四行，每行队头一名，四人簇拥，并小隐士帽，着绯绿紫青生色花衫，上领四契义襕束带，各执花枝。排定，先有四人裹卷脚袱头、紫衫者，擎一彩殿子，内金贴字牌，擂鼓而进，谓之“队名牌”，上有一联，谓如“九韶翔彩凤，八佾舞青鸾”之句。乐部举乐，小儿舞步进前，直叩殿陛。参军色作语，问小儿班首近前，进口号，杂剧人皆打和毕，乐作，群舞合唱，且舞且唱，又唱破子毕，小儿班首入进致语，勾杂剧入场，一场两段。是时教坊杂剧色鳖膨刘乔、侯伯朝、孟景初、王颜喜而下，皆使副也。内殿杂戏，为有使人预宴，不敢深作谐谑，惟用群队装其似像，市语谓之“拽串”。杂戏毕，参军色作语，放小儿队。又群舞《应天长》曲子出场……

第六盏御酒，笙起慢曲子，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三台舞……

第七盏御酒慢曲子，宰臣酒皆慢曲子，百官酒三台舞讫，参军色作语，勾女童队入场。女童皆选两军妙龄容艳过人者四百余人，或戴

花冠，或仙人髻鸦霞之服，或卷曲花脚袱头，四契红黄生色销金锦绣之衣，结束不常，莫不一时新妆，曲尽其妙。杖子头四人，皆裹曲脚向后指天袱头，簪花，红黄宽袖衫，义襕，执银裹头杖子。皆都城角者，当时乃陈奴哥、俎姐哥、李伴奴、双奴，余不足数。亦每名四人簇拥，多作仙童丫髻，仙裳执花，舞步进前成列。或舞《采莲》，则殿前皆列莲花。槛曲亦进队名。参军色作语问队，杖子头者进口号，且舞且唱。乐部断送《采莲》讫，曲终复群舞。唱中腔毕，女童进致语，勾杂戏入场，亦一场两段讫，参军色作语，放女童队，又群唱曲子，舞步出场。比之小儿节次增多矣……

第八盏御酒，歌板色，一名"唱踏歌"。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三台舞。合曲破舞旋……

第九盏御酒慢曲子，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三台舞。曲如前。

卷之十· 驾诣郊坛行礼

三更驾诣郊坛行礼，……坛前设宫架乐，前列编钟玉磬。……宫架前立两竿，乐工皆裹介帻如笼巾，绯宽衫，勒帛。二舞者，顶紫色冠，上有一横板，皂服朱裙履。乐作，初则文舞，皆手执一紫囊，盛一笛管结带。武舞，一手执短稍，一手执小牌，比文舞加数人，击铜铙响环，又击如铜灶突者。又两人共携一铜瓮就地击者。舞者如击刺，如乘云，如分手，皆舞容矣。……礼直官奏请驾登坛，……降坛则宫架乐复作。武舞上，复归小次。亚献终，献上亦如前仪。

卷之十· 郊毕驾回

才升辇，教坊在外壝东西排列，钧容直先奏乐，一甲士舞一曲破讫，教坊进口号，乐作，诸军队伍鼓吹，皆动声震天地。

卷之十· 下赦

车驾登宣德楼……楼下钧容直乐作，杂剧舞旋，御龙直装神鬼，斫真刀倬刀。

卷之十· 十二月

自入此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火，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

卷之十· 除夕

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熏门外转龙弯，谓之"埋祟"而罢。

《东行纪》
十三世纪·[法]鲁布鲁克

那里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乐器。而当主人要饮酒时，一个仆人就大声喊道“赫！”于是琴手弹起琴来。同时他们举行盛会时，他们都拍着手，随琴声起舞。……同样，当他们要为某人举行盛宴款待时，一人就拿着盛满的酒杯，另两人分别站在他的左右，这三人如此这般向那个被敬酒的人又唱又跳……他边喝酒，他们边唱歌拍手和踏足。

《都城纪胜》
宋·耐得翁

瓦舍众伎

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但在京师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旧教坊有筚篥部……舞旋色……以次又有小儿队，并女童采莲队……。

杂扮或名杂旺，又名纽元子，又名技和，乃杂剧之散段。在京师时，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人，以资笑。今之打和鼓、捻梢子、散耍皆是也。百戏，在京师时，各名左右军，并是开封府衙前乐营。相扑争交，谓之角抵之戏，别有使拳，自为一家，与相扑曲折相反，而与军头司大士相近也。踢弄，每大礼后宣赦时，抢金鸡者用此等人，上竿、打筋斗、踏跷、打交辊、脱索、装神鬼、抱锣、舞判、舞斫刀、舞蛮牌、舞剑，与马打球、并教船水秋千、东西班野战、诸军马上呈骁骑（北人乍柳）、街市转焦馅为一体。

《遁斋闲览》
宋·陈正敏

讶鼓戏。王子醇初平熙河，教军士为讶鼓之戏，逐盛行于世。

F

《方舆胜览》
宋·祝穆

昔石湖范至，能帅桂林，尝请于朝。每岁令瑶人预圣节锡宴。除属县塞堡外，州庭几千人，列坐两庑下，皆椎髻屩衣，以青红染纻，织成花幔为服，吹匏笙为乐，听之如聚蚊声，十数连袂昡转而舞，以足顿地为节。

G

《观傩》
宋·刘镗

寒云岑岑天四阴，画堂烛影红帘深。鼓声渊渊管声脆，鬼神变化供剧戏。金洼玉注始淙潺，眼前倏已非人间。夜叉蓬头铁骨朵，赭衣蓝面眼迸火。魃蜮网象初屏伶，跪羊立豕相嚶嚶。红裳姹女掩蕉扇，绿绶髯翁握蒲剑。翻筋踢斗臂膊宽，张颐吐舌唇吻干。摇头四顾百距跃，

敛身千态万罪索。青衫舞蹈忽屏营，彩云揭帐森麾旌。紫衣金章独据案，马鬟牛权两披判。能言祸福不由天，躬履率越分愚贤。蒺藜奋威小由（由敷勿切鬼头也）服，鬇鬡扬声大鬣哭。白面使者竹筱枪，自夸搜捕无遗藏。牛冠箝卷试阅检，虎胄肩戟光睒闪。五方点队乱纷纭，何物老妪绷獶熏。终南进士破鞮绔，嗜酒不悟鬼看觑。奋髯睅目起婆娑，众邪一正将那何？披发将毕飞一呋，风卷云收鼓箫歇。夜阑四座惨不怡，主人送客客尽悲。归来桃茢坐深荫，翠鸮黄狐犹在眼。自歌楚些大小招，坐久魂魄游逍遥。会稽山中禹非死，铸鼎息壤乃若此。又闻鬼奸多冯人，人奸冯鬼奸入神。明日冠裳好妆束，白昼通都人面目。

《观灯口号十首》宋·姜夔

（其一）

市楼歌吹太喧哗，灯若连珠照万家。太守令严君莫舞，游人空戴玉梅花。

（其二）

南陌东城尽舞儿，画金刺绣满罗衣，也知爱惜春游夜，舞落银蟾不肯归。

（其三）

灯已阑珊月气寒，舞儿往往夜深还。只因不尽婆娑意，更向阶心弄影看。

《归田录·卷二》宋·欧阳修

燕龙图（肃）有巧思，初为永兴推官知府，寇莱公好舞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镮忽脱，公怅然从以问诸匠，皆莫知所为，燕请以镮脚为鏁簧，内之则不脱矣，莱公大喜。

《癸辛杂识》宋·周密

予尝得故都德寿宫舞谱二大帙，其中皆新制曲，多妃嫔诸阁分所进者，所谓谱者其间有：

左右垂手：双拂、抱肘、合蝉、小转、虚影、横影、称裹。
大小转撺：盘转、叉腰、捧心、叉手、打场、搀手、鼓儿。
打鸳鸯场：分颈、回头、海眼、收尾、豁头、舒手、布过。
鲍老掇：对窠、方胜、齐收、舞头、舞尾、呈手、关卖。
掉袖儿：拂、躜、绰、觑、掇、蹬、焌。
五花儿：踢、攧、刺、磕、系、搠、捽。
雁翅儿：靠、挨、拽、榇、闪、缠、提。
龟背儿：踏、攒、木、折、促、当、前。
勤步蹄：摆、磨、捧、抛、奔、抬、捩。

《桂海虞衡志》
宋·范成大

花腔腰鼓，出临桂职田乡，其土特宜鼓腔，村人专作窑烧之，油画红花纹，以为饰……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有掘得者。相传为马伏波所遗。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两人舁行，以手拊之，声似鼙鼓……铳鼓，瑶人乐，状如腰鼓，腔长倍之，上锐下侈，亦以皮鞔，植于地，坐拊之……卢沙，瑶人乐，状类箫，纵八管，横一管贯之。葫芦笙，两江峒中乐……戏面，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穷极工巧，一枚或值万钱……瑶，本盘瓠之后……岁首祭盘瓠，杂糅鱼肉酒板于木槽，扣槽群号为礼。十月朔日，各以聚落祭都贝大王。男女各成列，连袂相携而舞，谓之“踏瑶”。意相得，则男咿呜跃之女群，负所爱去，遂为夫妇，不由父母……乐有卢沙、铳鼓、葫芦笙、竹笛之属。其合乐时，众音竞哄，击竹筒以为节，团栾跳跃，叫咏以相之。岁暮，群操乐入省地州县，扣人门乞钱米酒炙，如傩然。

H

《海日楼札丛》
清末·沈曾植

（其一）

梦华录杂伎艺有合生,元典章有？合生之乐。新唐书武平一传:“宴两仪殿，胡人袜子何懿倡合生歌，言浅秽，因倨肆，欲夺司农少卿宋廷瑜赐鱼。平一上书谏曰：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是则合生本出西胡，附合生人本事，与踏摇、参军演弄故事不同。通考唐宋百戏，均不列合生，盖不属于教坊也。

（其二）

“东坡以诗为词，如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后山谈丛语也。然考蔡绦铁围山丛谈，称：“上皇在位，时属升平。手艺之人有称者，棋则有刘仲甫、晋士明，琴则有僧梵如、僧全雅，教坊琵琶则有刘继安，舞则雷中庆，世皆呼之为雷大使，笛则孟水清，此数人者，视前代之技皆过之。”然则雷大使乃教坊绝技，谓非本色，将外方乐乃为本邑乎？

《衡州上元记》
宋·文天祥

州民为百戏之舞，击鼓吹笛，斓斑而前，或蒙倛焉，极其俚野以为乐，……当是时，舞者如傩之奔狂之呼，不知其亵也。

《画墁录》 宋·张舜民

契丹待南使，乐列三百人，舞者更无回旋，上下顿挫，伸缩手足而已。

《黄岗竹楼记》 宋·王禹偁

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斡、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

《挥麈前录·卷四》 宋·王明清

王延德历叙使高昌行程所见

妇人戴油帽，谓之苏幕遮……以银或鍮为筒，贮水，激以相射；或以水高泼为戏，谓之压阳气去病。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

J

《嘉泰会稽志》 宋·施宿

越中当三夏旱甚时，有迎龙之赛，不斋虔祈祷，惟饰优伶及小户少年为诸神佛怪异，或扮故事。

《鸡肋篇·上》 宋·庄绰

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浣花自城去僧寺凡十八里，太守乘彩舟泛江而下。两岸皆民家绞络水阁，饰以锦绣。每彩舟到有歌舞者，则钩帘以观，赏以金帛。以大舰载公库酒，应游人之家，计口给酒，人支一升，至暮遵陆而归。有骑兵善于驰射，每守出城必奔骤于前。夹道作棚为五七层，人立其上以观，但见其首，谓之“人头山”，亦分男左女右。

L

《老学庵笔记》 宋·陆游

（其一）

王黼作相，请朝假归咸平焚黄，画舫数十，沿路作乐，固已骇物论。辰、沅靖州蛮……绍兴中，秦熺亦归金陵焚黄，临安及转运司舟舫尽选以行，不足，择取于浙西一路，凡数百艘，皆穷极丹艧之饰。郡县监司迎饯，数百里不绝。平江当运河，结彩楼数丈，大合乐官伎舞于其上，缥缈若在云间，熺处之自若。

（其二）

辰、沅靖州蛮……醉则男女聚而踏歌，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于前导之。贮酒缸于树荫，饥不复食，惟就缸

取酒恣饮。已而复歌，夜疲则野宿，至三日，未厌则五日或七日方散归。（其三）

桂林傩面

政和中大傩，下桂府进面具，比进到。称一副。初讶其少，乃是以八百枚为一副，老少妍陋无一相似者，乃大惊。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

《岭外代答》宋·周去非

（其一）

桂林傩桂林傩队，自承平时，名闻京师，曰静江诸军傩。而所在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傩。严身之具甚饰，进退言语，咸有可观。视中州装，队仗似优也。推其所以然，盖桂人善制戏面，佳者一直万钱，他州贵之。如此，宜其闻矣。

（其二）

铳鼓，乃长大腰鼓也，长六尺，以燕脂木为腔，熊皮为面。鼓不响鸣，以泥水涂面，即复响矣。胡芦笙，攒竹于瓢，吹之呜呜然；笛韵如常笛差短。大合乐之时，众声杂作，殊无翕然之声，而多系竹筒以相团乐，跳跃以相之。

（其三）

卷十　蛮俗门

每岁十月旦，举峒祭都贝大王，于其庙前会男女之无家室者，男女各群，连袂而舞，谓之踏摇。

《六一诗话》宋·欧阳修

王建《霓裳词》云："弟子部中留一色，听风听水作霓裳"，今教坊尚能作其声，其舞则废而不传矣。人间又有望瀛洲、献仙音二曲，云此其遗声也。

M

《蒙鞑备录》宋·赵珙

国王（木合黎）出师亦以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以十四弦弹大官乐等曲，拍手为节甚低，其舞甚异。

《梦粱录》宋·吴自牧

卷一·元宵

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元天宫赐福之辰。……舞队自去岁冬至日，便呈行放。遇夜，官府支散钱酒犒之。元夕之时，自十四为始，

对支所犒钱酒。十五夜，帅臣出街弹压，遇舞队照例特犒。街坊买卖之人，并行支钱散给。此岁岁州府科额支行，庶几体朝廷与民同乐之意。姑以舞队言之，如清音、遏云、掉刀、鲍老、胡女、刘衮、乔三教、乔迎酒、乔亲事、焦锤架儿、仕女、杵歌、诸国朝、竹马儿、村田乐、神鬼、十斋郎各社，不下数十。更有乔宅眷、旱龙船、踢灯、鲍老、驼象社。官巷口、苏家巷二十四家傀儡，衣装鲜丽，细旦戴花朵□肩、珠翠冠儿，腰肢纤袅，宛若妇人。府第中有家乐儿童，亦各动笙簧琴瑟，清音嘹亮，最可人听，拦街嬉耍，竟夕不眠……至十六夜收灯，舞队方散。

卷一· 八日祠山圣诞

（二月）初八日钱塘门外霍山路有神曰祠山正佑圣烈昭德昌福崇仁真君，庆十一日诞圣之辰。……其日都城内外，诣庙献送繁盛，最是府第及内官迎献马社，仪仗整肃，装束华丽。又有七宝行排，列数卓珍异宝器珠玉殿亭，悉皆精巧。后苑诸作，呈献盘龙走凤，精细靴鞋，诸色巾帽，献贡不俗。各以彩旗、鼓吹、妓乐、舞队等社，奇花异果，珍禽水族，精巧面作，诸色鍮石，车驾迎引，歌叫卖声，效京师故体，风流锦体，他处所无。台阁巍峨，神鬼威勇，并呈于露台之上。自早至暮，观者纷纷。

卷三· 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

（四月）初八日，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起居，邀驾过皇太后殿上寿起居，舞蹈嵩呼，回诣紫宸殿宴……诸杂剧色皆诨裹，各服本色紫、绯、绿宽衫，义襕，镀金带。自殿陛对立，直至乐棚。每遇供舞戏，则排立叉手，举左右肩，动足应拍，一齐群舞，谓之“挼曲子”。第一盏进御酒，歌板色，一名唱中腔一遍讫，先笙与箫笛各一管和之，又一遍，众乐齐和，独闻歌者之声。宰臣酒，乐部起倾杯。百官酒，三台舞旋，多是诨裹宽衫，舞曲破攧，前一遍，舞者入，至歇拍，续一人入，对舞数拍，前舞者退，独后舞者终其曲，谓之“舞末”。第二盏再进御酒，歌板色，唱和如前式。宰臣慢曲子，百官舞三台。第三盏进御酒，宰执百官酒如前仪。进御膳……百戏呈拽，乃上竿、跳索、倒立、折腰、弄碗、踢盘瓶、筋斗之类。艺人皆红巾彩服。第四盏进御酒，宰臣百官各送酒，歌舞并同前。教乐所伶人，以龙笛腰鼓发浑子。参军色执竹竿拂子，奏俳语口号，祝君寿。杂剧色打和毕，且谓：“奏罢今年新口号，乐声惊裂一天云。”参军色再致语，勾合大曲舞。……第五盏进御酒……百官酒，乐部起三台舞，参军色执竿奏数语，勾杂剧入场，一场两段……第六盏再坐，斟御酒，笙起慢曲子。宰臣酒，

龙笛起慢曲子。百官酒，舞三台，蹴球入争胜负……第七盏进御酒……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舞三台。参军色作语，勾杂剧入场，三段……第八盏进御酒，歌板，色长唱踏歌。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舞三台。众乐作合曲破舞旋……第九盏进御酒，宰臣酒，并慢曲子。百官，舞三台。左右军即内等子相扑……宴罢，群臣下殿，谢恩退。

卷五·驾回太庙宿奉神主出室

上御平顶辇，回宿太庙斋殿……上诣殿上东南隅，面西立，行三献，献牲牢，宫架乐奏《干安》、《兴安》、《正安》、《禧安》之章，乐舞《文德》、《武功》、《皇武》、《大定》、《昭文》、《美成》、《治隆》、《大明》、《重光》、《承天》、《瑞庆》、《大德》、《大伦》、《大和》之曲。礼毕，奉太祖、太宗、高宗三神主出室。

卷五·驾宿明堂斋殿行禋祀礼

……其登歌道士十余人，列钟盘二架，歌色琴瑟等，有五七执事人在殿上执役，殿前设宫架乐，在列编钟玉盘……宫架前立两竿，乐工皆裹介帻如笼巾，着绯宽衫，勒帛。其舞者顶紫色冠，冠上有横板，皂服，朱裙履。乐作，初则文舞，手执小牌，比文舞者加数人，击铜铙响环，又击如铺灶突者，又两人共移一铜瓮就地击者。舞者形如击刺，如乘云，如分手，皆舞容矣。"冕旒奕奕接灵光，酌醴惟勤举祼将。文德武功皆寓舞，自然缀兆合彝章。舞分《八修》乐章谐，执羽扬干古意回。莫道缛仪无祖述，两阶曾格有苗来。"……明堂乐舞，文德武功之舞，凡登歌宫架乐，全凭押乐官掌之。……上自小次前登小舆，还大次，更服等辇，教乐所伶人在殿门排列，奏庆礼成曲。一甲士舞礼成曲破讫，伶人进口号，乐复作，丽正门外诸军鼓吹俱作，声振天地。辇入垂拱殿，宰执百官常服入贺，大起居，蹈舞九拜，嵩呼称寿。

卷六·孟冬行朝飨礼遇明禋岁行恭谢礼

《瑞鹤仙》："欢声盈万户，庆景灵礼毕，銮舆游步，西郊暖风步。喜湖山深锁，非烟非雾，传收锈羽，骅骝驰骤绒缕，望彤芳，稳稳金銮，衮鸾翔舞。云驭近回天厩，锡宴琼津，洪恩均顾，霞天向暮，翠华动，舞韶举，降纱笼千点，星飞清禁，银烛交辉辇路。瑞光中，渺祝无疆，太平圣主。"

卷六·十二月

……或遇晴明，则邀朋约友，夜游天街，观舞队以预赏元夕……自此入月，街市有贫丐者三五人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形，敲锣击鼓，沿街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傩之意也。

卷六·除夜

禁中除夜呈大驱傩仪，并系皇城司诸班直，戴面具，着绣画杂色衣装，手执金枪、银戟、画木刀剑、五色龙凤、五色旗帜，以教乐所伶工装将军、符使、判官、钟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灶君、土地、门户、神尉等神，自禁中动鼓吹，驱祟出东华门外，转龙池湾，谓之"埋祟"而散。

卷十九·社会

每遇神圣诞日，诸行市户，俱有社会迎献不一。如府第内官，以马为社。……又有锦体社、台阁社。

卷二十·妓乐

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旧教坊有筚篥部、大鼓部、拍板部。色有歌板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龙笛色、头色管、舞旋色、杂剧色、参军等色……其诸部诸色，分服紫、绯、绿三色宽衫，两下各垂黄义襕。杂剧部皆诨裹，余皆幞头帽子。更有小儿队、女童采莲队……街市有乐人三五为队，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赶趁。元夕放灯、三春园赏玩及游湖看潮之时，或于酒楼，或花衢柳巷妓馆家只应，但犒钱亦不多，谓之"荒鼓板"……若舞四十六大曲，皆为一体。

卷二十·百戏伎艺

百戏踢弄家，每于明堂郊祀年分，丽正门宣赦时，用此等人，立金鸡竿，承应上竿抢金鸡。兼之百戏，能打筋斗、踢拳、踏跷、上索、打交辊、脱索、索上担水、索上走装神鬼、舞判官、斫刀蛮牌、过刀门、过圈子等。理庙时，有路岐人，名十将宋喜、常旺两家。有踢弄人，如谢恩、张旺、宋宝哥、沈家强、自来强、宋达、杨家会、宋赛哥、宋国昌、沈喜、张宝歌、常家喜、小娘儿、李显、沈喜、汤家会、汤铁柱、庄德、刘家会、小来强、鲍老儿、宋定哥、李成、庄宝、潘贵、宋庆哥、汤家俊等。遇朝家大朝会，圣节，宣押殿庭承应。则官府公筵，府第筵会，点唤供筵，具有大犒。又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赀。且杂手艺，即使艺也，如踢瓶、弄碗、踢盘、踢缸、踢钟、弄花钱、花鼓、槌踢笔墨、壁上睡、虚空挂香炉、弄花球儿……等艺。

柘枝旧曲，遍数极多，如《羯鼓录》所谓《浑脱解》之类，今无复此遍，寇莱公好《柘枝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时谓之"柘枝颠"。

N

《南海百咏·菖蒲观觉真寺》 宋·方信孺

千载仙居已渺茫，道山佛屋自相望。春花秋草年年事，却作游人歌舞场。

《能改斋漫录》 宋·吴曾

卷五·题妓项帕

姚令威宽记陈德润云："一贵人知成都，朝廷遣御史何某入蜀按事。贵人遍召幕客，询何人与御史密者。有贤良某人，令出界候迎，兼携名妓王宫花往。候其宴狎，出家姬以佐酒，善舞。何醉，喜题其项帕云：'按彻梁州更六么，西台御史惜妖娆，从今改作王宫柳，舞尽春风万万条。'至成都，此娼出迎，遂不复措手而归。"余按，邵伯温所载详且尽，疑得其真。云："文潞公庆历间以枢密直学士知成都府，年来四十。成都风俗喜行乐，公多宴集，有语至京师。御史何郯圣从，蜀人也。因偈告归，上遣伺察之。圣从将至，潞公亦为之动。张俞少愚者，谓公曰：'圣从之来无足念。'少愚因迎见于汉州，因郡会，有营妓善舞，至从喜之，问其姓，曰'杨'。至从曰'所谓杨台柳者。'少愚即取妓之项帕罗题诗曰'蜀国佳人号细腰，东台御史惜妖娆，从今唤作杨台柳，舞尽春风万万条。'命其妓作《柳枝辞》歌之。至从为之沾醉。后数日，何至成都，颇严重。一日，潞公大作乐以燕何。迎其妓杂府中，歌少愚诗以酌何，何每为之醉。何还朝，潞公之谤遂息。与陶谷使江南事略相类。"且云："少愚奇士，潞公固重其人也。"

卷十七·欧梅二妓词

豫章寓荆州，除吏部郎中，再辞，得请守当涂。几一年，方到官。七日而罢，又数日乃去。其诗云："欧倩腰支柳一涡，大梅催拍小梅歌。舞余细点梨花雨，奈此当涂风月何。"盖欧、梅，当涂官妓也。李之仪云："人之幸不幸，欧、梅偶见录于豫章，遂为不朽之传，与杜诗黄四娘何异。"然豫章又有《木兰花令·叙》云："庭坚假守当涂，故人庾元镇，穷巷读书，不出入州县。因作此以劝庾酒云：'庾郎三九常安乐，使有万钱无处着。徐熙小鸭水边花，明月清风都占却。朱颜老尽心如昨，万事休休还莫莫。尊前见在不饶人，欧舞梅歌君更酌。'"自批云："欧、梅，当涂二妓也。"

P

《评皇券牒》
宋·景定元年十一月二十日颁发

《评皇券牒》正忠景定元年拾月二十一日，臣僚俱无承认，惟盘龙盘护（瓠）佐殿，踊跃拜舞朝王，欢欣中外，独言报主之恩，尽在卑志。我王敕誓或未坚，高王头级，何取之德（得），再誓盘护往，报称头（愿）不忘主之恩，发誓不虚遂往。命宴饮，金食赐之，以赐其往。食罢，辞而去，大将军各送国门外。盘王复舞（急）走如云飞，身游大海，七日七夜，到高王国中，时遇在朝认得盘护而笑曰：评王有此龙犬，今来投我国，必败也。吾闻昔日有言：异物进朝而国定盛。君能畜此主建昌，左右臣举皆欣悦。退朝，引（盘）护入内宫，置食美味待之，情如珠玉。每坐朝常令待侧，以（不）离须臾。略（掠）猎独奴，政（征）取高王花（花字通化字，死义）。怜主敕令在前，不敢忘主，教以前件事，（急）施行。主坐朝，盘护口衔高王头级，舞拜见陛下，先敕誓，坚立不移，我有福德之分，勒令官女插带梳装来，如花似玉，作宫女休能举出，盘王向前将口咬住宫女裙脚不放，要女嫁我。王见盘护有此灵性，就将宫女嫁之为妻。入内宫，排宴成亲，勒令备鼓乐迎引送入会稽山安住，遂月差人供奉钱粮与伊夫妻食用，黄金白银共支捌拾万两供应，官赐二品都尉将军尚书。敕令诸州将军路转官司照应放役（行），免一切夫役，已许青山白云之地安处。放后，宫女生长六男六女，王闻之喜，敕赐各姓盘、沈、包、黄、李、邓、周、赵、胡、唐、雷、冯，高尝酹赏，各补官爵，永晓世务。分耕山田源处，三锹以上之地，离田三尺，离水三寸，付（岸）水不上，养生送死，一依三千律罪，各入山居处，刀耕火种，山田坑处，并与蠲免国税夫役，尝各照仰律令入山，田拨归王瑶子孙承管，准令施行。国家普天之下，万顷山河，乃系朝廷山场，仍须王瑶子孙安居，刀耕火种山田，自置山货，麻、豆、粟、麦、芋、藤种卖，通客与贩，自营身计。当地之人不许持豪，欺凌侵夺山货留利。如有百姓夺山林，瑶人无靠该赴官参究，不许差人入山交婿。只居山田，不属国家所管，遂纷券牒与王瑶子孙，万世流传。后代时官之主，念朕之人，特与依牒律令，出世子孙十二姓，永远管山，刀耕火种，山田（保）身。后盘护处山转岭次猎，被石羊撞落石崖，敕伊十二姓子孙，摇动长鼓，吹笛笙歌，鼓板引出大男小女，连手把肩，身穿花衣赤领，摇天转地，唱歌不绝，收得黄金（骨）入木函中，令伊子孙承奉香火，万代享受无穷，功绩连绵不朽。

天时不雨，苗稼焦枯，即仰五瑶子孙摇动长鼓，唱歌舞笙，出游

乡天，祷庙求雨，灌润田土苏苗稼。

……

聚集一脉男女，为生熟俵散，摇动长鼓，吹唱笙歌，务使欢鬼，物阜财兴，如有不尊不信者，作怪生非，自招其罪。

Q

卷四·潘庭坚王实之

庚子辛丑岁，先君子佐闽漕幕，时方壶山大琮为漕，臞轩王迈实之与方为年家，气谊相好。用此，实之留富沙之日多，而壶山资给亦良厚，然亦仅资一时饮博之费耳。籍中有吴宜者，王所狎也。一日，三司燕集，大合乐于公厅。吴方舞遍，实之被酒，直造舞筵，携之径去，旁若无人，一座为之愕然。壶山起谢曰："此吾狂友王实之也。"时以为奇事。

卷十·字舞

州郡遇圣节锡宴，率命猥妓数十群舞于庭，作"天下太平"字，殊为不经。而唐《乐府杂录》云："舞有字，以舞人亚身于地，布成字也。"王建《宫词》云："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遇舞头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则此事由来久矣。

卷十五·周陆小词

周平园尝出使，过池阳，太守赵富文彦博招饮……酒酣，又出家姬小琼，舞以侑欢，公又赋一阕云：秋夜乘槎，客星容到天孙渚，眼波微注，将谓牵牛渡。见了还非，重理霓裳舞。虽无误，几年一遇，莫讶周郎顾。范石湖尝云：朝士中姝丽有三杰。谓韩无咎、晁泊如家姬及小琼也。禁中亦闻之，异时有以此事中伤公者，阜陵亦为一笑。

卷十六·菊花新曲破

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为仙韶院之冠。宫中号为菊部头，然颇以不获幸际为恨，既而称疾告归。宦者陈源以厚礼聘归，蓄于西湖适安园。一日，德寿按《梁州曲舞》，屡不称旨。提举官关礼知上意不乐，从容奏曰："此曲非菊部头不可。"上遂令宣唤，于是再入掖禁。陈遂憾怅成疾，有某士者颇知其事，演而为曲，名之曰《菊花新》以献之，陈大喜，酬以田宅金帛甚厚。其谱则教坊都管王公谨所作也。陈每闻歌，辄泪下不胜情，未几物故。

卷二十·台妓严蕊

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

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五十九·杂缀三》清乾隆·英廉

辽曲宴宋使，酒一行，觱篥而歌；酒二行，歌；酒三行，手伎入；酒四行，琵琶独弹，然后食入，杂剧进，继以吹笙弹筝歌击架乐角抵。

《曲洧旧闻·卷六》宋·宋弁

宋子京修《唐书》，尝一日逢大雪，添帘幕，燃椽烛一，秉烛二，左右炽炭两巨炉，诸姬环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纸草某人传，未成，顾诸姬曰："汝辈俱曾在人家，曾见主人如此否？可谓清矣。"皆曰："实无有也。"其间一人来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气，亦复何如？"对曰："只是拥炉，命歌舞，间以杂剧，引满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内翰？"子京点头曰："也自不恶。"

R

《容斋四笔·穆护歌》宋·洪迈

黄鲁直《题〈牧护歌〉后》云：予尝问人此歌，皆莫能说牧护之义。昔在巴僰间六年，问诸道人，亦莫能说。他日，船宿云安野次，会其人祭神罢而饮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瓠》。其词有云："听说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数十句，皆叙贾人之乐。末云："一言为报诸人，倒尽百瓶归去。"继有数人起舞，皆陈述己事，而始末略同。问其所以为木瓠，盖刳曲木状如瓠，击之以为歌舞之节耳。乃悟"穆护"盖"木瓠"也。一说与《穆护子》同。

S

《三朝北盟会编》宋·徐梦莘

携尊驰马，戏饮，其地妇女闻其至，多聚观之，间令侍坐，与之酒则饮，亦有起舞歌讴以侑觞者。

《三山志·土俗类二》 宋·梁克家

上元

灯球　燃灯，弛门禁。自唐先天始，本州岛准假令三日。……又为纸偶人，作缘竿、履索、飞龙、戏狮之像。纵士民观赏。

彩山　州向谯门设立。巍峨突兀，中架棚台，集俳优娼妓、大会乐其上。渡江后停寝。绍兴九年，张丞相浚为帅，复作，自是不废。

观灯　旧例：太守以三日会监司，命僚属招郡寄居者，置酒临赏。其夕，太守以灯炬千百，群伎杂戏迎往一大刹中以览胜；州人士女却立跂望，排众争观为乐。……又司理方孝能诗："街头如画火山红，酒面生鳞锦障风。佳客醉醒春色里，新妆歌舞月明中。"

《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 宋·范成大

（其一）

旱船遥似泛，水儡近如生。（夹道陆行，为竞舟之乐，谓之划旱船）

（其二）

颠狂社舞呈（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

《苕溪渔隐丛话》 宋·胡仔

（前溪村精乐舞技艺）江南声伎，多自此出。所谓舞出前溪者也。

《舌华录》 明·曹臣

东坡有歌舞妓数人，每留宾客饮酒，必云：有数个搽粉虞候欲出来祇应也。

《松漠纪闻》 宋·洪皓

契丹、女真贵族子弟及富家儿，月夕被酒，则相率携尊驰马戏饮其地，妇女闻其至，多聚观之，间令侍坐，与之酒则饮，亦有起舞歌讴以侑觞者。

《宋会要辑稿》 清·徐松

（其一）

队舞小儿，队舞女童，如集英殿大宴，天申节、尚书省斋筵、上元节、益德门露台上队舞，并前期点集拣合用人数入教坊。

（其二）

渤海俗，每岁时聚会作乐，先命善歌善舞者数辈前行，士女相随，更相唱和，回旋宛转，号曰"踏锤"。

（其三）

太宗……至道元年九月三日，西南蕃王龙汉琇遣使龙光进奉。西南牂牁诸蛮来贡方物，帝召其使，询以地理风俗，因令作本国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良久，数十辈连袂宛转而以足顿地为节，问其由，译者对曰：“水曲”。

《宋元戏曲考》 民国四年·王国维

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

《庶斋老学从谈·卷三》 元·盛如梓

杜诗：“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王荆公《歌元丰》云：“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常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元丰酒价比天宝仅三之一，其乐何如。

《说郛》 明初·陶宗仪

（引《虏廷事实》曰）女真风俗初甚淳质，其祖宗者不知人主之为贵。邻人酝酒欲熟，则烹鲜击肥而邀主于其家，无贵贱老幼，团坐而饮。酒酣则宾主迭为歌舞以夸尚。

T

《踏盘歌》 宋·沈辽

湘水东西踏盘去，青烟云雾将军树。社中饮酒不要钱，乐神打起长腰鼓。

W

《文献通考》 元·马端临

（辽）每年岁时，聚会作乐，先命善歌舞者数辈前行，士女随之，更相唱和，回旋宛转，号曰踏锤焉。

《舞鲍老》 宋·杨大年

鲍老当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鲍老当筵舞，转觉郎当舞袖长。

《武林旧事》 宋·周密

卷第一·大礼（南郊 明堂）

珠翠锦绣，绚烂于二十里间，虽寸地不容闲也。歌舞游遨，工艺百物，辐辏争售，通宵骋阛……上先诣昊天位，次皇地祇，次祖宗位，奠玉，祭酒，读册，文武二舞，次亚终献，礼毕（宋刻礼毕上有“旨”

字）……黎明，上乘大安辇，从以五辂进发。教坊排立，奏念致语口号讫，乐作，诸军队伍，亦次第鼓吹振作，千乘万骑，如云奔潮涌，四方万姓，如鳞次蚁聚，迤逦入丽正门。教坊排立，再奏致语口号，舞毕，降辇小憩，以俟辨严，登门肆赦。

卷第一·圣节

天圣基节排当乐次

……

初坐乐奏夷则宫，觱篥起《上林春》引子，王荣显。

第一盏，觱篥起《万岁梁州》曲破，齐汝贤。

舞头豪俊迈。

舞尾范宗茂。

第二盏，觱篥起《圣寿永》歌曲子，陆恩显。

琵琶起《捧瑶卮慢》，王荣祖。

第三盏，唱延寿长歌曲子，李文庆。

嵇琴起《花梢月慢》，李松。

第四盏，玉轴琵琶独弹正黄宫《福寿永康》，宁愈达。

拍，王良卿。

觱篥起《庆寿新》，周润。

进弹子（宋刻“谭子”）笛哨，潘俊。

杖鼓，朱尧卿。

拍，王良卿。

进念致语等，时和。

……

吴师贤已下，上进小杂剧：

杂剧，吴师贤已下，做《君圣臣贤爨》，断送《万岁声》。

第五盏，笙独吹，小石角《长生宝宴乐》，侯璋。

拍，张亨。

笛起《降圣乐慢》，卢宁。

杂剧，周朝清已下，做《三京下书》，断送《绕池游》。

第六盏，筝独弹，高双调《聚仙欢》，陈仪。

拍，谢用。

方响起《尧阶乐慢》，刘民和。

圣花，金宝。

第七盏，玉方响独打，道调宫《圣寿永》，余胜。

拍，王良卿。

筝起《出墙花慢》，吴宣。

杂手艺，《祝寿进香仙人》，赵喜。

第八盏，《万寿祝天基》断队。

第九盏，箫起，《缕金蝉慢》，傅昌宁。

笙起《托娇莺慢》，任荣祖。

第十盏，诸部合，《齐天乐》曲破。

再坐第一盏，觱篥起《庆芳春慢》，杨茂。

笛起《延寿曲慢》（宋刻无“曲”字），潘俊。

第二盏，筝起《月中仙慢》，侯端。

嵇琴起《寿炉香慢》，李松。

第三盏，觱篥起《庆箫韶慢》，王荣祖。

笙起《月明对花灯慢》，任荣祖。

第四盏，琵琶独弹，高双调《会群仙》。

方响起《玉京春慢》，余胜。

杂剧，何晏喜已下，做《杨饭》，断送《四时欢》。

第五盏，诸部合，《老人星降黄龙》曲破。

第六盏，觱篥独吹，商角调《筵前保寿乐》。

杂剧，时和已下，做《四偌少年游》，断送《贺时丰》。

第七盏，鼓笛曲，《拜舞六幺》。

弄傀儡，《踢架儿》，卢逢春。

第八盏，箫独吹，双声调《玉箫声》。

第九盏，诸部合，无射宫《碎锦梁州歌头》大曲。

杂手艺，《永团圆》，赵喜。

第十盏，笛独吹，高平调《庆千秋》。

第十一盏，琵琶，独弹，大吕调《寿齐天》。

撮弄，《寿果放生》，姚润。

第十二盏，诸部合，《万寿兴隆乐》法曲。

第十三盏，方响独打，高宫《惜春》。

傀儡舞，鲍老。

第十四盏，筝琶方响合缠，《令神曲》。

第十五盏，诸部合，夷则羽《六幺》。

巧百戏，赵喜。

第十六盏，管下独吹，舞射商《柳初新》（宋刻“春”）。

第十七盏，鼓板。

舞绾，《寿星》，姚润。

第十八盏，诸部合，《梅花伊州》。

第十九盏，笙独吹，正平调《寿长春》。

傀儡，《群仙会》，卢逢春。

第二十盏，觱篥起，《万花新》曲破。

祗应人：

都管：周朝清 陆恩显

杂剧色：吴师贤 赵恩 王太一……

歌板色：李文庆

拍板色：王良卿 张亨 谢用

箫色：傅昌宁 朱明复 李允信

筝色：陈仪 豪辅文 吴宣……

琵琶色：王荣祖 俞达 豪俊民……

嵇琴色：李松 侯端 孙民显

笙色：侯璋 叶茂青 任荣祖……

觱篥色：齐汝贤 周润 杨茂……

笛色：杨德茂 潘俊 卢宁……

方响色：余胜 彭先 刘民和……

杖鼓色：朱尧卿 冯喜 时忠……

大鼓色：王喜 邓珍 王宣……

舞旋色：范宗茂

内中上教：张明 倪春 潘恩……

弄傀儡：卢逢春等六人。

杂手艺：姚润等九人。

女厮扑：张椿等十人。

筑球军：陆宝等二十四人。

百戏：沈庆等六十四人。

百禽鸣：胡福等二人。

卷第二·元夕

一入新正，灯火日盛……山灯凡数千百种，极其新巧，怪怪奇奇，无所不有……其上伶官奏乐，称念口号、致语。其下为大露台，百艺群工，竞呈奇伎。内人及小黄门百余，皆巾裹翠蛾，效街坊清乐傀儡，缭绕于灯月之下。既而取旨，宣唤市井舞队及市食盘架……

都城自旧岁冬孟驾回，则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绾者数十队，以供贵邸豪家幕次之玩。而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自此以后，每夕皆然。三桥等处，客邸最盛，舞者往来最多。每夕楼

灯初上，则箫鼓已纷然自献于下。酒边一笑，所费殊不多。往往至四鼓乃还。自此日盛一日。姜白石有诗云："灯已阑珊月色寒（宋刻"月气"），舞儿往往夜深还。只应不尽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又云："南陌东城尽舞儿，画金刺绣满罗衣。也知爱惜春游夜，舞落银蟾不肯归。"吴梦窗《玉楼春》云："茸茸狸帽遮梅额，金蝉罗翦胡衫窄。乘肩争看小腰身，倦态强随闲鼓笛。问称家在城东陌，欲买千金应不惜。归来困顿殢春眠，犹梦婆娑斜趁拍。"深得其意态也。至节后，渐有大队如四国朝、傀儡、杵歌之类，日趋于盛，其多至数千百队（宋刻"千"作"十"）。……至五夜，则京尹乘小提轿，诸舞队次第簇拥前后，连亘十余里，锦绣填委，箫鼓振作，耳目不暇给……

翠帘销幕，绛烛笼纱，徧呈舞队，密拥歌姬，脆管清吭，新声交奏，戏具粉婴，鬻歌售艺者，纷然而集。

卷第二·舞队

大小全棚傀儡

查查鬼（查大）李大口（一字口） 贺丰年
长瓠敛（长头） 兔吉（兔毛大伯） 吃遂
大憨儿 粗旦（宋刻"妲"） 麻婆子
快活三郎 黄金杏 瞎判官
快活三娘 沈承务 一脸膜
猫儿相公 洞公觜 细旦（宋刻"妲"）
河东子 黑遂 王铁儿（宋刻"王缺儿"）
交椅 夹棒（宋刻"捧"）屏风
男女竹马 男女杵歌 大小斫刀鲍老
交衮鲍老 子弟清音 女童清音
诸国献宝 穿心国入贡 孙武子教女兵
六国朝 四国朝 遏云社
绯绿社 胡安女（宋刻无"安"字）凤阮嵇琴
扑蝴蝶 回阳丹 火药（宋刻"大乐"）
瓦盆鼓（宋刻无"盆"字）焦锤架儿 乔三教
乔迎酒 乔亲事 乔乐神（马明王）
乔捉蛇 乔学堂 乔宅眷
乔像生 乔师娘 独自乔
地仙 旱划船 教象
装态 村田乐 鼓板
踏撬（宋刻"踏跷"）扑旗 抱锣装鬼

狮豹蛮牌 十斋郎 耍和尚

刘衮 散钱行 货郎

打娇惜

其品甚伙，不可悉数。首饰衣装，相矜侈靡，珠翠锦绮，炫耀华丽，如傀儡、杵歌、竹马之类，多至十余队。十二、十三两日，国忌禁乐，则有装宅眷笼灯，前引珠翠，盛饰少年尾其后，诃殿而来，卒然遇之，不辨真伪。

卷第三·西湖游幸（都人游赏）

淳熙间，寿皇以天下养，每奉德寿三殿，游幸湖山，御大龙舟……歌妓舞鬟，严妆自衒，以待招呼者，谓之“水仙子”。至于吹弹、舞拍、杂剧、杂扮、撮弄、胜花、泥丸、鼓板、投壶、花弹、蹴踘、分茶、弄水、踏混木、拨盆、杂艺、散耍、讴唱、息器、教水族飞禽、水傀儡、鬻水道术（宋刻无“水”字）、烟火、起轮、走线、流星、水爆、风筝，不可指数，总谓之“赶趁人”，盖耳目不暇给焉……一日，御舟经断桥，桥旁有小酒肆，颇雅洁，中饰素屏，书《风入松》一词于上，光尧驻目称赏久之，宣问何人所作，乃太学生俞国宝醉笔也。其词云：“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骢惯识西泠路（宋刻“湖边路”），骄嘶过，沽酒楼前。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东风十里丽人天（“东风”宋刻“暖风”），花压鬓云偏……”。

卷第三·岁除

禁中以腊月二十四日为小节夜，三十日为大节夜，呈女童驱傩，装六丁、六甲、六神之类，大率如《梦华》所载。

卷第三·岁晚节物

（腊月）二十四日，谓之“交年”，……市井迎傩，以锣鼓徧至人家乞求利市。

卷第六·瓦子勾栏（城内隶修内司城外隶殿前司）

南瓦（清冷桥熙春楼）中瓦（三元楼）大瓦（三桥街。亦名“上瓦”）北瓦（众安桥。亦名“下瓦”）

浦桥瓦（亦名“东瓦”）便门瓦（便门外）候潮门瓦（候潮门外）小堰门瓦（小堰门前○宋刻“门外”）

新门瓦（亦名“四通馆瓦”）荐桥门瓦（荐桥门前○宋刻“门外”）菜市门瓦（菜市门外）钱湖门瓦（省马院前）

赤山瓦（后军寨前）行春桥瓦 北郭瓦（又名大通店）米市桥瓦

旧瓦（石板头）嘉会门瓦（嘉会门外）北关门瓦（又名新瓦）艮山门瓦（艮山门外）

羊坊桥瓦 王家桥瓦 龙山瓦

如北瓦、羊棚楼等，谓之"游棚"（宋刻"遨棚"）。外又有勾栏甚多，北瓦内勾栏十三座最盛。或有路岐，不入勾栏，只在要闹宽阔之处（宋刻"要"作"要"）做场者，谓之"打野呵"，此又艺之次者。

卷第六·诸色伎艺人

舞绾百戏：

张遇喜 刘仁贵 宋十将（陈刻"宋"作"朱"） 常十将 错安头 欢喜头 柴小升哥 林赛哥 张明贵 花念一郎 花中宝

卷第七

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天申圣节……俟太上升殿，皇帝起居拜舞如仪，并率皇太子百官奉上御酒，乐作，卫士山呼……上侍太上同往射厅看百戏，依例宣赐……约二刻，再请太上往至乐堂再坐，教坊大使申正德进新制《万岁兴隆曲》乐破对舞，各赐银绢有差。又移宴清华，看蟠松，宫嫔五十人，皆仙妆，奏清乐，进酒，并衙前呈新艺。……

八月二十一日，寿圣皇太后生辰……二十一日卯时……第七盏，小刘婉容进自制《十色菊》、《千秋岁》曲破，内人琼琼、柔柔对舞。……

十月二十二日，今上皇帝会庆圣节。至日，车驾过宫，太上升殿起居讫，簪花拜舞，进寿酒讫，太上回赐寿酒。次至太后殿行礼……太后赐宫里女乐二十人，上再拜谢恩。并教坊都管王喜等进新制《会庆万年》薄媚曲破对舞，并赐银绢……

淳熙十年八月十八日，上诣德寿宫恭请两殿往浙江亭观潮……自龙山已下，贵邸豪民，彩幕凡二十余里，车马骈阗，几无行路。西兴一带，亦皆抓缚幕次，彩绣照江，有如铺锦。市井弄水人，有如僧儿、留住等凡百余人，皆手持十幅彩旗，踏浪争雄，直至海门迎潮。又有踏混木、水傀儡、水百戏、撮弄等，各呈伎艺，并有支赐。

卷第八·皇后归谒家庙（用咸淳全后例）

赐筵乐次

家庙酌献三盏，诸部合，《长生乐》引子。

赐筵初坐，《慧兰芳》引子。

第一盏，觱篥起，《玉漏迟慢》。笛起，《侧犯》。笛起，《真珠髻》。

觱篥起，《柳穿莺》。合，《喜庆》曲破，对舞。

X

《溪蛮丛笑》 宋·朱辅

（其一）

击铜鼓，歌舞饮酒，穷昼夜以为乐。

（其二）

习俗死亡，群聚歌舞，辄联手踏地为节，丧家椎牛多酿以待，名踏歌。……仡佬……醉后以长柄木锨跳舞，亦有音节，名舞锨。

《西湖老人繁胜录》 宋

国忌日，分有无乐社会（初八日、十二日、十三日）。恃田乐、乔谢神、乔做亲（“做”原误“倣”。做亲即结亲）、乔迎酒、乔教学、乔捉蛇、乔焦锤、乔卖药、乔像生、乔教象、习待诏、青果社、乔宅眷、穿心国进奉、波斯国进奉。禁中大宴，亲王试灯，庆赏元宵，每须有数火，或有千余人者。全场傀儡、阴山七骑、小儿竹马、蛮牌狮豹、胡女番婆、踏跷竹马、交衮鲍老、快活三郎、神鬼斫刀。

清乐社（有数社每不下百人）：鞑靼舞老番人、耍和尚。斗皷社：大敦儿、瞎判官、神杖儿、扑蝴蝶、耍师姨、池仙子、女杵歌、旱龙船（“船”原误“般”）。福建鲍老一社，有三百余人；川鲍老亦有一百余人。

……

预赏元宵，诸色舞者，多是女童。先舞于街市。

……

诸行市……歌舞、歌琴、歌棋、歌乐、歌唱。

《宣和书谱》 宋·蔡卞

南方风俗，中秋夜，妇女相持踏歌，婆娑月影中，最为盛集。

《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 宋·许亢宗

（金国）有大旗、狮豹、刀牌、讶鼓、踏跷、踏索、上竿、斗跳、弄丸、挝簸箕、筑球、角抵、斗鸡、杂剧等，服饰鲜明，颇类中朝。

《宣政杂录·臻蓬蓬歌》 宋·江万里

宣和初，收复燕山以归于朝。金民来居京师，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为节而舞，人无不喜闻其声而效之者。其歌曰：“臻蓬蓬，外头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满城不见主人翁”词本虏谶，故京师不禁。

《续墨客挥犀·卷七》 宋·彭乘

王子醇平熙河边陲宁静讲武之暇，因教军士讶鼓戏，数年间遂盛行于世，其举动舞装之状与优人之词，皆子醇初制也。

Y

《夷俗考》 宋·方凤

天子殿前，国王长衫大袖，长腰木鼓，斑衣赤领，琵瑟吹唱。

《岳阳风土记》 宋·范致明

荆湖民俗，岁时会集或祷祠，多击鼓，令男女踏歌，谓之歌场。

《云麓漫钞》 宋·赵彦卫

世俗，岁将除，乡人相率为傩，俚语谓之“打野胡”。

《韵语阳秋》 宋·葛立方

《柘枝舞》起于南蛮诸国，而盛于李唐。得于今者，尚其遗制也。章孝标云：“《柘枝》初出鼓声招，花钿罗裙耸细腰。”言当招之以鼓。张承福云：“白雪慢回抛旧态，黄莺娇啭唱新词。”言当杂之以歌。今制亦尔。而郑在德诗云：“三敲画鼓声催急，一朵红莲出水迟。”则所用者一人而已。法振诗云：“画鼓催来锦臂攘，小娥双起整霓裳。”则所用者又二人。按《乐苑》用二女童，帽施金铃，抃转有声。其来也于二莲花中藏，花拆而后见，则当以二人为正。今或用五人，与古小异矣。

Z

《真理的入门》
十二世纪末
喀拉汗王朝·
艾哈迈德·尤格拉克

学者丢弃了善功，隐士丢弃了虔诚，哲人竟跳起欢快“萨玛”，手舞足蹈，禁止异教的人已无影无踪，异端邪说却猖獗风行。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宋·朱熹

如舞讶鼓，其间男子、妇女、僧道、杂色，然无不有，但都是假的。

《资治通鉴》
宋·司马光

（注）踏歌者，连手而歌，踏地为节。

元代

B

元·袁桷《白翎雀舞》

五坊手擎海东青，侧言光透瑶台层。解绦脱帽穷碧落，以掌击掴东西倾。离披交旋百寻衮，苍鹰助击随势远。初如风轮舞长杆，末若银球下平板。蓬头喘息来献官，天颜一笑催传餐。

元·张昱《白翎雀歌》

女真处子舞进觞，团衫鞶带分两旁。玉纤罗袖《柘枝》体，要与雀声相颉颃。朝弹暮弹《白翎雀》，贵人听之以为乐。变化春光指顾间，万蕊千花动弦索。只今萧条河水边，宫庭毁尽沙依然。伤哉不闻《白翎雀》，但见落日生寒烟。

C

明初·叶子奇《草木子》

元有十六天魔舞，盖以珠缨盛饰美女十六人，为佛菩萨相而舞。

D

元·杨基《端阳十咏·竞渡》

船头花帽鼓，船尾花袍舞。江神不敢行，百面鼍皮鼓。

清·[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

（其一）

（1302年8月26日元大德六年）曾寄宿于乞里茫沙杭附近郊野之一树下，胜负未决，……遂于此处作两态之祈祷。……在场诸人各以布条系于此树之上，绕树而舞。孛罗丞相以成吉思汗诸父忽必来可汗（即“忽突剌汗”）之故事告合赞，言此可汗以英勇著名当时。进击蔑儿乞部时，在道中曾祷于树下，设若胜敌，将以美布饰此树上。后果胜敌，以布饰树，率其士卒绕树而舞。合赞喜曰：祖宗信心不如是之笃，上帝决不使之为大地之王。语毕亦自起舞。

（其二）

酷信巫觋卜筮之术，凡事必谨叩之，殆无虚日。

……

珊蛮（萨满）者，其幼稚宗教之教师也。兼幻人、解梦人、卜人、星者、医师于一身。此辈自以各有其亲狎之神灵，告彼以过去现在未来之秘密，击鼓诵咒，逐渐激昂，以致迷罔，及神灵之附身也，则舞跃冥眩，妄言吉凶，人生大事皆询此辈巫师，信之甚切。

……

执此业以愚人者，为数不少，尤以女巫为伙，此巫狂舞招致魔神，为人治疾。

H

《花间四友东坡梦》杂剧 元·吴昌龄

（东坡云）小娘子会舞会唱么？（四友云）俺姊妹们都也会唱。（东坡云）有劳四位舞一回，唱一回，待小官吃个尽兴方归也。（四友舞唱）

《户县县志》清康熙二十一年

（元朝时）贺仁杰之子，名胜，字员卿，一字举安，小字伯韶……元二十四年，乃颜叛帝亲征，胜直武帐中，诘旦合战不侍帝侧，矢交帐前，胜立侍不动。一日猎还，胜参乘伶人，蒙采毳作狮子舞，以迎驾，象惊奔逸，不可制，胜投当象前，后至者，断靷纵，象乘与乃安。

J

《降神歌》元·吴莱

天深洞房月漆黑，巫女击鼓唱歌发。高粱铁镫悬半空，塞向墐户迹不通。酒肉滂沱静几席，筝琶朋揹凄霜风。暗中铿然那敢触，塞外祆神唤来速。陇坻水草肥马群，门巷光辉跃狼纛。举家侧耳听语言，出无入有凌昆仑。妖狐声音共叫啸，健鹘影势同飞翻。瓯脱故王大猎处，燕支废碛共沙树。休屠收像接秦宫，于阗请弱开汉路。古今世事一渺茫，楚机越女儿灾祥。是耶非耶降灵场，麒麟披发跨大荒。

《金志》元·宇文懋昭

（其一）

潮民，……子弟之坏，务奢侈，比顽童，樗蒲歌舞，傅粉嬉游，于今渐甚。其声歌轻婉，闽广相半，中有无其字，而独用声口相授，曹好之以为新声。

（其二）

河池百姓皆寄籍，瑶壮十居八九。……惟喜赛鬼跳神，汉人时或效之。

《金台集》元·乃贤

一曲霓裳才舞罢，天香浮动翠云袍。

K

《客舍书事》 元·袁桷

干酪瓶争挈，生盐斗可提，日斜看不足，踏舞共扶携。

L

《刘玄德醉走黄鹤楼》杂剧 元·朱凯

（第二折）

禾旦云：伴哥儿，我打从东庄里过来，看了几般儿社火，吹的吹，舞的舞，擂的擂，不是我聪明，我一般般都记将来了也！

正末云：伴姑儿道，我恰才打那东庄头过来看了几般儿社火，我也都学他的来了也。

禾旦云：伴哥儿，我不曾看见，你试学一遍者。

正末云：试听我说一遍者。（唱）……

《龙尾歌》 元·袁桷

瓢笙铜鼓群巫舞，牛肴狼藉羞琼浆。

《滦京杂咏》 元·杨允孚

（其一）

仪凤伶官乐既成，仙风吹送下蓬瀛，花冠簇簇停歌舞，独喜箫韶奏太平。（仪凤司，天下乐工隶焉，每宴，教坊美女必花冠锦绣，以备供奉。）

（其二）

又是宫车入御天，丽姝歌舞太平年，侍臣称贺天颜喜，寿酒诸王次第传。（千官至御天门俱下马徒行，独至尊骑马直入，前有教坊舞女引导，且歌且舞，舞出“天下太平”字样，至玉阶乃止，内门曰御天之门。）

（其三）

东凉亭下水濛濛，敕赐游船两两红。回纥舞时杯在手，玉奴归去马嘶风。

M

《马可波罗行纪》 十三世纪·马可波罗

（其一）

（云南）在这个省和在建都（Kain）永昌（Vochang，现保山）或大理等城市中，都找不到懂得医学知识的人。当一个重要人物生病时，他的家属便派人去请巫师来。这些巫师，都是以祭品供奉偶像的人。

病人向他们诉说家里人的病状。

于是，巫师指示他的门徒，吹奏起各种管弦乐器，响声嘈杂。在乐声中，他们跳舞和唱颂神歌，敬奉他们的偶像，这种动作，一直持续下去，直到魔鬼依附在他们的一个人身上，才乐息舞止。然后，他们便向这个中了魔的人，询问病者的病因，以及应该用哪种治疗方法。恶魔就借这个人的口回答说，这个病是起因于触犯了某个神。于是，巫师就向这个神祷告，祈求它赦免病者的罪过。

他们将煮肉的汤，加上香料调制成的液汁，一起喷入空中。于是大笑着载歌载舞，意思是向偶像即神表示敬意。

（其二）

（哈密）其人爱娱乐，只知弹唱歌舞。

《蒙古秘史》（《元朝秘史》） 十三世纪

蒙古之庆典，则舞蹈筵宴以庆也，既举忽图剌为合罕，于豁尔豁纳黑川，绕蓬松茂树而舞蹈，直踏出没肋之蹊，没膝之尘矣。

《蒙兀尔史记》 清光绪·屠寄

诸蒙兀儿百姓酣嬉起舞，绕树踏歌，将地践成乱沟，尘土没胫。

《辇下曲》 元·张昱

（其一）

西天法曲曼声长，璎珞垂衣称艳妆，大宴殿中歌舞上，华严海会庆君王。

（其二）

西方舞女即天人，玉手昙花满把青，舞唱天魔供奉曲，君王长在月宫听。

（其三）

教坊女乐顺时秀，岂独歌传天下名，意态由来看不足，揭帘半面已倾城。

S

《塞上曲》 元·乃贤

踏歌尽醉营盘晚，鞭鼓声中按海青。

《上京大宴》 元·贡师泰

舞转星河影，歌声陆海涛。齐声才起合，顿足复分曹。

《上京杂咏》 元·袁桷

伏日琼林宴，名王总内朝。帽尖花压翠，衣角锦围貂。炙热牛酥笔，醅深马乳浇。柘枝旋舞急，宛转称纤腰。

《上京杂咏》 元·萨都刺

一派箫韶起半空，水晶行殿玉屏风。诸生舞蹈千官贺，高捧葡萄寿两宫。……凉殿参差翡翠光，朱衣华帽宴亲王。红帘高卷香风起，十六天魔舞袖长。

《失刺斡耳朵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五首·上京纪行》 元·乃贤

珊瑚小带佩豪曹，压辔铃铛雉尾高。宫女侍筵歌芍药，内官当殿出葡萄。柏梁竞喜诗先捷，羽猎争传赋最高。一曲霓裳才舞罢，天香浮动翠云袍。

《史集》 元·[波斯]拉施特

（成吉思汗的三世祖合不勒汗）走到阿勒坛汗面前，拍手而舞。

T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 元·白朴

（其一）

（高力士云）请娘娘登盘，演一回霓裳之舞。（正末云）依卿奏者。（正旦做舞）（众乐擶掇科）

（其二）

（正末云）……放了他者。（做放科）（安禄山起谢云）谢主公不杀之恩。（做跳舞科）（正末云）这是甚么？（安禄山云）这是《胡旋舞》。（旦云）陛下，这人又矬矮，又会舞旋，留着解闷倒好。

《退宫人引》 元·万石

少年十五二十时，中宫教得行步齐。春罗夜剪绣花帖，阶前夜舞高夔丽。……舞困楼阑过三十，内家别选娥眉入。

W

《吴下竹枝歌》 元·杨维祯

（其一）

白翎雀操双手弹，舞罢胡笳十八般。

（其二）

窨窊冠子高一尺，能唱黄莺舞雁儿。

X

《席上腐谈》 元·俞琰

向见官妓舞柘枝，戴一红物，体长而头尖，俨如靴形，即是今之罟姑也。

Y

《迓鼓》 元·胡紫山

至和鼓舞儿童乐，翠盖青衫一样新。

《异域志》 元·周致中

（女真人）风俗好歌舞。

《元氏掖庭记》 元·陶宗仪

（元）武宗至大二年仲秋之夜，常与诸嫔妃泛舟于禁苑太液池中，当其月丽中大，彩云四合，帝乃开宴张乐……令宫女披罗曳縠，前为《八展舞》歌贺新凉一曲。

《元氏掖庭侈政》 元·陶宗仪

（其一）

有骆妃者素号能歌，趋出为帝舞月照临而歌云云。

（其二）

（元）顺帝宫嫔……为淑妃……凝香儿尤见宠爱，宫中称为七贵云。……凝香儿本部下官妓也，以才艺选入宫，遂充才人，帝尝中秋夜泛舟禁池……香儿以小艇荡漾于波中，舞婆娑之队，歌弄月之曲云云，帝复置酒于天香亭，香儿复易服，趋亭前，昂鸾缩鹤而舞。

《云南志略·诸夷风俗》 元·李京

末些蛮，在大理北，与吐蕃接界，临金沙江。……不事神佛，惟正月十五日登山祭天，极严洁。男女动数百，各执其手，周旋歌舞以乐。

金齿百夷，……遇破敌，斩首置于楼下，军校毕集，结束甚武，髻插雉尾，手执兵戈，绕俘馘而舞，仍杀鸡祭之，使巫祝之曰："尔酋长，人民速来归我！"祭毕，论功名，明赏罚，饮酒作乐而罢。

罗罗，即乌蛮也。……男巫，号曰大奚婆……凡娶妇，必先与大奚婆通，次则诸房昆弟皆舞之，谓之和睦，后方与其夫成婚。

……

少年子弟号曰妙子，暮夜游行，或吹芦笙，或作歌曲，声韵之中皆寄情意，情通私偶，然后成婚。

《元宫词》 明永乐·朱有炖

背番莲掌舞天魔，二八年华赛月娥，本是河西参佛曲，把来宫苑席前歌。按舞婵娟十六人，内园乐部每承恩，缠头例是宫中赏，妙乐文殊锦最新。队里惟夸三圣奴，清歌妙舞世间无，御前供奉蒙深宠，赐得西洋塔纳珠。

Z

《诈马行》 元·周伯琦

九州水陆千官供，曼延角抵呈巧雄。紫衣妙舞腰细蜂，钧天合奏春融融。

《诈马宴》 元·贡师泰

舞转星河影，歌腾陆海涛。齐声才起合，顿足复分曹。

《湛然居士文集》 元·耶律楚材

《戏作二首》（选）

歌妹窈窕髯遮口，舞妓轻盈眼放光。

《赠蒲蔡元帅》

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伎拨胡琴。

《张蛻庵诗集·宫中舞队歌词》 元·张翥

十六天魔女，分行锦绣围，千花织布障，百宝帖仙衣，回雪纷难定，行云不肯归。舞心挑转急，一一欲空飞。

《柘枝》 元·袁桷

柘枝旋舞急，宛转称纤腰。

明代

B

《百夷传》 明永乐·李思聪、钱古训

（其一）

宴会则贵人上坐，其次列坐于下……乐有三等：琵琶、胡琴等笛、响盏之类，效中原音，大百夷乐也。笙阮、排箫、箜篌、琵琶之类，人各拍手歌舞，作缅国之曲，缅乐也。……村甸间击大鼓，吹芦笙，舞干为宴。

（其二）

父母亡，用妇祝尸，亲邻咸馈酒肉。聚少年环尸歌舞宴乐，妇人击碓杵，自旦达宵，数日而后葬。

《宝庆府志》 明嘉靖四十年

楚俗多奉娘娘庙……即山魈，为俗也。能凭人言祸福……女布坛禹步作法，以拇食中指遍捻，反复作态，口喃喃念咒……鼓唢喤喤……名曰庆娘娘。

《百粤风土记》 明天启·谢肇淛

粤人淫祀而尚鬼，病，不服药，日事祈祷，视贫富为丰杀，延巫鸣钟、铙跳歌舞，结幡焚楮，釃酒椎牛，日夕不休。

《丙午元宵》 明崇祯·阎尔梅

秦女湘娥杂乱猜，珊瑚楼上绿珠来。霓裳正在云中舞，勒住茅龙看几回。

八宝龙灯舞万回，烟光玓瓅百花台。夜明珠挂通明殿，烧海仙童月下来。

C

《陈员郎奉使西域周寺副席中道别长句》 明永乐·曾棨

舞女争呈于阗妆，歌辞尽协龟兹谱。

《诚斋散套》 明永乐·朱友炖

天棚乐，响云霄，鲍老街前舞，鬼神见惊人。

一壁厢舞鲍老，侍女每（们）打扮的清标。

《朝那庙碑记》 明嘉靖·赵时春

……且为迎送神之歌，俾民岁以五月望八月朔祀焉。歌曰：神之来兮，幽之西金天燠兮，霜霰虚云之旆兮，飚之骑奔迅霆兮，腾潜螭阳穆穆兮，阴为电露瀼瀼兮，雨徐徐阜我兮，百谷嘉蔬育我兮，孙子祁祁众角奔兮，拜舞鼓革兮，糈脯羞殽兮，少牢之鸡酎清醑兮，田之黍春秋代兮，徯神居千百祀兮，熄寇与虏神之享兮，瞻颜赭倏云扬兮，骋天马佐少昊兮，于穆光陆离兮，霞舄兑之楹兮，遨游西海恬兮，广野前文凰兮，后轩龙彼妖氛兮，何为者。

《词林摘艳》 明嘉靖四年·张禄

（其一）

社火将讶鼓敲，游人把灯乱挑。

（其二）

夜叉探海潮，卷帘悬高，饿虎扑食煞爪，滚绣球狮子卧倒。

《赤雅》 明崇祯·邝露

（其一）

（僮官婚嫁）盛兵陈乐，马上飞枪走球，鸣铙角伎，名曰出寮舞。

（其二）

（明）桂林竞渡，舟长十余丈，左右衣百数人，右麾白旗，左麾长袖，为郎当舞，中扮古今名将，各执利兵，傍置弓弩，遇仇敌不返，兵胜则枭而悬之，饶歌合舞。十年一大会，五年一小会，遇甲戌年为之，有司毫不敢诘。

D

《『打花鼓』图自题跋》 明正德、嘉靖年间·周舫

婆娑鼓舞宛邱风，燕赵争夸跕屣工。更有凤阳迁户私返故乡中，结束镇相同。

《滇南七夕歌》 明嘉靖·朱日藩

予少日游滇南，见其土风，每岁七夕前半月，人家女儿年十二三以上者，各分曹相聚，以香花水果为供，连臂踏歌，乞巧于天孙，词甚哀婉。暇日因采其意，为《滇南七夕歌》。

高倚银河搭彩楼，女郎三五对抛球。抛罢绣球无气力，鹦哥花外月如钩。

《滇略·卷四·俗略》 明天启·谢肇淛

元夕家家燃灯，亦有鱼龙走马之鳌山诸戏，然皆染纸为之，无他奇巧，市上结采为架，作松棚如小屋，燃热灯其中，游人歌舞达旦，然仅自十三至十五而止。至于花爆烟火之属，皆远不逮他处。

《滇绎·卷二》 清光绪·袁嘉谷

宋乾德牂牁入贡，上令作本国歌舞。乃吹瓢笙名曰水曲。《丹铅馀录》（明杨慎）云，即今之芦笙也。

《德兴县志》 清乾隆·吴启新

明万历年间，德兴县城，庙会迎神祭祀，万人鼓乐，通宵达旦，观者摩肩接踵，热闹非凡，乐有乐章，舞有舞谱，光舞生就有三十六名。

《道山堂诗集·卷一》 明崇祯·陈轼

元宵观《采茶》、《出塞》诸杂剧有感

百花吐艳斗绚丽，云母重迭开火齐，众星爚爚如连珠，皓月无须愁五翳。临衢集会队成行，金石奔飞丝竹唳，时向烟霞泛椀花，盈筐采摘卷零蒂。广黛轻黄别样描，清香荼蕣飘罗袂；又见明妃出汉宫，手扶弦鞑欲出涕。曲中怨恨情谁知，恼断穹庐设毡罽，银鞍玉勒忽回朔，舞剑跳凡转踔厉。剑器浏淋舞公孙，高台蹴鞠画球继；龙盘兔月绮茵稠，氤氲零里姿摇裔；君不见闾阎爨火，鹑衣尚自输井税。

《帝京景物略》 明崇祯·刘侗、于奕正

春场

（正月元旦）击太平鼓无昏晓，跳百索无稚壮，戴面具耍大头和尚，聚观无男女。

十一日

（正月）十一日至十六日，乡村人缚秫秸作棚，周悬杂灯，地广二亩，门径曲黠，藏三四里，入者误不得径，即久迷不出，曰“黄河九曲灯”。

灯市

（元宵）今北都灯市起初八，至十三而盛，迄十七乃罢也。……向夕而灯张（灯则烧珠料，丝则夹画堆墨等，纱则五色，明角及纸及麦秸、通草则百花鸟兽虫鱼及走马等），乐作（乐则鼓吹杂耍弦索，鼓吹则橘律阳、撼东山、海青、十番；杂耍则队舞、细舞、筒子、筋斗、蹬坛、蹬梯；弦索则套数小曲、数落、打碟子；其器则胡拨四土儿密失义儿机等），烟火施放。……童子挝鼓，傍夕向晓，曰太平鼓。

高粱桥

岁清明，桃柳当候，岸草遍矣，都人踏青高粱桥，……厥有扒竿、

筋斗、倒喇、筒子、马弹、解数、烟火、水嬉。……“筋斗”者，拳据地，附而翻，反据仰翻，翻一再折至三折也，置圈地上，可指而仆尔，翻则穿一以至乎三，身仅容而圈不动也。……是日游人以万计，簇地三四里。浴佛、重午游也亦如之。

弘仁桥

岁四月十八日，弘仁桥元君诞辰，都士女进香……前建三丈绣幢，绣元君号。又夸儇者，为台阁。铁杆数丈，曲折成势，饰楼阁崖木云烟形，层置四五儿婴，扮如剧演。其法：环铁约儿腰，平承儿尻，衣彩掩其外，杆暗从衣物错乱中传，下所见云梢烟缕处，空坐一儿，或儿跨像马，蹬空飘飘。道旁动色危叹，而儿坐实无少苦。人复长竿掇饼饵，频频啖之。路远，日风暄拂，儿则熟眠。

F

《法王庙创建舞庭记》（碑文摘录） 明成化

南阳为邑之巨里，人多乐善尚义，尤笃于事神，……遂建舞庭三架转五，规模雄壮，制作工巧。……陈列乐舞，格奏明神。

《福宁州志》 明嘉靖

上元　自十三日始，张灯，笙歌鼓舞为乐，至十八日止。

上元　自十夜后设灯。邑入境，各扮撬戏，迎神过市。设牲祭赛，至十七入夜止。

《福州五夜元宵诗》 明天启·谢肇淛

虹桥乍起摇星斗，锦帐初开试管弦。更说闽山看火胜，鱼龙百戏列齐筵。

G

《桂林郡志》 明景泰元年

五岭之南，桂林之巨……暨我皇明教化广被，风俗丕变，视昔有加，今以前志所纪，及近所闻者，著于后焉……凡有疾病，少服药，专事跳鬼，命巫十数，谓之“□师”，杀牲酾酒，击鼓吹笛，以假面具杂扮诸神，歌舞□□，入无事之家。二年一茶盘，谓之“平设”，平设则歌□□舞。三年一享赛，享赛则达旦歌舞。每岁杪冬□□特盛。近年官府亦尝严其禁，未能逐革，盖其风俗信巫鬼重淫祀，从古然也……中秋则闾巷女妇蹋月群嬉，今亦罕见。

《固原州志》明嘉靖

元宵节，城中各户皆悬灯，玻璃纱绢有别，各乡有社火秧歌，铁行有打铁花之俗。

《广东通志》明嘉靖·黄佐

（其一）

雷州府于元宵鸣锣鼓、奏管弦，装鬼扮戏，沿街游乐。

（其二）

清远。……中秋男女答歌自偶，谓之跳禾楼，后各别择婚姻相遇。

（其三）

习尚信鬼神，好淫祀，男女善巫觋者称圣公圣婆焉，持镰刀吹牛角而舞，谓之调神。昔人谓，越之遗风也。

《贵州通志》明嘉靖

除夕逐除，俗于是日具牲礼，扎草船，列纸马，陈火炬，家长督之，遍各房室驱呼怒吼，如斥遣状，谓之逐鬼，即古傩意也。

《顾曲杂言》明万历·沈德符

又吴下向来有妇人打三棒鼓乞钱者，余幼时尚见之。亦起唐咸通中，王文通好用三杖打撩，万无一失。

《观灯篇》明万历·冯琦

万树山前望翠华，九光灯里簇明霞。六宫尽罢鱼龙戏，千炬争开菡萏花。

《顾氏蕲州志》明崇祯·顾景星

楚俗尚鬼，而傩尤甚。蕲有七十二家，有：清潭保、中潭保、张王、万春等名。神架雕镂金艭，制如椸，刻木为神首，被以彩绘，两袖散垂，项系杂色纷帨，或三神，或五六七八神为一架焉。黄袍远游冠，曰唐明皇。左右赤面涂金粉金银兜鍪者三，曰太尉。高髻步摇，粉黛而丽白者，曰金花小娘社婆。髯而翁者，曰社公。左骑细马，白面黄衫如侠少者，曰马二郎。行则一人肩架，前导大纛雉尾云罕爆槊格泽等旗，曲盖鼓吹，如王公。迎神之家，男女罗拜。蚕桑疾病，皆祈问焉。其徒数十，列帏歌舞，非诗非词，长短成句，一唱众和，呜咽哀惋。随设百献，奉太尉，歌跃幢上。主人献酬三神，酢主人，主人再拜。须臾，二蛮奴，持绁盘，辟有大狮，首尾奋迅而出。奴问狮何来，一人答曰凉州来，相与西望而泣，作思乡怀土之歌。舞毕，送神，鼓吹皆作。……崇祯末，无复旧观矣。

H

侯大错于靖州观苗、侗芦笙舞 明

僰童一队吹龙竹，侗主三锹骖豹文，山顶踏歌风四合，鸾凰飞入遏行云。

葳蕤银玉当胸前，细摺裙花幅幅妍，家住玉峰最深处，歌声绰约藐姑仙。

《黄钟醉花阴》 明永乐·朱友炖

放烟火，烘烘接太微，舞讶鼓，欢声恰似雷。

《湖广图经志》 明正德十六年

民多秦音，俗尚楚歌，信鬼尚巫，务农少学，婚姻以阀阅为高，疾丧以巫歌为事。

《湖广志书·夷陵州》 明嘉靖

元宵张灯，自正月十二至十八日，此数夕间，有少年数十辈，女装，携篮负篓作采茶状，且唱且采历大家之门，各以意作态若演剧然。又一伙青衣，女装作田妇，群然插秧之状，亦遍历大家。二者近戏而有迎春之意，间乞赏赐，人不厌之。

《徽州府志》 明嘉靖

徽故鄣郡，于越地禹之苗裔散处间，故其人多菲啬，尽力沟洫，孝弟质行，有禹之遗风焉。

……

正月人日，其夕迎紫姑神以卜。元夕休歙有灯市。夕鱼负光，夜龙衔烛，以达于旦。三月三日郡民竞舟于河西，执兰招魂。三月二十八日歙休之民舆汪越国公之像而游，云以诞日为上寿。设俳优狄鞮胡舞假面之戏，飞纤垂髾，编诸革鞜仪地卫前导，旌旄成行，震于乡井，以为奇隽。五月五日，祁竞龙艇，亦极伟丽。闰月之岁，绩有善会禳疫。七月十五日烧兰盂盆于寺中，设伊蒲塞之馔，是皆故越好巫之俗。

《花村谈往》 清康熙·花村看行侍者

明朝京师灯市庙市即西北中原等处俗说赶集东南闽粤等处趁墟是也。灯市向设于五凤楼前，后徙东华门外……灯市先为灯设也，正月起于初八至十八再过晚始散。……自世道变古，将三厘银置一盏梅花纸灯，堂前清供，家无优宴，夜不设席，自以为道心不乱，冰操可掬，

灯贾由是解体，灯本逢此亏折，皇店酒楼气索神冷，止舞大头和尚以闹街遣兴，此非朴茂，乃衰薄也。所谓金吾不禁，彻夜游行之事无有矣。

北平的乞丐

（莲花落）丐伴两人，身上各穿花衣，面涂脂粉，头戴花帽，手执一支竹竿，每节挖几个眼孔，每眼内贯着好多制钱，把五色的绸线紧扎着。乞讨时开始表演，手舞足蹈，旋转跳舞，如同发疯一样。口里还唱着歌诀。也有缺少花衣而以便服充数的。

《韩城县志》
明万历

若音师鼓唱，村妇踏歌。

《商贾行》
明初·王璲

扬州桥南有贾客，船中居处无家宅。生涯常在风波间，名姓不登乡吏籍。前年射利向蛮方，往平行贩越海洋。归来载货不知数，黄金绕身帛满箱。小妇长干市中女，能舞《柘枝》歌《白纻》。生男学语未成音，已教数钱还弄楮。陌头车轮声格格，耕夫卖牛买商舶。

《将乐县志》
明弘治

元宵　居民三二日前，伐竹结尾跨街。谚云：卷秋门。各挂花灯观玩，装扮鬼戏，击鼓迎神。

《建昌府志·旷四时土俗大略》
明正德十一年

（腊月）小儿辈戴面具戏舞于市，似古傩礼。

《纪效新书·卷六》
明嘉靖三十九年·戚继光

（其一）

试藤牌先令自舞，试其遮蔽活动之法。务要藏身不见。

（其二）

藤牌单人跳舞免不得，乃是必要从此学来，内有闪滚之类，亦是花法。

《嘉兴府志》
明万历

腊月，乡人以朱墨涂面，跳舞于市，行古傩礼。

《旧京遗事》 明崇祯·史玄

内臣钟鼓司专一统领俳优,如古梨园伶官之职。成化中,阿丑以谲,谏知名于后。旧止有"打稻"、"过锦"诸宫戏。

(按:宫中西内秋成之时,设打稻之戏。圣驾幸磨旋台、无逸殿,亲赐观览。钟鼓司饰农夫贩妇及田官吏征租交纳诸艰苦民瘼事以寓献替,祖宗示稼穑艰难于其子孙也。又有过锦之戏百回,每回百余人,有引旗一对,锣鼓送上,百姓情伪之态备焉。盖祖宗恐子孙生长深宫,以上当讽谕,启其知外事,虑知深远已。)

《君子堂日询手镜》 明·王济

(明)横人专信巫鬼,有一等称为鬼童。其地家无大小,岁七八月闲,量力厚薄,具牛马羊豕诸牲物,罗于室中,召所谓鬼童者,五六人,携楮造绘画面具,上各书鬼神名号,以次列桌上,用陶器杖鼓大小皮鼓铜锣击之,杂以土歌,远闻可听。一人或三二人各带神鬼面具,衣短衫,执小旗或兵杖,周旋跳舞。有时奋身踊跃,至屋梁或仆于地,或忽据中坐,自称为某神,言人祸福,主人跪拜于下,谓为过神。少甜复如之,如此一日夜方罢。

K

《看灯词十五首》(选一) 明·瞿佑

傀儡装成出教坊,彩旗前引二三行。郭郎鲍老休相笑,毕竟何人舞袖长。

L

《连州志》 明弘治十三年重修

立春先一日,官府迎春于先农坊。盛列百戏,前陈鼓吹,以导芒土牛,老幼镇集街巷,谓之看春,乡落之人,遇土牛用五谷掷之。

《辽州志·风俗》 明正德元年

元宵,里巷门首张灯火,村中多立社,点九曲灯,蒸层糕,插谷穗供神前祈丰登之意……

每年正月十五日夜,村村垒火挂灯,社火前导,村中男女集队而行,走遍大街小巷。

《澧州志》明嘉靖

插秧耘草，多打鼓唱歌，鄙俚中亦间有说古道今者。

《练兵实纪》明嘉靖三十九年·戚继光

藤木牌。二人一排，先自跳舞，能遮身严密活利者为合式。舞过，即用长枪手对戳。枪到，不慌忙，不先动，枪一戳即随枪而进，枪头缩后则又止。进时步步防枪，不必防人，牌向枪遮，刀向人砍。

《泐史》民国三十六年·李佛一译

（公元 1569 年，隆庆三年）元旦三日间，僰族青年男子，更沿门跳舞，歌"玉纳呵"，至者饮以烧酒，泼水为戏，无不淋漓尽致。

……

（隆庆三年）……宣慰使得讯，甚喜，乃派遣十二版纳官，往迎于郊，蜂拥入景永城，呈百戏，大开庆祝。事闻于天朝，由猛些（今昆明）长官，饬令宁洱、思茅两地长官至景永。天缅双方，皆极融洽。

《灵星队赋》明万历·朱载堉

灵星雅乐，汉朝制作，舞象教田，耕种收获。击土鼓吹苇籥，时人皆不识，呼为村田乐。乐器不须多，却宜从简便，上用钟一口，鼓一面，鞉一柄，板一串，双管一两副，小曲七八遍。秋夜迎寒，春昼逆暑，祭蜡以息，老物祈年，以衎田祖。歌声有节，舞容有谱，童男十六，两两相对舞。手执各执事，从头次第数：

第一对教芟除，手执镰舞。

第二对教开垦，手执镢舞。

第三对教栽种，手执锹舞。

第四对教耘耨，手执锄舞。

第五对教驱爵（雀），手执竿舞。

第六对教收获，手执杈舞。

第七对教舂梻，手执连枷舞。

第八对教簸扬，手执木枕舞。

教田既毕，农事已成，讴歌舞蹈，答谢神明。（吹《金字经》）右绕一周，致词八句。）

《隆平县志》明万历十九年

元宵前后数日，居民门户张灯，鼓乐、儿童秧歌、湖游、秋千诸戏，男妇游行为乐。

明万历·朱载堉《律吕精义（外篇）人舞谱》

（人舞）空手而舞，舞之本也。是故学舞先学人舞。

……

四势为纲，象四端也：一曰上转势，象恻隐之仁。二曰下转势，象羞恶之义。三曰外转势，象是非之智。四曰内转势，象辞让之礼。……上转若邀宾之势，下转若送客之势，外转若摇出之势，内转若招入之势。

……

八势为目，象五常三纲也。……一曰转初势，象恻隐之仁；二曰转半势，象羞恶之义；三曰转周势，象笃实之信；四曰转过势，象是非之智；五曰转留势，象辞让之礼；……六曰睹伏势，表尊敬于君；七曰仰瞻势，表亲爱于父；八曰回顾势，表和顺于夫。

明崇祯·吴伟业《阆州行》

四坐且勿喧，听我歌阆州。阆州天下胜，十二锦屏楼。歌舞巴渝盛，江山士女游。

M

明正统·安徽休宁县茗洲村《茗洲吴氏家记》

正统十四年，社中仪，首春行傩人，婺源州香头角抵之戏，皆春秋首醵米物，酬与诸行傩者，遂为例。

明成化·何乔远《闽书·风俗》

漳州万历壬子志：元夕初十放灯，至十六夜止。神祠用鳌山，置傀儡搬弄，谓之“布景”。别有闲身行乐善歌曲者数辈，自为侪伍，缚灯如飞盖状，谓之“闹伞”。闾左好事者，为龙船灯、鲤鱼灯，向人家有吉祥事者作欢庆之歌，主人厚为赏赉，剪红纱系其灯前，谓之“挂红”。

明嘉靖·王世懋《闽部疏》

闽俗重岁首……迎春日，多陈百戏，盛亭台之饰。坐婴儿高架上，儿皆惯习，饮啖自若，了无怖惧。千夫百骑，绕堂皇而出。唱呼跳舞，劳以历书。恶少辈多舞狻猊，求索尤甚，即藩臬长无奈之何。士女传观，填街塞巷，自兹春事日盛。尤重元宵。……是月也，一郡之民皆若狂。

明嘉靖十八年《民权县颜集村东泰山庙内碑文》（摘录）

岁岁二月十五日泰山庙皆由三教九流，数班高跷、竹马、蹦伞……与会添兴。

《幔亭集·卷十四·闽中元夕曲》

明万历·徐熥

（其一）

紫骝嘶向月明中，漏尽铜龙尚未还，何处凤笙声袅袅，松棚高结舞鳌山。

（其二）

朱门处处月光流，金鼓喧天夜不休。堂下装成狮子吼，一双争戏彩丝球。

（其三）

妖姬三五夜阑珊，踏碎香尘月影寒。忽听流星天上起，共停莲步转头看。

（其四）

庆城灯烛夜辉煌，照见丰碑字几行。此是先朝汤沐邑，年年歌舞祭闽王。

N

《宁夏新志·祭祀·卷二》

明弘治十四年

文庙　每年促春秋上丁日按察司管粮官主祭缺乐舞弘治辛酉岁设

山川社稷坛　每年仲春秋上戊己二日庆王主祭乐舞牲品咸依时制

《南诏野史》

明嘉靖·杨慎

（其一）

（蒲人）婚娶长幼跳蹈，吹芦笙为“孔雀舞”。

（其二）

每岁孟春跳月，男吹芦笙女振铃唱和，并肩舞蹈，终日不倦。或以彩为球视所欢者掷之。暮则同归。

（摘三）

仲家苗……每岁孟春，编五色布为小球，男女跳舞，视所欢掷之。

《宁波府志》

明嘉靖

九月，在城各坊，各舆祠庙神像，游行街市，导以兵仗彩亭金鼓杂剧，各相竞赛，观者塞路，谓之社火。

《宁夏新志》

明嘉靖十九年·杨守礼

儿童竹马拜征鞍。

P

卷三 释奠仪

国学先师释奠，钦遣重臣行礼，南雍则祭酒主之，是为献官，监属四员分献，御史监礼祠部监宰鸿胪引班，太常赞礼其牲醴，祭品皆出太常，前期十日移会诸司，前四日散斋，演乐，涤牲。礼卿，奉常，祭酒，司业，咸往观焉。部寺属官继之，博士书祝。祭前一日，致斋。奉常乘马，教坊司备乐，导送祝文祭品入庙，行一拜礼，诣彝伦堂，填献官职名。是晚，诣宰牲所省牲讫，回宿斋房。祭之日，五鼓，各官省视陈设，先上庙行一拜礼，候献官至以祭。其外郡国则以所在长官一员为献官，郡县佐及教官为分献官。或阙官，则以应贡生代赞。礼则诸生充之。观乐省牲斋宿皆于祭前一日。凡释奠祭服与社稷同（按：《明集礼》社稷祭服：周礼司服，王祭社稷，则絺冕。注，絺冕谓刺粉米无画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汉武帝祀后土祠，衣皆尚黄。唐制天子亲祀，服绣冕，宋制如之。元制服衮冕。国朝亲祭服衮冕。但明朝乘舆亲临用皮弁），儒士陪祭者深衣幅巾。

陈设目

正坛

（按会典旧制，先师祭笾豆各十。成化十二年，祭酒周洪谟奏准笾豆各十二。嘉靖九年，厘正笾豆各十，去左笾糗饵，右豆酏食、糁食）

犊一（九体，外祭不用）羊一（五体）豕一（五体）

登一，实以太羹（煮肉汁，不用盐酱）

铏二，实以和羹（以猪腰羊膂肉造）

笾十，实以形盐 藁鱼 枣 栗 榛 菱 芡 鹿脯 白饼（白面造）黑饼（荞面造）

豆十，实以菁菹 芹菹 鹿醢 韭菹（以韭切去本末，取中四寸）醓醢（猪肉鲊，用盐酒料物调造）兎醢 笋菹鱼醢脾析（牛羊百叶，切细，汤熟，塩酒造）豚胉（猪肩上肉）

簠二，实以黍 稷

簋二，实以稻 粱

篚一，实以制帛（坛东南，西向）

共设酒尊三 爵三（献）馔盘一 祝文案（坛西）罍洗一 盥盆二（台下东西向）

四配四坛

每坛羊一（五体）豕一（五体）铏二 爵三 簠二 簋二 笾十豆十（今笾豆各八）

一 馔盘 一

十哲（东哲五位总一坛。西哲五位总一坛）

每坛共豕一（分五体，每位一体）篚一 爵三（献）馔盘一

每位爵一 铏一 簠簋各一 笾豆各四

东庑（西庑同）

共豕（旧一，景泰六年增为三解，四十八分）篚一 爵三 酒尊一 罍洗一 盥盆一 馔盘一

每三位为一坛 簠簋各一 笾豆各四 爵四

乐器目

钟十六 磬十六 柷一 敔一 建鼓一 搏拊二 琴六 瑟二 箫六 笙六 凤箫二 横笛六 埙二 篪二 翟籥各四十八 麾一 引节二，共乐生四十一人 舞生五十人 歌六人

仪注

祭前一日，执事者设香案于牲房外。赞引者引献官常服。赞引唱：诣省牲所。唱：省牲。（执事者牵牲于香案前过）赞引唱：牲省毕。（遂宰牲以毛血少许盛于盘。其余毛血以净器盛贮，祭毕埋之，是日观乐并习仪。）

正祭日，将行礼。起鼓初严（遍燃庭燎香烛）、鼓再严（乐舞生执事者各序立于丹墀两傍）、鼓三严（赞引引各献官至戟门下立候）。通赞唱：乐舞生各就位。（乐舞生各以序进立于殿庭奏乐之所，司节者分引舞生至丹墀东西两阶，各序于舞佾之位。司节在东，则退至东，四班舞生之首在西，则退至西，四班舞生之首相向立。）通赞唱：执事者各司其事。（各执事亦各以序进就位讫。）通赞唱：陪祭官各就位。（众观就位讫）通赞唱：分献官各就位。（各赞引引各分献官至拜位，各赞引退立东西讫。）通赞唱：献官就位，（赞引引献官至拜位，赞引退立于献官东西两旁相向立讫）。通赞唱：瘞毛血，（执事者捧毛血正庙由中门出，四配东西由左右门出两庑，随之瘞于坎，遂启俎盖。）通赞唱：迎神（舞生执羽钥，麾生举麾。）唱乐奏咸和之曲。（击柷作乐）鞠躬拜兴拜兴拜兴拜兴平身。（献官以下俱拜讫，麾生偃麾，乐尽栎敔）。

通赞唱：奠帛行初献礼。（捧帛者各捧帛，执爵者各执虚爵。赞引诣献官前）唱：诣盥洗所。（引献官至盥洗所，司盥者捧盆）赞引

唱：搢笏。（献官搢笏，盥毕进巾）赞引唱：出笏。（献官出笏）赞引唱：诣酒罇所。（引献官至酒罇所）赞引唱：司罇者举幂酌酒。（执爵者以爵受酒，同捧帛者在献官前行。先圣帛爵由中门入，四配帛爵左门入，各于神案之侧，朝上立。赞引随引献官，亦由左门入）唱：诣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麾生举麾）唱：奏宁和之曲。（击柷作乐，赞引引献官至神位前）唱：跪。（献官跪）唱：搢笏。（献官搢笏，捧帛者转身西向跪进帛于献官右，献官接帛）赞引唱：奠帛。（献官献帛，以帛授接帛者，奠于神位前案上，执爵者转身，西向跪进爵于献官右，献官接爵）赞引唱：献爵。（献官献爵，以爵授接爵者，奠于神位前）赞引唱：出笏。（献官出笏）赞引唱：俯伏兴平身，诣读祝位。（读祝位设于庙中香案前，赞引引献官至祝位，麾生偃麾，乐暂止，读祝者跪，取祝文，退立于献官之左）赞引唱：跪。（献官并读祝者皆跪）通赞随唱：众官皆跪。（陪祭官俱跪讫）赞引唱：读祝。（读祝者读毕，仍将祝文跪置于祝案上，退堂西朝上）赞引与通赞同唱：俯伏兴平身。（麾生举麾，不唱。乐生接奏先未终之乐）赞引唱：诣复圣颜子神位前。（引献官至神位前）唱：跪，搢笏。（献官搢笏，捧帛者跪于献官右，进帛于献官，献官接帛）赞引唱：奠帛。（献官献帛，以帛授接帛者，奠于神位前案上，执爵者跪于献官右，进爵于献官，献官接爵）赞引唱：献爵。（献官献爵，以爵授接爵者，奠于神位前）赞引唱：出笏。（献官出笏）赞引唱：伏俯兴平身。赞引唱：诣宗圣曾子神位前。（仪同复圣，但捧帛执爵者跪于献官左，进帛爵讫）赞引唱：诣述圣子思子神位前。（仪同前）通赞唱：诣亚圣孟子神位前，（仪同前）。通赞随唱：行分献礼。（各赞引诣各分献官前）同唱：诣盥洗所。（各赞引引各分献官至洗所，司盥者酌水）赞引同唱：搢笏。（各分献官搢笏，盥毕进巾）赞引同唱：出笏。（各分献官出笏）赞引同唱：诣酒罇所。（引各分献官诣酒罇所）同唱：司罇者举幂酌酒。（各执爵者以虚爵受酒，与捧帛者俱在分献官前行，各至堂及两庑神案之侧，朝神位立候正庙）赞引唱：诣东哲西哲东庑西庑神位前。（各赞引引各分献官诣东哲西哲俱由左门进，东庑西庑各诣庑至神位前）同唱：跪。同唱：搢笏。（献官并各分献官搢笏，东哲东庑捧帛者转身跪于分献官右，西哲西庑捧帛者跪于分献官左，进帛，分献官接帛）赞引同唱：奠帛。（分献官献帛，以帛授接帛者，奠于神位前案上，捧爵者转身进爵如进帛仪。分献官接爵）赞引同唱：献爵。（分献官献爵以爵受戒爵者，献于神位前）赞引同唱：出笏。（各献官出笏）赞引同唱：伏俯兴平身。赞引同唱：复位。（麾生偃麾栎敔，乐止，各赞引引各献官至原拜位立，执事者亦随至罇所

立候）。

通赞唱：行亚献礼。（赞引诣献官前）唱：诣酒罇所。（引献官至酒罇所）赞引唱：司罇者举幂酌酒。（各执爵者以虚爵受酒，前行至庙如初献仪，赞引引献官亦由左门入）唱：诣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麾生举麾）唱：乐奏安和之曲。（击柷作乐，赞引引献官至神位前如初献献爵之仪，行礼讫。赞引引献官如前出至原位。麾生偃麾栎敔乐止）。

通赞唱：行终献礼。（赞引引献官并执事者，仪同亚献，但麾生举麾）唱：乐奏景和之曲。（击柷作乐行礼，复位俱如初。惟执爵者不必出庙外，俱在庙内两傍立候撤馔。麾生偃麾栎敔乐止）

通赞唱：饮福受胙。（进福酒者捧爵进福，胙者捧盘立于神位之东，又令一执事取正坛羊左肩胙，置于盘）赞引唱：诣饮福位。（饮福位乃读祝位也。又令二执事先立于庙内两旁，赞引引献官至饮福位，捧福酒福，胙者转身向西，立于献官旁，前庙内二执事行于献官西，于捧爵胙者相对）赞引唱：跪，搢笏。（献官跪，搢笏，进福酒者跪于献官右，进爵于献官）赞引唱：饮福酒。（献官接酒饮讫，两旁接福酒者跪于献官左接爵。捧福胙者跪于献官右，进胙于献官）赞引唱：受胙。（献官接胙讫。西旁接福胙者跪于献官左，接捧胙，由中门出）赞引唱：出笏。（献官出笏）赞引唱：俯伏兴平身，复位。（赞引引献官至原拜位）通赞唱：鞠躬拜兴拜兴平身。（各官俱拜讫）。

通赞唱：撤馔。（麾生举麾）唱：乐奏咸和之曲。（击柷作乐，执事者各于神位前将笾豆稍移动，复立于原位。舞生直执其籥，与翟同。司节者在东，进立于东一班舞生之首。在西者进立于西一班舞生之首。举节朝上，分引舞生于丹陛东西，序立相向。乐尽，麾生偃麾栎敔，乐止）

通赞唱：送神。（麾生举麾）唱：乐奏咸和之曲。（击柷作乐）通赞唱：鞠躬拜兴拜兴拜兴拜兴平身。（各官俱拜讫，乐尽，麾生偃麾，栎敔，乐止）。

通赞唱：读祝者捧祝，进帛者捧帛。（执事者各诣神位前，待读祝者先跪取祝文，捧帛者跪取帛，齐转身向外立）通赞唱：各诣瘗所。（正殿右中门出，四配十哲由左门出，两庑执事者取帛随班出）

通赞者唱：望瘗。（麾生举麾）唱：乐奏咸和之曲。（击柷作乐，捧祝帛者过讫）赞引唱：诣望瘗位。（各赞引引献官分献官陪祭官至瘗所）赞引唱：祝板一帛一段数至九段。待焚讫，乐尽，麾生偃麾，乐止。）

赞引通赞同唱：礼毕。

祝文

维某年岁次某甲子某月朔某日某甲子某衙门某官某等，敢昭告于至圣先师孔子。惟师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兹惟仲（春秋）谨以牲帛礼齐，粢盛庶品式陈，明荐以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配尚。

飨祭祀榜文式

为祭祀事照得某年某月初一日丁阙致祭至圣先师孔子，其供事并执事官员人等俱依例斋戒，至日行礼，毋得临期违悮，不便须至榜者。计开一陈设乐器，并乐舞生位，某生员充之，后同。一省牲，引赞某某。一监宰煮并造羹醢。官二员某某，太学用助教掌馔二员。外郡以生员充之。一监馔二员某某，太学用学正学録二员，外郡以生员充之。一提调瘞坎二名某某。一正坛。陈设并收及司香烛锁钥四名某某某某。一东庑。陈设并收及司香烛锁钥二名某某。一西庑。陈设并收及司香烛锁钥二名某某。一监礼官二员，某官某某，太学有御史二员，外郡无。一引班官二员某某，太学用序班二员，外郡无。一通赞某某。一引赞某，正献官某官某，太学钦遣，外郡以所在长官充之。一司执灯笼二名某某，太学用监生，外郡无。一司罇某。一罍洗某。

至圣先师孔子。一进帛，并捧帛诣瘞坎某。一执爵，三献彻馔、捧馔、诣瘞坎某。一读祝，捧祝诣瘞坎某。复圣颜子。一进爵，并捧帛诣瘞坎某。一执爵。三献，并彻馔、捧馔、诣瘞坎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开列同前。东哲，一引赞某，分献官某官某。一进帛，并捧帛、诣瘞坎某。一执爵，三献，并彻馔、捧馔、诣瘞坎某。西哲，开列同前。东庑，一引赞某。一司罇罍洗某，分献官某官某官。一进帛，并捧帛、诣瘞坎某。一执爵，三献，并彻馔、捧馔、诣瘞坎某。西庑，开列同前。一进胙，受胙某。一进爵，受爵某。一司乐器、祭器，洗涤并收官一员某。太学用助教，外郡生员充之。启圣祠，正献官某官某，分献官二员，某官某某。右榜谕众通知。年、月、日。

卷八　乐舞疏

《吕览》阴康氏之始，阴多滞伏，民气郁于，故作舞以宣导之。后世圣人因而用之乎乐，配之以五声八音以享以祀。《乐记》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盖声可以听而知容，藏于心难以貌，睹圣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发扬蹈厉以见其意，尽筋骸之力以要钟鼓拊会之节，然后声容选和而乐备焉。而亦用以教育学校之人

材，故古者成均学政，四术四教非不具备。而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乐师教国子《小舞》；大胥掌学士之版，以待致诸子；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巡舞列，而挞其怠慢者；籥师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乐师学戈；乐师丞赞之。盖设官若是之备云。凡舞宗廟，《帗舞》；社稷，《羽舞》；旱暵，《皇舞》；辟雍，《旄舞》；兵事，《干舞》；星辰，《人舞》。又有《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之舞，与夫来鼓《皐舞》，射夫《弓矢舞》。旄人教舞散乐夷乐，而所舞盖无遗乐焉；大胥春入学舍，采合舞。《月令·孟冬》命乐正入学习舞；仲春亦命乐正习舞。《释菜·文王世子》曰：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内则》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学《禮》，舞《大夏》，是其舞殆无旷时也。而至释菜习舞，天子乃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祭統》君执干戚就舞位，《乐记》武王冕而总干，则王太子王子与夫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秀又不足言，盖无人不从事于舞矣。而独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庙之酎，载在汉《大乐律》者可考焉。当时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关内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适高七尺以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颜色和顺，身体修治者以为舞人。至隋而尚以品子为之号，二舞郎盖典乐之教，虽亡而胄子之选犹在也。降至大观，乃诏罢云门生舞，而舞人皆菆陋屠沽，或用羽流俚杂者混迹其间，贵介志行之士，于是乎，羞与为伍，而先王教化之道殆不可复行于叔季之世矣。嗟乎先王之教所以必从事于舞者何也？人生而成童血气筋骨渐以充实而愤盈，其嬉笑跳跃动于手足舞蹈之间，如熊经、鹤舞、狮攫、猨腾，机自有所不容遏，禁之郁，纵之荡，圣人因而导之曰来吾教尔舞，进而示之以盘蹡顾盼之容，束之以俯仰进退之节，而又钟鼓悦其耳，羽旄快其目，而习之者亦相率而以为，便不自知其闲于节，范于正，而幼志之潜消也。故曰听《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信容貌得庄焉，行其綴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古者之教洒扫应对以禁傲，《诗》《书》羽籥以导和，若夫动而有节，则莫舞若矣。固以动阳气导万物其于成就人才则尤亲切焉，由小学之书而进之以瞽宗之礼，乐由瞽宗之礼乐，而成之以东序之舞，则圣王之教可想也。三代而后，新声代变，舞容从之，于是乎有《鞞舞》《铎舞》《巾舞》《拂舞》《鞶舞》《幡舞》《鼓舞》《轮舞》《城舞》《狮子舞》《白紵舞》《公莫舞》《巴渝舞》《浑脱舞》《景云舞》《紫极舞》《柘枝舞》《清商舞伎舞》，毋论节族淫杂抑亦冠饰，匪伦雲翘建华芙蓉，鸲鹆裔嵬奇衺，大抵皆俳优杂弄，羌胡蹀躞，燕享恣其淫亵，清庙宁

复居歆，所謂内则致疾损寿，外则乱政伤民，驯致大雅沦灭，教化陵夷，何怪乎士流厌薄置不屑讲，迨至身心性命之学兴，而此道益绝殆已逾千载矣，孰知夫古人之于舞也，童而习之，既以治身亦以事人而終其身焉。于是故有臣为君舞者，大司乐，王大射诏诸侯以弓矢舞是也，有君为臣舞者，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冕而总干，汉高帝置酒沛宫酒酣，上自起舞是也，有孙为祖舞者，冕而总干率其群臣以乐皇尸是也，有子为亲舞者，老莱子著斑爛衣而舞是也，有弟子为其师舞者，子路援戚而舞是也，有兄弟相舞者，武帝时长沙定王起舞是也，有宾主相舞者，灌夫舞属丞相，張磐舞属陶谦，谢安舞属桓嗣，周武帝与梁明帝宴周主亲弹琵琶梁主起舞是也，而其用之祭祀则以事生之道事鬼神。盖音者生之所听，舞者生之所睹，故乐必有歌有舞以备观听之美而后神人之交始洽，因而昭其德焉，象其功焉。历代不沿，舞名递变，然而总其大端，不出文武二舞。武舞亦名干舞，文舞亦名羽舞，又名籥舞。古者《云门》《大咸》《大韶》《大夏》是皆文舞，而韶则文德之隆，《大濩》《大武》是皆武舞，而武为武烈之盛。是故夫子论乐而美善，独评《韶》《武》无他，举其最焉耳已。三代而降，汉曰《文始》，魏曰《大韶》，晋曰《正德》，宋曰《凯容》，梁曰《大观》，唐曰《治康》，曰《九功》，而石晋《观象》，宇文《崇德》，赵宋《文德》，元《崇德》皆所謂文武也。秦曰《五行》，汉曰《武德》，晋曰《大豫》，宋曰《宣烈》，梁曰《大壮》，唐曰《凯安》，曰《七德》，以至石晋《讲功》，宇文《象成》，宋曰《武功》，元曰《定功》，皆所谓武舞也。文舞谦恭揖让，武舞蹈厉发扬，文舞夏翟苇籥，武舞朱干玉戚，容不同而器亦异焉，至于进退疾徐，变态离合，周旋中规，折旋中矩，整齐严肃，动应节奏，则二舞同之干戚羽旄。左右开合亦各皆有其义。凡总干持戚者，左手干右手戚，未开舞时干外而戚内，干纵而戚横，盖左属仁右属义，义以待敌，仁以自卫，故左干而右戚。仁统四端，恩常掩义，故干外而戚内，干仁好生，戚义果断，故干纵而戚横也。凡执籥秉翟者，皆左手籥右手翟，未开舞时籥内而翟外，籥横而翟纵，盖左属阳右属阴，阳主声音主容，故左籥而右翟，和顺积中，英华发外，故籥内而翟外，籥象冲运，准平翟象，表端绳直，故籥横而翟纵也，此干戚羽籥之容也。然古舞定立四表，三进三退，武取六伐止齐，文取六爻变化，文俯取诸阴，武仰取诸阳，文先举左手足，武先举右手足，文则左旋，武则右旋，诸皆揖逊征伐，拟诸形容，动荡迴旋，以奋至德之光，以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而后神明感通亦洋洋乎如临其上。近世失传，太常雅舞立定不移，微示手足之容，殆与古异。今孔庙大成之舞，即

宋朝化成天下之舞，元祐间命乐正开封叶防所撰，义取揖逊，彰宋受命之自，不知何故辄以用之孔庭，而至今仍之无改焉。近世有私拟舞曲者，固未见之实用。藻伏思之，夫子之乐不同百王，惟是道德尊崇，删述垂宪，非有揖让征伐可为摹拟，终难杜撰。所以国初儒彦不敢轻有更易，但与其遵用宋乐，不如上取韶舞。闻韶忘味，盖圣心有独契焉，周制《云门》之舞，用之圜丘，《咸池》之舞用之方泽，《九磬》之舞用之宗庙之中。凡祭祀皆用古乐，即历代不相沿袭，然名异而实则同，非必其刱为之也。矧《磬》之为用更广，以祀四望，亦以礼人鬼。孔祀用《磬》，于古未悖，虽其笙镛缀兆不详载籍，然可考求润饰略存古意，至于有文无武近于妇人无武事者之乐，夫子却莱夷，隳三都，奚为而不武乎？韶兼干羽于德，甚合于义，甚允。唐犹兼用文武，宋乃罢武，存文迄今，沿之盖阙典也

节诂

《尔雅》云，和乐谓之节，盖乐之声有鼓以节之，而其舞之容亦有节以节之。故先代之舞皆有执节二人前引，文舞以节，武舞以旌，宋享晋侯舞师题以旌夏，旌夏者大旌也。大射礼举旌以宫，偃旌以商，今其詳不可考矣。大抵武舞象成，故旌参焉；文舞则或用羽葆幢或析朱缯三重为节，或谓之纛，或谓之翿。《陳風·宛丘》“值其鷺翿”，解者曰：舞者所建则又以鷺为之也。今制，蔟紅纓七层下垂，或用五色相间以象五声。每蔟用绿斜皮刻花为盖，上锐下广状如偃钟，而以红皮内托表而出之，覆于缨上，为饰颠之最，锐处皮金，缘口貫以红绒条，长七尺，竿长八尺五寸。朱髹塗金龙首衔。节舞者当就列时，双节前引，行列缀兆，则执节者分立于东西两阶舞生之前，以节其舞。闲则植于架上。

籥诂

《周礼》籥师掌教国子舞羽吹籥，籥章掌土鼓豳籥，文王世子秋冬学羽籥，明堂位土鼓苇籥。《詩》曰：左手执籥右手秉翟。夫籥者，竹音之一器耳，而执之以舞何也？声音之本，于是乎寓焉。命之曰籥，以黍龠之法在是也。《說文》龠者，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龢龤字皆从龠旁，而俗乃加竹为籥。龠即律也，黄钟之律，万事根本体有长短，检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轻重，平以权衡，倍律所容。谓龠通長二尺，容黍二合，称重二两，而于律则具二均，是谓五声主宰八音领袖，故文舞尚焉。舜作《大韶》执籥秉翟，周人舞《象》亦仿其制。

季札观《韶箾》《象箾》，箾即籥之别名。古人舞则吹籥，《春秋》万入去籥。杜注以为内舞去籥，恶其声闻可见，文舞吹籥非如近世之不复成声也。《尔雅》大籥谓之产其中，谓之仲，小谓之箹或曰籥，有缓吹急吹，三孔以和众声。《礼书》所谓主中声而上下之律吕，于是乎生盖一孔具三音，故有上生下生之别，非有三器。然而既已有三名矣则亦安得无三器乎？或谓黄大太夹为大龠，姑仲蕤林为中籥，夷南无应为小籥，亦未可晓。今亦只用黄倍为准足矣。形制吹口类篴，郑注《周礼》，郭注《尔雅》咸云三孔，独《诗·简兮》之注以为六孔，皆出古传，宜并存之其开孔也。有法取籥身匀作二十寸，以墨界之，自下而上至三至五至七之界，各开一孔，孔径各如倍律，内径之半如黄倍内径五分，则孔开二分五厘足也。若于三孔籥，每孔之下各增一孔，即为六孔之籥，凡吹三孔者，全闭之则缓宫急徵，启下一孔则缓商急羽，启中下二孔则缓角急清宫，启上下二孔缓为清宫急为清徵也；吹六孔者全闭之则，缓为黄钟急为林，自下启第一孔缓为大急为夷，启第二孔缓为太急为南，启第三孔缓夹急无，启第四孔缓姑急应，启第五孔缓为仲急为清黄，启第六孔缓为蕤急为清大吕也。但今舞者右手秉翟，既难按管调律且两手开合上下，皆不暇于吹籥。窃疑古舞三进三退别有吹籥之节，与堂下八音相和而今不可考矣

翟诂

《周礼》大司乐教六舞，注谓《帗舞》析五采缯，《羽舞》杂采羽如凤凰色，《人舞》无所执，以手袖为威仪也。一谓《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覆冒头上，衣饰翡翠之羽，《旄舞》者氂牛之尾也。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玄谓四方以羽，宗庙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今孔庭之舞用翟为饰，《说文》山雉曰翟，江淮之间谓雉青质而五色皆备者，谓翟其执之以舞者。何休所谓以象文德之风化疾也。古人舞《大夏》之器，籥曰夏籥，翟曰夏翟，徐州厥貢羽畎夏翟。夏，大也，文舞之最先者也。九雉之名备于《尔雅》，释鸟一鷂雉二鷮雉三鳪雉四鴩雉五鷩雉六海雉七山雉是之。曰：翟盖长尾者，其八鵗雉，其九鵫雉，其雉绝有力，曰奋，素质五采成章，曰翬，青质五采成章，曰鷂，南方曰（造字——上“彐”字，下“馬”字，馬字里的四点改为口字）

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此四方雉名也。雉身有文章其性耿介，故先王贵而用焉。用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之属，贵其性也。用于山龙华虫藻火，贵其文也。用之于舞，则取其耿介而文章类士

德也。故《诗》言右手秉翟,《书》纪舞干羽于两阶,率皆用之尧之《大章》、舜之《韶》、禹之《夏》、周之《象》。文舞则无非是者,特载籍所称其配不同,有以羽配旄者,《记》称饰以羽旄是也。有以旄配翟者,《记》称旄翟以舞之是也。有以翟配籥者,《简兮》之诗是也。然而言羽则皆是翟羽,自《陈风》有"植其鹭羽"之句。先儒遂云用鹭易系鸿羽,为仪之爻,先儒遂云用鸿,殊不知鸿鹭之羽,素质无文,何以当于文舞哉?其用翟之制亦有二説,一谓柄长三尺,其端刻龙口中植翟三茎,一谓柄长五尺,其端龙项下垂雉羽五层。然惟引舞所持其名为节,或用彩缯之帔,或用彩羽之旌,或用白羽之翿,或用紅缨之旄。自汉以降所尚不同,翟则一而已矣。前說今所遵用朱柄而龙首,髹以金彩。

舞人章服诂

古称胤之舞衣,以其制作之善,故历代传以为宝,今不可考矣。太常之制,舞人蝉冠服朱,团领衫革,帶皂雲履,国學钦遣行礼用此则,宜在外郡邑必遵《集礼》所载,儒巾斓衫为当也。蔡邕《月令章句》曰每佾八人,各服冕而执戚,有俯仰張合之容。然质之《礼经》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而舞《大夏》,乃天子所以乐皇尸养老更之服也。即诸侯尚不敢僭矧,今之舞人羽流猥杂而可为不衷之服乎?藻守澶渊遵制为孔庙乐舞,时未请于学使,即衣巾亦不敢用,权用民巾青衫皂絛,如江南应试儒士之服,诸皆能文通经子弟,然亦一时权制。后考《礼记》集說深衣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军旅。方氏曰:端冕则有敬色,所以為为文;介胄则有不可辱之色,所以为武。然端冕不可为武,介胄不可为文,兼之者惟深衣而已。深衣之制,诸侯大夫庶人上下同之。文舞武舞均之可用。然则郡邑学校舞于孔庭者,惟深衣最为古雅矣

制用紅绢团領无摆,如公服之制。胸背绘大朵红花绿叶扶疏,不设边襴,以别補子。

其帶以革为鞓裹,以青布上綴黑角为饰,如朝祭之革帶。

夏布为之黑漆,如梁冠样,梁上不设金线,惟前抹额上下塗金饰,边中绘金蝉,取义高洁,可以交于神明也。冠缨用青丝为之,履用皁帛,前后有雲缘面缝紃以白线,以皮为底。

右舞人冠袍,今郡学通用。然近于僭,姑存其制。深衣冠服则性理大全,及陈氏《礼书》俱载,世所通知也

舞佾詁

《左传》众仲曰：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降，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传》曰：天子舞行八佾，诸侯舞行六佾，大夫舞行四佾，士舞行二佾。晋悼公女乐二八赐魏绛以一八，其可据者。故服虔注謂：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而杜预则以为六六三十六人。宋太常傅隆辩之曰：舞必以八人为列。自天子至士降杀以两，减其二列。预以为一列又减二人至士止余四人。岂复成乐乃郑世子又从杜說，以开方为舞位，夫使立定不移，第如今之雅舞开方，诚亦无碍。若如古舞立表，三进三退，当从服说方成行缀也。孔庭之舞自宋以来六佾，我朝成化增用八佾，嘉靖仍用六佾，盖从诸侯之礼乐也，六八用四十八人。

右舞仪俱遵时制，然自宋元相沿，非令甲曾有所裁定者也。考之宋史叶防撰朝会二舞仪，其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第一变舞人立南表之南，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顾左揖，再鼓皆右顾右揖，再鼓皆开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少却身，初辞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顾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后为再辞，再鼓皆左顾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为固辞，再鼓皆合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免身相顾初谦，合手当胸，再鼓皆右侧身左垂手为再谦，再鼓皆左侧手右垂手为三谦，再鼓皆躬而授之，遇节乐则蹲；第二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面相向，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顾左揖，再鼓开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复相向，再鼓皆却身为初辞，再鼓皆舞辞如上仪，再鼓皆再辞，再鼓皆固辞，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再鼓相向，再鼓皆顾为初谦，再鼓皆再谦，再鼓皆三谦，再鼓皆躬而授之正立，遇节乐则蹲。第三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两两相向，再鼓皆相趋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鼓皆右揖，再鼓皆开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复相向，再鼓皆却身初辞，再鼓皆再辞，再鼓皆固辞，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两两相向，再鼓皆相顾初谦，再鼓皆再谦，再鼓三谦，躬而授之正立，节乐则蹲，其舞节如此，每变皆具三揖三辞三谦之仪，以明宋有天下本于揖逊。协律郎陈沂按视以为节奏详备，遂以用之朝会。范镇楊杰讥之。其用之孔庭三献则稍有增损以就歌章，实与歌义毫不相蒙也。古者不以舞配歌奏，凡乐先登歌，次歌奏合作，次文武二舞，或别有舞曲。今制歌奏舞一時並作，亦与古异。学校礼乐之地，似当彷佛古乐更定其仪，即成均之教未易骤复然，使青衿士子肄雅有阶，观感而兴，深关教化，固不可视为迂阔而终置不讲也。

Q

《钦州志·卷一·风俗志》 明嘉靖十八年·林希元

八月中秋，假名祭报，妆扮鬼像于岭头跳舞，谓之跳岭头。男女聚观，唱歌互答，因而淫乐，遂假夫妇，父母兄弟，恬不为怪。

《清流县志》 明嘉靖

上元　采松枝，结彩棚，灿华灯，聚箫鼓。即是日迎城隍而醮之。好事者妆仙、鬼、狮、鹤以陈戏舞，以邀赏赉。侵夜则逐疫，喧哗盈一月。各村祠庙皆迎神，细民聚观致羡焉。

《黔草·诸夷》 明万历·郭子章

未婚男女吹芦笙以歌……谓之跳月。

《琼州府志》 明万历

林桐字茂材，南桥人，有襟度。然遇酒郎往酒肆大醉后，或着蓑效古牛鳖囚诸饮，或舞虾蟆鹤鹭渔唱巫歌。

《泉南杂志》 明·陈懋仁

迎神赛会，莫盛于泉。游闲子弟，每遇神圣诞期，以方丈木板搭成抬案，索以绮绘，周翼扶栏，置几于中，加幔于上；而以姣童装扮故事，衣以飞绡，设以古玩，如大士手提筐筥之属，悉以金珠为之。旗鼓杂沓，贵贱混并，不但靡费钱物，恒有斗奇角胜之祸。

R

《榕树语录》 清康熙·李光地

元时，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产。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楼，令卒侦望其上，闻有弦管饮博者，即缚至，倒悬楼上，饮水三日而死。

《榕城纪闻》 清·海外散人

（明崇祯十五年）二月，福州疫起，乡例祈禳土神，有名为五帝者。于是，各乡居民鸠集金钱，设醮大傩。……各社土神，参谒有期，一出则仪仗车舆，印绶笺简，彼此参拜，有中军递帖到门走轿之异。更有一种屠沽及游手之徒，或妆扮鬼脸，或充当皂隶，沿街迎赛，互相夸耀。

S

明《散套》

是是是，有院本做一段乔教学，贺贺贺，一起舞起《村田乐》。

明永乐·曾棨《送陈郎中重使西域》

酋长拜迎张绣幌，羌姬歌舞散金钱。

明成化 桑悦按《行怀远诗》

牵裳跳跃舞婆娑，罗汉吹笙女仔歌。犹胜李陵闻□乐，身沦异域感伤多。

明嘉靖《商河县志》

立春前一日……里人行户扮渔、樵、耕、读诸戏，酒筵悦歌，竞为欢会，凡三夜。

明嘉靖·杨升庵《升庵诗集》

罗甸曲

宛转踏歌声，伊呀各有情，马郎与苗女，跳月蹁芦笙。（明嘉靖三年，杨升庵戍滇，途经叙永所做。）

恩遣戍滇纪行

罽衣行风舞，芦笙跳月歌。可传异方乐，令人玄鬓皤。

明隆庆《商州府志》

正月……十五日为元宵节，昼则演出高跷耍社火，夜则比户张灯，放花炮及竹马、花灯、火狮、龙灯之戏，歌舞达旦，观者如堵，先圣所谓乡人傩之义（仪）也。是日亲友互相馈送元宵，夜间食元宵。聚饮行乐，谓之闹元宵。

明·曹臣《舌华録》

陈眉公曰：天之风月，地之花柳，人之歌舞，无此不成三才。戏语亦自有理。

清道光四年《石城县志·祠庙》

黄正鉴捐资建，万历年间本坊重修《后稷庙圣像辇庙记》碑文记载：迄于十一月十二日后稷降生之辰，合场信士，各装神抬阁故事，大张鼓乐，请神御辇出游，士民无不称快，诚可嘉也。

《朔方新志·卷一》 明万历四十二年

再游南塘得鱼字韵

罢舞征新曲，传觞索馔鱼。南风催棹急，细雨入帘疏。映酒花偏媚，藏莺柳任舒。相逢俱是客，烂醉意何如。——杨守礼

和途中口占

追随旌节此游观，晓日繁霜满贺兰。沙径曲穿丹壑入，石峦高倚白云看。恩加藩镇连营壮，关阻天骄绝塞安。喜见干戈作歌舞，邀宾载酒犯隆寒。——孟霦

《石门十首》（其一） 明·尹维

山讴挝败鼓，小剧踏歌儿。

清初田光锡和前题原韵：花灯鸣社鼓（土人以二月初吉闹社神），竹马对村儿（新年儿童以竹马为戏）。

《朔方形胜赋》 明·曹琏

……以至芳林莺语，树榭蝉声，又有若回琴点瑟之立夫孔楹也。此皆玩耳目，娱心志，而为西夏之美观，不减江南之佳致者！是使骚人墨客，硕士英贤，寻幽览胜，游乐流连。于以罗珍馔，列绮筵，飞羽觞，奏管弦，品题词藻，绣句锦篇，觥筹交错，屡舞翩跹。……沙漠尘空，闾阎安堵。白叟黄童，讴歌鼓舞。

T

《铁拐李度金童玉女》（杂剧） 明初·贾仲名

（金母云）您两个思凡尘世，托生女直地面，配为夫妇，女直家多会歌舞，您两个带舞带唱，我试看咱。（正末同旦舞科，唱）

（铁拐李）金安寿、娇兰，你二人跟我出家，长生不灭。（正末云）休胡说，看了我这等受用快活，如何肯跟你出家，去吃菜根也。看我那歌儿舞女过来。（扮歌儿引细乐上舞科）

（金母云）金童玉女，您离瑶池多时，您则知您女直家会歌舞，可着俺八仙，舞一会你看。（八仙上歌舞科）（共唱）。

《汀州府志》 明嘉靖

正月　春祈　郡邑人，岁前每坊各推选一富室作祈首。次年正月初七、十一、十三、二十六，二月初一、十五、十九，三月初一日，各坊祈首，率社户以金珠宝贝、锦绣交彩，妆扮故事，各斗工巧。以吹鼓乐沿街迎神。祈首之亲友，各以茶酒庆犒于途。至晚，立坛修斋，以祈岁稔。

《天山草堂集》 明隆庆

（明）粤人习海，竞渡角胜，而大舟比常制犹异，十余年始一举。船广可三丈，长五之，龙首至尾，金光夺目，叠彩如层城。上饰童男女，作仙佛鬼神及古英雄，凡数十事，旋转舞蹈，冒之以幔，数里外望犹可见。两旁持短楫应鼓者百夫，银帽红衫，铙吹沸作。更为游龙十数，缭绕后先，若群螭之从母出入者。然游龙万计，棕亭翠幕，奇巧相先，不可名状。歌板雷动，酒气云蒸，丝竹与笑语相乱。士女华妆炫服，照耀波间，坠珥遗簪，想满龙宫矣。

《跳岭头竹枝词》 明万历·吴道南

乡傩古礼肇姬周，习俗相沿宋旧州，纵使革新迷信破，漫并跳舞寂山邱。勾芒□□附松楸，报赛年年祝有秋，巫觋饰将铜面具，千般丑态自遮羞。法螺吹起响山陬，巫觋装成狡似猱，牛鬼蛇神工作态，分明跳舞类俳优。吹到金风八月秋，乡间陋俗数从头，鬼师作态淆观听，跳舞山冈及海辄。

《天启宫词》 明崇祯·秦兰征

（天启年间傩礼）传火千门晓未销，黄金四目植鸡翘。执戈侲子空驰骤，不逐人妖逐鬼妖。

《天下郡国利病书》 明·顾炎武

衡人赛盘古……今讹为盘古。赛之日，以木为鼓，圆径一斗余，中空两头大，四尺长，谓之长鼓，二尺者，谓之短鼓……鸣锣、击鼓、吹角。有巫一人，以长鼓绕身而舞，又二人，复以短鼓相向而舞。

《陶庵梦忆》 明末·张岱

（其一）

西施歌舞，对舞者五人，长袖缓带，绕身若环，曾挠摩地，扶旋猗那，弱如秋药。女官内侍，执扇葆璇盖、金莲宝炬、纨扇宫灯二十余人，光焰荧煌，锦绣纷叠，见者错愕。

（其二）

阮圆海（阮大铖字）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经出，……余在其家看《十错认》、《摩尼珠》、《燕子笺》三剧，其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知其义味，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至于《十错认》之龙灯，之紫姑；《摩尼珠》之走解，之猴戏；《燕子笺》之飞燕，之舞象，之波斯进宝，纸扎装束，无

不尽情刻画，故其出色也愈甚。

（其三）

（刘晖吉女戏）若刘晖吉奇情幻想，欲补从来梨园之缺陷，如《唐明皇游月宫》，叶法善作，……其他如舞灯，十数人手携一灯，忽隐忽现，怪幻百出。

（其四）

演武场，搭一大台选徽州旌阳戏子，剽轻精悍，能相扑跌打者三四十人，搬演《目莲戏》，凡三日三夜，四围女台百什座，戏子献技台上，如度索舞絙、翻桌翻梯、筋斗蜻蜓、蹬坛蹬臼、跳索跳圈、窜火窜剑之类，大非情理。

（其五）

生挂须扮三眼马元帅，执蛇抢舞上，立东一位。末扮黑面赵元帅，执铁鞭铁锁舞上，立西一位。末扮蓝面温元帅，执查槌上，立东二位。外扮红面关元帅，执偃月刀舞上，立西二位。

（其六）

（灯节）更于其地斗狮子灯，鼓吹弹唱，施放烟火，挤挤杂杂，小街曲巷有空地，则跳大头和尚，锣鼓声错，处处有人团簇看之。

（其七）

灯不演剧则灯意不酣，然无队舞鼓吹，则灯焰不发。

（其八）

演元剧四出，则队舞一回，鼓吹一回，弦索一回，其间浓淡繁简松实之妙，全在主人位置……故越中夸灯事之盛，必曰世美堂灯。

（其九）

枫桥杨神庙，九月迎台阁，……扮马上故事二三十骑，扮传奇一本，年年换，三日亦三换之。

《梼杌闲评》
明末·不题撰人

（聊城地区临清市年节）当街鲍老盘旋，满市傀儡跳跃，……数声锣响，纷纷小鬼闹钟馗，七阵齐开，满街头童叟齐喧，斗炳回寅，万户笙歌行乐事。

《滕王阁集》
载明·谌道行《中秋与吴进士登西江第一楼》

忘却诗钩与酒筹，坐惊身世落洪州。三千馆舍孤灯夜，百二山河一槛秋；天柱玩余仙客倦，霓裳歌罢舞人休。滕王阁上今宵兴，不减当年庾亮楼。

W

明·殷聘尹《外冈志》

神祠中亦悬灯，乡人编竹为龙灯，以迎社神，里中少年为滚灯之戏。以竹为灯，形如球，中设机络，以铁钮宛转滚之而不灭。无赖子弟十百成群，横行乡市，有忤之者，攒击之立为齑粉。骑骆驼，以四人为足，一人张手足据之，一人骑坐于上，手持长索，复用十人牵之前导，从之钲鼓。此即滚灯，无赖辈为之，皆恶俗也。

……

二十四日，……丐者傩于市，二人扮男女为灶公、灶姥，持竹叶、冬青奔舞东西，谓之“跳灶王”。又有一人扮钟馗持剑，一人扮小鬼对舞，沿门而乞。

明·万历四十年《万历壬子志》

自正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城中各社于城隍庙轮值演剧祀神，街市悉张灯彩。入夜，燃爆竹，达旦不休。村童并骑马，唱采茶歌以为乐。

X

明嘉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

卷三·偏安佚豫

（元夕）……其上伶官奏乐，下为露台，百戏呈巧，内人、小黄门皆巾裹翠蛾，效街坊清乐，宣唤市井舞队及市食。……

都市自旧岁孟冬驾回，已有乘肩舆小女，鼓吹歌舞，日数十队，以供贵邸豪家之玩，……姜白石有诗云：“灯已阑珊月气寒，舞儿往往夜归还，只应不尽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又云：“南陌东城尽舞儿，画金刺绣满罗衣，也知爱惜春游夜，舞落银蟾不肯归。”……至五夜，则京尹乘小轿，诸舞队次第簇拥，前后连亘十数里，锦绣填委道路，吏魁以大襄贮楮券，凡遇小经纪人，犒千百，谓之买市。……李篔房诗云：“斜阳尽处荡轻烟，辇路东风入管弦。五夜好春随步暖，一年明月打头圆。香尘掠粉翻罗带，密炬笼绡斗玉细，人影渐稀花露冷，踏歌吹度晓云边。”……以纸灯内置关捩，放地下，以足沿街蹵转之，谓之滚灯。

卷二十·熙朝乐事

立春之仪，附郭两县，轮年递办。仁和县于仙林寺，钱塘县于灵芝寺，前期十日，县官督委坊甲，整办什物，选集优人、戏子、小妓，装扮社火，如昭君出塞、学士登瀛、张仙打弹、西施采莲之类，种种变态，竞巧争华，教习数日，谓之“演春”。至日，郡守率僚属往迎，前列社火，

殿以春牛，士女纵观，阗塞市街，竞以麻、麦、米、豆，抛打春牛。……

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前后张灯五夜。……或祭赛神庙，则有社伙鳌山，台阁戏剧，滚灯烟水，无论通衢委巷，星布珠悬，皎如白日，喧阗彻旦。……

杜孟平有看灯词十五首，杭人称之。瞿宗吉效之，亦作十五首，其词云："傀儡装成出教坊，彩旗前引两三行，郭郎鲍老休相笑，毕竟何人舞袖长。"……

（清明）苏堤一带，陶柳荫浓，红翠间错，走索、骠骑、飞钱、抛钹、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跃圈、筋斗、舞盘，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而处方优妓，歌吹觅钱者，水陆有之，接踵承应。又有买卖赶趁，香茶细果，酒中所需。而彩妆傀儡、莲船、战马、饧笙、鼗鼓，琐碎戏具，以诱悦童曹者，在在成市。

……

八月十五谓之中秋……苏堤之上，联袂踏歌，无异白日。

《西阎曹公村重修尧舜禹汤之庙记》（碑文摘录）
明嘉靖三十八年

先日送神，次日迎神，音乐为之喧哗，神马为之纵横，旗彩为之飞扬。带枷执扇拖铁索者，各随所愿而尽乃心。既而抵庙，大赛三日，乐人动至百口。

《夏津县志》
明嘉靖

窃喜时何氏乐业，秧歌方起又弦歌。

《行边纪闻》
明嘉靖·田汝诚

苗人，古三苗之裔也。……未娶者以银环饰耳，号曰马郎，婚则脱之。……处子行歌于野，以诱马郎……未婚男女吹芦笙以和歌，淫词谑浪，谓之跳月。……

犵獠一曰杨黄，其种亦夥，……元宵、端午架秋千群戏。……

黎人邬蛮也，……春时笄女戏秋千以诱散仔，携手踏歌名曰作剧。

《续文献通考》
明嘉靖·王圻

卷一〇三

（宫廷举办迎蕃王蕃使大宴礼）……进食，酒五行，细乐作，舞诸国来朝之舞，进食，酒六行，细乐作，奏朝天子之曲，进食，酒七行，细乐作，奏醉太平之曲，舞长生队之舞。

卷一二〇

（明嘉靖十一年宫中为陈侃出使琉球举行宴会）令四夷童歌夷曲、为夷舞，以侑觞，伛偻曲折亦足以观。

《新曲苑》
明万历·顾启元

南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乐器用筝、纂、琵琶、三弦子、拍板。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间摄以垫圈、舞观音或百丈旗，或跳队子。后乃变而尽用南唱。歌者只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闲有用鼓板者。今则吴人益以洞箫及月琴，声调屡变，益为凄惋，听者殆欲堕泪矣。大会则用南戏，其始止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后则又有四平，乃稍变弋阳，而令人可通者。

《行记》
十七世纪（约万历年间）·
[葡萄牙]鄂本笃

（叶尔羌汗国）其家聚餐，并伴奏乐以助欢，而且经常举行舞会。

《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
明崇祯·徐弘祖

初七日，……是日宴张氏两公子，客去，犹与吕君洗盏更酌，陈乐为胡舞，曰紧急鼓。

Y

《元夕赐观灯》
明永乐·杨荣

禁宛东风暖，青霄月正中。鱼龙千队戏，罗绮万花丛。云峤祥光丽，星桥宝炬红。太平多乐事，此夕万方同。

《云南图经志书》
明景泰六年·陈文

丽江风俗

丽江军民府……摩些蛮，不事神佛，惟每岁正月五日，具猪羊酒饭，极其严洁，登山祭天，以祈丰禳灾，祭毕，男女百数，执手回旋，歌舞为乐。

腾越州·风俗

境内峨昌蛮，即寻传蛮也。似蒲而别种，居山野间，形状颇类汉

人……种秫为酒，歌舞而饮，以糟粕为饼。

火节

云披红日恰衔山，列炬参差竞往还。万朵莲花开海市，一天星斗下人间。只疑灯火烧元夜，谁料乡傩到百蛮。此日吾皇调玉烛，更于何处觅神奸。——文璋甫

送述律元帅开阃分题得越嶲

郡初名越嶲，汉昔抚酋豪。宿溜严为室，炎蒸地不毛。射生食血肉，淫祀洒腥醪。奋臂挝铜鼓，吹唇舞洞刀。——班惟志

么些诏

泸南地多瘴，么些风俗美。酋豪富畜牧，散野若蜂蚁。圣世重柔远，政尔烦尺棰。败群既已去，饮龇自相靡。土俗类楚优，衣被纷错绮。俳谐百态出，供我一笑喜。亦有善刀舞，众锋灿鲸齿。坐令帐下儿，往往发上指。将军一回顾，风猎旌旗尾。四座且勿喧，酒酣可以起。——王沂

《延安府志·卷六》 明弘治十七年

舞童夸妙手，歌声呈娇容，男女观游戏，性醪献亲（皇）。

《寓圃杂记·吴中近年之盛》 明弘治·王锜

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

《元夕篇》 明正德·薛蕙

翠盖鸾舆千万骑，伐鼓枞金动天地。御仗层层锦绣围，广场队队鱼龙戏。

《燕京十六夜曲》 明嘉靖·何景明

御河桥畔千尺台，燕京女儿踏歌来；台上歌钟日夕起，桥头酒垆深夜开。

九衢车马似山河，万金买灯不道多；已留华月照歌舞，更放香风吹绮罗。

《雍熙乐府·一枝花灯词》 明嘉靖·郭勋

鼓乐如雷，弦管声齐，一壁厢踏着高跷，一壁厢踏着讶鼓，一壁厢舞着白旗。

《云南通志》 明嘉靖·李元阳

定边（今南涧）猡猡凡婚姻死葬，杀牛设酒，以一人吹芦笙为首，男女牵手周旋跳舞歌笑以为乐。

《洋县县志》 明隆庆

端公（神汉）装神弄鬼，口念歌诀，病家按嘱焚香烧纸，上供品后，手持令牌、利剑，狂呼乱跳，乍称“降妖、捉鬼”，勒索骗取财物。

《严州府志》 明万历·杨守仁

腊月二十四夜设果送宠，傩戏于街。

《迎春歌》 明万历·袁宏道

东风吹暖娄江树，三衢九陌凝烟雾。白马如龙破雪飞，犊车辗水穿香度。铙吹拍拍走烟尘，炫服靓妆十万人。额罗鲜明扮彩胜，社歌缭绕簇芒神。绯衣金带印如斗，前列长官后太守。乌纱新镂汉宫花，青奴跪进屠苏酒。采莲舟上玉作幢，歌童毛女白双双。梨园旧乐三千部，苏州新谱十三腔。假面胡头跳如虎，窄衫绣裤槌大鼓。金蟒缠身神鬼妆，白衣合掌观音舞。观者如山锦相属，杂沓谁分丝与肉。一路香风吹笑声，千里红纱遮醉玉。青莲衫子藕荷裳，透额垂髫淡淡妆。拾得青条夸姊妹，袖来瓜子掷儿郎。急管繁弦又一时，千门杨柳破青枝。

《迎春曲》 明末·张卿子

是岁彩装台阁甚盛，至宫花报喜，一马上儿万目竞注。

《阅武》 明万历·刘敏宽

四方需猛士，惟昔壮关中。健舞斑丝稍，双弯神臂弓。鹰扬奔疾电，鱼贯动长虹。纠纠苍蒙外，谁收破虏功！

《云间据目钞·卷二『记风俗』》 明万历·范濂

万历二十年巡按御史甘禁迎神赛会搬演杂剧故事

倭乱后，每年乡镇二三月间迎神赛会，地方恶少喜事之人，先期聚众搬演杂剧故事，如《曹大本收租》、《小秦王跳涧》之类，皆野史所载，俚鄙可笑者。然初犹仅学戏子装束，请以丰年举之，亦不甚害。至万历庚寅（1590 年），各镇赁马二三百匹，演剧者皆穿鲜明蟒衣靴革，而幞

头纱帽，满缀金珠翠衣，如扮状元之游街，用珠鞭三条，价值百金有余；又增妓女三四十人，扮为《寡妇征西》、《昭君出塞》色名，华丽尤甚。其他彩亭旗鼓兵器，种种精奇，不能悉述。街道桥梁，皆用布幔，以防阴雨。郡中士庶，争挈家往观，游船马船，拥塞河道，正所谓举国若狂也。每镇或四日或五日乃止，日费千金。且当历年饥馑而争举，孟浪不经，皆余所不解也。壬辰（1592年）概言甘公严革，识者快之。

《异域竹枝词》明末·朱孟震

叶尔羌。以回童数人，锦以鲜衣花帽，使之斤斗，回旋盘舞，颇亦可观。

《饮春会》明·木知府

官家春会与民同，土酿鹅竿节节通，一匝芦笙吹未断，踏歌起舞月明中。

Z

《栽秧歌》明·吴申

咏也呵，咏也呵，楚人竞唱栽秧歌。栽秧歌，时已及，闻得村村鼓声急。

《赵州志》明正德

赵州……中秋祭月，儿童作火龙舞。

《赵氏族谱》海阳县凤城镇建设村赵炳书家藏

明洪熙一年，欣逢五世同堂，上赐“七叶行祥”金额，悬匾谷旦，诸位指挥偕缙绅光临赐贺，乐舞生闻韶率其创练之秧歌，舞唱于庭，其乐融融。

《咋雷蛇曼蛇勐》（《谈寨神勐神的由来》）明嘉靖·佚名

也有顺利的时候，打死了老虎或马鹿，大家就高高兴兴，笑啊笑，跳啊跳……够我们饱饱吃，啾！啾！啾！……（在）蛇曼蛇勐面前杀鸡洒血，杀猪洒血，杀牛洒血，和我们父母的灵魂一道吃剁生，喝辣酒，唱啊唱，跳啊跳；可以牵着老人的手，也可以搂着姑娘的腰，男女老少共同庆祝我们的胜利。

《追怀七兄金吾延伯歌姬散尽》 明万历·麻城刘氏女子

回首可怜歌舞地，年年春色为谁来？

《罪唯录·长安客话》 明·蒋一葵

少小胡姬学汉装，满身貂锦厌明珰。金鞭娇踏桃花马，共逐单于入市场。

清代

《安庆府太湖县志·岁时》
清顺治十年

十五日，古为上元日，俗谓元宵。神庙并各街市悬放花灯，其名有鳌山走马及雪花纱灯，诸禽兽狮象之形，不可枚举。又制为龙灯，长数丈，柄明炬，人持一节，环绕衢巷，蜿蜒如生又或为俳优假面之戏，锣鼓喧沓老幼逐之为乐，至达旦焉。竞灯于唐为盛，惟龙灯皖六邑有之，他处或少，然出于市井好事之民，颇糜赀财。

《安庆府潜山县志·风俗》
清顺治十一年

正月十五日是为元宵，通衢张灯，鼓乐脯饮，好事者放花爆喧沓达旦。又作龙灯，长数丈，人戴手镯，衣杂色半臂，持绕街市。或设俳优假面之戏，市中无老幼逐之为乐。

《阿迷州志·风俗》
清雍正十三年

二十四日为星回节（火把节），燃灯炬以驱蝗螨。彝人更于此日吹芦笙，击巨镘，互相跳跃，歌扑以戏。

《艾河元夕竹枝词》
清雍正·杨锡恒

绝塞寒云冻不开，全凭人来唤春回。儿童踏臂欢呼处，争看灯官上任来。赫赫前驱清道旗，青红皂隶两边随。朱标告示当街挂，新署头衔灯政司。倾城鼎沸闹秧歌，红粉新妆细马驮。不信使君真有妇，罗敷过处看人多。迎虎迎猫载圣经，祈年赛社岂无灵？由来戏事关农事，前队先迎五谷瓶。（灯作瓶式，绘五谷而封其口，取五谷丰登之意。）

安锡侯赞『跳跳』诗
清乾隆

舞蹈跻春台，溯源金大定，锣鼓传呵护，时合庆丰年。

《安泽县志·学校祀典舞谱》
清乾隆八年

初献：

自（稍前，向外开龠舞）
生（蹈向里开舞龠）
民（合手蹲朝上）
来（起辞身，向外高举龠面朝上）
谁（两两相对蹲，东西向相向）
底（合手蹲朝上）

其（揖正）
盛（起，平身，出左手立）
惟（两两相对，自下而上，东西相向）
师（稍前舞举）
神（中班转身，东西相向立惟两中十二人转身，俱东西相向）
明（举翟二合龠）
度（稍前向外垂手舞）
越（蹈向里垂手舞）
前（向前，合手谦进步双手合龠）
圣（回身再谦退侧身的向外高手回面向上）
粢（正蹲朝上）
帛（稍舞，躬身挽手，侧身向外，呈龠耳边面朝上）
具（揖正）
成（起，辞身挽手，复举龠正立）
礼（两两相对交龠，两班举东西手执龠）
容（揖正）
斯（向外退，挽手执龠向外，面朝手）
称（回身正立）
惟（左右侧身垂手向外开龠垂手舞）
神（右侧身垂手，向里垂手舞）
之（正揖朝上）
听（躬而受之，躬身朝上拱龠而受之，三鼓毕也）
黍（稍前舞）
稷（正蹲朝上）
非（左右垂手，两班上下俱双垂手，东西相向）
馨（起，合手相向立）
亚献：
大（左右进步，向外垂手舞）
哉（右向外垂手舞）
圣（向外落龠龠面朝上）
师（退向正身立）
实（蹲正）
天（起身，向前转向外舞）
生（两两相对，自上而下，两班相对举龠东西）
德（合手谦进步，向前双手合龠蹲谦）

作（转身，东西相向立）
乐（上下俱垂手，唯两中班上下十二人，以俱垂手，转身，东西相向）
以（转身，东西相向立）
崇（相向立，两班上下以翟相籥）
时（稍前舞蹈，两班上下俱垂手合籥）
祀（向里垂手舞）
无（合手谦进步向前，垂手合籥）
（回身再谦，两班上下东西相向，合籥立）
清（稍前舞，向外开籥舞）
酤（向里舞）
惟（双手平执籥翟，开籥翟）
馨（合籥翟，朝上下立）
嘉（侧身垂左手，两班俱垂手向外舞）
牲（躬身正揖）
孔（双手笼籥翟，躬身）
硕（躬而受之，躬身朝上拱籥受之，一鼓而起）
荐（一叩头，举右手叩头）
羞（举左手叩头）
神（复举右手叩头）
明（拜，一鼓毕即起，躬身，三鼓平起）
庶（三舞蹈举籥，向左躬身舞）
几（举籥，向右躬身舞）
昭（举籥，复向左躬身舞）
格（拱籥，躬身而受之）

终献：

百（向外开籥舞）
王（向里开籥舞）
宗（侧身向外面）
师（朝上正立）
生（两班上下，两班相对，交籥）
民（合手朝上，正蹲）
物（侧身向里落籥）
轨（合籥朝上正立）
瞻（向外开籥舞）
之（向里开籥舞）

洋（开龠朝上正立）
洋（龠合）
神（向外开龠舞）
其（向里开龠舞）
宁（进步向前，双手合龠）
止（回身东西，相向手谦）
酌（向外开龠）
彼（向里开龠舞）
金（开龠朝上正立）
罍（合龠朝上正立）
惟（向外垂手舞）
清（向里垂手舞）
且（朝上正揖）
旨（躬身而受之）
登（躬身向左合龠舞）
献（躬身向右合龠舞）
惟（躬身复向左右龠）
三（合龠朝上拜，一鼓便起身）
于（侧身向外垂手舞）
嘻（侧身向里垂手舞）
成（朝上立正）
礼（躬身朝南受之，三鼓毕起身）

《安阳县志》 清嘉庆

立春日……元宵张灯放花炮，玩龙灯，锣鼓喧闹街市，三日夜乃止。

《安陆县志》 清道光

上元……前三日剪纸为灯，缀以五彩，或架彩横棚于衢而垂灯其下，或藏诗谜以试推测。或聚族为龙灯，或披锦为狮猊，咸鼓吹道之。

《安平县志·卷五·风土志》 清道光

元宵遍张鼓乐，灯火爆竹，扮演故事。有龙灯、狮子灯、花灯、地戏之乐。

《安岳县志·风俗》 清道光十六年

邑俗正月……上元观灯，自十三至十六，城市乡镇皆为龙灯、百戏。

《安海镇》 清手抄本

（端午）各境扛木刻龙头，举大旗，提鲜花篮，敲锣鼓，奏管弦，唱《采莲歌》（俗名《唆罗莲》），迎于各户。执旗者舞于各家厅堂，呼吉祥语，提篮者送户主鲜花，人家以红包劳之，是谓“采莲”。

B

《北游录》 清顺治·谈迁

御坐：上尝幸内院，所坐椅，他日过之，见已封矣，欲坐炕上，不果，恐又封炕也。闻在南海子幸辅臣囗账房，亦封帐。太和班张净尝御前舞钟馗四十则，每则上立图于几，或至复出，及上自舞，过之矣。

《百戏竹枝词》 清康熙·李声振

打花鼓

赛会时光趁踏青，记来妾住凤阳城。秧歌争道鲜花好，肠断冬冬打鼓声。

（凤阳妇人多工者，又名《秧歌》，盖农人赛会之戏。其曲有“好朵鲜花”套数。鼓形细腰，若古之搏拊然。）

扎高脚

村公村母扮村村，屐齿双移四柱均。高脚相看身有半，要知原不是长人。

（农人扮村公村母，以木柱各二，约三尺，缚踏足下，几于长一身又半矣。所唱亦秧歌类。）

大头和尚

色色空空两洒然，好于面具逗红莲。大千柳翠寻常见，谁证前身明月禅。

（即月明僧度柳翠事。人戴大面具扮演之。事见徐天池《四声猿》曲。）

太平鼓

句丽画纸黑连环，春鼓声中不夜天。怪道灯街杖农乐，歌声已是《太平年》。

（形圆平，覆以高丽纸，下垂十余铁环，击之则环声相应，曲名《太平年》，农人元夜之乐也。）

龙灯斗

屈曲随人匹练斜，春灯影里动金蛇。烛龙神物传山海，浪说红云露爪牙。

（以竹篾为之，外覆以纱，蜿蜒之势，亦复可观。）

狮子滚绣球

毛羽狻猊碧间金，绣球落处舞嶙峋。方山寄语休心悸，皮相原来不吼人。

（以羊毛饰为狮形，人被之，滚球跳舞。）

旱船

罔水行舟古所难，居然一叶下银滩。无边陆海吾何惧，稳坐鳌鱼背上看。

（陆地行舟，以锡片铺地作水形，亦水银江海之意也。）

竹马灯

岂为南阳郭下车，筱骖锦袄倩人扶。红灯小队童男好，月夜胭脂出塞图。

（元夜儿童骑之，内可秉烛，好为"明妃出塞"之戏。）

霸王鞭

窄样春衫称细腰，蔚蓝首帕髻云飘。霸王鞭舞金钱落，恼乱徐州《叠断桥》。

（徐沛伎妇，以竹鞭缀金钱，击之节歌，其曲名《叠断桥》，甚动听。行每覆蓝帕，作首妆。）

扇技

不用蒲葵挥暑忙，句丽便面素罗张。闲翻折叠风生袖，目送轻帆转楚湘。

（以折叠扇指上旋转，作诸技巧，夏月都门有。小唱亦工此。）

踏谣

锦靴弟子惯登场，一样湘波六幅量。只恐小红人识破，本来骨格太昂藏。

（俗名假纤足小旦，屐以弓鞋，覆以裙裤，工者行步自然，不异妇人也。弋阳、秦腔，恒以此示媚。）

唱姑娘

绵驹讴已絶高唐，舞态千回也断肠。唢呐一声无艳笑，春闲肯负唱姑娘？

（齐剧也，亦名姑娘腔，以唢呐节之，曲终必绕场宛转，

以尽其致。）

反腰

屈曲谁教学楚猱？身材得似软苗条。座中且看如弓样，漫道生平未折腰。

（取幼童教之，能令腰曲如弓，反首贴地，口衔地上物，亦名“握软腰”。）

竖蜻蜓

双足翘翘转踏空，步来反掌似生成。自从看罢蜻蜓竖，始信人间有倒行。

（亦反腰戏，但此则以手帖地行，或托于掌上，反双足上举，殊颠倒之甚也。又名“蝎子步”。）

舞叉

肉袒先登两臂遒，铁环响处掣青虬。年来谁演《周王庙》，闲杀青巾三刃矛。

（即三刃矛也。缀以铁环，有力者袒而舞之，恒戴青巾，俗于《周王庙》杂剧好演之，近甚罕见。）

舞中幡

铃铎声中金鼓撞，佛场子弟健能扛。彩帆正面凌风稳，一朵云飞如意幢。

（佛会中戏。幡如四五丈高，上悬铃铎，健儿数辈舞之，指挥甚如意，佐以金鼓声，观者如堵墙焉。）

台歌

楼阁层层耸绛霄，半天霓羽奏仙韶。近来莲底花犹好，掌上分明静婉腰。

（作台阁状，中设机械，扮十余岁童为杂剧，数重。有于掌上见舞人者，甚可观。）

跳钟馗

锦伞银鞍簇软轮，灯花影扉绿袍新。终南进士谁尴尬？错认泥犁啖鬼人。

（唐人小说，有终南不第进士，为明皇梦中啖鬼事，今扮以为戏。）

闹五鬼

绣帽童初花棒过，五方面具舞婆娑。腼然绝倒都如许，莫诮人间鬼脸多。

（童子戴面具，绣帽，持花棒，五人相舞。俗以面具为鬼脸，

殊可笑。)

波斯进宝

铜鼓渊渊香象前,氍毹红裹宝为山。雕题犛面真儿戏,一部新声《菩萨蛮》。

(扮如波斯国人衣制,数人扮驯象,作《贡宝曲》,叩铜鼓以节之。)

师婆

牛皮小鼓动花村,马子新延女道人。看罢篆烟膜拜好,阖家喜乐二郎神。

(女觋也。俗名"道妈子",又名"神马子"。春日击牛皮小鼓,歌禳二郎神,名"看香",又名"喜乐",乡村最尚之。)

舞铙

黄冠鹤氅步虚行,鞺鞳铿訇法器声。天半纷看铙钹舞,浑猜初日上铜钲。

(铙钹,道士法器也,纷敲掷半空以为戏。)

《白盐井志·种人》 清乾隆二十三年

傈僳族……多嗜酒,醉则狂荡。男女携手顿足,吹芦笙弹响篾以为乐。

《白河县志》 清嘉庆六年·严一清

正月十六"倒灯",将龙抬到汉江边焚化,点燃后……人们抢火中龙身之物,龙须、龙角均可,龙珠为最,带回家中辟邪消灾……求得大吉大利。

《百蛮图赞》 清嘉庆·刘士珍

《㜷且图赞》

㜷且忘忧,燕安鸠拙,三旬九食,终年橛橛,维季之冬,野饮弥月,吹叶弹薪,跳舞林樾。

《妙倮罗图赞》

野泽无邻,结茅松间,风餐雪虐,围炉坐眠,芦笙袅袅,吹出蛮天,悽魂荡魄,万籁寂然。

《黑甘夷图赞》

黑甘笙琴,指弹口吹,非管非弦,宫商天籁,相和而歌,推襟送袂,燕燕莺莺,春林逐对。

《普剽图赞》

普剽晏客，观优饮酒，男女合樽，放陈缨组，里歌侏俪，节以铜鼓，满堂卢胡，履舄颠倒。

《阿倮图赞》

蝴蝶飞飞，春原草绿，阿倮踏歌，联袂齐于，负子肆情，传芭度曲，渐进自然，丝不如竹。

《普岔图赞》

普岔涤场，乐野忘家，释劳酎饮，男女娱戏，跳月夜舞，解佩朝歌，山坳水曲，万簌笙竽。

《阿戛图赞》

阿戛性柔，是喜歌舞，陶彼嘉月，倡予和妆，写意输心，莺喉无谱，芙蓉为媒，婴春容与。

《黑土僚图赞》

土僚纳禾，郊祭地母，歌舞送神，燕乐黄耇，藉草布席，跪进浆酒，时赐一沥，饮可一斗。

《白山司志》
清道光十年

病不事医药，惟召巫跳鬼，鸣铜钲、吹牛角，喧闹彻夜。幸而愈，益信其神；不愈，则委之于命，此积习之难返者也……

白山瑶人……岁时祭祀，男女跳跃歌唱，相悦为婚……元旦，以舂臼覆地，用木杵交击成声以为乐。

《博白县志·卷十二·礼俗》
清道光十二年

上元夜，街市户民各结灯彩，银花火树及彩狮、瑞龙、竹马等戏，鼓乐竞宵，至二十夜止。十五夜村童多扬声入园拾菜，俗名拾青，取其发生佳兆。

元夕前五日，城市乡村每夕舞龙灯唱太平歌至十六日止。安仁、中致二乡，村童装演周、罗、冯三大人出游，每夜分止。

《巴县志·风俗》
清同治六年

正月上元节日，做粉团相遗，曰“饷元宵”。以鼓乐迎纸彩各灯，名曰“闹元宵”。

《璧山县志·风俗》
清同治四年

正月……望日为上元节。……放爆竹，鼓乐搬演故事，谓之“闹元宵”。

《巴陵县志》清光绪

（地花鼓）村儿教习成班，宛同优子。

《保山县志》清光绪

岁时，清明、端午、中秋，各节令如汉俗，惟每至正月初旬，多有刀山会。逢会，则巫人作法，以长刀绑作云梯，攀登而上，观者如堵。土族人作此刀会，祈祷神灵，以解厄降祥。又二月初八日，有犁牛会。人扮作牛，由街中耕犁而行，亦重农事之遗意也。

《北海杂录》清光绪三十二年·梁鸿勋

迷信神权，中国通病，而北海土人迷信颇深，一遇有疾，巫人乔装各种状。呜喑叱咤，跳舞终宵。一为跳鬼，亦分两种，曰跳六郎，曰跳六娘。相传二神能作祸祟，妇人病，以为六郎为祟，男子病，以为六娘为祟，均延巫禳之。

近日打斋，愈出愈奇，有所谓亡人沦落地狱畜道者，巫人乔装，一如优人，叫号跳跃，作破地状，名曰木（目）莲破地狱，怪诞支离，一至于此！

《宾州志》清光绪十二年

立春先一日，官率僚属、农人簪花迎土牛、芒神于东郊，各关厢多陈百戏，打春牛后，以土牛分送芒神。

《百本张钞本牌子曲》清

北平俗曲《十二景》云："正月里家家庆贺新年，元宵佳节把灯观，月正圆，庵观寺院，抖了抖衣裳，花盒子处处瞅，炮竹阵阵喧，惹的人大街小巷都游串，夜半归回转家园，弹唱又歌舞，掷骰子又摇摊，天呀儿哟！会神仙逛一行白云观。""三月里三月三，蟠桃宫外好人烟，作买作卖人人乱，各样玩艺摆的全，冰盘球棒跑旱船"。

北平俗曲《妙峰山》云："有一位好善的贤良，心中只想把妙峰山上，老娘娘驾前去进香……霎时来至八里庄，遇见了一当儿子弟顽艺，小广子的花砖与坛子王……迎面来了少林的五虎棍，人烟拥挤，尘垢飞扬，好乐的接住说赏个脸儿，要的是对棍对刀与对枪。东马市的狮子又来到，探海摔山带着蹿房……来至涧沟内，松棚要撵香，听见了秧歌在茶棚里唱，佳人说："咱们快着往前走，看一看那热闹排场。"只听见鼓旋打得是"一等一"，小二哥唱的是喝喝腔。忽听那边又来了会，中幡跨鼓合扛箱，这一样儿我从没见，骑着竹杆子喜乐非常，手内拿着一柄垂金扇，衙役三班闹嚷嚷，后面二人抬着木柜，上面系着赤金铃铛，个个儿好似疯狂。看罢了一回才将山上，诚心顶礼去进

香。”

北平俗曲《护国寺》云：“忽想起今朝还是护国寺的庙，何不前去略散心……面前有一档子莲花落，见座儿上许多擦胭抹粉的人，见一档儿杠子也在那里将钱要，把式年儿顽艺儿虽强就是爱骂人……跑旱船锣鼓喧天振耳闻……”。

北平俗曲《大过会》云：“子弟耍笑，样样难学，必须要习学排演功夫到，才能够越众超群可听可瞧。每日里幡鼓齐动多热闹，闲来无事我爱瞧，也是我目睹眼见才知道，武玩艺儿更难学，下苦功夫非一朝。扬香走会名声大，耗财买脸费钱钞，头档儿会呵！瞎胡闹，两个人拿着拨旗儿头里跑，后头跟着叉把扫帚镢头铁锹，两个人抬着大桶把凉水挑，净水把街泼了个潮，为的是前面不把尘土爆，教我练，我可不了，我不能子弟看街外带垫道。二档儿中幡逞英豪，四五幅儿褡包在腰中绕，头一手儿先耍了一个怀中抱，举三举，落三落，托塔转云幡，楞往脑袋上掉，两眼不住往上瞧，不亏绳，早就倒，别的故事全好了，惟有押肩最难学，劲儿不许大，劲儿不许小，要一小，砸脑勺；劲儿大，一出溜可怎么好？眼睛鼻子全平了，教我练，我可不了，我不能拿着五官合他玩笑。开路叉，逞英豪，勾花脸，桐油照，发髻披散四下抛，青缎子靴青缎子靠，虎皮战裙记钞包，旱地拔葱不好学，十字披红、玉带横腰，这些故事全好学，惟有窜裆最难教，劲儿也不许大，劲儿也不许小，劲儿要是一大，拐不过弯儿来可怎么好？瞧热闹哥儿们打点褥套，躲闪不及一命消，教我练，我可不了，我不能五逢六月戴毡帽。扛箱官儿会玩笑，倚仗着引伞儿把身躯照，撤了伞棍摔定了腰，抬扛箱的腿脚儿好，倚疯撒邪把王瓜架儿跳，抓哏凑趣儿找怯勺，也怕知根的把状告，他也觉乎脸上消，二人无非一玩笑，教我练，我可不了，我是脸皮薄不爱玩笑，玩笑急了我楞动刀。五虎棍，学金桥，二节棍，三节棍，枪对刀，打群棍，编就了的套，要打风顶，预备拦腰，教我练，我可不了，平站着眼睛就把金花儿冒，藏躲不及脑袋上头凿一个窟窿血直冒，自找其祸为哪条？耍狮子，会钻套，拿头的好，还得往外瞧，拿尾的哥儿们毛着腰，遇见了天棚爬杉蒿，窜房越脊一丈多高，逢桥时甩尾的忙，他单怕戏水那一招，拿头腰，甩尾的抱，任凭怎么没劲将牙咬，掉在河里谁把你们捞？教我练，我可不了，我不能五逢六月穿皮袄，捂的功夫大了准成汗包。大秧歌，登高跷，秃头和尚窜奔跳，丑锣俊鼓把黄瓜架儿绕，樵夫俊，扁担挑，渔翁唱曲儿，依老卖老，傻公子儿生来的彪，老媣子柑中俏，惟有小二哥最难学，遇见会口把门路跳，天一热，家伙一吵，叫错了把儿那可怎好？本把儿的

跟头糟定了糕，教我练，我可不了，我是罗圈腿儿踩不得跷，踩上跷，不让仙鹤。盘杠子，身子股儿好，扎杀背榜马蜂腰，拿起顶来把噎脖子掉，拾三把揎风我扛条，教我练，我可不了，我是屎泡肚子，脑袋瓜子小，拿起顶来是两只红花子脚。屯咕噜子多们扬暴，两个磨盘穿杠条，背花面花，耍了个到耍，耍肘尖，猴儿啃桃，教我练，我可不了，拨了拨灯会扭了腰。大□子，气力儿不小，二三百斤的碴子一个指头挑，扔将起来往脑袋上掉，教我练，我可不了，呛呛咳嗽是个杂痨。花砖儿花缸儿不好学，扔起来往脚上掉，拿脚一兜一丈多高，教我练，我可不了，掉在地下两三吊。跑旱船一个人挑，下辈子托生准跑报。打十不闲儿脑袢儿好，盘儿得尖，脚得小，不怕黑教你白的了，子弟方法儿兴的更高……”。

《博山县志》（续修本） 民国二十六年

（清朝年间）十五日放灯三夕，各街路起彩棚，扮演乡傩。游览者襁属。

C

《苍梧志》 清康熙

华里乡，舞鹿儿，乡农休息，以此为乐。

《查浦诗钞·燕京杂咏》 清康熙·查嗣瑮

火树星球影万层，累成鸡卵结成冰。街南街北游难遍，不看黄河九曲灯。

《辰州府志·风俗考》 清康熙

择男女善歌者，皆衣优伶五彩衣或披红毡，戴折角巾，剪五色纸两条垂于背，男左女右旋绕而歌，迭相唱和，举手顿足，疾徐应节，名曰跳鼓藏。

《城步县志 风土节序》 清康熙二十四年修

元宵，花灯赛会，唱玩薄曙。

卷一·风俗篇

元夕，张灯剪彩，歌管酒宴，光达通宵，戴纸面狮象舞乐，以效古乡傩。二十三日，士女于汉水搭彩船，上自柳林，下自桃源，登临游戏，曰游湖。两岸人如蚁。

（乐器）

麾幡一以绛缯为之，长七尺阔一尺一寸，上端绘云、下端绘山，以相连首尾，面绘升龙，后面绘降龙，各涂以金及五彩色云，竹竿长八尺五寸，末拖铜龙首涂金，啣其麾下，乐中麾生执之，升龙向外，降龙向内举之，则升龙见乐作偃之，则降龙见乐止。

应鼓一革之为器去故意也，为群音者。……每奏乐句，以槌击者三则节奏从容矣。

鼗鼓其制如鼓，司以者挂於项上，两手拊之以应鼓。

（乐舞）

佾舞：自唐乐用工，县舞用六佾，明初用六佾。成化十三年以礼部尚书周洪谟请增为佾，嘉靖九年议，仍用六佾。

六佾，引节西一以红绒为之缨，上加涂金钢云龙于上，数九尺长，以红绒系之，缀以结竿八尺五寸，朱髹末施涂金龙，首衔其节，二人执立于东西两阶以导舞。

翟，三十六以木为之，柄长一尺四寸，朱髹柄端刻龙首长五寸，涂以金彩。每翟用雉尾三根衔于口中。舞生右手执之以舞。

籥，三十六以竹为之，长一尺四寸三，霞朱饰，舞生于左手执之以舞，雅乐舞生按旧志舞佾有定，则东西两阶，如东阶舞，舞生面则西，西阶舞生面东。西阶舞则舞生面东，东阶舞生面西。又如东阶舞生左手左足舞蹈，则西阶舞生右手右脚舞蹈，其向背低昂周旋，俯仰亦皆成偶。

（歌章）

迎神乐奏咸和之曲（无舞）

大哉宜圣道德尊崇，维持王化，斯尼是宗典，祀有常精纯并隆神其来格于昭圣客。

初献乐，奏宁和之曲（有舞）。

自生民来谁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圣粢帛具成礼，容斯称添稷，非馨惟之聪。

大哉圣王实天生德，作乐以宠时，祀无限，清酤惟馨嘉性，孔项荐羞，神明庶几昭格。

亚献乐，奏安和之曲（有舞）。

百王宗师，生民物执，瞻之洋洋，神其凝止，彼金叠叠，惟清且旨，

登献惟三于嘻成礼。

清康熙·刘骊《澄江春社行》

二月澄阳寒复暄，繁花满途各争妍。童男歌舞肆廛塞，灯花彩球街巷阗。社鼓村曲趋庙寺，闻说纷纷迎佛至。须臾明威列绮筵，毂击肩摩临淄市。

清康熙《楚雄府志·风俗》

和泥（今哈尼族）男女善夷歌，男子剪发齐眉，衣不掩胫，妇女辫发，……饮酒以一人吹芦笙为首，男女牵手，周旋跳舞为乐。

清雍正·蓝鼎元《潮州风俗考》

农者春时数十辈插秧田中，命一人挝鼓，每鼓一巡，群歌竞作，连日不绝，名曰秧歌。

清乾隆·张履程《彩云白咏》

暮跳月，朝踏歌……一村若狂。

清乾隆二十年《辰州府志》

（其一）

风土志

元宵前数日，城乡多剪纸为灯，或龙或狮及鸟兽状，十岁以下童子扮演采茶、秧歌诸故事，至十五日夜，笙歌鼎沸盈于达旦，仕女聚欢，统称闹元宵。

（其二）

刈禾既毕，群事翻犁，插秧耘草，间有鸣金击鼓歌唱以相娱乐者，亦古田歌遗意。

清乾隆《城步县志·乾隆续志·民俗》

苗人喜吹芦笙，且跳且吹，其音乌乌，其状蝶蝶，男多以浴巾缠头，身穿五色粗布花边衣，足赤或鞋而不裹……自元朝兴起。

清乾隆三十一年《重修舞楼记》（碑文摘录）

舞楼，大工也，修舞楼，重任也，非慷慨干练不可。……每岁仲秋，演乐陈俎。

《崇义县志》清乾隆

《南安竹枝词》陈文瑞

淫哇小唱数营前，妆点风流美少年，长日演来三脚戏，采茶歌到试茶天。

《楚峒志略》清乾隆·吴省兰

苗人始死即出尸于庭中，敛毕，送至山中。著芒心接篱，名曰茅绥。各执竹竿，长一丈许，上三四尺许，犹带枝叶。其行列前却，皆有节奏，歌吟呼叫，亦有典章。……

苗人刳长木，空其中，宴欢之后，令妇女之美者击之。凡善歌者，皆令服，按节而和，曰跳鼓。

《草珠一串·游览》清嘉庆二十二年·得硕亭

（其一）

都言戏子会（三月十八日大会）当看，抬阁中幡也壮观（京城大会，必有中幡，名曰幡鼓齐动）。恶少花娘齐乱挤，不兴讼狱看来难。

（其二）

京城番寺极巍峨，佛事新奇喇嘛多（黄衣僧）。黑寺（在德胜门外，正月佛事，名曰打鬼。）也曾瞧打鬼，未沾白土又如何？（打鬼但以白土打人，中者为晦气。）

《常宁县志》清嘉庆

又以布作狮形，宛转跳舞，仿古傩礼。

《澄海县志》清嘉庆

正月十六日，各乡社鸣锣击鼓，以娱乐神明，姿态非常优美，每每聚众千人或数百人不等，其中有穿红衣，头裹红布，手执兵刀，舞蹈于神明前。

……

各乡社演戏，扮台阁，鸣钟击鼓以娱神，极诸靡态。

《巢县志·风俗》清道光八年

上元宵，门前插柏枝冬青，悬花灯于上，其象不一。或各坊为龙灯用十数人持之盘舞，街市张灯，百戏、鼓乐喧阗，名曰灯会。自十三至十六凡四夜。

《辰溪县志》清道光三年·徐会云等

元宵前数日，城乡多剪纸为灯，象鸟兽鱼虾等状，令童子扮演采茶故事。是夜笙歌鼎沸，盈街达巷，士女聚观，曰闹元宵。

《澄江府志》清道光二十七年

春光处处总相宜，春社年年花柳时。澂阳社事春更好，花堆锦绣柳攒丝。……珠幡宝马队翩翩，歌扇舞衣香郁郁。忽疑仙子自天来，瑶岛琼楼次第开。掌中飞燕轻无骨，屏上翾飞不动灰。士女纷纷如云至，冰纨散落金钿坠。看罢梨园日已沉，黄昏早是花灯炽。画鼓争敲笑语浓，遥指儿童戏火龙。西巷茶歌犹未歇，秧歌东唱又重重。高低爆竹摧雷鼓，奇怪波斯伏狮虎。……弹指仲春三十日，已是嬉游过两旬

——康熙·谢俨

阳宗周令川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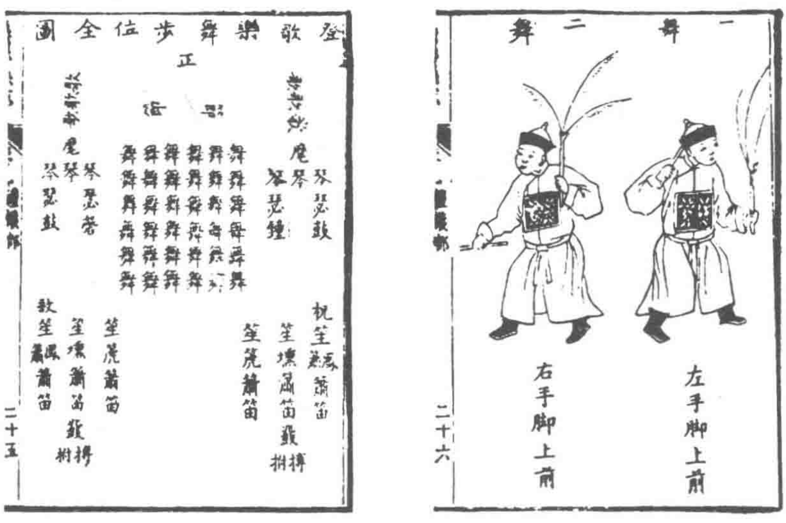
是年大穣，向之窃笑者咸，歌舞相庆。

《重建盘瓠祠铁书》清道光·贵溪樟坪乡畲家宗谱史志

殡后长腰木鼓，长笛短吹，男女连声唱歌，窈窕跳踢，舞弄者不能及。

《崇仁县志》清道光六年

登歌乐舞步位全图及舞步图一、二：



《川沙抚民厅志·十二卷》清道光十六年

元夕，……或有作龙灯、采茶灯，锣鼓夜喧，至二月初始息。

清道光·方濬颐《春明杂忆》

内府全虚供奉班，偶弹别调整云鬟，搔头傅粉高声价，百戏无如十不闲。

柳翠曾传度月明，六街又见旱船横，可怜火判都消灭，且听儿童鼓太平。

清道光·俞曲园《春在堂全集·茶香室丛钞》

星货铺所鬻，无非叹五更，荡湖船，淫靡媚亵之词。

清同治五年《崇阳县志》

（其一）

（正月）十五上元节，灯烛夕燃，野望如繁星，人家奥窔俱遍，曰“照虚耗”。曼衍鱼龙之戏，城市尤盛，粘诗射谜，嬉游达旦。

（其二）

春月秧歌、茶歌各成音节，苏东坡所谓如鸡唱耳者是也。

清同治《崇仁县志·风俗篇》

每年元夕，各于内外门首张灯，好事者复为火龙、鳌山、凤、鹤、滚球诸灯，佐以鼓乐，沿街游行，竞赛爆竹。

清同治十二年《重修成都县志·风俗》

正月……立春前一日，太守率僚属，盛俱仪仗，鼓乐导前，扛芒神、土牛出东郊、春厂迎春。……次日礼毕，以五彩春鞭鞭土牛，曰“打春”。……九日，谓之“上九”。……沿街挂灯，城乡装扮龙、狮各灯，于是日起。

清光绪·李虹若《朝市丛载》

（其一）

《厂甸正月竹枝词》

狗熊傀儡互喧闹，汗粉淋漓跑旱船，抖起空竹入云表，千人仰面站沟沿。

（其二）

黄寺和黑寺，历年开庙，正月二十三起，至二十五止，跳布扎，俗名打鬼。在德胜门外大关迤东路北和迤西路北。

祭文庙祀典仪式歌章、舞谱

歌章分有六章：一、迎神（乐奏咸平之章），二、初献（乐奏宁平之章），三、亚献（乐奏安平之章），四、终献（乐奏景平之章），五、彻馔（乐奏咸平之章），六、送神（乐奏咸平之章）。

歌生六人各执笏板立于堂上并歌。

歌词：

迎神

大哉孔子，先觉先知。
与天地参，万世之师。
祥征麟紱，韵答金丝。
日月既揭，乾坤清爽。

初献

予怀明德，玉振金声。
生民未有，展也大成。
俎豆千古，春秋上丁。
清酒既载，其香始升。

亚献

式礼莫愆，升堂再献。
响协蕤镛，诚孚罍甗。
肃肃雍雍，誉髦斯彦。
礼陶乐淑，相观而善。

终献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皮弁祭菜，于论思乐。
惟天牖民，惟圣时若。
彝伦攸叙，至今木铎。

彻馔

先师有言，祭则受福。
四海黉宫，畴敢不肃。
礼成告彻，毋疏毋渎。
乐所自生，中原有菽。

送神

凫绎峨峨，洙泗洋洋。
景行行止，流泽无疆。
聿昭祀事，祀事孔明。
化我蒸民，育我胶痒。

舞谱分别有：一、初献起舞谱，二、亚献起舞谱，三、终献起舞谱。

舞生三十六人，左十八人右十八人，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舞谱记载的动作和队形有：左足进步、出左足、出右足、向西出右足、向东出左足、跷左足向前、跷右足、向东撤左足、蹈向里垂手、转身向东蹈右足、移右足过左边交立、足虚其根足尖着地、虚左足根、虚右足根、转身拱手出右足、蹈左足转身、平身出左手立、垂左手于下、垂右手于下、起左手于肩、向上起右手于肩、向外开籥舞、躬身向上揖、斜身向上、出左手、出右手、高举籥、辞身、平身、回身正立、退步侧身、正蹲朝上、挽手、蹲身、转身、上揖、合籥转身、向上平立拱手、躬身挽手、侧身向外、呈籥耳边面朝上、合籥蹈右足向东、合籥蹈右足转身向上、向外退挽手、合籥低头向东揖、右侧身垂手等舞蹈动作；队形则有：两两相对自下而上、两两相对蹲、东西相向、十二人转身、

转身东西相向立等。

社会

迎神赛会之际，银花火树，舞榭歌台，鱼龙曼衍之戏，蹋鞠秋千之技，靡不毕具。

《侧帽余谭》清光绪·艺兰生

（搭班）子弟教成歌舞，将出应客，先输钱于菊部，按节出费，谓之“搭班”，搭班之首日，例演剧敬神，且以动坐客。

（打连厢）范铜为干，约二尺许，空其中，缀以环，杂剧有“打连厢”者即此。盖一二雏伶，乔扮好女郎，执檀板，且歌且拍，先置干于指尖，旋转自如，铮铮作响，继移置眉宇间，仰面注目，不稍欹侧，复作势一耸，跳至鼻端，技至此为入神。于时，翘足望，凝神睨者，不知凡几，稍不谨细，即铿然掷地，而恶声随之矣。方在眉宇间旋转时，左手敲板，右手旋扇，口唱“红绣鞋”曲，五官并用，汗出如浆。

《城固志》清光绪四年

每岁冬起至腊月底止，凡许愿心或事业如意的富豪之家，均请端公来家祀神。端公着戏衣，戴面具，载歌载舞，曰跳神，并佐以锣鼓铙钹，法事三日。赛神之家门楣贴红联，款宴亲友。

《呈贡县志》清光绪十一年

诗赋篇

张熏《白雪兆雨》

四望青天白日开，山腰一带云飞回。不须更忆商羊舞，知是云君送雨来。

风俗篇

每岁春正月，各村迎请后稷田祖设坛致祭，演龙灯、花灯，鼓吹笙箫，弦歌遍野。

《重刊清平县志·卷五·杂记篇》清光绪

每岁孟春，苗之男女相率跳月。男吹笙于前以为导，女振铃以应之，联袂把肩，宛转盘旋，各有行列。

《重修长寿县志·风俗》清光绪元年

上元街市张灯大庆，食元宵。自初九至十五夜，城乡市镇斗灯，制鱼、龙、狮、象各形状，导以鼓乐，沿街相贺，仿春傩逐疫意。主人设香烛迎接，大施爆竹或放花筒以为乐，虽烧衣灼体不计较也。

《重修马迹山志·第四卷·习俗篇》
清光绪六年·许棫

自三日（农历正月初三）以后儿童扎布为龙、马灯，夜燃烛赴各湾为戏，凡十余日止。

《重修天齐庙宇新建乐楼台碑记》（摘录）
清光绪十八年

每值春秋报赛之期，椽杆帏帐，大费人工。若遇风吹雨洒，歌舞无依。非特神灵不畅，即人心亦为之不安。

《春明采风志》
清末·沈太侔

什不闲

作媚装腔百样贫，连敲竹板扭腰身；开言就是莲花落，落子莲花那有人。……

过会

京乡游手，排演各当，行香走会，耗财买脸，匪豪民不能为此。虽系游戏，中有武功甚深者，强于博弈，不必甚禁之，亦与民同乐也。自妙峰山始，凡各庙宇请则至。中有中幡，花钹，挎鼓，扛箱，狮子，杠子，花砖，花坛，开路，五虎棍，少林棍，双石头，高脚秧歌，十不闲之类，杂耍馆中亦请，谓之“打中台”。

D

《滇黔土司婚礼记》
清顺治·陈鼎

（苗族）跳月为婚者，元夕立标于野，大会男女。男吹芦笙于前，女振金铎于后，盘旋跳舞，各有行列，讴歌互答，有洽于心即奔之。

《大兴县志》
清康熙·张茂节

元宵前后，赏灯夜饮，金吾梦池。民间击太平鼓，走百索。

《帝京踏灯词》
清康熙·刘廷玑

为挂纱灯塔小棚，游人香各一支擎。粗豪紧踏秧歌去，却把新衣向晚更。

剪席沿街结彩棚，孩儿鲍老各分擎。严城不变今宵柝，兔影沉西

是五更。

紫金冠插一枝翎，闹向长街杂翠軿。月下自歌还自舞，满身光烂小银钉。

打块成团暖额貂，薄沾香汗又旋消。九衢百戏人千万，若个先归负此宵。

天主堂前任往回，风琴夜不响高台。但听无数秧歌鼓，打入人家屋里来。

《滇行纪程》 清康熙·许瓒曾

女儿未配者携竿于野，男子未娶者簪花为号，每晚食后，打鼓聚会，谓之跳月，未婚匹者任其淫奔，女人银钗垂耳，以马尾为髢。

《滇黔土司婚礼记》 清康熙·陈鼎

跳月为婚者，元夕立标于野，大会男女。男吹芦笙于前，女振金铎于后，盘旋跳舞，各有行列。……余娶时，杂行汉礼，用乐器，兼苗中铜鼓。……奏苗女乐。数十小婢衣绯，击诸葛铜鼓震天，盘旋环绕于庭中。……苗更锦衣舞蹈，击铜鼓，讴苗词，请新人登车。引车入举家涕泣以送。

《定边县志·风俗》 清康熙五十二年

倮倮，言语侏离，披毡执器。……婚丧，男女拍掌顿足，吹笙踏歌为戏。

《定番州志》 清康熙·夏文炳

跳台，在州南十里，古苗女于此跳月、吹笙。

《硐溪纤志》 清康熙·陆次云

（其一）

（男）执芦笙。笙六管，长二尺。……笙节参差吹且歌，手则翔矣，足则扬矣，睐转肢回，旋神荡矣。初则欲接还离，少则酣飞畅舞，交弛迅逐矣。

（其二）

白倮㑩　白倮㑩住麻地。迎春，扣州府吹笙跌脚而贺。

跳月　苗童之未娶者曰罗汉，苗女之未嫁者曰观音，皆髻插鸡翎，于二月群聚歌舞，自相择配，心许目成，即谐好合。

鬼竿　龙家苗立木于野，谓之鬼竿。春时男女旋跃其下，以择配偶。

踹堂　苗人每遇节令，男子吹笙撞鼓，妇随其后，婆娑进退，举

手顿足，疾徐可观，名曰踹堂之舞。

舞锹　苗人醉后，以长木柄锹跳舞，名曰舞锹。

水曲　播州所歌，十数辈连袂而舞，以足顿地节歌，名曰水曲。

《登州府志》清雍正七年

上元……子弟陈百戏，演杂剧，鸣箫鼓，谓之秧歌。

《大定县志》清乾隆

……参差六竹管，长声宏钟涛，短声清微散，舞来随节旋，吹去别促缓，苗女共苗男，明月花山满。

《大埔县志》清乾隆九年

元夜，自初十至十六夜，张莲花灯为鱼龙之戏，迎神出游，街市士女聚观，谓之闹元宵。

《德平县志》清乾隆

元宵张灯烛、放火炮、乡人团聚，持花灯为秧歌之戏，即古傩之遗也。

《帝京岁时纪胜》清乾隆·潘荣陛

正月

初八日弘仁寺打鬼。其制：以长教喇嘛披黄锦衣乘车持钵，诸侍从各执仪仗法器拥护；又以小番僧名“班第”者，衣彩胄，戴黑白头盔，手执彩棒，随意挥洒白沙；前以鼓吹导引，众番僧执曲锤柄鼓，鸣锣吹角，演念经文，绕寺周匝，迎祥驱祟。念五日，德胜门外黄寺行亦如之。

……

（元宵）至百戏之雅驯者，莫如南十番。其余装演大头和尚，扮稻秧歌，九曲黄河灯，打十不闲，盘杠子，跑竹马，击太平神鼓，车中弦管，木架诙谐，细米结作鳌山，烟炮攒成殿阁，冰水浇灯，簇火烧判者，又不可胜计也。

……

元宵杂戏，剪彩为灯。悬挂则走马盘香，莲花荷叶，龙凤鳌鱼，花篮盆景；手举则伞扇幡幢，关刀月斧，像生人物，击鼓摇铃。迎风而转者，太极镜光，飞轮八卦；系拽而行者，狮象羚羊，骡车轿辇。前推旋斡为橄榄，就地滚荡为绣球。博戏则骑竹马，扑蝴蝶，跳白索，藏朦儿，舞龙灯，打花棍，翻筋斗，竖蜻蜓。

《滇南新语·夜市》
清乾隆·张泓

剑川有夜市在禁鼓初动之后……州之沙溪甸尾皆有市，……日落昏黄，百货乃集，村人蚁赴，手燃松节，曰明子，高低远近如萤如磷，负女携男，趋市买卖，多席地群饮，和歌跳舞，酗斗其常。而藉此以为桑间濮上，则夷习之陋恶也已甚。

《滇小纪·芦笙》
清乾隆·倪蜕

滇黔夷歌，俱以一人吹芦笙于前，而男妇拍手顿足，倚笙而和之。盖古联袂踏歌之遗也。其笙颇大于常笙，以匏为壶，芦为管，竹叶为簧，管五，其声宫音为多。苗人跳月、求偶皆吹芦笙也，俗呼跌脚笙。

《滇行日录》
清乾隆·王昶

已丑……正月十四日……抵永平县……是夕。有跳灯者，皆僰童舆隶村讴，夷曲呕唧难听。

卡惰亦名卡高，性顽钝，喜歌舞。

《都门元夕踏灯词》
清乾隆·程瑞祊

月映红楼火树开，秧歌缓步踏青来。云鬟不怕金吾过，斜卷珠帘看几回。

平台灯火看将阑，车上琵琶缓缓弹。一片清光残雪夜，六街春暖不知寒。

三市风微禁漏迟，醉挝花鼓夜游嘻。太平时节花灯盛，更有鱼龙百戏随。

《都门竹枝词》
清乾隆·杨米人

（元旦）雪亮玻璃窗洞圆，香花爆竹霸王鞭。太平鼓打咚咚响，红线穿成压岁钱。

琉璃厂上好风光，旱地行船小作场。莫认桃仁同杏核，防他马粪作槟榔。

《滚楼》一出最多情，花鼓连相又打更。谁品燕兰成小谱，耻居王后魏长生。

披枷带锁上刀山，耍罢中幡又一班。坛子顽完看夜色，装成抬阁九连环。

《东川府志·风俗》
清乾隆二十六年

（苗）爨僰苗娶妇，夕椎杀羊豕，具酒亲族里党，当男女麇聚一室，昼夜醉饱，跳歌为乐。

乾人……祭祀则揭牲畜心肝于竹梢。绕尸旁歌舞。

《帝京踏灯词》 清嘉庆·李彦章

红幕重重急鼓催，彩球蝴蝶报花开。簇新五色盘狮舞，传得江南手技来。

《滇海虞衡志》 清嘉庆九年·檀萃

（其一）

芦笙。范志谓之胡卢笙。喜庆吹芦笙，唱跌脚歌。迎春亦集于县廷……妙罗罗者，皆土蛮官舍之裔也……男女皆跣足，每踏歌为乐，则着皮屦。男鹊帽襞织衣，吹芦笙；女三尖冠，衣辑衣，跳舞而歌，各有其节。又称猓落蛮，又称白脚罗罗，以白布束胫故也……僰夷一名摆夷，又称白夷……死则妇人祝尸，亲邻数百，饮酒作乐，歌舞达旦，谓之娱尸。妇人群聚击碓杵为戏，数日而后葬……窝泥……丧无棺，吊者锣鼓摇铃，头插鸡尾跳舞，名洗鬼，忽泣忽歌，三日，架松焚之而葬其骨。祭用牛羊，挥扇环歌，拊掌踏足，以钲鼓、芦笙为乐……卡惰，顽钝喜歌舞，男女苟合，婚通媒妁。

（其二）

志蛮

黑罗罗……在夷为贵种，凡土官，营长，皆黑罗罗也。……其耕山，男女和歌相答，似江南田歌。……值冬节，歌舞宣淫，……

妙罗罗者，皆土蛮官舍之裔也。或称火头，或称营长，或称官娜，与诸种异耳。……男女皆跣足，每踏歌为乐，则着皮屦，男鹊帽襞积衣，吹芦笙。女三尖冠，衣缉衣，跳舞而歌，各有其节。又称倮落蛮，又称白脚罗罗，以白布束胫故也。

窝泥，一曰干泥，一曰和泥，一曰糯比，一曰阿泥，一曰俄泥。……丧无棺，吊者锣鼓摇铃，头插鸡尾跳舞，名洗鬼，忽泣忽歌。三日，架松焚之而葬其骨，祭用牛羊，挥扇环歌，拊掌踏足，以钲鼓、芦笙为乐。

卡惰顽钝，喜歌舞。

《滇游续笔》 清嘉庆·桂馥

踏歌

夷俗，男女相会，一人吹笛，一人吹芦笙，数十人环绕踏地而歌，谓之“踏歌”。案《子虚赋》：“文成颠歌。”注云：益州颠池县其人能西南夷歌，颠与滇同。馥谓：踏歌真西南夷歌也，刘煦谓今之竽笙，并以木代匏，无八音，芦笙用匏，古音未亡也。

蛮靴

唐人诗："柘枝舞罢忽成悲，便脱蛮靴入降帷。"案：蛮靴，蛮夷舞者所著，韦皋作《南诏奉圣乐》，其舞人服画皮靴是也。《说文》蹁，舞履也，或从革，《周礼·春官》鞮鞻氏，注云：读如履也，鞮鞻四夷舞者所屝也，今时唱踏歌沓行者自有屝。馥谓：蛮靴鞮鞻之类也。今云南人以鹿皮作半截靴，开其前，既著而后结之，即蛮靴遗制。

《东台县志·风俗》 清嘉庆二十二年·周右

元夕先于十三夜试灯，至十八日止。……其市井好事之徒作为狮子龙灯，宵行街衢以为欢乐……腊月二十四日，设饴糖烧爆竹祀灶而送之，先后扫舍宇，丐者饰鬼而傩于市。

《东流县志·疆里志》 清嘉庆二十三年

立春，行鞭春礼。……街市悬灯放爆，制灯作龙形，长数丈，腹中燃烛，数人举之，作腾跳之舞。或为俳优假面之戏。鼓乐欢歌，老幼追逐为乐，恒达旦。社日乡里携豚酒共祀社神以祈谷，毕祭则燕，极欢而罢。秋期如之。

《都门杂咏》 清嘉庆·方元鹍

京洛繁华咏不成，漫凭丝管写承平。儿童手鼓铮铮响，此是新年第一声。

笼铜百面鼓如雷，乐部清音缓缓催。到处歌台停一日，梨园庙下赛神来。

舞盘弄钵各分曹，科诨登场又一遭。谁识参军打苍鹘，座中喝采忽声高。

《大竹县志·卷十九》 清道光二年

杂俗

正月上元日，各户张彩灯，扎龙、鱼、狮、象、人物、花草、故事，童子扮演歌舞，庆贺太平，又放花筒、爆竹，谓之"闹元宵"。

《大同县志》 清道光十年

上元，俗名灯节，乡下多扮灯官，唱插秧歌，来城内相征逐仿傩礼。

《德庆州志》 清道光

诸村刻木为龙，麟爪毕具，沿街张旗鼓，赛旱龙颂龙母神。

……

中秋前后，或糊纸为龙，燃烛其中，附以金鼓灯彩，沿街夜舞，谓之舞火龙。

《定远县志》
清道光

（其一）

上元夕，各以糯米粉作汤圆敬祖庙。院张灯，好事者亦扮鱼龙百戏，装演杂剧为乐。

（其二）

倮儸，黑白二种……每年三月二十八日赴城南东岳庙赶会，卖棕笠、羊毡、麻线。至晚，男女百余人，嘘葫芦笙，弹月琴，吹口弦，唱夷曲……堕左脚，至更余方散。（堕左脚，以手脚之俯仰合曲谱之抑扬，男女欢唱，攀竿饮酒，至醉方散……谓堕左脚，盖以左脚先起也。）

《都门杂咏》
清道光·杨静亭

卖艺

歌童扮旦妙娉婷，小戏多从嵩祝听。卖艺最宜灯下看，夜间看耍火流星。

中顶看会

一时歌舞庆升平，跨鼓中幡次第行。士女不须愁客热，出城半里即茶棚。

皮条杠子

三条杠木叉来支，中系皮条分手持。鹞子翻身鸭浮水，软中求硬力难施。

团拜

同乡团拜又同年，会馆梨园设盛筵，灯戏更闻邀内眷，夜深歌舞尚流连。

《都门竹枝词》
清道光·杨静亭等

两个灯笼挂竹梢，车中锣鼓任胡敲，秧歌到处皆能唱，才是京城大土包。

《滇中琐记·绕山林会》
清同治·杨琼

大理有绕山林会。每岁季春下浣男妇坌集殆千万人，十百各为群，群各有巫觋领之。男子则头簪纸花，足著芒鞋，纨其袴，绸其褕，袒裼其衣襟，高低其裤缘。其为老妇则颈挂牟尼珠，背负香积囊，垂带而蹇裳，戴笠而持杖，装饰与男子异，而独红纸花则皆插之。男则犹执巾秉扇，足踏口歌，或拍霸王鞭。霸王鞭者，以竹竿五尺长等身，身节凿孔，三寸置笋，嵌以二三铜钱，其孔参错相间，拍之则钱动摇作款宣声。手握竿之中而拍其上下节。拍手承以臂，拍足承以踵，拍头承以颈，拍腰承以股，俯仰曲伸，辗转反侧，无不中节，亦绝技也。

会凡四日，甲日在郡城古城隍庙，乙日经三塔寺至圣源寺，丙日河涘城，丁日马九邑。盖南遵苍山麓绕至圣源寺，又北循洱海滨绕至马九邑，故谓之绕山林也。食宿皆就神庙，爨于庭中。百其群即百其灶，炊熟经羞于神，巫觋为祝词，众跪于下，极虔诚，羞毕而食。而宿，即就神殿席地，纵横错杂，至不能容。此会相传起于南诏，数千百年不能禁止，盖惑于巫言，祈子嗣，禳疾病，又大理为佛国，神佛之说尤迷信不可解云。

《东乡县志·风俗》 清同治八年

元宵为粉糍以供祖，悬灯祠堂。先后各一日，好事者或扮龙灯、马灯、桥灯诸名目，杂以秧歌采茶，遍行近村，索茶果食。

《大宁县志·风俗》 清光绪十一年

祭礼

俗尚淫祀……乡人有疾病，多不信医药，延巫禳之，曰跳端工（公）。

元旦……十五日……晚间灯火尤盛，市人演龙灯、狮子及扮各杂剧，金鼓喧阗，花爆震耳，自初九夜出灯，过是夜始罢。

五月……二十八日为城隍诞辰，……神诞前一日出会，扮杂剧抬游街市，曰亭子。扮鬼卒者多至百余人，又有无常、鸡爪神等类，例皆乡人许愿者为之。每至闹市，排列成行，以铁叉交互击刺，口中咸作胡哨声，俗谓必如此始能逐祟，殆亦乡人傩之意欤。

《丹棱县志·风俗》 清光绪十八年

正月……十五元宵节。自九日至此夜，办灯火，唱《采茶》、《纺棉》等歌，跳狮子、龙、马诸戏，名曰“闹元宵”。

《道州志》 清光绪三年

（其一）

上元节观灯，以初十为始，编竹为龙，蒙以布，游于城乡。……或造鱼龙狮象之类，结队随行，揭鼓鸣钲，鼓舞达旦。

（其二）

还愿、打醮、歌演戏文、扮故事、放花树……有疾病，不信医而信巫……设神鬼，吹角鸣鼓，戟指念咒，蹁跹起舞，名曰冲傩，曰送鬼，曰拜斗，曰十保福。

《滇南杂志·卷十八》 清光绪·曹树翘

按，滇黔夷歌，俱以一人捧芦笙吹于前，而男妇拍手顿足，倚笙而和之，盖古联袂踏歌之遗也。

《定远县志·风俗》 清光绪元年

歌谣　元宵节前后，乡间扎龙与狮子，鸣锣击鼓，幼童执花灯十余盏，榜曰“庆贺太平”，周游人家，其首事者执牌灯，上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及“皇王有道家家乐，天地无私处处春”字样。主人着衣冠出迎龙狮，至家舞跃，多放爆竹，扫除瘟疫……

祈禳　病人服药不效，则延巫觋至家，张挂神像歌舞……

十二月村市报赛　……元宵灯火辉煌达旦……时有作纸龙狮、花灯，庆贺上元。

《定襄县志·卷十三·艺文·保泰条目疏》 清光绪六年

禁卖艺，绝杂戏，驱流倡，可以杜欺罔而弥奸盗。卖艺，如舞拳棍、弄枪刀，耍艺方。杂戏，如耍觔斗、上刀山、跑马、缘绳、弄猴、耍熊以及打花鼓、凤秧歌、霸王鞭、莲花落，乡宦概禁入村。……优童、舞女必严禁。

《大理县志》 清

元夕，家家燃灯，亦有鱼龙走马及鳌山诸戏……游人歌舞达旦。

『大头和尚』诗 清

即看春柳翠，行处月明多。笑著袈裟舞，轻将袅娜驮。

——黄模

柳衙谁闹得，毕竟是头陀。似此发常秃，分明顶可摩。谁堪旋面目，不解诵波罗。梵嫂逢今夕，灯前一笑驮。

——项朝棻

鼓钹应婵娟，游者哑戏传（舞而不歌）。脱离和尚气，参出老婆禅。面目迷藏里，机锋捉袅边。团团成一笑，行脚又翩然。

——黄杓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清末·崇彝

（正月）二十三日，安定门外黄寺番僧作打鬼之剧，即古之傩也。北校场自安定门至德胜门之间，亦有走车赛马之会，北京马道，以此处为最长而平坦，赛马者以此会及五月间永定门外之会为盛。三十日，雍和宫番僧亦有打鬼散祟之俗，其例与黄寺相同，游人较黄寺尤众，但无走马场耳。

……

（五月）五月初一日，西城都城隍庙开放。宛平县城隍出巡，至都城隍庙会见。此固荒诞无稽事，然沿街空巷，逐队而观，甚至有各种香会随之，谓之献神（如秧歌、高跷、五虎棍之类）。又有舍身还愿者。都城隍庙至初十日止。当年百货毕陈，游人尤盛。

《灯词》 清·沈香严

金虫飘绛蜡，香雪掺梅花。又见些竹马，儿童呵头踏。

《睇海楼诗》 清末·陈御寇

《赠贾璧云花鼓词》

腰鼓初敲一两声，清歌缓缓踏莎行；略如栀子心心印，未许莲花步步生。百道穿梭忙似织，三分入木骂能精；寻常巾帕风流甚，忍笑含羞各有情。

《东莞王氏鳌台族谱》 清

端阳后三日，乡之农人刻木为龙，招集四方，互相角戏，士女环视如堵，亦胜事也。

《都门琐记》 清末·魏元旷

（其一）

杂耍诸戏，皆村民为之，北人好技勇，故俗使然也，寻橦履绳角抵之戏不足为役。

（其二）

高跷，其木约长三四尺，履平地如飞行，多十四五岁小儿为之，间屈一足于背，以木向上，以一木踸踔而趋，仍以手相挎，备诸险势，或自投开两胯，横伸其足，平坐于地，将起，但耸身一跃，已相率疾走，不俟少立，始能举步。

《东华琐录》 清末·沈太侔

黄黑寺皆有跳步扎之举，金刚力士、天龙夜叉，奉白伞盖佛以游巡。先有黑面如进宝回之状，及白骷髅二人，或四人，到处鞭辟，有傩之遗意焉。每岁正月，黄寺十三日，黑寺十五日，雍和宫二十一日，旃壇寺初六日，绣衣面具，皆由内制，王公大臣，朝服临之，虽近儿戏，典至重也。

F

《番社采风图考》 清乾隆·六十七

番戏　番俗成婚后三日，会诸亲饮宴，各妇女艳妆赴集，以手相挽而相对，举身摆荡，以足下轩轾应之，循环不断，为两匝圆井形。引声高唱，互相答和，摆头闭目，备极媚态。此晋女子连袂踏歌意也。虽非《子夜》、《懊侬》等曲，亦有词调，自抒其天籁耳。

《繁昌县志·风俗》 清乾隆十六年

元旦，儿童群聚，鼓乐为嬉，……是月亲友咸设酒肴相邀传坐，半月中乡民饰狻猊状沿户鼓舞，亦古方相氏时傩之遗意也。

元宵，比屋张灯，珠丝锦绮，鳌山走马，备极奇巧。子弟豪家自喜者，扮妓女、姣童为杂剧，花鸟罗列，灯烛辉煌，群舁鼓吹遍城游戏，亲友办彩红到门揖致之。复有龙灯，鱼灯，亦鼓吹前导，笙板拥后，千百为群，娱人观听。庙宇醵钱制灯，花鸟山龙之状，不一而足，乡城士民竞往观焉，漏下三鼓而罢，此虽縻费，或者以为牧人维鱼之兆。

《佛山忠义乡志》 清乾隆

会城喜春宵，吾乡喜秋宵，醉芋酒而清风生，盼嫦娥而逸兴发。于是，征色选色，角胜争奇。被妙童以霓裳，肖仙子于桂苑。或载以彩架，或步而徐行。铛鼓轻敲，丝竹按节，此其最韵者矣。至若健汉尚威，唐军宋将，儿童情趣，纸马火龙。状屠沽之杂陈，挽莲舟以入画，种种戏技，无虑数十队，亦堪娱耳目也。灵应祠前，纪纲里口，行者如海，立者如山，柚灯纱笼，沿途交映，直尽三鼓乃罢。

《富平县志》 清乾隆四十三年

正月（二十三日）少年作百戏状，沿街而行，若狂者然，曰“摆杜福”，又曰“过不当”。

《凤凰厅志》 清道光

苗婆苗女相连缀，天性雅与吾民同，装束何妨闺里别，赤脚不裹鞋不弓，蔽膝红裙绣花缬，头上发辫青巾缠，从来未解髻发结，项圈络索耳垂环，白金之钏光鲜洁，甘蔗之槌打春鼓，右手疾徐左周折，冬冬坎坎声不断，回身反击尤巧绝。

《枫泾杂咏》清咸丰·程兼善

香粳熟后共迎神，社舞村歌历几旬。最是丹青装点好，金山庙貌一番新。

《丰都县志·风俗》清同治

上元日食粉团，街市张社火，闹元宵，唱《秧歌》、《采茶歌》。

《福建通志》清同治

岁时　十五夜元宵，家家门首各悬花灯，别有善歌曲者，数辈为伍，制灯如飞盖状，一人持之前导，行游市中，丝竹杂奏，谓之闹伞。更有扮故事向人家作欢庆之歌，主人亦厚为赏赉。大抵数日之间，烟花火树，在在映带。上元节，花灯箫鼓，整夜喧闹，至二十五六日方止。

《浮山县志》清同治

六月十三日，梁村浮山神庙，七月七日北天坛，七月十日天圣宫，七月廿二日婆婆庙会，以及圣王庙、济渎沟，各有多社轮流迎神，至前后社交接招待，备尽其礼，迎神用锣鼓、旗伞外，并有扮乡傩、抬阁故事，往迎之者，以天圣宫二十八社为最焉。

《枫泾小志·十卷》清光绪十七年

新年，镇西村人迎神像，置鼓担上，扁挑以行，掷三木椎如弄丸，且歌且掷，循门索钱，谓之“打联发”，亦曰“打田发”。“元宵”，演龙灯、马灯，农家以束刍烧田间，曰“着田蚕”，以祈丰年。

《奉节县志·风俗》清光绪十九年

人日（旧称阴历正月初七日为人日节）夔人重诸葛公，旧于是日结伴出游八阵图，谓之踏碛。

《佛坪县志·风俗篇》清光绪八年

见说端公颇不端，淫辞竞唱耍跳坛，巫风久染三巴俗，厉禁还须仗好官。

《佛山忠义乡志·卷六·实业》民国十二年·冼宝干

五斗司光绪三十三年呈报农工商部实业品汇册载，“狮头行”制品精良，省垣及外洋均来定购，多在石路铺。

《富阳岁时旧俗——抄自光绪二十八年重辑的富阳县志》（载《民俗》民国十九年第一百零四期） 叶镜铭

上元十三日起，谓之上灯。各乡各村皆以龙灯竹马，彼此闹贺。锣鼓喧嗔，达旦不寐。十五元宵，竞至城中，献媚长官，以示太平景象。至十八日灯止。

G

《灌阳县志》 清康熙四十七年

岁时立春先一日，有司率僚属，簪花披红，迎土牛、芒神于东郊，铺行妆扮故事，春色前导……

元宵，自初十日为始，悬彩灯于庭，或舞狮象龙凤各灯，遍造官长、亲友之门以为乐。至十六日早乃已。

《广东新语·卷十二·诗语》 清康熙·屈大均

壮歌与俍相类，其歌亦有竹枝歌。舞则以被覆首为“桃叶舞”。

《广阳杂记·卷二》 清康熙·刘献廷

予在郴州时，有巫登刀梯作法为人禳解者。……予至少迟，巫已登其颠矣，以红布为帕而勒其首，束其腰者亦用红布，更为红布膝袴著足胫间，如妇人装，而赤其足，蹲踞梯上。……下又一巫，鸣金鼓向之而祷。久之，梯上之巫……乃历梯而下，置赤足于霜刃之上而莫之伤也。乃与下巫舞蹈番掷，更倡迭和。行则屈其膝，如妇人之拜，行绕于梯下，久之而归。旁人曰：此王母教也。

《贵州通志》 清康熙十四年

（其一）

上元夜，张灯击鼓，又扎竹为鱼龙狮子形，置灯烛其中，遍舞街衢，谓可祈年避疫。

（其二）

土人所在多有之，盖历代之移民。在广顺、新贵，新添者与军民通婚姻，岁时礼节皆同。男子间贸易，妇人力耕作。种植时，田歌相答，哀怨殊可听。岁首则迎山魈，逐村屯以为傩，男子妆饰如社火，击鼓以唱神歌，所至之家，皆饮食之。

（其三）

（土民）鲜衣艳装，男吹芦笙，女振响铃，旋跃歌舞。

（其四）

苗人，每年正月十一、十二、十三日，男女装束一新，觅高埠敞地，植冬青其上，曰花树。女子持布一端，互相牵引。两少年吹笙其前，作凤鸾和鸣之声，左右舞蹈为节。女则随其缓步作半圈绕之，曰跳花。十三日跳完，鸣爆竹，倒花树。女子各择其所爱者，亦名老表，尾其后牵而伸者。

（其五）

（红苗）击鼓歌舞，名曰调鼓。

《古今图书集成》 清雍正六年·陈梦雷

男女连手周旋跳舞为乐。

《甘州府志》 清乾隆

（正月十五晚）庶民作花炮、竹马、龙灯、踏歌戏舞街市，以庆丰年。

《感恩县志》 民国十八年

乾隆五年，令郡县选乐舞生一百二十八名，延师教习，以备合乐之用。

《珙县志·风俗》 清乾隆三十八年

（其一）

正月初七以后，立植高竿悬灯于上，至十五、十六日，各街结彩张灯，夜放火炮，竞杂技、游戏，名曰“闹元宵”。二月初三日设笙乐杂剧作。

（其二）

苗俗椎髻，头裹以布，男女皆带耳环，形如大钩，衣裳绣以花纹，旧不知缔姻，男女苟合，吹芦笙和歌，淫词虐浪，昔谓之“跳月”，今名曰“混寨”，情符者约为夫妇，夫家具财礼娶归。尤展成句云：“吹起芦笙来跳月，马郎争上竹梯楼”是也。

《观高跷灯歌并序》 清乾隆·李调元

正月十四坊市开，神泉高跷南村来，锣鼓一声庙门出，观者如堵声如雷。双枝续足履平地，楚黄州人擅此技，般演并与俳优同，名虽为灯白日至。

《光州志·风俗篇》 清乾隆三十五年

上元张灯，演杂剧，自十四日至十六日，凡三昼夜。

《桂平县志》 清乾隆三十三年

（其一）

元宵剪纸花为灯，点于社坛，儿童或为狮子之戏……。

（其二）

人有疾病，延道士出杀跳鬼。

（其三）

学宫图志　庙祀常仪，乐舞歌章，笾豆硎尊，执事陈设，奉文颁学，遵制而行。

《贵州通志》 清乾隆·张广泗

每岁正月则于附近山上设花场，两男对跳，四五女联臂围之，满场几数百围，……芦笙沸天。

《观心斋刺史招听秧歌即席赋谢》 清嘉庆·史善长

耳底久清净，多君折简招。绮筵樵牧唱，绣幕管弦调。鼓急花争舞，歌迟酒易消。只愁归去后，闲坐忆今宵。

《广陵》 清嘉庆·黄本骐

淮水秋风淚雁裙，广陵终日逐浮云。三千里外人双屐，廿四桥头月二分。灯舫衣香吟《白纻》，舞楼扇影醉红裙。琦情未了烟花债，暮雨吴娘处处闻。

《广南府志》 清道光二十八年

风俗

苗倮杂居，性缓力弱……正月男女抛绣球戏扑，又竖一直木于地，以一横木凿其中合于直木头上。二人一左一右，扑于横木两梢头为戏，

此落彼起，此起彼落，腾于半空，名曰磨秋。……七月十八日妇女为巫者，男女围聚歌唱名曰亡。花土獠……祖先自正月至二月击铜鼓跳舞为乐，谓之过小年。

上元节倮夷跳鸡酬唱

（彝）也知三五灯光好，拍手跳鸡击鼓腔。妆就百般村俗相，沿街酬唱一双双。

《贵阳府志》清道光·周作楫

花苗跳月，以孟春植冬树于跳场，缀以野花，名曰“花树”，男女皆艳服，吹笙踏歌，绕树而舞，名曰“跳花”。

《归绥识略》清咸丰·张曾

于正月十四日夜，各寺俱登楼吹角。角以铜锡镶，骰骨为之，传集喇嘛僧众妆束。黎明，齐集五塔寺前。如天魔舞，有青狮、白象，以纸粘木为之，四足有轮，牵走如生。日出后各归寺扮演。其札萨克喇嘛或达喇嘛在殿上南面据高坐。坐褥用黄缎著棉，极厚。褥数层，高数尺，对面寺门前张黄伞盖。一喇嘛戴寿星面具，北向坐，冽小儿，高二尺余。戴小沙弥面具者，五合掌，侍东西廊。突出戴假面具，衣灰白色，紧袄裤，憔悴作枯骨形者数十百人，皆以三尺许小儿为之。殿阶西南侧，坐喇嘛十人，作两行列，列各五，戴紫毡帽，高二尺，前钩后坡，脊起如折扇形，衣紫布衫，袒右肩，左肩前后以紫布蒙之，卷叠约长数长。左执有柄鼓，圆径二尺，柄拄于地，以右手执枹击之。寺门内寿星稍北，数喇嘛围一，口吹角，声鸣之呜，与鼓声上应。其器有短角，名刚洞，以人髀骨为之，吹作龙吟。有长筒名刚领，以铜为之，吹如虎啸。既而头颅贮水（名布噶喇脂水），然灯伐鼓撞，钟声震殿瓦。如枯骨者数十百人聚阶下作大周转，每角一声，辄跷一足作商羊舞，进退以鼓角为度。约炊许，轰然乃东西散，殿上出一老人，亦假面具，白须眉，衣锦袄桦裤，俱黄色，有织绣纹，下阶徐徐作龙钟态，笑容可掬。数小童花衣彩帽，扶腋以行，亦作大周转，踉跄缓步，依寿星立殿上。又出一人，妆束如女子，头插雉羽六，徐舞作东西顾盼，行下阶，向大周转处以手中拂上下指。拂柄作骷髅形。衣锦衣云，肩下垂飘带条极多，如戏班中所谓宫衣者。冠前后围亦小骷髅形，高寸余，约七八枚。舞数刻，殿上又出八人，继又出八人，两次下妆束如前女子。头插雉羽四，皆执拂，左右舞。殿上又出数队，或两人，或四人对舞而下，约二十余众，有牛首者，有龙首、鹿首者，皆假面具，以漆髹之，状貌狰狞，如蛇神牛鬼。袍多紫黑色，五彩云绣，与前十六女子穿花舞，以一牛首者与插雉羽六者居中。所舞似无多式样，惟前后旋转，

及以衣袖与拂左右盼顾耳。舞毕，东西列老人者仍作前态，上至正坐前，以首至地，袖出一物，如帛，献之名曰递哈达，正坐者摩顶受其。寿星者亦扶五沙弥上，如大胡芦旁结数小胡芦。黄伞盖随至阶，寿星诣正坐前亦递哈达，如老人而退。正坐者起立，音乐导送入别院。前舞者复对对如商羊跷足而退入殿内。寿星、老人依次入。外鼓角大作，数人舁一纸塔，上有百千骷髅形，至庙外焚之。是日，观者如堵，山后男女番众皆结伴来城，衢路为之拥塞。男女由寺门出入，有一喇嘛手，以青绢巾拂其额，辄喜。有抱儿跪求者，有自以额就之者，掷钱数文或数十百文不等。喧笑而散，云看跳神毕矣。商民则谓之跳鬼。当亦古人大傩以驱疫疠之义，特番俗不同耳。问其所妆演各人，则俱以小喇嘛为之。岁岁元宵节，各寺必有是举。六月间崇福寺晾甲后亦如是。问岁除亦间有作者未之悉也。晾甲之典即取。

《贵阳府志·风物志》 清咸丰

数十辈联袂宛转而舞，以足顿地为节。询其曲则名曰《水曲》。

《光化县志·风俗篇》 清同治

上元夜，街市演狮、象、龙灯、旱船。

《广昌县志》 清同治六年

新春人家设春台酒，切生菜，卷春饼。少年子弟沿门搬春戏，或朱裳鬼面以为傩。元宵，城衢结灯棚，张鼓乐。

《桂东县志·风俗·宜三都划船俗》 清同治五年

宜三都各村以纸画为船，令人捧行，以当棹划，谓之划船。正月初旬起，沿家轮递，……其迎船之家，晨后放爆鸣鼓，接画船于庭，右列香楮、鸡豚、酒果以祀之，巫通主人姓名于神。……及暮，庭中燃火一炉，巫祷神，家主率礼拜。巫歌一曲，众童子手相牵炉角，四童子执篾板（船桨）敲拍，围炉跳舞一周，谓之一艄。……相传沿江右（江西）旧俗，……乡老相传，是岁不行，则疾疫生。官为禁止，不能革也。

《古丈坪厅志》清光绪·董鸿勋 纂修

（其一）

正月亲友聚会，则打猴儿鼓，摆腰调年，男女歌和。

（其二）

如遇年岁丰登，则于十月十五日请神出銮，装列童男童女数十人成对，头载花帕，腰系苗裙，手舞竹竿五色纸花。又装列士兵百十人，头戴凉帽，身披红毡，手舞蛮刀在神前跳舞，名曰迎鬼赛会。

《广德州志》清光绪七年

节序

立春前二日，城内各坊以金翠绣绮饰儿童，装扮故事，加帷幕，众舁之集天寿寺，俟赞厅点阅，曰演春（案，今其事已废），次日彩仗鼓吹，各官至东郊演武厅导勾芒土牛入城，童叟聚观，视土牛形色，以占水旱高下宜种，勾芒鞋帽以卜忙闲。各官宴毕，复作鲍老、狻猊诸伎。次日鞭春如制……

上元设灯……十六日城南竹马高四丈许，（案）各处神祠社庙悉皆挂灯祝岁，有骑竹马出行者，其高以小东乡小圩保及八宝庙为最。马足至三丈六尺，以二长木为之，骑者先系马头尾于腹背，登树颠缚其足于木杪，手扶竹竿而起，人代举其木以行，或遇骤风或举者失手，则倾跌致死。闻旧曾伤人而其风不息。盖神会中饲以酒肉，更醵钱与之，故贪利无赖之人，不惜身命为之。前守李示禁未能革也……州人以四月十五日为城隍生日，市人迎赛递历四城四日而遍，优人演剧或至匝月。

谕禁

禁淫祠　乾隆十六年十二月　贡震

建邑（今郎溪县）人民好鬼，祠祭纷繁。祠山之庙，城乡多至数十处，每岁元宵有会，二月初八有会，而各处神会集场，无月不有。张灯演剧，宰牲设祭，每会数十百金不等。此外，如五猖会、龙船会，俱系妖妄之鬼。观音会、地藏会，亦大开戏场，名目极多，浮费尤夥。至城隍神为一邑之主，聪明正直，福善祸淫不可干以私情，岂宜近于儿戏。乃建俗每至孟夏之月，铺户居民，醵钱敬戏，多至四五十台，男妇杂沓，晓夜不散。复于是月十三日迎神赛会，扮演丑怪，使村农妇女聚观戏笑，既不遵功令之明肃，复不畏神道之尊严。以此求福，适足取福。况山僻之邑，了瘠民贫，所产惟稻麦棉花，衣食、交际、婚丧费用俱出其中，虽加意撙节，尚虞冻馁，何堪有此无益之费。尽有温饱之家，一经值会，举债破产，数年间家资因而荡废者。若家本贫乏，不能赔垫，同会即百般凌辱，其受累更何以可言……

十七年正月十一日条上督抚，其一云严禁瑶池祀，以节浮费。

《归顺直隶州志》清光绪二十五年

上元节，城中各社神，皆于十一夜起，设彩张灯，耀如白昼，吹笙击鼓，喧阗终宵。十三晚，团饮元宵酒，宴后，各为鱼龙曼衍之戏，烟火弥天，观者塞途，至元宵止，诚足以"鼓吹休明"云。

州城迎春，极为热闹。未迎前一日，诚计两甲，老少男妇，预先缝新衣看春。于黎明后，各携幼男女，裹带糇粮，络绎来城，集于东郊，五六千人。其纸龙狮均于是朝，喧鼓鸣锣，纷至沓来，先向州衙恭候，俟官起舆，踊跃拥后，除前导仪仗外，武营又送兵护卫，弓、箭、枪、牌，马对玉马，各军牢摆队齐整。至春亭后，祭芒神毕，春官与春牛先行看春。男妇手掷棉花子，谓之："打丰熟"。仍俟州官起舆如前，纸龙狮子，随班护舆，喧闹入衙，叩贺舞毕，官赏大封，仍到各衙门叩贺，春台亦然，薄暮始散。

《贵池县志·风土》清光绪九年

上元观灯。各跨街张灯，群童迎巧灯，扮杂戏，爆竹箫鼓之声，烟火灯谜之戏，彻于闾巷。各乡亦有元夕迎灶者。

逐疫。凡乡落自十三至十六夜同社者轮迎社神于家，或踹竹马，或肖狮象，或滚球灯，装神像，扮杂戏，震以锣鼓，和以喧号。群饮毕，返社神于庙。唯兴孝乡逐疫以黟祁两县人随其所至，为期三月而止。

《贵县志》清光绪二十年

（其一）

元宵城市通衢燃花灯结彩门，各竞华丽。小子扮梨园逐家演戏，游人妆故事扶龙灯走麒麟舞狮子，寿星龟鹤烧花筒剪烟火锣鼓管弦唱彻夜，旷处作秋千架比试伎俩。

……

三月三日祀武当北帝，先期斋戒。初一日肃醮行法事，士蔗拈香，各坊会扮故事枭架火炮迎帝像出游，各坊会互相留驾。初二日如之，至初三日上寿放火炮，观者盛于迎春。（旧志）……按此会至相沿，不独武当庙。计自关帝、观音、天后、龙母、北府、东岳、三界各庙宇佛寺皆然。每年赛会迎神演剧统城乡不下百十次，几乎无月不有，甚至每月数次者。连宵达旦，衢巷喧阗，虽曰娱神，然数则烦烦则不敬矣。

（其二）

大醮会　则五年为期，名例醮。多在城邑墟市举行，城邑则合数街为一会，客商自为一会，墟市商民同一会。届期构大棚厂，火树银花，梨园歌舞，连宵达旦。第三日则首事肃衣冠至坛庙上香，名进香。

扶龙灯、舞狮子，盛阵仪仗，鼓乐导行。第五日拜诸天神像，焚表章宰猪羊会饮，称聚福散醮。

（其三）

《贵阳竹枝词》

重阳乡市各纷纷，钲鼓行傩到处闻，逐疫成群还祝社，一壶清酒醉桑杨。——林文度

《竹枝词》

放下腰镰力未疲，喜邀同伴看跳师，归来羌豆休忘买，留待明朝逐疫时。——梁廉夫

注：乡俗每值秋季扮方相唱歌谓之跳师，次日沿门逐疫，家家以黄豆羌茶果祭祖，盖犹存傩之古俗。

《崞县志·风俗》
清光绪八年

元宵，乡村稍有灯火；城市则鳌山灯海，秧歌社火，角抵之戏，喧阗街巷。

《广安州新志·风俗志》
清宣统

岁时　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前数夕放灯，曰“出灯”。城市乡场，劅竹蒙纱，五彩龙形，虚中纳火，长数丈，节次续之，人持一节，屈蟠夭矫，星流电掣。有虾灯，三人舞之，狮灯三人，二人藏于狮腹，一人装笑和尚，跳跃角逐为戏。其彩裱飞走，鳞介、花卉、人物，皆奇巧生动。车灯莲船，市（饰）俊童为女妆，沿门弹唱，索喜钱。伯什成队，穿街入巷，镫鼓丝竹，花炮烟火，眩目震心，攒簇喧呼，儿泻女号，不可殚述，曰“闹元宵”。

十一月名冬月，冬至祀先祖，……家户皆有坛神，曰“养牲坛”。三年小庆，五年大庆，延巫连日彻夜演法，巫装女饰，唱俚歌，宾友贺饮，曰“庆坛”。

《广舆胜览》
清

（其一）

贵州大定等处花苗……俗以六月为岁首，每孟春择平地为月场，男吹芦笙女振铃，盘旋歌舞谓之跳月。

（其二）

卡龙仲家（苗）衣尚青，以帕束首，妇女多纤好，长裙细褶，腰拖彩帕，髻裹青巾，孟春跳月，结彩球视所欢者，掷之。

H

《合肥县志·风俗》清康熙三十六年

正月十五日为元宵，作粔籹名元宵，儿张燎杂百戏，酺聚为乐。箫鼓喧阗，金吾不禁。

《鹤庆府志·风俗》清康熙五十三年

彝俗，饮必欢呼。彝性嗜酒，凡婚丧，男女聚饮，携手旋绕，跳跃欢呼，彝歌通宵，以此为乐戏。

《扈从东巡日录》清康熙·高士奇

康熙二十一年三月驻跸盛京城内……赐诸臣宴于盛京大清门，奏乐陈百戏，……观者无不抃舞云。

《海城厅志·风俗》清乾隆十七年

东岳、关帝、城隍、太白等庙宇，各庙每年一会，再会不一，各有定期，并设会首以司钱谷出入。至期扮演设戏剧，男女纵观，夜以继日，附近奸民及逋逃命，亦假此匿迹而胠箧焉。每有因以滋事而波及会首乡地者，习染已深，不能骤革焉。穷乡小区以建方神庙，以为祈报之地，春秋二次亦共聚焉，力不能者，演灯影以酬神。

《海澄县志》清乾隆

立春前一日，有司迎春，东郊旌帜，春棚优伶前导，次田家乐，次觗戏，次县佐，次学师，次县正，次勾芒春牛，官皆衣紫簪花，入县门夹乘各数人翊而走，曰“走春”。列宴公堂，观觗戏。

元日，至元宵，童子多戴面具游戏，夜则燃鱼龙、竹马灯，金鼓朝喧，丝肉夕奏，并集喜门，式歌且舞。

《海阳县志》清乾隆七年

秧歌率于新年灯节，及时取乐。

《邗江三百吟》（选录）
清乾隆·林苏门

站肩

（赛会日，无论贫富之家，多有因子弟疾病许愿，装出戏文，站于肩上，随会徐徐而行。）

阿谁偏诩仔肩力，有子因夸托足高。漫说婴孩多乳臭，出人头地是儿曹。

抬阁

（江南赛会以镇江为盛，惟扬州于各楪抬阁，丽而不纤，华而不俗。所谓抬阁者，用五色彩阁亭，幼童装杂出戏，抬于会内行之。）

结撰凭空与阁齐，扶持人力得端倪。衣冠优冠临风立，已上凌云百尺梯。

吊艄

（午节，龙舟内锣鼓喧阗，船尾用七八龄稚子著彩衣红裤坐绳板上，贴近水面，翻身为戏，有似秋千，名曰“吊艄”。）

何人水上斗轻盈，架得秋千贴水平。华子瑜原难立脚，从来龙尾是虚名。

跳灶王

（丐者一人头戴红纸贴金帽，手持竹竿，口喝“来得早，大元宝”诸语，一人但应声曰“好”，腊尽春初，沿门跳而乞钱与食，曰“跳灶王”。）

居然乌帽插金花，风雪门前醉语哗。不识逢人频道好，年年好事是谁家。

《邗江竹枝词》
清乾隆·林苏门

走班小旦实风骚，打扮穿衣媚且娇。装出百般流动戏，盐台焉得不魂消。

《汉州志·风俗》
清乾隆十一年

上元以十四、十五、十六为期，人家各张灯门首，为龙、虎、狮、象、禽、鱼、花、鸟之形，及采茶之戏，谓之“闹元宵”。

《含山县志》
清乾隆十三年

上元　前数日，市灯之家剪纸为灯，缀以彩色，如莲花、雪花等类入市卖之，稍有力者，或绘纱，或料丝，或羊鞟，或屏，或山，咸以胜相尚。或聚族为龙灯，或横棚于衢而垂灯于其下，藏诗迷以试推测。自十三四夜为试灯，十五夜为正灯，家制元宵相饷。

《合州志·风俗志》 清乾隆五十四年

祭礼

每病，则请巫至家，挂神像厅旁，不忌荤酒，锣鼓喧闹，足蹈手舞，尽夜而罢，率以为常。

岁时

立春前一日，诸牙行演装春亭数十架，至吏目署点毕至堂署谓之“点春”，……

元宵张灯。自正月初十至十五日，各庙灯火辉煌达旦，街市亦灿列如白日，又有滚龙、跳狮、装演杂曲诸灯，颇极热闹。

《鹤峰州志》 清乾隆

大二三神，田氏之家神也。……神所在人康物阜。……名曰喜神；……祭时鼓钲嘈皋，苗歌蛮舞，如演剧然。

《皇朝通典》 清乾隆三十二年

贵州花苗，每岁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男吹芦笙女振铃，旋跃歌舞，东苗跳月与花苗同……西苗延善歌祝者导于前，童男女百数十辈相随于后，吹笙舞踏历三昼夜以赛丰年。

《皇会论》 清乾隆·杨一昆

皇会：国泰民安，时移岁转，春光明媚艳阳天。只听得锣鼓喧天，又见那儿童欢喜，妇女争妍，却原来是皇会重兴第二年。月末逢三，早将会演，有一等游手好闲，家家去敛，口称善事，手拿知单，有钱无钱，强派上脸，图了热闹，赚了吃穿。这胜事直办到三月间。跨鼓声喧，中幡耀眼，看会的来到街前，……人人等把抬阁看。……通纲抬阁是新演，今年会胜似去年。节节高，乏人办。莲花落，不耐看。猴扒杆，亦有限。扛箱官，委实可厌。稍可的，是侯家后拾不闲，秧歌高跷数见不鲜，惟有那溜米厂高跷人人称赞。不论女，不论男，颠倒争把青蛇看。貌似婵娟，名胜梨园，是何时结了喜欢缘。他面庞儿俏，意思儿甜。一架娇痴墨牡丹，掩映在红绿间。舞花本自戏中传，四海升平见一斑。说什么长亭婀娜，绣球灯烂。有一等结彩铺毡，假充官宦，廊檐外派下跟班，会一到将闲人赶散。点心包拿在眼前，有几个老斗围着小旦，询饥渴，问寒暄，殷勤体贴不怕心烦……又见灯火高悬，清烟四散，宝塔仍是章家办。花瓶会，到底让口岸店，打顶马的数周家露脸，衣帽新鲜，顶戴齐全，人物体面，胜似当年王寿田。还有管事的，双双对对，穿的是大镶大沿。小马夫，温唇善面。跟班的，光华脸旦似粉团。茶挑子，亮光光净素玻璃片。耳边金鼓震连天，会儿多，记不全。法鼓还算大园小园，一到茶棚敲得更熟练，翻来覆去离不了七二么三。夜色漫漫，行人缓缓，一更之后，众会蝉联，一伙

子清音大乐声悠远，两当子河南雅乐喧。后跟一行道士调笙管。西洋德照，前后光悬，少不了老鹤龄在和平音乐前，不知不觉已过了四驾辇，法鼓声犹近，鹤龄音不远，提灯伞扇来到跟前。手执请驾羊角灯，说驾到了，靠后罢，一个个俱都气静神安。有那女眷拈香拜街前，一种情思无两般，无非是求子育男。霎时间，夜阑人散，拦舆拜罢各回还。香消粉减，漏尽更残，好似神仙归洞天。难消遣，怎留恋，夜深门掩梨花院，繁华都在眼中收，记不清，珠帘掩映芙蓉面。

《皇清职贡图》 清乾隆·傅恒等

（其一）

杂谷（本唐时吐蕃部落）男女相悦，携手歌舞，名曰“锅桩”。

（其二）

苦葱，爨蛮之别种……其在三猛者，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岁首。至期，烹羊豕祀先，醉饱歌舞。

苗人……在滇省者，惟曲靖、东川、昭通等府。花苗随各属土流兼辖……遇节序则击铜鼓，吹角，赛神。

（其三）

花苗本西南夷，亦苗之一种。……俗以六月为岁首。每岁孟春，择平地为月场，男吹芦笙，女摇铃，盘旋歌舞，谓之跳月。

《回疆杂咏》 清乾隆·王曾翼

回童七八岁，辄能翻身作十筋斗戏，跳掷飞腾，观者目惊。

《汉州全志·风俗》 清嘉庆二十二年

上元前三夕试灯，十六送灯，城市连宵结彩，为鱼、龙、狮、象烟火之戏，鼓乐喧阗。

《汉阴厅志》 清嘉庆二十三年

（其一）

正月十一至十五，夜夜耍灯。……元宵节后，玩社火，踩高跷，争奇斗艳。丰收年景，一直延续二月二日。

（其二）

上元夜张灯放花爆，扮傩角戏，箫鼓满城，名曰闹元宵，送灯于祖先墓前。

（其三）

小唱亦名二棚子，盖多生旦两角对唱，音乐为四弦琴及简单之锣

鼓，淫荡猥亵当道以有伤风化已禁演矣。

《黑龙江外记》 清嘉庆·西清

（其一）

伊徹满洲病亦请萨玛跳神，而请扎林一人为之，相扎林唱神歌者也，祭以羊鲤用腥，萨玛降神亦击鼓，神来则萨玛无本色，如老虎神来狰狞，妈妈神来噢咻，姑娘神来腼腆，各因所凭而肖之。

（其二）

达呼尔病，必曰祖宗见怪，召萨玛跳神禳之。……其跳神法，萨玛击太平鼓作歌，病者亲族和之，……无分昼夜，声彻四邻。

《洪雅县志·礼俗》 清嘉庆十八年

岁时 ……十五夜元宵节。自九日至此夜，办灯火，唱《采茶》、《纺棉》等歌，跳狮子、龙、马诸戏，名曰“闹元宵”。

《华阳县志·风俗》 清嘉庆二十一年

立春前一日，府尹率县令僚属迎春于东郊，仪仗甚盛，鼓乐喧阗。芒神、土牛导其前，并演春台，又名高妆社伙。仕女骈集，谓之看春。

正月九日，俗谓之上九。是夕始放灯，曰“生灯”，灯有狮龙、竹马、走马、鳌山、采莲船诸名。（范成大《上元诗·节物诗》：“转影骑纵横。”自注云：“马器灯”。又，姜夔《观灯口号》：“纷纷铁马小回旋，幻出曹公大战车。”元郝经、郭天锡皆有《走马灯》诗。）

二月……

社日，……旬日间，街民醵钱演剧祀瘟火神，谓之“清醮”。

《回疆通志·卷十二》 清嘉庆·和宁

宴客，……男女各奏回乐，歌唱回曲。酒酣，回女逐队起舞，群回拍手呼叫，以应其节。

《海城县志》 清道光

请阴阳家作法曰跳神，重费亦所不惜。

《衡山县志》 清道光

新年民间无事，五、六人扮为采茶，男女一唱一酬，互相赠答，以长笛倚之，以胡琴、月琴应之，觉悠扬动听，不厌其聆耳。

《沪城岁事衢歌》 清道光·张春华

（其一）

游手环竹箔作笼状，蒙以绤，绘龙鳞于上，有首有尾，下承以柄旋舞街巷。前导为灯牌，必书“五谷丰登”、“官清民乐”。又有编篾作一大珠，中笼以烛，为滚灯。尤有恶习滚灯，遇龙灯必械斗，为龙抢珠。

（其二）

滚灯

艳说年丰五谷登，龙蟠九节彩云蒸，瞥如声涌惊涛沸，火树千条抢滚灯。

《怀宁县志·风俗》 清道光五年

乡村灯戏，率以是夜出焉。

自人日元夕，乡中无夜无灯。或龙或狮或采茶或走马，第取禳禳之意，不足称钜观。火树鳌山，城中为盛。

二月初二日，为土地生日，村村赛社。八月初二亦如之。春祈秋报，豚蹄之祝宜也。然楚俗尚鬼，自土地会外，五月十三及六月二十三有关帝会，六月十九及九月十九有观音会，七月二十九有地藏王会。其张百戏以乐神者有府城隍会，县城隍会，总铺、高河铺、石牌城隍会。青草塥有火神会。余如白马相公、汪越国公，亦皆有会。而青草塥火神会或数年不出，出辄数夜，倾都来观。男女间杂，莠民窃发，每在此时，守礼之家所宜避迹也。

《晃州厅志》 清道光五年

（其一）

百姓若耍狮子……又舞龙灯，沿街盘转，箫鼓吹角以为乐。

（其二）

岁，农人连袂步于田中，以趾代锄，且行且拨，塍间击鼓为节，疾徐前却，颇以为戏。

《徽州府志》 清道光七年

（二月祀社）击鼓迎神，祭而舞以乐之。

《海陵竹枝词·卷二》 清同治三年·王广业

（其一）

康伯山诗

秋来七月刚三十，地藏清超佛力深。到晚荷花灯一路，草龙蜿蜒布街心。

（其二）

村郭平安时作会，觋巫歌舞历年年。敲镇伐鼓都卢语，聒得居人夜不眠。

《杭俗遗风·焰口》清同治三年·范祖述

道士放焰口，未上台时，法师于寒林台前，画符捏诀，有小道士以竹梢挂纸幡一首，持向法师，对敲对诵，满坛行遍。然后寒林台前，列水一盆于中，左右设锭二堆，法师向锭念毕，将锭焚化。有主管以竹梢纸幡烧去，然后一抖则更出一首，再烧再抖，左及右每各四五度，然后抖出数十丈白纸一条，供于正荐桌上，余人大敲锣鼓以助之，名曰水火炼度。

《合江县志·卷十八》清同治十年

岁时赛会　元宵自十一日至十六日，居民结棚张灯，敲锣鼓、放花炮，童子女妆唱《采茶》，跳竹马，城乡各作龙灯、虾灯，彼此互迎以为胜，谓之“闹元宵”。

《会昌县志》清同治十一年

病者医稍不瘳，多请巫人至家，于夜间张挂神像，主人肃衣冠，焚香拜祷。巫者扮女装，神前跳跃，鸣锣吹角，所唱不知何辞，彻旦始歇，名曰坐夜，又谓之招魂。

《会理州志·风俗》清同治十三年

岁时　元宵节……或舞狮灯、龙灯，欢逢（庆）达旦（近年自初八、九日即有狮灯、龙灯）。立春日，妆扮故事，高台舁行，迎春东郊（近年系立春前一日）。

《海城县志》清光绪三十四年

报赛

四月十八日为耀州庙会，二十八为虎庄赛会，是日当事者俱仪仗箫鼓亲往迎神并演狮子、旱船、高跷、抬阁等种种杂剧，人皆争先快睹，有来自数百里外者，南满汽车特卖往复票减半价，以餍座客，本城及附近各县如营口、盖平等处酒楼茶社及小商肆，均赁地开设营业，计一日消费不止万金，其会之盛可想见矣。

岁事

康熙十二年岁次癸丑，牛庄古镇三义庙亦有高跷、旱船，沿街跳舞。

回教

至其念经之时，老教合掌跪聆，新教手舞足蹈，则又外面之相异也。

《和州志·风俗》清光绪二十七年

十五日为上元节，……暮为元夕，坊里神庙燃牌坊灯，好事者扮平台戏灯（夸多竞巧，为庆丰年之兆），放花炮，杂斗管弦于市。乡村舞长龙灯，观者结采为赏红。是夕阴晴多应往岁中秋。

（四月）十六日，田家择吉日开秧门，唱插秧歌。

端午节……十五日为州城隍神诞，乡民诣庙焚香，纷如蚁附，阖日奉神出巡，土人扮平台会或举灯会，夜燃如昼……

……

（八月）十五日中秋……村各演剧报赛……

（十二月）二十三日，饴果送灶神，厨媪拜而祝之，不及举者以次日街市丐儿跳灶（古之傩礼也）。

《河池州志》清光绪三十三年·李佑元

河池瑶壮十居八九……祭祖宴宾，多从其厚，惟喜赛鬼跳神，汉人时或效之。

《黑龙江述略》清光绪·徐宗亮

近年设龙灯、狮子灯，西贾又运置烟火盒子，人日以后，夜夜闹市，车马喧阗，男女杂沓，六七十岁老人，每诧以为得未曾有。

《沪游杂记》清光绪·葛元煦

一角彩旗斜挂处，小小茶馆忽打咚咚鼓。未出画屏声早度，销魂最是莲花步。

《黄龙寺述览》清光绪·马尧安

风俗六月十六日为黄龙寺酹神期，……每届会期，士女多赴寺游览，布帐炉烟，行歌互答，岁以为例……至寺前忽然空旷，帐篷分布如连营，炉火明灭如星光，各部酋长率众排列大围，环跳互唱，应声山谷，谓之“跳锅装”。

《会同县志》卷十三 清光绪二年

上元，悬灯于门，相逐谓之去百病。放炮火，舞花灯，演戏曲。

《霍山县志·风土》清光绪三十一年

上元前后乡民多结彩灯，打十番，唱花鼓词，为舞狮游龙之戏，辄数夜不息。

境内寺观颇多，树头花前，稍有影响则香火祈祷不绝。秋收既毕，必醵金作醮，演剧赛神。此乃相沿积习，不独霍境为然。

《海上竹枝词》 清宣统元年·朱文柄

荡湖船

端阳竞渡兴难降，一带龙舟过浦江。扮得荡湖船可笑，橹声摇去尽成双。

《海陬冶游录》 清光绪·玉魫生

西园之隙地有花鼓戏。演者集三四人，男击锣，妇打两头鼓，和以胡琴邃板。所唱皆秽辞亵谈，宾白亦用土语，取其易晓。

《衡山县志》 清

舞火龙于田间以除诸虫之为苗害者，亦即东界炎火之意。

《湖南通志》 清

张东墅……行经苗寨数百里，购得画册十二帧，各以小乐府咏之。其题并小序曰：调年鼓。每岁正月，各寨置鼓平阳商埠地，数人互击之，跳跃腾掷，状如猿猱，妇孺环观，歌声唱和不绝，曰“调年”，又曰打“猴儿鼓”。

《虎阜志·冢墓》 清·陆肇域、任兆麟

唐（朝）李绅《真娘墓诗并序》：真娘，吴之妓人，歌舞有名者。死葬武丘（即虎丘）寺前。吴中少年从其志也。墓多花草，以满其上。嘉兴县前，亦有吴妓人苏小小墓，风雨之夕，或闻其上有歌吹之音。

J

《绝域纪略》（《宁古塔志》） 清顺治·方拱乾

跳神犹之呼祝先也，率女子为之。头带如兜鍪，腰系裙累累，带诸铜铁，摇曳之有声，口喃喃，鼓嘈嘈。……女子韶秀者，亦如歌舞状。

《巨鹿县志》 清顺治五年

项羽有功于巨鹿，故巨鹿不可不祀项羽。以死勤事则祀之；其功于人也……故箫鼓旗幢、杂剧导迎而祀之。

《佳县县志·风俗篇》 清康熙四十五年

元宵夜……乡民扮杂剧、唱春词，曰唱秧歌。

江苏布政司杨某告示
清康熙五十七年

时逢岁旦，节庆元宵，唱秧歌，舞把戏，沿门索赏；跳傀儡，驾龙灯，逐户寻资……亟须查究，以靖地方。

《今世说》
清康熙·王晫

清人杨序立，江南武进人，家多伎乐，率善歌舞。

《京师偶记》
清康熙·柴桑

京师正月朔日后游白塔寺，望西苑，旃檀寺看跳喇嘛，打莽式，打秋千。元宵节前门灯市，琉璃厂灯市，正阳门摸钉，五龙亭看烟火，唱秧歌，跳鲍老，买粉团。……十一月跳神。十二月卖像生花供佛，打太平鼓。

《敬业堂诗集》
清康熙·查慎行

《凤城新年词》

万岁山前百戏陈，内城排日作新春。金钱多少缠头费，半出朝元会里人。才了歌场便赏灯，三条五剧一层层；东华旧市名空在，灵佑宫前另结棚。茧纸轻敲作鼓声，衔环络索铁铮铮；踏歌连臂同儿戏，何限年光付送迎。

《十四十五夜 召入西苑赐观烟火》

不夜城边宛转通，广场千步望玲珑；欲知九曲黄河势，只在仙人一掌中。宫鸦飞尽暮天青，百万灯如百万星；并作晶莹光一片，忽从银海涌松亭。

《建水州志·卷六·典礼》
清雍正

文庙每祭，共用乐舞生一百四十名。执事乐舞生服青绢袍，文舞生、乐生、执麾节乐舞生俱服红缎补袍，俱系绿腰带，戴裹金铜顶帽。

《景东府志·夷民种类》
清雍正十年

白倮倮……婚嫁女家以牝牛牝猪赔随男家，作乐以酒瓶火炉居中，围绕歌跳吹芦笙以和之。

《计五官歌》
清乾隆·赵翼

紫稼歌残蓟苑霜，百年曲部黯无光。天公不断烟花种，又出人间计五郎。计五生来好姿首，家近虞山黄子久。竟体香分景涤兰，纤腰软入灵和柳。天风吹落到扬州，一日声名不胫走。冠盖西园夜赏花，笙歌北里朝酣酒。偶然斜睇眼波横，勾尽满堂魂不守。座中耆宿也发狂，帘内婵娟自嫌丑。无人不爱郑樱桃，只是有心难出口。扬州乐府聚风华，陈宝秦坑人共夸。绝调能翻《金缕曲》，丰容雅称玉钩斜。小垂手博缠头锦，初上头添系臂纱。计郎一出争相恼，敛避都甘作房老。尹邢岂但怕相逢，元白已皆惭压倒。若非占得十分妍，妒口如何亦称好。乃知一样眉目清，无独为他陶铸巧。我来作客十余年，看尽梨园舞袖翩。太息选仙空彩格，老来方遇鄂君船。鬓丝禅榻茶烟飏，肠断春风拥楫怜。

《嘉禾县志·礼俗篇》
清乾隆·高大成

凡人家嫁女，吉期先二夕，坐小歌堂，族戚妇女，唱歌几度，夜半即止。先夕大歌堂，初则唱歌，至夜深时，以若干妇女，两手执烛，且歌且舞，旋坐新嫁娘于庭中，以古哭声分向四亲六眷诉别。……欢闹达旦，近罢去小歌堂即大歌堂，亦应景而已，偶有改行新式歌舞者，新嫁忍受之哭别声，少有闻矣。

《金川琐记》
清乾隆·李心衡

广法寺

每年正月十五日及十月十九日，……此两次大会日期，各跳扎布一次，大宪为之代奏，衣装俱赐自尚方，故极其郑重。跳时，人各左手执杂器，右手执连发脑骨一片，共相舞蹈，或龙头虎额，或长袖峨冠，兼饰骷髅如人，杂演其间。钟鼓喤喤，屡舞仙仙，聒耳眴目，扰攘竟日。

跳锅装

俗喜跳锅装。嘉会日里，党中男女各衣新衣，荷包巾帕之属，罄家所有，杂佩其身，以为华瞻。男女纷沓，连臂踏歌，俱欣欣有喜色。腔调诘讴，无一可解。然观其手舞足蹈，长吟咏叹，又似有一定节族。此亦任侏之亚欤，因思周官靺师及鞮鞻氏所掌，当尔亦尔。暇日尝令彼歌跳，赏以酒肉，俱踊跃欣喜。

《金山县志·二十卷》
清乾隆十七年

十二月朔日，乞儿朱墨涂面，跳舞于市，即古傩也，至二十四日止。

《晋江县志》清乾隆

岁时　行乐如元夕闹灯，端午竞渡，犹曰古日右傩遗意。若乃迎神赛会，装饰台阁，穷极珍贝，夸耀街衢，普度拈香，结搭幛棚，连宵达旦，弹吹歌唱。

《泾县志》清乾隆十八年

祀志　驱傩大神庙，在新丰都丁家荡，明，洪、郑二姓建。郑文熊重建神庙记曰：傩，古礼也。三代而上有公厉、族厉、暴厉之祭。《周礼》，大傩用方相氏。《月令》，季冬命国傩，仲秋天子傩，季冬乃大傩，大傩之礼，下及庶民皆得用之。后汉，季冬先腊大傩，谓之逐疫，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欢呼鼓噪，持炬送出端门外，投之水中。北齐用之戏射，魏因以阅武，唐季冬大傩及群邑傩。傩之礼旧矣。吾泾之傩有十，而新丰都驱傩大神为之王。传说元明间溪涨，神自漂逆流而上，里人见之因茸茆以安阙灵，后祈祷有应，洪、郑二姓起殿宇，遂为二姓土主，东乡男女祷祀来往络绎不绝……为神有五：曰二郎，曰多宝，曰将军，曰小姆，曰玉德，每岁起元旦讫上巳，舞新丰、张香、溪头、洪、浙、曹、太、北诸都。二人共作多宝神，二人戴二郎神面具秉笔直立，二人各扮将军、玉德神跳舞，而威仪尊严，对者必斋戒肃志，不敢起戏渝心……甲辰岁，二姓以庙稍隘，约捐费若干，撤而新之，并塑神像。逾年而竣，勒石于左，而熊为之记，以见神御灾捍患，威灵显赫如是，又不徒古礼相沿之，具文而已。雍正四年仲春朔日书。

杂记　东乡有驱傩神庙，六都人奉祀惟谨，每岁自元旦迄上巳遍舞各都。焚香肃敬，莫敢戏懈。

《绩溪县志·风俗》清嘉庆十五年

自元旦至十八日，祖像前每夜焚香燃烛，谓之照容。儿童鸣金鼓闹新年，速客传座夜宴，谓之饮春酒。旧时柏山朱姓以足系木，遍巡衢巷，名踏高跷，紫衣持戈逐蚩尤状，今无继之矣。

上元日，各处土坛神庙，张灯演剧或扮童戏，驰火马，舞青狮，游烛龙，遍巡衢巷，名曰闹元宵。

……

中元日，近年奉城隍神巡行县鄙，仪仗甚盛，扮诸鬼卒，后拥前呼以逐邪祟，亦乡傩之意也。

二十三日为张睢阳诞辰，坊市分五土之色制花灯，遍游三夜，日出瘟车以驱疫疠。

《介休县志》清嘉庆

元宵……少年迓鼓踏歌，交错于道，三日不绝。

清嘉庆二元年《井研县志·岁时》

元宵，爆竹彻夜，扮龙灯、杂剧，鼓乐喧阗，厥声载路，直至廿后止。

清嘉庆十七年《江津县志·岁时》

正月……上元张灯，办龙狮、人物各故事，鼓乐喧阗，……前后数日乃止。

清嘉庆元年《九嶷山志·赵有德『观瑶女歌舞』》

长腰小鼓合笙簧，黄蜡梳头竹板妆；虞帝祠前歌舞罢，口中犹自唱盘王。

清道光五年《建德县志·禁游民议（李干龄）》

伏见凤阳、寿州暨其接界州县，历来积习之游民，每至秋末冬初，收获既毕，则封其室庐，携其妻子，备箩担，挑锅釜，越州逾县，百十成群，以乞丐为事。居宿亭庙，遍历乡村。又或以花鼓歌唱为取讨钱米之谋，直至来岁夏初麦熟，始相与负载提携而归。

清道光二十年《江油县志·风俗》

（十二月村市赛会）元宵，爆竹彻夜，扮龙灯杂剧，鼓乐喧阗，厥声载路，直到廿后方止。

清道光·崔旭《津门百咏》

咏皇会

逐队幢幡百戏摧，笙箫铙鼓响春雷。盈街填巷人如堵，万盏明灯看驾来。

清道光·方朔《金台游学草》

庙市诗：……北货重，南货轻，方分道路持权衡；前院鼓，后院钲，一闻便窜何其神。钲鼓声中百戏进，难拦大众如狂兴。

……

厂肆诗：都门当岁首，街衢多寂静，惟琉璃厂外二里长，终朝车马常驰骋。厂东门，秦碑汉帖如云屯；厂西门，书籍笺素家家新。桥

上杂技无不有，可嫌不见何戏惟喧声。抟土人物饰绣服，剪彩花卉安泥盆。纸鸢能作美人与甲士，儿童之马皆为灯。

《今乐考证》清道咸年间·姚燮

（其一）

每人持花灯二，上场一十二人，应节盘旋，颇怵心目，其法有三十六变。其目有“双龙交会”、“纱帽翅”、“倒连环”、“锦卍字”、“四象生八卦”、“步步上天梯”、“雁行斜”、“火龙戏海”等。

（其二）

然古人酒欢起舞多男子。如唐杨再思之高丽舞，祝钦明之《八风舞》，则大臣亦为之；安禄山之胡旋舞，朴固怀恩为宦官奉仙舞，则边帅亦为之。

《靖安县志》清道光五年

风俗

十六日，各燔薪于厅，事祓除不详，呼为踏胜，新春胜景至是乃始告罢。落灯风过傩神出市，黄金四目，犹然周礼之遗。

艺文

舒祥云《双溪竹枝词》

春灯赛罢又迎傩，山鬼湘君楚俗多，五日昭灵祠畔路，
夕阳听唱大夫歌。

《津门小令》清咸丰·樊彬

津门好，幼稚事分明，线索钱穿长命缕；铁环鼓打太平声，嬉笑闹春晴。（小儿于神前许愿，带锁，红线缀玉钱挂胸前，以延寿命。太平鼓以竹敲之，环声铮然，即柘枝遗意。）

津门好，风景记迷离，曲唱连环佳子弟，技翻筋斗莽妞儿，烛尽酒阑时。（妞读平声。不施脂粉者，名子弟班，九连环小曲，名女筋斗，多景州一带人每年来此售技。）

《金吾事例》清咸丰三年·步军统领衙门奉敕撰

查得德胜门外黑寺、黄寺两喇嘛庙，每年正月内，各喇嘛等在寺前跳舞撒灰，并舍给观看人钱文。驱鬼逐疫，原系旧习相沿，每岁逢期，聚众至万余人之多，争接舍钱，拥挤滋事。

《祭孔舞谱（衢州、宁波）》 清咸丰

（其一）

羽龠化之舞为文舞，始于舜之韶舞。释奠用舞始于南齐永明三年。

（其二）

凡舞，合字、四字欲迟，工字、六字欲疾，上字、尺字欲适中。

（其三）

一响一声应一步，随舞生所向方辰，俯则先俯，仰则先仰，以为舞容之节。旧有之，今制无。

江苏布政司禁花鼓滩簧碑文 清同治六年

花鼓滩簧，多系男女亵狎情事，忘廉丧耻，长恶导淫，尤为风俗人心大害，节经示谕，严禁不许演唱在案。

《江华县志》 清同治九年重修

岁首祭盘瓠，击腰鼓吹笙竽为乐。

《金沙余氏傩神辩记》 清·傅大辉

余氏之族，相传世有傩神。至每岁孟春孟冬，集老幼咸嬉，其所从来也旧矣，予问其故，曰此乃本自“我唐世远祖瑶公为衡州太守，从四川峨眉迁来，得清源妙道真君，世习其教，历千载弗变。”……辉（作者）尝考宋时邑志旧本载：汉代吴芮将军封军山王者。昔常从陈平讨贼，驻扎军山。对丰人语曰：此地不数十年必有刀兵，盖由军峰耸峙，煞气所钟，凡尔乡民一带，介在山辄，必须祖周公之制，传傩以靖妖氛。

『禁演秧歌碑』碑文 清同治四年

奉　官禁止演唱秧歌　同治四年三月　谷旦　大社同立

《筠连县志·风俗》 清同治十二年

立春先一日，扮小优人为仙童、彩女，盛饰之，立铁架上，舆夫舁抬之，导以鼓吹彩仗，在官舆前往较场迎春，遍游街市，谓之“高妆”。……元宵，自初七、八日起，各街树牌坊灯，又为龙灯、狮子灯等戏，夜游街巷。至十五日夜，鼓乐喧阗，观者如堵，群以铁屑合火药实竹筒中喷烧之，铁花璀璨，光焰飞腾，有水仙花、滴滴金等名目，称之“庆元宵”。至十六日，送至河干烧之。

三月……村庄于是月作秧苗会，演唱傀儡戏。

《吉林通志》 清光绪

（其一）

十五日为元宵节，以粉糍祀祖先。街市张灯三日，金鼓喧阗，燃冰灯，放花爆，陈鱼龙曼衍，高轿（跷）、秧歌、旱船、竹马诸杂剧。

（其二）

合族亲串，以族人为察玛（萨满），戴神帽，系腰铃，持鼓跳舞，口诵古词，众人击鼓相和，称跳家神。

《嘉定县志三十二卷》 清光绪八年

元宵，击锣鼓，曰闹元宵。编篾蒙纸，联以布，承柄舞之，曰滚龙灯。

《江湖杂剧》 清光绪·郭尧臣

㞗流星

闲练流星蟹子刚，眼明手快不慌忙，沙家有法何须试，打个冲天一炷香。

《金壶七墨》 清光绪·黄钧宰

元夕观灯　淮阳灯节最盛，鱼龙狮象禽鸟螺蛤而外，凡农家渔樵百工技艺，各以新意象形为之，颇称精巧。盐务改票以来，商计式微，不及从前繁丽。然银花火树，人影衣香，犹见升平景象。尝与福生春游作观灯词云：

重城金钥开昏雾，碧海银蟾挂春树。万家车马艳灯宵，我亦随人踏歌去。花街云幕净无尘，冠玉钗金认未真。歌舞不知何处盛，绮罗盼煞此时人。忽闻百戏前头列，舞凤盘龙行复歇。纷纷人影接香尘，隐隐春心逐明月。缥缈仙音渐散开，嬉游士女且徘徊。只怜景象当春好，岂为鱼龙耀眼来。方今玉烛调时令，不驾鳌山入宫禁。天上宁甘清静宵，人间才得丰成庆。归去银缸惨淡明，层楼复阁锁幽情。升平岂独元宵乐，莫任金吾放夜行。

《津门杂记》 清光绪·张焘

卷中

四月庙会最夥，初六初八日天津府县城隍庙赛会，自朔日起至初十日，香火纷繁，而灯棚之盛，历有年所，尤为大观……凡出会正日，热闹排场，不亚皇会，下午随驾，有装扮各色鬼形者，或身高丈余，或身矮三尺，面貌狰狞，摇头摆手，奇形怪状，不一而足，令人可怖。并有书役皂隶，文武仪仗，旗锣伞盖，斧钺金瓜，宝扇提灯，对马执事，

蟒袍兽补，按辔徐行，炉鼎缤纷，旃檀缭绕，鼓吹音乐，清韵悠扬……游人格外纷沓。

沈存圃《皇会歌》

鸣钲考鼓建旗纛，寻橦掷盏或交扑。鱼龙曼衍百戏陈，更奏开元大酺曲。笙箫筝笛弦琵琶，靡音杂沓听者哗。老幼负贩竞驰逐，忙煞津门十万家。向夕灯会如匹练，烛天照地目为眩。香烟结处拥福神，仪从缤纷围雉扇。白昼出巡夜进宫，献花齐跪欢儿童。……复有静波称小圣，立庙瀛壖禋祀敬。未闻报赛举国狂，始信欢虞关性命。伊余扶杖随奔波，欢喜爰作迎神歌。康衢击壤知帝力，阙里犹记乡人傩。

《京都风俗志》 清光绪·让廉

（其一）

京都正月初一日子时后……自此少年游冶，演习歌吹，儿童鸣锣击鼓，踢球舞棒，以及竹马风筝，不论昼夜，随意所之。

（其二）

（正月）廿三日，德胜门外土城关东北慈度寺，俗呼黑寺，黄衣番僧，诵经送祟，谓之打鬼。城中男女，出郭争观。寺前教场，游人蚁聚云屯。又有买卖赶趁，香茶食果，及彩妆傀儡，纸鸢竹马，串鼓蝴蝶，琐碎戏具，以诱悦童曹者，在在成市。至时僧众出寺，装扮牛头鹿面，星宿妖魔等像，旗幡伞扇，拥护如天神，与钟鼓法器之声，聒耳炫目。其扮妖魔像者，皆番僧，年少者数人，手执短柄长尾鞭，奔于稠人中乱击之，无赖者谑语戏骂，以激其怒，而僧奔击尤急，以博众笑。喧闹移时，黄衣归寺，则游人星散，紫陌飞尘，轻车驷马，鱼贯入城，而日已近山矣。其浪荡之人，或藉看打鬼为名，往往潜入青楼耳。

（其三）

四月初一至十五日，京西妙峰山娘娘庙，男女答赛拈香者，一路不断……城内诸般歌舞之会，必于此月登山酬赛，谓之“朝顶进香”。如开路，秧歌，太少狮，五虎棍，杠香（箱）等会。其开路以数人扮蓬头涂面，赤脊舞叉；秧歌以数人扮陀头、渔翁、樵夫、渔婆、公子等相，配以腰鼓手锣，足皆登竖木，谓之“高脚秧歌”；太少狮以一人举狮头在前，一人在后为狮尾，上遮阔布，彩色绒线，如狮背皮毛状，二人套彩裤作狮腿，前直上，后伛偻，舞动如生，有“滚球”、“戏水”等名目；五虎棍以数人扮宋祖、郑恩等相，舞棍如飞，分合中式；其扛箱一人，扮幞头玉带，横跨杠上，以二人肩抬之，好事者拦路问难，则谑浪判语，以致众人欢笑。

（其四）

秧歌以数人扮陀头、渔翁、樵夫、渔婆、公子等相，配以腰鼓手锣，足皆登竖木，谓之“高脚秧歌。”

《靖边县志》
清光绪二十五年

卷一·风俗志

上元灯节前后数夜，街市遍张灯火，村民亦各鼓乐为傩，装扮歌舞，俗名社火，意取逐瘟。

艺文志

《云川灯夕》刘喜瑞

尘沙绝净洞天开，鼓吹声喧匝地来。南北西街千万烛，中央拱一凯歌台。制成一式列层层，不是高悬巧结缯。明识彩楼榆群胜，身排翻要誉神灯。一只灯船两桨狂，红颜白发闹当场。谁知此地舟行少，偏仿点依泛夕阳。秧歌唱共趁宵晴，客岁中秋夜月明。我道祈年还祝雨，入春阴雨最宜耕。

《建德风土记·风俗》
清宣统三年

正月十五日上元节……比户张灯火，响爆竹，里人相与为春酒以相宴飨。既毕，士民乃咸执本业。亦醵资为灯会，极鱼龙曼衍之戏。

……

三月……是月已初演余公会。余公者，故于县捍大患御大灾者也。县人敬祠之，久而不怠。每岁三、八月醵金为会，旌幢亭盖，喧阗一时。各村亦迎舁神像至其庙宇，谓之接会，咸供神一日，至腊月二十四日始送神归庙。岁时并演剧以娱神。

七月中元日，祀祖先，建盂兰会，演目连僧救母剧，旦建醮。

八月中秋日，复迎余公神，系供县卤簿甚盛，并演剧，刲羊豕，且于途中争奠以酒，祀社如春日。

K

孔尚任诗词
清康熙

《平阳竹枝词五十首》（摘选）

《演春词》

一声画鼓一声雷，响到朱门报锁开。不解东皇何处住，远劳红粉送春来。青旗尚未出郊东，百戏呈来一样同。太守帘前花烂漫，谁家门巷不春风。暖阁前头十二钗，看春踏脱几人鞋。平阳不是寻常郡，歌舞从来上帝阶。

《踏灯词》

太守迎恩上五台，北门锁钥不轻开。秧歌竹马儿童戏，还到堂帘

舞一回。劫后南城半土丘，春灯一照即风流。女郎夜要浮屠寺，合掌争朝大佛头。月上东城白似银，绮罗珠翠一番新。富强晋国今犹昔，山样牛车载美人。层楼灯火乱摇风，天上人间景不同。两路云梯休锁断，娥眉都许到蟾宫。百步长廊九陌通，一团箫鼓万灯红。车来马往关侯庙，总似鳌山影戏中。歌舞台边顾女优，酸丁那得锦缠头。大红封里钱多少，赚得殷勤捧玉瓯。

《元夕踏灯词》

少年不厌老昏聋，引过西城又转东；社伙丛中迷去向，灯竿只认半天红。

不踏青街又十年，偏能健步在人先。白头鲍老何妨笑，立向花灯最亮边。

《舞肩词》

汾水烟花似汴州，六街好处欲全游。鸳红最怕春泥涴，暂借郎肩作画楼。天半飞来唱一声，万人围看似街平。凌波小步无尘土，踏上双肩尽意行。一双红袖舞纷纷，软似花枝乱似云。自是擎身无妙手，肩头掌上有何分。行云送去舞腰身，人看天仙仙看人。却笑歌台移不动，谁家无脚唱阳春？

《踏歌词》

凤阳少女踏春阳，踏到平阳胜故乡。舞袖弓腰都未忘，街西勾断路人肠。蹴鞠场中不用球，轻轻对踢眼斜瞅。分明学得秦楼舞，五彩裙边露凤头。雨点花攒鼓衬锣，春风吹袂影婆娑。是谁传与江南曲？压倒仙人踏踏歌。

肩上舞

燕儿靓妆，能在肩上舞。

燕九竹枝词

秧歌忽被金吾禁，袖手游春真可惜。留得凤阳旧乞婆，漫锣紧鼓拦游客。

清明红桥竹枝词

乞放水关天未明，大船迟重小船轻。桥头拍手人齐笑，妙舞清歌脚底行。

舞灯行留赠留香阁

东将入海随烟雾，匆匆又与俞君遇。俞君声伎甲江南，粉白黛绿不知数。留我看花兼看灯晚凉舟缆门前树。坐中初动红牙板，珠翠迷离晃客眼。开元协律旧法曲，姑苏白相新箫管。人见惯都不取，改装令作春灯舞。须臾满堂灯俱吹，微茫星汉窥窗户。久久帘动一灯来，

一灯一灯陆续吐。十二金钗廿四灯，灯光人间添媚妩。千旋百转记难真，不是排场旧院谱。每舞一回境一易，其初如定太极位。方圆奇偶卦形真，又有河图与洛字。眼见秦城该汉宫，顷刻瓦解作平地。天津桥上子归啼，景阳楼上烟灰沸。群仙语笑坐蓬莱，指点沧桑看蜃市。不似仙楼似宝塔，七级玲珑觚棱八。尖尖顶上白玻璃，雪亮佛光映红蜡。佛光不住蜡易销，回头旋失宝塔高。其时五月临佳节，龙舟美人纷如雪。清歌画浆去不还，肠断葵花与艾叶。此时看灯不似灯，夕阳零落晚霞生。忽而金蟾喷红影，忽而青天灿银星。忽而烛龙旋紫电，忽而碧纱乱流萤。最后涌出满轮月，圆晕三重光皎洁。中有嫦娥绕桂行，霓裳初奏第三叠。众人扬看都神凝，嫦娥飞去已多时。六街忙煞冶游女，龙灯翠袖影参差。一灯渐息一灯少，昏黑乌啼天未晓。混沌又似初来时，人物寂灭乾坤老。主人呼烛重开宴，索我作歌开生面。我本艰难疏海人，乍逢此境何由赞。无已譬之左史文，大开大阖有聚散。俞家作赋诸郎多，波澜好似此中变。书法悟在公孙娘，何况舞灯胜舞剑。

《开化府志·种人》
清乾隆二十三年

花土僚服尚青蓝，妇女衣花绣短褐，系桶裙，婚不亲迎，送嫁者携酒食以荐婿家祖先。自正月至二月，击铜鼓，跳舞为乐，谓之过小年。

黑土僚喜种水田，男穿青衣褂，女上穿短衣，用五色碎布，簇成四方锦于前后，与补相似，下穿青桶裙。婚丧亦近花土僚，送葬女婿吹笙跳舞尸前。

窝尼（哈尼）丧无棺，吊者击锣鼓摇铃，头插鸡尾跳舞，名曰洗鬼。忽泣忽饮三日。采松为架，焚而葬其骨。祭用牛羊，挥扇环歌，拊掌踏足，以钲鼓芦笙为乐。

阿戛性顽，种地资生。有丧合寨老幼向尸前跳舞，尸以火化，无丧服。俗多淫，每春男女卜日跳掌心愿即成。

普岔……会亲宴客必击鼓鸣罗，吹角歌唱以为乐。丧用木槽，盖以马鞍，孝子披白抱鸡，亲戚吹唢呐送之……喇乌多居边地……父母兄弟之丧，吹角跳舞，宰牛以祭，无孝服，以木编床发尸火之。……普剽俗与喇乌小异……亲亡，令子婿跳舞，亲属击鼓，鸣锣吹角祭献，名曰娱尸。普马性与人殊，刀耕火种，婚礼尚财。人死，不论男女俱埋于掌房下常行走处，每日以滚水浇之俟，腐取出以肉另埋，骨则洗净，用缎为袋盛之，家人尽穿红绿，杀猪牛，令婿负之跳舞，藏于家三年乃葬。疾病则取用再跳，以为未瘗之骨作祟也。

《口北三厅志》清乾隆·黄可润续增

（其一）

其女好踏歌，每月夜群聚，握手顿足，操胡音为乐。

（其二）

（蒙古人）或吹胡笳，或弹琵琶，或说彼中兴废，或顿足起舞，或亢音高歌以为乐。

《开化府志》清道光

刘世长《种彝》

力作殷勤崖穴处，收成男妇笙歌舞，笼中有物不敢尝，一粒刀圭猛似虎。

《看乡会俚词四首》（摘选）清光绪二十一年·黄奋基

柳腰一摆歌未终，满路金钱撒如雨。（儿童打莲湘，棍内金钱四散）

《库尔勒旧城纪游》清光绪·施补华

黄君哀我万里行，拉我晓过尉犁城。半城流水一城树，水边树下开园亭。夭桃才红柳初绿，梨花照水明如玉。窥人娇鸟绕花飞，留客回人煎茗熟。一髯闲静能胡琴，抱琴独坐林之荫。三十五弦猛挑拨，平地飞出波涛音。一髯悲歌歌屡变，掩抑苍凉泪如霰。不通其语揣其声，知含万古无穷怨。胡儿六岁能胡舞，两髯欣然助钲鼓。舞终旋转忽如风，惊落林花不胜数。林花林花春可怜，远来吐秀戎荒间。嫣红姹紫空自好，安得此客常流连。吁嗟乎，江南三月征歌舞，处处花前有管弦。

L

《轮灯》清初·彭孙贻

儿童缚竹为轮，展转相环，旋转飞覆，而灯不倾灭，壮士运之，衢中腾掷不休，曰滚灯。

《莱阳县志》清康熙十七年

上元……亦多竹马、秧歌诸戏。

《蓝山县图志·卷十一》清康熙五十五年

傩祭驱疫，迹遗礼也。

《荔浦县志》清康熙四十八年

迎春日，乡村男妇，集城竞看演故事，迎土牛，啖春饼。元宵自初十至十六，各门悬一灯，选清秀孩童艳妆女服，携花篮，唱采茶歌，或演故事，赛龙灯，嬉戏以为乐。

《连阳八排风土记》清康熙四十七年·李来章

（排瑶）元宵击锣挝长鼓，跳跃作态。长鼓其形头大中小，黄泥涂皮，以绳挂颈，或云亦古制也。

《岭南杂记》清康熙·吴震方

（其一）

潮州灯节有鱼龙之戏。又每夕各坊市扮唱秧歌，与京师无异。而采茶歌尤妙丽。饰姣童为采茶女，每队十二人或八人，挈花篮，迭进而歌。又以少长者二人为队首，擎彩灯，缀以扶桑、茉莉诸花，采女进退作止，皆视队首。至各衙门或巨室唱歌，赍以银钱酒果。自十三夕至十八夕而止。余录其歌三首。有曰："二月采茶茶发芽，姊妹双双去采茶。大姊采多妹采少，不论多少早还家。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绣手巾。两头绣出茶花朵，中间绣出采茶人。四月采茶茶叶黄，三角田里使牛忙。手挈花篮寻嫩采，采得茶来苗叶香。"颇有前溪子夜之遗。

（其二）

高州除夕元旦，各公署俱有鼓吹，谓之闹衙门。复有蛮人妆狮子，跳掷为戏。

（其三）

粤有瑶种，古长沙、黔中、五溪之蛮……捕兽饮酒，击长鼓为乐。

《柳边纪略》清康熙·杨宾

（其一）

满洲有大宴会，主家男女，必更迭起舞，大率举一袖于额，反一袖于背，盘旋作势，曰"莽式"。中一人歌，众皆以"空齐"二字和之，谓之曰"空齐"，盖以此为寿也。

（其二）

《宁古塔杂诗》

北行犹有塞，东去更无边。校尉乘虚幛，阿机（窝稽）欲受廛。马闲秋草后，人醉晚风前。莽式空齐曲，逍遥二十年。

（其三）

满人有病必跳神，亦有无病而跳神者。富贵家或月一跳，或季一跳，至岁终则无有弗跳者。

（其四）

上元夜，好事者辄扮秧歌。秧歌者，以童子扮三四妇女，又三四人扮参军，各持尺许两圆木，戛击相对舞。而扮一持伞灯卖膏药者前导，傍以锣鼓和之。舞毕乃歌，歌毕更舞，达旦乃已。

（其五）

《上元曲》

夜半村姑著绮罗，嘈嘈社鼓唱秧歌。汉家装束边关少，几队□儿簇拥过。

《隆德县志·社会习尚·卷一》 清康熙二年

社会则教育会商会而已，社则本属无有，惟遇旱涝祈祷与演戏酬神，或一村或数村联社，以便祀神祈福，余无所事事。

……

是日起至望旬日，邻居亲戚互相往来燕饮，谓贺新年。乡人装故事为吹豳击鼓之戏，男妇从观，满月乃止。

……

春酒饮宴，互相款待，又有社火、龙灯、唱歌小曲以为乐。

……

上元月夜前后两三日，屋内点面灯，门前悬彩灯，社火箫鼓为乐。

……

二十三日晚，当门焚柴草，杂以葱皮纸炮，男女皆绕火跳跃，名曰“燎疳”，既而扬其灰，名六谷花，以占丰年。

《龙灯赋》 清康熙·李笠翁

行将飞而上天兮，旦宇宙而不夜。不则潜而入海兮，照水国以夺犀。

《龙灯》 清·汪大纶

鳞甲倏喷火，飞腾照夜分。市声沸似海，人影从如云。星月烂交射，鱼虾导一群。何时倾马鬣，点滴沾锄芸。

《龙沙纪略·风俗》 清康熙·方式济

降神之巫曰萨麻。萨满，帽如儿鍪，缘檐垂五色缯条，长蔽面，缯外悬二小镜，如两目状。著绛布裙。鼓声阗然，应节而舞。其法之最异者，能舞马于室，飞镜驱祟。

《禄丰县志》清康熙五十一年

风俗

元宵张灯三日，士庶会构灯棚，于十六日夜邀县令各官宴饮。百姓儿童扮《采茶》，鸣锣击鼓，官民同乐毕，各步星宿桥，俗名走百病。

张泽《春灯印月》

千金一刻是春宵，宝炬争辉并月昭。灿灿银花歌舞媚，娟娟蝉色管弦调。王孙面茧尽嬉戏，士女火蛾不寂寥。驰夜采楼行乐极，时雍共说纂神尧。

《乐东县志》清

寡尚医药，病多祈鬼神……甚有聚巫女歌舞灯醮，谓之“乐神”。

《乐亭县志》清乾隆

每届正月农暇，乡民多有办秧歌、高跷及狮子、龙灯、旱船、竹马之戏，沿村歌舞，犹古盛也做傩，驱厉之俗，至填仓而止。

《乐陵县志》清乾隆二十七年

（岁时九月）儿童击锣鼓，饰鬼面，有傩戏，逐疫之遗也。

《丽江府志略·风俗》清乾隆八年

夷人各种，皆有歌曲，跳跃歌舞。乐工称细乐，筝、笛、琵琶诸器与汉制同。其调有《寄生草》、《刀叨令》、《一封书》等名，相传为元人遗音。

《连江县志·礼仪志》清乾隆

万寿圣节庆贺如正旦，冬至礼。……孔子人道之极也。春秋二仲，省牲释奠大合乐，以告虔仪。毋得亵。洪武初设乐舞百余人，康熙中复设，今诸生厕名而已。

《临汾县志·卷十之三·艺文》清乾隆

邢云路《平阳元宵夜歌》二首

鳌驾三山海上来，莲花十丈云间开。虹桥月幌行金凤，急管娇歌下玉台。

凤炬龙檠照酒卮，红妆都唱竹枝词。千金卜夜欢相恋，一在厌厌玉漏迟。

《灵山县志·卷六·风俗》清乾隆二十九年

九月，分堡延尸公禳灾，名曰跳岭头。

《柳州府志》清乾隆二十九年

（其一）

汉俗：……立春前一日，厢民各行扮演戏剧，鼓吹迎土牛、芒神于东郊，男女竞观，士大夫家设春饼、春酒相邀。（按，粤西旧俗，行春之日，例传瑶女踏歌，其各乡每岁俱挨次而来，诣公堂唱毕，各给盐少许。其女子回里，随有媒说亲，虽女子原不歌，俱系老瑶妇代唱，咿哑嘈杂，殊不可听。今府城久已革除，而各属尚有行之者。夫女子未出闺门，先令在公庭唱歌，廉耻何在？揆之父母，斯民之道，不宜若是，勿谓以瑶俗而不之禁也。）

上元节自初十至十六，各门俱悬灯、放花炮，笙歌锣鼓，恒至达旦，或演故事、赛龙灯，亲友宴会、赏灯、啖粉丸，名曰“元宵”。

（其二）

侗人所居豁峒，又谓之峒人，椎髻，首插雉尾，卉衣。善音乐，弹胡琴，吹六管，长歌闭目，顿首摇足，为混沌舞，众歌以倚之。

《龙灯》清乾隆·项朝棻

胜会年年举，青龙光早开（龙灯头对上写“青龙胜会”四字）。鳌山浮月出，陆地戏珠来。电激一条火，波翻百面雷。回头笑鱼鳖，随列上灯台。

《龙灯渡水歌》清乾隆·桑弢甫

鳌随龙渡驾山来，灯海灯山光照日。

龙山县三月堂碑文 清乾隆二十六年

（摆手活动）每岁于三月十五日进庙，十七日圆散，男女齐集神堂，……击鼓鸣钲歌舞之，名曰摆手。

《雒容县志》清乾隆五十九年

壮人……立春日，男背大鼓，女唱《四季太平歌》，往来庆贺。迎春则有男扮春官，女随唱歌，齐至公门，鞭牛而去者。

《雷州府志·卷二·风土》清·嘉庆十六年

自正月十二起，曰开灯，连至十五夜。城市间每夜彩灯，或三四百人为一队，或五六百人为一队，放爆竹，烧烟火，妆鬼判诸杂剧，丝竹锣鼓迭奏，游人达曙，是曰傩。城中为最，各乡圩间有之，谓之遣灾。亦有至二十八日或二月十二日乃傩者。

《梨园原》 清嘉庆·黄幡绰等

近年以来，燕都之歌童舞女，咸弃其捍拨，尽效南声，而北调几废。

《临桂县志》 清嘉庆七年

元夜自初十至既望，结棚悬彩，及各种灯燃花炮，办戏剧鼓乐，喧衢达旦，亲友会饮，啖春饼、出隐语相猜为乐……

中秋食月饼、薯芋，焚香烛祀月。多设肴置酒，家人聚饮玩月。小儿制一灯如月形，陈果碟于前，击鼓乐为嬉。乡落聚众赛会，或有迎神者……

戏面……桂林傩（略）案：今乡人傩，率于十月，用巫者为之，谓之跳神。其神数十，辈以令公为最贵。戴假面，著衣甲，婆娑而舞，伧佇而歌，为迎送神祠，具有楚辞之遗，第鄙俚耳。其假面，皆土人所制，以木不以纸，雕镂有极精者。

《临朐县志》 清嘉庆二十三年

每届元宵，恒醵钱作戏，范竹为具，而蒙之以纸，有若龙者、若马者、若麒麟者、若舟车者，更有肖形虾、蛤、鱼、鳖诸水族者。

《浏阳县志》 清嘉庆二十四年

（其一）

元宵，剪纸为灯，悬之庭户。又以竹笼罩布，联络丈余肖龙形，燃灯其中，数人擎舞，曰龙灯。制竹糊纸或纱为虾形，曰虾灯，为鱼形，曰鱼灯。又以童子装丑旦剧唱。金鼓喧阗，自初旬起至是夜止。

（其二）

民俗多信鬼。有病者，……不愈，则召道士禳吉摄鬼。又不愈，则为坛，悬神像，道士鸣鼓时，踽步兽舞，曰整病，亦曰跳神。

《龙山县志》 清嘉庆

卷七

（清廷流官曾下令禁止土家人跳摆手舞）屡出示禁之不能止，亦修其教不易其俗而已。

卷十一

土民赛故土司神，旧有堂曰摆手堂，供土司某神位，陈牲醴，至期既夕，群男女并入。酬毕，披五花被，锦帕裹首，击鼓鸣钲，舞蹈歌唱，……歌时男女相携，蹁跹进退，故谓之“摆手”。

《黎平竹枝词》清道光·胡奉衡

巫师戴面舞磋跹，岁宴乡风竞逐傩，彻夜鼓钲村老唱，斯神偏喜听山歌。

《连山绥瑶厅志·风俗》清道光·姚柬之

排瑶　上元日吹牛角，歌瑶歌，具金鼓。其鼓皋陶，亦以木为之，但两端圆径如一，中细如腰，然不与众鼓同，上下皆蒙猴皮，以组络之，横系于项，手拊之，金则以廷击，乐作且舞为节。

……名曰调花鼓。三月三日赛饭食神，六月六日赛土神，十月十六日名曰散地节……七月七日男女会，名曰要秋排。……皆歌舞以为乐。

《廉州府志》清道光十三年

各公署元旦除夕俱有鼓吹，谓之闹衙门。更有蛮人妆狮子跳掷为戏。……上元观灯或作百戏……自十二月至于是月，乡人傩沿门逐鬼，唱土歌，谓之年例。

《龙岩州志》清道光

上元　祈禳，会首以神田所入为会，作戏队导引城隍神，遍历境内以祈神贶。其夕，张灯放烟爆，嬉游达旦。是后，又有诸神庙之会。先有赤棍扮鬼弄狮，呼群啸队，自元旦至元夕，沿家演戏，鸣锣索赏。更有强索厚赏者，或装龙灯、罗汉灯、球灯，唱歌庆赞，比户骚然。迩来惟导城隍神及祈神会，仍循旧习，扮鬼等事俱禁止。

中秋　为赏月会各乡迎土神作偶人灯列队而行。

《罗城县志》清道光二十四年

初一至十五，各门首挂灯、敲锣、放爆，夜则演故事、舞龙灯，或舞狮子，或唱采茶，或唱杂戏。排灯上或书“太平景象”四字，或书“鼓吹休明”四字以为乐，名曰闹元宵。

《阆中县志·风俗》清咸丰元年

每岁上元节，谓之“灯节”。沿街之灯，鱼龙曼衍，或狮灯相往还，如古傩者。

《渌湖竹枝词》清咸丰十一年·阮充

游手偷闲历几年，闲来无事叙窑烟。上元灯会端阳判，持簿安家索赏钱。

《来凤县志·卷二十二》清同治

施州漫水寨有木，名普舍树。普舍者，华言风流也。昔覃氏祖，于东门关外伐一异木，随流至那车，复生根而活，四时开百种花。覃氏子孙歌舞其下，花乃自落，取而簪之。他姓往歌，花不复落，尤为异也。

《乐昌县志·风俗》清同治十年

元宵张花灯闹锣鼓，到处见太平春色……有学弹唱者，以音乐配之，用四小童二骑纸马，一坐纸轿，一人推之，步骤安闲，声调可听，皆导以锣鼓遍游，村坊燃爆以迎，妥相招待，元宵后则止。

《黎川县志·风俗篇》清同治

上元是夜家家张灯，农村则烧瓦子灯以娱乐，此所……尚有舞龙、舞狮、踩高跷、赶旱船、跳花灯、舞蚌壳等……十分热闹。

《临川县志·风俗》清同治九年

每年秋，迎神赛会，踵事增华，锣鼓喧震，用十四五岁男女装扮，名曰儿郎会。

《浏阳县志》清同治

上元内，乡村以布数丈绘龙鳞，织布被之，剪纸制龙首尾形，缀而合舞，曰龙灯。为鱼虾形，曰鱼灯。或制狮首缀布，令童子披之，曰狮子灯。或剪盆花形，曰花灯。晴日缘村喧舞，杂以金鼓，主人燃爆竹、剪红帛迎之为乐。又有服优场男女衣饰，暮夜沿门歌舞者，曰花鼓灯。

《庐陵县志·风俗篇》清同治·陈汝桢等

（元宵）更择童男女之美者扮凤仪亭、雷峰塔、弄玉跨凤、麻姑进爵、天女散花诸故事。美童多，则故事之扮以十数计或数十计，弗自行，舁以人，惟扮渔翁、蚌精者自行。别有武士数十，踏六七尺木脚随于后。

《南昌府志》清同治

元夕，乡间祟板灯，其制，像龙头龙尾贯于板，板置灯数笼，节节相承，共成一板。农人验灯色以占岁。闰岁正月，扮童男为传奇，名台阁，舁行城乡。又多扮铁拐李，持酒葫芦，遇人辄饮之。前列旗盖，从金鼓，谓之迎闰。

《郎潜纪闻·卷十二》 清光绪·陈康祺

本朝岁暮将祭享，选内大臣打莽式，例演习于礼曹，其气象发扬蹈厉，盖公廷万舞之变态也。王公贵戚，于新正竞引之，以相戏乐。其态婉娈柔媚，或令妇女为之，此又莽式之一变耳。

《雷波厅志·风俗》 清光绪十九年

夷妇首戴网罩，金银器满头，耳轮悬珊瑚玛雕珠粒，……腰系长裙，裙长及地，横布为之。……婚丧皆巫祷歌舞。

《梨村章氏宗谱·风土篇》 清光绪十年·重镌

新年蛋茶相迎，开筵请亲邻，作傩戏。初六七择吉戏神下架，至十六日止，乃上架。每年有神首轮管，或骑竹马，或踏高跷，《周礼》所谓“执戈扬盾”、“黄金四目”者，犹仿佛有之。鸣金跳号，谓之逐疫。（安徽贵池县解放乡元四村章根富收藏）

《黎平府志·风俗篇》 清光绪

上元前后数夕，城市备鼓乐，制龙灯，装故事，填街充巷。又有以童男扮女装，唱采茶曲，谓之花灯。俱至十六日为止。

《丽江府志》 清光绪二十一年

（其一）

（纳西）多巴教……此教戴五佛冠，穿黑皮鞋，衣服尚颜色多穿黄红，大者左摇一扇钵，右舞长叶刀，联数十人，旋跳旋歌而回环，谓之跳东巴。

（其二）

三月二十四日祭龙神祠笙歌喧阗……

（雍正二年）部分乐器章程：编钟 特钟 编磬 琴 排箫 瑟 特磬 箫 笛 埙篪 搏拊鼓 笙 祝 敔 应鼓

舞器：旌 节 麾幡 龙旗 凤旗 黄伞 张扇 黄缎棹围 羽籥

《连山县志·瑶俗》 清光绪·何一鸾

元旦日即拜山，备牲醴纸烛，黄粱氹馆祭其先。上元日吹牛角，络皋陶鼓于项，手拊之，和以金，歌且舞，名曰“调花鼓”。凡遇节赛神，皆歌舞以为乐。

《廉州府志·卷四》 清光绪九年·张育春 重修

廉俗最喜赛神，染寒暑疾，延巫跳鬼。

《梁山县志·风俗》 清光绪二十年

上元张灯，办龙狮、人物，各种鼓乐喧阗达旦，灯所过处，皆助以硫星、爆竹，亦有以烛赠者。庶士嬉游，会饮行乐，大约数日之间，火树烟花，在在映带。

《龙灯》 清光绪·姚思勤

灯街人似海，夭矫烛龙蟠。雷駴千声鼓，琉珠一颗丹。擘天朱鬣怒，照夜火鳞乾。衔曜终飞去，休同曼衍看。

《庐江县志》 清光绪十一年

正月十三日至十五日，铺户居民，门首悉张灯悬彩，有狮子、走马，鱼龙诸灯之戏，金鼓喧阗，彻夜乃归。

M

《莽式歌》 清康熙三十三年·汤佑曾

（序）莽式者，乐舞之名也，岁以季冬隶习礼部，略知古者百戏之属。甲戌十二月十四日，余得寓目，乃为作歌。

冬季腊日烹黄羊，傩翁侲子如俳倡。嗔拳杂伎闹里社，细腰叠鼓喧村场。太平有象自廊庙，五兵角抵修总章。新官初试平旦集，万人联袂东西厢。南箕北斗供搂批，繁丝轧竹同清扬。阚惊出林吼唬虎，很讶当道蹲封狼。划然忽变战场态，金戈铁马声锵锵。左旋右抽婀进止，先偏后伍纷低昂。弓弯不射刃不斫，徐以一矢定寇攘。仿佛观兵耀德志，讵知武力夸多方。希講鞠曕起上寿，千年万年歌未央。昆明池头夹棚路，洛阳楼下列炬光。麟洲小水跨鸭绿，九部亦得谐宫商。紫罗帽边插鸟羽，降抹额上摇金铛。轻身似出都卢国，假面或著兰陵王。盘空筋斗最奇绝，如电礮礋星光芒。解红俄作小儿舞，文衣綷縩颜赪霜。戏马阑边身便旋，斗鸡坊底神飞翔。踏歌两两试灯节，秧歌面面熙春阳。牵丝底用窟礧子，阿鹊雅擅籧篨娘。双童夹镜技浑脱，晚出绝艺惊老苍。弄丸一串珠落手，舞剑百道金飞铓。我闻殿前陈百戏，缅昔制作传汉唐。鱼龙曼衍虽技巧，亦与民物关禨祥。赐酺悬知俗安乐，拔河为卜年丰穰。只今殿廷虚悬备，兜离僸佅咸宾将。鸣球拊石谐至德，散乐亦预钧天张。恍从輶轩采谣咏，正以鞮鞻怀要荒。书郎赢马欠憔悴，乍与鲍老同颠狂。爱居纵骇钟鼓飨，

舞鹤自应参差行。千周万匝状倏忽，舌挢目眩心苍茫。作歌形容莫究悉，窃喜六律调归昌。

《蒙化府志·风俗篇》 清康熙三十七年

一曰倮㑩……宴会则踏歌跳舞。

《蒙化县志稿》 清

婚丧宴客，恒以笙箫，杂男女踏歌，时悬一足，作商羊舞。其舞以一人吹芦笙居中，以一、二人吹箫和之，男女百余围绕唱土曲。其腔拍皆视笙箫为起止。

《弥渡县志稿·礼俗志》 清康熙

夷族杂记

境内夷族二十余村散居西北山中……至迎神赛会，则与汉族完全不同，每春首间，俱停止农作，一般女流，穿红着绿，与众男子头顶毡窝，各担柴炭，缸置糖酒。选择林中宽广隙地，立一秋迁架，对立一杆，上悬灯幡，下焚香火，夜间男女杂踏，聚众打歌。又以打歌为乐。打歌时，男子口吹芦笙，足踏手舞，鸣声乌乌，以指挥调拍也，当正月十四日即早，至铁柱庙颂歌，杀羊为牲，焚化香纸。次日又复来打歌。是晚回村，下秋迁标杆虔送出村，以此庶可为一年清吉，六畜兴旺。

《岷州志》 清康熙

（其一）

游人杂沓，达旦不休，歌呼呜呜，秦声盈耳。

（其二）

汪士铉《岷州竹枝词》

社鼓蓬蓬禳赛时，青旗白马二郎祠，踏歌游女知多少，齐唱迎神舞柘枝。

《闽中纪略·卷二十〈癸集〉》 清康熙·许旭

闽俗元宵节，自十三日夜，街上张灯、陈百戏，士女老少悉执刀枪，鸣锣鼓，震喊连天，使人惊骇不已。次日，制府传令百姓，观者止许鸣锣击鼓，刀枪悉禁止。

《闽中岁时杂咏》 清·林祖焘

《摇钱树》

买得数枚花饼无，花枝满手唱于于；许多吉语堂前赞，只博官人一五铢。

每值新正，沿街乞丐，辄折花枝缀以铜钱，向人家唱莲花吉语，谓之“摇钱树”。

《打花鼓》

也学优伶腰鼓缠，居然女后而男先，俚腔满口于于唱，博得沿街一串钱。

《苗刀歌》 清乾隆·梁玉绳

白昼空中飞紫电，寒芒闪闪双睛眩，何物惊人乃如是，苗刀出手新径见。

《明斋小识·卷九》 清乾隆·诸联

（青浦）花鼓戏传来三十年，而变者屡矣。始以男，继以女；始以日，继以夜；始于乡野，继而城市；始盛于村俗农甿，继沿于纨绔子弟。

《蛮书校注》 清嘉庆

巴氏祭祖，击鼓而祭。

《眉州属志·岁时》 清嘉庆五年

上元日，张灯，演龙狮、人物各故事，鼓乐喧阗。

《苗防备览·风俗考》 清嘉庆

刳长木空其中，冒皮端为鼓。使妇人之美者跳而击之。

《苗俗记》 清道光·贝清乔

孟春合男女于野以择偶，名曰跳月。……归化苗家，恒以教场坝为月场。其南有峻岭，名跳花坡。自正月初三至十三，皆跳月之期。两男对跳，四五女连臂围之，满场凡数百围。男跳易乏，须互换也。笙声沸天，两相谐，则目成心许矣。

《冕宁县志》 清咸丰七年

汉俗

节令 ……上元,街中置灯棚、灯坊。初十日,名曰"试灯"。龙狮、竹马游耍成行，锣鼓铙吹震耳喧哄，午夜乃罢。十五日为正灯，十六日灯阑，始理农事。

夷俗

婚姻 ……娶日女骑马至，饮下马酒，亲友群聚席地而坐，置酒坛中，……欢饮连臂跳锅装，食毕而散。

跳锅庄 即夷歌也，夷人每逢节庆事，则跳锅庄。男女十余人，各衣新衣、荷包、巾帕之属，装束盛饰，……牵手围绕而转，且跳且歌，谓之"跳锅庄"。初转徐行，再转小跃行，三转大跃行，每歌男二声女二声无杂乱者，跳一转，饮酒一轮，嬉笑喧逐，良久乃罢。夜间则燃松柴一堆，绕火而行，所歌之词，各因其事而不同。

《米脂县志·卷六·风俗》 清光绪三十二年

立春前一日，迎春，乡民扮杂剧唱春词，曰唱秧歌。小儿女华服于春牛腹下钻过，曰钻春牛，谓可稀痘。剪纸作春花春鞭。

十五日元宵，街市遍张灯火花炮，铺户聚石炭垒作幢塔状，俗名火塔塔，朗如白昼。十四、五、六三日，阖邑僧众于十字街头作斋醮，关城外以高粱杆围作灯市，娓曲回环，游者如云，俗名转九曲。

《沔阳实录》 清

氏（陈友谅之妻）女形美而善歌舞，脚常曲行，口吐依呀……氏善刀法，三刀齐发，来回如飞……谅（陈友谅）编歌于队，演唱军民间。……清中叶，三棒流行，城内不得演，文人多唱花鼓于茶楼。

N

《宁古塔纪略》 清康熙·吴振臣

满洲人家歌舞，名曰莽式。有男莽式、女莽式，两人相对而舞，旁人拍手而歌。每行于新岁或喜庆之时，上于庙中用男莽式。

《宁古塔山水记》 清康熙·张缙彦

俗尚鬼。有疾必跳神祈禳，名曰插马，头戴铁马，衣彩衣，腰围铁铛，手摇扇鼓，跳跃转折，……乌喇插马，虎头熊皮，其形更怪。又家中顶神，以绸帛细条，扎如佛手状，名曰祖宗，凡岁时荐新，必跳神祭之，有好事则还愿。

《南昌府志·风俗》
清乾隆十六年

元夕张灯。乡间崇板灯，其制设龙头龙尾，贯以板，板置灯数笼，节节相承，共成一灯。农人每远验灯色以占岁，黄为丰年，白主水，赤主旱。

《南宁府志》
清乾隆八年·苏士俊

粤人淫祀而尚鬼，病不服药，日事祈祷。视贫富为丰杀。延巫鸣钟铙，跳跃歌舞，结幡焚楮、酾酒椎牛，日夕不休。

《南越笔记》（又名《粤东笔记》）
清乾隆·李调元

（其一）

元夕……城内外舞狮象龙鸾之属者百队，饰童男女为故事者百队。为陆龙船，长者十余丈，以轮旋转。人皆锦袍倭帽，扬旗弄鼓对舞，宝灯于其上。昼则踢毽五仙观。毽有大小，其踢大毽者市井人，踢小毽者豪贵子。歌伯斗歌，观者为庆头。

（其二）

永安俗尚师巫。人有病辄以八字问巫，巫始至，破一鸡卵，视其中黄白若何，以知其病之轻重。轻则以酒馔禳之，重则画神像于堂，巫作姣好女子，吹牛角鸣锣而舞，以花竿荷一鸡而歌。其舞曰赎魂之舞，曰破胎之舞，歌曰鸡歌，曰暖花歌。

（其三）

《南越志》云：越之市名为墟，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表皆然。

（其四）

徭则以布刀写歌。……其歌亦有竹枝歌，舞则以被覆首，为桃叶舞。有咏者云："桃叶舞成莺睆睍，竹枝歌就燕呢喃"。

（其五）

越俗今无女巫，惟阳春有之，然亦自为女巫，不为人作女巫也。盖妇女病辄跳神，愈则以身为赛，垂髫盛色，缠结非常。头戴乌毛之冠，缀以缨珞，一舞一歌，回环宛转，观者无不称艳。盖自以身为媚，乃为敬神之至云。女巫琼州特重，每神会，必择女巫之姣少者，唱蛮词，吹黎笙以为乐。人妖淫而神亦尔，尤伤风教。

（其六）

（粤俗）岁之正月，饰儿童为彩女，每队十二人，人持花篮，篮中燃一宝灯，罩以绛纱，以绳为大圈，缘之踏歌，歌《十二月采茶》。

（其七）

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谓之秧歌。

纸作龙头纸尾短，一板一人香一板。香板一翻田一转，田路高低火近远。龙身万火光熊熊，白水赤旱黄年丰。分板归家鼓尽歇，釜中饭冷瓦灯热。臂为一板灯为笔，吹灯自解红抹额。

《南州香龙灯诗》 清乾隆·杨垕

凤阳鼓凤阳锣，凤阳姐儿们唱秧歌。

《霓裳续谱》 清乾隆·王廷绍

五月十三日，竞演剧祀关圣。先日备仪仗迎神，前列社火，周游城中。望日祀城隍，并于庙陈百贸为贸易。

《宁夏府志·风俗·卷四》 清乾隆四十五年

岁时节序　上元前数日，张灯结彩，办龙狮、人物各故事，鼓乐喧阗，……名曰“闹元宵”。

《纳溪县志·卷六》 清嘉庆十八年

正月立春先一日，县令率僚迎春于东关外，祀句芒。春官着彩衣跳舞，说吉利话，街市诸色人演高装，舞烛龙为前导，……至望日为上元，……城市皆以纸糊竹龙、竹马及鱼虾、狮象，燃烛其中，鼓乐喧阗，百戏皆作，谓之“闹元宵”。

《南溪县志·风俗》 清嘉庆十七年

十二月村事赛会　正月逢立春节，县令盛服彩仗，舆马仆从，备极华美，以迎春于东郊。城乡市镇亦各扮社火亭台，鼓乐喧天，阗街塞巷，观者叹为太平盛事。……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城乡好事者于前数日就扮烟火架、龙灯、狮子，彩女唱秧歌、采莲船遨游街市，通宵达旦，鼓乐不歇，谓之“耍灯”，亦称“闹元宵”。

《南充县志·风俗》 清嘉庆十八年

禁搬演采茶，蛊人耳目。查采茶一名三脚班，妖态淫声，引人邪僻，最为地方之害，向来老成绅耆及公正之乡约，每相诫不许入境，远近传为善俗。近来竟有听许搬演者，应拘该管约保重惩，以息此风。

《宁都县志·风俗》 清道光四年

《宁陕厅志》 清道光九年

十五日元宵，各家门首（张灯）击锣鼓、舞龙灯、装狮象，歌舞终夜，谓之“闹元宵”。

《宁夏府志》 清道光

尚巫觋，信淄黄，修醮立会，勉力布施，献戏赛神。

《南城县志》 清同治十二年

上元节自十三日至十六日，神庙市肆皆张灯，放花爆。灯极精巧，装捏人物，皆有机以运之。又装龙灯、马灯、狮子灯、花鼓灯。金鼓踏歌，比户演玩，谓之闹元宵。

《宁乡县志·风俗志》 清同治

上元节有龙灯、狮灯、鱼灯，男女妆唱插秧采茶等曲，曰打花鼓。

《宁国县通志·艺文志》 清光绪

兵后劝停止灯戏斋会俾各都立育婴堂说

江南属古吴地，其俗信鬼。多奸僧妖巫创祈祷名号，愚民惑之。下江惟城市则然，下江惟穷乡僻壤，无在不行……靡费日甚。其各邑例行之事，统之以灯戏斋会。灯如烟火，树灯，水灯之属；戏如目连，高脚及鬼儡之属；斋如四十九日、七日等道场供诸天破地狱之属；会如善会（其说以张睢阳为主，而以五帝为主前驱，谓之禳疫）及各神会之属。皆妖妄不经……

《宁海县志·风情篇》 清光绪

冬至，糯米粉作汤圆，以小赤豆作馅礼神及祖。乞丐者装神鬼判状，仗剑击门，口喃喃作咒，手舞足蹈，俗谓之跨灶王，即古傩礼也。

《傩舞图题记》 清

广顺、贵筑、贵定等处……仲家诸苗，以类聚处土人，盖苗之一类也……岁首迎山魈，以一人戎服假面，众吹笙击鼓以导之，盖亦古大傩之意。

P

《平越直隶州志·风俗篇》 清康熙二年

黎峨风俗，正月十三日前，城市弱男童崽饰为女子装，双鬟低弹，翠翘金钗，服鲜衣，半臂拖袖，群手提花篮灯，联袂缓步，委蛇而行，盖假为采茶女，以灯作茶筐也。每至一处，辄绕庭而唱，为十二月采茶之歌，歌如竹枝，俯仰抑扬，曼音幽怨，亦可听也。

……

又有花灯装仕女唱采茶歌或扮演杂剧者。

《屏山县志·风俗》 清乾隆四十三年

岁时礼仪　人日以后，植高竿悬灯于上，至十五、六日，各街结彩张灯，夜放花炮竞杂技，游戏，名曰“闹元宵”。

上九　正月初九俗称为上九。从是日起至上元，用纸扎成龙形，名为龙灯，好事者执以街行，随以锣鼓，人竞用竹爆烧之，谓之“烧龙灯”。

《萍乡县志》 清乾隆四十九年

（其一）

先春三日，乡人乃傩，魅面朱衣，执戈扬盾，驱疫疠以达阳气。

（其二）

上元结灯，以十三日始，凡四夜，为竹马龙灯戏者。人人家皆有采，谓之代蜡。

《萍乡竹枝词九首并序》（摘录） 清乾隆·胥绳武

咏傩

五隅年例扮迎春，忙煞城中城外人。说道太平冇个事，顽随衡去跳傩神。

（冇、顽、衡均为方言，分别意为：没有、我、你）

《平阳府志》 清乾隆

元宵张灯球，架鳌山，鼓吹杂戏，火树银花，城市为多，然奢俭相悬，各从其俗，乡村以小瓦盏点油灯，遍列门室，蒸面作鱼蛇置灯旁，俗呼“伴灯”。

《彭山县志·风俗》 清嘉庆十九年

附十二月村事赛会

正月　……上元节，预于初八、九日，城内四街、城外四乡悬灯，或扮演龙灯、狮象灯、走马、采莲船灯及其他杂剧故事，先于各庙宇朝献，然后逐户盘旋，箫鼓喧阗。

三月　初三日为“彭女降诞”，四方男女朝拜祭赛者，前后十日

络绎不绝。又为“媒神圣母降诞”，土人名为“三婆会”，演剧庆祝。

《蓬溪县志·风俗》清道光二十五年

正月　“上元”民间劙竹制为龙，蒙纱饰采，虚中纳火节，续之蟠虬夭矫，火焰星流。又剪裁肖诸灵族；狮若搏，象若蹲，凤若翔，鱼若跃。为鳌、为鼍、为蝶、为蝙，其状不一，皆奇巧生动。伯什成队，簇龙游市衢，踏陌巷，户以花炮竞相嬉，但是琼葩四散，一片光明。一时金声、革声、丝竹声、呼声、诧声、掌声、妇女婴儿啼笑声，凡猥沸腾，错杂莫辨，观者目眩耳聋，有交口啧啧而已。自初九至十五彻明达旦，较他邑为盛。

六月　二十四日“城隍诞辰”。先一日演剧，各乡民醵金结社，入城与会。或衬竹蒙纱，饰五彩为画船，长约丈许，剪彩作朵朵莲花，绰约掩映，装七八岁童子为驾娘，容于荡桨，三两成剧。舆抬以夜出，灯火荧煌，丝管敖杂，不一队蜂拥历市廛，会于庙中。次日城隍乘舆出，夫人驾从，警策在前，呵殿在后，旌麾日卷，幢盖云屯，羽葆缁黄以仪卫，钲鼓锽铙以序鸣。选俊秀童子扮诸杂剧，以健卒舁之，层高累上，危出驾前。

《萍乡县志·风俗》清道光三年

立春先日，乡人舁傩集于城，俟官迎春后，驱疫于衙署中及各民户。上元张灯，自十三日起至十六日止为竹马龙灯，钲锽导引入人家，与以钱谓之代蜡。至元宵，暗室皆燃灯，谓之照虚耗。

《平罗纪略》清道光九年

定州遗谚　立春前一日，有司迎春于东郊，竹马秧歌，观者如堵。

《平南县志》清道光十五年

乾隆五年奏准各省府州县学乐舞生，每学遵例舞用六佾，即照乐舞之数额，设三十六名，外加四名，以备疾病更替之用……文庙乐舞生除祭丁仍用襕衫雀顶外，其常服帽顶但许用银盘起花顶，不得僭越……

乐章　以佾舞生各执羽籥，分立于阶之上下两排，歌舞选进乐章，乐器随之……

所献帛爵各仪（引、赞、唱）诣……（以上行礼一行，奏乐一次，俱先礼后乐，间以舞蹈。）

《蒲溪小志·四卷》清嘉庆道光年间·顾传金

十二月傩于街市为鬼神，揭竹枝，鸣锣跃舞，至二十四日止（丐者为之）。

《郫县志》清同治九年

岁时

立春先一日迎春，城乡居民各扮演故事，齐集东郊。迎至县治，士庶聚观，以兆一年之胜。

正月……元宵，结棚张灯，城乡各作鱼龙之戏，自十三夜起至十六夜止。

《盘瓠世考》清光绪·童生

盘瓠因为游猎，……跳过大树，被株尖所伤而终，……殡后长腰木鼓，长笛短吹，男女连声唱歌。窈窕跳踢舞弄者不能及。

《彭水县志·风水志》清光绪元年

节令　正月……自上元至元夜，城乡街市皆张灯彩，鸣金鼓，鱼龙曼延，百戏喧阗，曰“闹元宵”。

《蓬溪县续志·物宜》清光绪二十五年

疾而医不效，或不知有赖于医，则禳以巫，吹角而跳歌，涂面作驱魅状，或串戏焉。

正月……九日，有龙灯之戏，洎于元夜，张灯彩，鸣金鼓、曰“闹元宵”。

《平定州志》清光绪

（其一）

村头累累梨枣熟，农家收获登新谷。千树万落庆丰穰，捣珠炊玉香满屋。大巫作歌小巫舞，迎神报赛喧箫鼓。绿酒黄鸡进杂沓，此时谁道田家苦。（右迎神）神之来兮无踪，神之去兮何从，天有云兮，山有松，歌且舞兮伐鼓击钟，于胥乐兮莫知所终！

（其二）

上元前后三日祀三官。灯火辉煌，鼓乐喧天。里人扮演杂剧相戏，坊肆里巷士庶之家与街市铺面各家门前垒砌炭火焚之，名曰塔火，俗曰棒槌火。

俗多淫祀，虽孤村僻野，赛神演戏无岁无之，其村落大者，无月无之……俗重龙神，尊之曰王，或曰大王。每当祀期，附近村庄扮演杂剧，十百为群，相引而至，名曰上会。自二月至六月方止。祈雨求神亦如之。

《平和县志》 清光绪

初一放灯至十六夜止，神祠用鳌山置傀儡搬弄，谓之布景。善歌曲者数辈，缚灯如飞盖状，谓之闹伞。闾左好事者，为龙船灯、鲤鱼灯，向人家作欢庆之歌。

《平南县志》 清光绪十年

疾病，延道士许福，或禳星拜斗，又有所谓演茅山法者，巫扮女人，插花执剑，屈一足作商羊舞，撞钟击鼓以助之，名曰跳鬼。

《蒲江县志·岁时》 清光绪四年

元宵节居民最好龙灯，故有施花爆打龙者……

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寿诞，有演戏庆祝者。

三月初一日，为城隍会。扮演杂剧……

《蒲县志》 清光绪

迎神，奏咸和之曲（无舞）

……

奠帛，初献，奏宁和之曲（有舞）：

自生民来，谁底其盛？
维师神明，度超前圣。
粢帛具成，礼容斯称。
黍稷非馨，维神之听。

亚献，奏安和之曲（有舞）：

大哉圣师，实天生德。
作乐以崇，时祀无□。
清酤维馨，嘉牲孔硕。
荐羞神明，庶几昭格。

终献，奏景和之曲（有舞）：

百王宗师，生民物轨。
瞻之洋洋，神其宁止。
酌彼金垒，维清且旨。
登献维三，于嘻成礼。

彻馔，奏咸和之曲（无舞）

……

送神，奏咸和之曲（无舞）

乐器：

麾，柷，敔，钟，磬，鼓，琴，瑟，笙，搏，拊，埙，篪，排箫，萧箔。

舞器：

节，羽，籥，干，戚。

Q

《清涧县志》 清顺治十八年

十五日上元，城乡各演优伶杂唱，名曰秧歌。

《黔南竹枝词》 清康熙·田瑞之

花树跳花花一族，月场跳月月三更，浓装只爱悬珠好，雾壳争如绘蜡精。

《黔书》 清康熙·田雯

（其一）

《春灯词》

城南城北接老鸦，细腰社鼓不停挝。踏歌角抵蛮村戏，椎髻花铃唱采茶。

（其二）

（贵州土人）岁首则迎山魈，逐村屯以为傩。男子装饰如社火，击鼓以唱神歌。所至之家，皆饮食之。

《祁门县志·风俗》 清康熙

立春日，听民扮台戏从公迎于东郊，合邑傩班例随之。新岁各家行傩以驱邪。元宵间张灯大街，俗谓以赏丰年。五月五日迎神船逐疫，船用竹为之，袭画，状似鳅，以十二人为神，载而游诸市，自宋大观至今六百余载。虽其事间有兴废，所部置上下户率不改其旧。其他四时节序与诸邑略同。

《黔苗诗》 清乾隆·梁玉绳

唇下笙鸣月下跳，摇铃一对女妖娆，郎情妾意深如许，共宿盘盘涧谷遥。

《黔南识略·第二卷》 清乾隆二十年·爱必达

花苗……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择平壤为月场，以冬青树一束植于地上，缀以野花名曰花树。男女皆艳服，吹芦笙踏歌跳舞，绕树三匝曰跳花。跳毕，又视所欢，或巾或带与相易，谓之换带，然后通媒约。

《黔阳县志》
清乾隆五十四年

又为百戏，若要狮，走马，打花鼓，唱四大景曲，扮采茶妇，带假面，哑舞诸色，入人家演之。

《潜山县志·风俗》
清乾隆四十六年

正月十五日，通街张灯鼓乐脯饮，好事者放花爆喧沓达旦。又作龙灯绕街市，或设俳优假面之戏，老幼咸逐之为乐。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四十·乐伎附》
清乾隆·傅恒等 奉敕撰

携诸乐器进，奏斯纳满、色勒喀斯、察罕、珠鲁诸乐曲，以为舞节。次起舞，司舞二人，舞盘二人，皆服背褂上下身锦腰间绸接袖衣，冠锦面布里倭缎缘边回回帽，著青缎靴，系绿绸带，于乐作后即上。司舞二人起舞，舞盘人随舞。

《庆远府志》
清乾隆二十年

（瑶人）十月朔，祭都贝大王，男女各成列，连袂相携而舞，谓之“踏瑶”。乐有铙、鼓、葫芦笙、竹笛之属，众音竞哄，击竹筒为节。

《粤西诸蛮图记》日记云：春秋社，祭神于庙，提筐挈筥，陈设酒醴，延巫师，红袍执笏，若降神然……当春日载阳，男女互歌，谓之“浪花”，又谓之“跳月”。男吹芦笙，女抛绣笼。绣笼者，彩球也。回旋蹈舞，歌意相浃，即投之报之，返而约聘。

《全州志》
清乾隆三十年

元宵，悬灯于庭，乡市各作龙灯往来以为戏。为龙者，龙属木，所以达少阳之气也。又，或以童子扮走马，好友连臂踏歌，多采茶歌，俗谓逻灯。

《泉州府志·风俗》
清乾隆

又上元内外赛会迎神，乡村之间或于二月谓之进香。多者费数百金，少者亦不下十金，装饰神像，穷极珍贝，阅游衢路因起争端。上元后数日，大赛神像，妆扮故事，盛饰珠宝，钟鼓震鍧，一国若狂。

《邛州直隶州志·岁时》 清嘉庆二十三年

元宵，搭灯棚，扮演龙、狮各灯，庆祝上元，亦太平盛事也。

《綦江县志·风俗》 清道光六年

正月立春先一日，各街肆挂彩、书字，备办彩亭、故事。县令众官朝帽、朝服，坐明轿，用全执事迎春于南关外天元宫，民间或制龙灯、狮灯，各色队伍前导，抬土牛于后，士女竞观。既旋，各插彩胜，至署春官齐集跳舞，说吉利话，谓之“点春”。

《祁门县志·风俗》 清道光六年

正月元日，集长幼列拜神祇，鸣钲出行，饮屠苏酒，谒祠宇，交相贺岁，傩以驱疫。

立春前一日，官长率属迎春东郊，造土牛觇厥色以卜水旱，听民扮剧相从。立春日，官长祀太岁，行鞭春礼，傩。

上元夜，庙宇张灯，或扮龙灯，钲鼓游于里巷，以庆元宵。十八日祀越国汪公，有演剧者。

……

五月初一日，福会。以彩楮制元帅像舁游四隅，船会扮十二神诵喷啰曲以驱疫。端午日，悬蒲艾，饷角黍，饮菖蒲酒，龙舟竞渡。是日福会、船会迎神船袭画似鳅，以十二人为神，载而游诸市，钲鼓导引。自宋大观迄今七百余年，举其事者致斋虔祷于双忠庙，所部署上下户率不改其旧。乡间有以木制神船，彩画装金，肩舁游村落驱疫。相传亦以驱蝗。祁门赵司训克勤《神船行》序云：“神船，古乡傩之遗也，岁举以逐疫焉。”

六月六日，邑东迎神赛会。

七月中元节祀祖，设盂兰会，闰岁则于是月演剧，名目连戏。

八月中秋，前后数日多演剧报赛，又缚稻草为龙，插香周遍，数人共持舞之，至溪涧东向送之以祈丰年。

《黔南丛书》 清道光·任可澄

花苗，每岁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预择平壤为月场。及期，男女皆更服饰妆。男编竹为芦笙，吹之而前，女振铃附之后以为节，并肩舞蹈，回翔婉转，终日不倦。

《钦州志》清道光十四年

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各乡村宰牲祭太仓神于岭岗，延巫者著花衣裙，戴鬼脸壳，击两头鼓，狂歌跳跃于神前，村男妇于坛戏歌，互相唱和，名曰"跳岭头"。曰不如此，则年不丰稔。

《清嘉录》清道光·顾禄

（其一）

看残火烛闹元宵，划出旱船忙打招，不放月华侵下界，烟竿火塔又星桥。

（其二）

行春之仪：附郭县官，督委坊甲，装扮社伙，如《观音朝山》、《昭君出塞》、《学士登瀛》、《张仙打弹》、《西施采莲》之类，名色种种。闻国初犹以优伶、官伎为之，今皆乞儿祗应。故事：先立春一日，郡守率僚属，迎春娄门外柳仙堂，鸣驺清路，盛设羽仪，前列社伙，殿以春牛，观者如市。

（其三）

（十二）月朔，乞儿三五人为一队，扮灶公灶婆，各执竹枝，噪于门庭以乞钱，至二十四日至，谓之跳灶王。丐者衣坏甲胄，装钟馗，沿门跳舞，以逐鬼。亦月朔始，届除夕而止，谓之跳钟馗。

《庆远府志》清道光八年

自元日至上元夜，竞放纸爆，悬灯彩，或群聚为龙、马、狮子等灯，或妆妇女，唱采茶歌，喧锣鼓，嬉游以为乐。

瑶人风俗，最尚踏歌。浓妆绮服，越阡度陌，男女杂沓深林丛竹间，一唱百和，云为之不流，名曰会阆。

《棋杨竹枝词》清同治·杨高德

插秧处处用夷婆，逐队成群人市多，三五少年争谑浪，野田草露唱山歌。对对排灯糊绛纱，火龙率领众鱼虾，鼓钲声里人间闹，打虎铙儿舞铁叉。

《黔阳县志·风俗》清同治十三年

病，不信医药，饮水不愈，辄延巫至家，枞金伐鼓，摇首顿足而号，谓之降神。

《青浦县志·风俗篇》清同治八年

元宵佳节，店户村落张灯燃烛，鼓乐相闻，童子携灯过市，尽夜欢歌翩舞，遍诣入户送喜，午夜不禁。

《黔江县志·风俗》 清光绪二十年

月令 正月……上元，鸣金鼓，作鱼龙、狮子、车灯各戏，曰闹元宵。

《乾州厅志·艺文志》 清光绪

队队银圈戴满肩，谁家娇女正翩翩。乍听山外歌声起，天上飞来赤脚仙。

《清宫琐记》 清光绪·裕容龄

（其一）

五月初三的那天，我在东寿堂的院子里表演跳舞，地上铺一张大红地毯，一边是太监们组成的中乐。我先跳西班牙舞，穿一条黄缎的裙子，披一块红色带穗子的披肩，头上两边带着两朵大红花。第二场跳如意舞，穿大红蟒袍，梳两把头，大红穗子，手里拿一支如意。……最后我又跳了希腊舞。

（其二）

五月初四到初六，照例在德和园演戏三天，中午十二点，照例上演“过会”。演员都是外边找来的，有秧歌、高跷、狮子等。

《清稗类钞》 清末·徐珂

（其一）

京师逛庙日期整理：京都各庙，辄有市集，……逛庙有定期。……初三日看旃坛寺打鬼……二十日看雍和宫打鬼。

（其二）

年鼓者，铁为圈，木为柄，柄系铁环，圈冒以皮，击之冬冬然，名太平鼓。京师腊月有之，儿童之所乐也。

（其三）

京师有太平鼓之戏，铁条为廓，蒙为皮，有长柄，柄末缀铁环十数，自击自摇，环声与鼓相应，其小者如盘如镜，为孩提玩物。更有大如石瓮者，群不逞聚而击诸市，所至，鼓声环声喧笑声哄闹声，耳为之震。

（其四）

京师伶人，辄购七八龄贫童，纳为弟子，教以歌舞，身价之至巨者，仅钱十缗，契成，以墨笔划一黑线于上，谓之一道河，十年以内，生死存亡，不许父母过问。

（其五）

秧歌，南北皆有之，一名鹦哥戏，词甚鄙俚，备极淫亵。一唱百和，无丝竹金鼓之节。孝钦后自光绪辛丑西巡返跸，衰老倦勤，惟求

旦夕之安，宠监李莲英探孝钦意，思所以娱之，于观剧外，辄传一切杂剧进内搬演，慈禧果大悦，尤喜秧歌。缠头之赏，辄费千金，逐至一时风靡，近畿游民，辄习秧歌，争奇斗异，冀以传播禁中，得备传召，出入大内，藉索招摇，而梯荣罔利者坐是比比矣。

（其六）

十五日为灯节，夜悬各灯，或如鸟兽，或如花果，悉以白纱制之，上加彩绘。有一灯为龙形，约长十五尺，支以十竿，太监十九执之，又一监在前执一灯球，取龙珠之意。各处音乐齐奏，灯光月色，交相辉映，并放花炮，以夜间露重则有木屋，可移动，孝钦率宫眷坐于中观之。放数时，夹以鞭炮，此夜乃新年之结局也。

（其七）

扬州为盐务所在，至同治初，虽富商巨贾，迥异从前，而征歌选色，习为故常，猎粉渔脂，浸成风气。闾阎老妪，畜养女娃，束足布指，涂妆绾髻，节其食饮，以视其肥瘠，教之歌舞弦索之类，以昂其身价。贫家女往投之，谓之养瘦马。盖本于白乐天之诗，诗云："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又曰："马肥快行走，伎长能歌舞。三年五岁间，已闻换一主。"是也。……魏晋乐府有《巾舞》、《拂舞》，遗制久佚。同治初，扬州有之。皆妓女也。二八女郎，曼声按步，宛转踏歌，和以筝琶，每当绿酒微醺，红灯高挂，寻音按节，心调气和，翠巾徐拂，衣香袭人，有足神移目夺者。然非知音密席，推将再三，未肯轻试纤腰，偶施雅步也。其曲有《独上小楼》、《独对孤灯》诸则，并皆情致缠绵。虽非白雪阳春，而大率为小儿女语。加以金莲贴地，瑶佩飞云，楚楚腰肢，氍毹回转，倍觉情文相生。玉蝠、大宝珍、王喜凤最擅胜场，馀亦有专工者，殆亦《巾舞》之滥觞与？

（其八）

音乐类五

喀尔喀部乐舞

喀尔喀部乐舞，某年演于内廷。司舞八人，服红云缎镶妆缎花补袍，戴狐皮大帽，在丹陛西边立，进前，正中三叩头，退于西边柱后立。司觱篥、司阮各四人，分两翼上，向上屈一膝，跪奏喀尔喀部乐曲。司舞以两为队，按队进舞。每队舞毕，正中三叩头，次队复进如仪。

回部乐舞

回部乐舞，司达卜一人，司那噶喇一人，司哈尔札克一人，司喀尔鼐一人，司塞塔尔一人，司喇巴卜一人，司巴拉满一人，司苏尔鼐一人，皆衣锦面杂色纺丝接袖衣，锦面倭缎缘边回回帽，青靴缘紬䙓。

司舞二人，舞盘二人，皆衣靠子锦栏纺丝接袖衣。先作乐，司舞二人起舞。年毕，舞盘人上。以次舞毕，退。

五魁舞

五魁舞，礼部宴衍圣公及文武会试、乡试筵宴用之。乐用鼓一，管二，笛二，笙二，云锣一，板一。歌童五人，衣五魁衣以进舞。

蛮人之跳锅庄

跳锅庄为蛮民生而固有之惯技，故人人皆能为之。跳时，以酒一瓶置凳上，跳者互相握手环绕此凳，足跳口歌，章法不乱。跳须臾，即吸酒，故愈跳愈乐。或众男合跳，或众女合跳，皆可。然以男女合跳为尤可观，以女歌一曲，男必和之，女所歌者乃相思之词，男所和者乃戏谑之词也。众女合跳，歌声尤悠扬可听。

（其九）

兰岑《花灯词》二首

红云香雾满春台，夹道龙灯滚滚来，烟火万家天不夜，怪他歌管费人猜。

珠围翠绕舞婵娟，爆竹声中杂管弦。一曲阳春灯万点，彩云乡是大罗天。

杨品砚《竹枝词》

荐亡冬仲请东巴，不礼老军与释迦。漉酒椎牛醉歌舞，虔诚供奉托生涯。

杨品砚《野庙曲》

冬冬野庙伐神鼓，赭袍之神像威武。巫师婆娑报得福，愚民匍匐奉樽俎。

（其一）

《前清宫词》

杂剧纷陈总滥觞，十翻鼓急似奔泷。秧歌独博慈颜喜，迭就新声字字双。

（其二）

十二月廿九，或廿七八等日，中正殿前殿设供献，并设冠袍带履诸物。圣驾御小金殿。喇嘛一百八十四人，手执五色纸旗，旋转唪护法经。又有喇嘛扮二十八宿神及十二生相，又扮一鹿，众神获而分之，当是得禄之义。殿侧束草为偶，佛事毕，众喇嘛以草偶出，至神武门送之，盖即古者大傩逐厉之义，清语谓之跳布扎，俗谓之打鬼。（或

云以面为人，非草也。）

（其三）

八旗旧族、宗室、王公家跳神，每前一月于神房敬造旨酒。……大祀日，五鼓，献糕于明堂如仪。俟使归，主人吉服，向西跪，设神幄，向东，供糕酒素食，中设如来、观音、关羽位。女巫吉服舞刀，祝曰：敬献糕饵，以祈康年。主人跪击神版，诸护卫击神版及弹筝弦、月琴以和之，声呜呜可听。……长白满洲旧族近兴京城者，祀典礼仪皆同。唯舒穆禄氏供昊天上帝、如来、菩萨诸像，又供貂神其侧。纳兰氏则供羊、鸡、鱼、鸭诸品，巫者身系铜铃跳舞，以铃坠为宜男兆。

《清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
民国二十二年·周明泰

（光绪五年恩赏记档）七月初一日，漱芳斋承应：探塔、冥勘、十字坡……吵子、秧歌、斗柳翠、太平锣鼓、十不闲、跑旱船、狮子、五虎棍。

R

《人海记·西苑烟火》
清康熙·查慎行

西苑张灯，自正月十四夜起，至十六夜止。癸未上元前二日，有旨查升、查慎行、汪灏自明日为始，连夕俱至西厂看烟火。至十四夜酉刻，内侍一人，导余辈三人，自小南门入，沿河北行里许，经勤政楼下，穿网城，西渡板桥，宽数百亩，壤平如削；当楼之正面，设灯棚一架，高起六丈余。稍南为不夜城，中列黄河九曲灯，缚秫秸作坊巷胡同，经衖回复，往往入而易迷。灯之数不知其几，每一灯旁植一旗，五彩间错。日初落，数千百灯，一时先燃，其北列棚，方广约五六里，散植烟火数百架。黄昏上御楼，西向坐，先放高架烟火，谓之合子，……须臾桥东爆竹发，……移时烟焰尽消，而九曲黄河灯，犹荧荧如繁星也。内官舞龙灯者，至楼前伺候，余辈乃出宫，漏下二鼓矣。十五、十六两夜皆然，其后岁以为常。

《榕城纪闻》
清康熙·海外散人

（康熙壬寅元年正月初八日）匡城外……经院巷与妓女住，开元寺前与戏子住，盖戏子、妓女皆王课户，榜曰“靖藩”。龙山巷与打花鼓人住，亦王课户。打花鼓亦千余人。

《钦定日下旧闻考·风俗》 清乾隆·英廉等

十一月，……始击羯鼓，鼓用铁为围，单皮覆之，每十五人聚击，女子亦然。

……

十二月，羯鼓声益喧，曰迎年鼓。

容美土司 清乾隆五十九年·孙学贤

山羊隘，古夷地也，有明洪武年间平麻寮寨，爰设所隘……其俗信巫尚鬼，事向王公安等神，以宿晨傩愿为要务，敬巫师赛神愿，吹牛角跳丈鼓。语笑喧哗者多矣，识字知文者鲜焉。

《如皋县志·卷五·风俗岁时》 清嘉庆十三年

元宵前二夕试灯。铙、鼓、笙管、火树、星桥杂遝道路，小女儿各执手灯，嬉戏成队，户内皆挂包灯（旧通州人包姓所制），户外家家树竿挂天灯，烟火花爆，五夜不休。农家束薪作炬，烧田塍宿草，曰照麻虫，以火色红淡占水旱。农民拾碎土布于田，以祝丰年。好事者悬彩制灯谜，以为欢笑，十八夜落灯。

《榕亭诗钞·行春词》 清道光·李彦彬

行春太守驾星轺，十里中原冻冰消；南陌凝烟罗燕胜，东郊迎岁转龙杓。柳风送暖青旗拂，榕海生潮彩仗飘；朱旆楼台吹蜃市，锦棚朱翠按鸾箫（棚皆以缯彩结成楼台，置人其上，亦有能吹箫度曲者）。输賨新控蛮王骑，纳赋偏乘贾舶潮（作蛮夷贡献之状，亦梯航向化之意也）；霞绕碧城回鹤驭（饰鹤形，一仙人控之，飘飘然有凌空之意），波翻珊网捧鲛绡（饰人形，背负鱼蟹）。鳞童行水瑶裳湿，龙母嘘云贝阙摇（装龙王，傍列侍从）；又望函关占气度（老子过函谷关故事），妆怜魔舞捧花娇（作百蛮舞于马上）。珠娘烟峒盘龙髻（作蛮女倚望楼，二蛮童立其下），王母霞衣衬凤翅（结铁缕一，仙女立其上）；红索飞仙藏绣袜，绿幺度曲倚栏桡（作秋千戏于棚上，且行且作，旋转如飞；又有用玻璃饰彩舟，两人并坐舟中，弹琵琶度曲，亦琅琅可听）。金瓶压背装香象，绣帽垂鬟拥紫貂；人话桑田麟脯进（麻姑晋酒），会逢银汉鹊桥遥（牛女渡河）。步虚花史司桃实（作蟠桃树，一仙女立其下），按拍香儿认藕苗（藕苗，仙女名）；炬撤莲灯归紫禁，舟牵雀舫忆蓝桥。随车近睹铜牌字（饰仙鹿其上），控马时弯宝带腰；更把添筹歌圣寿（棚作海屋添筹故事），黄堂深处曲新调。

《融县志》清道光十一年

初一至十五，各门俱悬灯、放炮，笙歌锣鼓，或演故事、赛龙灯，供人游赏。乡村则扮姊妹十二人，执筐唱采茶歌。或扮渔夫、田父、牧童、樵叟。又演南曲数出沿街吹弹，前列高灯，大书“鼓吹休明”四字以相乐，名曰“闹元宵”。

《荣县志·风俗》清道光二十五年

祈禳　正月人日后，各祠庙皆燃火树，各门首皆点红灯，谓之天灯，寓人寿年丰之意。兼仿古人傩礼鸣金执挺，以驱瘟疫，谓之狮灯场市。

《绕三灵竹枝词》清咸丰·段位

金钱鼓子霸王鞭，双手推敲臂转旋。最是小姑歌僰调，声声唱入有情天。

《容县志》清光绪二十三年

立春前一日，厢民各行扮演戏剧，鼓吹迎土牛，芒种于东郊，男女竞观……

由元日迄下弘止，各乡竞为狮鹿、采茶、鱼龙等戏，灯烛辉煌，钲鼓杂沓。凡舞狮曰跳犀，舞鹿曰跳马鹿，总谓之跳故事。跳毕，随着壮士轮打拳棒，夸示伎勇。诸戏尤以采茶为陋，俗法用乔妆男一女二，更唱迭和，从正月至腊月，渐月皆有茶歌。语虽俚鄙，然亦多香艳者，大抵竹枝、乐府之遗。其辞见诸《岭南纤志》及汪茗文《说铃》等书。王新诚诗所谓：“乡村高下元宵夜，满路香风唱采茶”者是也。

S

《上元词》清顺治·秦松龄

九衢箫鼓殷晴雷，共道侯家舞队来。已逐西凉狮子去，还逢调象夜深回。

规模角抵逞鱼龙，匝地秧歌彻九重。邸第传柑人未醉，凤楼潜动五更钟。

琉璃厂东闻踏歌，琉璃厂西纷绮罗。天涯游子醉复醉，独向春风唤奈河。

《三原县志·风俗篇》 清康熙四十三年

每奏春报时，社火行喧嚷，纵横龙狮舞，子母船更红。

——吴俞之

《上林县志·土风》 清康熙四十四年

三月三日，玄帝诞辰，建斋设醮，或俳优歌舞，乐工鼓吹三日夜，谓之“三三胜会”。至期送圣□以花炮酬神，观者竞得炮头……或遇疾病，不服医药，辄延鬼师歌舞祈祷，谓之“跳鬼”。

《上马箭》 清康熙·李来章

长鼓手双挝，雀跃多态度。髻插白鹇毛，野歌群叫呼。瑶子远来迎，或颇知礼数。

《上元曲》 清康熙·杨宾

夜半村姑著绮罗，嘈嘈社鼓唱秧歌。汉家装束边关少，几队童儿簇拥过。

《上元夜游记》 清康熙·李焕章

各异光引满，大小随之。鼓吹、烟火当其冲，鱼龙抵戏，婆娑跳舞，络绎不绝。

《上元杂咏》 清康熙·劳之辨

角抵互争雄，鱼龙变化工。歌钟繁戚里，百戏月明中。

万烛斗明河，春风艳绮罗。插秧若个解，偏学唱秧歌。

《盛京通志·风俗》 清康熙·董秉忠等

国朝旧俗，喜起舞，宴乐每用之，谓之“玛克绅”。

《石埭县志》 清康熙十四年

艺文

姚子庄《石埭中秋词》

（埭俗有猖神庙甚显应，每岁八月十五日民间各迎猖会赛愿接入家堂供事，至来年秋会送出。邑有老猖五尊，接供者必得县官硃押方许先请。其迎会日，刑牲于庙，杀鸡千百在香炉边。猖神，俗传昭明太子标将，遇迎会以昭明太子殿后。）

城中八月赛猖神，社鼓银灯百戏新，多少赤头黧面者，坐人堂上作嘉宾。

风俗

上元夜，街市一张灯，群童竞迎巧灯、龙灯，扮杂戏，放花爆竹，箫鼓之声彻于里巷。……乡城自十三日至十六日，儿童或骑竹马，或肖狮象，或饰故事，于中堂鸣锣跳舞，盖仿周礼逐疫遗志。

……

五月十三日赛关帝会，各会齐集，设祭迎神出庙，盛装抬阁马戏，鼓乐导引出西门至演武场，转进东门入庙，邻邑赴观，士女骈集。十八日赛城隍会，仪从之盛，趋视之众，亦如十三。

八月十五日各神庆贺昭明圣帝，有酬五福愿者例于十一日供像于堂，至十五日赛会，肖神为假面，盛饰执械不下四五百尊，进西门，出东门，从昭明圣帝后迎游入庙，笙歌沸耳，装演眩目，观者如堵，极为靡费。又醵钱演戏积月方休。

《顺宁府志·风俗》 清康熙三十九年

蒲蛮（今布朗族）……四时庆吊，大小男女皆聚，吹芦笛，作孔雀舞，踏歌顿足之声震地，尽欢而罢。

《思明府志》 清康熙二十八年

立春，礼仪本府向未行，嘉靖二年督备指挥方公震，始教塑土牛作芒神，至期集耆民喧鼓乐迎春于东门。人执麻豆洒牛，云消豆疮之疾，仍扮寿仙之舞，设演春戏，同僚属为宜春之饮。翌日鞭牛。

元宵，搬十二样土舞杂剧于公堂，谓之元宵舞。盖禳灾祈□求福之意。

《随军纪行》 清康熙·曾寿

康熙庚申十九年正月初一日，将军莽依图率诸参赞大臣、众章京与地方各官，齐集广西南宁府东岳庙内行礼，诸大臣及两翼官员互相叩拜。新年之际，八旗章京、兵丁皆大吃大喝，护军、披甲俱置身街上，男扮女装，唱着“祷仰科”歌戏欢乐。（《随军纪行》原著为满文，“祷仰科”当为“大秧歌”的译音。）

《师宗州志·风俗考》 清雍正七年

立春日迎春，元旦无灯，惟花奴鼓吹于道路为戏。

《顺宁府志》
清雍正三年

风俗

蒲蛮……婚娶无礼文，惟长幼跳蹈，吹芦笙，为孔雀舞，男以是迎，女以是送。……

上元灯节自初十五至十六日止，亦有鼓舞踏歌，燃灯街户，但取丰登故事，如晨星落落。初更以后四境寂然。

彝俗

男女聚会则吹葫芦笙，歌民家曲。拍手顿足效孔雀舞。所重岁序，惟六月二十四日为星回节。……

僰夷……官宴有缅乐歌舞，色尚白，如衣服白加白于首，此为吉服。人死有棺殓，少哀戚令一女巫祝于柩前，亲邻相聚欢饮，谓之娱尸。

《陕南巡视日录》
清·王锡龄

陕南西乡县沙河镇，田间农民有系彩于首扮戏装者，歌唱舞蹈，锣鼓喧天，盖为插秧助兴，俗名秧歌本此。

《陕西通志稿·卷一九八·风俗》
清乾隆四十九年续

咸宁长安两县采访册

陕西省垣每岁正月初三、四日，南院门街开张灯市。其灯式不啻数十种，钱金错采斗巧争妍，每枝灯价有极昂者，主客人户卖之，以馈亲中姑舅之姻尤不可少。一旬之内观者填街塞巷，大有车如流水马如龙之盛。至元宵则家家悬灯，火树银花游人塞巷填街，加以鱼龙曼衍百戏陈杂，各县皆然，唯会城龙盛云。

正月十五日谓之灯节。……好事者晚间或出灯谜令人猜之，少年则连夕演汉（旱）船、鱼龙、七巧各灯。过十六日始至二月初一、二日两夜又复演之。

孝义厅采访册·宁陕厅同

正月十五日曰上元节，人家门首各张灯击鼓，舞龙灯装狮象歌舞终夜，谓之贺元宵。

大荔采访册

上元节仿古傩礼，装社火戏，夜耍龙灯、花船或踩高跷，锣鼓喧阗，驱逐瘟疫。晚间神前设灯山，门外各悬灯，通村光明如昼。十七日向晚送烛，跋於粪垠，曰送蛐蜒。

凤翔采风册

元宵张灯放花鸣金击鼓往来街市，谓之闹元宵。家家请婿及女，谓之吃十五。……

每岁上元灯节，醵金结社扮演百戏，如龙灯、走马、烟火、秋千之类，

扎束甚精。社内有力之家，教习抬阁，择娟秀子女扮演。

上元节仿古傩礼，装社火，夜耍龙灯、花船、高跷，锣鼓喧阗，驱逐瘟疫。

绥德新州志

元宵人户及商铺各设灯烛，是夜金吾不禁，乡民扮戏剧入城，游于街市以秧歌为乐，谓之灯节。新嫁女遇元宵日，令归家，曰躲灯。

《商州续志·卷八》 清乾隆二十三年

上元，张灯立火树，演社戏，宴饮行乐，前后三日。

《上书房消寒诗录·咏太平鼓》 清乾隆

六街击鼓散春声，茧纸团圈熨贴平。不比花腔传乐府，只需信手打愁城。饧箫远近来相合，竹马前头韵自迎。腊后大酺刚十日，果然雨点落轻轻。

——皇八子

鞔得围楼茧纸轻，左持右击伴童婴；喧如答腊高低节，响彻胡同内外城。白索戏连仍习俗，唐花催遍应升平；那知灯市今年盛，燕九前头不住声。

——钱载

《申江竹枝词》 清乾隆·李行南

《台阁》

夏秋祈雨赛迎神，仪从分排对对匀。觅得儿童架台阁，云端鹤立古仙真。

《沈水三春集》 清乾隆·纳兰常安

关河冻合夜萧萧，忽见灯光耀斗勺。几队鱼龙腾漠野，数家烟火斗清宵。寒辉欲下瑶台鹤，素魄应生碧海潮。堪羡村优歌合拍，舞衫却趁柳枝腰。

《盛京通志》 清乾隆

国朝旧俗喜起舞，宴乐每用之，谓之玛克绅。

《石屏州志》 清乾隆二十四年

杂记

夷人各种，皆有歌曲跳跃歌舞。乐工称细乐，相传为元人遗音。……童男女竹篾成声，和歌相诱。

夷人多祀龙神，绘像骑五色龙，剪纸为旄，始事时村巫通夕歌舞。

谓之“招兵”。汉民惑之，今已遵禁。

星回节考·许印芳

而僰夷以是日为年，昼则盛馔祀神祖，祀已则合会饮食，饮食已则夜燃火树，歌舞广场之上，乘醉作乐，若口琴、阮琴、瓢笙、缅箫、二弦、三弦之属，杂然并兴，而肉声继发山歌水调，一唱百和，其词头总谓之石榴花，一曰大攀桨，其扬袂顿足穿花对竹之舞略如苗人跳月。夜分，歌喉渴舞腹肌，大陈殽核，更燃树作长夜饮。以上情状三迤皆然。

附录二十

陈荣昌《寄袁五寺一百韵》

堂上红氍毹，堂下翠羽葆，做客高堂中，冬温夏不燠。尚席绿㡗構，抱弦紫罗袄，妖童及艳女，歌舞走相嬲。

沈诗序

诗云：客从迤南来，且问迤南乐，但见少年美，不知少年恶。石屏夷女健腰脚，出门大笑男儿弱。招携远作茶山行，茶叶尖如妾命薄，薄命将奈何。听唱跐蹗歌，歌拍双声起双舞，郎心不知妾心苦。

《石阡府志》清乾隆·罗文思

上元张灯，立大树，扮龙、虾、狮，吼故事以为乐。

《水曹清暇录》清乾隆·汪启淑

卷二

《燕台新月令》正月云：“是月也，厂店开，瓜子解闷，喇嘛打鬼，秧歌闹于市，自鸣乐奏，闯将入夜化为妓，烟九访仙，和菜填仓，冰始伐。”……十二月云：“是月也，莽式演于庭，窗眼出，皮球踢，太平鼓伐，儆枝登架，造化吃戏园，剪庖丁为上客。”

卷七

喇嘛打鬼者，即古人“乡人傩”之意耳。喇嘛最尊者为“呼必辣吉”，人称之曰“胡图克土汉”，说再来人也。次为“朝尔吉”，次为“勺撒”，次为“喇木占巴”，次为“噶卜处”，次为“温则忒”，次为“德穆齐”，次为“哈楞”，次为“哈丝规”，次“哈素尔”，次“班第”，次“哈由巴”，次“□由巴”，次“骨念尔”，次“颤吗”，女喇嘛为“尺巴甘赤”。打鬼，喇嘛话曰“部勺”。每岁打鬼有数次，是日喇嘛庙中，殿上燃灯数百盏，竖大旗于殿之四角，旗画四天王像，命□由巴鸣金，传执事者齐集。

设大喇嘛座于殿之东，朝尔吉以下皆列坐。一喇嘛名“荼勃勒气”，散净水于众喇嘛手上，名曰“打净”。几案上设“胡郎八令”，盖以醍醐拌面，像人兽行，以供鬼食。左右二甲士监之，甲士以帛束口，防人气触八令上，则鬼不食耳。班第装二鬼，跳跃，一夜叉侧睨之，向其一呼则潜匿。诸喇嘛队撒面，以眯人眼，殿上随吹“钢冻”，其声甚惨，“钢冻”者，以人骨为之，似觱篥类，诸乐器皆奏，大钹柄鼓，声震屋宇。哈素尔十二人，戴假面，装天神天将，双双跳舞，出殿庭而下。又哈楞十人，装十地菩萨，花帽锦衣，继之而出，手执天灵盖碗，髑髅棒，叉杵等物。旁立喇嘛数百人，各持鼓钹敲击，鼓钹之疾徐，随舞之节奏。跳讫，温则忒宣开经偈，众喇嘛朗诵秘密神咒，吽声如雷，铃声如雨，喇木占巴以“胡郎八令”掷于地，二喇嘛装牛鹿假面，持刀斫地，作杀鬼之状。一喇嘛戎装，持方天戟，吐火吞刀，云有神附于身。观者皆膜拜，奉“界单”于神以问休咎，“界单”者，绢巾也，又名“哈塔”。跳舞毕，哈由巴以糖一钵候于户外，抹众喇嘛之口，而打鬼佛事终焉。

卷八

内外城皆尚击太平鼓，盖以铁条作腔，糊茧纸，用箸击之，缀铁连钱，随击随摇，铮铮有声，新岁尤甚，在处闻咚咚。

《顺宁府志》 清乾隆

（彝）其俗于除夕前六日设酒食，燃炬歌舞，照耀田庐间，逐来岁岁疫也。

《松江衢歌》 清乾隆·陈金浩

《飞仙》

千秋令节艳阳天，歌舞分班列殿前。此日球场开牧马，更扮台阁立飞仙。

《松江竹枝词》 清·王霆

《竞龙舟》

龙潭水戏竞龙舟，五色光华射碧流。黄歇庙前明月夜，火龙天桥滚珠球。

《上海县竹枝词》 清嘉庆·秦荣光

《掣红班》

清明报赛到城关，毂击肩摩拥市阛。五里羽仪人静肃，路由岁岁掣红班。

《演水龙》

节屈分龙演水龙，一般铜鼓领前锋。仗排后队旗分明，万道长波喷雨浓。

《上林志稿》　清嘉庆二十五年

《张县志》……三月三日，北帝诞辰，建斋设醮或俳优歌舞，乐工鼓吹，三日三夜，谓之“三三胜会”。至期送圣，群放花炮，酬神观者竞得炮头，以为吉利，且至来岁之缘首焉……

谨按：今中秋、重阳、冬至、除夕各以时食荐其先，十月后各村赛神于社，遂傩于家，皆古意也。

《涉县县志》　清嘉庆四年

民病多不服药，延请师婆跳神。

《什邡县志·风俗》　清嘉庆十八年

元宵，张灯门首，儿童扮采茶歌灯，客民扮演龙灯，亦有鲤鱼、狮子各色灯不一。

《淞南乐府》　清嘉庆·杨光辅

淞南好，欢意逐时兴。寒食先开尝酒茶，元宵齐放采茶灯，喧闹到深更。……上元饰美童为采茶女子,手执花篮灯唱俚歌,正月尽方歇。

《寿光县志》　清嘉庆四年

或子弟戴鬼面舞彩棒相戏于庭，盖古傩之遗意。

《思南府续志》　清道光二十年·夏修恕

祈禳，各以其事祷神，逮如愿，则报之，有以牲醴酬，有以采戏酬者。……冬日傩，亦间举，皆古方相逐疫遗意。迎春则扮台阁，演古戏文。

《松风阁诗钞·幽州土风吟》　清道光·彭蕴章

太平鼓

太平鼓，声冬冬，白光如轮舞索童，一童舞索一童唱，一童跳入光轮中。广场骈集四方客，曼衍鱼龙闹元夕，姹女弄竿竿百尺，惊鸿宛转凌风翼。今夜金吾铁锁开，铜街踏月人不归。

燕九节

白云观中燕九节，跳丸舞剑夸方术。尽言是日真人来，或化冠缨或行乞。冠缨行乞皆神仙，著意求之无夙缘。赤龙不救陶安治，纷纷羽士青松下。

击羯鼓

玉面童，双文舄，石弹丸，随转侧；铁围皮，羯鼓击……

《宿州志·风俗》清道光五年

元宵，门张花灯，市作杂技游戏，有至通宵者。

《绥靖屯志·风俗·夷俗》清道光五年

嫁娶　……饮毕，群拥新妇至夫家，笑言谑浪，相率跳锅装。

燕会　岁时聚首饮咂酒，男女连臂跳锅装。《金川琐记》云，俗特重十月十一月节令，每年十月十三日及十一月十四日，头人家及土人在官者［通事译字之属］，则聚亲戚男女及其所部百姓宴饮赏劳，欢笑竟日，殆亦吹豳息腊之意。

《蛮中新乐府六首》

跳锅装

广庭如砥中置锅，男女连臂行踏歌。�管咂酒罗巨甕，煮水益之常盈科。……一夫前头冠豹尾，振手展足群随行。蛮女长裙绣袙袜，交缠璎珞珊瑚佩。歌喉一串应疾徐，舞节两行齐进退。歌者乍阕饮以酒，跪向甕边口相就。醉后跳踉唱益高，双趺蹋地如敲臼。吁嗟汝辈谁生全，鹑居鷇饮皆由天。夜郎更莫夸当日，出入重赓《击壤》篇。

——曹三选

《五律》

风起塞云黄，沙飞黑帐房。番儿朝牧马，蛮女夜烹羊。长夏围炉火，严冬饮酪浆。夷歌声不断，知是跳锅装。

——严学淦

《绥靖屯杂咏八首》

跳锅装

珠串珊瑚松珥装，衣裁氆氇獭皮镶。歌声駊㕮嘲兼谑，舞态迴环抑复扬。前饮后升娴揖让，予倡女和凛趋跄。莫言夷俗无风味，朋酒羔羊举若狂。

——胡经德

《绥靖屯四时诗》

酿来咂酒不须觞，炙得猪膘分外香。蛮俗也知欢度岁，芦笙铜鼓跳锅装。

——李焕

《遂川县志·政事》清同治十二年

元宵，好事者先期选俊童扮杂剧或龙马跳舞，灯彩辉煌，官署民祠遍途，至三更乃罢。

《上林县志》清光绪二年

立春……是日，上林一里装麒麟，三关装獬豸，同到县署迎春。自是以次下乡，谓之“游春”。正月十一夜为头灯，十五元灯，群集本坊社坛饮酒。正月自初旬至上元后，村童竞闹锣鼓，夜燃彩灯，陈设龙灯、马灯、狮子、采茶、花鼓诸故事，沿村戏舞。二月初二日花婆诞辰，建斋，演戏三日夜，群放花爆，求子者竞抢爆头，以为吉利。

《射洪县志·节序》清光绪十年

立春先一日，……谓之“点春”。又命小优人扮仙童、彩女像，盛饰之，立铁架上，舆夫舁抬，导以鼓吹彩仗，遍游各官署及街市，谓之“春台”。

十五日为元宵节。是夜观灯，阖城燃巨烛如白昼。民间以龙灯、狮子、杂剧遍游街市，观者以铁末合火药贮竹筒中喷烧之，其焰冲出，现花形无数，璀璨可睹，谓之“放花”。今则从初九起至十五止，尤为盛事。

《申江百咏》清光绪·辰桥

灯舞灯戏

鬼怪神仙俱逼真，一番演过一番新。蜃楼海市原无据，变相多端总可人。

《申江棹歌》清光绪·丁宜福

丹凤舞

桃花灼灼柳依依，竞渡何人夺锦归。丹凤楼前丹凤舞，白龙潭上白龙飞。

《沈阳百咏》清光绪四年·缪润发

新春又说唱秧歌，妞妮争夸江老婆。谁是主人谁是客，团团听打凤阳锣。

《寿阳县志》清光绪

正月元旦……上元前后三日，祀三官，灯火辉煌，鼓乐喧闹，并扮演杂剧相戏，谓之闹元宵。

《思茅春暮》 清光绪·箫瑞麟

板屋织裙摆夷妇，野塍列幕古賨人，茗柯浓翠歌声歇，笙鼓喧喧竞赛神。

《松江府续志》 清光绪十年

又有棍徒携带妇女，出没乡鄙，演唱淫词，俗称花鼓戏，亦导淫之弊俗也。

《松桃厅志·风俗志》 清光绪二十二年

自城市及乡村，皆有庙宇，士民祈禳，各因其事，以时致祭。有叩许戏文，届时扮演者。

《绥德州志·卷四·风俗》 清光绪三十一年

（其一）

岁时琐俗

十五日元宵……是夜金吾不禁，乡民装男扮女群游街市，以阳歌为乐，谓之灯节。

（其二）

巫有二类，其一身披黄纸条，手执三尖刀，柄系重环，按古镜上作铮铮声，跪请诸神，赴坛良久，神降附其体为人诀休咎，是名痻神。其一击羯鼓声逢逢然，以帕约发别做小辫系一钱，举首摇之，口中喃喃如歌如祝，下屈一足作商羊舞，是名跳神，或三五为群，装男扮女呈诸戏态，是名喜猫鬼（按猫鬼之说始于五季）。

《水城厅采访册》 清光绪·陈昌言

凡居宅皆供有坛神者，在堂西北隅，以竹篾编如小兜形悬壁，曰兜兜坛。每岁或间岁酿酒杀牲延善歌舞者至家醮禳，跳跃如演戏状，曰庆坛。

《淞南梦影录·卷一》 清末·畹香留梦室主黄协埙

无业流民及梨园子弟之失业者，纠土娼数辈，薄施脂粉；装束登场，荡态淫声，不堪听睹，名曰花鼓戏。向年新北门外吉祥街一带，不下十数家。自叶顾之观察宰我邑时，严行禁止，有犯必惩，其风始息。比年，虹口及西门外幽僻之处，时或一演。

苏州玄妙观和镇抚司前碑文（摘录） 清

乾隆六年，禁梨园扮演迎春，走春。

同治六年，禁止玄妙观各茶坊内演唱花鼓、滩簧。

《太平府志》 清康熙十二年

里傩，昔方相氏蒙虎目以逐疫，其流为当涂之脸神。自初春至春暮，竞为神会。以天神像作面具，一人擐甲锦袍金带为神状，数百人击钲而张之，缘坊骫巷，跳舞旬余。俗尚鬼而不择医。里民病者，先即许鸣锣酬愿，故神像出则锣声数百，前后围绕，观者堵墙，填塞行路，其狼藉饮食，靡费金钱更复无算。至于湖阳、博望之锣神众至数万，实不可训。神道设教岂如是乎？又有疾病，小一赎药，即延僧道巫觋，报礼金仙北斗烧香楮，膜拜以为祷，若医庸误投不怪也。其祠有祠山、文昌、关圣、五显、都天，诸社每醵钱米敛会酒食，金铙攒鼓，列幰张伞，舁神於中，呼哨竟日。老幼杂沓以将事，枕藉而醉，戟手漫骂，胶辖不可解，扶掖各归，夙昔而不仇。凡有祈祷，辄演剧于城隍庙，谓之酬愿，芜繁亦然。繁昌则于二月初六七八日城中出赛神会，彩衣盛饰，罡行禹步，牙纛前驱，铙吹后拥，尽三日始罢。费以不赀，大约与当涂之脸神、芜湖之辇会相埒云。岁将暮则召黄冠书符罡以除一岁之眚，曰发檄，俗通行之。间或俟有闰之岁，用巫觋举法事名曰作福。繁昌则止，曰谢年。

《台湾府志》 清康熙·蒋毓英

若遇种粟之期，群聚会饮，挽手歌唱，跳踯旋转以为乐，名曰遇描堵。

《踏歌行》 清乾隆·桂馥

倮倮夷歌作夷舞，暮春三月祠猛府，本是土司官沐后，神为猛府众夷主。只将歌舞答神庥，不奠酒浆不设俎，一人横笛居中吹，和以芦笙声缕缕。四周旋绕数十人，顿足踏地如击鼓，男子赤脚皮裲裆，女挂耳环一尺五。男歌女会余音长，垂首转肩身伛偻，笙笛律吕两脚谐，歌词不解何言语。

《腾越州志》 清乾隆五十五年

（其一）

王尧衢《妙罗罗》

官娜营长异诸蛮，胸背妆花妇女艳。跣足踏歌真个妙，芦笙吹罢

舞衣还。

（其二）

（傣）若岁大有必做会场，扎一白象，敲锛拊鼓，男女相携跳舞周行村寨。……每届二月必作跳舞一次，名曰摆嘎，摆三年嘎一大摆可称盛会，凡四方摆夷虽在数百里外，咸赶集于斯，于是揭竿竖旗，锛鼓之声震天，狂男游女缤纷而至，酣歌跳舞以为极乐。

《天台仙子歌》 清乾隆·浣梅影

（浣家十二位伎人）第八仙子蒋翠羽，云间人，资性明敏，乐府技能不假师授，爱曳长袖，善舞大小垂首。第九仙子汪清锁，姑苏人，工吹笙，歌舞尽善，人亦明达。

《听雨斋诗集》 清乾隆五十七年·吴照

嘈杂弦声唱采茶，市儿先已语喧哗，满堂灯乱氍毹月，一夕春归少妇家。

《铜陵县志·风俗》 清乾隆十二年

（其一）

元夕，张灯展节戏，舞烛龙，金鼓声彻闾巷。

（其二）

社日，每社轮一值社者迎神于其家，供同社之人祀之，次福欢啜，执手踏歌而散，谓之歌艺社。

《蜕翁文集·戏为举业文题词》 清乾隆·倪蜕

去今夏，客建宁（今曲靖），见村优演剧，始而憨童娶妇，继而黠女潜逃，或诱于逆旅，或窃于户庭，或盲而扪，或乞而舞，秧歌稻鼓，楚唯秦鸣，无不杂然并出，风雨争鸣。其将率也，瞎雄乞牝，蹶而下场。

《听雨从谈·卷二》 清嘉庆·福格

卷二

玛克什密，舞也。朝廷燕享大典，百舞咸进。《扬烈舞》衣铠胄持戈戟，《喜起舞》披一品衣配仪刀，起舞翩跹，宣扬功烈，皆以侍卫充之。命之曰“喜起舞大臣”。其余诸舞，各有职司，不用侍卫。按古人君臣燕享，每起舞上寿，即《韶舞》、《七德舞》之制也。后世此礼渐失，我朝事法三代，斯礼犹存古风。

谨按《喜起舞》，即古之手舞，人舞也。《扬烈舞》，即古之干戚舞也。服一品衣者，即古之冕而舞，皮弁舞也。

……

布扎，蒙古语也。年终集喇嘛于中正殿，建诵经道场，祈福送祟，羽葆幢幡，鼓乐跳舞，亦古乡人傩之义。刘若愚《酌中志》略云：番经厂跳步叱，神庙时教宫女数人做法事，惟弓足者不能跳布扎。是明季已有此礼矣。布扎，即步叱，番语对音，无定字也。

卷十一

京师正腊两月，有击太平鼓之戏。以驴、羊之皮冒于铁圈，作纨扇式，柄末另有大圈，贯以铁环，随挝随摇，铮铮聒耳，甚无味也。初只见儿童嬉戏，后则无赖子于上元灯市，百十成群，乱挝乱哄，因缘为奸，俾鼓声以掩之，道光初年乃有禁令也。按程大昌《演繁露》云：湖州土俗，每岁十二月，人家多设鼓而乱挝之，昼夜不停，至来年正月半乃止，名打秏。言警去鬼祟云云。余谓当是太平鼓之滥觞也。

《桐桥倚棹录·舟辑》 清道光·顾禄

杂耍之技，来自江北，以软硬工夫、十锦戏法、象声、间壁戏、小曲、连相、灯下跳狮、烟火等擅长。

《桐县续修县志》 清道光七年

（正月）十三日为之正灯（制为龙灯，长数丈，篾扎中空，或纱或纸糊其外，或绘鳞甲，或绘人物杂剧于上。每人持一节，街市旋舞。又有船灯，车灯，马儿灯，采茶灯，麟风灯，兽灯，鱼灯，金鼓喧阗。看灯者争放火花飞爆，谓之灯节）……枞阳清明日城隍出巡，卤簿甚盛，并装各鬼神与牛头两旁诸奇诡状，管笛钲鼓迭奏。

《推隐山房诗抄·小西湖怀古》 清道光·王廷俊

夕阳西下漾波红，歌舞销沉向此中。夜月钟鱼开化寺，秋风合黍水晶宫。潮声来去管弦咽，花事阑珊台阁空。渔夫尚吟月游曲，闽王旧恨触无穷。

《天全州志·风俗篇》 清咸丰八年

州俗上元灯会最热闹……上元夜演扮故事，灯烛鼓乐游街，谓高台会。又有骑马者谓马会，其扮故事多用前后红楼梦。场市乡村各点天灯，又有龙灯、狮灯、竹马、社火各样。上下街灯会相赛。

《天津县志》
清同治

上元日，号为灯节，通衢张灯结彩放花炬，遍地歌舞。

《天津政俗沿革记》
清同治·王守恂

三月二十三日之皇会为天后诞辰，扮演杂剧，百会填塞街巷，通彻宵旦，游人如狂。相传前代圣祖高宗南巡尝驻跸天津，乡人演作戏剧用备临览，或做神仙故事，或作乡俗形象。有以童子数十人，各持小铜钹舞跳之，始伏地排“天下太平”四字，颇近古人舞法。恐回銮后再逢驻跸，各戏技艺生疏，因于每年天后诞辰赛会之期，一演试之，此皇会之名所由来之。

《通山县志》
清同治六年

每岁元日，爆竹之声盈里巷，……上元前数夜，乡城皆放花灯，以竹为主，若龙若狮，制作精巧，最胜者为故事灯，周围制造人物数百，层砌而上，煌煌如银山、如火笋，或十台、三五台不等，锣鼓随之，曰戏灯新年。

《太平县志·风俗》
清光绪十九年

岁时　十五日为上元节，其夜为元宵。城市乡村各演龙灯、杂戏，钲鼓喧阗，名曰“贺元宵”。

《天咫偶闻》
清光绪·震钧

卷五

明代勾阑，皆在东城，故有勾阑、本司之名。至本朝裁教坊，其地尽改民居。即迤南之泡子河一带，所谓昔之歌舞场者，亦不可问。

卷八

黄、黑寺皆有跳布札之举。每岁以正月，黄寺十三日，黑寺十□日，雍和宫二十一日，旃檀寺初六日，其法近古之大傩。至日，钦派王公听经，典至重也。而且绣衣、面具出自内制，诸大喇嘛皆蟒衣貂服以临之，然实近儿戏。朝廷存此，亦不过因其故俗而已。

卷九

京北妙峰山，香火之盛闻天下。……山有碧霞元君祠，俗称娘娘顶。岁以四月朔开山，至二十八日封山。……无赖子又结队扮杂剧社火，谓之赶会。

《铜梁县志·风俗》 清光绪元年

祭礼……至有疾病辄延巫祈祷，谓之“跳端公”，是谓巫风。

岁时 正月……上元张灯火，自初八日至十五日，辉煌达旦，并扮演龙灯、狮灯及其它杂剧，喧阗街市，有月逐人，尘随马之观。

W

《宛平县志》 清康熙·王养濂、李开泰

（其一）

杨允长《都门元夕张灯记》：“京师灯市，始正月八日，至十三日而盛，十七日而罢，市规也，张灯亦如之。张灯之地，以正阳桥西廊房为最，巷有五圣祠，康熙癸卯，里人燃灯祀神，来拜观者如堵，因广衍为阖巷之灯，巷隘而冲，不容并轨，车旋辔马，仕商往来经之者，十率八九。向夕灯悬，远近游观，不下万人。施放烟火，鼓吹弦索，走桥，击唱秧歌，妆耍大面具，舞龙灯诸戏，亦趁喧杂，蚁聚蜂屯，纷沓尤甚。巷多楼居，灯影上下参差，辉灿如昼。”

（其二）

元宵前后夜，金吾禁弛，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民间击太平鼓、跳百索、耍月明和尚。男妇率于是日结伴游行……。

（其三）

（三月）二十八日东岳诞辰，太常寺致祭，民间多结香会，盛陈鼓乐，旗幢前导，亦有装小儿为故事名台阁者，以彰祭祀之仪，观者夹路。

《万青阁自订诗·帝京踏灯词》 清康熙·赵吉士

张灯不用锦为棚，花鸟鱼龙手自擎；引出画槌秧歌队，唱歌消尽一更更。

《外国竹枝词》 清康熙·尤侗

苗人

身披木叶插鸡头，铜鼓家家赛斗牛。吹起芦笙来跳月，马郎争上竹梯楼。

罗罗

断头掉尾水西罗，芦管千人卷白波。新妇奉堂檠礴嬴，横陈玉体竟如何。

《武宁县志·盛乐〈山棚鼓子词·序〉》乾隆四十七年

楚人来宁垦山者，岁以千计……火耕旱种，百锄齐出。每数十人为队，其长腰鼓节歌，以一勤惰。

……

农民插禾，联邻里为伍，每击鼓踏歌，递相唱和，声彻四野，悠然欢笑可听，以解其垅勤辛苦。

《万全县志》清乾隆·左承业

（万全社火）全班百余人，化妆古今，男女老少，形形色色，不伦不类，无奇不有，始终如一，全班游舞，杂以锣鼓之声。

《望江县志·风俗》清乾隆三十三年

元宵，比屋张灯，好事者复箕敛于众，为烟台月殿，鳌山走马之类。又制为龙灯，蜿蜒数丈，人持一节，环绕街市村落间。又或为俳优假面之戏，鼓乐喧沓，老幼逐之为乐，累夕方止……（俗有至二十四五，灯戏犹未息者。君子有劳民伤财，废时失事之忧焉。）

《维西见闻纪·物器》清乾隆·余庆远

口琴，竹片为之，长四寸，阔三分，刳虚之，而中存一线之篾为弦，首尾横处皆存弦，首联于横尾，视横齐处长一分，刳下其横处，而弦寄于其间，如是者三，具弦粗细等而下，以左手大指、食指排持三片之头，张口而置其正中于口间，以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搏上中下片之弦之尾长处，错落而弹，嘘气大小以定七均之高下。古宗、么些、那马、西番皆以筒佩之，弹以应歌曲，弹者身舞足蹈，而与歌合节。

《卫藏图识》清乾隆五十七年

俗有跳歌妆之戏，盖以妇女十余人，首戴白布圈帽，如箭鹄，著五色彩衣，携手成围，腾足于空，团圈歌舞。度曲亦糜糜可听。

《吴门踏歌行》清乾隆·沈钟

巷南巷北争奇胜，唱罢秧歌唱采茶。

《武林新年杂咏·秧歌》清乾隆四十年·吴锡麒等

序

秧歌，南宋灯宵舞队之村田乐也。所扮有花和尚、花公子、打花鼓、拉花姊、田公渔婆、装态货郎，杂沓灯街以博观者之笑。

项朝棻《秧歌诗》

插秧时未至，先听踏歌行。挝乱细腰鼓，唱高丰岁声。

周穆门《武林踏灯词》

且看灯前村妇艳，插秧先试踏歌声。

梁护林《武林踏灯词》

细腰鼓里秧歌闹。

《武林踏灯词》 清乾隆

妆点春风竹马来。——施竹田

双柳垂鬟竹马迎，映纱笼灯最轻盈。——厉樊榭

画鼓声喧百面雷，烛龙惊起上春台。游人尽道开光好，争向龙神庙里来。——金江声

《末谷诗集》 清嘉庆·桂馥

《踏歌行》

倮倮夷歌作夷舞，暮春三月祠猛府，本是土司官殁后，神为猛府众夷主，只将歌舞答神庥，不奠酒浆不设俎，一人横笛居中吹，和以芦笙声缕缕，四周旋绕数十人，顿足踏地如击鼓，男子赤脚皮裲裆，女挂耳环一尺五，男歌女和余音长，垂手转肩身伛偻，笙笛律吕两脚谐，歌词不解何言语，吾昔贪欢少年场，爱听吴娃歌白纻，可怜老作万里人，日共蛮獠为伴侣，眼前歌舞转添愁，莫问此身此何许。

《只余》

只余一管丹黄笔，那有三州唱和诗，缕缕芦笙烟雨外，踏歌队里听蛮词。

《温江县志·节序》 清嘉庆二十年

正月　十五为上元节，一名元宵节。街巷于上九日俱扎彩棚，悬挂各色花灯，彻夜辉煌。子弟巧扮女妆，携灯唱采茶歌，或童稚做傀儡，扮各色故事，不可枚举，至十六日夜止。

《芜湖县志·风俗》 清嘉庆十二年

上元……里中少年多结队为鱼龙曼衍之戏，或为秧歌采茶词，悬火照耀，招摇而过市，观者肉薄如墙，而进漏三下未已也，元夕尤盛，遂至申旦。

《威远厅志》 清道光十七年

风俗

白倮倮性鲠直……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岁，男女杂聚，携手成圈吹笙跳舞，名为跳笙。

米俐性朴……婚丧悉如汉民，每年秋后，宰牲祀神，吹笙跳舞而歌，

谓之祭庄家稼。

倮黑（今拉祜族）性鲠直，……男女杂聚，携手成圈，吹笙跳舞。

《瓮牖余谈》 清道光·王韬

贼（指太平天国）初以演戏为邪歌，继于池州得戏班衣服器具数十箱，回金陵，乃招优伶装演，筑台于清凉山腰大树下，东王观之甚喜，于是贼中皆尚戏剧。

《吴郡新年杂咏》 清道光·袁学澜

《行春词》

亭舁勾芒出劝耕，青阳歌缓青幡擢。优伶妆点《田家乐》，喧闹争看打春牛。

《马灯词》

幡开鬣怒火城围，一珠红滚不离首。骊黄骝骆阵马多，后者赤评前青骡。筱骖遗制明吐腹，足以人代劳奔波。杂装花爨直游戏，涂沫丹铝搬古事。

《跳舞灯行》

（城乡新岁，争集社伙，扮演马灯、杂剧，继以龙灯，倾飞捷舞，星流雷焰，舆猛将神循行巷陌，以驱疫疠，名“青夜会”，年时丰稔。）

沸角铙吹响元宵，漫街鱼龙灯舞试。一条软绣天街新，似飞疾走迷烟尘。……前年蝗旱作农灾，诉饥捶破县门鼓。豢龙勿仅戏偃师，愿龙连行天下雨。

《跳灶王词》

（吴中以腊月朔日行傩，市井乞儿，结队扮灶公灶婆，或以敝袍涂沫变相，装成鬼判、钟馗沿门跳舞）

时世求财多变相，乞儿反作钟馗样。……锣鼓沿街打夜胡，旧结曾闻著浙都。粉墨当场袍笏敝，好官须得醉胡涂。……或言此即是分傩，古事流传渐谬讹。

《武康县志》 清道光

卷三

前溪，在县南一百步，晋车骑将军沈充家此。《乐府》有《前溪曲》，充所制。言前溪者，别于后溪之谓也。前溪村，为南朝习乐之处，所谓舞出前溪者也。陈（朝）刘删诗：山边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唐（朝）崔颢诗：舞爱前溪绿，歌恋子夜长。

卷十

防风氏庙，在县东南十八里封禺二山之间，述异记，昔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防风氏后至，禹诛之。今南中民有姓防风者，

即其后也，人皆长大，其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发而舞。

《万安县志·方舆志·风俗篇》 清同治十二年

元宵……夜间群执歌本曼声唱之……十五夜……扮灯者或擎……或跨……

《万县志·风俗》 清同治五年

正月……元宵，灯会最盛，富商大贾之所竞也。鱼龙曼衍，藻绘离奇，自初九日始，十六日罢。

《温州竹枝词》 清同治·方鼎锐

篝车岁岁乐丰收、竹马儿童竞笑讴，擎出光明灯万盏，河乡争赛大龙头。迎神赛会类乡傩，磔攘喧阗满市过，方相俨然司逐疫，黄金四目舞娑娑。广市通衢挂彩缯，城开不夜烛龙腾。笙歌闹过春三月，何用金钱去买灯。

《吴郡新年杂咏·跳灶王词》 清同治·袁景澜

时世求财多变相，乞儿反作钟馗样。……锣鼓沿街打夜胡，旧结曾闻著浙都。粉磨当场抱笏蔽，好官须得罪糊涂。

《吴氏族谱·乡傩记》 清同治·南丰县三溪乡石邮村

元宵后一日，灯烛辉煌，金鼓齐喧，诗歌互唱，手执铁链，铮然有声，房室堂厅，遍处驱逐，以除不祥，神威达旦，是夜寂然，鸡犬无声，乡人又名曰搜傩。

《吴县志·风俗》 清

吴歈，吴人歌也。乐府所传白纻舞辞、拂舞辞、白符舞辞、白凫鸠舞辞，有舞必有辞，辞以节舞音，虽迂缓而讽劝存焉。白纻舞案舞辞有巾袍之言。纻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非晋徘歌曰：皎皎白绪，节节为双。吴音呼绪为纻，疑白绪即白纻也。案舞志曰：江左初有拂舞，吴舞，检其歌非吴辞也。又杨泓拂舞序曰：自到江南见白符舞，或言白凫鸠舞，云有此已数十年。察其辞旨，乃是吴人患孙皓虐政，思属晋也。他如江南弄、江南曲、采莲、采菱等曲，皆得吴歈之遗。自魏良辅创为新声，竹肉相间，一字几度，一刻臬臬，欲绝将绝，复萦淫

哇并起，而古意亡矣。此声音之微，具有古今升降之感。

《望江南词》 清光绪·来秀

都门好，歌舞萃京华，玉貌洁于蓬岛雪，红妆妒煞海棠花，久客不思家。

《望江南百调》 清·惺庵居士

扬州好，灯节庆元宵。绛蜡满堂家宴集，金龙逐队市声嚣，花鼓又高跷。

《武定直隶州志》 清光绪九年

风俗

白彝即白僰倮，住鸡街之麻地……迎春日，赴衙门吹笙跌脚。

艺文志

王戬谷《灯词》

花灯结队踏歌来，献寿公堂一字排。解识声中含旧岁，愿跻黎庶上春台。

《五河县志》 清光绪二十年

时序

清明民间祭祀，扫墓，官祭历坛，请城隍出巡，百戏竞作，举国若狂，歌舞灯采，三日始毕。

风俗

除夕前二三日，小儿打腰鼓唱山歌来往各村，谓之迎年。

《武缘县图经》 清宣统三年

（西粤偶记） 每逢子午卯酉之岁则村人迎请巫师沿户逐疫，名曰调乐，即大之傩礼也。

（志草） 乡俗尚演戏酬神，虽费赀财亦不顾惜。

《武宣县志》 清末

五月五日，㑇山涧中，用新布衣及首饰银簪等物铺地上，盛盆水于其傍，妇女裸体歌舞以降药王。

X

《显阳殿》 清顺治·郭士璟

鸾殿香浮夜色清，筵前杂拍紫檀声。教坊舞队分头散，更有红楼怨玉笙。

《西河文集·词话》 清康熙·毛奇龄

西河词话

古舞法尽亡，每观勾栏扮《西子舞》，初以袖舞，即《胡旋》也，继以手舞，如法僧焰口，双手并举，而翻捧，俨莲花然，初甚怪之。……教坊奏伎者……以手舞……双手翻捧与勾栏同，始知伶手舞原本番乐，故与焰口一类，此必金元乐部在明初相沿，至今不变，故有此也。

……

金作清乐，仿辽时大乐之制，有所谓“连厢词”者，则带唱带演，以司唱一人，琵琶一人，笙一人，笛一人，列坐唱词，而复以男名末泥，女名旦儿者，并杂色人等，入勾栏扮演，随唱词做举止。如“参了菩萨”，则末泥祗揖，“只将花笑捻”，则旦儿捻花类，北人至今谓之“连厢”，曰“打连厢”、“唱连厢”，又曰“连厢搬演”。大抵连四厢舞人而演其曲故云。然犹舞者不唱，唱者不舞，与古人舞法无以异也。

《扬州看查孝廉所携女伎七首》

内部新歌教欲成，几年湖上听分明。醉来忘却扬州路，犹道西陵风雨声。

新翻乐府最风流，簇拍新歌拂舞鸠。当日紫云来锦席，今朝杜牧醉扬州。

金钗十二正相当，刚写娥眉十二双。着就舞衣临按鼓，一时填满碧油幢。

氍毹布地蠋屏开，紫袖三弦两善才。二十四桥明月夜，争看歌舞竹西来。

新歌教就费千金，歌罢重教舞绿林。年小不禁提赶棒，花裙却卸几沉吟。

青矑细齿绛罗单，作伎千般任汝看。独有柔些频顾影，猜人不欲近阑干。

是处琼花开满枝，琼台歌舞正相宜。就中别有夭桃嫩，开向东风迟复迟。

《帝京踏灯词》

一道灯轮去复回，瓜囊镂作八仙台，走桥妇女呼教住，好让秧歌唱过来。

《歙县志》 清康熙二十九年

祭礼，有余之家积半年力破千百金，裂缯结绮以为台，打球较射以为玩，高悬金币以为赏。其器则金爵银瓶、商彝周鼎。其品则青鸾朱鹭、斑虎文鱼。其杂技则角抵喧傩、狄鞮胡舞。而所亲亦献采莲之舫，积翠之亭……

城市四月一日至八日，或马或舆奉神出游，旗旄鲜丽，仪卫庄严。又为珠翠金银之冠，盘龙翥凤之饰，旌幢蔽野，箫鼓连天，滕之河州，旋舆绕马几匝掷幡火上，高呼而走。

《嶍峨县志·风俗》
清康熙五十六年

窝尼，男子多跣足，妇女衣花布衫，以棉绳辫发数绺，穿海贝盘旋为饰，穿珠垂胸。人死无棺，击锣鼓摇铃，头插鸡尾跳舞，名曰洗鬼，三日采松为架，焚而葬其骨，祭用牛羊。

黑倮罗，杂处山箐中……星回节（火把节）列炬杀牲祭祖先。老幼围坐火下，吹笙扑跌饮酒为乐。

《新建县志·卷九》
清康熙

而季冬之月，又令民大傩。彼方相氏之黄金四目，执戈扬盾，索而逐之，不遗余力。

《新兴州志·风俗》
清康熙五十四年

（正月）十三日，州城及普舍城建醮，祝国祈年禳灾社会，十五日毕傩。

《杏花村志·卷九·池州昭明会记》
清康熙·朗遂

池州昭明会记（遂注记于赛会迎神事甚详而实，始于西庙故人之，今成废举矣。）

池故事以八月十五日为梁昭明千秋。其朔，遣耆老一人，杖骑而告庙，谓之列马。郡县有司则以前三日躬迎神貌于郭西庙，入郭内祝圣寺而礼之。是日诸家扮会迎神者，所扮为关壮缪，为城隍，为七圣二郎，为玄坛。其扮也则各骑乘，奉面具，或于东门之桥，或于南门之狮子口，盛妆饰仪从，惟七圣则用机械引刀穿颈贯腹。而各以旗旄鼓吹导之。步梁昭明辇于西门外杏花村之马站坡，而骑乘以还，游于通市或及郡县之公堂，薄暮而毕。脱面具以交于明年之扮者，无扮者则归之庙。其妆饰仪从多自为新制，儆而旧者偶一见之。其未扮也以是月朔启面具于家，鼓吹喧日夕，诸知交时过从为助喧，至出会日而罢，有至十八日之晡而罢者。如雨不克会，则待为改期，而迎昭明期不改。诸扮关壮缪者必长夫之属，扮城隍者必马户之属，扮七圣二郎玄坛者，则郡县胥役豪猾有力之徒，不则亦市侩屠门也。诸所扮之人有自四五岁以至四五十余者，诸所扮之神有复之至再至三者。宋郭西有神曰九

郎，九郎即昭明，见陆游入蜀记，黄庭坚亦云池人祀昭明为郭西九郎。或曰二郎七圣，合之正为九。或又曰七圣为兄弟，而二郎以两神收制之。或直据西游记为考。皆不可据。诸一人所扮之费有几二百金者，有少至二十余金者。要所从来，相沿已久。始在池口二郎庙前掘地得面具。池口所扮以十二日集于郡，以十五日游于池口，是日举市若狂。余尝寓于郡邸览观之，其后当事裁夫马，而关壮缪城隍之会废不兴，非有司禀礼奉法禁之也。今年有友人来要余曰：是不必览观亦不必不览观也。乃记之。戊戌八月十三日。

《寻甸州志·彝俗篇》
清康熙五十九年

黑倮吹蛮笙，踏歌为乐。

《西域闻见录》
清乾隆·七十一撰

（其一）

叶尔羌，妇人善歌舞，能百戏，如打筋斗、踏铜索，诸戏皆可看到。……回乐以鼓为主，声音抑扬高下，随鼓而起落，而歌舞节奏之盘旋，亦以鼓为节。

（其二）

海兰旦尔犹如内地之香火道人，而娶妻生子，与回子同，但留发作二辫耳，衣纳红蓝相间，帽高顶无翅。每逢八栅尔之期，或回子年间，辄聚数十百人，击鼓跳舞，歌唱喊叫，或在八栅尔上，或入回子之家，募化钱米衣服，回子无不乐施。

（其三）

乐器杂奏，歌舞喧哗，群回拍手迎其节。

《西陲牧唱词六十首》（摘录）
清乾隆·王芑孙

舞分软健肄旄人。（周宫旄人掌教夷乐。唐开元乐有软舞健舞，皆西音也。）门右西伧抱器陈。（古者四夷之乐，用陈门右。宋王延德高昌行纪云，高昌俗好音，行者必抱乐器而出。）铿格扬声宣佛力。布图编曲颂皇仁。……天方新唱陋摩诃。铁腔鼓裹吹芦哨。珠鲁翻城朱鹭歌。（准部系出元臣，乐音与蒙古相近，大抵以丝为主，而竹附之。其鼓曰铿格尔格者，喇嘛诵经所用。有曲曰逊雅布图达尔者，皆彼处颂祷之词，欢会宴饮所用。）度索寻橦绝伎兼。（御制回人绳伎诗序，绳伎即古寻橦度索之遗。）部分双引到重檐。锦襕红袜蹲蹲舞。巧赴钢丝昔昔盐。

《西藏见闻录》清乾隆十一年·肖腾麟

（“嘎尔”）以幼童数十人，衣彩服锦裳，头戴白布圈帽，腰束锦带，脚系小铃，手执钺斧，一半持蘘，其脚步之步与鼓声相应，是为一阕。进食五次，歌舞五阙。

《歙县志·风土》清乾隆三十六年

武劲之风，显于梁陈，文艺之风，振于唐宋，守礼率义，自古已然。故质朴邻于啬俭，谨节状若拘牵。

傩礼俗尚不齐，乡党好事为之也。正二月为春祀，虽山村僻墅皆有之。举事于社，祟其神曰太子，而金鼓轰阗导之，夜则燔其旂幡于所居之下游，名曰送圣。

三月上巳，或竞渡河干，或造舟陆游，旂旐毕具，存修禊意，又名祓祝。

四月郡邑奉各神像遍游坊市，钲铙震天，各乡落厢隅以次至，踰月而罢，曰善会。西乡则夏秋之际，扎造龙舟，装饰彩绘，磔牲酬食，号曰保安。

岁杪，召道士舞蹈娱神，排设五福衣甲，曰克猖，亦季冬傩意也。……

元夕，并前后二日为灯节，乡落游烛龙于社。为汪越国寿，亦有燃蜡百觔为巨烛以奉程忠壮公者，以二公皆正月诞云。

《峡江县志·风俗》清乾隆三十二年

元宵张花灯，有傩。

《咸阳县志》清乾隆十六年

上元昼作社虎、柳木腿诸戏，夜则张灯作竹马、龙灯、纸船各戏，金鼓喧阗，举国若狂，然亦古傩礼之遗。

《乡党图考·傩考》清乾隆二十一年·江永 撰

[夏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注]方相，犹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蒙，冒也。冒熊皮者，以惊驱疠疫之鬼，如今魌头也。时难，四时作方相氏以难却凶恶也。月令季冬命国难。索，搜也。[疏]月令惟有三时难，季春、仲秋、季冬。虽三时亦得云四时，总言之也。此经所难据十二月大傩而言，是以郑引季冬为证乡党乡人难。[郊特牲]云乡人禓，亦皆据十二月民庶得难而言也。[春官]占梦季冬遂令始难驱疫。[注]

令方相氏也。难谓执兵以有难却令也。[月令]季春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天子九门：路门、应门、雉门、库门、皋门、城门、近郊门、远郊门、关门）。[注]此难难阴气也。阴寒至此不止，害将及人。所以及人者阴气右行，此月之中，日行历昴，昴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随而出行，命方相氏帅百隶索室驱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于四方之神，所以毕正其灾也王居明堂。礼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气。[又]仲秋天子乃难以达秋气。[注]此难难阳气也。阳暑至此不衰，害亦将及人。所以及人者，阳气左行，此月宿直昴毕，昴毕亦得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厉鬼亦随而出行，于是亦命方相氏帅百隶而难之。王居明堂，礼曰，仲秋九门磔攘，以发陈气，御止疾疫。[疏]此月斗建在酉，酉是昴毕本位云。天子乃难，以其难阳气，是君象。诸侯以下不得难阳气也。[又]季冬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注]此难难阴气也，难阴始于此者。阴气右行，此月之中日历虚危，虚危有坟墓四司之气为厉鬼将随强阴出害人也。旁磔于四方之门。磔，攘也。出犹作也。作土牛者，丑为牛，牛可牵止也。送，犹毕也。[疏]言大者以季春惟国家之难，仲秋唯天子之难，此则下及庶人故云大难。时月建丑，又土能克水，故特作土牛以毕送寒气。[效特牲]乡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注]裼，强鬼也。谓时难索室驱疫逐强鬼也。存室神，神依人也。[疏]于时驱逐强鬼，恐已庙室之神时有惊恐，故著朝服立于庙之阼阶，存安庙室之神，使神依已而安也。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湘潭县志》 清乾隆四十六年重修

每至五月迎神引香，时挂绿张灯，诵经演戏。结台阁，排仪仗，鼓乐故事，喧阗塞于巷。

《新年杂咏抄》 清乾隆·吴锡麟

兼扮山神童子，跳舞而来，皆戴彩绘假大头，故曰大头和尚。

《新纂云南通志》 清乾隆·檀萃

吹彻芦笙跌脚欢，牡丹秋千转数盘，春风闹得蛮儿女，更唱清声“打枣竿”。

《宣威县志》
清乾隆

亲朋聚集则各执鸾铃一串，蹲而歌，两足交互运动，状如蝇，名曰蹉蛆。顷之，群起绕帐，一人吹笙前导，歌且舞，谓之转噶（俗称肉为噶戛，此当系简称死者之尸），既转而蹉，蹉已复转，如是者数。自言其先有客死于外者，子孙觅之得尸于树，鸦啄其肉殆尽，尸虫满于树下。为此者，所以慰死者之心，逐害鸟使不生畏，去腐虫俾免厌憎，所谓“礼缘情起”者也。

《续外冈志》
清乾隆·钱肇然

（上元灯节）《殷志》谓结棚悬彩，今则绝无，向日乡人编竹为龙，联千百灯笼为身，锣鼓喧闹以迎灶神。今则不然，出灯亦不必在“上元”，另择日期。先请纸匠作架玲珑，裱糊有纱罗凌娟之异，绘缕有人物花鸟之奇，内衬云母石，宛似玻璃，四人肩之，名曰“台阁”。以多为胜，以细为工，亘街穿巷，竟夜不绝，或三日或四日而止。

《续修河西县志》
清乾隆五十三年·董枢

高台源于江南，后为做官人带进来，又有改进。又说：“古时，在先只是生男孩子之家，用桌子或木架将其子供于上，并饰以香花以求神护佑（孩子只在半岁左右）。后演变为各庙会中的游艺，这时，孩子改用六七岁的去装扮。”

《啸亭杂录》
清嘉庆·昭梿

（满洲婚礼）男家下聘……女家款待如仪，男家赠银于妇家，令其跳神以志喜焉。

（旗人祀神）宗室王公家每祀神，……其中设如来观音关圣位，巫人（用女使）吉服舞刀，祝词曰：“敬献糕饵，以祈康年”，主人跪击神版，诸护卫击神版，及弹弦筝月琴以和之，其声呜呜可听……暮时供七仙女长白山神及远世始祖位，西南向，以神幔隐蔽窗牖，以志幽冥之意，舞刀进牲，读祝词，惟伐铜鼓作渊渊声，祝词声调各异。

《啸亭续录·卷一》
清嘉庆·昭梿

（其一）

乾隆初，定期于上元前后五日，观烟火于西苑西南门内之山高水长楼。……次乐部演舞灯伎，鱼龙曼衍，炫曜耳目。伎毕然后命放烟火……。

（其二）

国家肇兴东土，旧俗所沿，有《喜起》、《庆隆》二舞。凡大宴享，选侍卫之狷捷者十人，咸一品朝服，舞于庭阶，歌者豹皮褂貂帽，用国语奏歌，皆敷陈国家忧勤开创之事。乐工吹箫击鼓以和，舞者应节合拍，颇有古人起舞之意，谓之《喜起舞》。又于庭外丹陛间，作虎

豹异兽形，扮八大人骑禺马作逐射状，颇沿古人傩礼之意，谓之《庆隆舞》。列圣追慕祖德，至今除夕，上元筵宴皆沿用之，以见当时草昧缔构之艰难也。

《休宁碎事·卷七》 清嘉庆十五年

万历二十七年，休宁迎春，其台戏一百零九座。台戏用童子扮故事，饰以金珠缯彩，竞斗糜丽，美观也。近来此风渐减，然游灯犹有台戏，以绸纱糊人马，皆能舞斗，较为夺目。邑东隆阜戴姓更甚，戏场奇巧壮丽，人马斗舞亦然，每年聚工制造，自正月迄十月方成。亦靡俗之流遗也。

俗于上元时赛神，神每夜游街，纱舆中可列烛，杂绘其外，望之如灯屏。

《新津县志·时俗》 清道光九年

正月……九日……县东广福寺有上元会，演剧数日。百戏杂呈，为赛会之极盛者。上元张灯光，自初九日起，之十六日至。

《新都县志·风俗》 清道光二十四年

岁时

正月……迎春日，扮演彩亭，出东郊迎春神。……上元张灯，扮龙、狮、人物各种，鼓乐喧阗达旦，灯所过处，皆助以硫星爆竹。

《修仁县志》 清道光十年

十五日，上元节，自初八至既望，民间竞尚龙灯，或令童子改扮女郎，各持彩灯踵门欢唱，笙歌之声喧衢达旦，名曰闹元宵。

（壮）俗信鬼，病不服药，延巫鸣钟铙，跳跃歌舞，结幡焚楮，酾酒椎牛。故元人咏云：“黄茅岗上纸钱飞，又是蛮巫祭鬼□。”则壮俗之陋，相沿而未改也。

《续修易门县志》 清道光二十五年

种人

窝尼（哈尼）……丧无棺吊者击锣鼓摇铃，头插雉尾跳舞，名曰洗鬼。忽泣忽饮三日，采松为架，焚而葬其骨。祭用牛羊，挥扇环歌，抚掌踏足，以钲鼓芦笙为乐。僰夷俗讹为摆衣（傣族），人死用妇人祝于尸前，亲邻相聚，少年百数人，饮酒作乐，歌舞达旦，谓之娱尸。妇人群聚击椎杵为戏，数日而后葬……

白倮倮……丧无棺，缚以火麻裹毡，舁于竹椅，前导七人环甲胄，

执枪弩四方射，名禁恶止杀，焚之于山。既焚，鸣金执旌招其魂。

祭祀

祭孔舞由初献、亚献、终献等三成组成。例如第一成，初献。舞队配合着“予怀明德，玉振金声，生民未有，展也大成。俎豆千古，春秋上丁，清酒既载，其香始升”的音乐，分记舞蹈动作的变化：

予：正立羽籥植。

怀：身怀内向势，内足勾后面转向外。籥捐内，羽植如十字。

明：正立，两手微拱，羽籥如十字。

德：正立，籥植近肩，羽平衡如十字。

玉：向西，首微侧，右足进前，籥平指西，羽斜举。

振：身俯向东，面转向西，两手伸出，羽籥斜交。

金：正面，身微蹲。籥斜举，羽植。

声：向内，身俯，两足并，羽籥植地。

生：外向，两足并，籥植，羽倒指内，少垂。

民：内向，籥斜指，羽植。

未：正立，面向外，两手相并推向内，羽籥植。

有：正立，籥平举过肩，羽植。

展：内向，两足平，籥内指，羽植。

也：外向，面仰，两手推出，羽籥斜举。

大：身微向外，两手推向外，羽籥并植。

成：正面，身微蹲，羽籥如十字。

俎：向内，身俯，内足进前，籥斜指下，羽植。

豆：外向，籥下垂，右手伸出，羽植。

千：正立，籥斜举，羽植。

古：身微向外，羽籥偏外，如十字。

春：正面，身微蹲，籥植过肩，羽平额，交如十字。

秋：向内，两手伸出，羽籥植。

上：正立，籥平衡，羽植籥上。

丁：正立，籥植，居中，羽衡籥上。

清：内向，两手并，籥西指，籥植，如十字。

酒：身俯向外，外足进前，趾向上，羽籥斜交。

既：正立，籥平衡，羽籥指东。

载：正立，身俯，籥平衡，羽居中，植籥上。

其：正立，左手伸出，籥斜举，羽植，近左肩。

香：正面，左足虚之，籥衡膝上，羽植。

始：正交，俯首，羽籥如十字。
升：正立，两手高拱过额，羽籥列十字。第一成完。

《续修直隶澧州志卷五·风俗志》 清道光

为鱼虾形，曰鱼灯、虾灯。

《咸丰县志》 清·同治

人死率用僧道，木鱼、铙鼓，诵经礼佛。初死，曰开路，继曰绕棺。

《新昌县志·风俗》 清同治十年

立春前一日，架木为台，绷小儿其上，饰以冠帔袍笏，装演戏剧，鼓乐导引赴东郊，曰迎春。……上元日灯节，自十一至十五日至，结竹枝为灯棚或球灯，陈设门屏间，侑以箫鼓。小儿手挚者则又杂用鼓、刀、莲、花、鱼、龙诸样游戏街衢，唱采茶曲。神庙则装楼台人物为鳌山竞赏玩焉。

《兴山县志》 清同治

元旦十三至十五日并演蟠龙、跳狮、花鼓诸杂剧。

《浔州府志》 清同治十三年

元宵节内，亦有为狮子戏者，并有扮作耕夫、田妇以纸扮作牛，为牧牛唱秧歌者。龙灯绝少，即有，亦无彩色。

《西伯利亚东偏纪要》 清光绪十一年·曹廷杰

（赫哲人）其俗于有病时请叉妈至家，左手执跳神鼓，如京师腊鼓样，以铁丝贯钱数十，系于鼓，肋肩曲身而行。右手援抱鼓之，使钱相撞有声。腰系围裙至地，又以皮系铜铃铁铛施于后腰裙上。叉妈先作祝语，旋自作狐、鼠诸山精言，争显道法，或遂以利刃入病人患处，甚有截身为两断者，刀出即愈。此伯利以上松花、黑龙二江俗也。黑斤地方叉妈不自作祝语。（先以数）人装叉妈样绕室而行，叉妈忽下炕为怪异状，以两足左右跳荡，不进不退，吃火与鱼头，饮酒与狗血任其所欲，又自以低答，刃末向腹，使数壮士执末刺之，数壮士皆仰跌于地而赤腹无伤。问其术，佥谓搜温额奇赫诸神，喜跳荡为乐，久不跳神则为祟，故家有怪病，跳神即愈。叉妈男女俱为之，亦有假此以惑人者。

《西湖集揽·月明柳翠墓》
清光绪·丁丙

跳鲍老，儿童戏也。徐天池有《玉通禅》剧，此亦戏耳。而孤山下有柳翠墓在焉，神道路侧有月明庵在焉，郡城中有柳翠井，遗迹昭然，非徒戏言无据也。考绍兴间（南宋）有清了、玉通者，皆高僧也。太守柳宣教履任，玉通不赴庭参。柳恶之，使红莲妓破其戒。玉通羞见清了，即留偈四首托生于柳，誓必败其门风。宣教没，翠流落为妓二十余年，与清了遇于大佛寺内，清了又号月明，为之戴面具，为宰官身，为比丘身，为妇人身，现身说法，示彼前因。翠即时大悟，所谓月明和尚度柳翠也。今俗传《月明和尚驮柳翠》,灯月之夜,跳舞宣淫，大为不雅。然此俗难革，为父老者盍教儿童改作度柳翠之故事，剧场关目，一如《四声猿》戏中所演，庶足以垂戒而警俗乎。

《西疆杂述诗·卷三》
清光绪·萧雄

歌舞

一片氍毹选舞场，娉婷儿女上双双。铜琶独怪关西汉，能和娇娃白玉腔。

（回俗无戏而有曲，古称西域喜歌舞而并善。今之盛行者曰围浪，男女皆习之，视为正业。女子未嫁，必先学成。合卺之日，新郎新妇有围浪之礼，殊以不知为耻。板桥《扬州》句云：千家养女先教曲。不意遐荒风景亦然。每曲男女各一舞于罽毯之上。歌声节奏,身手相应。旁坐数人，调鼓板弦索以合之。粗莽硕大者流，手拨铜琶，亦能随声而和。王府暨伯克家,皆喜为之。部民男女拥集,为应差事。一曲方终，一双又上，有缓歌慢舞之致。调颇多，大都儿女之情，轇轕格磔，顾曲匪易。其词如沙罗汉昆谛昆底围郎罢等类是也。又有半回半汉之曲，如一昔克讶普门关上，契喇克央朵灯点上，克克斯沙浪毡铺上，呀辫尕嗡铺盖上等类，则上半句回语，下半句汉语，每事重言，一播一译，仿合璧文法也。哈密地近雄关，略识中原音韵，编有《拉骆驼》一曲，则全然汉语矣。对舞不限是夫妇，随意可凑，究用妇人成对者多。到处弦歌，八城尤盛。此外有众人围坐弹唱者，有一人跳地而歌者，腔调不一。至于野外放歌，长声独唱，苍凉塞上之音，听之凄然。）

《希古堂诗存》
清光绪·黄炳堃

《猛卯安抚衙斋观跳摆》

摆夷跳摆众夷舞，大夷小夷多莫数。莽（铓）锣同击声不同，小锣清脆大锣古。就中节拍殊翕纯，铮铮铙钹逢逢鼓。臃肿两端作蜂腰，修长五尺侔象鼓。盘旋急促拳为槌,宛转低昂项悬组。旁观侧出如佩刀，后轩前轾若横杵。一夷先导群夷从,如磨左旋蚁联聚。长者回身少亦回，前人举手后齐举。有时顿足惊尘沙,有时撮口啸风雨。疾常视革徐视金，

周旋中规折中矩。我游滇海二十年，耳所习闻目无睹……但愿摆夷足衣食，家家跳摆娱清平。

《猛卯即事》十月二十五日作

入夜清寒霜气高，午晴暄暖卸征袍。江分缅甸如围带，地近木邦争买刀。斜日半村夷跳摆，晚风十里滚收豪。人家落落田芜秽，莫道穷荒本不毛。觱声哀怨甚吹箫。

《隰州志·十四·风俗》清光绪

新岁，村人鸣锣击鼓为乐。此村至彼村，以油糕酒果劳之。翌日，彼村至此村亦然。

神庙中集乐户，歌舞神前曰“赛”。南门东岳庙三月二十八日，西门三义庙四月初八日，北门龙王庙四月十三日皆有赛。

《新疆礼俗志》清光绪·王树枏

男女当筵，杂奏唱歌，女子双双逐队起舞，谓之偎郎，间亦有以男子而偎郎者。

《信宜县志·舆地志》清光绪十五年

迎春，装戏剧鼓乐，迎土牛于春牛亭，士女纵观为乐。

《秀山县志·礼志》清光绪十八年

上元，灯火华丽，鱼龙曼衍，平凯号最盛。

《叙州府志卷二十二》清光绪二十二年

立春先一日，长官率僚属迎芒神、土牛于东郊，春官着彩衣舞蹈说吉利话，街市诸色人演高装、舞龙灯为前导。正月……自人日后，沿街树牌坊灯，或植干悬灯于上，又为龙灯、狮灯及鱼虾灯，夜游街市。至元夜，鼓乐喧阗，百剧皆作，观者如堵，龙灯所至，采以铁屑合火药实竹筒中燃之，铁花灿烂，光焰飞腾，有水仙花、滴滴金等名目，竟夕乃止。谓之“闹元宵”。

《续修叙永、永宁厅县合志·民风》
清光绪三十三年

正月……自初八日始，各街竖灯杆，或满树（三十三盏），或九皇（计九盏），或三官（计三盏），以绳引之，累如贯珠，下搭灯棚，箫鼓喧阗，游人如蚁。十二至十五夜，加以龙灯狮子花灯，所过处，争放梨花纸炮，以多为胜，谓之闹元宵。

《旬阳县志》
清光绪二十八年

（其一）

光绪癸卯年间，县长吏申祭约六条：淫戏宜禁也，春祈秋报戏会梨园，亦观蜡之遗意，至多方装演，各诸渫亵，妇女杂观，名曰“花鼓”。村民牧童曼声长歌，游手博徒托身溷迹，暗伤风化，莫此为甚。长吏严申禁约，有犯必惩，使其销声匿迹，亦维持风教之事也。

《新修固原直隶州志》
清宣统

卷九

《旌表耆民牍》（国朝知州　王学伊）

查有州属西乡乾阳河庄回民李生潮者，生于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十五日，现年一百一十六岁，五代同堂，均务农业，是翁矍铄计将花甲之两周，入室雍谐，更见莱衣之重舞，洵属耆年在望。理合结报转详等情前来，复将该民李生潮传至州署，详查年貌，备悉，其一子四孙，曾孙五人，元孙二人，各情形均与原禀相符，并赏以冠履衣料银牌羊米，以示优异。

卷十

《丙午迎春和锡仁山明府原韵》（国朝知州　王学伊）

东郊雪霁顿忘寒，拂拂春风鞚绣鞍。千队欢声腾竹马，九重新诏捧芝鸾。书香累叶承貂珥，稽政劳薪荐豸冠。更喜兖东共西陇，弟兄同日作春官。……丁未二月，固郡大雪，积地五尺有余，益以苦雨交作，春耕恐不及布种，心焉忧之。爰与提督张云亭军门并同城文武，设坛祷之城隍暨火神，凡三日，忽开新霁，农民忭舞。佥谓趁此晴和，当获多稼。乃作祈晴喜晴二章以纪之。

卷十一

凡城关各庙演戏祀神之日，必请文武官长，前往上香。

……

汉民每春二月、秋八月，村庄间演戏酬神，谓之过会。更有青苗会、羊头会诸名色。所以儆绺窃及践踏田禾之徒，或数小村为一社，或一大堡为一社，每社事以会首、堡头、乡约、农唆经理之。惟东乡有跳神之事，七营有降棹之习，亦陋已。

下卷

军门平羌碑记略

……自原州遣师，行周道千三百里，横行吐谷浑，期月之间，凡三举，事大宣阙，威击首领古阿提契，番官番兵，杨呇家如弄丸掌上，获首功以千数百计，焚死之相枕藉者，无算。室庐畜产一空，霾□顿清，边民起舞，有绘为图，永为歌，以纪其事者。

清宣统《续修蒙自县志·彝俗》

蒙自土著大约在干坝者曰白倮倮，在水坝者曰水倮倮。貌虽椎鲁，智与汉同。其服饰短衣窄袖，以布缠额及腰。其节令则以六月二十四日名火把节，燃松炬照村呰田庐。腊月二十四日剁生宴乐。

稗史云，宋乾德中，牂牁入贡召见。询问地理风俗，令作本国歌舞，一人吹瓢笙，名曰水曲，即今芦笙也。……县属唯苗子善吹，跳服祭奠用之。

苗子，三苗之后，有九种，黔省最多。流入滇中者，惟仲家花苗而已。束发耳环，妇人桶裙短只及膝，皆用五彩挑花。孟春跳月，男吹芦笙，女振铃唱和，并肩舞蹈，终日不倦。

清·唐人汇《溪州竹枝词·铜柱》

（今永顺城郊“不二门”巨岩存石刻）千秋铜柱壮边陲，旧姓流传十八司。相约新年同摆手，春风先到土王祠。

清·李朝阳《新平竹枝词》

琴弹月影照山河，吹到葫芦笙韵合。音节古夷都有趣，送郎声调采茶歌。

清《新年杂咏》

马灯儿

（宋）元夕舞队有男女竹马，今谓之跳马灯。

大头和尚

兼扮山神童子，跳舞而来，皆戴彩绘假头，故曰大头和尚。

Y

清初《研意而集会喜筵的铁勾》

（五世达赖时期）在许多使人悦耳的各种音乐当中认为名曲的是阿里三部法王时期从喀什米尔、牧区、门区等地引进而来的。十分欣赏该地区歌舞的藏巴藏巴等司也派遣堆巴、巴丽、吉古顿珠、木尼、久桑等人对这些歌舞进行创新和发展，后来又从“堆”地区（阿里）

专门调遣著名乐手古迪和精通音乐的儿子普扎西等人前来表演。

《秧歌行》 清顺治·魏裔介

凤阳妇女唱秧歌，年年正月渡黄河。

《扬州偶感四首》（选二） 清顺治·梁清标

（其一）

前溪一曲舞腰轻，挟瑟佳人自石城。十里香凝思步障，五侯饷合玉盘鲭。田文座上鸡鸣客，虞氏楼中采掷琼。燕去乌衣空甲第，邗沟花鸟若为情。

（其二）

队队红妆细马驮，凤台消息竟如何。千盘客餍银丝脍，七宝花围《白纻》歌。醒酒石欹秋藓蚀，缕金裙迭舞尘多。萧条衣桁球场冷，无复春风入绮罗。

《虞美人其二·广陵李宗伯寓观女剧作》 清顺治·毛奇龄

芜城新曲勾栏浅，覆地氍毹软。小蛮金管雪儿筝，二十四桥明月照人醒。三朝不作衔书风，但舞《江南弄》。晓风散去彩云愁，可是竹西歌吹旧扬州？

《燕京春咏》 清康熙·沈季友

晚来风急卷尘多，九陌千门衬软莎。腰鼓声声喧满路，小儿争赛闹秧歌。

《燕京杂咏》 清康熙·查嗣瑮

高高罟罟鹖鸡翎，扇鼓声繁杂组铃。齐唱河西参佛曲，昙花满把可怜青。

《燕京上元竹枝词》 清康熙·蒋仁锡

玛克式方停礼部、旃檀打鬼又萧条。（祃克式，华言舞也，俗转呼为莽式。）

《燕九竹枝词》 清康熙·陈于王等

小儿花鼓凤阳调，士女周遭拍手笑。又有一班装更奇，十番车上诸年少。——陈于王

秧歌初试内家装，小鼓花腔唱凤阳。如蚁游人拦不住，纷纷挤过蹴球场。——袁启旭

斋房甘露降何方，花鼓秧歌沸羽觞。薄暮子城斜处立，夕阳一片酒人场。——蒋景祈

早春戏馆换新腔，半杂秧歌侑客觞。偏是醉归人似蚁，太平鼓闹蹴球场。——陆又嘉

秧歌小队闹春阳，毂击肩摩不暇狂。人说太平行乐地，更须千步筑球场。——柯煜

沉沉绿鬓凝香雾，驻马郊西人似骛。画鼓秧歌不绝声，金钗撇下迷归路。——曹源邺

《宜都县志·风土志·丧仪》清康熙三十六年

（其一）

宜邑踵楚旧俗，信鬼而尚巫，丧葬之仪，颇多出入，虽然，土俗相沿，不可尽废也。

（其二）

宜俗，父母终……葬期先一日晚，孝家备酒，请族亲友邻伴夜。酒毕，勿论诸人，皆绕棺而跳，一人击鼓，众则随口作歌，彼此相嘲，名为跳丧。好事者，闻其声，虽不请亦来，风雨亦所不避。附跳丧歌词云："一进门来就要唱，拐棍插在屋梁上，三句两句不投机，抽起拐棍就回去"。无伦无理，信口相嘲，诸如此类，虽非齐东之语，然而实属楚人之咻矣。

《夷嶆竹枝词》清康熙·管抡

蛮女偷闲点素妆，顶盘高髻耳联铛。短衣细袖蹁跹舞，百折腰裙拖地长。

《瀛洲竹枝词》清康熙·王恭先

傩于街市

腊月祀神最有名，灶前一碟胶牙糖。乞流涂面沿街跳，若个仰天不绝缨。

《永明县志》清康熙·周鹤

每岁秋，神出巡，巡之日，巫师前导，舁神舆者十数人，跳鼓者十数人……已而跳小鼓者起而跳，已而跳大鼓者起而跳，巫师亦随之而跳，或超越，或偃偻，忽后忽先，忽左忽右，忽离忽即，忽纵忽横，忽双忽单，忽急忽缓。人声、鼓声、笙声、锣声、铙钹声、爆竹声、巫师唱迎神曲声、跳鼓者瑶歌声、沿街寨巷喧闹声，拉杂莫辩。

《愚山先生诗集》 清康熙·施闰章

《灯夕口号诗》

秧歌椎击惹闲愁，乱簇儿童戏未休；见说寻常歌舞竞，大头和尚满街游。（都下儿童竞唱秧歌，击椎相应，又扮大头和尚为戏。）

《灯夕同诸公月下口号诗》

今节良宵草草过，天街灯少看人多。论文结伴浑无赖，占尽风流踏月歌。连臂谁听玉漏催，前门红袖摸钉回。太平鼓静鳌山暗，锦勒香车不断来。灯市常年灵佑宫，今年灯市散春风。圣朝罢却天魔舞，烽火休教照夜红。

《元江府志·土司彝人种类》 清康熙五十三年

糯比即阿尼（哈尼）之别种，男环耳跣足，妇衣花布衫，以青布绳辫发……丧无棺，先击锣鼓摇铃跳舞，名曰洗鬼，忽泣，忽饮。三日采松为架焚之。

卡惰性顽钝喜歌舞，男女多苟合……

倮倮男女相悦……朝则持弓弩游于山原，暮则笙歌啸聚，歌舞不休。

《粤述》 清康熙·闵叙

岁首祭先，杂糅鱼肉酒饭于木槽，扣槽群号为礼。十月朔，祭都贝大王，男女连袂相携而舞，谓之踏歌。意相得，则负去。乐有铙鼓、葫芦、笙、竹、笛之属。

《檐曝杂记·卷一》 清乾隆·赵翼

上元夕，西厂舞灯、放烟火最盛。……日既夕，则楼前舞灯者三千人列队焉，口唱太平歌，各执彩灯，循环进止，各依其缀兆。一转旋，则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转成“平”字，以次作“万”、“岁”字，又以次合成“太平万岁”字。所谓“太平万岁”字当中也。舞罢，则烟火大发。

《盐亭县志·卷一》 清乾隆五十一年

时序

立春日邑令迎春于东郊。先一日春官着彩衣舞于公堂，说吉利话，谓之“点春”。……上元日为“传柑节”。……张灯闹元宵，唱《秧歌》、《采茶歌》，儿童作走马戏。

《燕城灯市竹枝词》 清乾隆·赵骏烈

花帕缠头锦束腰，不施脂粉颇妖娆。秧歌一曲声声媚，月色灯光转助娇。

旃檀寺里看喇嘛，背负长竿手放叉。不念弥陀称打鬼，齐声占得好年华。

华筵启处最奢豪，擎出优童不惮劳。节届传柑歌更舞，排场忘却

月儿高。

《燕京上元竹枝词》清·乾隆·蒋仁锡

祃克式（舞也，俗呼为莽式）才停礼部，旃坛打鬼又萧条。正阳门外鱼龙盛，火树黏天照走桥。

歌列前庭舞后房，楼台总把烂银妆。百金那惜中人产，未够铜荷一夜光。

腰鼓声喧雨点椎，朱衣画袴斗新奇。月明归路嫌萧索，更看顽童颠幕儿。

《燕兰小谱·花鼓戏诗》清乾隆·吴长元

腰鼓声圆若播鼗，临风低唱月轮高；玉容无限婆娑影，不是狂奴兴亦豪。

《扬州竹枝词》清乾隆·董伟业

靴破难逢走不忙，忽然闲跳又慌张。太平鼓子铜钱响，亲喊一声王大娘。

《扬州画舫录》清乾隆六十年·李斗

卷六

厉坛即城隍行宫，每岁清明中元下元三节，……及暮，台阁伞盖，彩绷幡幢。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唱，站立人肩，恣为嬉戏。或带锁枷诣庙，亦免灾难。银花火树，光焰竞出，爆竹之声发如雷，一时之盛也。

卷九

吴薗茨《扬州鼓吹词序》云："郡中城内重城妓馆，每夕燃灯数万，粉黛绮罗甲天下。吾乡佳丽，在唐为然。国初官妓，谓之乐户。土风立春前一日，太守迎春于城东蕃釐观，令官妓扮社火：春梦婆一、春姐二、春吏一、皂隶二、春官一。……至康熙间，裁乐户，遂无官妓。以灯节花鼓中色目替之。扬州花鼓，扮昭君、渔婆之类，皆男子为之。故俗语有好女不看春，好男不看灯之训。"

卷十六

土俗以二月、六月、九月之十九日为观音圣诞，结会上山，盛于四乡，城内坊铺街巷次之。……土人散发赤足，衣青衣，持小木凳，凳上焚香，一步一礼，诵朝山曲，其声哀善，谓之香客。……上殿献舞，鬼魅离立，莫可具状。日夜罔间，浸以成市，莫可易也。

《银川小志·风俗》
清乾隆二十年

立春前一日，太守以下官迎春于东郊，有抬阁十余座，高跷十余人，并杂扮故事，鼓乐导往，归至府署，二门外供芒神春牛，行礼毕，上堂饮庆春席，戏班演戏数剧，童子扮村妇唱秧歌，马夫扮报人，三次驰马至堂叫高升。

《永顺县志·风俗志》
清乾隆十年

（其一）

土人喜渔猎，信鬼巫，病则无医，惟椎牛羊，巫师击鼓摇铃、卜竹筶以祀鬼。

（其二）

每逢岁时令节，各官“舍把”（土司王的管家）下乡，俱令民间妇女歌舞侑觞。

《永顺府志·卷十》
清乾隆

土家各寨有摆手堂……每岁正月初三至十七日，夜间鸣锣击鼓，男女聚集，跳舞长歌，曰“摆手”。

《永寿县志·第二册》
清乾隆五十六年

《皇华载笔》云：“乾永古朴，无杂戏，每逢佳辰令节，酒礼肴核，各从其便，家人父子各尽其欢，惟元宵社火扮演故事，船灯、竹马、采茶、秧歌，近今始有，古昔无之。”

《永绥厅志·风俗志》
清乾隆

蜡花锦袖摇铁铃，月场芦笙侧耳听。芦笙婉转作情语，铃儿心事最玲珑。

《语新》
清乾隆·钱学伦

花鼓戏不知始于何时，其初乞丐为之，今沿城乡搭棚唱演淫俚歌谣，……余今年五十有四，当二十岁外犹未闻也。或曰，兴将二十余年。

《元夕前门观灯》
清乾隆·梁同书

市门几处郁嵯峨，踏月人归缓缓歌。纸鼓铜环儿女戏，一分春色太平多。

《元夜曲》 清雍正乾隆时期·盛乐

小妇击鼓，女吹玉笛儿起舞。

《云南诸蛮竹技词》 清乾隆·张履程

《妙罗罗》

难甘箻楚易捐躯，鹊帽尖冠服制殊。男子吹笙妇跳舞，相将踏踏试歌呼。

《僰夷》

归唐奉圣服斑斓，才子词留菩萨鬘。击鼓舞牌村舍饮，三家乐部当斑斑。

《土僚》

红巾青帨白衣裙，佃种原田五亩余。羊鼓咚咚巫起舞，孟冬朔日是春初。

《瑶人》

猛虎腥风无计施，深山岩峒最相宜。踏歌携手人谐意，不赋荷华赋柳枝。

《苗子》

婚姻宛似结朱陈，垦土诛茆傍水滨。六甲六书皆汉制，独将铜鼓赛明神。

《卡惰》

楚舞吴歌暮复朝，野田草露互相调。但教堕地说生女，百两朱提稳系腰。

《嫚且》

春风弦管历从商，男妇歌呼引兴狂。沉湎不知终岁计，野蔬无味抵糇粮。

《窝泥》

藤束因知新嫁娘，芦笙侑酒舞在行。俭勤独有唐风意，积贝若干谆嘱详。

《延安府志·卷三十九》 清嘉庆七年

（正月）十五日，天宫诞辰，俗所尤重。街市遍张灯火花炮及火场，倡优戏乐，士女聚观焉。是夜，用面为不托，名灯盏，注油燃灯，至十六日早，作羹食之，名收灯。

《炎徼纪闻》 清嘉庆·赵翼

苗 未婚男女吹芦笙以和歌，淫词谑浪，谓之跳月……亲死不哭，笑舞浩唱，谓之闹尸……燕会击长腰鼓为乐。

《燕台口号一百首》 清嘉庆·查揆

轮跳百索闹城阛，元夕烧香柏作薪。络索连环声响应，太平鼓打送年人。

（元夕儿童作跳白索之戏，又以高丽纸厚糊作羯鼓，柄挂数铜圈，随击随摇，名太平鼓，亦曰送年）

《燕京今古琐闻录》 民国·佚名

清朝在乾、嘉时代，有一种太平鼓。每遇新正，各街巷内，闻乐冬冬铮铮之声，不绝于耳。按鼓的制法计分五号，成扁圆形，鼓面糊高丽纸，鼓把为铜为铁上挂九连环，鼓大直径三尺余，最小者亦有一尺半。其打法为左手持鼓，右手用小窄竹枝敲打，还得要跳跃方为舒展，别有逸趣，冬冬铮铮之声，即太平鼓交响之妙音矣。相传太平鼓发源于唐朝武则天，每与爱侣作乐时，即令宫女打太平鼓，以遮淫声外溢。又有谓清朝入关征讨各地，凡攻克一城，则打太平鼓，以资庆贺之意也。

《养吉斋从录》 清嘉庆·吴振棫

卷五

国初沿明制，有教坊司耕耩筵宴，有黄童白叟，鼓腹谌歌，香斗老人，进宝回回、五方夜叉、五海龙王等应承，后裁。

卷十五

上元日正大光明殿筵宴，观庆隆舞，状八旗士马射猎破阵。

《黟县志》 清嘉庆十七年

祈禳者，先期聚人伐金鼓，吹哨，作怪诞声，舞械器，驱索于市，名曰请猖。乾隆丙戌时曾严禁止，近于祈赛常节稍示节制，而新起城隍会以人貌鬼，教群小儿跳跃前导，在俗为敝，法所必禁。

附禁示

为严禁会期扮演鬼卒以敦风俗事，照得十月初一日恭值城隍神会，阖邑人等烧香酬愿，原所不禁。兹访得有等好事之徒，扮演鬼卒，声状百出，甚至涂脂抹粉，巧扮女鬼，彻夜街游，扰惑人心，废失事业，殊为风俗之累。黟邑民风素称淳朴，并无此等积习，特因近年来效尤他处，矜奇斗靡，不惜钱财，不务宁静，皆由无知之辈，为此无益之举。纷纷扰扰，日甚一日，伊于胡底。殊不知神道聪明正直，断不喜人谄媚。且鬼神灵爽，昭布森列，察人善恶，何时不可陟降，何地非所式凭，岂待扮演遨游，徒滋揉，亵渎于肃清诚敬之道，亦甚乖违，允宜严切

饬禁。为此，示仰阖邑人等知悉。

《元宵节词》清嘉庆·路德

平地雷声牛虎斗，万人海洋鱼龙突，听鼓铙，打出太平歌，歌佳节。

《月浦志》清·张人镜

（正月）十五日“元宵”，预取竹竿交立通衢，于十三日试灯。是夜击锣鼓，曰“闹元宵”。放火爆及烟火，谓之“挑竿”，好事者遴俊童扮演故事，或为渔婆、采茶，以金鼓导之，夸多斗靡，分社事胜，分日“走灯”。至十八日以后方撤。

《吟红山房诗·傩神》清道光二十七年·邓准之

爆竹声中杂钲鼓，索室驱疫习犹古。何人朝服立阼阶，朱裳空见沿门舞。诸君休笑蒙熊皮，当官面目是耶非。

《盐源县志》清道光

么些人（即纳西人）死，则缚木如床，置尸其中，迁户外，亲属各以酒面至，男女屈一足，相携而跳，歌呼达旦，谓之跳锅庄；其大户，则数男子莵鍪藤甲，执剑旋折而舞。

《燕京杂诗》清道光·佚名

儿童赛打迎年鼓，草草杯盘饯小除；争向灯前书好字，来朝喜气卜扶舆。

《阳江县志》清道光

元旦启户即燃爆竹……乐工踵门弹唱，好事者装成彩龙凤狮诸舞，沿街庆演……击金鼓喧闹阗，观者如堵，自元旦至燃灯乃罢，谓之闹元宵。

……

舞龙必先舞鲤鱼，取鲤鱼化龙之象。

《永明县志》清道光二十六年

元旦，乡人装狮子跳掷为戏。

《元江州志》 清道光

烹羊豕祀先，醉饱笙歌舞之。

《粤西笔述》 清道光·张祥河

瑶人风俗，最尚踏歌。

《云南通志稿》 清道光十五年

陈祚兴《葛天舞》

博南黎首群萃舞，手持犛尾跃如虎，史称创制自葛天，遐荒万载不图睹，婆娑粲者具中华，踊跃边氓存太古，吹笙鼓簧导引行，日之方中皆前俯，礼失求野类鸟官，未许仅同突厥数，秊然羲皇以上思，若俦好作无怀伍。

王思训《述古诗十二首》（之一）

跳月罽裳谐楚舞，踏歌夔鼓夺秋笳，莫将庲器喰蒙诏，李白辞成胜浣沙。

张九钺《昆明竹枝词》（之一）

打草秆儿大理腔，曾闻哀怨似罗江，十三女儿花灯鼓，愁杀鹧鸪飞一双。

《燕台杂咏》 清咸丰·蒋沄

人海喧阗午市声，茶寮酒社斗鲜明。十番软舞鱼龙戏，一串清歌傀儡棚。

《燕台竹枝词·太平鼓》 清咸丰·何耳

铁环振响鼓蓬蓬，跳舞成群岁渐终。见说太平都有象，衢歌声与壤歌同。

《榆林府志·卷二十四·风俗志》 清咸丰七年

葭州：……十五日元宵夜，街市遍张灯火，朗如白昼，长少聚观，小儿骑竹马灯为乐。先夕至次夕三日，火场聚石炭如斗大者，累作幢塔状，或狮、象形，燃之通明竟夜。

《云阳县志·风俗》 清咸丰四年

有疾病医药弗效，动辄求神，故巫觋所在皆有。其巫有两类：一为“老君教”；一为“仙女教”。“老君教”教第歌呼跳神而已；仙女教则以美男子饰为妇人，歌唱媟亵之词，以娱神。

丧礼……惟亲朋来吊，竞尚侈华，或饰为鱼龙曼衍之戏。

上元，古名“传柑之会”，今则以汤圆相遗，即馎饦也。是夕灯火最盛，有龙、狮戏，火树星桥，不减古昔，极为佳节。

《宜城县志》 清同治五年

舞以象，歌释者曰，乐取其声，舞取其容，并至乐以成矣。

《仪陇县志·风俗》 清同治十年

正月……上元节前五日，沿街之灯，鱼龙曼衍，或狮灯相往还，如古傩者。……火树银花，争辉绚彩，环而观者如堵，人声、爆声、鼓乐声，错杂不可复辨，喧阗达旦，至十五夜止，亦山城巨观也。

《黟县县志·风俗》 清同治八年

祈禳请猖，出会演鬼，前志已载示禁，今仍未尽革除。七都复有游太阳降童之事，尤为不经。游太阳者，岁以六月酷暑之时，凡七都各村各庙神像尽异出聚于神位最尊之庙，数日乃还。降童者，游太阳日，以庄户童子为之妆，世巫行术，降神附童子身，踯跳若狂，利刃剺额流血至胸，谓之开天门。别煎油大釜，极沸，下豆腐，赤手入沸油数取之，出表会众，腐尽而手不灼。左道袤俗云自明季已然。惟七都有此，他都并无之。

《永绥厅志·苗峒》 清同治

（其一）

苗俗又有所谓跳鼓脏者，乃合寨之公祀，亦犹民间之清醮，数年间行之，每户杀牛一只，蒸米饼一石。届时，男女早集，多者千余，少亦数百。另一人击竹筒，一木空中，二面蒙生牛皮。一人衣彩服挝之，其余男子各服伶人五色衣或披红毡，以马尾置乌纱冠首，苗妇亦盛服。男外旋，女内旋，皆举手顿足，其身摇动，舞袖相联，左右顾盼，不徐不疾，亦觉可观。而芦笙之音与歌声相应，悠扬高下，并堪入耳。谓之跳鼓脏。跳至戌时乃罢。

（其二）

又有接龙一祭与椎牛大略相同。

《酉阳直隶州总志·风俗志》 清同治二年

祈禳

秀山县 ……遇有疾病，颇信巫觋。或白昼吹角跳舞，呶呶不休，俗谓之“跳神”。

彭水县 ……有疾病则酬神愿，大击钲鼓，请巫师以咒舞。

案州属多男巫，其女巫则谓之师娘子，凡咒舞求佑只用男巫一二人或三四人。病愈还愿谓之阳戏则多至十余人，生、旦、净、丑、袍

帽冠服无所不具。……又州属巫觋凡五种，一种土官时神巫王法灵（法灵跎背故俗名王跎子）所传。其法花冠红裙，夭斜跳舞，谓之仙娘教，有下蛮王下黑神之说，以煤涂面，执杖驱邪，此一种也；……一种出于川西，言刘蜀后主时所传，其法生、旦、净、丑，插科打诨，谓之“上川教”，代人还愿，歌舞求神，此又一种也；……一种则女巫所谓“师娘子”者而已，至还愿，皆曰跳神，亦曰降（读如干）神。

节令

初三、四日以后，有龙灯之戏，州属市镇乡村皆有之，唯龙潭镇为盛。四乡之龙皆集于镇，夜必数十条或百余条。至上元夜而后止，其万寿宫一龙曰老龙，系乾隆四年所制者，尤瑰奇，长约三十丈，大三围，执以四十八人。又天后宫一龙，曰鸭子龙，龙颈长八九尺，大亦二三围，执以三十六人。二龙之出，锣鼓震地，烛火灼天，诸龙皆不敢抗，此升平之盛事，市镇之奇观也。至于跳狮子舞、斗牛、请七姑娘……随其乡俗亦所在有之。

元宵夜户张彩灯，鸣击金鼓，以童子扮饰，演习歌舞，曰“闹元宵”。（案：闹元宵之戏，彭水为盛，然自朔至望，无夕不然，但“元宵”则灯光更盛耳。）

元宵后三日，村市之中尚有曼衍鱼龙，喧阗金鼓者，盖吴越王金钱买灯之后，民间尚沿其遗风也。

《粤游小志》 清同治·张心泰

贺县瑶有二，曰东峒、曰西峒……迎春时，瑶头率男妇暨童子数十人……随春牛至县公堂。瑶头执短颈渔鼓，瑶妇提圆面小锣，相跳跃，一歌诧，一歌讹，诸童男女左右互歌以应，虽不辨所歌何词，而音节抑扬可听……先是有彩麒麟舞堂上，瑶头俟彩麒麟下阶，乃叩赏，欢呼而散。

《崖州志·卷十三》 清光绪

黎情

丧葬……贫曰吃茶，富曰作八，诸戚必以牛羊纸灯鼓吹来奠，虽当身鬻子，不悔。作八必分花木跳击竿。

《盐源县志·风俗》 清光绪二十年

岁时民俗　立春先三日，盐井饰童子为杂剧装，明日鼓乐而之城，又明日迎春东郊，名曰春台，众人熙熙。

《燕都杂咏》 清光绪·樊彬

（其一）

倒喇传新曲，瓯灯舞更轻，筝琶齐入破，金铁作边声。（元有倒喇之戏，谓歌也，琵琶、胡琴、筝俱一人弹之，又顶瓯灯起舞。）

（其二）

铁树银花外，灯宵乐事多，隔篱人一笑，九曲转黄河。（缚篓为篱数层，故迂其径，人入其中，迷不易出，名“九曲黄河灯”。）

《燕京岁时记》 清光绪三十二年·富察敦崇

打鬼

打鬼本西域佛法，并非怪异，即古者九门观傩之遗风，亦所以禳除不祥也。每至打鬼，各喇嘛僧等扮演诸天神将以驱逐邪魔，都人观者甚众，有万家空巷之风。朝廷重佛法，特遣一散秩大臣以临之，亦圣人朝服阼阶之命意。打鬼日期，黄寺在（正月）十五日，黑寺在二十三日，雍和宫在三十日。

耍耗子、耍猴儿、耍苟利子、跑旱船

跑旱船者，乃村童扮成女子，手驾布船，口唱俚歌，意在学游湖而采莲者，抑何不自愧也！凡诸杂技皆京南人为之，正月最多。至农忙时则舍艺而归耕矣。

过会

过会者，乃京师游手扮作开路、中幡、杠箱官儿、五虎棍、跨鼓、花钹、高跷、秧歌、什不闲、耍坛子、耍狮子之类。如遇城隍出巡及各庙会等，随地演唱，观者如堵，最易生事。如遇金吾之贤者，则出示禁之。

放河灯

运河二闸，自端阳以后游人甚多。至中元日例有盂兰会，扮演秧歌、狮子诸杂技。晚间沿河燃灯，谓之放河灯。

风筝、毽儿、琉璃喇叭、咘咘噔、太平鼓、空钟

太平鼓者，系铁圈之上蒙以驴皮，形如团扇，柄下缀以铁环，儿童三五成群，以藤杖击之，鼓声冬冬然，环声铮铮然，上下相应，即所谓迎年之鼓也。

《燕京杂记》 清·佚名

（其一）

京师优童，甲于天下，一部中多者近百，少者亦数十，其色艺甚绝者，名噪一时，岁入十万，王公大人，至有御李之喜。优童大半是苏扬小民，从粮艘至天津，老优买之，教歌舞以媚人者也。妖态艳妆，逾于秦楼楚馆，初入都者，鲜不魂丧神夺，挟资营干，至有罄其囊而

不得旋归者。

（其二）

十二月击羯鼓，或谓之“腊鼓”，又谓之“迎年鼓”。

《燕京杂咏》清·光绪·褚维垲

一枝筇竹托行踪，应是周庭旧瞽宗。世路崎岖全不识，太平小鼓击冬冬。（盲者击小鼓，名为太平鼓）。

《鸯哥行》清光绪·施补华

鸯哥十五工胡妆，双垂辫发珠玉光。丰貂之冠孔翠饰，锦衣璀璨从风扬。春山连绵眉黛长，举袖轩轩来慰郎。援瑟抱鼓坐一旁，调和音节初登场。胡歌咿呀听难晓，但觉闲情相缭绕。也似江南儿女痴，愁恨偏多欢乐少。歌声和沓舞参差，看君含笑把金卮。红闺昨夜春风暖，梦到君边君未知。

《迎春》清光绪·姚思勤

今年台阁盛，夹道万人看。

《瀛壖杂志》清光绪·王韬

（正月十五）以蛮童装束作女子状，名曰台阁。

《永安县志》清光绪

正月十五上元节，民多做兽形烛桥灯游，其态凶猛壮观，有麒麟、虎豹、熊罴、貔貅诸兽灯。邑人放爆竹迎接，能消灾灭邪，祈保平安。

《玉林州志》清光绪二十年

（其一）

元宵以前，乡村中有装扮竹马、春牛戏者，竹马则唱采茶歌，春牛则唱耕田曲。又有舞狮、要猴、跳龙、引凤等戏，沿村唱舞，谓之贺新年。

（其二）

舆地风俗

傩礼今为平安醮，以僧道为之，止行索室驱疫之礼，若黄金四目，执戈扬盾，则乡村社庙用以娱神，画衣翩跹，有迎神送神之词，称其人为童家，别于僧道，殆即侲子之名也。

《玉田县志》清光绪十年

城隍诞日者，迎神出庙，周游街巷，金鼓喧阗，火爆聒耳，以媚神求福，矫诬已甚。然而，地方官曾莫之禁者，以其出会之期，恒在仲夏春温之，气郁而不宣，及至溽暑熏蒸，易成疫疠，其于阛阓辐辏

之地宣泄，尤难得此金鼓火爆之声，亦可以祛除时殄，是即周礼，乡傩之遗意也。然而，黄金四目，执戈扬盾，前人已谓近于戏，今则直以戏为事神之具矣。出会时，炉、亭、旗、伞备极鲜妍，抬阁杂剧巧为装演。

《盂县志》清光绪

上元日，搭鳌山，祭神祇，广集音乐，扮演杂剧，夜则列灯火。

《越嶲厅志·风俗》清光绪三十二年

过岁

以前中堂铺松毛五尺，余竖三尺，便于拜跪。迎春中，龙、狮、竹马、高桩、杂剧、斗级、辨峻德、耕田，集春场争演，谓之“抢春”。至初四日，沿街逐门首戏耍，锣鼓喧阗，十五日乃罢。

夷俗

每岁以六月十四日为小过年，……饮酒欢庆，夜燃炬跳舞，名“火把会”。十月朔日为过大年，必打牛羊，跳锅装。

《云龙州志》清光绪

风俗

元宵前迎三崇神，沿街立松棚，设供献，张灯爆竹，歌舞旬日。季冬……凡病者酬神必宰猪羊，备烧酒纸锭延巫，曰香童者数人歌舞，以乐神。热铁链于火口衔之出入踢跳，缚数十刀于木端似梯，赤足升降，曰上刀山。

赵朴《罗武踏歌赋》

踏歌灯火下，白衣杂绿衣。连环腕相握，旋步作团围。阿奴吹短律，雀跃狎寒威。曲肩踵其武，径复屡依违。鸳鸯何放浪，形影不自非。雄鸣类鸠舌，雌声艳却微。引吭迭唱和，踯躅忘所归。细听无佳曲，摭拾应当机。主人劳其酒，盘飧便充饥。奄忽鸡鼓翅，棚场已音稀。撒手如鸟散，困倒卧朝晖。是真罗武俗，笑观不足讥。

《伊米德史》清末·毛拉·木沙·赛拉米

（苏菲神秘主义教徒）往往男女混杂地聚在一间大院子里……鼓乐大作，于是男男女女便相互混杂地跳《萨玛舞》，并大喊大叫，他们时而跌倒，时而站起来，时而像醉汉昏迷不醒，口吐白沫，就这样从享受状态进入非享受状态。

清《永州府志》

正月十五日剪纸为灯，有鳌山鱼龙诸戏，……结灯于堂，千门鼓吹相闻，街市游观，午夜不禁。

民国初年《云南丛书》

清·牛焘《寄秋轩吟草》

六诏遗民慨已非，河山风景尚依稀。匏笙芦笛家家吹，白雪梅花处处飞。银山一半夕阳开，江水年年绿似醅。最是清猿啼不断，竹枝哀怨个中来。月下何人觱篥吹，齐声高唱踏蛮儿。算从边塞西风起，踏到落花三月时。

清光绪·杨泗藻《丽郡诗文征·和逊斋观浪蕖蛮舞六首》（选五）

圈舞：广场环绕竭来工，笙笛相和进退同，十二万年男共女，大都跳不出圈中。

倒卷：龙行婉转雁行翩，倒卷重重百臂连，倒是翻新仍复旧，文章顺逆本天然。

龙灯：贯鱼跃跃想中流，双臂开门好共由，难怪当年频点额，成龙原要肯低头。

敲鞋：皮鞋橐橐态珊珊，顾盼匆忙汗不干，转面回身生怕错，从来左右做人难。

搕膝：低头转背赴笙音，相触相依变态深，莫倚莲花生步步，男儿膝下有黄金。

赵怀礼《绕海歌》

绕海歌、歌绕海，阿娘挈女郎携崽。年年六月月望日，绕海烧香路如织。踉跄步拜额磨尘，褚镪豪缠肩负石。就中羼厕纷治游，草竿拍打弹篗篌。有时芍洧伊相谑，何处邱麻赋彼留。坛神十八何乡贯，吐番颓俗沿蒙段。狂狼尽送爱河舟，炎风不卷坤灵扇。神仙官府无稽诃，醉狂举国来奔波。似闻石宝无遮会，联臂中秋踏月多。谁知谣祀难徼福，未和清时动惹魔。明朝待唱朝山曲，此夕先赓绕海歌。

Z

清顺治·元璟《杂咏篇》

秧歌

春在京华闹处多，放灯时节踏秧歌。近来供奉红云殿，不怕阑街闯将过。

灯满鳌山月满街，花锣花鼓打如雷。分明唱出田家乐，半是豳风诗句来。

《赠伎郎圆》 清顺治·吴伟业

轻靴窄袖柘枝装，舞罢斜身倚玉床。

《赵州志·民俗》 清乾隆元年

元宵多于飞来寺烧香，弥渡则聚于太平山或铁柱庙或温泉，夜则张灯，踏歌为乐。八月中秋果饼祭月，儿童作火龙舞。

倮民多披羊皮，民婚聘用牛羊猪鸡为礼，相聚则吹芦笙打歌为乐。

……

每岁春正月，各村迎请后稷田祖，设坛致祭，演龙灯，花灯，鼓吹箫弦，弦歌遍野，俨然见康衢击壤之风，而一切宴会演戏示禁派累里夫索取场市。

《震垣识略·识馀》 清乾隆·吴长元

倒喇，金元戏剧名也，似俗而雅。钱塘陆次云赋《满庭芳》词云："左抱琵琶，右持琥珀，胡琴中倚秦筝，冰弦忽奏，玉指一时鸣，唱到繁音入破，龟兹曲，尽作边声，倾耳际，忽悲忽喜，忽又恨难平。舞人矜舞态，双瓯分顶，顶上燃灯，更口噙湘竹，击节堪听，旋复回风滚雪，摇绛蜡，故使人惊，哀艳极，色飞心骇，四座不胜情。"

长元按：朱竹垞、查初白俱有观倒喇诗，茫不知为何技，读此词有如目击。洵乎诗难状而词易工也。

徐华隐云：此等题极宜留咏，以补《风俗通》之所未载。今都中此技无有矣。

《镇安府志》 清乾隆二十一年

元旦……是日，瑶民群至官署，执木椎，撞擂公堂钟鼓，跳跃戏舞于厅事前，名曰"祝丰年"。官赏花红，酒肉欢饮而散。

《镇雄州志·风俗》 清乾隆四十九年

僰僰……死则束缚其尸，宰牛烹羊以待吊者。其葬架木为楼，舁其尸于上焚之，曰火葬。往吊者族姓，则用鸡一只，谓同笼生长也，姻戚则邀亲好，率亲仆属，步骑成群，绕灵呼吁，哭声震地，名曰"打鬼"。

苗类……婚姻不先媒约，每于岁正，择地树芭蕉一株，集群少吹芦笙月下，婆娑歌舞，各择所配，名曰"扎山"。……

（彝）沙兔语言……农闲去寨一二里，吹笙引女出，隔地兀坐，长歌宛转，更倡迭和，愈歌愈远。以一人为首吹笙前导，众男女周旋起舞，谓之跳月。

元宵节自初八至十六日，城中烧灯张乐，人家植竿于门，悬挂天灯，市肆箫鼓喤喤，爆竹喧震，杂戏呈耀，衢路汉夷相率走观，欢声动地。

乡里多演龙灯，逐处跳舞，相传以逐牛疫。

《中卫县志》清乾隆二十六年

孟秋七日，闺人以指工、茗果作乞巧会，甚有群聚歌舞，俗称跳巧者。

《竹龙》清乾隆·吴锡麟

岂是葛陂化，金鳞闪几重。笑他骑竹马，又欲舞仙筇。赤手一群扑，青云何日从。叶公能好此，宛转叹犹龙。

『竹马』诗 清乾隆·黄模

儿童骑竹马，妆点太平春。一队彩旃飐，呵来头踏新。轻盈纱映烛，掩冉影随身。跳碎铜街月，霏霏起暗尘。

《竹西寺再送白墀，用壁间东坡〈送李博过岭〉韵》清乾隆·蒋世铨

大户吸川鲸，小户饮露蝉。醉遍扬州花，岂但月与烟。爱看《柘枝》舞，君亦莱公颠。酒酣写新诗，人惊柳诚悬。广文最儒雅，与会尤仙仙。牵率异乡客，合缀同甲贤。与君作邀头，斗啜平山泉。豪家宴红裙，杉扇偎婵娟。不若文字饮，巾袷来翩翩。如何唱骊驹，折柳同凄然。

《竹枝词》清乾隆·岑澄

柚灯画炉妲己娥，丝竹沿街按节歌，纸马莲舟都入画，果然秋色比春多。

《竹叶亭杂记》清嘉庆·姚元之

卷一

《庆隆舞》，每岁除夕用之。以竹作马头马尾，彩缯饰之，如戏中假马者。一人屣高跷骑假马，一人涂面身着黑皮作野兽状，奋力跳跃，高跷者弯弓射。旁有持红油簸箕者一人，箸刮箕而歌。高跷者逐此兽而射之，兽应弦毙。人谓之“射妈狐子”。此象功之舞也。有谓此即古大傩之意，非也。闻之盛京尹泰云：“达呼尔居黑龙江之地，从古未归王化。彼地有一种兽，不知何名，喜啮马腿，达呼尔畏之倍于虎，不敢安居。国初时，曾至彼地，因著高跷骑假马，竟射杀此兽。达呼

尔以为神也，乃归诚焉。因作是舞。”

圆明园宫门内，正月十五放和盒，例也。即烟火盒子。大架高悬，一盒三层：第一层“天下太平”四大字；二层鸽雀无数群飞，取放生之意；三层小儿四人，击秧歌鼓，唱秧歌，唱“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中驾六龙”一首。惟其时余观之朝阳满地，不见灯光矣。后停止。

王建《宫词》：每遍舞头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居易录》云：今外国犹传其制。引郑麟趾《高丽史》云：教坊奏王母队歌舞，一队五十五人，舞成四字，或“君王万岁”，或“天下太平”，此其遗意云云。今圆明园正月十五日，筵宴外藩，放烟火，转龙灯。其制，人持一竿，竿上横一杆，状如丁字。横杆两头系两红灯，按队盘旋，参差高下如龙之宛转。少顷，则中立向上排列“天下太平”四字。当亦前人遗意耶。

卷三

满洲跳神。有一等人专习跳舞讽诵祝文者，名曰萨吗，亦满洲人。跳神之家先期具简邀之。及至，摘帽向主家神座前叩首。主家设供，献黑豕毕，萨吗乃头戴神帽，身系腰铃，手击皮鼓，即太平鼓。摇首摆腰，跳舞击鼓，铃声、鼓声一时俱起。鼓每抑扬击之，三击为一节，其节似街上童儿之戏者。萨吗诵祝文，旋诵旋跳。……其鼓别有手鼓、架鼓，俱系主家自击，紧缓一以萨吗鼓声为应。萨吗诵祝至紧处，则若颠若狂，若以为神之将来也。诵愈疾，跳愈甚，铃鼓声愈急，众鼓轰然矣。……萨吗，即古之巫祝也；其跳舞，即婆娑乐神之意。帽上插翎，盖即鹭羽、鹭翿之意也。必跳舞，故曰跳神。

《真州竹枝词》 清道光·厉惕斋

高跷

幻作禅门丈六身，居然潇洒出风尘。未知解脱当何日，恐是场中一矮人。

跳判

现身说法示官曹，椅上蹲蹲坐不牢。应有乌纱圆领客，自惭身也是红袍。

《直隶定州志》 清道光

乐谱中和韶乐考，国初之乐多因旧制，康熙八年始订正中和韶乐，五十二年改造乐器，审定黄钟之度，五十四年造乐器，成五十五年，颁于直省文庙，至乾隆八年更定乐章，改迎神乐，曰昭平初献，曰宣平亚献，曰秩平终献，曰叙平彻馔，曰懿平送神，曰德平乐之器，十有五曰麾，曰应鼓，曰柷，曰搏拊，曰编钟，曰编磬，曰瑟，曰琴，

曰笙，曰笛，曰排箫，曰箫，曰埙，曰篪，曰敔，而堂下大鼓不列其间，或以此节主祭分献，执事者之进退非合奏于乐者与。

《直隶霍州志》
清道光五年

卷三·风俗

元宵，张灯吹鼓，扮抬高，办杂剧，士女骈集。

卷二十五·艺文

重建文昌庙创建乐楼碑记

霍郡文昌庙始建即有乐楼。岁二月初三日，献戏三日，亦乐以崇德、舞以昭敬之义。执事者有恪，罔敢或怠，百年遵沿而不替。乾隆二十五年，考感胡刺史典郡，惑于风水之说，以为文星喜静，乐舞非宜，毁其楼，撤其材而别用之。嗣后，青灯黄卷，奋志研修，不乏其人，乃五十余年，科名落落，风水之不验如此。迨嘉庆十二年，刺史叶公祖秉铎，牛夫子、陈夫子商易魁壁之向，仍备歌舞以荐神歆。是年，即有隽于乡者；次年，又有隽于都者，风水之偶验又如此！然此，吾侪不敢援以为据维今……

《中江县新志·风俗》
清道光十九年

祈禳　……春二三月，城乡皆傩，谓之“太平清醮”，悉有古意。至人有疾，医未中病，好事者辄相率为首，召师巫于家，锣鼓喧阗，歌舞酣饮，并联名具保于神，名曰“保福”。

《中卫县志》
清道光二十一年

文庙祭品　……

祭器　……

乐器　麾幡二杆，座两个，琴八张，棹八张，瑟二张，架二个无棹，搏拊二个，棹二张，柷一件，敔一件，龙笛二只，凤箫二只，洞箫二管，笙四攒，篪二桶，埙二个，金钟一十六口，玉磬一十六块，钟磬架二副连铁环，应鼓一面，连座一副。

舞器　节二杆，连穗座二个，翟三十六件，籥三十六件，干一十六面，架一座，戚一十六件，柄架一座。

《遵义府志》
清道光

上元时，乡人以扮灯为乐，用姣童作时世装，随月逐家双双踏歌，和以音乐，艳以灯火，抑扬俯仰，极态增妍，谓之闹元宵。

《章谷屯志略》
清同治十三年

（卓）附肩联臂绕径而歌，所歌者数十百种，首尾有定局，其中所歌在人变换之巧拙，其语有颂扬者，有言日月星辰者，有论阴晴风雨者，有念稼穑之艰难者，有谓织纴之辛勤者，有尚鹿麋俟者，有壮牛羊之濈湿者，有诮惰而称勤者，有男女相爱悦者，有相互赠答者，有互相讪讥者，有叙离合忧思者，有怀野田草露者。悉以足之疾徐轻重为节。

《彰明县志·卷十九》
清同治十三年

杂俗……正月前半，城乡市镇，或以狮龙、竹马、火树、花灯互相谒贺。

《直隶理番厅志·夷俗》
清同治五年

土俗以三冬望日为岁朝。先一月集男女以白涂门，曰贴门神。饮酒歌舞谓小过年，至期则曰大过年，广延番僧为七日道场，击鼓钹，诵经声闻数十里。第五日，僧各顶大笠，披绣衣，自庙盘旋庭中，至于门外。甲夜抟面为人，实牛羊肠肺为压胜仇家之戏。门内外俱聚兵，每一僧诵一咒，则内外哗声相应，枪炮齐发。丙夜于门外缚草作浮屠，饰以金碧，置面人其下。第六日，僧尽集门外，筑坛如敞，设帷幄。老僧上座，余蒙牛皮，戴面具象虎豹形，环走诵咒。乃大集番兵，土司甲胄操弓矢，跳跃而出，目兵分队随行。弓箭者手弯弓，腰皮盾，身漆甲，首大盔，上悬一小旗，鹅翎七，背挂彩帛。枪刀者，手放（执）枪或背枪舞，腰左右悬刀，衣棉甲，顶棉盔，状如圆盖。每十数人为队，队有长，执小旗领之。压队有大土目，令二人执大旗。又三人金鼓为号，皆作登顿盘踴，飘忽出没之势，上下于飞栈危磵之间，望若蜃楼光怪。彼人呼为打旗，尤华容摆阵也。阵毕，僧举面人掷地，环绕诅咒。一僧抽刀断其头，一僧断手脚，又一僧剜其心，僧举面人取其肠肺，嗾群犬食之乃已。大陈先代所藏金玉珠宝器物，人各捧盘，盘盛麦，置宝玉于上，旌旗幡幢迎导，簇拥两人蒙狮皮作老鬼，一执球作小鬼，引狮抟球，环幄三匝，僧乃焚其草缚浮屠，众兵枪箭分队前驱，势若破敌。众妇首戴大帽，帽用布全幅盘绕，嵌以宝石，长裙短衣，披大毯，若僧人褊衫，执草一束，夹道掷地焚之，各兵越火过。男女执手，复环行三匝，歌声四起，如凯旋者，庭列酒甕无数，男女复分队，更唱迭和，执手跳跃，自夜达旦，名曰跳锅装。又明日，番僧露坐于庭诵经，设高坐，大喇嘛说法，土司侍坐，头目跪听，乃分宴其族类而散。

《直隶绵州志·风俗》 清同治十二年

祈禳 ……至冬成收获，宰牲报享，尚有古蜡祭遗意。至延巫禳病，乡市皆然。巫者击鼓吹角，饰娈童作女妆，为婆娑之舞。并有女巫，亦习为此术，病者延至其家，通宵歌舞，内外不分，恬不为怪。

节序……二月……又，碧水岩、西山观亦各有戏会……奉督宪常饬 禁民间不许演目连戏（此戏每演必一月或兼旬始竣）。

《赵氏族谱》 清光绪

赵冠三绕三灵竹枝词十首《寄龛僧稿》

清和四月日初长，簇簇游人拥道旁，姹紫嫣红君莫笑，由来六诏归时妆。

鼓乐喧阗彻耳鸣，游人杂还柳边行。蛮歌漫道浑无趣，胜似吴歈越曲声。

行来却似玉山颓，如醉如痴亦快哉。料得使君开笑口，熙熙道是舞春台。

偶向神都观里游，炉烟万缕半空浮。阿婆诵罢番经后，高唱乌乌乐未休。

簇簇游人此日多，蝉联直向史城过。边民那解霓裳曲，半是彝歌半汉歌。

士女如云郭外游，红颜白面两风流。深情欲向郎君诉，静夜犹闻醉里讴。

青衫白袷绛罗襦，唱罢乌乌汗似珠。借问桥边谁卖雪，投钱可饮一杯无。

无情最是雨中声，未得逍遥载酒行。四月谁知天意好，年年此日半阴晴。

醉眼微开带笑看，方樽共饮且盘桓。亦知佳节原难再，明月夜圆兴未阑。

时维四月最清和，处处箫笙景如何。但使终生如此乐，农人已是沐恩多。

赵甲南《咏绕三灵》

淡抹浓妆分外艳，游行手执霸王鞭。咚咚更有金钱鼓，且舞且歌为飘然。欣逢四月最清和，簇簇游人此日多。六诏遗风今尚在，诸君莫笑是夷歌。红男绿女喜春游，山麓海滨绕一周。廿四已过人影散，归家返道事田畴。

赵福绥《绕三灵竹枝词》

三塔寺前新梦杳，一夜钟声，敲到天初晓。真好心情哥也嫂，三灵约着同来绕。人海人山争大道，十里塘前，还让人家早。四月清和

天气好，一场兴趣知多少。

曲唱民家随口道，竹杖斜拖，歪挂葫芦小。一路打通真不老，霸王鞭向长街扫。野外催耕啼野鸟，一路笙歌，要到何时了。皮褂绸衫颠又倒，两旁笑煞男妆巧。

游女妖娇兼窈窕，带绿穿红，时样妆来好。十九峰前何袅袅，轻风摆柳腰儿小。一口槟榔春色饱，异样当头，帽结河南草。转面美人悲忽老，汗多洗得胭脂少。

听说家家结善缘，善男信女两无边。四月时光真个好，打来一路霸王鞭。

五里塘前十里塘，民家曲唱日光长。杏黄衫子羊皮褂，笑煞男儿异样妆。

《增修灌县志·风俗志》 清光绪十二年

正月……九日，谓之上九。……是日，沿街挂灯，城乡装扮龙狮各灯游戏至十五日，谓之元宵，亦曰灯节。

《竹枝词·摆手堂》 清光绪·向晓甫

摆手堂前艳会多，姑娘联袂缓行歌。咚咚鼓杂喃喃语，袅袅余音嗬吔嗬。

《中亚探险》 清宣统三年 [日本]橘瑞超

这里的人们能歌善舞……跳舞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在头上顶一个油盘，点上火，整个舞蹈过程中，火不熄，油也溢不出来。

《中甸竹枝词》 清·张冀夔

（藏族）家家楼上有喇嘛，打鼓椎牛供释迦，多少女儿看跳鬼，珊瑚枝缀鬓边斜。

《竹枝词》 载民国《临县志》 清末·刘如兰

秧歌队队演村农，花鼓斑衣一路逢，东社穿来西社去，入门先唱喜重重。

《知识总汇》
清·贡珠·云丹嘉措

（藏族舞蹈　其一）

舞蹈的各种动作姿态是用人体塑造的精彩工艺之一。

（其二）

根据各自的习俗和规律分别学好，切勿误。

（其三）

“舞蹈九技”是优美，英姿，丑态等三种为身技（形态）；凶猛，嬉笑，恐怖等三种为口技（声态）；悲悯，愤怒，和善等三种为心技（情态）。

（其四）

上身动作像雄狮，腰间动作要妖娆。四肢关节要灵巧，肌腱活动要松弛。全身姿态要柔软，表演表情要傲慢。举止要像流水缓步，膝窝曲节要颤动。脚步脚尖要灵活，普遍要求英姿雄壮。

（其五）

雄壮凶狠的舞蹈，过多的摇动会失误。傲慢柔软的舞蹈，过多的做作会失误。伶俐轻便的舞蹈，过多的慌忙会失误。缓步慢速的舞蹈，过多的懒散会失误。优美典雅的舞蹈，过多的大动会失误。

《哲赫林耶道统史》
民国二十二年·穆罕默德·曼苏勒·马学智

教主马以德同教下和修道的人在念迪克尔，忽然他站了起来，跳起舞来，是这样：他第一步先迈右脚和右手，第二步迈左脚与左手，他打着榧子发出和谐的声调，如此转着圈子……口中念着吃唔。

……

教主哈给根俩（指马以德）他常常记主，当他的庄稼黄了时，阿訇满拉都带着小净给他收割。打谷的日子里，都来到打谷场上，每人拿一把连枷，分两班、面对着面，这一班把连枷打在地上，他们就高念“俩”，同时动着脚，那一班再把连枷打在地上高念“印”，照这样行动，他们转着圈子。教主也同他们转着圈子，他抬起左脚念“俩”，放下右脚念“印”，同时摇头晃着他的肩膀，两手指点着，使迪克尔的声音传扬六个方向

《紫燕金鱼室笔记·八美图》
民国·李禧

距今四十五年前五月二十八日，太平妈宫迎天妃香，踵事增华，盛极一时。粉阁、彩阁外，别有蜈蚣棚数架。蜈蚣棚者，搭木条如桥状，木条相接处凿圆孔，中贯以轴，木条能转折自如，轴长数尺，以壮夫撑于肩上，棚长一二丈不等，上以童男女扮故事，龙头凤尾，游行道上，活动如蜈蚣，故俗以是名之。有一棚扮八美图，男童咸佼丽无匹，观者啧啧。

民国

第一部分

A

《安县志·旧志风俗》民国二十七年

岁会　每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入夜燃灯，祀天地、祖先，好事者作龙灯、狮灯、竹马灯，游戏城市，名贺元宵。

《安泽县志·祝典乐谱》民国修订

乐谱

麾　　　　　　　　麾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歌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琴 琴 琴 琴　　琴 琴 琴 琴
瑟　　　　　　瑟
拊搏　　　　　　拊搏
敔　　　　　　柷
笙 洞 凤 龙　　龙 凤 洞 笙
笙 箫 箫 笛　　笛 箫 箫 笙
篪 埙　　　　　　埙 篪
磬　　　　　　钟
丹
鼓　　墀　　鼓
节　　　　　　节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舞

B

《巴县志·风俗》 民国二十八年

五、岁时 ……九日俗称上九。比户燃灯，趫捷者饰狮子，夜则群拥龙灯，偶然双舞，金鼓满街。……《田居蚕室录》云：上元时，乡人以扮灯为乐，用姣童作时世装，随月逐家，双双踏歌，和以音乐，艳以灯火，抑扬俯仰，极态增妍，谓之闹元宵。其中所唱《采茶歌》……音词清婉，莫知所自。……巴俗，上元车灯以锣鼓歌词，各操土风，殆其遗风也。……十五为元宵节。人家皆团米粉做汤圆，即名元宵。入夜……市人以鞭炮、筒花聚烧龙灯。

六、迷信 《蜀语》："男巫曰端公"。《仁怀志》："凡人有疾病，多不信医药，属巫诅焉，曰跳端公。"尚鬼信巫，巴俗至今犹然也。《蜀语》："坛神名主坛罗公，黑面，手持斧吹角，设像于室西北隅，去地尺许，岁暮则割牲延巫歌舞赛之。"考《炎徼纪闻》曰：罗罗，本卢鹿，而讹为罗罗。有二种，黑罗罗曰乌蛮，白罗罗曰白蛮，俗尚鬼，故曰"罗鬼"。今市井及乡里古宅在百年前者往往有之。奉坛神者，其神以径尺之石，高七八寸置于堂右倚壁，曰坛等。上供坛牌，粘于壁，旁列坛枪。其牌或书"罗公先师"，或书"镇一元坛赵侯元帅郭氏领兵三郎"，两旁列称号数、卜名，皆不可究诘。每岁一祭，杀豕一，招巫跳舞，歌唱彻夜，谓之庆坛。

《百年前的台湾及其土番》春雪（载《民俗》『复刊号』民国二十六年第一卷第二期）

秫米登场，即以为酒，男女藉草剧饮歌舞，昼夜不辍，不尽不止。

《宝鸡县志·卷十二·风俗·时令》 民国十年

乡俗好祀神，社会演戏，年不下数次，虽春祈秋报农家故事，然男女杂沓焚香拜祷、赌博争斗、兴狱讼转移之术，正有赖于主持风教者。

每年新春，邻里亲族互相来往拜贺年节，各饮春酒。上元前数日乡中为傩戏竹马闹元宵。

（其一）

十三日至十五日为中元节，俗称鬼节，……东便门外二闸，亦于中元设盂兰会，扮演秧歌狮子诸杂技。

（其二）

跑旱船的（肩荷彩船），敲锣鼓，打铙，其声“冬隆冬，一冬冬，擦，擦，擦，擦”。

（其三）

走会又名武会，为民间最热闹之杂戏，亦即民间有统系之艺术，各种歌舞技艺，五花八门，均有活泼之精神，而不染营利之思想。会中人员，具有坚实勇敢之精神，表演各种艺术，均极精彩，于民间艺术中，占有雄厚之势力，每逢山坛庙集开会时，或一村一处有典礼庆贺时，皆举行走会，而城外各村亦有例年行之者。其为民间调剂艺术者，以妙峰山及左安门外之十里河地方为最盛。由绅董礼请各会表演以助兴趣者，如永定门外之中顶南顶等，观者均有万人空巷之势。走会内部之组织，可分为两部，一部为角色，专司表演各种技艺，一部为管理会中一切事务。而会中人员，又分为各把：（一）钱粮把儿，此把儿专管挑担笼子（笼子即会之招牌），笼箱内装会中应用之零件，每会有笼子四挑，每挑为笼子一对，笼子作金漆之饰，每笼箱上插嵌三角旗四面，上绣会名，皆作四字，与文场会然，旗上并有白色飘带，旗有木顶，谓之佛头，并缀以花穗子，谓之佛须，旗上系串铃，一经挑行，其响啷啷，声闻数里，旗之作蓝色者，称为蓝旗蓝幌，黄色者为黄旗黄幌，但黄旗在走会声誉中最称名贵，前清时非曾经圣览或举贺黄旗者不得滥用。本把儿有督管，每届走会时在最前部指挥一切，手执较大之旗，与笼子上之旗式相同，谓之播子，遥为指挥，谓之前引。（二）大车把儿，本把儿备大车数辆，为会毕时乘坐之用，其杠箱杠子等会，亦多在大车上表演。（三）忠和把儿，本把儿为变相之厨师，专司制作，或携带会中之应用食品等事。（四）神堂把儿，本把儿专司祭神时之仪式演礼，及神前应用物品之预备。以上四把儿为人员部分之组织，每把儿有主事一人，谓之把儿头。至于角色部分，多为青年壮汉，装束齐整，有附属角色之人员，谓之下手。此外尚有会役，管理走会时应摆布之工具，化装及担挑笼幌（挑笼者身穿黄衣）等事。各会组织，多系耗财买脸，固需富家子弟担任设备，而角色因嗜好所趋，多有不顾身家而参加者，其热心艺术之精神，殊可佳矣。走会之种类，名目繁多，兹述其流行普遍者如下：

开路会，本会所表演者为钢叉之戏，叉分双头与单头，各角色于

表演时，皆作赤臂，间杂其他武器，各显奇技，以叉在身首之间，作种种飞舞之势，生龙活虎，毕现眼前，以其纯粹把弄武器，故推为走会之首。

幡会，又名大执事，钟幡之形式，以一大竹竿为主，高可数丈，中嵌一大长布旗式，并缀铜铃，顶有小伞，重约百斤，角色耍弄幡，作种种姿势，远望之若冲天之塔，走时如遇牌楼，必掷之而过，尤为难能可贵。

秧歌会，此会在走会中最为生色，亦歌亦舞，全班角色皆彩扮成戏，并踩高跷（即木质之假腿），超出人群之上，其中角色更分十部：陀头和尚，傻公子，老作子，小二格，柴翁，渔翁，卖膏药，渔婆，俊锣，丑鼓。以上十部，因锣鼓作对，共为十二单个组成。各角色滑稽逗笑，歌舞合奏，极尽贡献艺术之天职。

五虎棍，此会原分二种，五虎棍为本会之正工，表演董家五虎遇赵匡胤打枣起衅，兄弟五人皆使三截棍，以相挎击，谓之五虎棍会。少林棍会，少林会表演时分单个练法，及对手战法两种，形式极为热闹。

双石头会……

狮子会，本会重要工具，以彩缎丝绳之属，制成特号大狮子一对，一黄一蓝，头部重约百斤，并缀铜铃。演者穿彩裤彩鞋套于工具之内，摇头摆尾，作种种跳舞之式，如真狮子然。附有九狮同居会，则除对狮之外，另有较小之狮子七头，互相协调，作舞蹈之戏，名为太狮少狮，太狮过河须戏水，少狮遇树须上高，均为最困难最精彩之技术。

石锁会……

坛子会……

杠子会，该会在大车上表演，车上设木架，横支木杠一根，演者在上作舞跳盘旋缭绕之状，身段之灵活，运用巧妙，为民间艺术中叹观止焉。

杠箱会，该会有配角，肩抬杠箱在两旁，中间有一杠子，杠箱官坐其上，红袍短须，圆翅纱帽，具滑稽之形状，不时有告状人等与杠箱官互作谐谈、语词及歌唱。

大鼓会，又名跨鼓，该会以大鼓为主脑，鼓甚大，上嵌铁环，击之当冬作响，极为好听。旁有童子二排，各执铜镲一对，互相击响，有时亦各以铜镲之单个与他人之镲任意碰响，颇有兴趣。

小车会，该会以一少妇坐老翁之推车，作种种步调与姿势，少妇且说且唱，为一极有趣味之戏。

向年走会，以真有盛名者，一经号召，则观者塞途，魔力之大，

可见一斑。

《北平俗曲略》
民国二十二年·李家瑞

朱彝尊观倒喇诗

杯盘畅舞踏红绡，高下冰瓷烛一条；不是羊家张静婉，如何贴地转纤腰。

查慎行观倒喇诗

双燕身轻拂地回，歌头舞遍一回回；问渠从小谁传来？似按西凉坐部来。

《北平的百戏》
载民国二十三年《剧学月刊》三卷
佟晶心

（秧歌、高跷）

唱秧歌人的行头较五虎棍等为复杂，多用舞台的戏衣。所扮角色有头陀、渔翁、樵夫、渔婆、傻公子等，多表演八仙和梁山泊的事迹。有的角色要带上像打花鼓的腰鼓和小的手锣，并且有丑角叫小二哥，为秧歌中重要的角色。

（跨鼓）

跨鼓是用八面极大的鼓，后面有一班六七岁的小儿翻各种各式的筋斗，所打的鼓名有单套和双套的说法。

（狮舞）

狮子共有两种，一为太狮，二为少狮。太狮是用绸子绣线等做成一个大狮子头和一个狮子的身躯。用一人持头，将足露出代表狮子的前腿。另一人伏在狮子套内，将足代表后腿。狮子头上多有铃铛，以便协助跳舞的兴趣。太狮通常是一对，另外更有一人提锣在一边号令。如同遇见河桥要戏水，遇见山必要跳上。少狮是小形狮子，通常仅用一人藏伏于内。

（莲花落、什不闲）

什不闲即系莲花落，又名京落子。起源于乞丐要钱的小曲。在《清碑类钞》上说："乞丐截三寸竹为两，以绳贯其两端，指捩之作声，歌而和之，作乞怜及颂祷词，亦有演故事者，名之莲花落。"什不闲已似一种戏剧，加入过会一同表演，实有取悦于神之遗意。他所用陪衬歌辞的乐器一名节子，一名闸板。此外，又有金钱莲花落、垛子莲花落等。其剧目有所谓《摔镜架》等剧，剧是由一人独唱而进化到合演合唱。

（开路）

开路即是舞叉。叉上有铃铛，耍叉的演员都勾出脸谱，象征古来的人物，后面追随着武场，和演员的举动应声合奏。衣服多尚青色，

缎靴和青缎靠，系丝绦及虎皮战裙。在扔叉接叉之外，所习练的名目有“十字披红”、“玉带横腰”和“旱地拔葱”等等。大概以将叉在全身乱滚永不落地为较比好看。

（五虎棍）

五虎棍是表演宋太祖赵匡胤的故事。手中都有长短木棍，勾着花脸。另外，有场面和击打的节奏相应。有时双打，有时群打，各种姿势都有名目，各种武术套子都是预先编成练习纯熟的。

此外并有少林棍，和五虎棍差不多，不过五虎棍仅限于木棍的玩弄，而少林棍则用真刀真枪彼此对打。

（中幡）

幢幡是用一根长而粗的竹竿，顶头有几个铃铛，再用各色彩绸作出花样由中心往外展出，成一圆盘的形状。在下面的很大，往上便愈来愈小成一塔形。演员大多是孔武有力，可以将很笨重的幢幡用一支膀臂举三举，落三落，并可以放在头上，撒开双手，幢幡依然不倒。所表演的方法大都各有名称。

（扛箱）

扛箱在前清据说是半官半私的东西。表演一种借饷的故事。头前先有八个人抬着四个有环的箱子。抬箱的人们有时候翻筋斗，有时候跳着走。然而箱上环子的响声永远按节合拍，没有错乱的时候。在箱子以后有一个官员穿着红袍，戴着纱帽，骑在一根竹竿上。后面还有一柄大伞，当为坐在轿上。一般观众可以任意向骑在竹竿上的官员告状，打趣说笑。而扛竹竿的演员在走路的时候要喊喝着，装着官威打起封建时期的架子来。

《北平风俗类征·下册·市肆·乞丐》 民国二十六年·李家瑞

（九）莲花落：丐伴两人，身上各穿花衣，面涂脂粉，头戴花帽，手执一支竹竿，每节挖几个眼孔，每眼内贯着好多制钱，把五色的绸线紧扎着。乞讨时开始表演，手舞足蹈，旋转跳舞，如同发疯一样。口里还唱着歌诀。也有缺少花衣而以便服充数的。

《北京礼俗小志》 民国三十二年·蔡省吾

开光：凡庙宇落成或重修，初祭为光，邻里善士多来焚香献供者，早年多请各当武顽艺行香过会，以壮观瞻。

……

贺排：凡文武顽艺，先须便家出资维持约众，谓之“把头”，俗呼结义为一把，此犹同盟之长兄也。然后择地安票房，定期请前辈同

人习演，制所用家俱物品。一切扛箱、挎鼓、幡、狮、叉、棍、花砖、秧歌、耍打跳舞者为“武顽艺”。昆、弋、秦、徽之坐打，单弦、大鼓之弹唱为“文顽艺”也。次第排成，择期请客，下帖约同人及近交贺之。起箆号、安旗幌，有同乐尧天、凯歌升平、赏心悦目、明月青松之等名。大演，同人共宴一日，此谓之“贺排”。此后则接请帖走会、走局，请家持帖，则文书子弟老师、武书子弟武都管也。

《北流县志》
民国二十六年

往昔废历正月，各乡市乡村多喜为唱采、演技、击拳术、舞狮子、舞牛、舞龙、舞马鹿等戏。自民国改元后，严厉推行国历，此种风尚为之改变，或组织演剧团、电影社、图书馆、体育场、游泳池、公园等等以为娱乐。

旧例每遇令节神诞，往往迎神赛会，或建醮诵经，或巡游演戏，声声色色，夸多斗靡。今则学术竞赛，止有展览会及运动会之比赛耳。

《北镇县志》
民国十七年

岁时祈报，演戏酬神，谓之报赛，如祈雨、谢降之类，或于农隙之时，演三、五日，亦曰赛社，有古蜡遗风。他若春秋二社，乡人聚会，焚香奠酒以祭社神，祭毕相与共食，谓之食神余。又有定期赛会……

《被忘却的民间艺术》
（载《民俗》〔复刊号〕民国三十二年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
敬文

现在，国内知识界对于艺术的关心，不可说是很冷落了。

……

只是一件事，我们没有法子否认，即大家对于民间艺术的忽略。

是的，我们学术界断片地对于民间艺术的关心，决不是全然没有。……但是，同时这又是何等微弱的事实！……关于民间装饰，民间跳舞等研究论文，更是稀少得像凤毛麟角 。总之，现代国内知识界人士对于民间艺术，是太过冷淡了！……

一句话，民间艺术，它不曾受到应该得着的注意！

……

艺术，是起源于宗教（法术—宗教）的，近代有些学者这样主张。我们不能够赞成这种理论。因为，它不能包括和充分说明属于这方面的一切事实。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艺术和宗教有着很深切的关系，特别是在文化幼稚的社会里。……艺术，在这里，正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神像底雕塑或绘画，寺庙底建筑和装饰，赛会底美术行列，祭祝底弦管歌唱，以及驱魔的跳舞，还愿的演剧等，这些，全是密切地关系着宗教事实的艺术。而它们在一切民间艺术中，是占着极重大位置的。

……

艺术，在人类文化史上，担当着很重大的任务。……中国今日的民众艺术中，一面有着随时代产生了的新鲜的东西，一面也有着承接着过去时代的传统的东西。而在分量上，后者似乎是更超过于前者的。例如像灶君龙神底绘画，石马铁牛底雕塑，采茶播秧底杂剧，螺女虎婆底传说，以至于治病的咒谣，赶鬼的音乐等，这些在内容上，形式上，往往是前史时代或古史时代底遗留物。即使因岁月和人事底磨洗，中间不免有些面影上稍微朦胧，但是，这不会是致命的伤害。因为敏慧而勤劳的研究家，不难用科学的各种考察方法，从朦胧中透过去，而窥见那远古历史底真实。……

民间艺术，它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甚至于重视的。

《边疆舞蹈戴爱莲》
民国三十五年·『文联社稿』·阿虎

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忽然有一天，靠了几个艺术工作者的热心，在广大的废墟中，把祖先的一件遗宝发掘了出来，这是多么庆幸的事情！何况，这一件遗宝既不是死的残骨，又不是呆的鼎釜，却是有生命能跳动的宝物——舞蹈。

就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看来，在各种艺术部门之中，我们与舞蹈的距离可说是最远。

《宾阳县志》
民国三十五年

正月十五日为元宵节，向来各村街集社，饮酒观灯以为乐，自十一夜起至十五夜乃止。城市并有舞龙、狮之戏，各家竞燃爆竹烧龙狮，乡村亦恒有之，至今此风犹未稍息，盖居民终岁勤劳，乘过年之暇，及时行乐也……

民众娱乐，以元旦、元宵为盛，常有敲锣鼓、弄管弦、闹龙灯、舞瑞狮、放爆竹之举……城市于国庆日和元旦，除玩龙灯、舞狮子巡行街市外，并表演国技或演粤剧、白话剧以取乐。

《丙子皇会写真》
民国二十五年·卢粹言编

津门法鼓会多如雨后春笋。

C

《苍梧县志》民国三十年

上元作灯会，自初十至既望，张灯结彩，放花爆，箫鼓之声，喧阗达旦。亲友往来宴会，曰赏灯。今民间或作舞狮戏，或歌采茶（华里乡曰舞鹿儿），乡农休息，以此为乐……

梧城迎神赛会，先五显五通庙，次东岳东山庙，又次三界祠城隍庙。举偶像巡行，饰伎女为诸戏，名曰挑色。导以鼓乐，同时演剧酬神。观者扶老挈幼，闾巷喧阗。起十月，迄十二月止。今惟乡中间有之。

《沧县志》民国二十二年

土脊则民贫，民贫则卖力者与技艺人甚多。

……

新正，农民暇余时，好事者聚村童而扮演之。其演唱之法，先击鼓鸣铙，全班往来穿插，急走。稍定，则鱼贯而成一大环，徐步围绕，老人出至场中，高声独歌，歌毕而退。美女及公子出，美女手竹板，公子持乐子（以竹竿长二尺许，每节凿扁孔，孔缀铜钱三四枚，振之作响，名曰乐子），男女相间成一小环，且歌且舞，以相调笑，所歌为时曲，率男女相悦之词。

……

先日，以帖至，书："某日敬送秧歌一场，某村同拜。"受者至日择广场，旁设几凳，几上置茶点。闻鼓铙声渐近，则年长者出迎于路。歌者下车排两行，率者前行，长者与率者揖引入场。长者择壮者十余人，两人各持竿之一端，以拦观者，勿使搀越。演毕复列两行，长者以果点强置其囊，云："酬歌者。"送至村外，登车去，率未至而申去……

《册亨县志》民国

岁时，无论汉夷，俱多扮演春灯，唱游市镇，群相欢狂。

《岑溪县乡土教材》民国二十七年

公共娱乐　演戏舞狮

……近年，新剧风行，每逢纪念庆典，或特别宣传，无论各级男女学生，以及各机关公务人员，亦多登场表演，现身说法。以近事代古事，用白话代歌唱，跳舞代乐舞，以资观感。他若唱采茶、舞牛娘、舞狮子，有类于戏剧表演者，每逢新年会诞，乡村间仍有为之者。

《察哈尔通志稿·民族编》
民国二十四年

边地人民，共同娱乐之机会甚少，惟元宵张灯，则有种种戏装。为高跷秧歌，惟一年中最乐之举。其他节候，但得美食，以酬稼穑劬劳而已。此外则庙会演剧，然不多有。若省垣张家口，时时有剧团，然道远者不得与闻也。此外有散班戏与民家戏。散班戏以营业获利为主，周流全省，临时架台演之，或三日，或四日，期满又移于他处。民众戏，或谓之“子弟班”，每岁冬季农暇时，延聘能戏者为之师，于本乡中招人学习，不收费，演时亦不收资，但谋公共娱乐而已。其演期多在岁正月间，谓之“社伙”，亦不妨农事也。虽各县习尚不同，大致近似此类。

《昌南县志·民俗》
民国

南阜夹山玉皇庙正月祭典甚盛，半月香火不断，民众集于殿堂之下，奉供天神皇矣，请戏班，闹秧歌。

《长沙乡中的旧历新年》
（载《民俗》民国十八年第五十三、五十四期合刊）
坚固

我离开故乡，有二十年了，回想幼年在湘，看见旧历新年的景况，颇与民俗相关……

颃龙：旧历新正初五起至十五止，有一种大组织的颃龙习惯，其地域以一庙王所管辖为界（颃的地域无限制），名曰某某庙王神龙（每庙必有一龙），以旌旗十或八枝为前驱，随之以土号筒及锣鼓，龙以纸扎头尾，中分十余把，罩之以画有龙鳞的布，龙头尾及中把共十余柄，人各持其一，持珠者一人以指挥之，每至一户，户主燃爆竹香烛以迎之，另以长二尺许宽寸许的红布系于龙首，名曰：“挂红”，然后由持珠者引龙至厅前旷地，大舞特舞！将龙结成八结——卍字——及种种吉祥字样，舞时大擂锣鼓吹号筒！主家燃爆竹以和之！舞毕休息，主家具酒肉果饵以饮食舞众，饮食讫，再舞一套然后去。

灯会：旧历新正十一至十五晚（或者过了十五元宵后还有）有颃灯会，法以彩纸扎成种种鸟，兽，果实形状的灯，人各持其一，导以旌旗，和以鼓乐，百十成群，游行乡井或城市中，每至一家，亦燃爆竹欢迎及具酒食以款之，另赠以蜡烛，以供点灯的燃料。

以上两事，系大规模有组织有训练的集合，非一二人所可实行的，颃龙的组合，由庙中开支一笔常费，以供支付，灯会系一般富饱子弟精于音律扎作的所组成的。

《长寿县志·四时杂事》民国十七年

阴历元旦至十三、四、五夜，城市玩灯，用五色绸绉扎站龙，以阔少举起游街，以壮观瞻，随后有火龙、狮子，皆下流人赤身跳舞。火炮花筒，沿街烧灼，虽焦头烂额不顾也，……乡里只有狮子，意在驱逐瘟疫，亦用鞭炮迎送。

《长征记》民国二十年·[瑞典]斯文赫定（李述礼译）

（其一）

（1927年6月作者到我国新疆等地区，途经百灵庙——今包头市达茂旗时，目睹了二人台的演出）

他们上场了，是两个男人，却有一个演女角的，天生一副女相。他戴着妇女的假发和首饰，一如中国太太们穿戴的一样。另一个眼睛周围饰着粉笔一般的白粉……我们的戏子跳着舞着充满了整个时间，彼此用扇子打着头额，啪啪地响，或是从一种硬木的长板中和谐地作出轹轧的响声。他们像走绳戏子一样跃着，像猫一样蹲着身子，扭捏着脸，作出一种真正印第安人的叫嚣声……

（其二）

庞大的喇叭、鼓和铙钹组成的乐队便设在买达庆节游艺的院子底门道里，沿着两壁和平台上坐着许多王公，妇女坐在对面的垫褥上。两个黄喇嘛戴着面具，穿着像缨一样垂着的袍褂，到戏场上来，开演他的角色和舞蹈。一个最滑稽有趣的角色叫做“察罕欧褒根”（“白脸老丑”），他是黄面具角色的父亲。一部经典打开了，宣读着降临的菩萨——救世主马札尔如来佛的教条。左边现出一队戴黄冠的高级喇嘛，他们坐在院子里，在上贡。后来他们列成一队，头里是音乐，大喇嘛在一幡宝盖下前进。他后面便是一些军勇，抬着马札尔的画像，他坐在一张凉亭式的轿椅上，还有他弟子的像。随在他们后面的是许多扮脸者。这大队离了庙寺，扎在野外的平地上，饮茶加餐，后来便绕着圣庙旋转，在每一面，按着四方，他们都停立一会。回庙之后，在无数香客和一切贵客面前奉行祈祷。

七月十四日是这盛节最热闹的一天，上午十时从庙的房顶上便响起了沉重的海螺和喇叭的号声，钟声也撞响了，在庆节游艺院内聚集了许多信徒，各按自己的品级就座。不多时便开始打鬼跳舞，一对对的喇嘛装扮着戴面具者，死人的骷髅、鹿、野兽和别种东西都进来了——完全同在西藏一样。他们舞蹈着，表演他们的仪式。音乐在演奏着，在一处平台上也跳起舞来了。李伯冷（摄影师）被好奇的群众这样挤着，逼着他躲在一根矮柱下，从那里他可以把定他的摄影箱。仪式里最重要的节目，是喇嘛们抬着一大张三角形纸，遮过众人的头

顶，意思是要把一切的罪戾都吸收了去。后来大家都出到平地上，坐成半圆形，烧起一把火来，这纸被投入去，一切的黑暗和一切的罪戾都被火焰烧毁了。另外一个奇异的节目是两个中魔者的表演，他们是被两个喇嘛把恶鬼驱入了他们的身中，而他们也真像是中魔似的，面孔膨胀着，满脸通红，眼睛差不多突出眼圈之外，满口都是唾沫，在一种神经错乱或喜欢过度的情况之中，好像立刻就有生命危险似的。我们的人被警告着，不要行近他们，因为这两个人带着戈矛剑戟，他们盲目地乱舞，乱刺。他们也射箭，自然不只是向空中射，也会平射，失运的人坐在射的方向，被射中了，也会受伤的。有一次他们向李伯冷投石子，当他在顶盖上立着拍照时。

七月十五那天，庆闹着新的舞蹈、剧艺、滑稽剧和戴着高帽的艺术家表演。圣经陈列起来了，众人在向它致敬，给它盖上“哈达”，这是长条的薄带或是狭的丝幅，这是贡品和祈福。甚至小孩也被抱了去，使他接触着这圣经。

中午时分，这盛节已是完毕了，一队队的香客四散着，在寻各人的归路。照郝默尔说,都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妇女戴银首饰,金刚石，耳环和项链，手镯和戒指，黄的、红的、绿的、蓝的，各样颜色都暗淡了，光色减退了，合成种种的异象。这一切真是一幕永不会忘记的、壮观的舞剧。

《潮阳民众游神写真（录本年三月二十二日广州公评报）》
（载《民俗》民国二十二年第一百一十三期）

潮安前年奉政府命，破除迷信，禁止民间游神演戏，冀图以政治力量，消灭各种民间恶俗，无如人民脑海中，迷信既深，牢不可破，禁者自禁，游者自游。在这环境当中，只叹地方教育尚未普及，政府从事革除陋习，须从根本着想，徐图后效也。今春潮安县公署，对游神一事，政策稍为改变，开征游神演戏捐，无论各区乡镇，游神一天，抽捐四十元，演戏一台，每天抽二十元，木偶戏亦须抽二三元不等，此乃戏厘捐以外,额外加征也,（阴历正月）廿五日青龙爷（王伉）出游，经县署令潮商会向各区街坊众，筹六千元，作职业学校开办费，此区区之数，顷刻立就，盛大之游神，在国难当中，民穷财尽之日，果然如期举行。阴历二月初，揭阳继潮安游神，出游者为城隍爷，是日参加之锣鼓九十二班，每班四五百人，有女士打扮娇艳如戏台上之花旦，参加赛彩旗，临时办人景纸景，多系古装戏，出游铜鼓乐队，行二小时始过尽。……而潮阳游神又于旧历二月廿四日举行，提倡者，为潮阳商会及绅耆，经县公署议决，仿照潮安办法，由在城厢商店民众，负责报效公益费六千元，县商会慨然允诺，毫不犹豫，闻潮商会平日

有预备，公积金甚多，故毫无吝色也。旅汕潮阳商人，颇占势力，旬日前已大事筹备，预备出五班大锣鼓，往潮阳城参加，鱼行，打铜，铁行，锡器行，搭棚，驳艇行，汇兑公所，布匹行，各有巨额之捐派。锣鼓延师训练多日，本日（十五）即阴历二十日先在汕试行吹打出游，并僱定潮省沪三帮妓女六十人，廿四日入潮阳城参加。据潮阳友人对余言，此次游神城厢内外参加十二班锣鼓，每班二百人至四百人，因每班兼舞莺哥鹦哥者扮演水浒中之宋江，统领一百零八名好汉，假扮乞丐混入东平城之故事也，故每一班莺哥，即须一百余人，沿途跳舞，宋江骑马在后面押阵，一队人马形形色色，非常好看，锣鼓即前鹦哥之舞，须奏合锣鼓音乐之节拍，坚邀余等到时往观，据言连游三日，廿三日扛双忠圣王起马，廿四日正式出游城内，廿五日出游城外，在潮阳附城居民，数日内皆扫榻候其亲朋，旅汕潮人，十分之八，回城看热闹，旅港沪之潮人，亦多有不避遥远，依期归家迎神者。

《朝阳县志》
民国十九年

（其一）

跳鬼之举，凡蒙古大寺皆有之。

（其二）

卷三十六·岁时民俗

元宵时，约集村众，敛棉花籽数十斤，碾而碎之，和以油，掺以香屑，有以锯屑和石油用者，纳于釜中。自十四起至十六止，入夜，众执灯笼，排列敲锣，击鼓于前，二人舁锅于后，沿路按家分布之。一办三年，谓之撒路灯……又一人白顶软帽，貂尾双垂，补服长袍，坐独竿轿上，拥随于后，谓之灯政司，亦曰灯官。时有以杂物相讼者，灯官须随时裁判之，非素昔言词滑稽者不能为之也。

《成都旧历年节的风俗谈》
（载《民俗》民国十八年第五十三、五十四期合刊）
李依怜

“上九”（即初九日），在旧历年节中是最热闹的一日了！何况那天晚上还要出灯。

“出灯”一句话，在小孩脑海中有很深的印象！他们能够饱看的，也只是“上九”节后出玩的龙灯，狮灯。

龙灯的种类分为三种：有摆龙，双龙，火龙的区别。摆龙和双龙都是白日出来的。他们用五彩锦绸扎成很耀眼的长龙，前面用一个红绸扎的元宝领导，再前面雇一些鼓锣吹打，以助游兴。火龙就不同了，它是夜晚才出来的。它本身的制造很简单：用九个竹笼，以粗绳来联贯着，外面再被以蔴布；头上略施点画，就成一条龙了。它出来的时候，前面有玩“流星火球”（长绳两端各系小铁笼一，中炽火炭，走时舞动）

的开道；火球后又殿以鼓乐。它到的地方人家都备有爆竹欢迎，还有特制的一种“火花”（硝磺炭末合制，成都方音读“hu 儿”）烧它。

狮灯也是白日出来的。逗它玩的不是元宝而是一个“笑头和尚”和一个“孙猴子”。玩它的都是一些懂武术的人。龙，狮等都是一般人所欣悦的——尤其是小孩。

……

烧龙灯的期间就在十五晚上截止了，所以那晚上是特别的闹热。照例城门是不关锁的，任随龙灯自由出入。至于各机关的办事处，更是预备大批的爆竹火花烧龙。

《茌平县志》
民国二十四年

所谓摄芯子、走高跷、扮抬阁、跑竹马、撑旱船，其剧有唱秧歌、八仙过海、吕洞宾戏牡丹、姜老背妻等。每过城镇则献技取乐。

《重辑张堰志·十二卷》
民国

昔年间于上元前后，街市张灯悬彩，日中装饰儿童为诸戏，擎立肩上，导以金鼓箫管，遍市游之，曰“闹元宵”。向夜，则扮地戏，所执器仗俱用色纱制成，中炽以焰，而以彩灯绕其左右前后，曰“古事灯”，并放各种烟火，往往澈（彻）曙而止，想见古昔盛时之象。

《重庆的道士与坛门》
（载《民俗》民国十八年第八十五期）
于飞

祈神禳解：跳端公　分大跳小跳（即延送——遇魔鬼或冤魂缠绕，用此法术送驱之）两种，小跳兹不言，关于大跳，异常麻烦，法术最多。

《处置死尸的方法》
（载《民俗》复刊号民国二十六年第一卷第二期）
吴宗慈

泸定倮夷，人死，则杀牛献死者，亲族绕尸歌舞，祭毕，焚尸安厝。

《川沙县志·二十四卷》
民国

迎神赛会，雇贫家男孩，扎缚竿首，饰以女服，名曰台阁。……有扮卖盐婆者、有摇荡湖者，涂脂抹粉，丑态毕呈，败俗伤风，莫此为甚。且有扮无常、摸壁、大头小头等鬼，怪怪奇奇，可笑已甚。赛会经过，或特设会场，或假设公馆，金钱虚掷，殊属无谓。

D

民国二十二年 《达县志·风俗》

十五日为元宵节，又为大年，……前数日出灯，繁盛之区，或饰小儿女扮故事，二三人一架，高丈余，数人舁行，曰亭子。城市乡场皆劖竹编成龙形，长十余丈，以绳续之，外糊轻纱，施五彩，白日则蒙以锦衣，至夜去之，燃火捻于中，人持一节舞之，夭矫屈蟠，宛如生龙，每入人室，主人则烧以花筒、燃放鞭炮。有狮灯，二人藏于狮腹，一人装笑和尚，出其前，跳跃角逐。其他鱼虾之属，无不奇巧生动。又有车灯、莲船，扮俊童为女妆，伯什成群，鼓乐灯火，挨户歌唱索喜钱。有高脚灯，四、五人饰生旦，游行街市，或歌或舞，足下缚竿，长四五尺，步履如常人，此技为楚人擅长。乡间之农妇，日夜复儿携女，相率而看热闹，虽金吾不禁也。罢灯之夕，亲友艰于子嗣者，群少年鼓吹送龙宝于其家，曰“送宝”宜男。

民国十九年 《打花鼓诗·刘景晨题『旧都生活画』》（载《北平晨报画刊》）

城东唱罢复城西，小鼓轻锣各自携，不重饥寒重离合，苦夫妻是好夫妻。

民国十九年 《大邑县志·风俗》

岁时　每岁元旦……十五日为天官赐福辰，预于初八、九日……复扎龙灯、狮子，扮演杂剧，逐户盘绕，钲鼓喧阗，过元宵始止。

民国二十八年 《大理县志稿·社会教育》

元旦……至十五日止，曩昔盛时，街巷常有花灯龙灯，管弦讴歌连宵达旦，今惟龙尾关有之，然亦仅矣。……

二月初三日，城乡人民有鸣钲伐鼓，丝竹齐奏，讽所谓洞经以庆祝所谓文昌者，据谓是日为文昌之圣诞云。……

八月初，初十至十二等日为游海会，邑人士多赴洱河滨之临水亭，翟歌桡咏游南北湖，管弦金鼓之声响澈水面，妇女则喜购鱼鳅放生。

十五日中秋夜，陈瓜果饼酒就月下啖饮，曰赏月。妇女焚香酹酒拜月，谓以祈家族团圆者。龙尾关附近各村多跳巫演剧者，谓以祝唐代李将军宓生辰云。

《当涂县志》民国二十五年

旧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亦名元宵节。前后凡十日，城乡各以玩灯为乐。灯有滚龙、板龙、跳狮、跑马、花篮、十二属诸类，或杂以挑花担唱采茶歌者。亦有装高跷戏及八仙飘海、渔翁戏蚌者，形制不一，争奇竞胜。邻村或醵钱迎之，供香案燃鞭炮，款以酒食，或犒以金钱，玩者益奋，观者忘疲。锣鼓喧阗，夜景尤胜。近年农村破产，此景亦甚少见矣。

……

清明日，……赛神，用木制轿悬神像于中，健者四人舁之，或疾行如飞，或左右摇荡不前，以是觇神意向。

又有跳脸子之俗，即周礼方相氏时难（傩）之意，所以驱疫疠却凶恶也。古者季春、仲秋、季冬皆傩，惟季冬为大傩，可以及于民庶。今则民庶之傩，春秋皆得行之。以一人饰天神或饰太岁，蒙面具，饰袍金带，执斧扬铃，又二人执两斧，一执两锤，与偕旗伞仪仗击钲拥护者数百人，缘坊觗巷，跳舞旬余。鸣钲之人大率因病酬愿而来。此风以湖阳一带为甚。

……

有专演目连戏者。用目连救母剧本，或节演一宵，或分三宵全演，此惟官圩、湖阳人祀先酬愿为然。

私家喜庆，或游民聚赌，或演小班戏，有江北、湖北二派，衣饰俗陋不足观。若滨湖鱼民之酬神，多用傀儡戏，取其费省。

滨湖居民，俗尚强悍。凡聚族而居者，相率练习拳术，每于报赛演戏时公开表演，并饰水浒传中人物，俗称打水浒。其拳法为武当派。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民国二十二年·李景汉等

这个灯会（荷花灯）每到新年，就有首事的人们自动组织起来，然后置办演戏用的东西。三天演完，大概要用一百多元的开销。用费的来源是由本街公摊，家家有份。

《定县秧歌选绪论》民国二十二年·李景汉等

北平唱秧歌的人，脚底下绑上三四尺高的木棍，叫做“踏高跷脚”，并且是在街上游行演唱。主要的脚色，有头陀和尚，手拿一对木棒，在前引路，一面走，一面打，后边都按照他打的快慢来走路。他的后面，有傻公子，傻公子的媳妇，老作子，小二格等角色，所唱的都是短歌，或随时说些趣话，演些逗笑的动作。

单鼓这种舞，跳起来是非常好看的，美丽动人，因为在东北民间只有这种舞是有女人参加的，尤其是缠足小脚的女人。在这种舞蹈里，不仅表演了舞的技术，还要演奏鼓的音乐技艺。

如果这个病再不好，那只有“跳神”了。跳神是把大神请到病人的家里，摆上香案供桌，大神焚符请神降临为病人驱鬼。驱鬼的时候，大神是要挂甲舞刀才行，这时神已附体，大神本人就成为真神的替身者了。挂甲是用两只大铁钉子，钉在大神的两边肩窝上，再在两边钉子上挂一只或是三只大锄刀，这是一种约有二尺半多长、五寸多宽的，约有五斤多重的，农民们用以锄草的铡刀，同时大神的口上再叼上一把，两只手再拿上一把，就这样，在病人的房前房后、院内、屋角，舞刀跃马的走上一遭，就算把鬼打走了。

作为一个大神的不仅只有一个男人，也有很多的女人来做的，有人认为女大神比男大神要灵验的多。一般传说女大神必要行为浪漫，如果要一派正经，神就不会附体的。

由元旦起，整个的正月里，就是一个娱乐的日子了。在初五以前人们差不多完全沉醉在吃喝赌博的圈子里……一过初五以后，人们就开始组织秧歌队了。有高脚、地辇、耍龙灯、舞狮子、跑旱船、老汉推车各种各样的玩艺。这些的民间艺人都是会唱会扭的能手，他们并不是专门从师去学来的，多半是一个一个互相传授下来的。他们不仅只会唱一些庆祝丰年的词，他们每个人都能扮演几出小戏（蹦蹦戏）。按习惯，晚上在投宿的地方是要唱蹦蹦戏的，无论谁家做东道，都要好好地招待他们，并且对于来看玩艺的人，任何人都不能予以拒绝的。

在这种秧歌队的意识形态上看来，并不仅是为了表现庆祝丰年，而是还包含着一些别种意义，由于他们的化妆上看，除了扮演着什么何仙姑、曹国舅这些个八仙，和什么青蛇白蛇之外，还必定不可缺少一个扮“老达子”的，一顶红缨帽，一件毛皮在外的老羊皮袄，一串马脖子上常戴的铜铃，一条用麻绳做的又粗又长的鞭子，这就是“老达子”……他就抖着身上的铜铃，发出像马跑起那种声音，一面又用力响着鞭子，他好像是在驱赶一群羊一样驱赶着秧歌队。

年里，最热闹的日子，就算正月十五日的灯节了，所谓闹元宵、逛花灯、猜灯谜、放烟花，一闹就是三天，在这三天里，秧歌队更要精彩地表演他们的竞赛的节目。

蹦蹦，如果说是戏剧，倒不如说是一种歌唱的舞蹈较为恰当。在这种舞蹈的上演时，是没有特设的舞台、布景和多头的配角，而在场上只是两个人，一个扮男一个扮女，女角也是男人来改扮的，这是没

有真女人出演的。

这种舞踊随时随地皆可表演，是一种民间农村中的娱乐，在大都市里看不到正式出演的，可以说是一种农村艺术。在这个舞踊里，扮男人的作为丑角。丑角的艺术必须好，而且花样也要多，更要滑稽幽默的怪相百出，能引人发笑，才受人们欢迎。扮女人的俗语叫作“包头的”，大概是男人梳头擦粉戴花的意思。“包头的”表情必须会风骚妖荡，才受人们的欢迎。

（2）舞麒麟

同时——元旦——各乡那些青年子弟，乘着新年有暇，成群结队的舞着麒麟——状如广州的狮子——四处去游行，若和别村的麒麟相遇，两家就相斗起来了，斗到剧烈的时候，即有一个所谓调和人上前劝解，两家才不再相斗。如果没有人来劝解，往往会斗到大家真个打起来啊。

《东莞风俗的一斑》（载《民俗》民国十七年第十五、十六期合刊）李建青

黄、黑寺皆有跳步扎之举，金刚力士，天龙夜叉，奉白伞盖佛以游巡。先有黑面如进宝回之状，及白骷髅二人，或四人，到处鞭辟，有傩之遗意焉。每岁正月，黄寺十三日，黑寺十五日，雍和宫二十一日，旃坛寺初六日。绣衣面具，皆由内制，王公大臣，朝服临之，虽近儿戏，典至重也。

《东华琐录》民国十七年·沈太侔

跑旱船：都中每到冬腊之际，有两童在街上敲打锣鼓，另一人肩扛木架船型者，名曰跑旱船，此等人多在河间府，宁津县。每逢大秋之后，必要来京挣钱，早年尚有包头者，所为惹人注目，后经警察干涉，始将包头取消，仅以素身游街，俟有叫者再扮。所演的曲词，无非都是乡间所兴，如《姑娘标》、《小拜年》、《绣门帘》等等，居然还是连唱带扭，苦于就是不懂板眼，听著未免别扭的慌。手里虽然打着竹板儿，跟唱儿始终可闹不到一块儿，虽是一种怯玩艺，专一能哄小孩儿，一到旧历新正，买卖非常之冲，好在正价并不贵，就指着零碎讨赏钱，只要看见他一跑船，就算打住。别看玩艺儿虽怯，人家可有好乡亲，前清时在内廷供奉的老坦搭，多出于该县。此等玩艺儿，虽近于江湖，他们可是相空一齐拿，无论走到何处，向不跟他项生意联络，他们就知道唱着给太太奶奶请安了（要钱）。近来因为有两个年关，所以他们也提前赶到，虽为怯名相，与挑筐卖孩子的，都是一样口音。

耍飞叉：现在以飞叉卖艺者，多出于万不得已，但有一线之路，决

《都市从谈》民国二十九年·逆旅过客

不肯以此为生。因是艺皆系子弟出身，在香会中称为“开路”。虽是一种游戏玩艺儿，非有真功夫不能成。如“套子背剑”、“戏水过桥”以及“倒正转身”、“单打翅子”、“提柳”等等，要皆非溜不可。其中最难者，莫过于踢，只要杆子一打蹦儿，准保碰伤迎面骨。当年最出名者，南城为栗十、徐三、徐四、王天禄，西城为二瑞子、疯瑞子、玉四、大萧。此等玩艺，又为厨茶行人所喜，如车子营、黑窑厂、鞭子巷等处，都在早年贺过排（不贺排不能加入香会）。而今势变情迁，谁还顾得了耗财买脸，即便偶尔出一回会，也不过就是努力为之。有正业者，尚能勉强敷衍，论到素无正业之人，只好就是以艺换钱。现在售艺之王雨田，即是开路会中的好练儿，一旦归入生意，其苦也就不问可知。

《读『妙峰山进香专号』》

（载《民俗》民国十七年第四期）

何思敬

进香的有团体，有个人，而这个专号给我一个印象，好像进香者以团体居多。团体有职业的，艺术的，或另具目的的。他们在三月中，已经召集准备。在城市中散在的则以“会启”，聚在乡村的因没有文字大约由口传。他们的组织是很精密，很有秩序，“在财政，礼仪，警察，交通，饷糈……各方面都有专员管理，又有领袖指挥一切”，具现“国家的雏形”（颉刚）。有几个团体，每年在三月中，集款修道，在山前山后“打平浮沙，扫除活石”；其中有一个一百余年的“老会”，“凭着迷信的心理”（肇祖）每年三月兴工修路，使我们想象“我们的祖宗从前是恁样为我们开劈世界，不靠物质的帮助而肉搏出来的”世界（伏园）。道路既修理，一到四月就在各条路上架起路灯在各个站口设起茶棚。茶棚设好，鞋匠来了，铜锡匠来了，施送拜垫围桌的来了，施送茶盐的来了，施送粥馒头的来了，音乐班来了，玩武艺的来了，舞幡的来了，舞狮的来了。大皆虔诚，大皆分工互助，大皆高兴结缘（颉刚）。于是，进香的团体，宗教的巡行者们，担了钱粮把，五六担，七八担，探着小铃，星霜星霜的，前面走着一个壮健的少年捧着供物开道，后边跟着一队会众，数十或数百，大皆口中念着“虔诚”，各处站口，茶棚敲着钟磬，到处听见豪壮的鼓乐（伏园，颉刚）。于是“北方四月，夭桃始华，新草初萌，妙峰山一带人迹罕至的山道”（肇祖）变成宗教热情沸腾的中心了。

（本文括号内为引用文章作者的名）

《杜隐园观剧记》

民国·瑞安张震轩日记，沈沉整理

民国十年八月初五日……是夜演出的《活水缸》一段，颇有趣味。

民国十七年四月初五日：是日为清明节，旧例瑞城迎城隍赛会颇（热）闹，去年为党部阻挠，竟不举行。今年原拟迎赛，而时局变动，各处戒严，于是此举又打消。独五脚、海城如旧迎神演戏，略应佳节

而已。

民国三十一年正月初八日：本地迎神，原是盛典，然百货飞涨、家家困顿……况又奉官禁……于是（此）举遂打消矣。

E

《峨边县志》
民国四年

上元　约集比邻，供灯轮花炮，次聚饮曰“请春茗”。村人则作狮、龙，击锣鼓，跳舞，以为可逐厉疫，故乡傩之意也。

夷人风俗习惯　……夷人之有力者，病后或请夷僧击羊皮鼓，束草人，喃喃跳舞。

每岁以阴历六月十四日为过小年，必打牲，欢庆醉饱后沿山啸吼，夜燃炬跳舞，名“火把会”。十月朔日曰为过大年，必打牲，欢庆醉饱歌呼，家中跳舞名跳锅装。

《鄂伦春纪事诗三十韵》
民国九年·边瑾

钗横新妇髻，铃系老巫裳。……迎神先击鼓，送祟只焚香。……老妪能驱鬼，雏姬学弄幛。漫歌胡妇曲，且作道家装。漫歌胡妇曲，且作道家装。

F

《防城县志初稿》
民国三十五年

邑人之娱乐

（一）舞狮。以纸篾制成类似狮头之大面具，续以长丈余之色布一幅为狮身。舞时，锣鼓铙钹齐鸣，一人戴狮头，蹈之舞之，一人持狮尾，随狮头上下摇摆，一进一退，极合拍节，观者燃炮向狮头掷去，以为笑乐。停舞时，加插表演国技，以助余兴。每年新年佳节，或有喜庆事时则舞之，此亦足以表现民间尚武精神之一端。（二）唱采茶。由男童二人，扮作女装，各持白扇一柄，名采茶娘。又由一男子扮作老人，头戴草帽，鼻孔箝以假须，手持钱尺或黑纸扇一柄。锣鼓齐鸣，随唱随舞。所唱词句鄙俚，举动淫亵，观者绝倒。此虽民间之娱乐，但仍须加以改良。

……

满月跳盘皇，滩散：大板人，细板人，峝中山子僚等，生子弥月，即延跳童到家跳舞，谓之“跳盘皇”。如因贫，一时不能举行，即延至结婚时举行亦可。

峝中山子僚，滩散之编人及大板人、细板人，当拾先人骨时，必

跳盘皇一次。

《丰镇县志书》民国五年

上元俗名灯节，乡下多扮灯官，唱秧歌，互相征逐仿傩礼。县城中各大街设棚迓三官木主于其中，或用鼓乐，或扮秧歌，或献戏。十四、十五、十六日各晚大放花灯，有灯山、灯树、灯楼，各色焰火有丈余高。大旺火及时发之，炮声震天，满城灯火，照耀如昼。男妇游观，填□塞巷，行者如蚁，聚者如堵。治署饬差役巡查，将近二鼓，悉令下火，此后铺户即接连择吉发市，发市之日各相拜贺。

《丰南志·风俗》民国二十九年

元旦……游烛龙在是月二十外，第一次龙一在芝公祠前聚集，第二次龙二在仲升公祠前聚集。

三月三日，用木制香亭一座，内供驱瘟大元帅神位，扛抬遍游村市。吴族尊长一人领香前导，僧一穿佛装后随，仆一一手伐鼓，一手鸣锣，鼓声咚咚锣声亢，俗称嬉咚咚亢。

……

中秋……农人且束稿为笼（龙），燃香遍插龙体，鸣钲伐鼓，游于月下。九月丙村社演戏酬神。

《奉天通志》民国十四至二十八年

（其一）

卷九十七·礼俗

渤海俗，每岁时聚会作乐，先命善歌舞者数辈前行，士女相随，更相唱和，回旋婉转，号曰“踏锤”。

卷九十八·岁时民俗

按奉省岁事，满汉旧俗不同，久经同化，多已相类。现有习俗，或源于满，或移植于汉……按跳神原为满人旧俗……诸书所记，皆以跳神与祭祀并叙是满人祭礼。本有跳神之仪，乃今日满俗竟不复见，而汉军祭祖反佐以跳神。东边各县汉人，亦沿用之，竟成风俗。

卷二百六十·岁时民俗

十五日为上元节，俗称元宵节，又曰灯节……杂陈龙灯、狮子、高跷、旱船、秧歌、灯官（按：一人扮官府骑长木，两人前后肩之而行。扮官娘者倒骑驴背随于后，杂役数人拥护之，沿户查灯，无灯或灯数不足者，罚以元宵千百，受罚者无异词）诸剧，士女游观，填溢衢巷。

（其二）

按今之秧歌……大抵前导者反穿皮褂，斜披串铃，手执长鞭，前行开路；继其后者为一参军，靴帽袍褂，挎腰刀；继为沙公子，汉装文生，

手持折扇；继为老叟，伛偻拄杖；继为老妪，耳配红椒，手执蒲扇；继则丑旦相匹偶，或十数；卖膏药者殿其后。行列环形，错综歌舞，间以科白，鼓钹和之，或加鼓吹。

《凤阳县志略·岁时杂俗》 民国二十五年

风俗尚鬼神，……有张百戏以乐神者，以城隍会为最盛。每当春秋农闲如期齐集神庙，常数千人，锣鼓戏具，争奇斗巧。挨班排列，以数人为前导，头戴盔冠，身着彩服，足系铜铃，手执毛帚，步行于前，谓之报探。其次则鱼贯游行于街市，旌旗蔽日，鼓乐喧天，极其壮丽。以神殿后，神之前，复陈设刀、剑、斧、钺、旌、幡、牌、扇、香炉、法器等等仪仗，并选精壮子弟之有文武功名者，冠带骑马，随驾前导，谓之护驾。每数街即一歇驾亭，士绅信众，争以香帛虔诚致祭。男女观众，人山人海，大有歌舞升平之景象。近以时局不靖，官府禁止，已少举行矣。

《凤山县志·凤山竹枝词》 民国三十五年

鼓动山川起舞狮，排灯队里逐娥眉；春声炮竹家如月，断续村鸡报晓时。——黄文观

《涪陵县续修涪州志·风土志》 民国十七年

正月……初九日，俗传天帝诞辰。城乡张灯火陈百戏，爆竹声不断，以饰太平景象。其最盛者，莫如龙灯，州城各门、乡间各集市多有之。

若立春在正月，城乡扎彩亭，装故事，备龙狮，随长官绕道谐东郊祀芒神。北岩口苗妇四人排轿，前吹芦笙（终年只此一次差），迎春牛至署，曰鞭春，打碎之。

《扶南县志》 民国三年

立春先一日，州署排列采亭，设土牛以童稚演扮春色八抬迎春于东郊。

元宵，比户悬灯放爆竹，自初十至十六日，村人或以童男数人演扮女装，乘夜到城乡等处提灯鸣采茶歌，或舞狮子犀以为笑乐。

《伏羲考》 民国·闻一多

我国古代所谓“禹步”的一种独脚跳舞，本是仿效蛇跳。

舞龙灯

（里社少年醵钱褙为龙形，以竹为骨，表蒙以纱，至夕燃明烛，杂以鼓板，穿街过巷，遇鸣爆者，辄停步翔舞。）

银花火树闹新年，爆竹声中杂管弦。烛影摇红看起陆，探珠不用入深渊。糊成麟甲任盘旋，节节通明复蜿蜒。舞蹈太平新景象，人声如沸月初圆。

拍狮靶

（以纸褙为狮形，肢节可任意活动。在剑影刀光中，趋避抵御，寓有拳法。）

千金一刻重春宵，刀剑光中善夺标。自是男儿好身手，大师制伏等僬侥。金吾禁令弛元宵，兽戏登场烛影摇。洗尽国人酣睡耻，河东一吼若天娇。

高脚

（数人扮为戏剧，各以木条缚脚，高出人群。行止歌舞，尽能自如，又名登云会。）

俨然竹杠满街敲，支柱轩昂逐队跑。十里灯球歌舞过，出人头地拔前茅。恍踏云根队不淆，管他踊贵惹人嘲。太平粉饰三分像，戎马浑忘在近郊。

台阁

（以木板为台，上布剧景，以善唱者分坐其中，旁夹笙箫和之，四人舁前后，谓之台阁。）

纸作林亭致自佳，笙歌粉墨杂淫哇。传神博得声声采，舁过前街又后街。构成间架费安排，点缀风流弁与钗。卖弄柔喉过闹市，鸾笙象管更和谐。

陆地行舟

（以木板为底，旁以彩纱，褙为舟形，歌童舞女，作摇桨势，以眉目传神，舁于街上。）

粉墨妆成生旦净，把舵摇桨状沿洄。螺鬟低唱莲花落，博得旁观为捧台。棹歌欸乃上街来，唱采声声动若雷。却似秦淮过画舫，万人空巷笑颜开。

十欢

（以十数人为一队，叶金革丝竹之音，随神出巡，谓之十欢，或作叶欢。）

风流佻□自成群，过市招摇若酒醺。后奏管弦前鼓板，香烟人气两氤氲。霓裳羽舞态缤纷，六月迎神集似云。父老闲评当日盛，鹤鸣

皋队冠全军。

塌骨

（涧殿中供差遣神将，每以竹为骨架，嵌以泥塑面貌，着以珠冠，饰以锦衣，人顶其中，摇摆道上，是为塌骨。）

巨珠缀帽锦为衣，傅粉涂丹美且颀。三次计功加记录，桂宫霞府许皈依。神采堂皇若赐绯，鸣钲街巷任扬威。空空躯壳有人弄，胜似看花陌上归。

八家将

（以八人扮为阴将，散发系以纸钱。手持枷锁签牌，两两相对而行，谓之八家将。）

狰狞面目拥神舆，幻化群魔个个如。白日青天同过市，纸钱散发弄玄虚。高擎羽扇曳长裾，枷锁签牌状吏胥。对对夹卫工舞蹈，百般鬼趣博人誉。

轿班

（轿班每组十六人。八人缓步舆前，两两并列，八人舁神舆，夷犹尽致，皆体格魁梧，衣笠楚楚。）

并驱从汝两肩兮，步伐相同亦止齐。喝道前行人对对，八人舁轿任东西。神轩霞誉八肩跻，謦控沿途似佩觿。火贩街头夸绝技，万人空巷眼迷离。

香球

（八月十四夜，有人以柚为心，柚皮环插竹香，焚后悬于空中，香气弥漫，俨若一球，以为进于天曹，藉以求福。）

柚作圆心火欲流，一团焰焰灿红球。排当香柱真儿戏，逐队沿街作夜游。仿佛流星落道周，前呼后拥瑞烟浮。不堪一打三郎笑，狮子来迎也自休。

花面壳

（以厚纸作人面形，涂以彩色，怪状百出，谓之花面壳，俗以儿童于除夕烧火豹时戴出，痘疹可减痛苦。）

岁除爆竹满堂欢，个个儿童尽改观。子面不如吾面俊，花花绿绿任盘桓。庐山真样有疑团，宁蔽聪明耳目官。头角峥嵘期异日，眼前休作等闲看。

《阜宁新县志·礼俗》
民国二十三年

巫觋之风在昔颇炽，男曰觋，俗呼为童子，……乡村五六月开必当社（一名太平会），农民集资聚饮，招童子设坛，击镇鼓而讴……既末，一童子装束诡异，袒跣手，利刃斫臂流血，历各家跳舞一周，犹有方相秉钺之遗意耶！

《阜新县志》
民国二十三年

酬神功，答神德，谓为报赛，有古蜡遗风。此间汉族习俗，每夏历六月十三日，各乡按户出丁，群会于龙王祠前，……意在龙王佑以雨旸日者也。……果如期普降甘霖，每演戏酬之，俗谓谢降。

《阜阳县志续编》
民国三十三年

光绪年间，人民于咸同以后，休养生息，日臻富庶，商业中多有主张出会者。其法每日按商业之大小捐钱，积少成多，至次年十一月一日以前出城隍会。出时，先盘叉会，续帚哥（人顶孩童，中有铁条，如站刀尖，极危险）二十余架，抬哥（如帚哥然在桌上抬着）四五架，高脚三四对，次三仙会，次鬼会，次十殿阎罗及面前油锅锯解各鬼魔之变像，皆由人扮。又次，旗伞銮驾，提炉烧苦香者。最后即木雕城隍神像，乘八抬之肩舆，由城隍庙转鼓楼南大街经大隅首往东，出东门走老牛市往北，经顺河街至双柏寺西停，城隍回宫。越一日晚各故事上再加灯彩进北门回城。每次出会，各处来观者动一二十万人，商贩旅店均获利甚丰。民国改元出会事即停止。

杨熙钝·竹枝词六首

青天白昼现神魔，地狱层层变态多；寄语宰官须着眼，公差个个活阎罗。

肘哥才过又抬哥，人戏那堪逐队多；等是一般亲父母，娇童使试险如何。

银牌赏挂众奔随，百尺竿头命若丝；却忆皖江贤令尹，恶风严禁耍孩儿。

忍将耻辱付东流，搬女装男满街游；祇掷富豪钱数百，陷人赤子作俳优。

装搬鬼卒乱如麻，无罪有钱敢妄拿？不似阳间传带票，些微小事破人家。

县官职位即城隍，巡历原应鉴一方；寄语琴堂贤父母，镜人自镜亦何妨。

《富阳人对于偶像的崇拜》（载《民俗》民国十八年第六十八期）
叶镜铭

从正月十三日起，各地方如出龙灯，竹马，狮子，必先到宋殿（距城约二十里左右）等地去进香求蚕花。

G

《歌舞初演》（载民国三十七年一月8日《东北日报》）
胡果刚

总政（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青年训练队在近数月来的学习过程中，带摸索、试验性质地排练和演出了几个歌舞节目：

（一）练兵舞（根据部队实际的"三三制"队形变换和射击、投弹、刺杀等动作编成的）。

（二）打蒋鞭（利用河北民间舞蹈"霸王鞭"改编的）。

（三）反攻战鼓（利用陕北、山西民间的"腰鼓"和旧戏里"三通鼓"的形式，来表现今天人民解放军大反攻的气势和声威的一个舞蹈）。

（四）献花舞（利用日本民间的"斗笠舞"改编而成的）。

（五）生产舞（用动作来表现生产的过程及解放区人民分得土地后愉快生产的情绪，和自己生活改善后自动支援自卫战争的热情）。

……

在我们这次初搞的五个节目中，除了"练兵舞"和"生产舞"外，其他三个都是学习和利用民间舞蹈的。我们想从学习民间舞中来提高我们的技术，使我们熟悉和掌握自己民族的生活动律，及怎样用舞蹈来表现群众思想感情的方法，以免在今后创作上陷入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和洋化的圈子里去；尤其是在初搞舞蹈和创作困难的情况下，学习和利用民间舞蹈就更加重要了。

……

我们想透过各种民间的、民族的舞蹈（包括少数民族和苏联、日本、朝鲜等）的学习，提高我们的技术，掌握舞蹈艺术的规律，更多的创造表现部队生活感情的、集体的、群众性的舞蹈，以达到开展部队舞蹈运动的目的。

《恭城县志》
民国二十六年

元宵内齐集多人往各村舞龙跳狮，鼓角东东，兴高采烈，虽近于戏，而傩以逐疫亦行古之道耳。

《古宋县志初稿·习俗》
民国二十四年

苗人

游宴　每年元旦日，男女必结伴登山，直上高峰，歌唱吹笙，四面眺望，谓之“踩山”，尽欢而散。

《关于石敢当》
（载《民俗》民国十八年第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期合刊）
王成竹

吾邑（指闽南）对于石敢当有一段风俗，就是乡社迎神之时，常有“弄狮”之举。狮头以纸糊成，其身丈余，缝之以布，两人架之行。一人执狮头，一人当狮尾，可以自由蜿蜒舞弄。其所经之地，无论是土狮、石狮、石敢当 …… 皆要向其舞弄之而后去。此盍物见其类，而表示其亲热吧！

《关于新舞蹈表演——十七、十八在抗建堂》
（载重庆《新华日报》民国三十年6月9日）
洛名

与兴奋地失去了灵魂但有形式的躯壳的旧舞蹈相反背的新舞蹈，在世界上还是一个新兴的艺术，在中国更是一个新的运动。在上海时，除了吴晓邦氏比较很早就在苦心研究这一艺术之外，此外，还很少听说继起研究的人，而由于今日的时代为新的潮流所激荡，许多艺术都从旧的废墟上开始发芽生长，而开出新的花朵来。这新的舞蹈就是旧的废墟上新生起来的艺术的一种，它将脱离了过去滥觞在宫廷中的“巴来特”，而以“现实为题材”、以斗争向上的时代为背景的一种新兴的艺术。

不久以前，戴爱莲氏在西欧受过严格的“巴来特”技术的训练与现代舞的新陶冶，回到中国来，与吴晓邦、盛婕氏携手展开了新的舞踊运动，以努力创造新中国民族舞踊为目的，这是一桩非常可喜的事情。

本月五、六日（旋因轰炸改为前、昨日）中国制片厂抗建堂为募集公债，特请戴、吴、盛三氏举行了《新舞踊表演会》，演来共有十一个节目，从内容上分:《思乡曲》《小组舞曲》是抒写对故乡的缠绵的情绪,《血债》《东江》是表现敌寇残暴的行为,《出征》《传递情报者》《国旗进行曲》等是表现民族抗争中人民的情绪,《丑表功》是汉奸的一幅画像，最后的《合力》是一个象征的舞剧。

这次表演我以为成功的是《血债》《传递情报者》(吴晓邦氏舞)《思乡曲》《东江》(戴爱莲氏舞)以及三人合舞的《合力》,次之是《小组舞曲》(盛婕氏舞)。

在说明书上写《血债》是:大轰炸后，在瓦砾中找到了受难者的尸体，悲哀、愤怒是这个舞的题材。从舞的情绪上开始表现了一

种受难的情绪，从找到了死者的尸体以后，开始陷入了一种极大的悲哀，而终于愤怒和暴跳起来。这一节目完全是一种内心心情的表现，舞来热烈，使人感到有一种极大的愤怒，贯穿到每一个观众心里，使人振奋起来，去打击疯狂的帝国主义——日本强盗。

《传递情报者》它表现了传递者对自己的任务的重视、忠实和爱护，以及达成了任务，他情绪的激动的快乐，使人如重读了班台莱耶夫的《文件》，对他起了很大的热诚的敬仰。

《思乡曲》幽怨悱恻的情绪，使人作辽远的想念。

《东江》表现南国渔家平静的生活，在敌人的轰炸中给让破坏了一切，前一阶段中舞来非常轻盈明快，后一阶段突然迅疾、紧张，使人感到一种最大的压力，不予人一种喘息的机会。

《小组舞曲》即是一、离家，二、流亡，三、上战场著名的三部曲，前两部舞来十分动人，从离家起到流亡的后半部，情绪逐渐高涨，感人尤深，三部是英勇、果敢地挺立起来，去跑上战场，从全剧讲依然是相当成功，而似乎是少了“力”的表演。

最后谈到《合力》，这一个三人舞剧，是表现两个柔弱的女性，遭受了一个强暴者的袭击，在退缩、各自逃生的情形下，两度多为强暴者所击倒，而携手同心起来，用强固的“合力”去击败凶顽的敌人。这一舞剧显然是这次舞会中最精彩的节目，从遭遇到强力的欺凌、压迫，进而在苦难中挺起、合力，到英勇的还击、击溃，多舞来十分成功，不仅是感人更见生动。而在这一舞剧里更给予了伟大的启示，合力则生，不合力则死！

如说明中所说：“民族舞蹈，现在由少数的中国舞蹈艺术家在不断努力中，创造、建立。今天，请这样理解它，它不仅是抗战史实的记录者还是热情的宣传形式”，我们非常同意这种说法，我们也应该这样理解它。看过这一次表演，我们更可以肯定地说，新的舞踊在“不断的努力、创造”中，一定有它光辉灿烂的前程，与我们的新中国的前程一样地向前迈进。

最后我觉得在这次的舞踊表演中，吴晓邦先生“苦斗多年”中锻炼出来的艺术舞踊，是有“异常卓越的成绩，它美丽的线条和画面，和他创造的风格与盛婕女士的舞踊是合于中国人的气魄”的，戴爱莲先生在“巴来特”的技术，有了很高造就，希望能将这古典的遗物，更充分的彻头彻尾发挥到新舞踊上来，合力研讨，以建立起新的“民族舞踊”的基础。

《灌县志·礼俗纪》
民国二十二年

正月元旦……游戏，则鳌山、走马、龙狮诸灯，争奇斗巧，各有新意，直至元宵，火树银花滋绚烂矣。

二月花朝，古有扑蝶之戏，今无闻焉。

《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及其经咒》
（载《民俗》复刊号 民国二十六年第一卷第三期《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专号》）
江应梁

四．巫师及宗教法事

A. 巫师及其作法

瑶人中之宗教执掌者为巫爸，盖即古代巫师之遗风。巫师皆瑶人中之知识分子，往往一村之村长，即兼任该村之大巫师。凡祭神、度身、丧葬以至问卜、出猎、还愿、治疾，均得请巫师。巫师有大巫及小巫之分，小巫作法时，即着瑶人之常服，赤足或拖木屐，下体着一青布裙，裙下之缘，以红绿线绣花其上；帽用青布制成，满绣红绿色花纹，以长青带束之，带之两端垂于头后，帽上缀若干成条状之红笙球，帽顶缀合处如屋脊，高寸许。大巫则除穿着如是巫服外，更缀马褂式之红衣。所用法器有下数种：

1. 巫杖　长二尺余，有龙纹，下端尖锐，上端作圆球状。

2. 经典　俱手抄本，诵经时即照本诵读。

3. 铜铃　一对。

4. 铜钹　一对。

5. 竹兜卦　一件。

6. 牛角　一个。

7. 铜剑　一柄。

8. 铜锣　二个。

在大的法事中有主巫出场者，则各种法物均齐备，除诵经外，巫者更须跳舞及施演各种魔法（如度身中之过刀山等）；若小法事仅由一二小巫出场者，则各法器均不用，惟携经书数册，照书诵念若干遍而已。……

E. 丧葬法事

瑶人既有灵魂及鬼的信仰，故当人死出丧之时，亦必请巫人举行宗教法事，其意义一方面固在超度死者升天，一方面也在祈求生者的安宁。据庞新民《两广瑶山调查记》所载，广东北江瑶人丧葬时巫师所作法事，计十二个节目：

1. 拜四方　巫者于厅正中设一圆台，台上置灯，灯前大碗内燃香三支，巫者一擎钹，一击卦，围台而揖，或相背揖，或并立揖，称为拜四方，又名串神。

2. 跳神　用铃伴巫舞。

3. 接神　舞。

4. 跳糍粑　一人持铃，一人持杖舞。

5. 劝酒　……

6. 脱衣　巫舞，用铃相伴，吹角，请神，于神前敬茶毕，巫者除衣，饮食休息。

7. 开天门　此限于已度身者方可举行，意即送其灵魂入天堂也。门外立小竹，上作圆篮式，内有纸钱。巫者吹角跳舞，喷酒篮上，主巫着巫服，手执巫杖，缘梯登屋顶，取去屋瓦三条，长六七尺，光线从露天射入，意谓死者灵魂即可由此透光处而升天堂……

8. 藏身　……

9. 驱鬼　两巫在厅中跳舞，主巫取瑶刀一柄，立厅中喃喃诵祷，以刀柄在长台上之东西两头各敲三下，乃举刀遍赴各室，作逐人状，继立于大门限上，若驱人于门外者，并时以刀相向，如是者三次，并泼法水，碎其碗于门前，击锣，鸣角。

10. 出丧　……

11. 谢神　一巫在神龛前跳舞，跳跃数次，取小铜剑置左脚，举脚踢之入神龛中。

12. 送神　送神时，两巫对舞，两手分开，同执巫杖之两端，向厅前俯仰旋转，抵大门壁，以杖触门而止。如是者三次，然后将厅中所悬之白纸榜及白纸条悉扯下，并取白纸数十张制作纸钱烧之，复于神龛前喃语约半分钟，再燃纸钱少许而毕。

《广海端午节打龙船》
（载《民俗》民国十八年第七十九期）
李士裘

我们广海每一乡村，差不多都具有一条用木雕刻的龙。它的长度约有六尺左右。龙身是用红色油的，俗话就叫它做龙船。在旧历四月八日的时候，乡民就将那木龙船的龙头，周游本村一周，俗话名之曰转龙头。亦可以说是端午节打龙船第一次的准备。自四月八日以后，各村的乡民，就开始训练他们打龙船的队伍了。他们的队伍，是不论大小的，甚至有的三四十岁也可以去当任他们所练习的课程，就是去学打锣，去学唱歌。他们练习打锣，不是打得响就算，是要大家打得节拍一律。他们所唱的歌儿，多是我们那里的方言所构成的。里面所叙述的词章，大多是庆贺别人的话，如："龙船来到你门口，贺过你们大发财。"又如："龙船来到你盛乡，贺你村门又旺相。"等等。这的歌词是哪个人所作的呢？也无从可考到了。旧历五月初一二那几天他们就开首装饰那只龙船了。他们用什么来装饰呢？是用纸扎的假人，来

插着龙船身上，然他们所扎的纸人，多的是趋于武将方面，如华光，张飞，关公，等等。至他们把那只龙船装饰完后，就去请了一个道士回来，对着那只龙船致祭，俗话叫做“龙船开光”。他们以为与龙船开了光之后，龙船可以保佑他们的康宁，可以清除他们的祸凶。到了五月初五那天，一早，他们就去集合他们打龙船的队伍。他们的队伍所穿的衣服，是要一律的；所戴的帽，也是要一律的。照现在他们所用的帽，多的是那阔边的大草帽，是租赁的。每人又要备有一面铜锣。他们预备完竣之后，他们就托着那只龙船去周游各乡村了。然他们每到一乡村之村门口，必须打着锣，唱着歌曲，庆贺一番，然后才得入村，否则必被拒逐。他们入了村之后，就到各村户去庆贺，而那家的家主，当打龙船的队员庆贺完后，是要给红包——是用红色的纸将铜元或毫子包在内的，这是差不多成了条普通的律例，无论贫富都是要给的。所以他们打龙船的队员，有时能得到一百几十块的。到那只龙船回来之后，就将龙船上所有之装饰，尽行烧毁。俗话称之为送龙返天。至此，打龙船的之工作已算完竣了。

《广西北部盘古瑶的还愿法事》

雷泽光

（载《民俗》复刊号，民国三十二年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

还愿法事在瑶人社会里，较其他法事为普遍，他们为什么要举行还愿法事呢？据说：以前古远祖宗迁徙到广东时，船在海中飘旋不能渡海，后思及盘王有灵，便在船中许了个愿，不久果能安然渡过，到岸后置立三王庙来纪念他，并且在那里还了愿，因此代代相传，至今不敢稍改。

……

还愿法事多在每年冬季举行，因这时收获完毕，粮食丰足，空闲时间较多，所以每届年冬，各师公生意兴隆，大有应接不暇之势。（近来广西省提倡破除迷信甚力，对师公做各种法事亦加以禁止，所以巫师们不敢公然开坛，各种法事多暗中举行。）还愿法事普通须时二日至三日，师公三人至五人，其中至少要有一位曾受过戒的专门师公任主坛之责。还愿时作法次序甚繁，难于详记，依笔者调查所得约分下列十段：1. 请神，2. 拜神，3. 上表，4. 奏表，5. 问鬼，6. 审鬼，7. 送鬼，8. 接家先，9. 请盘王，10. 送盘王。

还愿法事较度戒法事略小，多在厅堂中举行，间也有在门口的。师公所用法器颇为齐备，约有：1. 法杖，2. 铜铃，3. 铜钹，4. 铜剑，5. 铁剑，6. 经典，7. 牛角，8. 木简，9. 竹兜卦，10. 长腰鼓，11. 铜锣，除了这些外还有红旗两面，红白布条数条，各种东西准备好了，师公也到齐了，先在厅堂正中，挂起师公带来的神像。这些神像多系汉人制绘，

他们不晓得什么瑶人宗教，更不知道瑶人脑子里对神的观念，只依瑶人口述，照他们常绘制的神像面貌和色彩涂了上去，因此各种神像与道教所用的神像甚相似，这实在不能代表瑶人本来的信仰。

……

1. 请神：待厅堂中各样东西均由“出官”准备好了，几位师公穿上法袍，戴起法帽，就拿着铜铃木简等法器开始工作。第一部是请神，瑶人心目中的神很广泛，难于详细分析，根据凤开师公向我述及经典中的记载，还愿时要请的神名，约分下面十八类……

开始请神的时候，师公口里喃喃说着，继则手舞足蹈、且唱且舞，声调时高时低，或缓或急，均有一定的规律，步法的快慢，随声调高低而转移，跳舞时师公手执木简或铜铃，因木简限于阶级，故手执铜铃者较多，请神时或个人独跳，或两人对舞，舞时左右旋转，依铃声为拍奏，颇饶趣味，这种请神的跳舞，可说做是瑶人巫术宗教表现的特征。

2. 拜神……

3. 上表……

4. 奏表……

5. 问鬼……

6. 审鬼……

7. 送鬼……

8. 接家先……

9. 请盘王：后半段法事全系拜盘王，亦叫做“还盘王愿”。……

还愿法事做到这里，有三位瑶人到门外去，一个手拿两竹筒，一个手执长腰鼓，余一位携两条草绳，意指牵着牛羊畜牲，三个人系饰由广东瑶山来的，路见这个地方看见室内家堂中灯火辉煌，所以行近门前来，……

三位客人进到厅中先向盘王跪拜，继则舞长腰鼓，舞时另一人携起小锣，与拿长腰鼓者作相反方面，惟两人臀部相距约数寸，跳时腰微下弯，两脚前后交换踏舞，依锣声快慢而旋转，拿长腰鼓的人左手握鼓之中央，右手击两端鼓皮，每跳一步打一次，声音拍拍，不甚动听，幸有锣声拍和，始颇感兴奋。舞时或左或右，或上下旋转，均有一定拍奏及次序。全部共分十七段：1. 出、2. 砍、3. 量、4. 锯、5. 挖、6. 成、7. 弹、8. 操、9.（漏记）、10. 倒、11. 挑、12. 踢、13. 横、14. 标、15. 跟、16. 团、17. 车，每舞一段必旋转一次，由缓而急，依锣声鼓音快慢而转移，将近完毕时更为紧张，见之令人兴奋。舞长腰鼓的意义，拜盘

王歌里有说：

刘三置歌又置诀　置下凡人传世间　盘古留传到世上　有明子木在青山　盘古开天置天地　置天置地置山头　置得山头置水口　又置长腰出世愁　当初置天又置地　置天置地置山良　瑶人进山寻子木　好条同木斫长腰　同木好斫长腰鼓　留传贺圣改神恩　木　倒　地　大歌抛尺便来量　但是鲁班多计较　踏上木头定有缘　长　腰　鼓　鲁班置得两头平　也有救得天下事　也有贺圣得太平

歌词原文很长，其意不外说造长腰鼓的经过。又说舞过长腰鼓后年岁丰收，家人平安，天下太平，此种未来的幸运，不但是歌里的记载是这样，甚至每个还愿的家主总是相信，他们以为舞过长腰鼓将来那无穷的幸运也随着降临了，他们的愿望也满足了。

舞罢长腰鼓便由“出官”领导三个小孩子唱歌。……

10. 送盘王：送盘王的仪式和普通祀神相差不远，惟较祀神为繁复些。先由师公作简单跳舞，再念经典，经典种类很多，……

最后由师公驱逐四方凶神恶鬼，师公右手握着铜剑，左手执拾木符，在厅中先舞几分钟，口里喃喃的念着，最后行近门口旁，做了几道法术，把予先拿在手中的桃符签插下，……还愿法事至此全部告结束。

结论

还愿法事总括起来可分作二大部：一为祭天神家先，一为专祀盘王。……

全部法事过程所用的方式约分三类：1. 诵经……2. 唱歌……3. 跳舞：每次请神之初多作简单跳舞，舞时或个人独跳，或两人对舞，跳得颇合节奏，动作亦与铃声相吻合，舞者屈曲身体，两手向左右伸出微弯曲，作种种姿势，跳舞时系在室内，参加跳舞的人数由一人至二人，没有集团合跳，这是和其他瑶人或苗人有些不同。

《广西融县苗人的文化》

（载《民俗》复刊号 民国二十二年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

阮镜清

五、艺术

A 音乐

在苗人底音乐中，首先使人发生兴味的，是他们底乐器。苗人普通的乐器有两种：一为芦笙，一为铜鼓。铜鼓虽不多见，但芦笙几乎每家皆有。

芦笙的大小有多种，其最大者在一丈以上，须两人捧之而吹，小者则仅为数寸，吹完插于腰间亦不觉得有阻碍。……

苗人吹芦笙……他们只一任心意以指开闭管孔而变化其音色，因此只有强弱度及均齐的节拍，使与蹈舞者底步伐相合而已。

吹芦笙本为苗人重要娱乐之一种，所以一到农事有暇，人多吹之为乐，尤其每逢新年佳节，更为热烈。不过吹者皆为男子，少见有女子正式用之。此在平时固然，而当男女群集共同娱乐之际，亦只见男吹女舞罢了。且在此更可为注意的，就是苗人在新年之所以特别爱吹这种芦笙，是表示其不仅只在娱乐，实含有宗教上劳作上的意味。他们有一句流行的俗话为："岁首吹芦笙，岁杪好收成"，由此话便可以窥知其间的关系了。……

B 舞蹈

前说吹芦笙为男子所特好，但女子亦有其爱好的舞蹈。舞蹈在新年苗人跳月时可得而见。跳月亦称"践堂"，每村皆有一特设场所所谓管乐坪，就是供他们践堂之用的，舞蹈与音乐，在原始阶段也是综合而未分化的，所以在践堂的时候，总是男吹女舞，交互关联而统一。

所谓管乐坪，是一片平坦的草场，颇为宽大，中间有石块堆成隆起地面约二尺的圆阜。据土人说，石堆下面埋有一个水缸，缸内放入泥鳅鱼二尾，经巫师作法，密封其口，以之代表龙神。又在石堆旁边，树立一高约丈余的木柱，绘有龙凤之纹，更于八九尺高之处插进一根横木，成十字形。

践堂的时候，男女带笙到场，环绕龙神于内，成个圆阵。女子则盛装而出，银色灿然，在男子底外面亦围成一圆阵。动作开始时，男子吹笙，引导女子，女子则闻乐起舞。男子底步法，是向左横一步，向右横一步，向前进一步，女子步法，亦是先向左横一步，向右横一步，但第三则作一 三百六十度角的转身而进前一步。如此各方继续不断下去，便形成一系列圆阵之舞了。总计起来，普通男子吹笙是至八首方才停止，笙一停女子亦止舞，先退出坪外，男子继散，历时约二三小时。

偏苗（西隆）青年们在除夕整理他们预先做就的芦管，元旦休息一天，初二开始"跳坡"，以及比赛芦笙……跳坡跳到正月二十日为止，跳坡时，只有青年们才有勇气参加……

背笼瑶（凌云）在新年中举行祭祀及娱乐……正月初七，（在）社王前面旷土上，用木架挂了钟鼓，聚集村中的老少男子，轮流敲击。击时左右跳跃，以为欢乐。同时也集合了酒食，以作食饮。背笼瑶有"新年场"二处，一在弄端村，一在岩毫屯……到了正月十五，再同赴新年场，再行歌舞、笑谈、跳跃，至十六日而毕，尽欢而散……

红瑶（龙胜）新年中青年们成群结队的耍狮子，敲锣击鼓，前呼后拥，每到别村去表现……

板瑶（荔浦）元旦日，烧香、点烛、放炮、拜神、恭贺新年成为习惯。男子到了某家，唱歌，一连要唱几昼夜。更有打拳、跳舞、讲古谈笑娱乐……

白裤瑶（南丹）南丹的白裤瑶，在新年中，必跳原始鼓。一人用槌击铜鼓，一人则双手持鼓，击时分出轻重疾徐。同时又有一人持牛皮鼓，皮鼓长三尺，直径一尺半，面蒙牛皮，用手拍之，盘旋而舞。舞时如猿跃，与铜鼓之声适中节拍。新年中又有吹牛角及吹竹声等游戏……

白夷（镇边）从正月初一日起至初十日止，举行"花灯"之时，夷族青年男女，成群结队，挨户踏唱。同时又到亲友家中去跳铜锣舞，不分男女，大家携手于火坑旁边，围着而跳。两足向前踢进，两手依足势而摇摆，踏足盘旋，初则徐徐进退，后则跳踉腾跃。舞时铜鼓有二，一大一小，分击二鼓，以合节奏。新年中除跳铜鼓外，同时还唱歌三日，乐此不倦。

《桂平县志》
民国八年

元宵前剪纸为灯谓之花灯，然于社夜群而饮之谓之庆灯，有求嗣者同社人取灯，鼓吹送于其家谓之送灯。有结彩为狮子戏者，或扮作耕夫田妇为牧牛唱秧歌者。龙灯间亦为之，然无甚色彩……

今证以邑中所见闻，瑶壮居止之异与《连州志》所载略同，其余各俗亦自为风气……瑶人踏瑶即在祭盘古之时，为乐舞以定婚姻；壮人放浪在春秋佳节，藉歌唱以会男女。

《贵池姚氏宗谱·礼俗志》
民国十六年

傩戏，每年正月八日、元宵两夜演之。昔有四夜，兵燹后，南（边）荡（里）减并为二夜，余有三夜四夜不等。演时铳爆鼓乐，喧阗达旦。而元宵清晨更以卤簿导神至青山庙文孝祠，俗谓之朝庙。此俗南边、西华、姚村皆同。惟姚村附近先到后归，相传为尽地主谊云。耆老言，古时朝庙仪仗外有秋千、台阁、高跷诸胜，又选俊童十余，著梨园服，扮故事，立人肩窝上，名曰站肩，其壮丽繁华与江浙等处赛会无异。今则景象悬殊，几如听白头宫女闲说开元时矣。

《贵州苗夷社会研究》
民国

威宁苗之舞式多于贵阳也，兹余就所闻，取名如下：一、绕舞——即一人或数人顿足左右绕，时而踏地作音响而舞。二、对舞——此式两人舞之，或互为搭足，互为背负，极为有趣。三、跑舞——即以双足顺□□，足向前直伸。四、滚舞——此舞须用短笙，其式或身滚地，口中之笙依然呐呐作响。

《国剧身段谱》民国二十四年·齐如山

第一章　论戏剧来源于古之歌舞

中国戏剧来源于古代之歌舞早已为国人所公认，……中国自古公共庆贺或娱乐场所，没有不歌舞的，有时或者不歌，然没有不舞的。此种记载，周朝以前，见于经传者已不少。汉魏六朝之间，歌舞风气，较周朝又盛。试读其时之文字，便可知其大概。如观舞赋，舞赋，舞鹤赋，洛神赋，杯盘舞歌，白紵舞歌，小垂手歌等等，难以尽述，各篇中形容歌舞姿势之处，均穷形尽致，各极其妙。固知其时，必定常有歌舞之事，入文人之目，故文人皆乐道之也。隋唐时歌舞之风尤盛，大致彼时得了许多外国跳舞的法子，又经皇帝提倡，朝野上下，都极讲求，为中国舞风极盛的时代。故彼时歌舞的情形，见于诗章的更多。以上这些情形，都与戏剧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说古舞与现在的戏剧有直接的关系呢?

（一）因古之娱乐场所都有歌舞。今之戏剧完全是娱乐之事，且又完全是歌舞。所以说与古舞有直接的关系。

（二）因戏剧虽然是始自唐朝之梨园，但亦绝非是由唐朝骤然发生的，当然是由古代之舞一朝一代的嬗变而来的，则与古舞有直接的关系是毫无疑意的。不过古时之歌舞简单，如今戏剧繁杂就是了。

……

傅毅《舞赋》曰："其始兴也，若俯若仰，若来若往，雍容惆怅，不可为象。"戏中演员，上场一出台簾，先立住整整冠，绺绺须，抖抖袖，端端带，欲行先不行，走一步又停一停，作种种姿式神情，这就是"其始兴也，若俯若仰，若来若往，雍容惆怅，不可为象"的意思。由此更可知演员出场之后，时时刻刻种种举动皆系舞式也。

H

《海康县续志·风俗》民国二十七年

龙舞，舞龙者，前一人为龙头，后为龙尾，次一人直手抱前者，脚夹后者，挨次递抬向街直走，（口）则念曰：骑龙头龙头落下水，骑龙尾龙尾竖上天。

《海龙县志》民国二十六年

（跳单鼓祭祀程序）起鼓祝词，斯曰香赞，次曰过河，曰搭棚，曰天皮子亦曰天门圈子，曰接天神，曰亡魂圈子，曰安座挂匾，曰勾灶王，曰排蟑（螂）、曰请武大郎，最后曰打刀送神。

《海南岛志》民国二十二年·陈铭枢

人死八日，亲戚之富者先送牛，次送猪、羊、酒、米。任意携带朋友到丧家吊奠，名曰做八。邀请亲戚中熟悉死人历史者演述死者生前之经过，及债权债务事。祭后则群相聚欢，欢笑歌舞，男女杂沓。

《汉文学史纲要》民国·鲁迅

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盖惟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而已。声音繇变，寖成言辞，言辞谐美，乃兆歌咏。时属草昧，庶民朴淳，心志郁于内，则任情而歌呼，天地变于外，则祇畏以颂祝，踊跃吟叹，时越侪辈，为众所赏，默识不忘，口耳相传，或逮后世。复有巫觋，职在通神，盛为歌舞，以祈灵贶，而赞颂之在人群，其用乃愈益广大。

《河池县志》民国八年

是月十五日之内，名为“元宵”，或舞龙灯、调狮子、唱采茶、闹锣鼓，不一而足。民国以来，此风尚存。

立春前一日，州宰率学官吏目往迎春坡迎春。宰朝帽朝服，坐八抬明轿，盛陈仪卫，与抚军等吏目，则用州宰仪仗。以纸糊牛，名曰“春牛”，一童牵引之，曰“芒神”。其色若何，一准年历所载，并以色纸皱花粘篾签上，曰“春花”。由塘旺村卢姓备之。又以八人扮如演剧，各扎束于磨架上，每以二人舁之，由各行工商分任其事，谓之“办春色”。又以四人舁春牛，则由林、谭、卢、罗四厢粮户共任其事，而人民之舞龙与狮子者，亦偕同庆贺。凡与事之人，分给春花，遍插之。当行列未出公署之初，先以二人涂其面，手执竹板，奔驰而前，遇挡道者，辄挞之，名为“春劳”。春牛随其后，沿街设太岁牌于门外，祀以米、麦、豆、麻、清水之属，俟牛至，则举而撒泼之，以沾湿舁牛之人为乐。至迎春坡，陈牲醴祭春牛，舞龙与狮以贺……是日观者，士女如去，东郊为满，唱歌游戏，至夕始散。民国成立，迎春之制消灭，此风遂不可复睹矣……

土著多壮人，尤喜酬三界。素封之家有无故许愿者，有因祈祷许愿者，例于门外搭棚设坛，请魔公祝咒，戴面具，演三界暨莫一、冯四、社官、地婆等故事，名曰：“跳鬼”。杀牛及各牲最多，今已少熄……

南丹土州　地方多古代铜鼓，凡遇年节及有婚丧等事，皆击铜鼓并挝革鼓以和之。击鼓者多瑶人，击必跳舞，多数以次轮击，每三通辄饮酒呼喝以为礼。

（其一）

架香者，锦亭一，三足而锐上，凡三层，金嵌彩楼，中作万岁牌，又诸神像，命曰圣架。一衣黄者肩之行，张盖列仗随之，如王者仪卫。钲鼓镗聒，杂龙狮诸戏，跳掷作曼延舞。为首监生靴顶拈香，蹩躠其中。别以数人腰黄裙，捧提炉香俯偻施舞，余者青巾裹首，背香筒，手小凳，爇香其端。又一人佩小黄旗，击铜钲，高唱南无，则人敲木鱼应之，齐声诵佛偈……步步礼拜，多至三、四百人为一队。或作巨烛如臂，上施金箔，龙焉凤焉，数以九扛。

（其二）

卷三十

正月 ……新年，有春官，顶戴乌纱，身着便服，手执春帖、春牛，沿门说吉利语，谓之说春。又有装扮文武财神，如演剧然，鼓吹随后，谓之送财神。立春前一日，市中商贾醵金装扮春亭，庆贺春禧。雇小儿装扮各项角色，配成剧目，架木为兀，中坚铁心，布束小儿胸背，牢系铁尖。……计三十架，上下总以不见铁心为巧。四人杠抬而行，遥望而知此为何戏。各街富商炫装未满十岁儿童，冠一品顶戴，朝衣、朝服、朝靴，或扮小生蓝衫头巾；或扮太子，雉冠雉尾，艳色花衣。衣冠先由成都买制。通行骑马谓之骑顶，马在前，各春亭从之。……古云：铜梁灯，合川春，最喧闹也，谓之春亭。……新年有玩狮子戏者，二人荷狮头及身尾，足下接以木杆，长四五尺，沿街游戏，有笑和尚戏于前，金鼓随后，谓之高脚狮子。元宵前数夕，乡人多用五彩扎成车形，上悬小灯，中以小儿扮作女装，和以笙歌，艳以灯火，抑扬俯仰，态极增妍，谓之车车灯。其中所唱十二月《采茶歌》，如："三月采茶茶叶青，茶树脚下等莺莺。二月采茶茶花开，借问情依几时来。"音词清婉，莫详所自。……元宵前夜，市居民各醵金扎龙灯及各种灯式，有彩龙，有火龙。彩龙饰以布帛，施以五彩，头角鳞甲，宛然如活。火龙以篾编成龙首，笼纱裱糊，余用纸糊，式甚简单，玩龙者均裸体，红巾覆发，游行通街。市人嘘花，煌煌火城，元宵夜尤甚，谓此可以驱疫。

六月 ……天久不雨……又或用黄荆树叶扎成龙形，游行郊野，人多蓄水以浇，自顶至踵，淋漓尽致，谓之"淋黄荆龙"。

八月 十五中秋，……儿童多以黄橙置竿头，用篾编成龙头，糊以五色纸张，点红烛，玩于街巷，谓之橙子龙。

迷信 妇女小儿最信香愿。……遇有疾病药物或无效，必遣妇女问仙娘，……问仙娘后，……必延巫于家，悬神案，供娘娘，鸣钲击鼓，

蹈舞于室，自昏至旦而后止。其法事有参灶、领牲、回熟、退病。尤可怪者莫如以茅草为人，剪纸作衣，以酒肉酬之，谓之“劝茅”。以烟墨涂巫面，大声疾呼，赤身跳舞后，乃席地而坐，仆役与之对饮共食，谓“和梅山”。……又有装土地者，有装师娘子者，有装四季功曹者，有装灵官者，种种怪诞悉属不经，多者十余人，少者七、八人，统谓之“跳端公”。

《田居蚕室录》云：按端公见元典章，则其称古矣。今民间或疾、或祟，即招巫祈赛驱逐之，曰“禳傩”。其傩必以夜，至冬为盛，……其术名“师娘教”，所奉之神制二鬼头，一赤面长须，曰“师爷”一女面，曰“师娘”，谓是伏羲、女娲。临事，各以一竹承其项，竹上下两篾圈，衣以衣，倚于案左右，下承以大碗。其右设一小案，上供神，曰“五猖”。亦有小像，巫党椎锣击鼓于此。巫或男装、或女装。男者衣红裙，戴观音七佛冠，以次登坛歌舞。右执者曰“神带”，左执牛角，或吹、或歌、或舞，抑扬跪拜，以娱神。……至深夜，大巫舞袖挥袂，小巫戴鬼面随扮土地神者导引，受令而入，受令而出，曰“放五猖”。……考《洞山纤志》言，苗人腊祭，曰“报草”。祭用巫，设女娲、伏羲位，则此乃沿苗风也。

世有妄信阳戏。每灾病，力能祷者，则书愿贴，祝于神，许酬阳戏；既许后，验否必酬之。预洁羊、豕、酒，择吉招巫优即于家歌舞娱神，献生、献熟，必诚必谨，余则恢（诙）谐调弄，观者哄堂。至勾愿送神而毕。……世乃谓之“阳戏”。

奉坛神者，其以径尺之石，高七八寸，置于堂石倚壁，曰“坛等”，……每岁一祭，杀豕一，招巫跳舞，唱彻夜。……或谓古蛮祭也，或谓赵侯郭氏，盖古开边名将有功兹地者，如此是亦明神也。何自而来，并无传闻，又何仅祀民家而处亵侮之地？……必古之巫者诡造以惑村愚耳。

岁时令节　每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自灯节开，城乡鱼龙、车马之戏纷起，有龙灯、虾灯、狮子、花灯诸目，至上元之夜而极盛，谓之闹元宵。凡龙灯所过处，主人争放纸炮，或烧花筒，或熏黄烟，一时间火焰陆离，众声杂袭，浑忘身在何许。最令人轩渠者为花灯，昔称“车车灯”。以男扮女，项黄腰大，而脂粉嫣然；别扮小丑，左执汗巾，右秉蒲葵扇以戏之，婆娑蹀躞，唱《采茶歌》，余人和之，金鼓为节，彻夜乃息。……

神道巫觋　坛神，疑于不典。每届岁暮，人乐余羡，用巫者袯除

邪祟，鸣锣击鼓、吹号角，男作女妆，歌舞达旦，名曰“庆坛”。

《合浦的跳岭头》（载《民俗》民国十八年第七十九期）邹贞楼

每年八月间，正是农家插田完了以后，本邑张黄，旧州，白石水，龙门，小江……这一带乡村中的人们，无论老少男女，皆齐集在树林阴翳，或碧草一色的广场中，场里搭起一棚厂，厂的中央，挂起数幅绘图的面貌狰狞的神像，好似做佛事一样。兼宰牛猪羊以为祭品；同时打扮一男一女，穿起奇怪的道服，带着假面具在棚上互相歌舞，做出种种丑态，以能取笑于观众为能事。此唱彼和，大都男女淫亵之语，并和以大吹大擂，置身其中，只闻着轰轰的锣鼓声，不堪入耳的歌唱声，和男女嘈杂的嗤笑声，令人头目晕眩，应接不暇的。这名为“跳岭头”。

毕究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询之乡人，才知道他们是为着驱除妖魔——意即驱除害虫——使那年有丰熟的收成之故。据说：若不是这样，那年的收成是不会好的，他们集有常款——不动产——以供每年的费用。

《合浦县志》民国二十年

各公署元旦、除夕俱有鼓吹，谓之“闹衙门”。复有蛮人装狮子，跳掷为戏。……

二月祭社分肉入社后，田功毕作，自十二月至于是月，乡人傩沿门逐鬼、唱土歌，谓之“年例”……

迎春之仪，清代官吏皆朝衣朝冠，翎顶辉煌，车马杂沓，鱼龙曼衍，装扮各种名色。……

娶妇家，延道士作法事者，曰：“跳灯”。有脱乳名、念经、过簕床、拜塔等手续，意味可以消灾迎福。是夜，复扮一仙姑、一老杨公，互以俚歌酬唱。老杨公系撑渡者，而仙姑即若渡彼岸之女子也，多方调戏，状至狎亵……

上八团各处，秋冬间有跳岭头之俗，又曰“做平安”，又曰“还年例”。设坛延道巫数十人诣坛礼神，分释道、鬼童二种。释披袈衣，曰“文巫”。鬼童戴假面具，曰“武巫”。分立文坛、武坛，各供其神，锣鼓喧天，跳舞歌唱，观者人山人海。淫荡者，乘机大设赌局，数日而后已……

邑人信鬼甚于信医，每得病辄向巫问吉凶，巫者必谓鬼作祟某神见谶，跳鬼可愈。若患病者系小儿则打胎，成人则拜星亦曰拜斗，均延巫为之跳六郎、跳六娘。所费甚巨。

《贺县志》民国二十三年

贺邑人民向以打纸牌为娱乐，或演戏、舞狮。习拳棒亦属娱乐之一……贺邑赛会之风盛行。建醮时，张灯结彩演戏，通宵达旦，人山人海。

《黑龙江志稿·风俗》民国二十二年·万福麟

（民国中期）俗名“跳单鼓神”，三、四人或四、五人，晚间于龛前击环鼓……，左右盘旋击鼓头镗，作婆娑舞。

《衡山县志》民国初年重修

正月十五为元宵，先数日剪纸为灯，……或数十人击鼓鸣锣舞龙灯。

《衡县志》民国三十二年

上元夜，弄狮舞龙，佐以鸟兽鱼虾各彩灯，遍游街巷……春秋社日，祀社神以祈报。

《红色中华》（报道）民国二十二年2月25日

近来各部队中都开始组织随军剧社，总直属队亦组织了新剧团、歌舞团，经常练习与排演各种新剧、活报及歌舞，以便在驻军中举行晚会。

《红山醉叶》民国·黄浚

汉满两城元宵灯火最盛，汉城尤盛于满城，店面各有灯棚，大店户悬灯尤多……秧歌最丑怪，一人扮白须花面红缨帽，白皮短褂反穿，手执伞灯，领队数人扮如魑魅魍魉，花衣蓬首，数人扮如武士，数人扮如浪子，数人扮如娼妓，粉面如涂墙，强作娇态，白须者跳跃行以歌，则余人跃舞旋转以和之，旁系大锣大鼓聒耳喧闹。

《呼伦贝尔志略》民国十三年

萨满教有二种，一种为本族人民之萨满，即每一氏族均有其本族之萨满。一种为非氏族之萨满，即由狐仙或鬼魂等所成之萨满。

萨满教无寺庙，无经典，亦不设教传道。惟相信有一种神灵，择一相当之人为其使者，时常降附其心，以传达鬼神之消息，而命其使者以治人民之各种疾病……若病人附有邪气、鬼神者，则结草为人，跳神而驱逐之。

凡萨满，均有特别之衣装。帽上有二铜角，如鹿角然，上悬彩绫，向后垂之，如披发然。衣前面系小铜镜、小铜铃各六十，衣背中悬大铜镜一，并以四中铜镜附之，其下系锦绣条裙，如垂尾然。当萨满请

其神灵时，即衣此种特别衣装。一手执单面鼓，一手执鼓槌，口唱呼神歌，且击且唱，并有数人同声应之。呼神歌唱毕，该萨满进退跳舞者数次，环绕旋转者数次，忽僵仆于地，俄顷而苏，此时神灵已降附其心，遂由请邀者问疾病之原因，及如何救治方法。俗所谓跳神即此是也。

湖南靖县藕团乡芦笙堂碑文　民国四年

春祈以应彩后而万物生发，秋报答神灵而五谷丰登，垂留于后世矣。余等效上古之德，以酹天之恩……各寨不论男女贫富，务要赴芦笙场以笙歌舞……不失上古之礼。（该碑由四个侗、苗寨联合而立）

《沪谚外编》　民国十二年·胡祖德

（其一）

元宵闹花灯，各处有风俗，龙灯身袅袅，虾灯芒簇簇。

（其二）

正月半，龙灯马灯串。

（其三）

二月十二日花朝，卉木遍系红绿彩条，张花神灯，以祝繁盛。又有纸扎花枝、花篮，击细腰鼓，扮采茶女，杂遝而歌，后装台阁，小儿彩服乘坐。

（其四）

值坛人有收锭会，又扮小鬼手捻钢叉跑一转，驱逐邪魔保平安，一年三次，名曰三巡会。

《华阳县志·岁时》　民国二十三年

岁时　九日，俗称上九。是夕街市比户燃灯，间有鱼、龙、狮、象、走马、鳌山各式，……十五日为元宵节，……市人备鞭炮、筒花，聚烧龙灯，观者如堵。

《华县县志·社会礼俗部》　民国三十七年

演大戏酬神，为千百年所遗留，逐成社会习俗者，莫如冶城北下庙镇，三月八、八月八西岳庙会，商货麇集，演大戏数日，事先向华山取水，届期社众迎接，锣鼓喧嚣，历年传为盛事。

《话『茶灯』》（载《语丝》49期）
汤钟瑶·民国十四年

一个晚上，“茶锣鼓”咚喧地来到门前，最先演的是“龙灯”，次即“赞土地”……土地赞完了，接着便是茶灯进来了。

这茶灯是由两个或者四个六个青年男子扮作茶娘，手里提着纸扎的花花绿绿的茶灯。一个男子扮作老妈，另两个扮作丑角……一个背着一根秤，一个拿着一个珠算盘。这三位都画着“三花脸谱”，正如旧戏中的小花脸一样。

但是有时有坐车的和骑马的茶娘子，坐车的后面，有个扮作车夫的丑角，假的车上又扎个假的小脚，便是所谓的三寸金莲者也，骨子里茶娘子是运用“他”的大脚行走。骑的便是前腰缚着纸扎的马的前半身，后腰缚着马的后半身，一拐一拐的假装似乎骑在马上一样。他们都唱着茶歌，也和以琴与笛，杂以锣鼓为节奏，也有许多人助腔。丑角们又杂以诙谐的言词与举动。

……在乡间，茶灯有个俗谚，说：“过了正月半，点火烧田岸，男人进学堂，女人端缁箱。”意思便是过了十五，男女都要忙碌于自己的事业了。正月十五以前，便为任意娱乐的时节……

在乡间农工商贾之辈，终年劳顿于自己的职业，得此闲暇作个妙趣横生的消遣法，或者以之装点一下太平景象。

《怀宁县志略·岁时杂俗》
民国二十五年

（正月）二日，宗族亲戚，相互过从，曰拜年。自是自后，或为赌钱之戏，或为舞灯之戏，谓之过年。……又楚俗尚鬼，……有张百戏以乐神者，如城隍会，火神会，白马相公会，姚显大王会，尤以相公、姚显两会为最盛。每当春秋农闲，定期齐集于神庙，常数千人，各备旗伞、锣鼓、戏具，争奇斗巧，挨班排列。以一人扮武官为前导，头插羽毛，足系铜铃，步行于前，谓之急报马。其次则鱼贯游行乡村，旌旗蔽日，锣鼓喧天，极其壮丽，以神主殿后。神之前，复陈设刀剑、斧钺、旗幡、牌伞、香炉、法物等等仪仗。并选精壮子弟之有文武功名者，冠带骑马，随驾前进，谓之护驾。……男女观众，人山人海，大有歌舞升平之气象。近以时局不靖，官府禁止，已少举行矣。

《黄平县志·芦笙曲》
民国六年·陈昭令

芦笙一声度山缺，含情婉转音呜咽，跌踢婆娑态万方，抑扬断续思千结。

《黄陵县志·卷十八·风俗谣谚志·歌谣》
民国三十三年

新年灯节秧歌

正月里来正月正，纸糊灯笼挂门前，风吹灯笼滴溜溜转，风调雨顺太平年。

灯笼高，灯笼低，灯笼底下秧歌起，大哥忙把二嫂叫，三嫂抱娃看热闹，我进场子唱一声，婆娘女子都来听。再有一个莫来听，格格宁宁害脚疼。

进了场子唱一声，灯光菩萨在山听，保佑保佑多保佑，保佑今年的好收成。

《火线上的青年晚会》
（载民国二十四年5月13日苏区团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
肖华

这时，满场的灯光放射了，台上宣布开始游艺比赛……其他部队的跳舞《国民党出卖华北》、《旧世界》、《肃反》、《卫生纪律与青年》都在灯光照耀、万众举眼注射的舞台中尽情地表演，看得观众笑的笑，叫的叫。

J

《鸡林旧闻录》
民国二年·魏声和

（一）

……无医药，有疾惟跳神祈禳。……

混同江海口一带济勒弥人，亲死，削木为像，略具口眼，衣以熊皮，食必以少许祭纳像口。妻丧夫亦然，增系一犬于像旁，胸次悬刻木小人二，有事辄祷。或刻熊、蛇、山魈形。有大祈禳，则延萨玛教徒为跳神之术。萨玛教（今通译为萨满教）为东夷一种宗教，在昔，满洲人亦迷信之（近人著有《俄国政俗通考》混入鞑靼种中，殊讹错）。此教今日盖在松、黑、乌三江下游，南及朝鲜咸镜诸道，皆染此习。凡人患病，辄延男巫，亦有女觋至家，左执鼓，以铁丝贯钱数十，横系鼓之两耳，胁肩蹈足而行，援桴鼓之，使钱不相并，取其铮鏦有声（黑斤（今赫哲族）等种不用钱，为易中品喜藏此物）。腰围裙曳地，又以长带系铜铃、铁铛裙后，先喃喃作咒，旋作狐、鼠诸精魅。言能作幻人术，以利刃刺病人患处，甚至截作两段，刀出如故。吉林临江等处，亦有此陋俗。至黑斤地方，则先以数人作萨玛状，绕室行，一巫忽由炕跳地，以两足左右跳荡，作诸诡态，吃火饮酒，或索鱼头与狗血，任其意旋，以刃自拟其腹，数壮夫作势推之，皆作仰跌状。问其术，谓“搜温”、“额奇苏”，诸神喜跳荡为乐，久不跳便将为祟。

（二）

《后汉书》三韩立苏涂，建大木以悬铃鼓，事鬼神。满人杆祭之俗始此。考满俗，向又有夕祭之礼，以家主为司祝，束腰铃，执手鼓，盘旋踏步。又以大小铃七枚，系桦木杆梢，称曰“神杆”。……

萨玛教为满洲人所通奉，其名见诸《北盟录》，盖金时已有之矣。凡祭祀祈祷，必跳神，名曰“叉玛”，即萨玛之别音。跳神者大类疯剧。头戴尖帽如兜，帽之缘檐缀五色纸条，下垂蔽面，外悬小镜二，如两目状，身着长布裙，遍系铜铃，击鼓蹲舞，口作满语，喃喃不可辨。有跳家神、跳大神之别。跳家神者，祭祀用之，一族之中多有能者；跳大神则专以治病惑人，即神巫是也。

《吉林乡土志》（原名《吉林省乡土志》）

伪满康德六年（民国二十八年）

伪满吉林省公署民生厅编

四、民谣（俚语）

永吉县·十二月

三月里，三月三。跳大神，会群仙。手打鼓，腰铃拴。摆香供，押堂钱。当当当，闹个欢。

六、特殊风俗习惯及迷信

永吉县·旗族·跳家神

佛满洲旗人，每当冬季农暇，多杀牲以祭远代祖先，藉以祈福禳灾，保佑举家安宁，是曰：跳家神。其举动之大小，视家资之贫富而各有不同，富者三日始竣，贫者一日即止。……至期，由主家约请单鼓子（熟于跳家神之礼节而更能鸣鼓作祈祷之语者之族人）四名至家，由家人将各项供品陈列于祖先龛前（祖先龛均在卧室外间，与义气满人之供在西卧室之西墙上者不同），然后燃烛焚香，老幼全体跪拜。是时单鼓子各持大小鼓，按次敲动，催请当该家先代祖宗、护宅灵仙（胡仙、黄仙）、散死鬼魂等来此飨食。礼毕，乃约同族将祭品共食之，食毕而散。

蛟河县·跳神

跳神，犹言乎祀先也。率女子为之。头戴如兜鍪，腰系裙，累累带诸铜钱，摇曳之有声，口喃喃，鼓嘈嘈。……案上供胡、黄大仙，虔敬烧香，供以馒首酒菜果品，是曰跳神。三日回香。（跳神分三种，一看香，二破关，三挚杆子）

伊通县

本县……一般愚民多信跳神，虽病将死，而不延医疗治，犹日夜请大神禳救，其愚甚矣。

九台县·三台村·破关

本村住民，家境富有者，恐其子女夭亡，恒招巫者至家，叩以长

生之术。巫者则谓其犯某关，易夭亡，必须破关，而后始得长生。于是由主人出相当之钱款，购买应用物品，然后由巫者鸣鼓跳舞，口念俚俗之言。此等妄举，俗谓之“破关”。

九台县·舍岭村·烧香祭祖

舍岭村西尤屯附近一带居民，多属镶黄、镶蓝两旗。常因小儿染病，或烧太平香，以祈祷家中平安，向祖宗及神前许愿，于某日某时祭祖烧香。举办之前，先须预备猪酒果供，用车请巫者来。通称之曰“单鼓子”，亦曰“萨玛”。凡许此愿者，事前向神言明，届时请巫者数人，但至多不过八人，至少亦须六人。第一日，杀猪宰羊，招待来宾。晚间于院内摆长案，神位供设祖宗。巫者一人手持皮鼓，一面击鼓，一面念神歌，余者乱击皮鼓，作响声以助之。众巫列于神前念歌毕，将神案请于家堂之上。次日（即中间一日，俗称为正日子），除亲友赠送礼仪，主人设宴招待外，晚间更为热闹。天将暮时，院内屋中，悬灯结彩，明亮如昼。巫者各穿神衣，戴神帽，腰系铁串铃，击鼓鸣锣，以请神主，名曰“请大位”。待神来时，巫者乱跳乱叫，自报神名，用针刺两腮，以显其神灵之威。些许退神，再请金花火神、牛神、马神、虎神、狼神、豹神，继续再请其他各神，直至天亮而后已（狼神来时为狼叫，虎神来时为虎叫）。第三日白昼，照常招待远近宾客。晚间同样燃烛明灯，巫者共同击鼓，请神送鬼。事前先备六、七人为鬼，届时扮鬼者，穿鬼衣、戴鬼脸，形若真鬼，在屋中乱跳乱闹，由巫者以鼓棒击之出，直至半夜而后已。总之，此举如婚丧之重，至少须一耗至数百金。但行之者并不以为异，亦怪事也。

长春县·三岗村·跳大神

三道岗屯附近居民，偶有疾病者，则必请神看香，俗名“跳大神”。病家于病者室内排案焚香，化纸祈祷。至于大神，则男女不一，必持鞭击鼓，立香案前，喃喃高唱不一，名为“请神”。良久昏然而仆，家人则以为神至矣。少焉即起，谓神已附其体。继则时立时坐，似舞非舞；击鼓高唱，似歌非歌。叩其神，非胡即黄（胡则为狐，黄则为鼬）。问其名，多与旧小说之人名相同（如胡不显、黄三太等名）。家人则肃然起敬，无敢稍怠，谓偶有不敬，必遭神遣也。

扶余县·重九

每年重九之日，一般巫婆卜士以及看香撒玛之徒，齐聚于一处（某庙）化妆表演。鬼神相斗，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更大开筵宴，以尽所欢。所有信徒，愚夫愚妇，焚香化纸，祈神赐福，并赠以衣裙，可谓迷信极矣。

乾安县·跳大神

各屯往民，因开辟最晚，知识甚低，故迷信颇深。一切生死、吉凶、祸福，均委之于鬼神。每有疾病，请大神跳神，焚香击单面鼓，口中念念有词，何如教主、报马。逾时，鼓紧击，唱声愈高，谓神至矣。满屋乱跳，自报神名，吸旱烟，饮烧酒，以诊治病者。或杀猪许愿，代为祝告，或谓祖宗须演戏云云（答祖宗）。

乾安县·侍演戏

侍演戏，一名答祖宗（跳当当鼓）。凡有此举者，系因病所许，用以免灾。于拟定日下午，杀猪，请戚友，将祖宗悬起，焚香燃烛，请当当鼓四、五名，当当鼓以神像一帧，悬于祖宗左方。图系一古装骑马者，其手持纸者，名曰九郎神。当当鼓云："彼为唐太宗之第九子。乘者为白龙马，为玄奘赴西天（印度）取经之白马。此神善能请鬼神，或驱除之。"于演戏日没之际，当当鼓三人，手持单面鼓，于祖宗前击鼓，口念所传一切神名。然后于院中焚火，当当鼓在院中念神名，谓"请天神"。念毕，当当鼓由院中回屋内，念冥中一切关险鬼蜮名称，谓"请鬼魂"。天将明时，当当鼓一人坐凳上，头戴布制盔形，曰神帽，腰系布裙及铁铃，曰战裙，请九郎神。神至时，与跳大神无异，于屋中乱跳，谓之"送鬼神"。事毕休息。至于当当鼓之用费，为六、七元左右焉。

前郭旗·跳塔

每岁旧历六月十四日，喇嘛庙皆有跳塔之举。届时观者如云，车马载道，联袂接踵，挥汗如雨，盛状万分。乡妇村姑，捧香祈祷。又有喇嘛戴假面具，形色古怪奇离，并著各种颜色光辉之服装，互相舞蹈。终了后，不论观众之多寡，均于庙中饮食，飨罢乃返。

《嘉定县续志·十五卷》 民国十九年

花鼓戏：花鼓戏来自东乡，每于夏秋之夜搭台扮演，情节淫秽，歌词鄙俚，而乡民甚好之。虽禁不绝，大为风俗之害。

赛灯：元宵节有龙灯，皆乡民为之，城市南翔则间岁赛演花灯，争奇斗异，较龙灯为可观；元宵节后，各庙有施放花炮、烟火之举，靡资皆巨。

《简阳县志·习尚》 民国十六年

正月……十五日，俗谓大年，又名元宵。……狮子、龙灯，则多于十五以前，每夜挨门奉贺。富者烧以花筒，饷以酒食。十五夜化龙。次日，亲友有艰嗣者，群少年鼓吹送龙灯宝于其家，曰"送宝"。

坛神　俗多供坛神，曰坬坬坛，则以径尺之石，高七八寸，置于

中堂神龛之右；曰篼篼坛，则以径尺之筐，高尺许，挂于中堂神龛之侧，上供坛牌粘于壁。旁列坛枪，或书“罗公仙师”，或书“镇一元坛赵侯元帅郭氏领兵三郎”。乡人呼曰“小神子”，士大夫或以为奥，或以为开边名将。李雨村则引杜诗：“家家养乌鬼”，以为即坛神。按《炎徼纪闻》曰：“罗罗，本卢鹿，讹而为罗罗。居水西十二营，宁谷、马场、漕侯者为黑罗罗，曰乌蛮。居慕役者为白罗罗，曰白蛮。俗尚鬼，故曰罗鬼。”如此则蛮祭也。俗人每庆贺则杀一豕，招十数村巫解秽，扮灯歌唱彻夜，谓之“大庆”。招三四村巫，吹角鸣鸣，放兵收兵，不事跳舞者，曰“搬扎”。

跳端公　端公之名，见于元典，其称古矣。今民或疾病多不信医药，属巫诅焉，名曰“跳端公”。巫至恒以夜，或戴观音七佛冠，设一小案，供五猖神。病家取米一斗，插牌其上。巫登坛歌舞，左手执环刀，俗名“镲刀”，丁琮急响，右手执令牌，首圆末方，上刻雷字，吹角歌舞，抑扬拜跪，以娱其神。

驾会　东岳会在三月二十八日，城隍会则六月初一日，时值会期，则以八人舁偶像，服袍服，金爪（瓜）钺斧，仪仗导前，鬼卒次之。必择士绅行香，手持茶盘燃香。前列用优人装扮演目，或二人一抬，或三人一抬不等，名曰“平抬”。

民国《建宁县志》

岁时

新春（即立春），家设春酒，会族戚。时市井子弟搬弄游春戏，或朱裳鬼，而以为傩，要索赏钱。

元宵，结灯棚，张鼓乐，各分方市，竞以巧艳相高。游人放花爆，夜半乃息。十余年来不复睹此景象矣。惟各坊赛龙灯，或马灯，则今不异于昔。

民国《建瓯县志》

元夜　各于门首跨街为棚，张灯祠庙，坊社皆然。好事者复为火龙鳌山，凤麟滚毬诸灯，佐以鼓乐，沿街游行，歌声达旦，十一日至十五日止。戊子乱后，盛事遂废。近年每家点一纸灯，敬神会饮，名曰“上元赐福”。

自古习惯，正月舞龙灯，二月初二迎土地（仅乡曲有之），三月二十七迎东岳泰山，四月廿八迎五方五帝，五月初十迎城隍，均挨户题疏，上中下多少不等，半充修整庙宇，半为是日迎神游街之用。有

春台彩船，抬阁装古文种种游戏，城乡聚观，途为之塞。

民国十三年《江津县志·风俗》

上九　初八日夜，俗为上九。城乡寺观皆竖灯树，树高以丈计，灯多以百计，……又……竞为烟火，截竹为筒，钻节成窍，先实以土，复贮以药，和以铁屑，引以纸线，火引于窍，药性发，熔铁屑成花，自窍喷出，远射可二三丈，鱼龙之戏，舞演其下，间以纸炮，熏以黄烟，坌以粉火，杂以人声，节以金鼓，喧阗拥塞，炫转荧煌。鱼龙戏罢，车马灯来，扮演角色类多农人，……调以小丑，唱以山歌，……虽村俗亦足乐也。

迷信

鬼神之迷信，疾病虽用药，而亦不废巫师，禳解设送，则有延生、换案、梅山、五道诸名。降神用歌，长袖为舞，虽曰巫风，尚有古意。

民国《校补·洪洞县志·舞佾之图》

节　正　节
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
舞舞舞舞舞舞

[英]皮·丹荷尔 P. Denholm《介绍中原剧艺社的舞蹈》（载民国三十五年12月1日香港《华商报》）

舞蹈和音乐、绘画、建筑一样的必须有他真理和人性的基础。舞蹈家必须在语言以外深刻表现人的感情。

中国舞蹈走的是这条路，他们的技巧是纯朴的，但他们的确抓住“舞蹈”这字眼的充分表现。中国古老舞蹈形式已被遗弃了，但它的基础观念被保存着。中国观众习惯于他们古老剧院的演出法，对于这有力的，朴素的，富于感情的舞蹈将感到惊奇。

每个舞都有中西乐器的混合乐队在伴奏。当乐队唱出古老新颖的民歌和叙事谣曲时，舞蹈者便描绘歌词的意义。……

他们所有的舞蹈是纯朴真实的，因而，是很美丽的。我们这些惯于接触欧美舞蹈的人应该从这些中国舞蹈吸收他们的纯朴性。让我们记住纯朴是美丽的本质。伟大的艺术家们已经在少数单纯的动作里面表现他们的杰作了。

《金华的三佛五侯》（载《民俗》民国十八年第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期合刊） 曹松叶

神庙及会期

一、三佛（即傅大士、定光佛、慧光佛）

1. 傅大士：傅大士的庙在义乌江南街，共有两个，一曰黑云寺，一曰双林寺，……每年由附近十余村轮流演剧；会期是在正月十八，到了那天，当年的就到黑云寺迎傅大士观剧，去迎接的人，都要茹素。除演剧外，并有台阁锣鼓等等，颇极一时之盛，演毕将神送回原处。

……

二、五侯（即五侯即刑侯、胡侯、招利侯、钱侯、陈侯）

1. 邢侯：邢侯主要的庙，在金华东紫岩。每年八月十五十六，是要出巡的，前面有长旗锣鼓等等，据说旗是代表潮水，锣是代表潮音，因此潮水不会到金华来……

每十年斗牛一次，……斗牛完即演剧，戏班共九个，九楼台（九楼台即是用九张台桌垒起，人从下面翻筋斗到上面去，再从上面翻下来，很是好看。）两个，又有接长人（接长人是一个人立在两根细长的木料上走路，腋间有长叉扶着）等等。非但金华的人都来凑热闹，就是各县亦有得来。

《金华城的神》（载《民俗》民国十八年第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期合刊） 曹松叶

正月……十三日游三保（五十四保，共分三组，每组十八保，称府东十八保，府中十八保，府西十八保，共有龙头两个，白天迎出，称为游三保），自十三夜起，共提灯四夜，每保有引灯牌二，有锣鼓一班，后面或长旗，或走兽，或飞禽，或鱼类，或花果，或台阁，或玩纸龙，最后龙头龙身龙尾，灯烛辉煌，有条不紊，真是有趣。

《金山县志》 民国续修

元宵，采竹柏结棚于通衢，作灯市，游人往来达旦。乡人有锣鼓调花灯者，游行于各个村落。

《晋绥剧运之前瞻》（载《抗战日报》民国三十三年11月28日） 华纯、韩果、石丁

职业剧团主要活动是秧歌剧，业余剧团的活动主要也是秧歌剧，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到处都是秧歌剧。

《京华春梦录》
民国十四年·陈莲痕

（其一）

朝阳门外东南二里许，小桥架石，地亦清幽，为节制水流之地，名曰庆丰闸，俗称二闸……每届二月二日，文场少林，太狮少狮，于此会集。

（其二）

黄寺有二，皆在北城附郭，为黄教喇嘛卓锡之所，因以是名（二寺一在安定门外，名普净寺；一在德胜门外，名慈渡寺。或谓慈渡寺俗名黑寺。然予闻之土人，则均称为黄寺，仅别之以东西云）。西黄寺内，华殿五楹，传系辽太后肖氏临政之殿址，予得之于司寺喇嘛所云，姑存此说，以待考证。每届上元节序，各喇嘛演习舞踏，或戴面具，或击骚乐，牛鬼蛇神，聚在一堂，口唱番歌，似有节奏，名曰"打鬼"，能辟不祥。是日万人空巷，裙屐杂遝。按打鬼本西域俗例，今蒙古西藏多有行之。

（其三）

年来商僧牟利，沾染沪俗，崇楼七层，新世界独标奇观；旷野小筑，先农坛遂成喧市。其间百戏杂陈，或歌或舞，倾城姝丽，联翩共集，佻俶无赖，趋之若惊。

《景县志》
民国二十年

街衢大张灯彩，火树银花彻夜辉煌，龙灯、狮子诸戏，前后三日甚是热闹，食汤圆，祭祖先，谓之上元节，亦谓之元宵节。

……

旧制立春前一日，州官具吉服，彩仗、鼓乐，各村秧歌齐集迎春于东郊，出土牛芒神，行一跪三叩礼。

《景东县志稿·罗为炯·打歌赋》
民国十一年

以男女聚会歌舞为韵，击缶吹笙，微论五音六律，手舞足蹈……人胥踊跃，有如舞勺之童市也，婆娑俨学宛邱之女……手足□胼旁观，应有万千。

《井陉县志》
民国二十三年

迎神赛会，岁有定时。届时，锣鼓仪仗，杂然并陈，文武会出，比赛歌舞。附近乡民，停工往观，大有如潮如海之势。

……

旧时，井陉有"老母"、"全神"诸会，集祈福、祷病者所施之资，令会首经理生息，积至相当数目，则议定"圆经"期，搭盖神棚，邀

定戏剧，请各乡文武会出，尚有花炮、高杆、马戏者。届时，热闹较迎神赛会尤盛。

……

神过十五，人过十六。十六日，盛装美食，扮演文、武会出，鼓乐歌舞，经日不休。始在本村，继而数乡相约。文武会出，交相往来，俗称“走会”，至二十一、二始止。

《靖西县志》民国三十七年

至元宵时，如遇地方平静，则结彩扎灯敲锣鼓，舞狮龙，喧闹终宵。

《旧都文物略》民国·北平市政府

（其一）

庙市，俗呼庙会，旧京庙宇栉比，设市者居其半数，有年开一市者……有月开数市者……年开一市者，多有香会，如秧歌，少林，五虎，开路，太狮，少狮，高跷，杠子，小车，中幡等是。俗误称庙会，或基于是。月开数市者，亦设有杂耍场，惟未若前者之能称会耳。

（其二）

中顶、西顶、南顶皆有祀神之会，而四月妙峰山之娘娘顶，则香火之盛，闻于远迩……而乡社子弟，又结队扮演灯火杂剧，藉娱神为名，歌舞于途，谓之“赶会”。会期之前，近畿各乡城镇，皆有香会之集团，首事者制本会之旗，绣某社名称，旗后则金漆彩绘之笼榼，以数人担之而行，笼上缀彩旗鸾铃，导以鼓锣，担者扎黄巾，衣黄色褂，喧然过市。凡在会之户，闻声纳香烛茶资如例，首事则簿记之，至期香客入山，各认所隶之旗，趋入队中，一切瞻拜、休息、饮食、住所，由首事者指导招待，诚敬将事，从无欺蒙之弊，故旗字均标明“某某老会”云。凡祭赛事毕，先后散。

（其三）

花鼓戏，即宋时之讶腔，戏曲牌中有“村里讶鼓”。《墨客挥犀》：王子醇初平河西，边陲宁静，教军士为讶鼓，数年间，逐行于世。宋时亦名“打夜胡”，即所谓地花鼓也，地花鼓者不须舞台，于地上扮演之。《东京梦华录》云：十二月贫者三数人为一伙，装妇人鬼神敲锣击鼓巡街市或人家搬演，俗云“打夜胡”。三者音相近，俚语流传一事三名。今市上以一童女装，一童丑装，于市上歌舞，盖其源甚早也。

《旧京风俗志》
民国·旧吾

（其一）

中顶在右安门外（俗名南西门）一里许，大道之旁亦娘娘庙，殿宇在三十年前已剥落，今则成一瓦砾场矣。历年于六月初一开庙一日，游者甚众，惟游人目标，既非因神之灵迹而烧香，亦非因景之清幽而玩赏，盖仅瞧会而已。所谓会者，京俗又名高乡会，即南方社火之意也。太平无事，生计充裕，一班社会青年，八旗子弟，职务上之相当工作已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于是互相集聚，而为排会之游戏，如中幡会、狮子会、五虎棍、开路、少林棍、双石头杠子、跨鼓、什不闲、扛箱，均于是日进香。各会常因细故，而演成凶殴，按此等娱乐，虽无关生计，然若辈视之，直同生命，譬如今日之会，共为数十档，某档在某档之前，某档居某档之后，秩序均须大费斟酌，尤以同样之会最费踌躇，倘或安排不当，即发生冲突，好勇斗狠，牺牲生命，往往有之。会期多在暑天，天晴则更暑气蒸薰，汗流浃背，会中人常常晕倒。

（其二）

二闸在东便门外……闸口之东半里许，有森林数处，营业者借树林支搭席棚，围以花杖，临时售茶，……每届七月十五左右，该处各酒馆茶肆之商人，联合船主，为昌盛其营业起见，在城中邀请各会，如狮子、秧歌、开路、五虎棍、杠子、双石头等，先在船上演唱，至二闸时，即在闸头演唱，最后在闸南龙王庙降香，以符香会之意，因之引动城内四乡喜于游乐之观众，万人空巷，纷至沓来，过此时期，则日趋冷落矣。

（其三）

又有龙灯者，用纸粘香头联成两串，首尾用纸糊成龙头龙尾之形，以数人举之，远视则蜿蜒活动颇似龙形。

《旧京琐记》
民国·夏仁虎

六月则南薰门外之南顶，永定门外之中顶，各有会，植幡、使叉、秧歌、花鼓，演者率为子弟，观者奔波远来，挥汗相属。大抵四时有会，每月有会。

……

中元亦有灯，多作莲花形，或折为莲瓣，集成禽鸟状，或采巨蒿，悬香于上燃之，密如繁星，灿如火树，谓之蒿子灯，昔人有作蒿灯曲者。里巷小儿百十为群，各持莲花灯而舞，亦颇有致。

K

《开封旧历的新年》（载《民俗》民国十八年第五十二、五十四期合刊） 思我

赛会

商罢市、工辍业的新年，当然有很多的娱乐方法：从元旦日起就有一队队旌旗招展金鼓齐鸣的“游庙会”。前边一面面高四五丈的三角大旗，青龙，白虎，八卦，太极等等把戏，后边挑着大鼓，小手锣，四面或八面，最后成筐箩抬着香，成褡裢盛着炮，会首们拿着小三角旗，逢庙烧香，沿途放炮，从而观者，为之塞途。会中人多为泥水匠人，煮小盐者，及一般无一定职业者。这种一直至破五，天天都有。如两会相遇，均须偃旗息鼓，不然往往擂鼓争胜，而致巷战；不过近来有了警察，这些英雄们无用武之地了，也就安然无事。初九日为玉皇圣诞，在龙庭上，可以看到很多的赛会，除了游庙会，又有狮子，高跷，大头和尚，旱船，竹马，五鬼闹判等等。……到元宵节赛会又举行了；同时又添一种“龙灯”，玩起来比上述几种更为有趣。因为元宵节，乃灯节，故有龙灯。……十六过后，“小年”（俗谓十六为小年）亦毕，间或有一些远道而来唱花鼓的，唱秧歌的，好像故意做赛会的余韵似的还在沿街卖唱。

《开阳县志》 民国二十八年

初八之夕有所谓出灯之事；灯有龙灯、花灯之分……花灯则纸扎作四方、六方、八方等形，或作鱼形、虾形者；一人男装操一巾，曰唐二，一人扮女装持一扇，曰懒大嫂，双双踏舞，曰跳花灯。皆于是夜开始出发，或逐户踵门，或舞之街衢，至十五之夜而止。……花灯多见于村寨。方其双双歌舞时，其所歌曰采茶之曲，二人高歌，而其众和之。其词俚俗，士夫鄙之，然实农家终岁勤劳仅有之娱乐。

凯里甘囊乡笙堂碑文 民国三十一年

窃维吹笙跳月，乃我苗族数千年来盛传之正当娱乐。每逢新年正月，各地纷纷循序渐举，以资娱乐而贺新。更为我苗族自由婚配佳期，其意义之大良有以也。我寨先人吴乜灵建立笙堂于此，名曰甘囊香笙堂。东抵余、张二姓田，南抵余姓田及王姓堂，西抵屯上赛脚，北抵桥。每年正月十六起至二十日止，各寨均得参加，毫无限制。……特此碑铭永昭后世（虎场坡全寨人士同立）

康巴尔汗的艺术表演 民国·安娥

（民国三十六至三十七年，康巴尔汗到南京、上海、杭州、台湾等地演出，音乐家安娥在报上发表评论）康巴尔汗的艺术表演，有些矜持，但不失美妙的姿势；有些轻盈，但不失豪放的步伐……对新疆民族文化的贡献，将无比的伟大。

《来宾县志》民国二十六年

旧时，舞龙舞狮之戏，于令节、神诞，群情所欢，相共奏技，或杂以拳击术，钲鼓堂答，爆竹隔膊，颇极一时壮观。又有无赖游食，不时就街市隙地，开演猴戏及其他眩术戏（俗称花眼术），或设帏演傀儡小戏，亦皆他方人过境所为也。

《蓝山县图志》民国十四至二十二年重修

（其一）

上元节，自元旦至是夕，龙灯狮子，铙鼓角觝，诸戏并作，谓之闹元宵。

（其二）

瑶于岁首，往往携细腰长鼓走乡村庆贺新年，二人或四人对舞。

《兰州古今》民国三十二年·张鸿汀

太平鼓为古代屯田遗俗，意在发扬蹈历，使人奋进，它象征着吉祥如意，五谷丰登。

《乐山县志·礼俗》民国二十三年

川俗多赛神拜忏信巫祀神，曰盘香会，亦有所谓祀坛神者。巫觋伐鼓歌舞，自暮达旦，大似优伶演戏。

《乐业县志》民国二十七年

春王正月（概就阴历而言，下仿此），此时工作稍暇，为农人休息之期。由元旦至元宵，士女游行，征歌行乐，并舞狮龙，唱采茶，以歌舞太平。

……

（子）舞狮——村民终年劳苦，至岁首乃作舞龙舞狮之举，附以彩灯表演，沿村庆祝。

（丑）唱采茶——多于元宵节为之。

……

（卯）“七姊妹”——以一幼女安坐堂前，以香薰鼻念咒，请“七姊妹”。女迷不省事，起作歌舞，或问休咎，女歌以答之，为元宵无事时，妇女界取笑作乐。

《雷平县志》 民国三十五年

民间娱乐多在季节行之，尤以元宵为最。乡村街同时并举，家家举酒，处处寻芳，或舞瑞狮于村街，或演戏剧于圩场，此为土人年年举行最高庆（贺）之一日也。

《连县风俗中的几件事》（载《民俗》民国十八年第七十九期） 陈昌言

（A）舞瑞狮

每岁的春正月，家家都贴起一联门对，燃放爆竹的庆祝新年了。在这个新年的景象当中，一小部分的民众，有打锣鼓的，有揭彩旗的，有捧着古式的兵器的；很起劲的沿街去舞瑞狮。一大群的观众们，扰扰攘攘争先恐后的跟随着。更有那些什么小姐太太，都打扮得很华丽的站出门前来鉴赏了。当瑞狮来到门前的时候，总燃起爆竹来欢迎的。大家都说瑞狮是驱邪的祥物，它到过门前，这年家里都要平安无事了。

《连县过新年的习俗》（载《民俗》复刊号民国二十五年第一卷第一期） 丘耀南

在连县，新年娱乐的事情，最普遍的，就是舞狮子和唱春牛，前者是在日间表演的，后者是在夜间歌唱的；狮子是武艺的表演，春牛是灯色化装声调的表演。两者的性质，虽各不相同，但同属民间娱乐的事情。

普通的舞狮，专重武艺，和广东其他各处的一样。在元月初四五左右，他们就凑集一大队曾经学过拳术的武夫，跑到各乡镇或各城市去表演打武。

另外还有一种火狮，这种比较不普遍，因为这种游戏，比较单调无味，不是普遍的为人们所喜欢玩的呢。火狮的玩法，就是一人擎一纸狮，沿街过巷舞弄，所到各处，人们就燃烧爆竹，以示欢迎。舞狮者倘得观众的欢迎赞赏，就连续玩半天一日，也不会感着疲倦。而烧火狮的人，高兴起来，甚至烧了四五十元的炮竹，也不痛惜。这种游戏，大家都是为着高兴为着嬲年宵而玩的，所以高兴而玩，尽兴而罢，彼此是很斯文的。

春牛是在夜间演唱的，正式表演的人，只要五人就够了。一人牵着一头纸做的牛，这个人，就是领导者。两个人骑着纸马，一人擎一圆伞，另一人担着一对花篮，这个人是男扮女装的。

一到入夜的时候，他们就出发各村各寨演唱，在某一家演唱，就由该一家负责招待。

莫辉熊《连阳瑶民状况的概要》（载《民俗》民国十七年第六期）

每年三月三日，为赛饭节，六月六日，为赛土神节，十月十六日，为耍歌堂节，届时男女同饮共食，击鼓鸣锣，齐聚荒郊，唱歌跳舞，极高兴彩烈之致。苟能同腔合调，感情浓厚者，甲女以手巾一条搭在乙男之臂上，即为结婚之证书矣。

黄友棣《连阳瑶人的音乐》（载《民俗》复刊号民国三十一年第一卷第四期）

在新年，迎春等节日，瑶人也有很热闹的《跳花鼓》，跳者腰挂着长筒形的鼓，一面用手拍鼓，一面跳。手法与步法，据说都有一定，而且复杂难学。

《临清县志》民国二十三年

元宵节，临郡所有不下百余起，仅述数种以资考证，如《彩船》……《高跷》……《竹马》始于汉，《羯鼓》始于唐，《渔家乐》始于六朝，其来源尤古。其余《龙舞》、《狮舞》、《花鼓》、《秧歌》等名目繁多不胜指数，每值庙会则游行街衢，更番献技，亦临清之特殊情形也。

《灵山县志》民国三年

八九月，各村多延师巫鬼童于社坛前赛社，谓之“还年例”，又谓“跳岭头”。其装演则如黄金四目、执戈扬盾之制，先于社前跳跃以一遍，始入室驱邪疫瘴疠，亦古乡傩之遗意也。

《灵川县志》民国十八年

元宵诣各神庙进香，或为舞狮游龙之戏，所至之村，皆供以牛烛，或设馔燃爆以欢待之……

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陈瓜果、烧柚香以祀月。一、五两区有迎神赛社之庆，会优巫歌舞，击缶侑神，戚友藉以欢聚。按六月祈苗、八月赛社，此古礼之犹存于乡者，所谓秋冬报赛田祖者也……

五区有还愿之俗，用道巫祝神，略如设醮，别以优人演神调魈。

《凌源县志》民国十八年

凌源县在前清咸同年间号称富庶，五月十三关帝庙会为八行商家所办，……花脖，选十四五岁童子三十二人，戴锦箍，露垂发，著披肩，短衣绣袴，各击二钹参错跳舞，每舞酣时则忽然结聚，或跪或立，以手中小钹集成一字，如“天下太平”等文以节之。

《凌云县志》民国三十一年

农历元宵，舞龙灯、狮子及扎作各种灯彩，以乐新年。三月耕作开始前，各乡于例圩外开特别圩，演唱土剧，以乐农功。

《陵县县志》民国三十三年

上元灯节，沿乡傩古俗，各村镇……徒步装男扮女，二三十人不等，谚曰秧歌……在城镇则游行四街，在乡间则周游附近村落。至则男妇临观，途塞巷满。

《岭表纪蛮》民国二十三年·刘锡蕃

其号称特有者，唯芦笙与铜鼓两件，芦笙一物，在蛮疆风行甚远，创之者，为诸葛武侯。

《榴江县志》民国二十六年

上元夜，弄狮舞龙，佐以鸟、兽、鱼、虾各灯彩，遍游街巷，各户焚香燃炮以相迎，谓之大闹花灯。有龙灯鹤焰、千炬齐开景象。

《柳城县志》民国二十九年

每逢年宵，则舞狮、要龙、演戏。而年来备受天灾人祸之压迫，农村破产，疾苦呻吟无可告□，已不如从前热闹矣。

病人有请茅山教驱鬼者，凶恶之状尤属不伦。淫祠则乡间或有一二处，妇夫入庙烧香，间有借有桑间濮上之行。采茶本属淫戏，樵唱渔歌，俱涉妖冶，未能禁绝。壮人嫁女，最爱唱“欢”，俱男女慕悦之辞，则风俗之特别者。

《柳川北乡风俗之写实》载《民俗》民国十七年第五期 严兆晋

三、度新年

又有所谓舞狮子者，其目的专为金钱起见，故逐家按户拜舞，必至获封包而后已！其意虽卑下可鄙，然乡人颇善其能增庆也，亦并不憎恶之。如是者凡十五日——初一至十五。

《龙州县志》民国十六年

龙州：元宵则灯火辉煌，爆竹声连达旦。少壮男子相组为舞龙弄狮之戏，或至十五日始休。……

《龙津县志》民国三十五年

正月元旦庆贺后，率皆闭门，家宴团聚为欢。工商庶士停业数日。元宵则灯（火）辉煌，爆声闻达旦。少壮男子相率为舞龙弄狮之戏，至十五日方休。设立土地祠，全属皆有。

《龙岩县志·礼俗志》 民国

自元旦至元宵，沿街鼓吹歌唱。昼则弄金狮，夜则掉龙灯。或装扮女子唱采茶歌，比户游行，谓之采茶戏。市中所鬻者，多傀儡戏具，竹木戈矛、纸糊鬼脸等，无非骗小儿压岁钱耳。元宵，祈禳会首，以神田所入，作戏队，导引城隍神游境，以祈神贶。从前元宵夜，灯火极盛，近则绝少，惟儿童市鱼龙马灯球灯之属，鸣锣鼓，游行街市而已。

《隆安县志》 民国二十三年

县属无真正娱乐部，每逢国庆等日，军政学各界多表演白话剧，或提灯或舞龙狮以助兴。

《隆山县志》 民国三十七年

娱乐之风，在城市组织有戏剧社，学校训练有游艺队。每遇纪念节日，公开表演话剧、粤剧，或歌咏、跳舞。平时则学校举行同乐晚会，私家或置备管弦，随意取乐。

《陆川县志》 民国十二年

上元数日，城市乡村，每夕张灯，有舞龙舞狮、唱采茶歌。亲朋会饮以庆升平，谓之“年酒”。或人家生子，亲戚送花灯，谓之“闹灯”。元宵后，四民复业，童子入乡学。

各庙神诞，多装扮彩色古玩，鼓乐喧阗，舆神巡游街市及附近村乡，谓之“会景”。亦有放花爆、烟火者，如庙门有戏台，并演戏祝贺。

《禄劝县志·卷三》 民国十七年

六月二十四日为火把节，亦谓星回节，夷人以此为度岁之日……男女齐会，四面绕坐，脍豕肉，饮酒，歌舞杂沓，以趁盛节。

《罗城县志》 民国二十四年

人们对于春节，或舞龙跳狮子为乐。

《罗民的祭礼研究》（载《学原·第二卷第二期》） 民国三十七年·马学良

在云南宣威县一带的罗民，当作祭的每晚上，还要在灵前举行蹉蛆与舞蹈仪式。丧主家约定了几个善作蹉蛆舞的儿童，头上戴着纸花，身上穿着白衣，腰间紧结一条布带，结交点的两端留着约五寸长的飘带。足下穿着布鞋或草鞋，手里拿着两个铜铃和用白纸做成的花朵。舞蹈时，一个跟着一个，前面由大人领导，摆动着铜铃丁丁作响，纸花也随着飘舞起来，在丧堂的四周跳来跳去，口中唱着清脆的歌声。蹉蛆时所唱的歌声，每晚不同，无非哀挽死者的歌词，歌声铃声，悠扬婉转，子辈听到这种凄恻的哀音，往往泪随声下。

M

《麻栗坡对汛特别区疆域资料》 民国三十六年

此间苗人四种，喜跳舞，每年集合未婚男女于山坡吹芦笙跳舞，名曰踩山。男女双方愿意，由此订婚。

《马关县志·风俗志》 民国二十一年

风俗

自人死时即敲鼓、吹芦笙以乐鬼，昼夜不停。

年节琐记

十六日燃爆竹拜神谓之送年……往事重提忠奸再演，此高台戏也。灯火连宵锣鼓喧。阒金吾不禁。

丧葬琐记

葬地即定……富豪者且有舞狮子跳拳棒者数十百人以凑热闹……

斫头倮㑩之怪俗，该族父母死即将头斫下，婿至则持头跳舞，腐臭则弃去，另编篾头合颈上而葬之。此种文山较多。

苗人之踩山，上年冬季选一高而稍平之山场，竖数丈高之木杆于其处作标识，而资号召。……场中芦笙者既吹且舞，屈其腰而昂首，足或飏矣，手或翔矣，盘旋往复，丑态万端，观众则以为其艺术美不可及，终日歌声袅袅，笙韵悠悠，饮者呶呶，论者啉啉，递盏追欢，不醉不归。如是者数日，渐月唱酬既洽，男女相悦，拐逃私奔之事陆续发生。

苗人之丧葬，自人死时即敲鼓吹芦笙以乐鬼，昼密不停，鼓间数秒一敲，笙间数分一吹，直至埋葬而后已。

彝仆剌之跳乐，当秋谷既登，农事既毕，月白风清之夜，逸兴遄飞，男女成集以为跳乐之戏。其跳法以一男一女相对而跳。身腰手足各有解数，按拍合节不逾绳墨，两人若迎若距，忽前忽后，腰肢如绵，神情已醉，人虽众皆屏息不敢出声，此时但闻琴声铮铮，履声擦擦，方之西人跳舞未见不如。

《满蒙古迹考》 民国二十二年· [日本] 鸟居龙藏

在蒙古，每年的一月和六月寺庙内的喇嘛，都进行跳舞活动。我看到的是在去年五月八日，是为清朝的肃亲王到蒙古来视察，特意举行的。

蒙古人把这舞蹈叫作喇嘛的察木。因为要在有三百以上僧侣的喇嘛寺进行，所以把这种寺叫作察木台苏木，意思就是有舞蹈的庙。比

这小的庙，因人数不够，不能进行喇嘛的察木。

在舞蹈即将开始的时候，参加乐队和跳舞的人，根据自己的角色，把所要使用的乐器试一试，调好音举起来。首先是直径有二尺五寸多的大鼓，圆鼓筒的下方用一根长棍支着，敲鼓的拨是用金属做的，形状顺睛，其尖端成弯曲形，前头有一圆圆的玉石，用于敲打。这样的大鼓有一对，敲鼓的声音和日本的大鼓相同。另外，还有铜钹一对，一丈多长的细喇叭一对，形如车辕，它的前端口小声音却很大。还有牛角形的喇叭一对，它的声音好像从地的底层发出来的“嘟——嘟——”低音，还有声音特细的喇叭一对，这个特细的喇叭声，就像汉人用的笛子音。

乐队的人把这些乐器拿在手中，站在庙门内，面向右侧合奏，它有四节拍子，每人口中都小声的合着拍演奏。接着就有戴着叫头面的出来，头面就是整个头部是个假面具，这和古代日本的假面音乐舞蹈是一样的。头面是古时喇嘛僧做的，用干漆油了的各种头像。现在个别舞蹈专家还有存放，但已是逐渐灭绝了。戴头面的先出来二对，脚踩着大鼓的拍子作准备，然后轻柔曼舞地跳了起来，很是风雅。我看这和日本古代传下来的音乐舞蹈相差不大，惟一的差别是，日本的音乐舞蹈是同大鼓的音乐一起跳，而喇嘛舞是随着音乐单独跳。

喇嘛舞蹈，起源于印度，从现在的西藏传到蒙古而保留下来的，后又充实了汉人北魏时的佛教舞蹈，这样看起来就更加盛大了。后来在隋代时，传入日本，可能从推古朝到平安朝初期，盛大地举行过。

今天在汉人中连头面的影子也见不到了，已经绝迹。而在日本却传了下来，现在，在奈良的法隆寺，大阪的四天王寺，宫岛的严岛神社等都保存着面具、装束、乐器等物品，特别是在四天王寺，每年春天的“彼岸会”都举行喇嘛舞,还有,在东京的宫内省的“古乐稽古场”每年的春秋二季也进行。在今天日本的歌舞和喇嘛舞蹈能够在其风格上有所改变的话，就是系统地让其统一起来，以后将可有很大的变化。现在，在西藏、尼泊尔、不丹、蒙古等地，还跳喇嘛舞。

又，京之上京，昔常掘出古镜，今取之殆尽矣。余此次探查之际，欲得一枚，亦不可得。金之居住地，何故有许多之镜乎？此等镜非化装之用，均用于宗教上之仪式者。金时代萨满教之巫女，在神前祈祷，则有神或鬼附于巫女之身，作狂乱之状，谓可以逐去邪神恶鬼。行此仪式时，一人旁敲大鼓，巫女手中持铃，舞蹈于神前。其时腰挂镜五六枚，称为腰镜。其腰间又悬有旧式的铃，谓为神所赋予者。巫女狂乱时则舞踊，腰镜发光，且铃镜相触发出一种音响，彼等视为最尊

严之事而崇拜之，谓此法可以退邪驱鬼云。因此关系，此镜之所以多也。此风今日自黑龙江方面之通古斯至西伯利亚一带之民族内仍行之。又日本古代，亦有此风，埴轮土偶等腰间，常见附有铃镜也。

《满洲民族志》
康德五年（民国二十七年）
[日本]秋叶隆 著 党痒周 译

（萨满行巫施药）大仙穿黄色之长衣与二仙打鼓唱歌，同时向神坛而落座，暂时静坐闭目，无几大仙之脸向左右颤动，遂吐呻吟之声，后与二仙开始回答。大仙之声音极似女性，手足五体乱动，此时谓神已降身，向二仙询问人之年龄病状，而后闭目以授处方，二仙则即时书之于纸片，再读之，大仙曰善，……后着其裙，挂腰铃，右手持神鼓，左手执鞭而立，二名二仙亦伴打鼓，或以鞭衔口中，以左右两手舞鼓，大仙噢噢或哈哈……如口中吐神言之状，无何突坐地下，二仙解其腰铃，脱其裙。

《梅县风土二百咏》
民国三十三年·梁伯聪

循行无复旧规模，竟以亲丧讲娱乐。特取腥羶招蚁附，大家来看靓斋姑。

（近来，丧家礼佛忏，废男僧，用斋姑，新兴花样，有打八角莲池等名目。斋姑靓妆冶容演技，少年观客如蚁附羶。丧哀之中，竟讲娱乐，始而小户人家为之，近既普遍大户，伤风败俗。）

《梅县人的旧历新年》
（载《民俗》民国十八年第五十三、五十四期合刊）
林岳玉

除夕的接神，和年初五的迎神，都有戏弄金狮的把戏；名目是叫做“参神”。这即是集合了的青年男子们，一人擎狮头，一人托狮尾，——狮头是用纸做的，系有金铃，画有色纹；狮尾是用约长一丈宽三尺的花布制成，末尾束成一结；就叫做尾。——四五人打锣鼓，一人拿灯笼；这一帮子若行到了人家的门口，就把打慢板的锣鼓即刻转起紧板来，这时擎狮头的便拖住狮尾巴如飞的走入去；随后锣鼓声忽而细了下来，狮头也停止了狂动，却颤颤地的伏地；不一刻，又大声起来了，主人们于是给红包与拿灯笼的，这末就算完事了。除了这“参神”的狮外，是另有一种打拳打脚，跳桌跳凳的狮；这个手续比较的是繁许多，而红包里的钱也要多一些的。

《美术的起源》
（载民国九年《新潮》第2卷第4期）
蔡元培

美术有狭义的，广义的。狭义的，是专指建筑、造象（雕刻）、图画与工艺美术（包括饰品等）等。广义的，是于上列各种美术外，又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等。西洋人著的美术史，用狭义；美学或美术学，用广义。现在所讲的也用广义。

……由静的美术，过渡到动的美术，是舞蹈，可算是活的图象。

在低级民族，舞蹈时候，都有唱歌与器乐；我们就不免联想到诗韵与音乐。舞蹈、诗歌、音乐，都是动的美术。

……

初民的美术，最有大影响的是舞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操练式（体操式）；一种是游戏式（演剧式）。操练或舞蹈，最普及的是澳人的 Corroborris（考劳伯芮舞）。……他们的举行，最重要的，是在两族间战后讲和的时候。其他如果蓏成熟，牡蛎收获，猎收丰多，儿童成丁，新年，病愈，丧毕，军队出发，与别族开始联欢等，也随时举行。……

游戏式舞蹈，多有模拟动物的，如袋鼠式、野犬式、鸵鸟式、蝶式、蛙式等。也有模拟人生的，以爱情与战斗为最普通。……

舞蹈的快乐，是用一种运动发表他感情的冲刺。要是内部冲刺得非常，外部还要拘束，就觉得不快。所以不能不为适应感情的运动。但是这种运动，过度放任，很容易疲乏，由快感变为不快感了。所以不能不有一种规作。初民的舞蹈，无论活动到何等激烈，总是按著节奏，这是很合于美感上条件的。

舞蹈的快乐，一方面是舞人，又一方面是看客。舞人的快乐，从筋骨活动上发生。看客的快乐，从感情移入上发生。因看客有一种快乐，推想到似人的鬼神也有这种感情，于是有宗教式舞蹈。宗教式舞蹈，大约各民族都是有的；但见诸记载的，现在还止有澳人。……

初民的舞蹈，多兼歌唱；歌唱的词句，就是诗。……

与舞蹈诗歌相连的，是音乐。初民的舞蹈，几乎没有不兼音乐的。仿佛还偏重音乐一点儿。……

初民的唱歌，偏重节奏，不用和声。……

他们所以偏重节奏的原故：一，是因他本用在舞蹈会上；二，是乐器的关系。

……

初民美术的开始，差不多都含有一种实际上目的，例如图案是应用的便利；装饰与舞蹈，是两性的媒介；诗歌舞蹈与音乐，是激起奋斗精神的作用；尤如家族的徽志，平和会的歌舞，与社会结合，有重要的关系。但各种美术的关系，却不是同等；大约那时候舞蹈是最重要的。

《美术的进化（在湖南第二次讲演）》
（载民国十年2月15日《北京大学日刊》）
蔡元培

跳舞的起源很简单，动物中，如鸽、雀，如猫、狗，高兴时候，都有跳舞的状态。……到跳舞之进化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非、澳、亚、美等洲的未开化人，都有各种跳舞。他那舞人，必是身上画了花纹，或加上各种装饰；那就是图案与装饰品的起源。跳舞的地方，有在广场的；但也有在草舍或雪屋中间的，这就是建筑的起源。又如跳舞会中，必要唱歌，是诗歌与他种文学的起源。跳舞时，常用简单的乐器，指示节拍，这就是音乐的起源。似乎各种美术都随着跳舞而发生的样子。所以有人说最早的美术就是跳舞，也不为无据。

未开化人的跳舞，本有两种：一种是体操式，排成行列，注重节奏。中国古代的舞，有一部分属于此类，如现在文庙中所演的。欧洲人的跳舞会，也是此类。不过未开化人的跳舞，男女分班。男子跳舞时，女子组成歌队。女子的跳舞会，男子不参加。欧人现在的跳舞会，却是男女同舞的。欧人歌剧中，例有一段跳舞，全由女子组成，也是体操式的发展。

未开化人的跳舞，又有一种，是演剧式，或模拟动物状态，或装演故事，这就是演剧的起源。我们周朝的武舞，一段一段演武王伐纣的样子，这已经近于演剧。……

在跳舞会上的歌词，是很简单的。演而为独立的小调，又演而为三派的文学。（抒情诗、戏曲、小说）

跳舞会的音乐，是专为拍子而设，或用木棍相击，或用兽皮绷在木头上。由此进步，演为各种的鼓。

《蒙古问题·中国今日挽救蒙古政策》
民国五年

古云："快马健儿，不如老婢吹篪。"又，唐诗云："辽东少妇年十五，惯弹琵琶善歌舞。昨唱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观此足知北方民族好音乐，感人之深，且易苟，因势利导，亦开发社会之美具也。

《蒙古调查记》
民国十二年·王华隆

（其一）

巫觋假疗病以惑人之俗：病家请巫者一人，左手持鼓，右手以鞭击之，身乱动，口呜呜，于院中循圆路疾驰，使病者追随其后，迨病者疲倒于地，巫者止步，莞尔笑曰："鬼已无力，脱离人体也"，是谓之跳赉青。

（其二）

蒙人富于感情，颇有团结之心，舞蹈一事，恰为其表现。每当春秋晴日，晚间聚数人或数十人于屋包附近，高声歌唱，手舞足蹈，闻之亦有韵调，但莫解其意义云。（他面亦有用者）作鬼形，（面鬼之大小不一，大者高五六尺，形略如人，咬牙瞪目，望之愕然，小者较少。）作毕，齐声诵经，令小喇嘛吹喇叭，打大鼓，由室内送面鬼于野外，举火焚之，然后众喇嘛撤步反身，向病者家中疾驰，盖恐鬼知其回路而复回病者体也。

《蒙藩风情》
民国·张霖如

敬客先烟叶，延宾半酪浆，跳神希远祸，佞佛冀迎休。

《蒙化府志稿·人类志》
民国三十一年

蒲落蛮……婚丧宴客，恒以笙箫杂男女，踏歌时悬一足，作商羊舞，其舞以一人吹芦笙居中，以一、二人吹箫和之，男女百余围唱土曲。其腔拍皆视笙箫为起止。

《米脂县志·第三册 卷四·风俗》
民国二十八年

春闹社火，俗名闹秧歌（言栽稻秧歌之，又名阳歌，言时阳春歌以乐之，亦通）。村众合伙于神庙立会，集资购置闹时应用之衣服乐器。成班后，由会长率领排门逐户跳舞唱歌，悉节奏有古乡傩遗风。谓如是则本社本年不生瘟疫，并于元宵购放花炮可无雹灾，颇著效。亦《诗经·唐风·蟋蟀》诸篇岁晚娱闲之意乎？且可使村中子弟务此不赌钱，赌风少杀，甚有取也。

……立春前一日，地方长官迎春，乡民闹社火，名唱阳歌……

（方技）朝阳大巫披发至地……巫神设坛焚香。虽严冬必身头带黄纸条，手执三尖刀，柄系重环按铜镜上作铮铮声，跪请诸神，神降附体为事。主决咎疗疾病……一名跳神设坛装扮如巫，以帕约发作小辫系以制钱，首舞令作圆圈状，手执单面鼓，亦有环而稍转，小击鼓蓬蓬然，口中喃喃如歌如祝，或屈一足作商羊舞。有时三五成群装男扮女呈诸戏态，曰喜神。

《绵竹县志·卷十三》 民国八年

节序事仪 人日，鱼龙，狮子，百戏俱出。

《绵阳县志·风俗》 民国二十一年

节序 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入夜燃灯祀神及祖，用糯米作粉团，祀后合家食之，曰闹元宵。街市张灯，观者杂遝，……壮者即鱼、龙、狮灯，鼓乐喧阗，中夜始散。

《苗族之娱乐》（载《国师季刊·第十四期》） 民国

旧历二月十五日，为花苗跳场之正期……顷之，男女一二队入场跳，男二三，女四五，共立一排，男在右，女居左，男以双手捧芦笙吹，每吹数分钟后，以芦笙先摇向右方而荡至左，男女同时以右足跨越左足尺许作交叉状，随即将左足收回与右足平，左足继而往后退一步，右足随之，回复立正之原状。吹笙者继续吹奏，循环如前状为之，如此往左方跳动，绕场二三周后乃稍憩，男子多往场外，女子则群立场中观他人跳，待第二次有吹笙者来求与跳，始再排立。

《妙峰山》 民国十七年·顾颉刚

“开路”“杠子”和“跨鼓”

开路：耍钢叉，一组五个人；扮成一个大鬼，四个小鬼。进香时他总在前几天出发，数会相遇时要让他先走（数会相遇时，为争先走后走，最容易闹意见，有时至于互殴。说来很有趣。他们另有一种习惯法，可惜不是一两句说得完）。取开路先锋之意，所以叫“开路”。

杠子：和运动场里的杠子是一个东西。不过他们用棍，绑在大敞车上。几个艺员，分演各种技术（自然花样翻新，各演拿手好戏）。

跨鼓：鼓极大，比北京娶妻用的还要大一倍，打时有种种的点儿。每一会是几面大鼓，无数铜钹，鼓用大人，钹用小孩。听说都穿上彩衣，小孩一边打钹，一边举起钹来排成种种祝福的词句（如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之类）。这玩艺儿现在已经很少。京西门头村旁礼王坟后胆家坟儿（一十数家之小村）本有一个，也早已不能成会，只不过每年六月十三（阴）祭龙王时，拿出摆一摆，老人从前参与这会的，打几下鼓，叹几声“不堪回首忆当年”罢了。我只听见过他们打鼓，没有见正式大会。因为“年头儿愈来愈紧”的缘故，他们早已为了“糊口”，顾不得“娱乐”了。

“仲伙”与“开路”

“开路”有两种：一、五虎棍，二、飞叉。现在棍已自成一名，开路等属于飞叉。杂耍场中时时有之，然犹自谦云“诸位有练过开路的，请教一二”。

热河筹赈北海游艺大会的会目

本年（民国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一（阴历闰四月二十七至五月初一）这五天，热河灾民救济会在北海中开游艺大会。会中的游艺，都是妙峰山的那一套。我虽住北海的墙外，可是事情太忙了，不曾去看。恰巧在街上接得传单一纸，开列游艺大会的会目甚详。现在就抄在下面：

六月十七日

棍（教子胡同） 大鼓（中顶）
开路（鞍子巷） 秧歌（高庄）
棍（罗家园） 踏车（万里云程）
杠子（冰窖厂） 太狮（西猪市）
天平（马连道）

六月十八日

开路（北新桥） 秧歌（唐家坟）
大鼓（白纸坊） 杠子（草厂）
棍（永乐同春） 秧歌（高碑店）
太狮（东猪市） 棍（翰林院）

六月十九日

棍（蜈蚣岭） 棍（义顺同祥）
棍（海慧寺） 开路（铁匠营）
秧歌（官庄） 狮子（黑塔寺）
踏车（万里云程）秧歌（弘寺）

六月二十日

秧歌（赵公口） 天平（白纸坊）
棍（西华门） 开路（北新桥）
棍（廊垡） 太少狮（方砖厂）
杠子（冰窖厂） 清音（五城子弟）

六月二十一日

大鼓（角堡） 杠子（缸瓦市）
棍（义顺同祥） 大执事（礼部）
棍（永乐同春） 太狮（白纸坊）
秧歌（合义同善）踏车（万里云程）
双石（排子胡同）清音（五城子弟）

《闽清县志·卷五·礼俗志》 民国

元宵 ……游人妆台阁故事，及撞神周游街市，以放花爆为戏。……

乡人演戏赛神，每月均有一二次，极见热闹。向皆省城及古田、永泰外来之剧班，自清季以来，有所谓儒林班者，系邑人所组织之娱乐部。始则琴歌雅宴，扬扢风流，后亦流为梨园，出而卖伎者，间演淫靡之剧，伤风败俗，老成忧之所愿。贤有司禁演淫戏，律社会改良戏剧，亦维持风俗之一端也。

《名山县新志·风俗·节会》 民国十九年

上元为放灯日 按《周礼》：方相氏卒岁大傩，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强武伥童，驱除群疠。县人以初九日为上九，仿其意，置为狮灯，山鼻电目，巨齿钩牙，髯鬖鬖，耳帖帖，纫葛布为皮被，剪麻枱作毛，衣绘以藻，染以纁黄，选子弟趫捷僄佼者蒙之以奔突，于是沿门投刺，金鼓喧阗，乡人相率游观，络绎载道，盖以化疠疫为吉祥也。别有饰龙形者曰龙灯，饰马形者曰马灯。马灯以秀俊韶年妆作男女，回环驰骋，兼唱祈年俚语，发抒情意，尤足供人笑乐。……

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会，县人于是日焚香爆竹如元旦。龙、狮、车、马各灯麇集县城，火树银花，杂然并作，兼捣糯米为粉团，名贺元宵，又名送年。

《漠南蒙古地理》 民国三十四年·许崇灏

（祭敖包时）活佛或位高喇嘛，率众围绕鄂博，诵经祈祷，扎萨克王公亦率百官参加，极其庆闹。诵经毕，喇嘛有彩衣，戴假面，跳蹈相扑，谓之打鬼。仪式既终，相与竞马，翌日始散。

《墨江县志》 民国

哈尼 以十月为一年，有周时之风。夏初宰牲祭树，名曰“竜树”，是初建寨时植的一棵树，如汉人之祭天地。……昼夜歌舞。

N

《那马县志草略》 民国二十二年

那马农民居多，无别娱乐，惟每年逢新年正月，农事稍暇，无论墟市乡村，或唱采茶，或舞狮舞龙、击锣击鼓，互相往来恭贺年宵而已。其他则未有也。

《南宁府志》 民国初年

唯上灯至元宵两夜，城厢及乡村则有彩龙、水龙、彩狮、绒狮、麒麟、牛犊、斗鸡或采茶、花鼓等乐事，先行放帖，迨夜则挨户戏之，其彩封多少不等。

《宁安县志·宗教篇》 民国十三年

萨满教为满州人通行之教，宁起于东邦也……宁居满洲东部盐湖尔哈河（今牡丹江），其信奉萨满之多不待言，凡祭祀祈祷必跳神名曰叉玛，即萨满之别名。

《宁国县志·风俗》 民国二十五年

迎神赛会必招梨园演戏，乡俗信鬼，每十年则大演目连一次，或三日或七日，辄数百金不惜。迷信之久，一时不易破除。间有皮影戏、黄梅戏、花鼓戏、花鼓曲，尽淫词，伤风败俗，莫此之甚，现为有司严禁矣。

正月十三日为灯节，乡人以篾丝扎龙，长数丈，并禽兽虫鱼花草鳌山竹马，名状不一。勾心斗角，烛火辉煌，走舞街巷，老幼竞逐。尚有采莲船，高跷，车儿灯，狗皮狮子诸戏，杂唱山歌村曲，浊俚不堪，通宵达旦，所谓金吾不禁，举邑若狂。自灯节讫二月二日止，络绎不绝。……

五月……十八日祀城隍赛会演戏，香火极盛，后改九月十八日。今并废矣。

《农安县志》 民国十六年

先时有持单鼓者，沿门敲之。其声咚咚，然名曰“揽香”……人谓云“挞祖宗”。相传唐太宗李世民征东时，超度亡魂，留有此俗。

P

《盘石县乡土志》 民国

元宵节（正月十五日），又名灯花节，是日夜间，各家门首悬挂彩灯，燃放花炮、花灯及花箭等物。夜中，且食元宵。至于秧歌、旱船，直至半夜始止，颇为一时之盛云。

《平泉县志》 民国十年

县中吏役及城内各商号，分扮中幡、高跷、抬阁、背阁、花钹、十番等杂剧，不下二十余起，并演梨园凡五日，所费以巨万计。以八人大轿舁关帝圣像沿街游巡，各剧会次第献技。

《平乐县志》民国二十九年

赛会　酬神赛会，昔年城市乡村每届秋冬二季，多有举行，设坛建醮，五昼夜或七昼夜，演剧则十昼夜，尤以赴各庙进香之日为最热烈。参加游行者，鼓吹仪仗，轰闹整齐，选童男女化妆古剧之生、旦、净、丑，曰："扮故事"。有文马康衣人各一骑，合多骑为组，而成全出之戏。其扮相人物，择剧中多用旦角色，以姣好女郎为之，曰："马故事"。有二人一组、三人一组，或坐或立，或一人以器械高托一人，或表演动作。而翻斤斗，每组位置于特制木台之上，使四人舁，曰："抬阁故事"。隔一二组，有缀花罩锦之锣鼓台，集多数音乐家，并奏管弦随其后。舞狮者，必有壮士列队以持军械（古代矛、戟、刀、盾之类）；舞龙必有健儿循序以跳牌灯……入夜，舞狮龙，附丽灯景，形状互异，火光烛天，踵事增华，耗财荒工，莫此为甚。邻近男女临观者，空里空巷，甚或远距四五十里亦偕来，大有举国若狂之概。而赛会之著者，其在城厢，则以粤东会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三年一举，为最华丽。照例，前一日巡游放爆……次之，则附城对河之令公庙十月二十一日、莫王庙正月十六日，菩萨出游，各有爆放。虽无如许繁华，亦足号召观众。然兹之所述，都成已往陈迹。盖自禁令实施，董其事者，奉令惟谨也。

淫祠跳庙　跳庙为古乡傩之变相，即满洲俗。岁时祭如来、观音，献糕酒、鸣铃鼓，巫舞进牲，祭三日乃毕，谓之"跳神"。延道士戴假面具以肖神，冠其冠，服其服，歌唱舞蹈，如癫如痴，多操土音相问答，诙谐百出，不习其语者，听之茫然也。各乡村向多有之，今亦寂然。

《平南县鉴》民国二十九年

公共娱乐　秋收后喜演剧。春季则舞龙狮……更有所谓唱采茶者，自废历正月初间起，村民饰以各色衣冠，手持钱剑，携备小锣鼓，前往各村，互作问答，且舞且唱，状极怪异。前以二区各乡村为盛行，近年此风已戢。

又有所谓唱秧歌者，于元宵节内，以纸扮作牛马，集于一处，且跳且唱，其意以为经此唱后，秧种自必良好。

《平坝县志》民国

（正月）自初八日县城迎傩神起，至二十日，……城乡各地跳神。注云：跳法，每组数人击鼓，数人扮封神或三国中等类人物，戴面具，执戈矛，作不规则之唱跳，近戏剧。

《平潭县志·礼俗志》 民国

上元迎灯，自十一日起，至晦日止。十三、十四、十五三夜尤盛。又为木架彩棚妆演故事，谓之台阁。俳优百戏，煎沸道路，箫鼓喧阗，至于彻夜。又有舁木偶像摇兀而行，谓之闯神。前列长炬，纵金伐鼓，震耀耳目。谢在杭云：闽方言以灯为丁，每添设一灯，则俗谓之添丁。

《莆田县志》 民国

凡春秋丁祭前三日，司乐者集明伦堂，查点乐舞生，演乐三日。临祭时，乐舞生首领执麾幡列于两阶，听唱乐。舞生就位，各依次立于殿庭奏乐之所。

Q

《钦县的新年以及清明节》（载《民俗》民国十八年第五十三、五十四期合刊） 颜继祖

钦县地方，交通不便，文化较低，……以耕农为众，大约占全县总人口十分之七八，所以地方的人民，多数是贫瘠的，没有受过教育的，风俗很是顽固，现在把它的新年及清明的风俗，略为述说一些。

新年

元旦……隔了三天，……各乡村中，一般强有力而嗜好武艺的青年，秉着新年有暇，成群结队舞着貔貅，四处去游荡，若遇着别的貔貅，那时两家就停着锣鼓，相斗比武，斗到剧烈的时候，即一个所谓调和者，上前劝和，两家才不再斗。如果没人劝解，往往大家会“弄假成真”，斗到发生性命问题，方愿停止，罢手。

《钦县县志》 民国三十六年

钦属陋俗：一、游神；二、跳岭头；三、跳鬼拜星置花。数者亦习俗使然，惟因稍近于陋，故别编一目。

神游，以前清时钦街为热闹。每当农历正月初十至十六夜，于东门外上街结灯棚行宫，街人装龙鱼狮鹤各色彩灯，又以女子办色架，及鸣钲击鼓，装成辉煌仪仗，迎神上街玩灯。十五夜，迎清惠夫人。十六夜，迎天后娘娘。街中各具酒醴、爆竹敬奉，各家门前均挂彩灯，灿烂夺目。

农历三月二十二日，天后娘娘出游。二十三日，清惠夫人出游。五月十三日，关帝出游。二十八日，城隍出游。其办色架及鸣钲击鼓，各仪仗暨热闹情状，与正月同。

大寺圩，每逢闰月之年五月十三日，扶神銮舆游镇，舞龙演戏……

附城跳岭头，农历八月十七夜在太仓岭，十八夜在牛圩，十九夜在牛圩复岭头，二十夜在盐埠。其次各圩乡，于八月初一起，至月底，多有跳岭头之俗。

《清水江上游苗胞生活记》（载《边铎月刊》）民国

每年届“跳六（芦）笙”时间，附近乡村青年男女，均集中在规定的一草坪上，分别围绕成若干圈子，每一圈子内有二男二女，男人吹笙跳舞，女人伴舞……其余无笙可吹的男女，则自由谈笑歌唱。一时熙熙攘攘，各音混合交响，男女皆带笑容，溢露出一种难以遏止的热情，真可称是一片“自由世界”，一个“歌舞天堂”。

《琼崖岛民俗志》（载《民俗》「复刊号」民国二十五年第一卷第一期）王兴瑞、岑家梧

孩子系第一胎而又属男孩者，三四岁时，须行一礼节俗名谓之“舞文”。按“文”系“觋”字之变音。即任择一日，延请女巫（非道士）到家作舞，入夜而舞尚未息。

《邱北县志·种子》民国十二年

苗人……有喜事则吹葫芦笙，作孔雀舞。

沙人（壮）……同种为婚……遇佳节或赶街，男女各携烟品，约会野田草露间，携手并肩，歌唱舞蹈以为乐，名吃火草烟，视所欢者即与逃去。

《渠县志·卷五·下》民国二十一年

岁时　正月十五日为送年之期，是夜大傩，各市镇广结彩灯，有鱼龙禽兽之形，烟火通宵，明白如书（昼），……申旦不寐，名曰闹元宵。

《曲沃县志·祀典礼仪》民国

迎神，昭和之章：

大哉孔子，先觉先知，
与天地参，万世之师。
祥征麟绂，韵答金丝，
日月即揭，乾坤清夷。

奠帛，初献，雍和之章：（舞干戚之舞）

予怀明德，玉振金声。
生民未有，展也大成。
俎豆千古，春秋上丁。
清酒既载，其香始升。

亚献，熙和之章：（舞羽籥之舞）

式礼莫愆，升堂再献。
响协鼗镛，诚孚罍缶。

肃肃雍雍，誉髦斯彦。

礼陶乐淑，相观而善。

终献，渊和之章：（舞如亚献）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皮弁祭菜，于论思乐。

惟天牖民，惟圣时若。

彝伦攸叙，至今木铎。

彻馔，昌和之章：

先师有言，祭则受福。

四海黉宫，畴敢不肃。

礼成告彻，毋疏毋渎。

乐所自生，中原有菽。

送神，德和之章：

凫绎峨峨，洙泗洋洋。

景行行止，流泽无疆。

聿昭祀事，祀事孔明。

化我烝民，育我胶痒。

乐器：

麾，金钟，玉磬，鼓，拊搏，柷，敔，琴，瑟，排箫，笙，箫，笛，埙，篪。

舞器：

节，羽，龠，干，戚。

《全椒县志·风土》 民国九年

每岁正月朔至望日，邻里相过从，打锣鼓以为笑乐。此风数十年前极盛。旧传灯节后数日，士人相率秉烛夜游，杂奏诸乐，谓之丝弦灯。现已久废。

《全县志》 民国二十四年

全民多信鬼神……病则延巫至家作法，可禳解之。轻者延巫一人，至野外吹角招魂而归，谓之小祭解。重者延巫二三人，挂神像于家中堂，鼓锣喧闹，手舞足蹈，达旦方罢，谓之大祭解……

岁时节序……元宵张灯，裁绘、剪纸扎，鱼龙花鸟以为戏。以童子扮好女，联臂歌采茶，笙箫鼓乐前导，在城者遍游街市，在乡者遍游村邻，邻村必备酒会，烛爆以迎之，谓之闹元宵……

瑶俗　……瑶民素迷信，死后停柩厅堂请巫道作斋，吹笛跳舞过七七四十九日始安葬。

R

《热河经棚县志》 民国十八年

案：元史及叶子奇《草木子》所载：元代宴用细乐。胡乐有琵琶、贺布思、箜篌、箫、筝、笛、头管等乐器。男女饰珠瓔、锦袍，为菩萨相及神像。乐奏，分队舞蹈，唱《吉利亚》、《新水令》、《沽美酒》、《长春柳》、《水仙子》、《青山口》等曲。今蒙古人于岁时，伏、腊、婚礼筵宴时，奏胡乐，数人粗细嗓合唱蒙古曲，音韵悠扬。

《荣河县志·卷八·礼俗》 民国

十五日谓上元节，俗称元宵节，张灯球，扮社火。城市以铁屑合火药实纸筒中燃之，铁花灿烂，光焰飞腾，又老干、小干、起火等，称名曰"放火"。乡间有秧歌、纸马、旱船、太平车等，金鼓喧阗，观者如堵。

祀事

祈嗣于后土，祈雨于龙君，祈富于财神，祈贵于文昌魁星，恒情类然。近日疾病者，不祈药王而祈大仙，不求医生而求马脚，则东南乡为甚。正月赛社，土人装扮登台，名曰"杂戏"。先以锣鼓旗帜，遍游委巷，其古"黄金四目，索厉驱疫"之遗俗乎？或演剧迎神，则高台小伞；骑马点铳者，率各数十人，一赛费且百金，亦太甚矣。昔流寓王素心先生，有《代乡人请倡诸生杂戏文》曰："腊去春来，四时之闲，惟正月辰良景美，一年之乐在元宵。所以古帝王应节而赐沿门之脯，行春而命索室之傩，人若听其如狂，礼不嫌其近戏者，良以导郁宣和，节劳助逸，以饰太平之象，亦可达同乐之情典至距也。然而，执戈扬盾，半属农家；后舞前歌，全无文士。夫儒者，象勺久肆，讵难楚舞登场；风稚时吟，料能秦声拍合。乃不获同有此一乐者，岂破烂衫沾之身上，便不可同上春台兔园；策阁在床头，即不许一开笑口乎？某等窃傩脯之遗规，出［鼓长］轩之新意，冀成杂剧，望我同人非自亵也。盖学问之道，有藏修（即息游）人品之绝能，道学乃能风流。试观弥正平苓牟击鼓，何伤《鹦鹉》名篇？杨用修粉墨簪花，更艳丹铅妙笔。观世音亦现身说法，况在凡人李天子尚作戏逢场，何言我辈？而且古人作扬眉吐气之态，亦洩蹭蹬牢骚，使观者动感发惩创之心，更是寒酸功业，所以榛苓入谱，方可寄彼美之思；慷慨兴歌，无虑斯文之扫耳，某等阅历未深，誉文未箸，既不知当年子弟存者为谁，遮面琵琶呼之不出，惟望高兴君子、同心长者，倡偕乐之青衿，作忘忧领袖；胪指善歌之名□一劝不□之驾。某等情愿先出若干备用，诸同人亦待一诺倾囊。尚借大力而斯事终成焉，将笔歌墨舞，地喜天

欢，钝秀才可成名，穷措大者番利市。以南以雅，即他年名盛之先声；为文为武，皆屏曰居官之小照。所谓‘莲花落’冷浪子，且作郑元和比目鱼，生状元终是谭楚玉，较之野人之脯、乡人之傩，又添一段佳话矣！”

《容县志·社祀篇》民国

按遁甲开山图，五龙者，长曰角龙，木仙也；次曰征龙，火仙也；次曰商龙，金仙也；次曰羽龙，水仙也；次曰宫龙，土仙也，治在五方。今俗作舞龙，与古悖。

S

《萨拉齐县志》民国三十年

本地村落，除演野台戏外，尚有秧歌一种，似与江淮间花鼓戏异曲同工，淫词浪语，引吭高歌，通俗传情，诱人颠笑——乡氓村妇尝听成迷，农作丰收藉名敛唱，甚或昼夜不分，连台弗辍，桑间濮上难免趣闻。近年以来，地方有司虑伤风化并肇事端，曾经严令禁止演唱。卫郑余音，将成绝响，亦乡村娱乐中之怪象也。存以纪实，垂为殷鉴。

《三合县志略·卷四十一·民族》民国十九年

水家每年九月逢亥则过年，跑马为乐，谓之跑年坡，亦好吹芦笙、击铜鼓……现今此族人民年值庆吊，吹笙跳舞及以兽尾为饰，顿足为节。

《三台县志·节序》民国二十年

正月初九为上元会，……陈火龙、竹马等戏，通宵金鼓喧闹，至望五日夜三鼓方息。

《三江县志》民国三十五年

打同年　亦曰走同年。侗、壮、苗之男女皆喜就其同庚者，男与男，女与女，相契结，故亦称结老庚。皆密逾亲谊，互相走往。……侗苗于走往时皆男女集会，以芦笙唱歌助兴。侗人之走同年，尤为热烈、扩大，暇时村与村间之相悦者互相邀集，女子皆青年，男则无分老少，结队以应邻村之约，侗话曰“月也”。赴约时，奏芦管（亦曰六管），更有舞龙舞狮者，徒手而往者甚少也。甲村邀乙村，至时，甲村男女老少必出迎，宰猪牛以款客。日夕集于鼓楼或圹坪，男女排列对坐，或至二三十人，奏笙歌，互酬答，长夜聚叙不倦，必尽其欢，居二三日始返。亦有邻村递相迎致者，翌年乙村必邀甲村以答情，款待欢叙

如之，侗话曰“卑也”。

花炮会　多在上巳举行，亦有就筹办公益事件之集会时举行者。六甲人壮人皆盛行，而全县率多参加。每年头家备镜屏诸物为奖品，分头二三等，其等数无定。于集会地点演剧舞狮及各种游艺助兴，届期男女咸集，其以山歌唱答者亦集于此。其竞赛时以冲天铁炮（即旧时之地炮）内装小铁环，若实弹然。燃炮后，铁环直冲霄汉。观众闻炮声，即以铁环为目标，蜂拥争取，以夺得铁环者，按头二三炮以次领奖。……得奖者于来岁会期，须备镜屏礼品到会，曰酬神。盖原起则赛神之集会也。

芦笙之会　芦笙，亦称六笙，或芦管、六管。旧志称苗瑶罗汉好吹笙，今苗侗皆盛行，盖为其男女间最大最爱之公共娱乐。在元宵中元之夜则必举行，其集会则因人数而见笙之多少。女子衣华服，亦集为一班。每至一村，宾主各奏笙，互答三次而后作友谊之比赛。于是唱歌跳舞，声韵抑扬，举止各节，亦殊娱目悦耳。比赛后，他村递相迎送，率宰猪款宴。晚间男子（即旧志所谓罗汉译及侗话之后生）必向女家坐夜，唱歌调笑，煮糖粥，作通宵之谈情，父母兄弟不之禁也。男女婚姻，多由此构成之。侗人中秋节晨曦，走同年，亦皆有六笙队之游行，但男女虽相伴坐夜，而有乐而不淫之趋向，均较苗瑶为进步。

按清田雯《黔书》载，每岁孟春，苗之男女相率跳月，男吹笙于前以为导，女振铃以应之，联袂把臂，宛转盘旋，各有行列。其笙截芦为管者六，通其节而栉比之，长者四尺，以次而杀，短至三尺，参差若羽。窍其短者孔六，达于长，以指扪之。而又截竹径尺，衡绾于六管之，衔而吹之，一呼一吸，声若驾鹅之嘹叹。

《三姓风土》 民国·阮忠植

雀翎飘孔翠，乌拉踏层茵。伏腊追祖先，年时跳家神。

《山阳县志》 民国二十五年

玩灯，元宵节前后夜间娱乐活动。一般于正月初六夜出灯，十六夜绽灯。先应邀到外乡走村串户，元宵夜会塞城镇，最后周游本村。

《上思县志》 民国四年

正月初二、三日，少年子弟各相邀约，装扮狮子、龙灯，群舞庆贺。于元宵夜，龙狮俱进城内，先贺衙署官长，次及商户，谓之“庆贺元宵”……

南乡板嫩村每值收获后，合村同建醮，名“鬼调醮”。嗣由道人装鬼涂面，着斑衣，装舟喷油，执旗扬剑，随门驱逐，谓之“赶瘟”。

胡唱胡喃，言不在理，然必如此始丰熟平安，又免疯疫。盖习俗使然，而傩亦犹行古之道也。

《上海祀孔谱·跋》
民国十四年·范隐深

祀孔典礼，乃灿然大备（本崇）与施君其龙从诸君之后，参与乐舞之改革，而厘正音节，为之教习者则王君宗毅之功，尤令人不可没也，势移时亦汩，有文庙丁祭祀孔谱已不完全适用，爰参照祀孔典礼，编辑上海祀孔谱……而改绘之时，阅半载始克告成。

《上海竹枝词·陈百戏》
民国十四年·刘豁公

是谁作俑紊风规，博士头衔到女儿。新式茶堂陈百戏，令人迷惘夜归迟。

《上海研究资料续集·风土》
民国二十六年

老上海十二个月的行事

二月十二日是花朝，俗称百花生日，这也是老上海很热闹的日子。花木上都系了五色的绸，这可不必细说，我们还有花神灯哩。这花神灯俗称凉伞灯，……凉伞灯，大概都是六角形的，间或也有圆形的，上面镂刻着人物、花卉、珍禽、异兽，看起来细于茧丝，实际却不过用土产谈笺这一种纸头做的，而灯的缨络须带，也无不精妙绝伦，与灯相配。出灯时，用十番锣鼓，又有纸扎花枝花篮，击细腰鼓，扮采花女，杂众而歌，后面还有台阁，上面坐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女子。

《上虞之声报》
民国二十年九月二十七日

同演舞鬼大戏，各献技艺，互闹本能，纸衣纸冠，两台并挂。

《上林县志》
民国二十三年

（其一）

卷十五　考铜鼓为旧蛮僚所铸，凡宾宴祭享及召集人众皆击之。

（其二）

父母弃世，即延僧、道、尸公（师公），诵经超荐。或遇疾病，不服医药，辄延鬼师歌舞祈祷，谓之跳鬼。鬼师即俗所称之尸公。

《上杭县志·风俗》 民国

新年民间多闹锣鼓。其法用鼓一，锣钹多少随宜。其音节视鼓板为快缓，至元宵止。又有打狮之戏，盖古大傩遗意也。夜间则于龙灯外，有船灯、马灯各种。闹船灯者，扮丑、旦各一，为船公船婆。甚有假以唱作杂戏淫词者，未免有伤风化；且夜间演唱，男女杂遝，最易滋事。自民国后，各乡禁止，已渐稀矣。

《商南县志》 民国十二年

上元……是夜城乡扎有礼花、彩船、狮子等剧。歌舞达旦，观者如鲫，盖仿古乡人傩仪也。

《社火概谈》（载《民俗》民国十八年第六十九、七十期合刊《妙峰山进香调查专号》） 孤血

"社火"云云，即旧都之所谓"会"者是也。缘平西妙峰山，每届清和之月，山上之娘娘庙开放，若辈循例进香，于是旧都乃以四月为盛月。兼之有清慈禧时，又有所谓"皇会"之举，遂赫赫扬扬，不可一世焉。然比年以来，社会之元气既伤，社火又焉能振？盖此种武会，凡会中子弟之啜哺，俱应由"把儿头"供给，方克成立。若近今民生凋敝，大多数自赡不给，畴能有此闲钱？兹又当四月矣，缅想先日繁荣，大有梦寐之感！爰分条录之，以享阅报诸君。

会之种类：计有五虎棍，少林棍，狮子，双石，开路，杠子，棍箱，坛子，秧歌，中幡，跨鼓，什不闲，花鼓，旱船之类。入共和后，又有万里云程脚踏车会。此外如小车会，灯婆灯官……等，今不传。

会之缘起：案中国古舞，有所谓"狮子舞"者，此事疑即今日狮子会之滥觞。余若五虎棍，为表演宋太祖与郑子明过董家桥事，世人知者多矣。开路亦有目为系五鬼捉刘氏者，然在今日开路中，竟无所谓刘氏，斯则吾不敢谓开路二字，等于"劝善金科"也。又秧歌之组织法，诚为不伦不类。乃据老于此道者云，所饰各人皆为水怪——如大头形系夜叉，老坐子系鲇鱼，至丑锣俊鼓，乃系鲤鱼双目！是言也，吾固不能深信，然附录于此，聊待后人之参考可也。

会之派别：同一棍也，就中宋祖与郑恩二人者，称为五虎棍，又名"释迦棍"！另有所谓少林棍者，则系有柴世宗（装束与召贤镇之褚彪等），亦加入起打。此外更有许多便衣者或枪或刀或鞭，随时加入，表演各项武工。又狮子中之太师少师，有五世同堂者（系两大狮，五小狮），亦有九狮同堂者（两大狮九小狮）。闻之旧京人言，惟以东猪市者为正派。至于秧歌，亦复如是，旧京走者，皆为一大头形（状类头陀），一小头形（又名小二哥），一老坐子（亦饰一女子，又名文扇儿），一武扇儿，一渔翁，一柴王（樵夫），丑锣，俊鼓。俊锣丑鼓，惟乡

间者不然。另外有一渔婆，一卖膏药者，不知其何所本也。（少林棍与释迦棍之分，不惟在有柴世宗与否；大凡有疙瘩锣者，皆为释迦棍，若少林则无之。）

拴会者之资格：此种资格，可分晰言之，一为城内各衙门做事者，一为乡村中之有头脸的人物，间亦有尊官，贵胄，亦间有平民，然终不如各衙门作事者之众且多也。有六部时各部中当差者，皆自行组织成会。其原因一以太平无事，一以慈禧时以此邀上宠者颇众，故大都希上旨而纷纷从事此种工作。如兵部之扛箱，礼部之中幡，翰林院之五虎棍，掌印司之狮子皆其差役者为之（掌印司之狮子，今似移于银锭桥）。余若刑部之五虎棍，为右府陈彩所办。方砖厂狮子，为跳动李（人名，内务府管三海船坞者）与大刘所办（时有大刘的狮子“好像儿！”之歇后语）。雪池五虎棍，为金把儿头（管外果房者）所办，厥后改归刘少泉（太监名香刘之弟）办。天汇大院花坛，为步军统领衙门纪某所办。小马圈五虎棍，为仓花户韩霭轩所办。而铁匠开路，中多慎刑司人，慎刑司亦有狮子，为刘四所办。海甸街五虎棍，初为溥公所拴，后归本街人胡四。余若妞妞房秧歌，五斗斋秧歌，虎坊桥秧歌，宣外草厂秧歌，国子监开路，慧慈寺狮子，蒋养房狮子，白纸坊狮子，排子胡同双石，黑塔寺杠子，斯皆纯粹民办。至若万里云程自行车会成立时，已在复辟之后，首其事者为崔幼臣敏智□（即反对康南海最力之文悌家后人）小李三等，亦民会也。此外归于乡派者，如马驹桥五虎棍，唐家坟秧歌，二闸狮子，奶子房上辛坡花坛，蓝靛秧歌，中坞跨鼓花钹；以及平南丰台之十八村。无弗有会者，若方家村开路，玉器营杠子，王家营扛箱，纪家庙什不闲，观音堂张家路口花钹跨鼓。故丰台有歌谣以咏之曰：“后泥洼儿的棍，前泥洼儿的幡，孟家村的旱船跑了一个欢。柳村跨鼓啌啌啌，仓米水饭就大葱……”是皆挨户写钱者，而不能专仰仗把儿头。

《申报》民国二十二年歌舞演出广告摘录

（载《中华舞蹈志·上海卷》）

梅花歌舞团，演于新世界、新行游乐场，演出《土风舞》、《嫁给勇士吧》、《压迫》、《我怎么舍得你》（独唱）、《恋爱学堂》（歌剧）、《救济东北难民游艺大会》，1月7、8日。

摩登歌舞团，演于福安大戏院、九星大戏院、山西大戏院，三十余人，演出《香草裙舞》，以肉感裸体号召，以细腻香雅自豪，添聘西班牙美丽少女表演。福安，1月18、20、21日，九星，6月2日，山西，7月21日。

摩登歌舞团，演于辣斐大戏院、九星大戏院，演出《迷醉舞》、《模

特哈丽》，9 月 23 日、12 月 2 日。

北平华光少女魔术歌舞团，10 余人，中国大戏院、共和大戏院、北京大戏院，歌剧《血和泪》，1 月初、1 月 12 日、6 月 30 日。

嘉璧歌剧班，数十人，南京大戏院，演出《维也纳歌舞会》。

云裳歌舞团，演于中国大戏院，色艺双绝歌舞明星，1 月 20 日。

世界光学歌舞团，荣记大世界，演出《娉婷舞》、《觉悟少年》、《可怜的秋香》、《新婚之夜》、《滑稽舞》、《花花絮絮》、《好哥哥》、《胡调学校》、《花团锦簇》、《诚实少年》、《卖花词》、《知音之爱》、《凤双飞》、《顽皮画家》、《仁爱的心》、《卖花女郎》、《好歌双飞燕》、《真假妹妹》、《蝴蝶姑娘》、《春天的快乐》、《矮凳舞》、《舞场惨史》，1 月 21、26 日，4 月 4、24 日。

明明团，演于先施乐园，少女歌舞，1 月 21 日，4 月 14 日。

远东剧团，演于九星大戏院，歌声伴舞影，艺术化的好莱坞歌舞会，全班少女，1 月 24 日，2 月 26 日。

明月歌剧社，演于北京大戏院，演出《罗曼斯加》、《勇健的青年》、《舟中曲》、《泡泡舞》、《小茉莉》、《公平交易》、《可怜的秋香》、《野玫瑰前奏曲》、歌剧《野玫瑰》，演员王人美、黎莉莉、胡笳及全体演员，2 月 19 日。

新月歌舞团（新月歌剧社），40 余人，演于黄金大戏院，黎锦晖，演出《巡游乐人》、《小小画眉鸟》、《银汉双星蝴蝶姑娘》、《特别快车》、《漂泊者》、《爵士舞天鹅舞》、《舞伴之歌》、《泡泡舞》、《丁香山》、《小茉莉》、《小小画家》、《群星乱舞》、《蓓蕾舞》、《爱的波澜》、《奋斗》、《落花流水》、《健美舞》、《教我如何不想他》、《新婚之夜》，8 月 1、6、7、9 日。

欧西第一剧团，演于福安大戏院，西洋少女演出，3 月 1 日。

联艺歌舞团，演于九星大戏院，美妙女子登台表演，3 月 1 日。

法国米曲罗歌舞团，10 余人，演于九星大戏院，演出 4 月 1 日。

法国女子歌舞班，明珠大戏院（二次）、浙江大戏院，演出舞蹈，4 月 1、2、4、5、12、13 日（明珠拟演 9 天）。

德国歌舞团，演于福安大戏院、浙江大戏院，演出《法国舞》、《英国舞》、《印度舞》、《西班牙舞》、《俄国舞》、《蛇神舞》、《璇宫舞》、《草裙舞》、《爵士歌舞会》，4 月 19、21 日，8 月 12 — 19 日。

青年滑稽歌舞团，演于江湾叶园，演出《特别歌舞》，演员李耀文、叶斌勇、徐乐耕、钱康寿、殷十根，江湾叶园慈善游艺大会，4 月 1 日。

全美歌舞团，21 人，卡尔登大戏院、中央大戏院，演出《摩登舞》、

歌剧《维也纳之夜》，4月1、10日。

丽娃栗妲少女歌舞班、摩登歌剧演艺社，演于新世界，4月8日。

丽娃栗妲少女歌舞团，演于新世界，6月18日。

好莱坞歌舞团，10余人，演于新光大戏院，演出热情歌舞，醉人感人，节目有《前奏曲》、《墨西哥舞》、《独奏》、《滑稽舞》、《热昏家伙》、《怪人舞》、《交响曲》，演员考尔培（法国）孪生姊妹参加表演，以及本尼凯乐佛、巴勃拉女士及其母、戴台尔、开科尔、克莱顿罗拉，4月12、13日。

波国狐狸歌舞团，10余人，演于九星大戏院，演出《美的曲线》、《美的舞姿》，4月12日。

国际歌舞团，10余人，演于卡尔登大戏院，演出《前奏曲》、《六弦琴独奏》、《新奇踢跶舞》、《美人舞》，参加演出安达民歌舞班，大卫堪利、甘银姊妹、麦甘兄弟、优斯其班堪利兄妹、南地霞氏，4月12、13日。

黑猫歌舞团，演于九星大戏院，朱义方导演，演员汇白丝、紫罗兰，4月17、21日。

黑猫歌舞团，演于中央大戏院，朱义方导演，演出大歌舞剧《爱与仇》、《桃花江》，演员傅瑞瑛、爱妹斯、贾克媛，5月16日。

黑猫歌舞团，30余人，演于奥飞姆大戏院，朱义方导演。

蒙提卡罗歌舞班，演于明珠大戏院，演出4月18日、5月3日。

清艺社，演于新世界，演出《摩登歌舞》，4月23日。

巴黎歌舞班，演于浙江大戏院，5月13日。

圣彼得堡歌舞艺术会，演于黄金大戏院，5月16日。

纽约洛山大戏院，演于卡尔登大戏院，演出各种新式舞，演员白娜佛，5月19、21、25日。

维丝特歌舞班，演于黄金大戏院，音乐唱歌舞蹈魔术电影，5月21日。

国际歌舞魔术团，演于明珠大戏院，演出舞蹈、惊人魔术，5月24日。

美国歌舞班，演于浙江大戏院，演出摩登舞，演员马可夫斯基、露国太、唐桃乐赛、汇勃斯，5月25日。

美国歌舞班，演于九星大戏院，演出《鸳鸯舞》、《花神舞》、《探宫舞》、《草裙舞》，演于11月12、15日。

西班牙歌舞团，演于巴黎大戏院，演出最新之探戈舞古典舞，演员帕玛三人团、黛妮三人团、唐与唐莲玛桂妮姊妹，6月1日。

春花歌舞团、飞燕歌舞团、丽娃栗妲歌舞团、维纳斯歌舞团，演于山西大戏院，四大歌舞团表演超群艺术特别节目，6月8日。

美国半夜歌舞班，演于浙江大戏院，演出时新歌舞，6月13日。

美国芝加哥少女歌舞团，演于明珠大戏院，演出摩登舞，6月17、22日。

清艺社，演于新世界，演出摩登歌舞，6月26日。

法国维多利亚歌舞团，演于北京大戏院，演出时代化的各类歌舞，搜罗国际舞蹈之大成，6月28日，7月4、5日。

白尔梅歌舞艺术团，演于黄金大戏院，北欧吉宝麦芙领导，演出妙舞绝技，6月30日。

西班牙歌舞团，演于明珠大戏院，演出最新探戈舞、古典舞，7月7日。

福克歌舞团，演于九星大戏院，7月2日。

福克利德歌舞团，演于九星大戏院，7月9日。

北平华光艺术团，演于北京大戏院，演出各类歌舞，7月3、17日。

好莱坞爱丽歌舞团，10余人，演于卡尔登影戏院，演出摩登舞，7月4、5、7、8、10、11日。

爵士歌舞团，演于九星大戏院，演出银幕上的爵士名歌、名舞、妙舞，电影化的歌舞音乐，7月5日。

月光歌舞团，演于浙江大戏院，演出各种妙舞，7月7日。

维纳斯歌舞团，演于明珠大戏院，演出名贵歌舞，7月9、10日。

飞飞少女歌舞团，演于蓬莱大戏院，演出《甜蜜的夜》、歌舞剧《大教歌》、《空城计》、《八美舞》、《好哥哥》、《探戈舞》、《桃花江》、《飞燕舞》、《玉兔舞》、《娘子军》、《拍拍舞》，演员仲心笑、刘快乐，7月9日。

飞燕歌舞团，演于新世界，8月1日。

欧洲歌舞班，演于新光大戏院，演出艺术化歌舞，8月2日。

年嘉歌舞团，演于九星大戏院，演出奇妙的《红舞》，8月18日。

爱莲艺术歌舞团，10余名，演于黄金大戏院，爱莲阿尔培（好莱坞歌舞女明星）领衔，演出浪漫爵士歌舞，8月19日。

祖克斯歌舞团，演于九星大戏院，演出《色之魔》，8月20日。

百老汇葛洛夫歌舞团，10余人，演于九星大戏院，9月3日。

维多利亚歌舞班（南洋转来），演于浙江大戏院，演出口琴电影名曲，飞飞水清女士歌曲，全班少女摩登舞，歌剧《寻兄》，9月3日。

维也纳歌舞班，演于浙江大戏院，9月6日。

灵飞歌舞班，演于恩派亚大戏院，演出希腊舞，9 月 8 日。

奇爱歌舞团，演于九星大戏院，演出野舞，9 月 13 日。

国际歌舞团，演于虹口大戏院，9 日 23 日。

卡宝歌舞团（欧美少女），演于明珠大戏院，歌舞名剧，《海底兰娇》、《水晶宫舞》。

国际歌舞团（中美法俄舞女），演于九星大戏院，演出十大节目，中西歌舞，时代音乐。

皇家歌剧团，演于辣斐大戏院，演出旷世奇舞，10 月 8 日。演于虹口大戏院，10 月 13 日。

蝴蝶歌舞团（欧美），10 余名，演于虹口大戏院，演员唐与杜兰，10 月 9 日。

国际歌舞竞赛大会，演于镰记大世界，演出《南、北美洲舞》、《西班牙舞》、《希腊神舞》、《俄罗斯舞》、《非洲土风舞》、《菲列滨舞》、《中国古舞》、《中国新舞》，演员北京少女式化歌舞团、美国斯卜雪脱歌舞团、西洋米尼斯高歌舞团、上海新光少女歌舞团，10 月 10、13 日。

星光歌舞团，演于辣斐大戏院，演出曼妙舞，10 月 13 日。

南洋女子艺术团，演于恩派亚大戏院，演出《荷兰花鼓》，艺人绝技，《神秘魔术》、《草裙舞》、《空中险技》，11 月 6 日。

孔雀少女歌舞团，演于福安游艺场，11 月 8 日。

红光少女歌舞团，演于小世界，11 月 8 日。

巴黎女子歌舞团，演于共和大戏院，演出罗马舞，11 月 14 日。

纽约歌舞团，演于浙江大戏院，演出万花舞，11 月 15 日。

新华歌舞剧社（团），演于黄金大戏院，严华领导，音乐丰富，歌曲壮美，艺术精娴，情节紧凑，演出前奏曲《蓓蕾舞》《粉红色的梦》、《特别快车》、《茉莉思乡》、《娘子军》，演员婷婷女士、周璇、虞华、陆茜、杨柳、贾斐、徐健、叶英、季青、陆薇、傅曼、林莺、叶红、飞莉女士，11 月 22 日。演于中央大戏院，12 月 11 日。

空中飞舞团，演于中央大戏院，11 月 22 日。

九点歌舞团（好莱坞美女），演于新光大戏院，大节目 14 种，名歌曼舞，11 月 28、30 日，12 月 7、17 日。

爵士歌舞班（欧洲），10 余人，演于浙江大戏院，演出美艺的舞蹈，12 月 6 日。

十点歌舞团（好莱坞舞星们），演于九星大戏院，演出《花团锦簇》、《圣彼得堡》、《爵士新声》、《游龙戏凤》、《故都春色》、《同命鸳鸯》、《迷迷之夜》、《新草裙舞》、《空谷传音》、《荒漠之夜》，12 月 16 日。

一枝花歌舞班（好莱坞美人），演于浙江大戏院，演出《春波舞》，12 月 23 日。

美艺社，演于明珠大戏院，演出《特别快车》、《春光明媚》、《顽皮学生》、《飞叉绝技》、《魔术玻璃跳舞》、《迷娘》。

大上海歌舞团（好莱坞十大舞星组织），演于九星大戏院，演出《霞飞路之夜》等十大节目，12 月 29 日。

檀香山歌舞班，10 余人，演于浙江大戏院，12 月 31 日。

《实用北京指南》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五年

十五日为元宵，……是夕童子多擂太平鼓。……

（正月）初八日，弘仁寺喇嘛跳舞布札，俗名打鬼。掌教喇嘛，披黄锦衣，乘车持钵，从者持仪仗法器拥护之。又以小僧衣彩戴黑白头盔（俗名鬼脸）执鞭棒舞蹈，绕寺而走，盖取迎祥驱祟之意也。此外则安定门北西黄寺，自十三日至十五日打鬼。德胜门外黑寺，自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打鬼，届时商贾纷集，士女杂沓。亦有走马驰车以行乐者。他如安定门内雍和宫，地安门内嵩祝寺，亦均定期打鬼。往观者惟附近居民而已。……

四月初一日，戒坛寺开庙，居民多往游者。京西万寿寺，西顶、碧云寺、妙峰山，均开庙半月。中以妙峰山娘娘庙游人为最盛，且有来自天津、保定者，而都城之茶会，及秧歌、狮子、开路、五虎棍、少林棍、双石杠子等会，结队前往者，亦不可胜数。……

每月之按单双日或朔望日开庙列市者颇多。兹分述之，七八日护国寺（俗呼西庙），九十日隆福寺（俗呼东庙），每届期，车马盈门，百货咸备，而医卜星相、歌唱耍舞之杂技，亦皆有之。

《石屏县志·土司志》民国

（古时哈尼人去世）以跳舞或跳狮子为致敬，大吹大打。

《双城县志》民国十四年·高文垣

初五日，曰破五。……过此日，秧歌、高跷、旱船、推歌、龙灯诸杂剧常扮演而出，至十五日而止。

《水尾婆与文昌从前的『社会』》
（载《民俗》民国十八年第七十八期）
黄有琚

水尾婆是文昌民间迷信的信仰达到最高潮的女神，也是很深信鬼神的琼崖社会底推居一尊的威权圣娘。……

水尾婆是每二年阴历十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为进香时期；文昌民间因之叫做“十月军坡”，又名“婆祖坡”；会场常设于东郊墟西门外一个坦平的旷野。……远来进香的香客都没有什么具体组织；所足述者，就是由筹备“社会”的人们筹划的幢队，舞龙，音乐队和儿童的“装亭”等颇大规模的组织；景象热闹，队伍整齐。

（注）装亭，就令孩童坐于亭上，结队巡行，以给水尾婆看，揆其用意，就是报答水尾婆赐生德恩。亭分为硬亭软亭两种：硬亭为用普通桌椅加以彩饰造成，以便数龄孩童端坐的；软亭乃以竹片制造的，以求适宜于仅及数月的婴孩睡觉。

《朔方道志》
民国十五年

（其一）

上元前后四五日，以人装土地神或五色花脸或高脚，又装一妇人手持扫帚，鸣锣开道，游行街道，名曰“社火”。

（其二）

卷三

时令　……各寺喇嘛正月六月自初一日诵经至十五日，大喇嘛台坐念经，对面具着彩服蟒袍异色者三十二人，为天王菩萨，牛头马面，护法诸像于寺中坛上跳舞。其始以鼓乐喇叭号筒自中迎之，两两继出，其后乃合跳。以炒面和酥油做赤身人形，置三角木盘内，下衬三角绸幅，天王一人以小木剑而支解之。诵经毕，又以鼓乐鸣锣送之寺外一二里而还。是日执事者收番汉民人布施。（采新通志）

（其三）

卷五

乐器　金镈钟二，春用。夹钟之钟，秋用。南吕之钟、玉特磬二，春用。夹钟之磬，秋用。南吕之磬、编钟十六、编磬十六、琴六、瑟四、箫六、笛六、篪四、大鼓一、搏拊二、柷一、敔一、排箫二、埙二、笙六。

舞器　旧用六佾，文舞。光绪三十二年升为大祀，用八佾，添武舞。木笏（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见时手中所拿的狭长板子，用玉、象牙或竹制成，上面可记事）六、羽籥六十四、干戚六十四、麾一、旌节二。

按：民国三年，经开会全体议决，佥以为崇祭孔子，乃因袭历代之旧典，议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祭孔之日（隋制，国子寺每岁四仲上丁释奠，州县春秋仲月释奠，此春秋仲丁释奠之始），仍从大祀，其礼节、服制、祭品，当与祭天一律。京师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方文庙应由该

长官主祭，其他开学首日，孔子生日，仍听各从习惯，自由主祭，不必特为规定，并颁祭孔典礼位次编校。用特恭录，以便遵用。惟乐章歌舞，多不谙习，故未备载。

（其四）

卷二十八

朔方

……塞北江南名旧得，嘉鱼早稻利同登。偶看儿女弓刀戏，不觉临风百感增。

《顺宁县志初稿》 民国·杨香池

蒲人婚娶无礼仪，惟长幼跳踏芦笙为孔雀舞。

《思恩县志》 民国二十四年

思恩近日惟有县城西圩之舞台，随时演剧，可供娱乐。乡村间惟新春进唱采茶、舞狮子为乐。

《思乐县志》 民国三十七年

思乐县前清为思州、思陵两土司，民国五年合并署县……二月二十九日，为举行落成典礼之期，各区、乡、村、街、甲长暨民众，扶老携幼，制造新联锦额，来相庆祝，并演剧舞狮，以彰娱乐……署思乐县长岑溪莫棣华谨识。中华民国廿三年五月□日立

娱乐：民国未成立以前，邑人迷信素著，年中每至秋收冬藏时候，多以建醮赛会为娱乐。无论城市乡村，具有醮会。届期构以彩色之大棚厂，以壮观瞻。醮期或三五日，延诸道士，以做功德。凡属首事，则整肃衣冠，日夕均在坛内上香拜神。当时或玩龙灯、舞狮子。其于城市之醮会，火树银花、梨园歌舞，通宵达旦。……民国成立以后，县城各圩市于农隙时，则请优伶演剧，以为娱乐，但演剧非属恒有……若至新年元宵，春节国庆，则饮酒闲游，舞狮赛技，以为公共大众之娱乐。

《泗县志略》 民国二十五年

元夕张灯结彩陈百戏，鱼龙曼衍，锣鼓喧阗，火树银花，通宵达旦。……清明，家家插柳于门，以纪年华。城内有城隍会，张百戏以乐神。

《松潘县志》民国十三年

正月 ……十五日上元节，亦曰灯节。民间出鱼龙百戏，爆竹相随，谓之烧灯。十六十七日武营士兵拥旗帜兵仗出行南郊迎神。

六月 是月麦垂穗，豆结荚，虽季夏犹暮春，市民相率游郊外，设帷帐，携酒食，逍遥于长林丰草间，名曰“畅”（方言即游玩之意）。十六日黄龙寺会期，远近晋香者，络绎于道，番人尤多。故邑人亦各携帐棚，具酒肴，结伴往观番儿歌舞，极一时视听之娱。

山川 藏龙山邑人蒙春辉诗：……汉歌夷舞分还合，断雨蛮烟断复连。

杨德谦诗：……一夜羌歌声唱和，不知初日已曈曈。

邑人马尧安诗：……羌歌唱和蛮娘舞，声教何曾被汉家。

婚姻 ……成婚之日……亲友往贺，置酒为欢，主客皆唱歌跳舞，其后生子相贺，亦如婚时。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民国二十三年·凌纯声

（其一）

赫哲人风俗，每年正月初一日，青年男女集在宽阔房屋中一起跳舞，并有种种游戏，如巴力其、阿尔初阔其、哈康布力……（巴力其、阿尔初阔其为游戏，而哈康布力为舞蹈）……

正月初一日晚上开跳舞会，青年男女相抱跳舞，名曰哈康布力，此种跳舞，男女双方同意后即可同跳，不跳的人坐而旁观。

（其二）

在赫哲族的故事中虽有叫做哈康布力（ha ka p–uli）男女同舞的传说，然现在已无此风俗，惟萨满的鼓舞，至今还是存在。

（其三）

（赫哲萨满跳神）舞的动作，可分手、身、足三部。舞时手持鼓锤斜击鼓面，身部左右摇动，腰铃随之摇摆成声。两脚分开，半脚掌着地，身部摆三次，右脚即前进一步；身继续摆动三次，左足又进一步，如此更迭，前进不已。萨满跳舞，普通在屋内举行，惟跳鹿神则在室外。室内舞，在室内炕前环舞三次。舞的姿势有三种：立舞，上半身稍曲；伛舞，上下身几乎成直角；蹲舞，两腿蹲下而舞。蹲舞最难，非有长期的练习不能胜任。有时萨满亦持刀蹈舞，舞步与前不同，舞时左足在前，右足在后，足趾着地。移步时右足向右移一步，左足随之，但前后的位置不易，如是的环舞三次。

民国十四年《绥远游记》

蒙人性凶狠，其跳舞所用之假面具，亦凶恶万状，有骷髅，有牛首而骷髅满顶者。或毒蛇盘绕，狮虎熊豹活跃如现，见之令人生畏。赛会时，男女扮演，随歌随舞，凶狞可怕，必更甚于静置焉。

民国二十四年《绥远省各县乡村调查纪实》

丰镇县第三区明义乡：该乡人民之娱乐，除于废历正月间在本村扮演秧歌以资娱乐，如遇丰年，则于夏秋间演唱旧戏三四天不等，此外再无别种娱乐也。

丰镇县第六区四道沟乡：该乡人民每年之娱乐，即以旧历正月间，成群结伙，扮作故事，杂以鼓乐，沿街歌唱，俗名秧歌，其次在夏秋间演唱旧戏二次，藉以酬神取乐也。

和林县第四区公喇嘛镇：全镇娱乐之时，向无一定，若遇丰年，即许口愿以旧戏或秧歌演唱献神戏四天；倘逢荒旱不收之年，不但不唱戏献神，且领牲之举亦均抹煞矣。

和林县第一区新店镇：该乡娱乐之时，每年共有五次，一为旧历正月十五日，以及十六、十七三天。其娱乐组织，亦不过青年男子粉饰化妆起来，足踏高跷，弹弦唱歌，鼓乐而已，举行三天，花费现洋十五六元。一在阴历四月初八日，即举行奶奶庙会，每届斯时，即演唱旧戏或秧歌三天或四天，名为“献神戏”，所有村公所及戏班之人，一切应酬及膳宿等费，概由各住户按地亩多寡摊派，合计举行一次，亦需洋百元左右。一在五月十三日，唱旧戏三天，花费洋七八十元。一在秋季，举行三天，亦费洋七八十元。全年五次娱乐，共花费洋二百五六十元之谱。

凉城县第一区永安庄：该乡每于旧历正月间，乡民组成龙灯及高跷、秧歌等娱乐。倘遇丰年，尚在夏秋演唱酬神戏一二次。

凉城县天成村镇：该镇每年旧历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晚间举办高跷、车船灯、秧歌等会，在大街小巷及各住户院中演唱，而各大商号门前均设一大炭旺火，以资各灯会来之娱乐。此外在春、夏、秋三季演唱旧戏三四次不等，藉以酬神而资娱乐。

萨拉齐县第二区五犋牛窑乡：该乡人民娱乐，恒在旧历正月间，举办秧歌、高跷等会，以资娱乐。

集宁第二区保和乡：该乡人民娱乐，在夏季如遇丰年演戏酬神，以资娱乐。其次即于每年旧历正月间，村民欢聚，有的玩纸牌以消遣，有的扮演秧歌，藉以取乐。除此之外，无甚娱乐也。

兴和县第四区咸恒乡：该乡每年于废历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

天内，组织秧歌一班及各种灯会一班，沿各住户院中献技表演，约费洋二十余元。又于三四月间演戏四天以酬神，为平安戏。七八月间复演戏四天，为谢神戏。

民国二十五年《绥远通志稿·民族志》

两盟各旗公共娱乐，最通行者，约有四种：曰祭脑包；曰跳神，所谓天魔舞也；曰赛马；曰摔跤。其尤著者，如乌拉特三公旗旧历五月十八日补仑山下之赛马会；郡王旗十月八日桃黎庙之跳神会；达拉特旗七、八两月大祭赛马、摔跤会；鄂托克旗七月二十九日新召跳神会，八月二、三日之赛马、摔跤会；杭锦旗五月三日阿勒特脑包大祭之赛马、摔跤会；扎萨克旗六月十一日独更召及十月二十九日扎萨召之跳神大会，类皆蒙汉毕集，观者如云，尽兴极欢，号为盛举。蒙旗所有社会娱乐，盖无逾于此者。大抵赛马、摔跤，多在公祭及跳神时行之，此蒙人之特殊风俗也。

……

（查玛）跳时以特制之服装面具，饰为各种奇异形状，有如菩萨、罗汉者；有如弥勒、沙弥者；有须发皤然、伛偻如老人者；有独角黑面，踊跃如魑魅者；亦有若牛头鹿面、厥态披猖堪惊愕者；有衰迈老怪，行动摇曳，觅捕小妖，如捉迷藏者；亦有骷髅惨白，目眶洞然，齿牙差然，持鞭巡回如侦魔皆者。凡此光怪陆离，千姿万状之扮演，悉以前代极精工之艺术制造品。所谓切穆（查玛）面具者，分别装饰之，衣服华美与式样之广狭长短，均各随所饰人物之妍丑老少而异……当演跳时，演者各默颂其藏文口诀，以为疾徐动静之标准。而奏乐者，复以拍度调其音节，以为之佐。是以每跳一幕，均能中规合矩，尽态极妍，以博万千观众之喜悦。

民国三十六年《绥江县志·礼俗》

属于娱乐者，如正月之龙灯会、七月之龙舟会及各地之玩友会，均由各当地自由组织。

……

正月十五日夜，通宵龙灯狮灯回环不绝，沿街女士，云屯议集，大有火树银花金吾不禁之象。

丁

《台湾蕃族概观》（载《民俗》「复刊号」民国二十六年第一卷第二期）
［日本］铃木作太郎著 王兴瑞译

第六节 宗教

迷信

d. 咒法

……在同藩社中，每年八九月间，有所谓“米突克”的祭，这时请巫给自家的少女受洗礼。不受洗礼的，死后便不能到祖灵的地方，从而也不能参加灵界的跳舞。因此，刚到这个月头，可以受洗礼的女子的家，便以酒、肉、饼、槟榔实等物供神，待巫之来。巫向祭坛做祈祷，少时即开始跳舞，要受洗礼的女子也加入共舞。其中如有欲为巫的女子，巫于跳舞中便装着杀俗体之意，以弓枪拟于女子的身边。女子因精神作用，晕倒于场上。跳舞告终，供物的饼归于巫师及志愿的女子所有。一时失神的女子，伴着巫师赴第二家做同样的舞。受洗礼者为自七八岁起以至十五六岁，在此祭期中，每日往来于巫师之宅，给做祈祷及家事的帮忙，热心熟悉如右的祭仪三回，即以为有三年经验，足以入参神之境。……

第七节 性能特质

四、审美性（音乐跳舞）

……这些单调的歌谣，仅有粗野的跳舞和幼稚的乐器来配合。然爱好跳舞为天性，不问男女老幼均喜之，无不能歌能舞。纵在片刻的劳动时间或酒宴之际，也必不独吟或唱和以为乐，尤其在宴饮祝祭时，以男女相连而舞为无上的娱乐。因此，歌舞的训练甚为留意，在南蕃诸族中有阶级制的“亚美”族“浮友马”族中，跳舞的练熟，成为壮士的不可缺的资格之一。以下试就歌谣，跳舞及乐器论之。

……

跳舞

蕃人每一度醉饮，必先歌舞，然而个人独舞的事是没有的。若果仅一人独舞，便被看做狂人之所为，故祭祀、祝仪等事宴饮正酣之际，常全体起舞。“步怒”族于出草馘首之外，不易有跳舞。至于跳舞的方法，统各族观之，一般的可有二三种，然大概都像日本“盆踊”（按：日本俗于盂兰盆会之夜，农家男女相集跳舞相乐，谓之“盆踊”）似的，手左右前后摆动，足则进退展曲，膝腰伸屈回旋，身体则回转跳跃。又当祝祭时，男女数十人分为数组，或合为一组，作圆阵形，手握着手，或把手插于腰而相连，以一人为唱师，随其声且歌且舞。而其歌词及跳舞的姿态，涉于猥亵的甚多。

"平埔"族的跳舞，分男女两队，作圆形，各人左手握着居于左者的右手，右手握着左手，前后摆动，舞调和歌调相配合。这种跳舞，据说和海南岛"黎"族的相暗合。

乐器

……

又跳舞之际，常和之以蕃歌。

……

其次，有些和乐器相关的事也得谈谈。在"步怒"族的诸蕃社中，于屋内或屋外敷粘盘石，以代臼用，捣粟于其上。蕃妇数人聚立于其周围，各持着六七尺（有大小长短）的杵，不时唱歌，缓急合调，一面用足掬谷而捣之，其声异于杵音，微妙缭绕，使人如听天乐。这是他们祖先代代锻炼传授下来的，可看做一种技巧。这种杵歌，现在如去到日月潭湖畔的石印化蕃（水社化蕃）中，尚容易听到。若能深入君，丹，峦等的生蕃部落中去，更能闻到这种纯洁的歌声。

……

第八节　战斗和出草

二、出草（馘首）

a. 出草的意义

所谓出草，就是狩首，即以斩敌蕃或异种族的首级为目的而出动之谓。中国人向来称之为出草、打牲或出牲，最初是用以说明蕃人出猎于社外的名词，后来就移用于狩首的场合了。

……

e. 凯旋

……南蕃中"主阿"族，既馘首，乃奏凯歌，投首级于网袋，而就归途。近社时，……以茅叶覆之。众绕而舞，且奏凯歌。若有战死者，惟歌不舞。社民闻凯歌，妇女出而迎之。翌朝社内老幼男女集于公廨，男子等候于阶上，妇女等候于阶下，一行勇士到公廨时，社众一面踏足，一面扬声欢迎之，随即酌酒歌舞。……"浮友马"族，一行归社时，头目、役员、老蕃及团员的家族等出迎之，少年右手提首级笼，脚踏地，以肖其武勇，并冀望能像他们似的，妇女赠一行者以酒及槟榔实，举行盛大跳舞，待天明始归家，男子到公廨去。

首祭——出草获首级归来时，便举行首祭，其情形略如下述：

一. 庆祝成功：在当日或当夜盛行酌酒歌舞，通宵不休，这是各族大概共同的。有时宴饮歌舞继续行至数日以至十数日的。

……

蕃人迷信被馘首的敌人的死灵为有神力，尤其是有恶神之力，同时又有守护馘首者的蕃社之力。所以这种祭祀，一方面固是祝贺眼前馘首的成功，同时却也是专对这新来的首级举行祭礼的。

天津为滨海地带，居民多以鱼盐为业。且地当辽沈之西，燕京之东，为北方诸省出海咽喉。来往船艘，又多借运输货品为生者，则其一岁生活悉托诸于诲矣。天后为海神之最有灵显者，故天津居民亦重天后，为筑宫于东门外。……

同治九年《续天津县志・风俗志》中云："二十三日天后诞辰，预演百会，俗呼为'皇会'。十六日为送驾，十八日曰接驾，二十、二十二两日辇驾出巡。"先之以杂剧，填塞街巷，连宵达旦，游人如狂，极太平之景象"云云。则皇会乃酬神所献之百戏也。至皇会之始，有谓因康熙三十年（1691 年）圣祖幸天津谒天妃宫时，民间作百戏以献神，又借此娱圣祖，于是有"皇会"之称。

乾隆戊申杨一昆无怪有《皇会论》一篇，记当时出会情景甚详。文中有"皇会重兴第二年"，按戊申为乾隆六年，（1988 年版点校者注："戊申为乾隆六年，"非是。乾隆年间只有一个戊申年，即乾隆五十三年。因此，下文"第一次之皇会，当在康熙间"的推断也就缺乏根据了。从乾隆上溯，雍正六年，康熙七年为戊申年。孰是，待考。）则第一次之皇会，当在康熙间矣。以是观之，则前说当非无稽。兹将杨氏《皇会论》全文录之，以存当时事实。文曰："国泰民安，时移岁转，春光明媚艳阳天。只听得锣鼓声喧，又见那儿童欢喜，妇女争妍，却原来是皇会重兴第二年。月未逢三，早将会演。有一等游手好闲，家家去敛。口称善事，手拿知单。有钱无钱，强派上脸。图了热闹，赚了吃穿。这胜事直到三月间。跨鼓声喧，中幡耀眼，看会的来到街前。吃了早饭，换了衣衫，行走间先问门幡。买卖齐声喊，喧哗有万千。乱嚷嚷，早听见'冰糖梅苏丸'。一群村媪站街前，河沿上早来了香火船，手持竹竿，身穿布衫，靠定阑干，人人等把抬阁看。急忙忙，莫容缓，来复往，不惮烦。数杆黄旗在会前，上写着'扫殿'。逞精明，露强干，薄底靴亦穿武备院，夹套裤簇新月白缎。腰巾儿长，帽梁儿短，青洋绉绵袍把齐袖挽。无事呢，扬扬得意；有事呵，磕了个头山，好和歹出了些汗。通纲抬阁是新演，今年会胜似去年。节节高，乏人办；莲花落，不耐看；猴扒杆，亦有限；扛（杠）箱官，委实可厌；稍可的，是侯家后拾不闲。秧歌高跷数见不鲜，惟有那溜米厂高跷人人称赞。不论女，不论男，颠倒争把青蛇看。貌似婵娟，名胜梨园，是

何时结了喜欢缘？他面庞儿俏，意思儿甜，一架娇痴墨牡丹，掩映在红绿间。舞花本自戏中传，四海升平见一般。……耳边金鼓震连天，会儿多，记不全，法鼓还算大园小园。一到茶棚敲得更熟练，翻来复去，离不了七二幺三。夜色漫漫，行人缓缓，一更之后，众会蝉联。一伙子清音大乐声悠远，两档子河南雅乐喧，后跟一行道士调笙管。西洋德照，前后光悬，少不了老鹤龄在和平音乐前。不知不觉已过了四驾辇。法鼓声犹近，鹤龄音不远，提灯伞扇来到跟前。手执请驾羊角灯，说‘驾到了，靠后罢’，一个个俱都气静神安。有那女眷，拈香拜街前，一种情思无两般，无非是求子育男。霎时间，夜阑人散，拦舆拜罢各回还。香消粉减，漏尽更残，好似神仙归洞天。难消遣，怎留恋，夜深门掩梨花院。繁华都在眼中收，记不清，珠帘掩映芙蓉面。”

天津沈存圃有《皇会歌》亦记实之作也。歌曰：“鸣钲考鼓建旗纛，寻橦掷盏或交扑。鱼龙曼衍百戏陈，更奏开元大酺曲。笙箫筝笛弦琵琶，靡音杂遝听者哗。老幼负贩竞驰逐，忙煞津门十万家。向夕灯会如匹练，烛天照地目为眩。香烟结处拥福神，仪从缤纷围雉扇。白昼出巡夜进宫，献花齐跪欢儿童。……伊余扶杖随奔波，欢喜爰作迎神歌。康衢击壤知帝力，阙里犹记乡人傩。”

光绪十年《津门杂记》亦有记皇会事者，则为五十年前事也。文曰：“三月二十三日，俗传为天后诞辰。天津系濒海之区，崇奉天后，较他处尤虔。东门外有庙宇一所，金碧辉煌，楼台掩映，即天后宫，俗称娘娘宫。庙前一带，即以宫南宫北呼之。向例此庙于十五日启门，善男信女，络绎而来。神诞之前，每日赛会，光怪陆离，百戏云集，谓之‘皇会’……”。

早年出会秩序，前人书中记之甚详，节要录之：一为门幡：黄地青字，金铎垂六角，系高桅上，引以绳，使直立。二为太狮会：即庙前山门内之两狮也，形状威武。下为灯座，上为灯亭。三为报事灵童：以幼童扮探子，抓巾抹额，短衣束带，腿绗（绑）靸鞋，腰间挂面具，肩头荷令旗，缚置抬阁座上，抬之以行——是为痘疹许愿者扮之。四为中幡会：多厨行中人，幡高可丈六，以大呢洋绉，镶边绣花，重百余斤。五为跨鼓会：系十余大汉，系打鼓于颈，击之；又系铛者数人；尚有小童十六，唱唢呐曲，各执小钹二，堆为“天下太平”四字。又以小钹辗转互击，有“旧杂办”、“新杂办”之名。看似乱击，实有法度。六为杠箱：置旗铃于上，以巨竹穿其中，两人荷之，动摇掀簸，群儿在前作劫纲贼，棍棒拳脚齐下。口呼“打、打”。七为杠箱官：以蒸饼为朝珠，蒜为佛头，砂酒壶为记拈。一手持扇铺作幌子之扇，又一手持烟袋铺用以作招牌之烟袋，跨骆驼

背上。八为捷兽会：两人入一壳中，宛转而滚。九为高跷会：河东大寺之高跷，以一人驮七八人，及蜷一足行数十武。扮青蛇者，身段姣活，众咸称之。十为十不闲会：设架于台，使人抬之，幼童数人坐其上，包头甚丽，数童轮流歌唱不辍。十一为重阁会：以一人驮一人，为戏一出，如《思春跑驴》、《下山赶妓》。惟花鼓则唐锣镟板，分立相公老婆，以一人驮二人，尤为吃力。十二为抬阁：高可两丈许，亦以铁信饰诸器物，而缚五七小儿于上。行时必以长竿为仰叉，纳顶颠小儿两肩胛下卫之。其中有"上寿"一招，为会中必不可少者。十三为爬竿会：一高过房檐之竹竿，演者以两臂揉作种种姿式。十四为地秧歌：二鬼衣黑衣，服虎皮，执木杆二，为索室之形。十五为灵官：即庙中预设之纸糊二灵官。出巡日抬出，一在耍会后，一在天后之法敬（鼓）会中。十六为许愿者：凡出痘疹有许愿抱花瓶者，陪随各灯会行，父兄亲友执手灯簇拥，亦有作道童装者；女儿有许愿巡风者，则宫衣翠钿，坐一小车中，使人曳之。十七为宝塔七级：灯亭二，一名德照，中空，贮银鼎一，四围各缀串灯，惟顶上用红灯。一为海灯亭，中悬一灯，下为假水，有莲花莲叶。亭座四周，皆玻璃灯，其外以玻璃盒贮水，鱼泳其中。十八为盖华（华盖）会：约数十柄。其后为顶马，亦出痘疹所许者。其中作仙童装者，谓之仙童会。各会皆随有茶汤担，而顶马会设备尤佳，担以大玻璃宫灯为之。亲友提手灯护卫者，以着草上霜马褂为荣。十九为鲜花会：俗呼痘疮为"花"，鲜花会即患者所许愿也。会中有松亭一座，唐花四台。二十为花童会：担筲戴笠，为水夫形。二十一为大乐会：吹头号唢呐，为《大江东去》之声，七眼一板。当，眼也；铜鼓，板也。二十二为鹤龄会：此会在天后辇前，亦为高跷，但其形似骑鸾跨鹤。行时以唢呐度曲，但有声无字也。二十三为銮驾会。二十四为娘娘五尊：皆衣蟒秉圭。曰子孙娘娘，曰 瘢疹娘娘，曰眼光娘娘，曰送子娘娘，最后乃为天后娘娘。皆以泥金篆于额，独送子娘娘在脑后。二十五为接香会：以四人抬一灯座，放大锅于中，以收所焚之香；别有二人，扛一大锅者，数起分行。诸神前后有焚香者，则以长竿穿铁勺于上接之。最后殿以护驾会，此为最后之一会也。

民国改元以来，国家多难，民间经济因之不振，鲜有余力顾及此事，盖久已停演。惟民国十年春曹氏当国时，曾一度举行，然较前清时代之隆盛仪式远不及矣。今年天津当局，为谋繁荣市面计，定于旧历三月十六、十八、二十、二十四日举行扩大之皇会，真空前之盛事也。……

余以天后宫在天津得居民之信仰最力，当兹皇会重兴，不可无考，故作此篇以贻观会之群众焉。

本年皇会各会参加秩序

十六日　送驾

宫音法鼓，道众行香，銮驾，大乐，提灯提炉，日罩，圣母黄轿，护驾，提灯提炉，日罩，灯扇，献灯，眼光娘娘宝辇，提灯提炉，灯扇，献灯，子孙娘娘宝辇，提灯提炉，日罩，灯扇，献灯，瘢疹娘娘宝辇，提灯提炉，日罩，灯扇，献灯，送生娘娘宝辇。

十八日　接驾

捷兽，跨鼓，中幡，萃韵吹会，辛庄圣字灯亭法鼓，西池八仙，老县署接香，日罩，灯扇，提灯提炉，献灯，送生娘娘宝辇，同心法鼓，老县署接香，日罩，灯扇，提灯提炉，献灯，瘢疹娘娘宝辇，老县署接香，日罩，灯扇，提灯提炉，献灯，子孙娘娘宝辇，庆寿八仙，南门内接香，日罩，灯扇，提灯提炉，献灯，眼光娘娘宝辇，金音法鼓，南门内接香，道众行香，永丰屯大乐，鹤龄，銮驾，日罩，提灯提炉，天后圣母华辇，护驾。

当年天后宫之盛况

三月二十三日，俗传为天后诞辰。天津系濒海之区，崇奉天后，较他处尤虔。东门外有庙宇一所，金碧辉煌，楼台掩映，即天后宫，俗称“娘娘宫”。庙前一带，即以宫南宫北呼之。向例此庙于十五日启门，善男信女，络绎而来。神诞之前，每日赛会，光怪陆离，百戏云集，谓之皇会。

皇会之由来及其沿革

“皇会”原名“娘娘会”，因为“天后圣母”俗称“老娘娘”。在当初，在国泰民安升平之时，一般农商官绅对于天后神灵信仰极为虔诚。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后寿诞之辰，一般善男信女特为规定庄严之仪式，筹备隆重之礼节，为天后圣母出会，以求祛灾赐福。

至于这会的起源，现已无法追忆。不过是为庆贺天后寿诞，而发起办会之举。会期分为四日，所有参加人众，各秉诚心，或尽财力，或尽人力，或为表演，或为执事，共襄盛举。参加的会名，专司事务的，有扫殿会、净街会、请驾会、护棚会等；参加出会行列、表演各种技艺的，有法鼓、大乐、鹤龄、重阁、狮子、跨鼓、中幡、高跷、五虎杠箱、拾不闲、庆寿八仙……（此处为《天津皇会考纪》原书使用的省略符号，本次编者对该书省略部分用“省略”标注）；关于仪仗銮驾一类的，有门幡、太狮、广照、宝鼎、接香会、日罩、灯扇、銮驾、宝辇、华辇、护驾……出会之时全是各本心愿前来伺候老娘娘。大会出发，沿途表演，各自炫耀。

由娘娘会变为皇会，其间有一段光荣的历史。当前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下江南，途经天津，适逢会期，一时高兴，要看看会。乾隆的船就泊在三叉河口地方，各会打从船前经过，竭力表演，各显其能。当时乾隆皇帝对于大会颇加盛赞，更喜欢乡祠“跨鼓”，表演很是精彩，特御赏黄缎马褂四件，叫四名鼓手各穿一件；还有鹤龄会演唱的很好，四位鹤童每人赏给金项圈一个，其外龙旗两面。大会因得宠锡，从此以后，“娘娘会”就名为“皇会”了。嗣后皇会兴盛不衰，直到前清末叶。

皇会会期为三月十六日、十八日、二十日、二十二日四天。会期全是双日，单日好叫人们休息去，以免太乏了，所以隔日一会。

天津皇会当年之盛况

天津皇会既受乾隆皇帝之嘉许，一般办会的缙绅士商，因为有御驾的钦赏，深引为荣，越发的打起精神来办会。一切仪仗装饰，人员服制，表演技艺，都要力求尽美尽善。花钱费事在所不惜，务必要求其如何美丽，如何风光。所有出会仪式典礼，也要十分庄严隆重，不厌繁渎。皇会日盛一日，成为北方各省惟一的神话盛事，名闻遐迩。全国各地没有不称赞天津皇会隆盛热闹的，谁都恨不亲来天津观光一次。

那时闭关自守，海禁未开，人民富庶，国泰民安。在安居乐业之余，很有光阴和经济力量来从事这样神仙故事的盛典。朝廷对于人民的这种信仰，也表示着十分的援助。一届皇会期间，各种货物一律免收厘税。那时，河路交通甚便，各地船只，先后的载客运货咸集津门。各河内几乎排满了船只，客店一样住满了看会进香的客人。近者四乡八镇，远者各县以及各省通都大邑客商来津的很多。更因为天后本是福建林姓的女儿，成神后主海上之安危，所以南方各省的航户，远来天津参加皇会朝圣的也是不少。

至于天津本地的人家呢，更免不得因皇会而忘餐废寝，止工停业。家家忙着筹备关于看皇会的事：接亲访友，制作新衣服；预备饮食，乱个不休。一般商店，金银首饰、绸缎布匹、洋广杂货、鱼肉海味，以至其他一切用品，莫不利市三倍。商业兴隆，经济周转，市面生气勃勃。一般办会的人，天天要筹款备物，设置用品，力求争奇斗胜，压倒他人。表演的人，更要努力技艺的精妙熟娴，以期届时人前显耀，博得好评。一进三月以内，到处听到的全是击鼓鸣锣，看见的全是些舞蹈表演。无地没有皇会风光，真是一片升平气象。

及至出会的那一天（在四天皇会中，无论哪天全是一样），办会的人、办事人和表演人，早在天后宫附近预备下的“下处”装扮起来。看会的人，早找到适宜的地点。所有皇会规定好的路线，左右的商家

铺户，门前楼上，早有亲友顾主先期预约好了，借地看会的人占据满了。更有雇棚铺、现搭看台，专为看会的。挤得黑压压一片，人山人海，真可以说商人辍市，百业停工，交通断绝，万人空巷，观众如潮。自天后宫以至西头如意庵，所有沿途各路，绝无隙地。当时之盛可以想见。虽然如此，那挤不上前、看不见会的人，还不知要有多少人，在抱怨种种阻碍的原因，想象皇会的热闹，越发的自觉错过机会不胜惋惜、嗟叹，期望着以待来年。此外，妇女丢鞋、小孩子失落等等的悲剧和喜剧，也不断的夹杂着皇会演出。

自乾隆以迄清末，是皇会的全盛时代。那时因为市面风光，地方安宁，人民富庶闲暇，所以皇会的仪仗一切，的确是极尽奢华之能事，各会节目也是应有尽有。现存有光绪二十年皇会次序折一纸，虽已非复当年之繁多，但典型未失，较今日重办之节目，尚属完备。兹录于后，可以想见当年盛况。

光绪二十年三月皇会：

净街会（盐坨六局）
门幡（钱商公会）
太狮（针市街）
捷兽（即耍狮子）（姜家井）
中幡（乡祠前）
跨鼓（乡祠前）
五虎老杠箱（北城根）
老重阁（溜米厂）
拾不闲（侯家后）
云照灵官（拴马桩）
花音法鼓（芥园庙）
鲜花会（芥园庙）
广照（闸口）
宝鼎（北门内小宜门口）
道众行香（天后宫）
西园法鼓（西园，即小园村）
庆寿八仙（东南城隅）
銮驾（经司胡同）
接香会（县署前）
日罩（侯家后）
灯扇

提灯提炉
送生娘娘宝辇请驾会（侯家后）
同心法鼓（南头窑）
接香会（县署前）
日罩
灯扇
提灯提炉
瘢疹娘娘宝辇请驾会（运署）
永音法鼓（侯家后）
接香会（县署前）
日罩
灯扇
提灯提炉
子孙娘娘宝辇请驾会（宫前）
东园法鼓（东园，即现在紫竹林）
接香会（南门外）
日罩
灯扇
提灯提炉
眼光娘娘宝辇请驾会（针市街）
值符灯亭（宫北白衣庵）
金音法鼓（大觉庵）
接香会（南门内）
大乐（东门内）
鹤龄（津道）
音乐（西门内）
灯扇
提灯提炉
日罩
天后圣驾宝辇请驾会（南斜街）
护驾（运署）

最末一次的皇会

皇会因为受了政治影响，停办多年。到了民国十三年春天，那时北方政局，可以说是小康之象。省长公署准了绅商之请，许出皇会。于是天皇后（疑为“天后宫”之误）主持道长和一般当年久惯筹办会

务的绅耆即着手进行。不过皇会已经停了有许多年，老人亡故的很多，仪仗什物，失落不少。更有各会因为多年不练，人员星散，立时赶不来，一切未能完备。出会的礼典节目，参加的会数，全都缩减很多，已非当年盛时风光，不过略具典型而已。并且会期只有两日，也较原来会期四日少两日。但是那时震动各方，人民多来看会，盛况却不减当年，仍是万巷空人。关于这次皇会的节目，也有当时留存的一纸节目折记载其事，兹录于后：

民国十三年甲子年接驾会目：

六局净街会，捷兽（即狮子），跨鼓，中幡，萃韵音乐，井音法鼓，道众行香，西园法鼓，西池八仙，老县署接香会，日罩，灯扇，送生娘娘宝辇，同心法鼓，老县署接香会，日罩，灯扇，提灯提炉，瘢疹娘娘宝辇，永音法鼓，老县署接香会，日罩，灯扇，提灯提炉，子孙娘娘宝辇，东园法鼓，庆寿八仙，南门内接香会，日罩，灯扇，提灯提炉，眼光娘娘宝辇，金音法鼓，南门内接香会，大乐，鹤龄，銮驾，日罩，敬善献灯，天后圣母宝辇，护驾。

法鼓会

法鼓是皇会里不可缺少的一种会，源流深长，和皇会有一样的悠久的历史。因为在皇会里占着重要的地位，是随驾的一种会，每次大会都要参加，很受人们的称赞。所以在天津城厢内外，可以说是到处都有。组织的名称大都名之曰“会”。在会的上面冠上什么什么音，如同“宫音法鼓”、“花音法鼓”、“金音法鼓”;或冠上地名，如同“东园法鼓”、“西园法鼓”等等。鼓手差不多全是当地居民，在业余作为消遣的。也算一种子弟会，父传其子，子传其孙，代代不绝，所以才维持住这会的永久生命。会里的人数不等，有的六七十人，有的一百余人，不过聚在一块的时候很少，除非在出皇会的时候。

法鼓的来源是蜕化于僧道作法演奏的音乐而来。“法鼓”两字，出于佛经之上。所以法鼓的演奏并不是人们专为娱乐的，而是为酬神的。奏着简单而和谐的音乐，而表现神的庄严与伟大。因此一般人尊敬神而看重了法鼓。至天津法鼓的起源，据传说是由西乡大觉庵的和尚传流下来的。虽然这是一种道路传言，不过现在的各法鼓会，多宗着大觉庵金音法鼓的牌子而去练习。至于东园法鼓和西园法鼓，也就在金音法鼓先后成立，以后一天比一天兴盛，直至民国二十年还算是兴盛时代。现在把那时候的各法鼓会名称和地址写在下面，虽然如今还有继续承办的，可是有许多会已经风流云散了。民国二十年的法鼓会，计有东门外天后宫“宫音法鼓会”、侯家后“永音法鼓会”、南

头窑“同心法鼓会”、大觉庵“金音法鼓会”、小园“西园法鼓会”、北门内“振音法鼓会”、锦衣卫桥“合音法鼓会”、河东小盐店“和音法鼓会”、河东上冰窖“盐坨法鼓会”、盐坨准提庵“中音法鼓会”、盐坨“涌济扬音法鼓会”、李家楼“起音法鼓会”、陈家沟子“乡音法鼓会”、太平庄“同云法鼓会”、中营西“同议法鼓会”、镇署西“立源法鼓会”、盐道“运署法鼓会”、项家胡同“霞云法鼓会”、东门外万庄子“归音法鼓会”、玉皇阁“津音法鼓会”、河北关下“魁音法鼓会”、芥园“花音法鼓会”、西门外“亭云法鼓会”、辛庄“金音法鼓会”、紫竹林“广音法鼓会”、大土地庙“泰国法鼓会”、田庄“德音法鼓会”。

法鼓的团体虽多，可是表演的乐器和乐队的排列都是一样的。法鼓的组织是：鼓、钹、铙、铬子、铛子等五种乐器，以鼓为主，钹、铙和铬子、铛子担任协调的工作。行排的编排，鼓在中央，左列是钹，右列是铙，铬子和铛子附随在鼓的后面。钹、铙每列通常七八人即可，然增加到若干人皆无限制。铬子、铛子通常每样两人，有的时候加到四人。演奏的开头，先由敲鼓的人，用鼓槌咚……的敲着，随后由第一个敲钹的人，名为“头钹”连敲四下，叫作“开”，然后按着节奏共同敲起来。法鼓的曲子有《蹶腿》、《老河西》、《鬼叫门》、《常远点》、《摇鼓通》等不下数十余种。演奏的当中，不时变换着曲子。在行的时候，铙、钹即刻停止，只有铬子、铛子敲打着《常远点》来调整步伐进行着。出会的时候，在人多的地方，或是截会的时候，便在演奏当中，各自拿着乐器舞耍，叫着“耍钹”、“耍铙”。有时把钹和铙扔在空中再用手接住，叫着“飞钹”、“飞铙”。有时敲着“摇鼓通”的曲子，即当各乐器敲打的时候，在正热闹的时节，忽然停奏，只由一样乐器按着节奏来敲几下，全体再随着敲打。铙、钹等五样东西轮流在担负独自起头敲的任务，计第一次是钹，其次是铙、铬子、铛子、鼓。依次轮流完毕，再继续着敲其他的曲子，为法鼓中最精彩的一段。法鼓的节奏，由徐而急，忽高忽下。在急而高的时节，也就是最落好的时候，行话叫做“上力”，演奏终了叫做“收”。

法鼓的团体很多，最出名的有大觉庵的“金音法鼓”，侯家后“全音法鼓”，龙亭“井音法鼓”，宫前“宫音法鼓”、“西园法鼓”、“东园法鼓”，芥园“花音法鼓”，南头窑“同心法鼓”，侯家后“永音法鼓”。一个会有一个会的拿手技艺，有的以敲的节奏取胜，有的以耍的纯熟取胜。现在把各会的情况分志如下：

东园法鼓

东园法鼓和西园法鼓这两个会组织成立最早，在燕王扫北时，随

来天津。东园在紫竹林，就是现在华商公会附近。那时那个地方还算是落荒,一片郊野,地名就叫做“东园”。这个法鼓会成立,就以地为名,叫做“东园法鼓”。庚子以后，紫竹林作为法国租借地，东园法鼓不能够立足，便迁到大直沽去。但是因为人的散漫，农村的破产，人们受着经济的压迫，各去谋生，这东园法鼓便风流云散，完全解体。后来大觉庵金音法鼓起而代其位置。所以当时有一句俗话是“要听法鼓,先听东西园,后听大觉庵”。足见得当年东园法鼓是如何的负有盛誉了。

西园法鼓

西园法鼓和东园法鼓一样的有悠久的历史。西园就是现在西乡大园村和小园村一带，当年和东园的地名遥遥相对。这伙法鼓，先在大园村，由两村合办。后来大园村的老人无意兴办，搁浅了几年，才由小园村民接着办理，仍旧沿着西园的名目。他们的敲法与普通法鼓不同，最出名的牌子要算是《狮子滚绣球》、《老河西》、《新河西》、《反河西》、《鬼叫门》、《蹶腿》、《反蹶腿》等数十种。以上是指着敲的声音说的;至于要的有“单裹脑”、“双裹脑”、“缠手腕”、“抛桃”、“拉纺车”等等的名目，练起来煞是好看。不过除非是朝圣时完全施展以外，平时只演几种而已。他们每次参加皇会，都是排列在头驾辇前。西园法鼓的组织，是一个鼓、四个铬子、四个铛子、四付铙、十六付钹，前面有“茶催子”（专担茶具，并搬设灯彩，由人担着，使担子两边上下颤动，不用手扶，亦极精彩好看）旗帜和软硬对联，最后是一面大旌，上写着“西园法鼓老会”。如果会出到晚上，那面大旌上就改为灯牌。所有的会员全是本村的村民，现在共有会员一百余人。主其事者为于文林、荆玉春、俞长顺、张宝全、杨锡元、于恩祥、蒋起发等人。他们不但是成人的人练习，还训练一队童子队，都是十四五岁的幼童。技艺的精彩,不减于成人。所以因为这个,特别的为人所重视。

金音法鼓

大觉庵金音法鼓成立于明朝永乐年间，距今已有数百年之久。与东园法鼓、西园法鼓先后成立，但其鼓点特别动听。直至东园法鼓停办、西园法鼓倒手之际，金音法鼓之声誉日上，越东西园而过之。直到现在，各法鼓除去西园法鼓以外，大半的牌子多是和金音法鼓相同。他们的会名虽是叫做“大觉庵金音法鼓会”，可是不限于西乡大觉庵村，是辛庄村、侯家庄、杨家庄和大觉庵四村合办的。人数很多，大约共有四五百人。平常是各村分别练习，到出会以前，大家合起来练一回。他们表演拿手的牌子,有《龙须》、《新点》、《鬼叫门》、《蹶腿》、《老河西》等几十种。现在主其事者,是四村的乡长副刘仲奎、王仲琪、

张振锡、王少卿、张景村、安玉田、郝桐林等人。所有一切的出会前行，与其他的法鼓会没有甚么分别，不过只是敲得特别动听，所以很为人所盛赞。

花音法鼓

芥园庙花音法鼓，这个会和鲜花会同是一处组织的（鲜花会：以三月珍贵的鲜花扎制对联、高丈余的花亭，和玻璃罩罩着的丛丛鲜花来参加皇会），而且是附属于鲜花会的。成立距现在有一百余年，会众有一百余人（合鲜花会共三百余人）。出会的时节，表演法鼓者有八十余人，分为两班，每班四十余人。他们最拿手的牌子要算是《绣球四钹》、《老河西》、《新河西》、《龙须》等数十种。早先出会时，表演的会员都穿着自制的“行头”，唱戏武生的打扮，非常的好看。现在因为停办了多少年，行头已腐坏不能再用。此次出会，因为限于经济，完全改穿蓝布大衫。承办者为李欣甫、王信卿、杨聘卿、解文卿等人。在这经济不景气的时期，他们能办两个会，毅力是实堪钦佩的。

井音法鼓

（省略）

永音法鼓

侯家后永音法鼓会成立在明朝永乐年间。他们的组织，是五个人敲钹，四个人敲铙，四个人敲铬子，四个人敲铛子，一个人敲鼓。演技纯以“出手”见长：把钹或是铙抛在空中，再用手接住，仍是不停地敲着，特别受人的欢迎。现在的负责人是杨寿堂、佟耀宸等，教师是朱明达。会址就在侯家后中街，会员也有二三百人。出会时和旁的会一样是有旗子、点心挑、高照、灯牌等等的东西，很是热闹。

宫音法鼓

（省略）

同心法鼓

南头窑同心法鼓会，成立有一百多年。练习的牌子是特别的多。团体的组织，差不多都是南头窑附近的居民。这种会本来是一种附于地方的会，所以当地附近的住户，差不多十家有九家参加。会员很多，有八九十岁的老者，有十一二岁的幼童。他们共分为三个组织：一班是老人班，一班是壮年班，一班是童子班，每班都有三十多人。每逢出会的时候，前行有高照四个，软硬对联各一付，围笼、茶筲、茶催子，应有尽有。后随着是十副铙、八副铬子、八个铛子、大鼓一面。四周有会员打着旗子，负责维持秩序。平常走着的时节，也是敲着《常远点》，到了截会的时节，才表演特别的牌子，如同《双龙山水》、《雷

震三山塔》、《五通打擂》、《五通铬点》、《丹凤朝阳》、《双桥》、《四不象子》、《老河西》、《新河西》、《龙须》、《绣球》、《鬼叫门》等不胜繁举。就中尤以《五通打擂》和《五通铬点》为最拿手。除非是“朝圣”的时候演全了以外，多是只表演“一通”或是“两通”便算完了。他们同心法鼓，在小七爷下天津的时候曾接过驾，受过嘉奖。会中的人们,因为得到官府的宠锡和民众的拥戴,所以特别的兴奋。历年练习，一代传一代。假若因故停了几年，但是一出皇会，由老承办人分头去一集合，就又组织起来，故此总是生存的，而称他为老会者，亦即在此。

现在他们的下处，在南头窑迤东。负责承办人会长是刘筱亭，副会长是姚仲明、陈子良，教师是刘文琦、杨学璧等人。这老人、壮年、幼童三班人练得都很好。到了出会的时候，互相接替着演奏，既可以更换观众的视线和耳音，又可以借着机会互相的休息。老少三辈，先后媲美，实在是生色不少。

西池八仙会

西池八仙会为永丰屯一带居户所组织，成立于前清光绪年间。皇会中共有两种八仙会：一系东南城角庆寿八仙，所扮为中八仙；一为西头永丰屯西池八仙，所扮为上八仙。由十余岁之幼童分扮成上八仙中人物，各骑以藤胎制成之各种禽兽。此种禽兽，有的系藤胎的外面用布油绘，有的用呢绒制成，其式样颇为逼真。各禽兽中心有孔，由扮八仙的幼童钻入，再用绳将其系于两肩，将各禽兽悬于胯上。禽兽身上有作成之假腿，幼童足踩高跷，各禽兽之下，均以布绘成彩云之势，俨如悬于空中。所扮之人物为：（一）刘海，骑金蟾；（二）李太白，骑鱼；（三）张仙，骑虎；（四）孙宾，骑牛；（五）王禅，骑麟；（六）王敖，骑狮；（七、八）和合二仙，均骑仙鹤；（九）王母娘娘，骑凤。各持自己之“法宝”，夜则换以彩灯。其法宝皆能变化，在朝圣时（即见天后圣母时）除唱庆寿歌外，各献其宝：刘海所持者为一金钱，作法时将金钱一抖，成为一练，名为“刘海献金钱”；李太白手持祥书；张仙手持宝弓；孙宾持拐；王禅持天书，上有炉；王敖持天书，上置一桃；和合二仙各持宝盒；王母娘娘手捧玉圭，在上寿时，玉圭机关扳动，由两旁变出“万寿无疆”四字。他们纯上寿为主，在上寿时，唱庆寿歌，由大乐随合，并不要练。幼童训练的时节，共有两三班之多，因为恐怕太累，所以常常的更换。出会的时候，前边是四个高照，后随着四个吹手，吹着唢呐。在前清西太后作寿的时候，袁世凯作直隶总督，这西池八仙曾到总督衙门（就是现在市府）祝寿，很蒙袁世凯的欢悦，赏了他们不少的钱，这也是西池八仙光荣的一页历史。到了民

国以后，因了时局不稳的影响，仅仅在民国十三年的时候出过一次会。从那年起，就无形的搁浅。现在因为复兴皇会，所以才重又组织，好在是这种会完全为一种子孙会，只要一有人出头办理，聚集起来是很容易的。不过所有的家俱已多腐坏，各种的禽兽仅余藤胎，完全须重行修理。这次不仅东庙（娘娘宫）请他们加入送驾。而西庙（千福寺）亦请他们加入送驾。现在承办人为毕作霖、刘云标、王隐樵、宋恩第、夏士元、郑蓝亭、康俭庭、孙治荣、张云波、李庆山、李仲山、吕金铭、刘雪田、孙蓝波、李宝忠、李平太、张克忠、黄振声等人，仍旧是在西头吕祖堂前庚济会所里面聚会。他们这个会，就是打扮出来特别的美观，尤以扮王母娘娘者为一面目姣好之幼童，更为人所称赞。不过王母娘娘所骑之凤，尾大约丈许，极为沉重，出会时，后面由两人代为托架。所以每有人提起西池八仙，即想到王母娘娘之大凤尾也。

庆寿八仙会

庆寿八仙会，设于本市东南城角泽济西局会所内，会名为“东南城角同议庆寿八仙老会”。这个会，也是自清朝乾隆以前成立。虽然仅是几百年的历史，但是办会的既没有会史可稽，而年深日久，一辈传一辈的下来，只知道老前辈办这个会专为老娘娘庆寿的，可是实在有多少年了？哪年成立的？已经是数典忘祖，不可考稽了。

这会的组织，是“中八仙”庆寿。由十三四岁的幼童装扮成“中八仙”里的各样人物，踩着高跷，并不要练，只唱唢呐庆寿歌。扮出的人物次序是：（一）李铁拐，（二）韩湘子，（三）蓝采和，（四）吕洞宾，（五）汉钟离，（六）曹国舅，（七）何仙姑，（八）张果老，（九）老寿星。这九个人各穿着彩衣，如同戏班里的装束一样。在每个人的背后，全背着各人的“法宝”：李铁拐背着葫芦，韩湘子背着花篮，蓝采和背着竹笛，汉钟离背着宝剑，曹国舅背着云板，何仙姑背着笊篱，张果老背着竹鼓，独老寿星骑着鹤。仙鹤里是藤胎，外面用呢布包裹，挎在扮老寿星的幼童身上，因为下面踩着高跷，所以如同飞在空中一般。前行也是有灯牌、茶催子、灯旗等等的东西。后面随着吹鼓手，吹着曲子。扮各样人物的幼童随着歌唱。

这种庆寿八仙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三月二十三日那天为天后圣母祝寿。老寿星八仙和会里的会头，首先为娘娘烧香，然后其他的会才来拈香朝圣。他们上会的人，虽然老少咸有，可是凡是装扮八仙的人必须是十三四岁的幼童，过了十五岁，便没有饰八仙的资格。人位也都是东南城角附近一带的住户，现在聚集起来，也总有二三百人之多。无论遇上什么问题，都是由大家同人共同商议，不分会头会员，

所以多叫“东南城角同议庆寿八仙老会”。

捷兽会

捷兽会，俗称为姜家井狮子会。该会为西乡姜家井村众农民所组织，成立在前清乾隆年以前。至于实在是哪年哪月，因为年代过久，就是他们本会的会头也记忆不清。不过就知道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经过天津，这个会曾朝见天子，颇为乾隆皇帝所喜，大悦之余，特赏给黄马褂，以示厚爱。因为这是捷兽会最荣幸的事，所以虽是经过多少年，仍旧是不会忘的。至于在乾隆以前，就不可考了。

他们捷兽会的组织起源，全是当地的村民，在当年国泰民安，农村经济充裕，在秋季各种田禾收获以后，人民安居无事；又因为那时节既没有兵荒马乱，又没有荒旱的天灾，所以农民都很富庶，每家拿出一点钱来那是很容易的事，所以才组织这个捷兽会来消遣解闷。在秋季农事忙过以后就开始耍练，直练到来年三月出皇会。所以身手纯熟，技艺是特别惊人的。

捷兽会里的狮子，共合是五个大的、四个小的。狮子头部是藤胎，外面完全是染着颜色的珍珠线，全身也全是珍珠线织成，价值很昂。可是直至清末，到了民国，因为农村经济衰落，而且又为了年深日久，狮子的全身珍珠线均皆腐坏，不能再花那些钱去修理，便改为竹麻了。

大狮子里是两个人：前边一人，手拿狮子头，后一人为狮身。小狮子为一人。他们的练法是按着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八六十四门，技艺很多。最好的节目有“一炷香”、“大痒痒”、“小痒痒”、“下回回”、“大马驮象”等。那狮子重有一百多斤，有的时候，两三个狮子由一个狮子驮着，所以练这种狮子的人都是很有力量的。

狮子会现在的领袖是当地的村长宋捷三和皮凤三、王子臣等人。出会的时候，共合有一百多人。

五虎杠箱会

五虎老杠箱在皇会中占重要之一项。因为皇会节目中扮演和唱奏的太多了，都是属于文的艺术。五虎杠箱会则是武的，真刀真枪，真打真练，特别精彩动人，生面别开，所以能引到观众异常的注意。一般杠箱会，是扛箱官一位，扮成戏台上小丑一般，由两人抬着，到处可以有人随便的问他，他便在答言中滑稽诙谐，引动大家一笑。五虎杠箱则不然，纯是以武的一切技艺穿插在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中来表演，可以说是与众不同。

这会的定名是“北城根公议集善五虎杠箱老会”。办事和练习地点在北马路闽粤会馆迤西。当初在庚子以前，县城未毁，那里正是城

墙根下。直到如今，虽然城墙改为马路，但仍沿用旧名，以志久远之意。

五虎杠箱的来源现在已无法考稽了。惟据在会的六七十岁以上的人说，这会当年成立之初是老三营军人们所编排练习的，将战争上、兵法上的武技编在这种会上，所以可以应用真刀真枪对打。一般军士的击技，本来好不娴熟，因为出会要人前显耀，惊人出众，所以越发的要加上功夫了。其后附近子弟也都加入练习，有的更因缘着上会而入伍了。那时三营军士，每人有饷银五两，外人还以为是官家发给杠箱会会员的俸饷呢。其后三营军士改编，再出皇会时就由地方人士接着办理。附近一带子弟会者居多，于是这老杠箱会不至于解体，以传留于今日。

杠箱会着重的是武技的表演。为了生动引人起见，特意穿插上简单的故事，使这武技表演戏剧化了。他们所应用的故事，也是属于民间流传极普遍的野史小说。

杠箱老会出会的时候，为了要使他隆重起见，前面也有不少仪仗：最前是大旗、灯牌、大乐引路，接着才是五虎棍、杠箱，随着众会大队一路走着。到了表演之时打开场子。先是五虎棍对打，对打过去是杠箱表演，精彩十分，必要引动观众掌声如雷，然后再随队走去，让出场子，叫后面的会来表演。

杠箱会所采用的故事是这样：杠箱所运是皇家宝物，路上被匪人所觊觎，前来抢劫，护送的人们当然不能任为劫去，起而争斗，这便是对打的起始。同时运送杠箱的人当然也不是等闲之辈，也各有武技表演，各显其能。

杠箱会主要就是杠箱，重有六七十斤，是一个二尺来高的木箱，形同木柜。贯以竹竿一条，长约二丈上下，根在后，梢在前，出会时两人抗着走动。杠箱之上有各种装饰，牛角灯笼，会名旗帜，点缀得金碧辉煌，炫人眼目。抗着这杠箱的人，虽仅有两人，但表演者要有二三十位。每人都穿旧戏中蓝布茶衣，画着小丑面孔，有如英雄义里的阮小二、阮小七，也有生面别开的化装，成为贾波林样子。两人抗着杠箱，前面一人表演，后面的只是辅助着。前面的人每表演过一节花样之后，就另换一位，接着表演，这样接替下去，所表演的完全是各种柔术。

五虎杠箱，此次出会是按照旧小说《绿牡丹》的故事编排的。保护杠箱的共有五人，是照巴家五虎装扮的，每人都是手持藤牌一面、单刀一把。劫杠者则为余千、濮天鹏等人。排列时最前为五虎棍，系两幼童扮作老虎模样。其后第一对名“转对”，系萧师夫；第二对名“虎

抱头"，系余千；第三对名"走刀"，系濮天鹏；第四对名"捎子鞭"，系胡礼；第五对名"叉对"，系鲍子安。每对对手均系巴家五虎之一。各人均照旧戏中扮象之，穿衣勾脸，毫无差异。表演时各队成二人纵队，听锣声指挥，分对对打。各用真刀真枪，厮杀一阵。就看那衣饰鲜明，人物精干，刀枪白光闪闪，抽砍挑刺，闪躲腾挪，身体利落，家伙整齐，各照成规步法击打，精彩处十分动人。最后来一个亮相，掌声四起。这各对练完之后，才是杠箱表演。

杠箱虽然是两人抗着，但是却只有前面那一个表演。杠箱穿在二丈余长竹竿子上，竹梢在前。抗着这前端的人，要表演各种花样、翻跌功夫，而使竹竿前端永不离身。不论演完什么花样，立起来时也要使竹竿落在肩头，不可落在地下，最难的就是这点。他们每人练过一两种之后，就由另一个接替过来。一共有三十多人准备着，每人都有两招拿手的技艺。表演一次，也会得到很多的采声。他们表演技艺的名目很多，择要录下："旋子"、"单缠腰"、"双缠腰"、"打过桥"、"翻筋斗"、"元宝大顶"、"上脑旋"、"口衔箱杆"、"连珠滚"、"地趟滚"、"跳铁门坎"、"抢背"、"掖脖"、"捕旋风"……

这杠箱重约六十斤，出会时还要装饰牛角灯、会名旗帜，更加重了。不要说练，走起时就吃力不小。还要走得轻俏快利，使杠箱颤颤美观。

现在五虎杠箱老会的会董是李文吉、展桂三、刘铭齐、张耀东；

负责人是徐文玉、王玉良、李凤藻、于宝珍、王筱亭、郝凤鸣、罗云祥等人；教师是于宝珍担任。

这会在前清时，也曾接过皇帝之驾。民国以后出会，也受过政府奖牌之赏。

出会的时候，前是引路大乐、灯牌、大旗、大锣，接着就是五虎棍各对，最后为杠箱。

西沽太平花鼓会

花鼓为西沽村独有之会，阖天津市县，仅此一处。演习地点，在西沽小药王庙前。办事处设众善堂公所内，有时也就在所内排练，会名"西沽太平花鼓老会"。自前清咸丰年间成立，已有一百五十多年。后因经济力量不佳关系，停顿一回。在皇会中未出花鼓会者，已有四十八年之久，本年始重行参加表演。所有会中的事，是由阖村父老会同办理。教师是由村中耆老吴金藻（年七十二岁）和韩德清（年六十三岁）二位老先生担任。挑选当村男孩面目英秀、嗓音洪亮的十二人，全在十五岁以下，为求其童音不变，可以唱高调门。先行教词，口传心受，背熟后再行上板、走身段。

据说西沽花鼓是当初有一位凤阳人到西沽去传留下来的。凤阳是花鼓出产地，这是谁都知道的事，西沽的花鼓也和凤阳花鼓大致相同。

花鼓的演员共是八位，都是十三四岁的童子，扮成六女二男，采取梁山泊故事上的人物，各照旧戏里装饰起来，手中也都各自拿着击节乐器。他们扮相和乐器如下：

第一对为迎儿、应儿。是丫头打扮，头梳歪心抓髻，身穿紫花缎女袄，手各持霸王鞭（即短竹如笛，挖去其中，中嵌以铜钱，可活动，击击则响）。

第二对为孙二娘、顾大嫂。梳大头，身穿桃红色缎女袄，手各持一小太平鼓。

第三对为李逵、燕青。李逵花脸扮相，勾大花脸，头戴马尾透风巾，戴花一朵，身穿黑刘唐衣。燕青是武生扮相，戴鸭青绒球硬罗帽，戴绒球纸花各一，身穿鸭青英雄氅，薄底快靴，两人均手中各持小锣一面。

第四对为扈三娘、乐三娘。均梳大头、戴额子，穿蓝缎女衣，各挎花鼓一面。

打花鼓走场子的牌子叫“八板”。打完八板，才开始耍唱。伴奏的乐器为笛子。四人为一班，共两班，以备轮流托唱。檀板一付，以资指挥。唱的有凤阳调，并且可以拆唱昆曲《西厢记》、《粉妆楼》等。还有历年当地文人墨客自行编制的新曲，也都新奇动听。童子们一边随着笛子歌唱，调门要在一字调，真可以说是响遏行云。同时要用他们自己手内的乐器，打着有节奏的音乐来调合，也可以说十分紧凑极了。他们所唱的倒都是合于乡村社会人士的兴趣。他们常唱的最精彩的歌儿有许多段，名目计有《八仙上寿》、《凤阳歌》、《国泰歌》、《礼平歌》、《平安歌》、《吉庆歌》、《五更》、《四季》、《渔樵耕读》、《琴棋书画》……，多得很，一时说不出来。其文字也都文雅异常。现在将歌词抄录两段看看：

（省略）

这八位童子所演的算是后场，也就是进场。另有前场，是大鼓一面，钹六付，铙六付，海笛二支，在前面演奏，是为警告观众静默而注意的意思。他们出会时的秩序规定如下：

头锣，门旗一对，高照一对，软对一付，硬对一付，花素茶催子各一对，点心盒两对，样筲两对；二锣，前场会员等；三锣，后场，武会员，笛师。

武会员专是为打场子和保护童子会员，以免意外。这会还有一点可钦佩的，就是近年农村不景气，西沽地方，经济破产，这次办会，

困难十分，精神苦干，至可钦敬。

重阁老会

“重阁”，又名“节节高”。现下天津重阁会只有一档了，就是陈家沟子的。会名叫“陈家沟子阖乡公议德善重阁老会”。他们本成立于前清道光初年，到如今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不过创立于何年何月，谁也不会知道了。阖村的人，凡是助过钱的，都可以说是会员，是父传子、子传孙的一种子孙会。以前是由男孩扮女角色，本年更有十几位小姑娘参加表演，不是那位会员的女儿，就是那位会员的孙女。有女性参加会的，还要说只有重阁一家了。

这会是一个人上面再驮一个人来表演歌和舞，所以叫做“节节高”。下面的人，男子装束，上面的人是女装。两人算是一组，此会一共八组。两人的关系和装扮，是以一出戏为题材而装扮成的。下面这人抗着一件事物，上面的人就立在这物件上。上面的人双足距离下面那人的肩头约二尺来高，仅凭肩上抗着的一件东西来容她立足，叫人们看来是很惊险的。

一人驮一人可以算作一组，一共是有八组，都是照旧戏编排的。在上边的演员，这次完全是小姑娘，都是十二岁以下的，各照戏中扮成旦角模样。下面的全是壮汉，驮着一个人，虽说是小孩，但是要过很远的路，经过长久时间，也是吃力不少。此外另有预备的男女演员，为的是他们累了或生其他事故不能表演时好来替换。在皇会各种会中，女性参加表演的惟有重阁一项。他们所扮演的戏如下：

第一出，《万家店》：是白蛇和许仙。许仙身上背一节秫秆，挑着一个幌子，白蛇立其上。

第二出，《错中错》：是大姐和卖带子的。卖带子的身上背一个蝇扫，大姐立在上面。

第三出，《辛安驿》：是红须女盗和公子。公子身上背着一把刀，女盗立在刀上。

第四出，《一两漆》：是姑娘和油漆匠。油漆匠身上背着一个小水桶，姑娘立在上面。

第五出，《戏牡丹》：是牡丹和吕洞宾。吕仙背着一口宝剑，剑上立着牡丹。

第六出，《泣残红》：是林黛玉和贾宝玉葬花的戏。宝玉身上有个花篮，黛玉立在上面。

第七出，《探亲家》：是乡下妈妈和傻小子。傻小子身上插着一面旗子，乡下妈妈立在旗上。

第八出，《逛花灯》：是大姐和瞎子。瞎子背上有一根笛子，大姐立在上面。

表演的方法是走来走去，显示出美的舞姿，而要上下两人有调合的一致。走的方式也有名字，如“单挟篱笆”、“双挟篱笆”、“双龙出水”……等等。由乐队鼓、锣、对钹、二海笛、二唢呐伴奏，也有很短的唱歌。

当李鸿章督直时，曾给奖牌八面，赞称他们技艺的良好。

跨鼓中幡

跨鼓中幡会是北口众厨行所办，会名“乡祠前远音跨鼓中幡会”，包括跨鼓和中幡两种技艺，成立在前清康熙四年。在乾隆年间曾盛极一时，有过这会本身最光荣的一页，也就是皇会最光荣的一页。当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天津之时，跨鼓中幡会曾随同着大会去接驾。乾隆皇帝对于跨鼓的鼓手击技精妙颇为欢悦，乃御赐鼓手八人，每人黄马褂一件，并龙旗两面。这两种皇家赐予的荣典，每和会中人谈及，总是欣欣引以为荣的。出会之时，也要照样穿出来，以便人前显耀。

跨鼓的组织，是大鼓八面（鼓面的直径约有三尺），由鼓手八人分别击奏。各人均穿黄马褂、红缨帽。鼓用红绿油油饰，以黄色绊绳系于颈上，击之声隆隆然。铛子八面，亦每人击一面，均穿黄坎肩。此外有童子两堂：文童子一堂十二人，均系十三四岁之学童，各着新衣，假发双髻，手持花篮；武童子一堂十二人，亦无年长者，均持对钹。表演时，跨鼓分为“五通鼓”，各有节调，缓急不同。或沉着如春雷初鸣，或细碎如珠落玉盘。节以铛子，为简单美之音乐。

童子两堂：文童子唱鹤龄之歌，用唢呐伴奏；武童子则演击对钹，并用对钹摆字。忽然童子散而成行列，忽然童子聚集，摆出文字来，速迅奇妙，颇受欢迎。所摆之字为“天下太平”，或“江山太平”等。

中幡是高有三丈的竹杆，杆上扯着幡。幡是青缎子面，约五尺宽，红布里子。上有旗子二面、灯笼两个、伞三个在上面点缀，并系铃铛多个，为是一动就响。全幡重有百十多斤，一个人练，很不容易的。练法的名目，有“托塔”、“脑尖”、“旱地拔葱”等等。真是一种惊人的技艺。

津道老鹤龄会

津道鹤龄老会成立的年限已不可考，在前清乾隆以前成立是不会错的。因为他们这个会，曾于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接过驾，自然鹤龄会是在乾隆以前成立的了。

鹤龄会的组织，是四个鹤，两个凤。鹤和凤都是以藤作胎，外面

用布或绒以及鸟羽作成。他们的这个鹤，形象各不相同：头一个是“飞”，两翅铺张，如同飞在空中；第二个是“鸣”，引颈高吭，有如长鸣；第三是“宿”，像是睡卧的样子；第四是“食”，做得和吃食一般。所以提起津道鹤龄的四个鹤，是“飞”、“鸣”、“宿”、“食”，是其他各会所没有的。两个凤，尾很大，均以孔雀羽作成。在出会的时候，由十三四的幼童六人（叫作“鹤童”），都踩着高跷，把鹤和凤套在腰间，身子在鹤凤中心的孔中。他们这会并不要练，仅唱一些喜祥的歌。在出会的时节，由两个人吹唢呐，并配合着单皮鼓小钗铬，由鹤童随着所奏的曲子歌唱。在乾隆下江南路过天津的时候，船泊在三岔河口（即现在望海楼前），这津道鹤龄会在东浮板前朝驾，很蒙嘉奖：御赐鹤童项圈四个，并予龙旗两面。由此，津道鹤龄的声誉日上。不过自民国以来，受了种种的影响，已经停办多年。现今重行兴办，完全重行修理，所以需款甚巨。现在的办事负责人是骆墨庄、安玉梁、阎起凤、李少清、张文华、赵仲三、陈玉泉、何少棠、张少甫、王少甫、徐凤藻、姚恩元、徐宝山、刘效先、张景三、王恩贵、赵承汉等人，教师是徐凤藻。

皇会的弊端

参加皇会的各种会，一切的人们可以说是两种心理：一种是信仰神权的人们虔诚感谢的表示；一种是艺术爱好表演能力的发挥。这两种心理同时全有的也有。至于其他作用的，也许会有，不过不可厚诬。撇开其他作用一点来说，就是出会的经费方面的筹措方法，也会引起许多怨言的。过去有人对于出会有两点不满意的事，就是敛钱和截会。现分别论之。

敛钱

出皇会，不论各种会参加这盛大的会，为了礼节隆重，参加的会多，谁不要争气斗胜，要惊异出众、压倒他人？在装饰方面，在铺张方面，未免要夸大一点，所以用钱的地方很多。即以这次皇会而论，差不多的会，也得要用一两千元。每会的经费，差不多都要由当地筹划。发起人、会首、董事，每人少不得要拿钱；富户商铺也要各凭愿心随意捐助。每一个会在捐款之时，都会贴出整张的黄纸，写出某老爷助洋若干元，以资激劝而昭信实。捐钱的不计多少，更有捐助饮食用物的，如大米一包，点心足用，戏衣一身……，此所谓共襄盛举，集腋成裘。捐募顺利，一会的经费就不必发愁了。但有的会或是因为地方贫苦，或是因为承办人声望不著，影响经费困难，致有敛钱之事，沿门按户劝募。或先行表演，再捧捐册，使人因情面关系，碍难拒绝。于是虽非出自本心情愿，亦不能不酌行付给，以资敷衍。致使一般人怨声载道，

对该会之印象不佳，影响会务。故清朝名士杨无怪之《皇会论》中曾有句云："有一等游手好闲，家家去敛。口称善事，手拿知单。有钱无钱，强派上脸。图了热闹，赚了吃穿……"等语以讽刺之。此种敛钱之风纪降至今日仍有遗留。本年皇会中不准高跷参加之理由，即闻宣称因其有敛钱情事，而摈拒其参加也。

截会

当年过皇会时，有这一种截会的风纪。一般富户商家为了看皇会，都在自家门前搭起看台（席棚所作，最易引火）。接亲请友，咸来看会。殷勤款待，自不待言。迨过会之时，若平白走过，并不表演，看着岂不是没有趣味？所以就有截会的事发生。当地住户预备下物品（茶食点心），每包十斤五斤。当会走过来时，由仆人将名帖送到会头面前，道一声"辛苦"，换了帖以后，请求表演，算是将会截住了。那会头便把手中的旗帜一摇动，跟着小锣铛铛一响，全会就止住了，表演一番。像狮子、重阁、花鼓、杠箱等都有一节精彩功夫。演过一个段落，会首的小锣再铛铛两响，全会继续前进。后面的接着来到，仍是照样的截会。看会的人样样看全，可以说是大饱眼福。但是出会的人接受点心就表演的事，也是不免受人讽刺的。某会会规曾定有一条文为"……不准抢吃抢喝……"，就指着接受点心而言。欲看会的，不备点心不成，出会的，有点心就练，总是一件招人物议的事。敛钱和截会这两件事，是皇会的两种弊端，应该厉行革除才好。

请圣母驾之成规

（省略）老娘娘出巡时抬辇的、抬轿的（均名之为"请驾会"）都有一定的规定。向例出会时是五驾辇，头一天老娘娘乘黄轿首先出发，其余的三天，均是乘坐华辇。黄轿和华辇的"抬头"（抬轿者，行话谓之"抬头"）是南斜街请驾会，他们这个会就是子孙会。子袭父职，代代不绝，抬得四平八稳。请驾的时候，唯唯谨，目不斜视。出巡的光景，亦是缓缓的行走，步伐整齐，一丝不乱。其余四位娘娘，依次的是送生娘娘、瘢疹娘娘、子孙娘娘、眼光娘娘，所乘坐的宝辇，由另外几个请驾会用拈阄法决定。他们这几家是宫前请驾会、侯家后请驾会、运署请驾会。在出会的头一天（三月十五日），用拈阄法决定是哪一个会抬哪一驾辇。这四驾辇在会路上可以跑起来，或是跑着转一个大圈，要看他虽是抬着，而那辇如同放在平地上不动一样的稳，照样的惹得看会的人一片喝彩之声。可是老娘娘所坐的华辇和黄轿则不跑，这是和其他的四位娘娘不一样的地方。

抬阁会晒死"王母娘娘"

前清嘉庆间，津中盐商豪富组织一“抬阁会”参加皇会。斯会共计四台，每抬以三十二人荷之。所抬者为木制之阁，阁底计高八尺，底之上共有三抬，每抬占踞一层，每层有童子数名演剧。行头则取法于梨园，作种种歌唱及表演，如《钟馗嫁妹》、《八仙庆寿》、《九老图》、《嫦娥奔月》、《麻姑献瑞》、《天女散花》、《白蛇传》等神话剧。兴办之始，费五千金。光绪十年春，三月二十日，抬阁会行至西门内镇署前，第二抬阁最高层为王姓六岁小儿打扮西王母。按此项上会童子，均系雇自贫家之儿童，每被雇一日，则可得津钱二千文，故贫人子争先应募，虽则其役良苦。童子在阁上并无寄托之地，盖抬阁中心树一铁柱，以绳缚童子于柱上。外视之，使人奇其若夫凌空，思路不为不新，然伤人道殊甚。被募者一经出行，不得饮食走动，且年龄又均在六岁、九岁之间，诚属难能者。是年天气颇热，出会之日，人已衣葛，犹汗如雨下，日光之热，当有迷眩。王儿初索水，无应者；继曰病，无应者；卒至晕至死，亦无人理会也。其下层扮吕仙者为王姓儿，年七岁，见“王母”作睡状，乃传至最下层扮寿星者，荷者始停步。及经审视，气绝多时矣。王儿之母诉诸有司，蒙判以津钱二百千作拭泪金，事始寝。旋经出示禁止。以后再出皇会，不复见抬阁矣。

《天津杨柳青小志》
民国二十七年·张江裁

又西为火神庙，神面赤，紫金冠，无须。上元灯火，以彩舆舁其像出巡，换新衣绿锦袍，灯烛围簇，面赤而袍绿，极绚烂威烈之状，有龙灯、歌舞、角抵各游戏会，彻夜喧阗。

药王庙，旧四月二十八日为赛神日，先期五日便有歌舞，各会沿街拜客。凡七、八十会，喧动远近，杨柳青人以为大典……二十六日之夜，由黄昏起，各会以次由庙起行为先导，向东行。预排列各会名为表，不得乱越，沿途有接会者，设茶点为招待。歌舞相递而前，过后街由西而东，抵于口子门之神棚——神之驻跸处，则将晓矣……会之中有重阁者，人之上饰一人至二人，故曰重也。其法以铁捆长三尺余者，缚于肩背上，端缚坐小儿八、九岁瘦而慧者，饰为美女形，隐其铁捆，化装作一假手托茶盘盖碗，美女翘足凤鞋而立其上，婆娑团扇以舞也。或立于鸟笼之钩上，或立于琵琶弦子轴上，其衣饰装缀之美秀奢丽为各方所不及。

《天桥一览》
民国二十五年·张江裁

假掼交场，在电车站偏北方的高阜处。没有桌凳，更没有席棚，只有一只泥做的二人身，这两个人身下部接连着，仅有头和上身，贴着脏了的花布衣服，很像泥娃，尺寸与真人差不多。这二个人相向的距离二尺多远，下身没有，用一块蓝布遮蔽着，外人看不出。

练的时候，把假人背在后背，手和脚一样，也穿着一双靴子，身体向前下弯曲，两手着地，手尖向前，这时因为腰际围有白布，所以冷眼看来，确像两个人立着。这个假人，各分门式，摆着架式，按着掼交的路子，互相撕打着，挣扎着，步法由慢而急，劈拍的脚步声，也由清晰而紧凑。这虽是一个人所唱的独角戏，却很像两个人摔跤呢。

《天津游览志》
（引《津门小志》）
民国二十七年·张江裁

（其一）

津俗有所谓十祖会者，大抵皆巫觋之流，借以炫人耳目。年例于元宵节举行一次，先是殿前炽炭于炉中，盘铁链，锻炼通红，下横铁板，架以梨薪，火光熊熊，不可向迩。届时若辈十四人，露体赤足，以红布抹额，下系红犊鼻裈，先后登场。其一仗剑立场前，余各徒手于炉中捞取铁链，盘旋飞舞，火星迸射，徐向铁板上往来腾踔，一数不知为火烈具举者。继复取花筒自向肢体燃之，并环绕仗剑者如象射之的，火虽着体，而鬓发无伤，见者皆咄咄称怪。

（其二）

历届四月八日，天津府县，牒请府县城隍厉坛赦孤。津人好事者，乃于初六初八两日，装扮九幽十八狱变相，随神驾出巡，谓之鬼会。按赦孤一举，载在祀典，历年循例举行。惟地方官宪不欲劳民伤财，前数年除执事及都魁老会之鬼判，例应到坛供役外，其余随会牛鬼蛇神，概行禁之。然会中人之有鬼趣者，无不跃跃欲试。幸近年仍率旧章，于是门幡、中幡、法鼓、跨鼓、高跷、秧歌、狮子、抬阁等，斗巧争奇。其鬼会又有五福十司，无常德顺拾魁等目，摹鬼影，绘鬼声，狞恶者为厉鬼，放荡者为狂鬼，守头巾气者为陈腐鬼，以及芙蓉城之烟鬼，迷龙阵之赌鬼，沈酣麴之酒鬼，恋烟花之色鬼，鬼鬼祟祟，指不胜屈。

（其三）

例至四月十二日，河东关帝庙迎神赛会，是日红男绿女，无不兴高采烈。会中有十美图者，皆系轻薄子弟，妆点妓女之淫佚，嫖客之沉迷，龟鸨之贪婪，叉杆之无耻，惟妙惟肖……此外又有鹤翎、扛箱、高跷、秧歌等类。夜以继日，灯烛辉煌。

《田西县志》民国二十七年

元宵灯节，以舞狮及唱土剧为无上之娱乐。此外于农事之时，男女以歌声唱和为常。

《跳舞的艺术》民国十七年·唐杰

序

近年来跳舞之盛行真可以说是为古来所未有。……到最近一两年，这种风尚已经逐渐的吹到中国来了。上海及各地的跳舞场所及跳舞人们的增加速率真是有前两年所梦想不到的趋势。

从艺术的立足点讲，跳舞原来就是一种最高尚的艺术。它本来就是我们人类艺术气质的一条最好的表现途径。人类之应该个个去实习这种或那种跳舞原是无足为奇的。忧时之士每每认此为世风日下的兆征，其实未免过抱悲观。固然，现世许多的跳舞场所都成为一种淫乱的源泉。有许多下流的跳舞表演是志在引起人的欲感以遂其营业的目的的。这种跳舞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三日呕。其更甚者，则把跳舞用作诲淫的媒介。使忧时之士过抱悲观的，也许就是这些事实罢。然而，这不过是妄用这种艺术的坏处。一切表现“美”的艺术，一切表现“真”“善”“美”的学术，人们如果妄用了，也是会生出许多流弊的。我们断不能因为这些流弊，就抹杀它本来的好处和价值。淫乱的跳舞本来就不是一种艺术，不是艺术的东西，自然是不能拿来评衡艺术的。……

本小书所论及的只是现在最流行的几种西洋的跳舞艺术。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虽然也可以找出我们本有的跳舞艺术的材料。然而很可惜，除了发达变成戏剧中及其他的几种专门艺术以外，在民间流行的中国式跳舞，要是有，也着实近于鄙野了。今后如果真是有人去专心研究和发展中国的跳舞，则我们本有的这种艺术将来会成为大有可观也是意中之事，然而这却有待于读者和来者之努力了。

第一章　绪论

由观察日月星宿的运行，草木花卉的摇摆，以至人类的有意志的行动，我们可以推知天地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动作中。由更细心的考察，我们更可以推知一切的动作都有一种节奏存乎其间。所以古来许多诗人哲士都说天地万物都是一种大节奏，天地万物的动作都是这节奏的表现。

艺术就是人类藉以表现这节奏的东西。……跳舞是人类最能表现节奏的动作。所以跳舞也就是一种最高尚的艺术。毛诗大序里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

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这话，我们便可以了解跳舞在一般艺术中的位置了。

从历史上说，跳舞的原起比较他种艺术实在较为古远。一般的学者并且承认文学及一切艺术都是导源于跳舞。当人类还未开化，尚居宿于岩石之下的时候，便已经开始跳舞了。我们千万年前的祖宗常常站在岩穴之前，摇身戏舞，朗声呐喊，击手蹈足，作种种有节奏的动作。有人说，这种动作是因为看见草木的摇摆，波涛的起伏，野兽的跳跃，受了灵感而发的。这是否有当，我们且让哲学家科学家去批判，但我们却总可以断定，跳舞的原始实在是远在人类有文化之前。

跳舞这种艺术不特是来源古远，并且是一种极普遍的东西。世界上没有一个种族，没有一种国民，是没有跳舞过的。跳舞的形式和意义，也许会因时地的关系而不同，可是要在古今中外找出一个没有跳舞过的种族，一种没有跳舞过的国民，实在是不可能。此无他，不过证明跳舞是人类艺术气质的表现而又是人类的普遍要求罢了。

……简括言之，我们可以说，跳舞在人生中有两种效用：第一种是艺术上的效用；第二种是实际上的效用。

就第一种言，跳舞像其他的艺术一样，是美的表现，可以使人生变为美善的人生，可以使人类打破人生中的一切沉闷，可以使人生变为较有意义，较有价值。

就第二种言，跳舞可以使人类在通常的举止中也表现出幽闲和雅致的姿态。一个懂得跳舞的人在闲常的步行中手足的举动不特使自己可以觉得自然和快意，并且可以使观者也发生快感。这种效果是不懂跳舞的人所不能有的。……幽美和壮丽同是美的表现，都同样可以由实习跳舞得到。

《铁岭县志·卷二十》 民国二十二年

岁时　立春为国家盛典。前一日，守土官率僚属，盛陈卤簿仪仗，杂以秧歌、龙灯、高脚、旱船等剧，并具芒神、春牛往东关高台庙拈香行礼，俗曰演春。

《同正县志》 民国二十一年

唯上灯至元宵两夜，城厢及乡村则有彩龙、水龙、彩狮、绒狮、麒麟、牛犊、斗鸡或采茶、花鼓等乐事。先行放帖，迨夜则挨户戏之，其彩封多少不等。彩龙全是布身，不燃火，而多扎水族，以为映照。水龙糊纸，燃火，而各家多春花筒放鞭爆烧之，以为大快。彩狮纸头布身，一人在前挺腰而持头，一人在后勾背而摆尾。善舞者，人多使之食天

球或地球，而又附之以武艺。绒狮亦用两人，另有一人持球戏之，无他做作。麒麟则纸扎头尾而空其中段，以一人穿于其中，手持两边而为旋转跳舞、唱诗以为贺。耕牛则用络纱、竹器糊纸画眼，插两木为角，以被为身，覆以两人，另一人荷犁而唱山歌，其歌亦临时吉语而用土音，多农人为之。斗鸡则用禾草为身，外插鸡毛，又作丁字架，以绳穿四眼，两端系于两鸡之尾，中间交叉，系两鸡之头，持者唱歌以手扯之，而鸡如斗状，此皆儿童之所为，不足观也。采茶则用五六人，男扮妇装，一手持灯，一手持扇，唱采茶歌作团栾走，走三步则膝一屈，扇一摇。中间又有长衣小帽一人，杂以道白，亦颇古雅。花鼓则用男扮女装四人，小丑一人，所唱多湖腔小调，而未免于轻佻。此等游戏，俱有鼓乐，惟花鼓则间以丝竹。耕牛则一鼓一锣，斗鸡只一小锣而已……在三十年前，此两夜约有七八十帖，至三更后犹闻锣鼓声，观者人山人海。其舞狮人伴致，相觅不见，殊为闹热。近今兵匪扰乱，盖以减去大半，或且禁止，而竟无之矣。

《同安县志》民国

迎神：各祠庙皆有，而以保生大帝为最。祀大帝者，往白礁进香，归则盛设仪仗、彩旗、銮舆、妆阁及马匹扮演故事。鼓乐喧天，绕城厢各保外，皆须妆故事会迎，名曰“迎香”，谓可以邀神佑也。祀圣母者，往兴化湄洲进香。祀广泽尊王者，往南安凤山寺请火，归时亦如之。又有临水真人，由省抵厦进香；有甲第大帝，由郡赴白礁进香，均道经同城，亦照例迎赛，计每次费千金或数百金。

游戏：新年元宵，城厢多舞龙灯，以布绘一龙，首尾鳞鬣幕于篾段，中燃蜡烛，或九节、或十一、十三，人共执之。沿街环舞，后随之锣鼓，或南北管。到处庆贺人家，竞放鞭炮以迎之。其有坐马匹妆妻打夫之状者，名曰“打降”，则俗不可耐。中秋夜亦然。又有舞狮，以二人分舞头尾，后随以锣鼓，并有执棍棒刀矛以助威者。

《完县新志》民国二十三年

每岁暮春，县西南有山，名青虚山。巅建有祠宇，主神曰天仙圣母，无时代及世系可考。附近各县人民，信奉唯谨。每届醮期，则各乡所组织之焚香会，扮演高跷、竹马、寸跷、少林、拾幡等杂技，咸入山朝奉。

《万源县志·礼俗》民国二十一年

祭礼

坛神 坛神有两种：曰“蹬蹬坛”，石坛也；曰“篼篼坛”，则以径尺之筐，高尺许，挂于中堂神龛之侧，上供坛神牌，粘于壁，旁列坛枪，或书赵侯元帅、罗公仙师、五通盟王等，旁书领兵郭氏三郎，乡人呼为“小神子”。士人或以为奥，或以为开边名将。李雨村则引杜诗：“家家养乌鬼”，以为即坛神。按《炎徼纪闻》曰：罗罗本卢鹿，而讹为今称。有二种，居水西十二营宁谷马场漕溪者为黑罗罗，亦曰乌蛮；居慕役者为白罗罗，亦曰白蛮。风俗略同，而黑者为大姓罗，俗尚鬼，故又曰罗鬼。如此，则蛮祭也。俗庆贺则杀一家，招十数村巫解秽，扮灯歌舞彻夜，谓之大庆，并用白纸十二张，巫以剃发刀自划其额，滴血点之粘坛侧，谓应十二月之数。

端公 端公之名见于元典，其称古矣。乡人或病多不信医，属巫诅焉，名曰“跳端公”，又名“扛神”。巫至恒以夜，设小案，供布绘神案及木偶、翻坛五猖等神。病家取米一升，插牌及香烛其上。巫戴观音或七佛冠，着红法服，左手执环刀，俗名师刀，丁琮急响，右手执令牌，首圆末方，上刻符讳，吹角歌舞，抑扬跪拜以娱神。电转风旋，散烧钱纸，中有咒师、退病、招魂、破庙诸动作。预先斩茅做人，衣病人衣，侑以酒食，载以茅舟，出门焚之，名曰“背茅替代”。

农家古风 ……每于春间或上九日（即旧历正月初九日术士云系玉皇诞辰，称“上皇会”，亦称“上九”）、社日（立春日后第五戊日），或择吉日，团近大众，集赀延道士于庙内或林薮间，立坛申文诵经，谓可驱瘟息火，剪虫殄耗，祈丰保民，集福消灾。期间三、五、七日不等，家家斋戒，并造瘟船一只（制以纸或茅草）、瘟龙一条（草制，俗名“草把龙”），道士率领人众，扶船耍龙，沿门扫荡（即大傩逐疫之意），然后作法焚化。告散、祈晴、祷雨亦然。

习尚

正月……市镇地方，于十二日之夕耍龙灯、顽（玩）狮子，妆扮各种杂剧，火炮、锣鼓喧阗盈耳，谓之出灯。接连三夕，沿门奉贺，或烧以花筒，饷以酒食，给以喜钱，至十五夜半后化龙始止，为闹元宵。

《万全县志》民国二十三年

社火异于秧歌，秧歌登台表演，社火则平地游舞；秧歌有剧本，社火则毫无根据；秧歌角色各有专人，社火则随意扮充……

《望奎县志·汉军祭祀》 民国八年

汉军人家有陈汉新汉之分，陈汉人祭祀谓之“烧香”，有因事故、疾病许者谓之“烧愿香”，平时举行者谓之“烧太平香”……萨满戴神帽披云笺系腰铃，手执单环鼓随舞随击。三、四人或四、五人，晚间于龛前击单环鼓……次日鸡鸣即起。

《渭南县志》 民国

除夕，优人扮钟馗，遍诣人家，鸣锣击鼓，曰驱鬼。

《闻喜县志·九·礼俗》 民国七年

旧历元宵，前一日至二十三日，乡村竞闹社户。所扮“鲍老”、“张翁”、“鱼龙”、“柳翠”戏以外，“花鼓”、“花船”皆唱古调小曲，间涂面演拳棒武技。有所谓“拐子灯”者，择十龄内外幼童八至十二人饰古女子，宫妆，各持丁字灯架一，两端悬小红灯二，盘旋交舞，排“天下太平”四字，每一字毕，班立两行，又起舞，乃唐宫旧戏也。王建《宫词》有云：“罗衣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遍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即谓此也。

《温州的戏剧》 民国十五年·黄一萍

藤牌阵，演者亦以儿童列队出行，持藤牌与刀、枪、锤、棍作打架状。祭场之际，有满、汉两将官，执刀枪舞开四门以开场。导演多系前清练军中人。此事仅瑞安有之，他处殊少见。

《汶川县志·风土》 民国三十三年

夷俗

而土俗特异，且为世人所注意者，厥为锅装。其式男女各音，携手作圆阵，领头一人，手持铜铃红巾，导之歌舞。舞蹈步法：曰摇篮、曰交叉、曰扣趾扣踵、曰回旋。……词句随人而异，对土司头人或常客，略有不同，其通行者，以音译之，则曰：

“董墨尔松，东墨尔悚，严楚痴瓦为思脚，东白尔悚呀！”（一解）

“悚宋纵布哪答，依穹沟底牵萨，悚宋纵布哪答，知甫色尔吉慢答，梁呀！”（二解）

近人有以意译其中一二段者，则应为：“喜幸啊，喜幸啊，山样大的喜幸啊，海样大的喜幸啊！”或为：“你的本事大啊，你的本事山高啊！”盖多为“恭喜贺喜”之意。舞毕，例须赐酒，而即以红巾奖其领舞之人云。

羌民……淳俗犹存，婚嫁有贺喜歌，音译为：“苕兮，鸭勒，赛尔那。”丧葬有闹丧曲，译音为：“南坎苕，兮那，不吉书儿，迷桃，夹萨。”相互舞蹈，以示悲欢，盖古风尚存也。

附《萝卜寨的民俗》(邵云亭)

四丧葬 ……如年过花甲而死，要给死人装殓白衣、白帕子、白绑腿，跳锅装(平日不准跳锅装)。

清水 《翁源新年的风俗》(载《民俗》民国十七年第二十七、二十八期合刊)

舞狮凤的期间，大约自初四至十五止。十五过后，“大正”(当地元宵节又叫做“开大正”)已开，谁也没有心来看，自然挣钱不到了。如果远地来的江西狮，当作例外。

舞狮的,是些习拳棒的人,人数自七至十四人。穿一样的衫裤鞋帽,束一样的带,很是威风。刀、棒等,都齐备。还有一个纸糊的“狮头”(有人专以此为业者),因其形不同,而有“猫头狮”、“狗头狮”、“鸡公狮”、“斗牛狮”之分。眼鼻口耳舌俱备。画以彩色，饰以绒线雉尾兽毛等，煞是好看。另有四假面具，二作猴形，谓之“孙猴子”。二作笨伯，一为唐僧，一为沙僧。舞时，随着滚动跳走(有方式)，饶有兴趣。舞罢，演习拳棒，至汗流夹背而后已。“拜帖”，书“狮报兴隆”、“狮报洪发”等吉利语。还有人家赏给的红旗子,一并擎去闹威风。什么“勇冠三军”,“技甲全球”，“武艺救国”，“唤醒黄魂”，“……”说得非常肉麻。但不会欣赏音乐的老百姓们，老是不欢喜舞凤的，而惟舞狮的是好。

打江西狮的，从江西来，人数较少，技术较精，能挟孩登十数张台之上，表演种种戏法。以人命为儿戏，虽过于残酷，然残酷之民众，对于益表欢迎，故揾钱亦易。

舞凤者，也有个纸糊的假凤头，使小孩蒙着，作寻食挺翼生卵状。孩子对之，亦颇有趣。而其主要，则以打八音、弄弦索(胡琴、二弦、三弦、月弦、箫子、笛……)、唱调子揾钱。因舞凤的，人脚多属斯文，而弦歌之声，也比较为文士商富所推重，故寻钱也易。

其他新年出行的新色，还有舞牛舞马，舞龙，舞鹤，舞鲤鱼等，各操所糊的牛马等，伴着锣鼓旗帜灯笼，多于夜间出行舞弄，故又谓之“夜鼓狮”。舞时，有的扮女子，有的扮丑脚，互相向难歌唱，以锣鼓相和，恒使人满意的失笑。歌词多为四句一首，或以十二月为题，或以“立春、雨水……”等节期为题,或以牛马为题,说到人世的辛苦,女人的难做，着实是声调委婉凄楚耐人寻味。

民国二十五年 《涡阳县志略》

上元之夕，比户悬灯，放烟火，市民并办演高跷、龙灯、竹马、旱船等剧。

《我对跳舞的感触》
（载《舞星艳影》民国十七年）
陆拙民

跳舞这个玩意儿，是人生寻高尚娱乐的一种。不过在这万恶的上海的社会里，跳舞已成了万恶之一，是现代青年男女堕落的媒介，跳舞场就是人们的销金之窟，种种罪恶的发源地。然而高等的舞场却不能说完全是造成人们罪恶的场所。

现代的舞潮，在吾国繁华的城市中……简直可以拿上海一埠来代表……已经日渐膨胀。因之,这跳舞一件事,成了一个大可研究的问题。

（呼吁）提倡高尚的跳舞娱乐的场所，抬高跳舞的真意和真正的娱乐精神。

《我也谈谈旧历新年——海丰的》
（载《民俗》民国十八年第五十三、五十四期合刊）
舒怀

三．舞狮

每班人数，多的有三四十人，少的也有二十余人。各人着同样的衣服，腰束以带，个个都是雄纠纠的。元旦的开门炮一响，他们就开始到人家舞演。最盛的时期，在元旦至初五六；过了这时期，就渐渐的少了。舞狮还可以分做下列各种：

1. 麒麟：多组织自本市；邻乡也有。舞狮中以这种为较出色，因为它的人数较多，用具也较齐整。锣鼓是用：一付大铜钹，一个响鼓，一个厚铜的锣，奏起来非常响亮雄壮。以竹、纸糊成一个麒麟形的头，绘以很美丽的彩色；又饰以绒线为须毛；以长约丈零，阔约四尺，中也绘以彩色的布为身；布的末端结绒线一束为尾。舞时，一人双手拿着麒麟头，一人俯首伛背冒在布的尾端，锣鼓一奏，两人就在场中舞出种种的姿势来。舞后，就演拳、棒，继又一对对的比演双刀、枪牌等，很是热烈好看。

2. 狮：多来自附近的乡村。舞演的秩序，和前同。惟锣鼓和狮头等不同。狮头是用扁圆形的（直径约二尺余）。一个鼓，两个锣，皆比前的小；音也不及前的洪亮。枪，刀，牌也较小。惟间有加演数人比棒，及跳桌等。

3. 客仔狮：也多来自附近的乡村。大概和“狮”相同；惟狮头不是扁圆形的，是用大约尺余，形如猫头的，且下颚是活动可以开合的。又另加四人挂着假面具，两个作猴形（俗叫做“猴孙仔”），两个作笨伯（俗叫做“大头壳”）,随着狮舞弄,做出种种的诙谐动作,煞是有趣。

4. 外江狮：皆自外处来的。人数较少。狮头，锣鼓皆和“客仔狮”同，惟没有假面具，技术比较精巧。常常叠了几张桌，人在桌顶演出各种戏法。

《芜湖县志·风俗》 民国八年

上元，……里中少年多结队为鱼龙曼衍之戏，或为秧歌采茶词，悬火照耀，招摇而过市，观者肉薄如墙，而进漏三下未已也。元夕尤盛，遂至申旦。

《武鸣县志》 民国四年

岭表所重之节：腊一、伏二、冬三、年四。春堂者以浑木刳而为槽，两边约排十杵，男女立以舂稻粱敲磕槽舷。皆有遍拍，槽声若鼓，闻于数里，虽思妇之巧弄秋砧不能比其浏亮也。

《武安县志》 民国二十三年

武民当业务闲呆或春秋佳节即聚集一般戏剧家，并做一起，金石迭起，三五对唱，音调抑扬合节，竟夜浩歌，其乐陶然。赛会中高跷、竹马、彩船……皆农民自相扮演，且行且歌舞，举市若狂。

《武宣县志》 民国二十三年

娱乐　社会娱乐，盛于元旦、元宵，常有闹龙灯、舞瑞狮，各家烧纸爆欢印。秋收之后，常演戏以取乐。平时则斯文人家，常有弦歌之声，城市较为盛行，农村则远逊不逮。三十年前，尚有游神，青年多藉以舞狮，陪神行乐。近日迷信已破，游神亦绝。近十年以来，政繁赋重，加以水旱畜疫、盗贼兵燹，各种灾殃，几乎民穷财尽，民间饥色日多，一般人民劳苦拮据，实无娱乐可言。

《舞场絮语》（载《舞星艳影》民国十七年） 叶白花

繁华的春申江畔平地起了一层舞潮，奔澎汹涌，把那些青年子女，一齐卷入了漩涡之中。这通丽堂皇的跳舞场中，只见着舞者们鱼贯进去，彻夜的不绝，却就在这乐声灯影中，消磨着长夜。他们只觉得壁上的时针，飞也似的走着，却绝不想携手赋归。啊，跳舞场的魔力委实很足以惊人呀！

《舞灯——广东开平县泮村》（载《民俗》民国十八年第五十三、五十四期合刊） 邝炯燊

在我们村里每年新年的时候，村人举行一种迷信的无意识的把戏——舞灯，一般乡人都以为是一件最热闹，最高兴，而又不可不举行的事。据老一辈的村人说：“因为我们的村的形势很像一只狮子，所以每年新年的时候，必须打起锣鼓舞着这个球来惊醒它，不要给它睡着才好。”一直传到现在，还不能够免去，这都是由于乡人迷信的观念太深。

每年正月十三日那天，便是举行舞灯的日子。在这日前数天，乡人便用竹条扎成一个大大的球（乡人习惯叫做灯），这个球差不多半径有四五尺长，糊上五色灿烂的纸和许多花草。在十二日下午的时候，便把这个球放在神寮（庙）前的空地，等明日拿去游行。但是一般乡人都以为这个球是非常神圣的东西，谁人能够拿着这个球去游行，那

人便算是很光荣很幸福的，他那年便会有儿子生，或者是会中彩票。所以一般乡人都争着来拿，虽然是要花去二三十块洋钱，但他们仍然是争着，后来便定了一个问口（该字为竹字头下一个杯字）的规例。

十三日的早晨，家家的男子都早早起来，穿着簇新的衣服，走到庙去，特别是那些年轻好胜的男子。这时庙中挤拥着许多人，个个都希望能够得拿着这个球子来显耀侪辈。卖食物和玩物的小贩，这天格外好生意。是一年里最热闹的一天。这时候庙里神桌上放着一副口（同上字），谁人抢得，便让谁人去掷，假如一连三次都是一只向上一只向下就是中选。掷不着便轮到别一个，哪个中选便让他拿着。游行的时候，拿球的先行，有的人燃串炮，有些人打锣鼓，小孩子们更是得意洋洋地手舞足蹈，经过一村时，那村便燃鞭炮来表示欢迎，妇女们都争着走出来观看，像是一件空前未有的盛举。直至下午四五时才把各村游行殆遍，后来便将这个球拿上山顶上打得稀烂粉碎，那些人发狂似地争着抢些竹屑纸碎带回家去，放在猪牛栏上或是插在鸡笼上面，他们说："这些畜牲便不会生病而且很快长大了。"胡闹了一日，这怪剧便算闭幕。

《舞蹈术》
民国十六年第五版·张英谷

（游戏舞、优秀舞和土风舞）本书所述之优秀舞，其动作较土风舞游戏舞为复杂，中学及师范方能用之。目的在发达人之思想，使有优秀之姿态，高雅之气象，即不喜舞蹈者见之，亦油然而生相当之美感。土风舞动作较易，适用于高小科，可养成学生和蔼活泼之习惯，并知各国土风之不同；又或取各种日常所作之事，摹拟而表演之，其结果可速身心之发育，增精神之舒畅。若游戏舞之动作，皆简单轻便，为小学所不可少者。目的在愉快儿童之意志；启发其灵敏，活泼，仿效之天性，使之乐于从事。更有进者，表演舞蹈，必须以音乐，动作之疾徐进退，随音乐之抑扬顿挫而殊，以表示喜怒哀乐之意，可知学校舞蹈之价值矣。

《舞牛歌——翁源民歌之一》
（载《民俗》民国十九年第一百零五、一百零六期合刊）
清水、经才合辑

舞牛，是点缀新年的风俗，以前是很盛行的。时期是在旧历新年的半月内，每天晚上，舞牛的，闹着锣鼓，擎着纸糊的牛头与扁灯，沿村沿屋去舞。有不少的人们，跟着去看热闹。开场后，有人画面，穿烂衫，吊起裤头，戴帽子，蒙毛巾，架眼镜，手挥葵扇的办个丑脚。有人着女彩裤，梳髻，戴额子，手执司洋帕（或许是"思娘帕"之讹），乔装为女子。另有一个人擎牛头。锣鼓响后，丑脚舞手动脚，鞭牛，执犁而歌，状殊谑极。乔装的女子，担着花篮，娉婷的随在

后边，用女人的嫩喨调口和着；娇羞羞的，十足是个女子。其他的人，也和唱着最末尾的一句或二句。锣鼓有节奏的与歌声调和。舞牛的动作，也很合度。时断时续，歌声嘹亮，末句众和，声动云霄，尤觉可喜。末句有时重沓，音调之美妙，更非言语之可以形容。有间或插以滑稽的言谈，如说反话，装呆子，聋子……之类，无一不足以怡吾身而快我心的。莫摸半点多钟，便可完结一场。

歌词，有的按月次唱下去，有的按节期（如立春，雨水……）唱下去，有的唱牛，有的唱耕种上的事情，有的唱做长工的可怜。种种色色，无不具备。词虽粗俗，但其中的用意，与其描写的深刻入微，却可以说是民间绝妙的自然诗而无愧。有的，起首还有一段开场白；结尾是向观者祝福；排布的妥当，是不可多得的。

总之，舞牛歌，不独仅足以快观者之心已也，就于那个地方的风俗，习惯，男子，女子，仆役，耕事，以及一切的社会现状，无不充分的表现出来——至少，也可见其端倪——以给一切的人们羡赏，赞叹，研究之用。

X

《西北视察记》
民国十九年·陈赓雅

蒙人性勇敢，不事农耕，专以游牧为生。男女皆善骑，男之尤好竞驰，上下山谷，疾如迅风。病则烧石自熨，私不告人……十五日（旧历正月），请大喇嘛摩顶。喇嘛以木杆系红布，环击各顶，中则喜，否则久候不去。各庙喇嘛，自元旦至十五，大念十五日，六月亦然。大喇嘛亦云活佛，端坐殿中诵经，其余喇嘛三十二人，蟒袍彩服，首戴假面具，分装天王菩萨、牛头马面诸像，击鼓震铙，大吹号筒，时作对舞，时为合跳。有一鬼物，以酥油面和而捏成，其色土红，置三角木盘内，下衬三角绸幅天王一人。盘放地上，喇嘛所装诸神像，皆一一向彼作法锁压，后以木剑支解之，诵讽经咒，鼓乐鸣锣，远送庙外而还。

《西乡县志·卷一·风俗志》
民国二十年

十五日为上元日，又称元宵节，张灯挂彩称觞为乐，食元宵。有龙灯（分纸龙、纱龙二种，持龙者赤身挥舞，任人以花炮喷射）、狮子（二人伪狮皮，杂以锣鼓，至人家以长摆阵势，狮子破之，别成阵势，以报始获奖许。否则，反之去赤有竖竿桌上端系金钱及鞭炮，令狮子缘竿取钱矣，将至端，则鞭炮有，缘竿极巧者狮舞时，亦以花炮喷射之）、采莲船（采船中有装旦外，有船夫作掌竿状，往来回旋，唱下河调，亦有唱小调者）、社贺（令小儿扮戏名，抬以方桌，为平台社贺，

桌上成诸巧状，名高台社贺，率白日游行，谓之社贺，当作宾贺。江浙间则曰“抬阁”）诸戏。狮子、龙灯、采莲船约自正月初九日夜起，先赴四乡游玩，十三日夜至十五夜，均临城市游玩。十六日晚停止，是晚将狮子、龙灯至南河坝烧毁，俗名倒灯。

四曰秧歌，农人插秧时之歌也。皆可和以锣鼓。又有大小曲子，小曲如［闹五更］、［进兰房］、［四季相思］、［鱼卧浪］等，一曲为一调。大曲率以［月调］、［背弓］、［五更］、［金钱］、［紧数］、［慢数］、［月尾］等调，集成一曲，甚似南北曲之成会，如［郭巨埋儿］、［伯牙访友］、［老龙哭滩］等，是其最著者也。

《西行漫记》
民国二十七年·［美国］埃德加·斯诺

（其一）

这些剧团使我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显然没有，而是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他们的道具和服装都很少，但就是能够用这种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戏剧。

（其二）

第二个节目是《丰收舞》，由剧社的十几个女孩子优美地演出。她们光着脚，穿着农民的衣服和花背心，头上系着绸头巾，跳起舞来动作整齐优美。我后来知道，其中有两个姑娘是从江西一路走过来的，她们原来在瑞金的红军戏剧学校学习舞蹈。她们是真正有才华的。

另一个独特好玩的节目叫做《统一战线舞》，表现中国动员抗日，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魔术变出这些服装来的，忽然之间有一群群青年穿着白色的水手服，带着水手帽，穿着短裤——先是以骑兵队形，后来以空军队形，步兵队形，最后以海军队形出现。中国人是演哑剧的天生艺术家，他们的姿态十分写实地传达了舞蹈的精神。接着一个叫做《红色机器舞》。小舞蹈家们用音响和姿势，用胳膊、大腿、头部的相互勾结和相互作用，天才地模拟了气缸的发动，齿轮和轱辘的转动，发动机的轰鸣——未来的机器时代的中国远景。

《西蒙阿拉善旗社会调查》
民国二十八年

阿旗各喇嘛庙每年亦各定期举行跳鬼，大抵于正月或六月之十四、十五举行跳鬼之日。期前，全庙喇嘛诵经半月，至期时，远近官民来集，喇嘛着彩色蟒袍，并戴各种纸造大鬼头，共三十二人，有天王菩萨、牛头、马面、狮、虎等大小长短，奇形怪状，无不尽有。其始，以鼓乐、喇叭、号筒等齐鸣，自中迎鬼出场，一对鬼，继续出场跳舞。待全出后，群鬼团团合舞。最后一大喇嘛出，施其法，刀慑

群魔鬼，以木剑砍杀群鬼，俟全庙喇嘛诵经后，又以鼓乐鸣锣送鬼至一二里而返，始了结其事。据说，蒙跳鬼为中国古代流行“傩礼”之遗风，然则可谓此举无非系取驱逐恶魔之意，同时也可谓为蒙人集体娱乐之一。

《西康综览》民国三十年

第二章　康民之风习

第九节　娱乐

……每当工作之时，俗歌互答，娱乐自得。酒后酣歌，男女相舞，筵间数语，便成佳偶。舞伴中尤多情伴，歌声娇媚，风态珊珊，一往情深，至足怡人。

……至于朝山、赛马等，亦为康人娱乐之事。其他尚足以述者，则于暮春之时，张幕柳林，歌舞野游为戏，欢乐数日，为全年之休息。

第五章　康民之集会

（一）羊年会　为祭神祈福之会。按旧历推算，每逢未年十月开始举行，即十二年一会也。

（二）跳歌装与跳弦子　新春之时，多有舞蹈之举，即跳歌装与跳弦子两种也，无乐器而歌舞者为歌装，加以乐器者为弦子，此其相异处。其舞蹈之人不拘其数，或集数户，或仅一家，或男女相分相合。杂陈酒肴，围桌而跳，歌声婉转，长袖飘扬，一觞一歌，洵别致也。

（三）哑巴灯　哑巴灯亦跳神之举。其意在求风调雨顺，乐享丰年，土人信之。其举行之人物及次序，大都如下：

（1）“格仆”及“格木”　“格仆”先行敬神，身著毛衣，并带弓箭；“格木”所著则以仙女之衣，手持长鞭。

（2）“吼仆”及“吼木”各三人　“吼仆”腰系铜锣，手持一巾，头戴圆帽；“吼木”装束亦美丽可观。

（3）“吵哇”　当“格仆”敬神之后，“吵哇”即跳，次“吼仆”，再次由“吼木”表演，最后全体合演，并有假面具等。其表演节奏，均有一定。

……

（十四）庆秋收　秋收完毕，仓箱充实，各大寺庙即举行秋收之庆。演剧跳神，以示庆祝，藉慰勤劳。而一般民众亦于此张幕绿林，欢乐歌舞，以调剂终岁之辛苦也。

《西昌县志·礼俗志》民国三十一年

岁时记

正月十五日上元，放灯三日，始于李唐。县俗自破五后，于三官庙或灵官庙，悬红灯笼数十对，于三四丈之高竿，绳升降之，光照里余，曰“立树灯”；排灯十余盏于长方灯架，高与檐齐，曰“排灯”；乡村以纸竹扎山及八仙像，五彩炫烂，曰“鳌山灯”。……晚放爆竹花筒、龙舞蜿蜒，花光灿发，焰冲斗牛。

二月……八日县城迎府县城隍炳灵太子神像游街。神像魁伟庄严，艺术绝伦，令人起敬。饰高桩、平台、马会、狮灯、龙灯，并演庙内狰狞各神像以威赫人，装社会各恶趣事以警醒人。焚柏枝香蒿者千百人，烟雾腾空，音乐悠扬，百里外民众蜂拥争睹。

四月……岁旱，祈雨插秧，乡民扎草为龙，鼓乐前导，街民舀水泼之，舞龙者毛发透湿。二十六日迎药王孙思邈巡街，与二月八无异。……

十一月……冬至后，屠豕羊，腌腊肉，或请巫师、优伶至家庆五显赵侯、娘娘、篼篼等坛，装演神像，杂以戏剧，无论贫富，识与不识，皆来贺，酒食醉饱，近于蜡祭。

《西畴县地志》民国

特别风习莫如婚姻，大率由男女相约跳舞歌唱，情投意合，便结为伉俪。

《歙县志》民国二十六年

端午……城关一带好事者更以钟馗偶像架诸肩，团团旋转于市衢，金鼓随之，旁人亦燃放爆竹，掷五色小纸块，纷飞空中以助兴。

中秋……农人具束藁为龙，燃香遍插龙体，鸣钲伐鼓，游月光下。……

邑人弊俗，迎神赛会，岁靡巨资，自明已然，至今未艾。

《湘西土著民族考查报告书》民国二十九年·石启贵

又有一村之接龙，土名谓之牙戎苟，村龙家龙祭法略同，所异者是不用猪，以白水牛祭之。神座设在公共场所，布置同前（即家龙之所置）。接龙时，每家主人之妇女装饰焕然一新，人数众多，鱼贯而行，蜿蜒如龙，颇觉美观，诚一时之盛会，贺客观之，热闹非常。若遇晚间无事时，男女唱和，通宵达旦。虽有此俗，少有此举，近数十年，未闻有接村龙也。

《象县志》 民国三十七年

唯元宵前后，无放灯者，而瑞狮之戏，藉以表演拳术。

民间娱乐，每以演剧、舞狮、唱采茶调等为事，而学校、机关、团体，则多表演话剧，亦有组织球队及音乐者。

《写在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之前》（载民国三十五年《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特刊》） 建恒

我国的舞乐艺术，从汉唐以后就日趋沉减，终致被视为流俗人之事。结果国人失去发泄生命余力的机会而不得遂其发展，性情得不到真善美的冶炼而颓唐，理想得不到艺术的熏陶不会高远，因之社会关系失其滋润至于干枯呆滞，国家也失去活力至呈衰老的景象。我们举办边疆音乐舞蹈会，希望能藉此促请国人注意艺术，以为国家民族创造活力。……

我们举办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的第二点意思就是告诉国人，边疆有内地所没有的精神上的快乐与享受——豪放的舞蹈，优美的音乐。那里是能快乐生活的地方，假若有机会去边疆，不要迟疑你的脚步。……

举办边疆音乐舞蹈会，我们实深盼待能普遍引起国人一致认识边疆，为建设边疆而献身，而努力。

《新会潮莲乡的大王菩萨》（载《民俗》〔复刊号〕民国二十五年第一卷第一期） 区世焯

这座为各乡民所唯一信奉的“大王菩萨”，每年都被庄重地抬着巡游全乡各街道四天。在各乡民的思想，以为它既是一位至灵至圣的神明，当然能够辨别人心的良莠，所以舁它巡游数天，其目的在使它视察乡间的善恶，以便分别惩佑。

（1）择日——每年在旧历正月廿二日，各乡人就选出代表到庙里向神问杯，以决定出游日期（自二月初一至二月底）。

……

（3）出游——到出游那天，由乡中派定若干人，穿着古代的朝服，分饰舞生，礼生及文武班等，并具三牲宝烛，维恭维谨地好像朝拜帝皇一般的仪式，来祭这座菩萨，待行礼完毕，才舁着它向各街道巡游，这样一连四天，至第五日始行回宫——返庙。

《新修丰顺县志·卷十六·风俗》 民国三十二年

元宵各族姓皆祭祖于祠堂，名曰“春祭”。四乡舞狮盖古傩之遗也。元宵迎灯，银树火花，鼓吹沸天，极鱼龙曼衍之欢。

《新繁县志·卷四》 民国三十六年

风俗

神道……民间偶有祀坛神者（设位于堂之西北隅，去地尺许，中书罗公先师，或书正一玄坛赵侯元帅郭氏领兵三郎，两旁列称号敷[数]十名，又以径尺之石，高七八寸，倚壁而置之，曰坛等），间岁延巫师吹角鸣锣，男作女妆，歌舞达旦，名曰“庆坛”。

岁时

十五日为元宵，亦称元夕。……城市则以鞭炮、筒花，聚烧龙灯，观者塞衢，复有马灯、猪灯、采莲船，歌呼彻夜，谓之闹元宵。

《新纂云南通志》 民国·龙云等

（彝族打歌）乐器惟用芦笙和月琴，舞时男子吹笙，用两足屈曲，回转上下为节拍。女子和笙而歌，手舞手巾，双双跳舞。

《信都县志》 民国二十五年

十月……是月，城乡神祠建醮，作戏剧，杂以巫讴，略与古傩礼相仿。

娱乐　每正月，各村多庆年宵，以装成狮子或龙，近年又舞犀，兼办童男女为采茶，沿门庆贺，竞烧爆竹……

赛会　各圩市每三年或五年为一届，搭棚建醮，装演故事游街进香，或兼演剧，所费不赀，谓之“酹思”。

《兴安南省地方情形调查书》 民国十九年

（蒙古人）于欢宴时必唱，以侑酒。配以丝琴（四弦琴），悦耳怡心……每过年节或假时，三五人集于一堂，持以胡琴及笛、箫、笙、管，歌舞，最有兴趣之娱乐也。

《岫岩县志·卷二·祭礼》 民国十七年

汉人祭祀

因家门多故，许愿以祭者名曰“烧太平香”……

家主于秋末冬初选择吉日，预备公鸡、猪头、火龙鱼，谓之三牲。邀得荡鼓神一班，每班不过三四人……设坛焚香，二人排列左右，各执神鼓一面，向神座开鼓一通，且击且歌，继而班中有幼童一二人，或打太平鼓，或击霸王鞭，随大鼓之声一击一应，节奏井井，式歌且舞，此唱彼和，时而邀请天神，时而迎迓祖宗，多作吉祥之语，频演跳舞之状。意在祝神明之喜乐，以妥侑先灵之歆飨也。

汉军祭祀

其祭祀之通名曰喜乐祖宗，亦曰烧太平香。……有俗称为神将（至）

者邀人来，即俗呼“单鼓子”，又名“姑娘神”……入夜则神将击单鼓，且击且唱，请所供诸神。……次夕仍以神将击鼓，依样歌唱……夜逾半则置花红杆子于院中，击鼓作送神语。

《续修玉溪县志稿》
民国二十年

正月……十三日，县城及北城建醮，祝国祈年，禳灾，彩仗花灯，迎神巡市，绅民相从，名曰行香。及晚张灯鼓乐，火树星桥，络绎街途，名曰闹元宵。

《叙永县志》
民国二十二年

苗族风俗约有四端：

一、跳月　跳月者，苗人之婚礼也，每岁阴历正月初八聚未婚男女于郊（地在县属白马岭下鹿葱坪），踏月跳舞，联袂宛转，以乐为节，情钟意合，自相配偶，父母不禁。

《续修新平县志·风俗志》
民国三十年

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张灯于五侯祠戏台。一夜之内灯火通宵，锣鼓喧天，街巷龙灯、狮子亦回环不绝。香车宝马填塞道路，真有火树银花金吾不禁之慨。

《宣威县志稿·民族》
民国二十三年

黑夷……老者坐于其上。大者，少者男女牵手罗舞而唱。一人吹笙以导之，轮次饮酒，至三五夜乃止……亲朋聚集，则各执鸾铃一串，蹲而歌，两足交互运动，状如蝇，名曰蹉蛆。顷之，群起绕帐，一人吹笙前导，歌且舞，谓之转噶。

黑干夷……婚配不用媒约男吹笙，女弹口琴唱和相调而合。

Y

《雅安县志·风俗志第八》
民国十七年

节序　正月……九日为上九。灯市始起，谓之“升灯”。有龙灯、狮灯、骑街灯以及灯楼、灯棚接踵相竞，承平之日亦为大观。十五日为上元，入夜，糯米作粉团，□先于神，名曰元宵。小儿女以纸篾扎新灯，斗巧争胜，间以狮龙诸灯，曰看灯。乔装沿门讴俚曲，曰唱花灯。

《延寿县志·月令》
民国三十二年

元宵节，……千灯万盏，五光十色，遍照市街，花爆愉目，声歌悦耳，秧歌、高跷、旱船、推车、龙灯诸杂剧，皆于先几日出演，是日更兴高采烈。

《燕京岁时杂咏》 民国·孙雄

高跷秧歌夸捷足，群儿联臂欲升天。可怜立脚无根据，跼蹐终朝傀儡牵。

《燕市货声》 民国·蔡绳格

跑旱船。（一人携两小儿，戴女冠，荷木驾船行，敲锣鼓，入人家，唱山西曲）

《阳江的旧历新年》（载《民俗》民国十八年第五十三、五十四期合刊） 志桓

阳江僻处海隅，交通不大繁盛，守旧的风气，还是很牢固的。向来对于旧历的新年，都是看得非常隆重的……

舞龙（俗称“神龙”），舞狮（称“瑞狮”），唱曲，都是新年最热闹的点缀。还有摇钱树（以树枝系钱），双鲤鱼（用竹、纸做成的），沿家讨钱，随摇随唱。

《伊克昭盟志》 民国三十一年

在进步较迟的民族中，宗教的生活，是整个生活的历程上不可缺少的东西。蒙古地方流行的宗教是喇嘛教，它在蒙古同胞的精神上曾给予很大的慰藉，系显然的事实。而在艺术的生活上给予的更大，因为喇嘛庙的“扎步舞”——跳鬼，是沙漠里惟一的动的艺术。

喇嘛庙每年举行两次诵经大会，会期为废历的正月和六月，即半年举行一次。届时全庙所属的喇嘛齐集，诵经三日或五日，末后一日必须举行“扎步舞”，“扎步”是蒙语，就是通常所说的“跳鬼”。“扎步舞”的举行极为隆重热烈。开始的时间均在下午，风雨无阻。出舞的场所系在庙的正殿之前的广场上。庙中大喇嘛巍然高坐在左方，右方则为司乐的喇嘛们作乐，吹着大号，敲着大鼓，打着大钹，作出雄壮的乐音，声调哄然，若朔风吹野。于是“鬼”——扎步，应着鼓号的节奏，由正殿中跳跃而出，戴着面具，穿着各种彩色的博大衣服。出场的秩序：是先出四个小鬼——由小喇嘛化装，绕场对舞，似为后来之鬼探视消息者然，接着是男女两老者出来参与，再次则为面具和服饰不同的各色鬼怪。他们是一对一对的出来。出来之后，先对舞一番，待都出完，便合舞起来，绕场欢跃，情绪非常紧张。其服饰多为丝织品，上面刺绣着龙文，极为华贵。其面具有牛面犀角，马面牛角，虎面龙角，狮面鹿角等。

这固然是一种宗教仪式，但以艺术的观点来看，便是一种原始的舞蹈会。由于参与化装出舞的喇嘛们的兴高采烈，以及观众不远千里而来的情况观之，尤足证明。没有村落、城镇，散居在空旷的草原的蒙古同胞，他们的邻居和亲友都是远在数十里以外，聚首言欢极系不易，这不能不于沙漠里惟一的集合——“扎步舞”会上找机会。这种会不但能在精神上给他们一种满足与刺激；交换一下久处大漠的枯燥心情；能得与亲友聚首谈心，也是具有了极大的意义了。

大会之日，远近牧人骑马来观，尤其是蒙古少女，打扮得飘逸神妙，骑着大马由草原上驰来，的确能引人入胜。所以这会上是牧歌流传的场所，青年男女梦一般的倾慕之情，常由此实现；传奇似的事件在这里是被人艳称的，牧人们沉醉在这个会场上。

《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 民国三十一年

蒙地青年男女，耽于歌曲，故歌声随地可听。旅行蒙地者，往往于羊群中发现狂歌之妇女，亢坠抑扬，且歌且舞，使茫茫原野顿增无限生意。而其士兵之歌，宏壮激越，闻者兴奋，若成吉思汗转战亚欧之雄风犹有存者。至于乐器之应用，囊昔胡笳之类，三旗蒙人已鲜能之者，而胡琴、三弦、月琴之类，则甚为普遍。其余戏曲，则盛行山西梆子，于以见汉化之日深。

《宜良县志》 民国十年

（宜良）汤池十八村，于元旦诣万福寺迎佛祈年，每村迎供三日，至三月三日，送佛归殿，每村迎台阁演戏，远近聚观。

《宜北县志》 民国二十六年

在元旦，过元宵节尚游春，舞龙头狮子，唱小调……

宜北边僻小邑……过新年节以舞龙、舞狮、唱调为正当娱乐。青年男女成群郊游，唱歌调情，名为游春。自正月初三至十五日而止，后仍各归农事。每逢婚事庆筵，经济丰裕之家，则鼓乐铿锵，贫户亦属寂寞，惟男女唱歌，在所不免。

《宜春县志》 民国二十八年

上元张灯，家设酒茗，好事者作灯会，扮演鱼龙百戏，文士射灯谜，妇女迎灶姑，各极其趣。

《宜川县志·卷二十三·风俗·娱乐》
民国三十三年本

旧历正月至二月二日以前，多演戏及扮演秧歌等以为乐。戏剧除外来之山西戏外，多演本地之迷胡戏（唱时除有琴弦锣鼓等乐器外，并以敲铃为主）、家戏（多系本村居民自如扮演，并不以此营业，故称家戏）。秧歌则有竹马、高跷之类。又《四时节俗·破五》小注云：乡人多于此日昼演社虎，夜玩秧歌、狮子、走马等。

《一个精采的晚会》
（载《红色中华》1934年1月24日：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
成子玉

（1934年1月）二十二夜晚，工农剧社举行晚会，娱乐大会代表，白银般的灯光下坐满了代表和各机关的观众三千多人。一声银笛，台上戏幕掀开，首先是工农剧社蓝衫团学生的国际歌舞及团体唱歌。继后就是三大赤色跳舞明星李伯钊、刘月华、石联星的村女舞，他们为着庆祝二苏大会开幕，表演极为精采，一拍一跳，谐和着悠扬的琴声，再加上美丽的背景，更为生色。特别是李伯钊同志的表演纯熟，博得全场观众不少的掌声云。

《翼城县志·礼俗卷》
民国十六年

正月十五为元宵节，至十六日乡村男女观剧观灯，恣意游玩，其人民嬉戏诸技艺，昼则有高抬、柳木棍，夜又有龙灯、竹马、旱船、太平车、花鼓等，金鼓喧阗，游行街衢，观者如堵。鞭炮、起火、锅子火，各街燃放，俗称闹社火。歌谣欢呼，举国若狂。……三月十六日，为城内后土圣母庙大会，四方男女，多于是日进城谒庙，焚香求子，观剧，往来拥挤，道为之塞。而表演高跷、抬阁、鼓车，以及竹马、旱船、花鼓等。……七月二十二日为财神大会……沿街搭布台唱戏，至少不下十余台，观众拥挤不前，颇为热闹。

《义县志》
民国二十年

岁时民俗

四月二十三日，城东细河左右齐家子、沟口子、车房、羊房、十三屯等盛会，前后五日妆点逛街，所办之热闹杂剧如旱船、竹马、抬竿、秧歌诸名目。买卖如云，往来似水，相距数十里外，竟有乘车挥马而奔，其繁华出于本邑各会之上。

信仰民俗

萨满者，在昔为满人道奉之一种教名，此即其教徒耳，专以治病驱邪，惑人敛财。……跳神时，其人头戴五佛冠，腰系铃铛，手执皮鼓。先击鼓，摇身振铃，喃喃作咒，旋闻铃声甚急，身体颤动，忽体直如僵，即神来附其体矣。旁一人，名二神，又曰帮君，扶掖之，并击鼓歌问，始起立作神语回答，称系某山某洞某神，作怪状怪声，类疯癫，索烟酒，自称某大仙、某仙姑……更有能作种种幻术者，如吞火、自刃等事。……

既讫，乃为退神状，而复常态。

《益阳县民国志》
民国

里间少青出龙灯、狮灯，少儿出虾灯、鱼灯，至人家皆以鞭炮迎之。

上海市银钱业同人联谊会舞蹈组声乐团联合主办音乐舞蹈晚会节目单
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二、三日

（1）舞蹈

A．山上荒地………………钱风

开垦荒地培植自由幸福的花果，是我们大伙儿的责任，也只有大伙儿团结合作的力量，才能叫大家有好日子过。

演员：金铭泉 朱锡昌 曹复润 胡亚君 徐劭瑗 蔡锡瑶

B．鼓舞………………冬过

在我国西南滇筑一带的山丛中瑶族的同胞们每逢祭礼常随着鼓声起舞，又名“瑶人舞”。

演员：金铭泉 李玉兴 田沛然 刘祖华 朱承勋 张爱珠 方萌 方行英 徐芝英

C．青春舞………………钱风

新疆维吾尔族的民间舞，充分表现出一种青春热力的奔放。

演员：史曼娣 胡亚君 张剑华 王嫵

D．买卖………………钱风

大炮火在轰，战争在继续着，人们过不尽流亡的生活，流浪到何年，逃亡到何方呢？有谁愿抛弃了故乡丰富的田园，而去迎向饥寒和死亡！烽火中孤苦的母女三个在饥寒的胁迫下，无助地被迫着出卖了年轻的姊姊，然而换来的几只大饼钱，又能苟延母女俩几天的生命？炮声更响了，流亡的人是更多了，究竟是谁在玩着这“买卖”啊！

演员：王惠利 薛慧玲 蔡锡瑶 朱锡昌 徐劭瑗 曹复润 王洁 张志麟 张爱珠

E．新疆舞………………程代辉

这是新疆维吾尔族的民间舞，一种融洽有力的节奏配合着欢乐愉快的气氛。

演员：崔及 金铭泉 曹复润 朱锡昌 徐芝英 胡亚君 张剑华 王嫵

……

（3）舞蹈

A．都市风光………………钱风

一群下层的渣滓，点缀着这都市的每个角落，都是为了生活，于

是发出了形形色色的不幸和罪恶的行为。

演员：刘祖华 方行英 徐邵瑗 金铭泉 朱锡昌 王洁 严戟 田沛然 张剑华 朱承勛 张志麟 曹复润 胡亚君 吴秀兰 李玉兴

B．牧童短笛………………冬过

牧童带着牛群，在野外放牧，多空旷，多寂寞啊！和谁去交谈呢？牛儿么！牛儿不懂事，只有一支短笛，才是他朝夕相伴的良友。短笛悠扬的歌声，从远处引来了一位姑娘，天真美丽，她要看看是谁吹出了这美妙的笛音，从此牧童得到了一个朋友，不再寂寞。而在大自然的美景中，他和她吹舞着，就连牛儿们也高兴得随着起舞了。

C．恩赐………………钱风

一群狗儿醉生梦死的生活着，散漫、自私庸愚、卑鄙。当一天，它们中的一个被屠夫牵去宰了，它们都哄然逃散，但是立刻它们就把它遗忘干净，只有那失去了丈夫的母狗，独自在悲哀哭泣，可是有谁去管它呢？这群无耻的狗儿惊摄于屠夫的威风，它们不悲哀自己同伴的遗骸，啊！

屠夫醉了，母狗才有机会为已死的丈夫报仇，就用那把杀死它丈夫的刀子刺死了屠夫。

可是狗儿们并不因为同伴的仇人被杀而高兴，相反地为他们的“恩赐”者的死而悲哀，它们郑重地为他作坟，沉痛地为他举哀，然后哭拜而去。

只有那只母狗望着那群没有灵性的同伴而感到深深地痛心，它恨它们，更恨那屠夫，终于推倒了那恩赐者的墓碑而回到丈夫的尸身旁痛哭着。

演员：崔及 朱锡昌 曹复润 金铭泉 刘祖华 田沛然 薛慧玲 徐芝英 张爱珠 徐劭瑗 胡亚君

D．农作舞………………钱风

是农作的象征舞，也是一部农民的辛酸史，他们插秧，耘田；他们雨淋，日晒，祈望着一年的丰收。可是滴滴血汗结成的稻谷，却给送到了别人的仓库里，自己却连下锅米都没有！

演员：崔及 朱锡昌 曹复润 金铭泉 王惠利 胡亚君 薛慧玲 徐劭瑗

民国《鄞县通志》

正月十三夜，……乡间好事少年，挈童子数人，衣彩衣，冠武士帽，系马灯于其身之前后，为跑马之戏。敲小锣鼓，口唱俚曲，童子往来舞其间。

《邕宁一览》 民国二十四年

过废历年……各乡村间，恒以每年规定一日以宴集远来亲友，名曰大排。大都各于其村昔时所奉之神诞期为之，是曰庙会，舞狮龙，或唱师公。各家则大排筵宴，无论是否素识，均可作不速之客，烹鸡宰鸭，不醉勿归，间有流连至数日者，主人无论如何吝啬，此日亦必豪气异常。然年来农村经济困竭，倒毁废庙偶像，已不若往昔之盛矣。

公共娱乐最普遍者，为每年新正舞龙狮之举，电影场戏院，惟邕坦有之，乡村则向以调师公为娱乐，近则逐渐禁少矣。

《邕宁县志》 民国二十六年

元宵，比户悬灯，放爆竹。自初十至十六日，街坊演扮灯景，嬉游以为乐。（按自朔日至十六日，城市有提灯、烧狮之戏，今犹然。乡间则于元宵前三日，举行春傩，演尸公，放花炮，甚喜若狂，然皆在庙宇行之，现庙宇既废，此事已打消。）

《永定县的浴佛节》（载《民俗》民国十八年第七十九期） 卢冠西

到了旧历四月八日那天，才是正式的日子。

……

其次便是那一队一队放铳的壮年人，他们都穿着一色的服装，形态很是英勇雄威，步伐整齐而急速，看来好似赴敌的军队。

当这数百枝铳声齐发的时候，轰轰然震撼天地，惊倒山河，而在这壮横的轰烈的响声中，后面便有数十乐队，百数张大龙旗，跟着装彩得五花十色的神轿，急遽地飞跑！向前飞跑！跑，跑，跑！……这当儿在神场周围的观众，都是一样自然而然地寂然无响，静穆地注视着，没有一些儿声息，然而各人的心中，却蕴存着无限的，不可言说的喜悦和快愉。

一刹儿夕阳西下了，一场的热闹便渐次消失！

《元江志稿》 民国三十三年

刘承祚《元江种人竹枝词》

月琴在抱合声喧，大调高歌舞态蹲。巧用脚尖勾倒后，崇山峻岭度黄昏。

《云南维西县地志全编·风俗》 民国十年·屈之春

丧礼……么些则跳东八；栗粟则跳萨尼；古宗则请红、黄教僧念藏经并装傩以逐不详；拉玛则哭与唱并，其声哀以思，名曰《哭马龙》。

《云南通志》民国

民国二十三年的调查材料

凤仪倮民之年节，聚会征选青年男女，麕集广场中，燃火炬，举行通宵跳舞，名曰打歌。乐器惟用芦笙或月琴，舞时男子吹笙，用两足屈曲回转上下为节拍，女子和笙而歌，手舞手巾，双足跳舞。倦则对坐谈笑，多有因情感而订婚姻者。

华宁……上元夜，通衢张灯悬彩，接唱花灯，跳狮子龙灯，彻夜灯烛辉煌，妇女作秋千戏，于元宵出游城隅或道旁河畔而止，谓之走百病。

昆明新年娱乐，当旧历新年乡村少年妇女多择适宜地点架秋千，立绳上回荡为戏，麦当夕阳西下，常见衣红着绿者高荡入云，荡到最高处，观众咸拍掌喝彩，男子则习唱花灯、耍龙灯，以资娱乐。唱花灯于夜间为之，往来皆擎灯鸣鼓，择广场唱演，以资群众围观。所唱有《乡城亲家》、《马前泼水》、《包二接姐姐》、《渔家乐》、《劝赌》等剧，词皆诙谐俚俗。耍龙灯者亦于夜间张鼓乐，十数人同擎竹扎纸裱之龙灯，到人家庆贺，燃放花炮，则龙灯回旋作舞，自远观之，若游龙舞蹈于空中，谓之耍龙。

玉溪特殊风俗为迎土主，自新正初二至三月终期内，各村依次轮请土主，备极恭敬，导以龙灯、花灯，媚以牲醴香楮，土主一至，名曰过节……

鹤庆，正月十五夜为元宵节，张灯火，煮汤圆，自初五至元宵后一日，各处俱为烛龙狮之戏，谓之龙灯、狮灯……自正月初旬至二月止，各乡迎神赛会，亦有演戏剧者，谓之春台。

宣威，元夕张灯，城内外均分街分段，立有灯会，会中各户轮为之首，担负用费及一切劳作。张灯之夕，作佛事，少或一日，多至三日，谓之庆祝太平。但各街市之太平会，亦不尽于灯会行之，有延至二月中者，就中以板桥、左所等处设清醴、放盒子为最繁……

易门，每年正月间，无论城镇乡间，有演灯影戏、跳蚌壳灯者。

祥云，正月初三，为东山土主诞辰，演戏娱神，男妇往还愿、游戏者以万计。

《云阳县志》民国二十四年

祭礼 （正）月十五日曰上元节，其夜曰元宵。城乡皆有灯会，以纸饰鱼、龙、狮、象，燃烛其中，而龙灯为盛。醵钱争胜，鼓吹喧阗。至以锦绮为衣缋绣鳞鬐，以蒙其上，例以九日出灯（谓之上九）。

狮戏者，以竹纸为首，顸顶铃眼，广额大口，奇诡伃伧，狻猊固不尔也，缀布为皮，鬣尾毵毵，以两人蒙之。舞者极矫健，叠方案四，附而猱升登其颠，盘旋作诸态，复绕匝而下，观者惊汗。复有车灯，

饰童子为女妆立纸车中，前施伪足，类乘坐状，与一御者迭歌，为懊侬欢子之词，颇狎秽，……近人诗曰："广厦长筵狮子舞，红灯翠幰美人妆。"纪其事也。

是夜，妇人相约请七姑娘，古紫姑卜也。有倦而假寐者，向之诵咒，须臾径起，观者唱俚歌小曲，即前却应节，蹁跹而舞，歌声一和，舞乃尽态，而目故未开也，歌止即顿仆，连呼令醒，问顷何作，都不知也。

坛神　蜀民祀坛神，县人尤严奉之，三年两祀，曰"庆坛"，……其神在堂西隅，巫书赵侯罗公。蜀故云赵为嘉定守赵旭，罗则为方士罗公远也。两旁附祀者尤多，称号殊异。每祀常连日夕，将毕则饰小巫为女装，娑姿乐神，歌杂皆亵，神所好也，村民聚观，午夜乃散。

傀儡戏，所在有之。民间以供祈禳祈谷，曰"青苗戏"。……又有影戏，张灯设幕，镂革作像，亦生动有节目，其质尤轻。

Z

《漳浦县志》 民国

岁时

元日　……凡诸少年，或装束狮猊八仙，踵门呼舞，金鼓喧阗，主人必厚劳之。有吉祥之家，劳之赀倍于常。

元夕　自初十日放灯，至十六夜乃已。……闾左好事者，为鱼龙百戏，向人家有吉祥者作欢庆之歌，冀主人后赉之。

《昭平县志》 民国二十三年

土人祈佛祈福喜设道场。时尊夏历，新年每舞狮龙以驱逐疠疫。上元则庆灯色以点缀太平。

《昭萍志略·风土志》 民国二十四年

立春先日，乡舁傩集于城，俟官迎春后，驱疫于衙署中及各民户。

《照例的几句话》（载《舞星艳影》民国十七年创刊号） 吴云梦

跳舞现在是种何等新鲜的娱乐，任何时髦的人们都了解跳舞给于身心的快感是无名的沉醉，各个刊物的视线也逐渐把目标移在跳舞上，我们小小的刋物的"应运而生"也成为自然的事实了。

《政和县志》 民国

上元日，……东平则装故事于高架，名曰台阁。夜剪纸为灯，巡游街巷。

二月初八、初十两日为神会。日演故事，装于台阁，夜燃灯，鼓乐周城内外一巡。

《中甸县志稿》 民国

藏族……民间音乐仅有胡琴一种，其音乐极为悲壮，凡跳舞唱歌时用之，惟调谱甚鲜。

《中国古代跳舞史》 民国二十三年·钱君匋

（引言）我们看了西洋的跳舞，真教人羡慕不已，同时感想到自己国家，缺少这种跳舞。我们读了古人咏跳舞的诗歌，也教人羡慕不已，同时感想到现在，缺少这种跳舞。其实我国古代，早有跳舞，那时风气也很盛。

……

（中国古代的跳舞）（1）跳舞是仪式的，不是情感的；（2）跳舞大半是表现鬼神的，不是人生的；（3）跳舞是一性的，不是男女合舞的；（4）跳舞是衣服的，不是自然的；（5）跳舞是贵族的，不是平民的；（6）跳舞仿佛是雇用的，不是自动的；（7）跳舞是供人娱乐的，不是自乐的；（8）跳舞是局部的，不是普遍的——指秦以后而言。……（但是）第一，跳舞的发达很早，第二，跳舞普遍的精神，也很早，此外，我们可以研究的，就是表演舞蹈。……

如汉赵飞燕的“掌上舞”，梁张净婉的“掌中舞”，唐朝的“霓裳羽衣舞”，胡崇子的“软舞”，李可及的“叹舞”，元朝的“天魔舞”，这都是美丽夺目，缠绵悱恻，令人欣赏不置的；还有唐朝教坊的乐舞，坐立部伎，宋元的乐队，这都是纷飞错杂，令人叹慕其伟大。可惜我们生在千百世之后，不能见到古代乐舞艺术上的优美，但就古书记载所遗传的比较看来，觉我们现在的人，对于跳舞，实在要惭愧！实在要抱歉！

《中国民间乐舞研究会缘起》 民国三十五年

若承认有姐妹艺术的话，乐和舞便是一对孪生的姐妹。她们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她们各自有受一般人们普遍欣赏的可能，也各有登峰造极，进入至高境界的可能，只要能给她们适当的注意合理的环境，她们自然会随着世界，随着人生，步步演进，给人类社会以愉快，以健康。

在西方音乐曲体方面，由组曲演进而为奏鸣曲，当初较大的曲体

几乎都是由舞曲连缀而成。在我国古代乐与舞每每相提并论合而言之，便是所谓“声容”。周代的六乐，都有舞容。周礼春官大司乐一章中有“舞大夏”“舞大濩”“舞大武”等说法。这些舞套的名称其实也都是乐曲的名称。唐代在中古时，首推盛也。当时风行的大曲，如“霓裳”“六么”“剑器”“薄媚”等，无不配舞；即使国家典礼所用的“破阵乐”“庆善乐”“上元乐”等，也无不都是舞曲。我们研究本国音乐或本国舞蹈，先得承认乐舞二者，在文明演进中，常互相关联，而以一种综合艺术的姿态出现。这是同人等发起设立本会的理由之一。

乐和舞两种艺术同随人生以俱来，为人生所欣赏为人生所推进。她们服务人生，为人生加添丰富，为人生增高价值。因为她们与人生打成一片，所以她们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相为因果，永结不解之缘。她们有渊源，有系统，有生命。我们若真希望音乐或舞蹈在中华民族中间，能发挥至高的效果，我们得先看清她们在本国人民的生活中，曾如何受，曾如何与。我们以为从民族生话中间所直接产生的文明果实最有亲切的内容，最能在本国民族中间唤起热烈的共鸣，最能在世界万国中显出民族的独特个性，而有所贡献，有所建树，要有新的创造，先得有坚强丰富的民族文化背景。这是同人等发起设立本会的理由之二。

民间乐舞所包含的范围甚广，有浅易的民歌，有简单的舞蹈，亦有精细的艺术曲调，艰深的艺术经验。本国乐舞的材料，随时在经本国乐舞天才的编排安插。有原始材料，亦有经过多番精心琢磨的材料。无量的材料，均散失在民间从未有人作系统的收集与整理，同人等想见前途工作浩繁，预料将来贡献的重要，觉得非赖多人合作难收理想的效果。所以敬向中外同志的朋友们述说我们的意愿，希望对于本国的乐舞，凡有兴趣者，均能参加同一的集团，向同一的目标，作协力的推动，收集体的功效。敬述缘起如此。

《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

民国十二年·胡朴安

下篇卷一·京兆·北京辅轩录

三．新年佳话

都门风俗记：正月……初三日旃檀寺打鬼；……十三日试灯，黄寺打鬼；……二十日雍和宫打鬼。

九．游览会期

（十）黑寺。在德胜门外。正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数日，有喇嘛跳舞佈札，俗呼为演鬼。……

卷一·直隶·天津之社会观察谈

乐子馆一名落子馆，即上海所谓书楼也，多在南市日界一带，日夜开台，正厅戏资在十枚上下。各妓之来度曲者，每园不下三四十人，亦间有声色俱佳者。每唱至半途，例演改装戏一出，与戏园无异。又择雏妓年龄相若者二人，手持檀板莲花落折扇手帕等物对舞，和以歌声琴声，颇有似乎表情跳舞也者，活泼之地与各妓之呆立铁栏前者，迥乎有别。各妓皆属纯尽义务，自愿前来唱书，借以招揽客人。

卷一· 直隶· 天津风俗诗

时调大鼓打莲厢，宾乐中华落子场，听到浪声齐喝彩，高呼脸子竞猖狂。

卷一· 直隶· 天津求雨之风俗

天津农人遇天旱之时，有求雨之举。求雨者，或抬关壮穆之偶像出巡，或抬龙王之偶像出巡。前引以仪仗多件，锣鼓喧天聒耳，有如赛会一般。另有一人，身披绿纸制成之龟壳，以墨粉涂面，口中喃喃而语。其余随从之人颇多，大都头戴一柳圈，手持一柳枝，亦不知何所取意。每到一处，该处之人皆须放鞭炮，陈列供品迎接。有街市之处，门口皆插柳枝，用黄纸书“大雨时行”四大字悬之，亦有书“大雨如注”，或“大雨倾盆”，或“天降大雨”者。另有儿童等，用长木板一条，塑泥龙于上，以蚌壳为龙鲜，粘其上，扛之向街中游行。口中喊曰：滑沥滑沥头咧，滑沥滑沥头咧，家家小孩来求雨咧。或又喊之曰：老天爷别下咧，滑沥滑沥下大咧，大雨下到开洼地，小雨下到菜畦里。

卷一· 吉林· 宁古塔风俗杂谈

跳神犹之乎祝先也，率女子为之，头带如兜鍪，腰系裙，累累带诸铜铁，摇曳之有声，口喃喃，鼓嘈嘈，以竿绾绸布片于炕。而缚一家，以酒灌其耳与鬣，耳鬣动即吉，手刃之，取其肠胃，而手拚之亦有吉凶兆。女子韶秀者，亦如歌舞状。老则厌，男子更厌矣。马神则牵马于庭中，以红绿布帛丝系其尾鬣，而喃喃以祝之。跳毕则召诸亲戚啖生肉，酌以米儿酒，尽醉饱，不许怀而出其户，曰神怒也。……

有跳神礼，每于春秋二时行之。半月前酿米儿酒，酿味极甜。磨粉做糕，糕有数种，皆略用油煎，必极其洁净。猪羊鸡鹅毕具。以当家妇为主，衣服外系裙，裙腰上团围系长铁铃百数，手执纸鼓敲之，其声镗镗然，口诵满语，腰摇铃响，以鼓接应。旁更有大皮鼓数面，随之敲和。必西向，西炕上设炕桌，罗列食物上以线横牵，线上挂五色绸条，似乎祖先依其上也。自早至暮，日跳三次。凡满汉相食，及妇女，必尽相邀，三日而止，以祭余相馈遗。……

满人有病必跳神，亦有无病而跳神者，富贵家或月一跳，或季一

跳，至岁终则无有弗跳者。未跳之先，树丈余细木于墙院南隅，置斗其上，谓之曰竿。祭时着肉斗中，必有鸦来啄食之，谓为神享。跳神者或用女巫，或以冢妇，以铃系臀后，摇之作声，而手击鼓，二以单牛皮，冒铁圈，有环数枚在柄，且击且摇，其声索索然，而口致颂祷之词，词不可辨。祷毕，跳跃旋转。有老虎回回诸名色。

卷一· 吉林 · 双城跳神之陋俗

吉林双城人民，有一种习惯，即妇女之跳大神是也。习俗相沿，由来已久，人民极其信仰，尤以妇女为最甚，乡间为最多。操是术者，分文武两派，文派者，多系老妪为之，于深夜之际，闭目端坐，须臾之间，浑身乱抖，谓神即附体，信口歌唱，丑态百出。武派者，以青年妇女为最多，于夜静更深，腰悬铜铃一串，争击单面鼓，满屋跳跃，信口高歌，所附之神不一，如济颠僧杨二郎猪八戒等名目。

卷一· 黑龙江· 黑龙江风俗琐记

巫风盛行。家有病者，不知医药之事，辄招巫入室诵经，装束如方相状，以鼓随之，应声跳舞，云病由某祟，飞镜驱之，向病身按摩数次遂愈。或延喇嘛治之，亦大同小异。……

满洲家立索摩竿，春秋二仲，行还愿跳神背灯换索诸礼，与都下无异。汉军旧家祭先，有烧香礼，亦春秋举行。……

达呼尔病，必曰祖宗见怪，召萨玛跳神禳之，萨玛，巫觋也，其跳神法，萨玛击太平鼓作歌，病者亲族和之，词不甚了了，尾声似曰耶格耶，无分昼夜，声彻四邻。……

伊彻满洲病，亦请萨玛跳神，而请札林一人为之相，扎林唱神歌者也。祭以羊，腥用鲤。萨玛降神，亦击鼓，神来则萨玛无本色，如老虎神来狰狞，妈妈神来噢咻，姑娘神来腼腆，各因所凭而肖之。然后札林跽陈新神救命意。萨玛则啜羊血嚼鲤，执刀枪白挺，即病者腹上，指画而默诵之，病可小愈，然不能必其不死。

卷二· 山东· 济南采风记

殡期至，亲及最契之友，送狮豹。狮豹者，用花毯作身，木作首尾，一人裹于其中，开吊时，列于大门左右，及启灵，狮豹先入于灵前舞蹈。丧家先备制钱一千或两千，置于灵几，舞蹈毕，卧于旁，从腹中出小狮讨喜钱，即攫几前钱而去。间有用数人，假戏场衣冠，于狮豹舞毕，演戏一折，然后启灵。此等乡间皆亲友为之，城市有用贫人者。

卷二· 河南· 汲县岁时之风俗

正月……十四至十六两日，为上元节，各处有牌坊鳌山灯棚，食元宵，或举放烟火，扮秧歌。

卷二· 河南· 洛阳风俗琐录

五．礼俗

城内及附郭庙宇不下数十处，每处在春夏季时，各演戏三天，三日中之一日，名曰大会，作买卖农器傢具牲口花木之市场，并有装扮高跷抬搁等类，沿街演唱，至庙前为止，以为敬神。虽庙屋塌，塑像已毁，而修理不难，戏必欲演也。

卷二· 河南· 沘源县之灯节

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谓之灯节……尚有他种游戏，最要者有三种：一曰撑旱船，以秫秸扎成船形，船上扎一小屋，糊以五色纸，二人立于船内歌唱。二曰赛高跷腿，扮演者至少须四五人，装成男女各形状，插科打诨，至堪发噱。三曰打狮子，二人蒙纸糊狮子皮，一人作杰士状，手持三股钢叉，与狮子上下争斗，盘旋跳舞，颇为壮观。

卷三· 江苏· 南京采风记· 岁时琐志

（正月）十五日为元宵节，晚间各家燃灯，并以元宵祀神祭祖。元宵节前后数日，城外下关，有龙灯会之举。

卷三· 江苏· 南京采风记· 神会迷信

（二）东岳会　东岳庙在南门城外。三月杪日为东岳诞辰，好事者遂舁神出巡，谓可以消灾弭患。于是城内各业，各结一会，旗伞灯牌，抬阁秋千，百出其奇，争巧斗胜。舁出之神，有东岳及其夫人韦驼、善报司、速报司、财神等。更有无知男妇，身披红衣，手带镣铐，扮作罪人状，随于神驾后，盖皆病时许愿于神前也。又有四五岁七八岁之小儿，装作剧场之武小生、武三面、武老生等，腰悬利刃，手执杭扇，指套钻戒，胸挂金表，异样精彩，耀人眼目，手叉两腰，躯干矗直，耸立于大人之肩，毫无倚侧惧怯之态。又有业骨董者，聚极昂贵之玉器珍玩，制一精巧玲珑之担，罗列陈设，价值甚巨，使精壮练习之少年挑之，手不扶腋而叉于两腰，行步如飞而不倾仆，以示技艺而耸观瞻。此两种尤为会中之特色。

卷三· 江苏· 六合县之岁时

上元　先数日，鬻灯于十字街，拥塞道路。于十三日起，比户张挂门灯，为鳌山牌坊及灯谜，以供游人猜戏。又为龙虎狮豸各种彩灯，竞相擎举，鼓乐喧阗，往来街巷。……至十六日落灯。

卷三· 江苏· 吴中岁时杂记

正月

闹元宵　元宵前后，比户以锣鼓铙钹敲击成文，谓之闹元宵，有跑马、雨夹雪、七五止三、跳财神、下西风诸名。或三五成群，各执一器，

儿童围绕以行，且行且击，满街鼎沸，俗呼走马锣鼓。

十二月

跳灶王　月朔，乞儿三五人为一队，扮灶公灶婆，各执竹枝，噪于门庭以乞钱，至二十四日止，谓之跳灶王。

跳钟馗　丐者衣怀甲胄，装钟馗，沿门跳舞以逐鬼。六月朔始，届除夕而止，谓之跳钟馗。周宗泰姑苏竹枝词云：残须破帽旧衣裳，万两黄金进士香。宝剑新磨堪逐鬼，居然护国有忠良。

卷三·江苏·仪征岁时记

元宵前后，龙灯之外，俗尚花鼓灯，其前八人涂面扎抹额，手两短棒，曰大头和尚，与戴方巾穿红绿亵曰呆公子者，互相跳舞。厥后曰连相，曰花鼓，曰侯大娘，曰王二娘，曰渔婆，曰缝穷，曰疯婆娘。凡女装者，统曰包头。其男装者，曰瘸和尚，曰瞎道士，曰渔翁，曰补缸匠，曰花鼓老。相率串各戏文。于中择喉齿清脆者，唱滚灯，所操皆本地时调，名《剪剪花》。手执莲蓬灯，头戴小红凉篷，曰猴子头唱，惟此脚色最多，旁有弹丝弦佐唱者，曰后场。主人延之家，各出串毕放赏。是若干人者，皆在门内饮啖。独后一人，高戴白毡帽，反穿白羊皮马褂，一手摇铃，一手持灯，曰王侉子卖膏药，主人以所卖者不祥，屏之门外。即昔所谓社火也。世俗相沿，由来久矣！

元夕家宴，啖元宵。……室自有群灯，又买之灯市，如壁灯秋虫之类，与孩提竹马手灯，互相辉映。……

又有好事者，……或为高跷之戏，装各出戏文，下缚丈木于足，步出层檐，则又视花鼓一新矣。

卷三·江苏·金山清明之赛会

旧历清明节，金山有赛会之举，其神即为城隍。此种风俗，由来已久。当清明前一夜，庙中出十数人，手持钢叉（俗称小鬼）周行街市，名曰巡街。……清明日下午即举行神会，乡人无论老幼男女，空室出往观，人山人海，异常拥挤。当未出会前，有许多劣童至庙中，扮七伤八将十二员疯子等戏，乡人扮刽子手、街队小鬼等。……出会时，鸣锣击鼓，为神开道。舁神巡游街市，东至杨爷庙，与杨爷相会。巡行一周，还驾入庙。入庙时，抬驾者举步疾驰，名曰抢轿。是时脚步声、呼喝声、钢叉声，声声相应，极一时之热闹也。

卷四·浙江·临安岁时记

元旦日……少年游冶，及时行乐，衣履翩翩，任意征逐，或弹丝吹竹，或斗九翻牌，以及舞棍踢球，唱说平话，任意所之，无论昼夜，是谓放魂。至十八日收灯，然后各执其业，各事其事，是谓收魂。

上元节前后张灯五夜。相传宋时只三夜，钱王纳土献钱，买添两夜。先是腊后春前，自寿安坊以至众安桥，谓之灯市，出售各色华灯……若祭赛神庙，则有社伙鳌山，台阁戏剧，滚灯烟火。……

三月初三日，俗传为北极佑圣真君诞日，佑圣观中，崇修佛事……是日观中有雀竿之戏，其法树长竿于庭，高可三丈，一人攀缘而上，舞蹈其颠，盘旋上下，有鹞子翻身、金鸡独立、钟馗抹额、玉兔捣药之类，变态多端，观者目瞪神惊，汗流浃背。而为此技者，各蝶拍鸦翻，蘧蘧然自若也……

清明节（自冬至数至一百五日，即谓清明）……苏堤一带，桃柳阴浓，红翠间错，走索飞钱，踢水撒沙，吞刀吐火，跃圈抛钹，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而外方优妓，鼓吹觅钱者，水陆有之，接踵承应。又有买卖赶趣，香茶细果，酒中所需。而彩妆傀儡，莲船战马，饧笙鼗鼓，琐碎戏具，以诱悦儿童者，在在城市。……

中秋节……苏堤之上，联袂踏歌，无异昼间。

八月间，郡人有观潮之举，自八月十一日为始，至十八日最盛。……其时优人百戏，击球斗扑，盖人但借看潮为名，而随意酣乐乃其实也。……

十二月廿四日，谓之交年。人家祀灶，以胶牙饧糯米花糖豆粉团为献。丐者涂抹变形，装成鬼判，跳叫驱傩，索乞财物。……自此街坊箫鼓之声，铿鍧不绝矣。

卷四·浙江·绍县做平安戏之风俗

绍俗称五六月为凶月，所以每年此两月中，该地必有做平安戏之事。先于五月初间，每乡村中由一发起人向各家捐款，款既捐到，于是选一日期在土地庙开演。该戏日夜都有，日间所做之戏与平常之戏相同，惟一到天色傍晚，便有许多伶人，扮着魔王及小鬼种种可怕的装式，排着队伍，更附以锣鼓旗帜，在村中巡游，俗谓召丧。据云，系召集一般小鬼去看戏之意。此时更有妇人和小孩去看，头上插遍桃树枝或桃树叶，云可避鬼云。

召丧完毕，伶人始上戏台演戏，戏目多演目莲救母故事。惟戏剧之外，还要扮许多恶鬼之形状，在戏台之下舞跑，迨至明天，将恶鬼赶到台下，云是将乡村中恶鬼一律赶去之意。近村妇女，呼朋呼友，前来看戏，非常热闹。惟必须看至天明始可回去，盖若不终局而散，必有真恶鬼随之而去也。

卷四·浙江·天台岁时纪

元夜张灯，自十三日起至十八日止。官厅弛禁。俗重十四日，是

夜先祀祖先，阖宅团聚，男妇在外，苟无他故，例必归家。凡索逋逮捕等事，概行停止。阛阓之间，箫鼓殷阗，游人杂沓，颇有熙皞之象。上元前后，乡民聚众醵资，舞狮为戏。舞狮之后，继以技击，先幼后长，以次递演。每终一剧，恒至二三十人，皆于新年闲暇延师学习，久练功深，然后出而相竞，以博声誉。各村皆然，相沿成习也。

卷五·安徽·歙县纪俗诗

元宵灯火闹长堤，舞出神龙振鼓鼙，争向龙头请龙烛，烛笼双引入香闺。

（元宵嬉灯，极其喧阗，钜丽龙灯，亘数十丈，舁以数十人，游行村市，请龙烛者以烛易残烛，得子则加倍酬之。）

卷五·安徽·黟县之中秋节

八月望为中秋节，是日，小儿早起，呼朋唤友，取田中稻草，扎成龙形，糊以色纸，夜间插烛于龙身，游行街市。草龙大小不等，大者十余人共舞，小者一人独舞。锣鼓声喧，爆竹满地，极奔走之热闹。有子之家，令其出与舞龙，无子者将龙首上蜡烛换下，谓可得子。

卷五·安徽·绩溪中秋风俗谈·游火龙

火龙系用稻藁焚成，身长约丈余，有头尾，有爪。游时，十数人用竹竿撑之，游行各村，向各家讨香，插在火龙身上。龙后佐以锣鼓，喧哗闹天。游毕烧纸箔，放爆竹，送至河中始已。

卷五·安徽·泾县东乡佞神记·赛会

泾县东乡佞神之最著者有四：一赛会；二舞狮子；三唱目莲戏；四烧拜香。赛会有三月十六日玄坛会，四月初八日五显会，六月初六日会，六月初八日牛王会，十月二十日迎春会。各会有一定之地点，至期与会，各乡村，竞出其所备迎神旂伞銮架，佐以锣鼓，扛神出巡各处。其富庶村户，更扮演抬架以娱神。抬架者，以幼童饰剧中人，立于小桌上，使人扛之而行。此外又有马上道（衣冠骑马上，背神之印绶令箭）、香盘（衣冠手捧木盘，缘以绣帷，上焚檀香）、提香炉（大锡香炉一只，缀以铜链，衣冠而提之）等，悉以本村文人充之。每赛会必须演戏，与会乡村，轮年而值之。先一二日开演，即迎神来戏场观剧。出巡回来，必抬神在戏场疾行四五周，谓之扛神。间有不及走避而跌伤者，不问也。

卷五·安徽·泾县东乡佞神记·舞狮子

赛会演戏，犹各地所相同，若舞狮子，则为泾县东乡特别所独有也。泾县东乡对于狮子菩萨之信仰，尤高出牛王大帝之上，故其香火，较牛王大帝为更盛。其神非偶像，乃形似的，斫木块为狮首，缀以黄布为身，二人顶而舞之。佐以红海公、白海公、判官、娘娘诸神，悉以

人戴假面具为之。红海公白海公，系弄狮子者，一红面，一白面，均满身红衣，作种种不伦不类之怪剧，以引观者之发笑，间作恶剧，以窘儿童。娘娘白面，亦红衣，骑狮子身上而舞。判官黑面绿袍，执笔木立不动。设有人病者，必迎狮子至病人室中，周视一巡，以祓除不祥。初生小儿，将渠含至狮子口中，谓容易长大云云。其期自元旦日始，至三月初三日止。各村轮次而舞，或全堂（一日），或半堂（半日），皆有定例。迎狮子神者，必斋戒茹素，格诚格敬，无敢稍怠。舞狮子之人，率本地祠丁，平日被役于人，独此月俨然尊大，一若渠即狮子神也。

卷五·安徽·泾县东乡佞神记·目莲戏

目莲戏，演目莲救母故事，皖以南盛行之。泾县东乡，各村不同，或十年一演，或五年一演，每演率于冬季之夜，自日入起，至翌朝日出止，或一夜，或三夜，或五夜七夜，大抵以三夜者为多。间有地方不靖，缢死者多（该乡谓缢死鬼为最凶恶之鬼），于定例之外，得临时加演。每届演时，阖村视为重大问题，筹募款费，推举司事，以办此平安神戏（五乡谓目莲戏为神戏，系保佐地方人口平安者）。演戏伶人大抵为南陵人（南陵皖南县名，属芜湖道），专业是艺者，先数日已雇至。部署甫定，然后禁止屠宰，择期开演。立坛于戏场半里内外，供奉五猖五鬼神。日将入时，伶人饰五猖五鬼神，骑竹马，在戏场跳舞，谓之起马。起马之后，然后开演。……正戏之外，加演诸多打诨戏及技术。技术立木柱一支，高十余丈，一人盘旋其顶，谓之盘戳。或札布彩于台前，二人穿而舞之，谓之盘彩。打诨戏多引人发笑。

卷五·安徽·鹊江风俗志

客民分八帮。……有秋后，八帮必赛会。会以城隍为主。……其会各帮有各帮特色。两湖（即湖南北）则以彩船高跷胜。而犹有令人闻之思奋者，则仪丈前之四对招军耳。……次为泾太驴子会，大邑龙灯会，新安灯会，池阳之财神会，各有擅长。

卷五·安徽·寿春岁时纪

十二月初八日曰腊八，……又各乡人击鼓扮神，神曰金刚力士，舞流星以逐疫。论语曰：乡人傩，此盖傩之流派也。

卷五·福建·闽人佞鬼风俗记

闽人佞鬼。……每年七八月间赛会，凡高级之神道，其出也必以舆，中级以下皆步行于街路之中，神道能步行，可谓奇绝。

神道位份愈大，则其像愈小，其位份小者，则神像愈大。高级之神像，其构造与他省无异。中级以下，必须步行之大像，皆以轻木雕成，

只有上身,而无下部,躯轻中空。当赛会时,将此半截神像套于人身(此等人名为神脚,此人非但代神行步,有时且代表神道发言),衣以长袍,于其胸部开一圆洞,名曰大窗。俾腹中人可以瞩视外物。当神之出巡也,最先为十番鼓乐,继之以台阁、彩亭、花担(满担皆鲜花,其香沁鼻)、茶担、卫队、掌敕印令箭之书吏,殿之以晃晃荡荡高视阔步之神道(有时前驺掌敕印令箭之书吏反得坐二人肩舆),游行街衢中,另有一种感猛之气概。

闽神位份最大者,若武圣庙之五公……等神,皆有坐轿之资格。其位份之至卑至贱者,莫如长爷矮爷,盖即黑白无常鬼也,其身份与皂隶相等。每逢赛会时,横冲直闯,皆长爷矮爷也。……而闽人谄事长矮爷,较他神为尤长。长爷长约九尺至一丈。矮爷头大如巨箩,身不满三尺。凡矮爷之神脚,以七八岁之小孩充之,此等小孩,本极顽皮,一经套上神像,遂至无所不为。矮爷形象狰狞,其目与手与舌皆有机捩,可以活动,其目能左右盼视,其舌能自由伸缩,其手亦能伸屈上下。有时径摸小儿之头,或拊行人之背,往往有被惊而成疾者。且矮爷游行道上,最无规则,或前后跳跃,或追逐途人,盖神道中之蟊贼也。……

闽中神道,讲究应酬,……当拜客及送行时,皆用全部仪仗,十番鼓乐、台阁杂剧。……

闽人每有疾病,必以打獞为最要之事。打獞者,谓之獞子,赤身红裤,同来有一人,状似道人,以手捻诀,向獞子作种种怪状,口中念念有词,俄而獞子自摇其头,愈摇愈疾,辫发皆散,披乱如卷,俄而獞子大声疾呼,不知作何语,滚地作筋斗无数,或跳跃如猿,或伏如狗。此道士以法禁止之,使勿再发狂,然后置香案于前,病家子弟眷属,皆跪求施救病人。此獞子自表其附身神道之尊号,大抵非二郎神杨戬,即齐天大圣孙悟空之类。……事毕,道士焚符退神,獞子即醒,自言一切都不知晓。

卷六·湖北·武昌之佞祀

本地风俗颇笃神道,……病辄神医,谓之降神,附体者曰祃角。……年丰演戏,年稍荒亦不废,有庙则年必戏。往往因夺戏酿剧争,夺得者旷野营高台,属村筹戏台款,是时也昼夜连奏,商贩蝇集,男女蚁附,赌徒及斗牛者亦乘时而兴。又所谓花鼓戏者,状甚猥亵,秋夏之间夜必有之。

卷六·湖北·武昌之岁时

正月十三至十五为龙灯期,俗谓之弄龙。龙,竹制,糊以彩纸,连多数竹环成身,身内有灯座,下有柄,人持柄而弄。昼则身披彩衣,

亘则具灯火，鼓乐随之，按户循行，户必奉香礼之。年中生儿者必挂红于角，供以三牲。求子者往往许旗砲。弄龙之人遇富户必盘绕多时，以耗鞭炮，富者亦以是奖励之。弄首者非有臂力莫能任。龙长十余节至数十节不等，节约三尺至五六尺。又所谓换酒者，即两村之龙互相请宴也，龙往则全村男子无论老幼皆随之，故往往一日数食。十五日为火龙期，烧其首尾，留身衣以待明年。是夕会全乡龙于庙，争先恐后，持械以卫，结党以攻，往往酿命案。观者之多，千百倍于演戏，为一岁中最盛之日。

卷六·湖北·黄陂岁时纪

元宵节，一村落必有一村落之灯会。虽曰灯会，皆非夜色，其布景殊有可观。其牙牌曰：贺春王正月，庆天子万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风十雨，万紫千红。牙牌后，即高跷锣鼓。其龙灯或布绘，或彩绣，视村落之贫富焉。至邻村庄，每户必设香案，以龙首据案享受。随龙有四老者，衣冠立香案左右，察设香案之营业，祝以吉语。户户如之。然后鸣炮舞龙，炮不尽，舞不止，熙熙攘攘，人喜神欢焉。近则龙灯炮杖，悬为厉禁。至二十日后，送灯入庙，嬉事毕矣。

卷六·湖北·黄陂迷信谈

人若生有疾病，医药不效必请道士。……亦有降神者，其法以一人鸣锣，以一人喃喃作咒。咒毕，其人狂跳，称神附焉。

卷六·湖南·长沙新年纪俗诗

纸扎龙灯奉作神，香花处处表欢迎。

堂前一度兜圈子，步步龙行百草生。

（省城各庙，如定湘王朗公元帅诸神，每岁扎一纸龙，沿街行走，鸣锣击鼓，甚为热闹，家家焚香顶礼，若迎接真神然。）

妇女围龙可受胎，痴心求子亦奇哉。

真龙不及纸龙好，能作麒麟送子来。

（妇人多年不生育者，每于龙灯到家时，加送封仪，以龙身围绕妇人一次，又将龙身缩短，上骑一小孩，在堂前行绕一周，谓之麒麟送子。）

龙须此日亦居奇，剪取焚烧病可医。

都把生麻作灵药，乡愚何事受人欺。

（纸龙用麻作须，浅识者以多钱购剪服之，谓可治一切疾病。）

前度神龙今又来，沿途收水取钱财。

可怜菩萨亦遭厄，炮火重围避不开。

（元宵日，各庙龙灯再到各家一次，谓之收水，各将封钱送之，

并多备爆竹围绕燃放，不令外出。相传放炮愈多，神愈保佑云。）

卷六·湖南·衡州风俗记·邑人之迷信

衡城南里余有一山，名回雁峰。山顶为寿佛寺，俗呼为雁峰寺，衡城第一僧寺也。俗以二月八日为寿佛诞日，……寿佛诞日之先晚，城乡各社团例必送花爆以贺寿，观者数万人。次日各社团又举行玩龙庆寿。龙之首尾，以彩色纸糊成，龙身则以布或绸为之，长约数十丈，每距数尺，则用著彩衣之童以棍顶持之。凡闺阁幼女，轻年郎君之美艳者，例必装戏，随龙行。有乘马者，或坐车者，花团锦簇，画态极妍，争胜斗巧。金鼓音乐之声，震耳欲聋。观者途为之塞。每次须费钱数十万缗云。

卷六·湖南·衡州风俗记·船户之迷信

各船户最信奉杨泗将军（水神也），公立庙于城北，各船开到，例必至庙敬之。清宣统时，有某船泊于樟木市（距衡二十里），夜间舱内忽来一绿蛇，头有黄章，长约尺许，该船户以为杨泗将军显身也，花香供奉，恭运至衡。于是城乡哄动，闻风来观者甚众，邑吏恐民间骚扰，投之于河，是夜蛇复至舱内，于是船户益信其神，恭抬至神座上，演戏玩龙以敬之。自是庙内异常热闹矣。

卷六·湖南·宁远岁时记·正月

十五日，元宵，晚间，各家必灯烛辉煌。好事者，扎龙灯游行街市，或到亲族戚友家舞弄，名曰耍元宵。

卷六·陕西·陕西风俗琐记

土著不重男而重女，女生方龀，即教舞，为摇钱树之地位。

卷六·甘肃·兰州之迎春赛会

元旦后数日，市民举行迎春赛会。满街锣鼓喧阗。几许人妆扮若鬼怪，招摇过市。又十余人负大鼓，鼓长形，且跳且击，曰太平鼓。闻此风惟兰州有之，他县所无。有高跷与内地同。红男绿女，填街塞巷。女子多列坐街前，或升屋顶而观。男子则多整束绣鞍，驰聘于荒郊大道。城隍庙屋檐遍悬纱灯，华丽异常。持纸糊如漏斗之器者，一人前行，打太平鼓者数人，随后又有扮女相者一人，丑不可言，而妆娇作态，时出谐言调笑妇女。又有涂黑脸者数人，亦招摇过市。

卷六·四川·越雋求雨之风俗·耍水龙

天旱时，又有耍水龙者，折杨柳，扎为龙形，并以柳圈戴于头上，裸其上身，执水龙沿街沿巷而舞，一人前行鸣锣，家家备水泼淋。

卷六·四川·泸县新正之风俗

旧历正月初九日至月望，此数日晚间，七门五保，竞赛龙灯。其

沿行时，前有高照一对，次则纸灯一盏，上书“庆贺上元”四字。后随无数纸灯，所谓云里福灯、斗风车灯、鱼庆灯、虾将灯等等，名目繁多，不可胜举。复有火弹灯球，光怪陆离。其最妙者有两种，一为水捧蛇灯，灯中燃油纸条，二人肩之游行，忽往忽来，灵活异常；一为龟丞相，扮丞相者，首冠纸制之丞相帽，背负筲箕，上画八卦，手持木瓢，瓢中燃油，腰挂口袋，袋装松香末，时洒松香于瓢上，烟火闪动，眩人眼目。此后继以龙灯，灯或纸扎者，或纱糊者，灯中亦燃油纸条，前呼后拥，招摇过市，大呼曰：“拿花筒大炮来！”好事者于龙灯过处，出花筒、火炮、黄烟、地耗子、滴滴金、地花等等，向龙灯燃放。观者填街塞巷，锣鼓喧阗，火星乱落。戏龙灯者，赤身跣足，盘旋跳跃，口含橄榄，以解热毒。遇人燃放花筒火炮，彼等即戏龙灯，及至龙灯已烧剩一篾筐，戏龙灯者乘隙潜去。而扮龟丞相者，依然往来跳舞，兴致不减也。此系四川旧习，时和世泰，人民逢场作戏，借资寻乐。近者川中多故，土匪蜂起，烽火频惊，人民困乏，此种龙灯，已数年未举行矣。

卷六·四川·金川风俗琐记·金川夷人之欢会

金川夷人，俗喜跳锅装。嘉会日，里党中，男女各衣新衣，合包巾帕之属，罄家所有，杂佩其身，以为华瞻，男女纷沓，连臂蹈歌，俱欣欣有喜色。腔调诘谣，无一可解，然观其手舞足蹈，长吟永叹，又似有一定节族，亦任侏之亚欤。

卷六·四川·金川风俗琐记·金川夷人之迷信一

金川俗尤信鬼。……岁时傍节，先立土坛，设纸供数事，厚叠薪刍。选两长人，蹑肩矗立，高及丈许，蒙以大衣，殆如赤郭，盖取食鬼之义。人各执弓矢，鸣钲鼓，四处寻索，追至土坛，将积薪焚之，俗称“尔布斯”。犹有月令大傩遗意也。

卷六·四川·金川风俗琐记·金川夷人之婚俗

饮毕，群拥新妇至夫家，笑言谑浪，相率跳锅装。跳毕，各侈饮啖，既醉既饱。

卷六·四川·连州八排之瑶风

元宵击锣，挝长鼓，跳跃作态。长鼓头大中小，黄泥涂皮，以绳挂颈，或云亦古制也。男女相杂，至山岐唱歌。……

祀神。前用人数队，戴革兜，穿皮甲，持枪链相逐；次以一人抱木像，旋转而行，口作鬼啸；又次老瑶数人，穿红袍，或绣衣，皆持白扇，拱手遮面，口中亦作鬼啸。每数步，聚舞喧哗，焚楮放炮。

卷七·广东·广东之礼俗

又粤俗，凡遇公私喜庆等事，有舞狮之举。法用大鼓一面，其声蓬蓬。后随刀叉之属，中以一人扮作狮形，沿街舞蹈。此俗以新年为最多，犹之绍俗之龙灯会，而较有尚武之精神焉。

卷七·广东·赤溪民俗纪

正月间复有舞狮之戏。锣鼓阗咽,魌面及执矛盾者随之,超距击刺,与舞狮相间。乡人之傩，兼以习武海徼。熙春之乐，大率类是。

卷七·广东·潮州之迷信

潮民酷信神权。每值元旦，无论贫富，胥集里中，旷场筑棚，从庙中捧泥塑金雕之木偶置其上，像如齐天大圣、三山国王（……）、七圣娘娘等。逾时，一人身披红衣，头围赤布，隐语喃喃，跳跃而至，自言为某神某仙。男女一惟其言是听。……数辈男子，乃将偶像捆载一兜，而以四人肩之，一人执大旗为先导，遍历里中大小各巷，始返之原处。及夜，则家家出稻草于巷前或场中，堆而焚之，每堆相距二丈余，火光熊熊，烈焰高腾数丈，使肩神像及执旗者跳跃逾其上，偶或失足堕火，众弗顾也。

卷七·广东·潮州之新岁

潮州人于新岁中，富裕之乡，多选其中男女若干，各衣绮罗艳服，弹唱五音，鱼贯出行，名曰大锣鼓。此外有足令人解颐者，即斯地所谓唱莺歌是也。其戏以三十六壮年男子，饰梁山泊英雄，半执两棒，棒长盈尺，半执小鼓，鼓大如碗，举步亦趋亦跳，进退不紊。棒声鼓声，劈劈冬冬，殊可哂也。继莺歌之后，又有所谓后棚白鸟记二剧，后棚则以若干辈作戏装，沿途演唱，如桃花过渡、拖车子、闹花灯等。但皆淫邪不正之词，伤风败俗，莫此为甚。白鸟记一名打布马，乃乡中稍谙技击之无赖所组，设围于旷场中，各献所长，互角胜负。此端虽属尚武精神，然往往二姓发生战端，实肇基于这个此。

卷七·广东·潮州之迎青龙

潮州土俗，以蛇之青色者为青龙，奉之如神。每岁二月望前，结彩为舆，管弦钲鼓，舆之以行，名曰迎青龙。妓女之未经梳拢者，皆浓妆艳服，扮剧中故事，随神游行。望之灿然如锦始濯，如花始发，艳心眩目,莫可名言。……昔恤海阳铁香有观妓诗云:凤城二月好春光，社鼓逢逢报赛忙，百戏俱张全不饮，争围台阁看新妆。

卷七·广东·潮安之中元节二

中元节，……好事者更制戈矛狮虎之类，游行各处，极为热闹。闻揭阳澄海二县，亦有此俗，较潮安为甚。

卷七·广西·粤西采风琐记

僧道而外，有所谓鬼使者，为其通人鬼之交故名。头戴布巾，又以尺许红布扎头，头上插一小牌，画鬼魅之状，身带青布海青，腰系红布带，不袜，穿草履，手执牛角以吹，声如筚篥。人家有病，则延以跳神。丧事亦用之。

卷七·广西·蒙山佞神之迷信

阴历五月廿八日，俗传为城隍神诞辰，又称会期。是日邑人士女相率来会者有万人之多，极为热闹。会之情状，有龙有狮，有彩灯，与各处略同。

卷七·广西·罗城打炮仗之恶俗

中国新年风俗，各处不同，惟如舞龙灯、弄狮子、唱小调等事，则各处有者甚多。

卷八·云南·云南之节令

元夕家家燃灯，亦有鱼龙走马及鳌山诸戏，然皆染纸为之，无他奇巧。市上结彩为架，作松棚，如小屋然，爇灯其中，游人歌舞达旦，然皆自十三至十五而止。至于花炮烟火之属，皆远不逮他处。

卷八·云南·龙氏土司之婚礼及家仪

跳月为婚者，元夕立标于野。大会男女，男吹芦笙于前，女振金铎于后，盘旋跳舞，各有行列，讴歌互答。有洽于心即奔之，越日送归母家，然后遣媒妁，请聘价焉。……苗种类甚多，而习俗各异，婚礼亦不同。惟宋蔡罗孔四姓得其正，其条节甚繁。……奏苗女乐，数十小婢，衣绯，击诸葛铜鼓，震天，盘旋环绕于庭中，讴苗歌，抑扬宛转，如莺啼芳树焉。……更苗锦衣舞蹈，击铜鼓，讴苗歌，请新人登车。引车人，举家涕泣以送。

卷八·新疆·迪化人之生活状况

每岁四五月，晴燠少雨，即赛神树下河滨，征歌演剧。男女杂坐，车服炫奢。缠民男则卖浆，张帟幄，挝杜达（状类阮咸，以木为之，铜弦二）、探布（铜弦四），鼓敦巴克，讴胡曲。佐妇女数人，曳绮縠，振袂赴节，偎乐以为乐。偎郎者，缠女跳舞之名，犹蒙俗有背柳也。

卷八·新疆·哈萨克人之婚礼

夜则诸男妇杂沓调笑，吹弹唱歌，跳舞为欢乐，犹汉俗之闹新房，尽兴乃各散去。

卷八·新疆·哈萨克人之奉教

过大年，男女老少，著新衣美服，相往来。依麻目率众西向诵经祷祝（公举毛拉熟经典者为之），礼毕，握手相庆。三日之内，唱歌跳舞，相与为刁羊之戏。

卷八· 新疆· 回疆风俗记

开斋之日，竟夜鼓吹，至辰刻。其阿奇木伯克鲜衣怒马，金丝黄阿浑帽，驼马皆饰以锦鞍，各五七对旗帜，鼓乐海兰达尔歌舞，纷纭前导。伯克阿浑等，皆白圆帽围随左右。其阿奇木之心腹人等，控弦操槊，披甲护卫，一同入礼拜寺讽经。合城男女皆新衣，喧阗街巷，群瞻阿奇木威仪。礼拜毕,均随入阿奇木家拜年,阿奇木劳以牛羊之肉,葡萄之酒，男女跳舞歌唱，哄饮尽欢而散，谓之入则爱伊谛。……

又数十日，回子老少男女，鲜衣修饰，帽上各簪纸花一枚，于城外极高之处,妇女登眺,男子驰马校射,鼓乐鼓舞,饮酒酣跳,尽日而散,谓之努鲁斯。……

回子宴会……乐器杂奏，歌舞喧哗，群回拍手以应其节，总以极醉为度。有连宵达旦，醉而醒，醒而复醉者。……

回乐以鼓为主，鼓大小数面，苇箭木管，皆八孔，洋琴五十余弦，胡拍七弦，铁弦四，皮弦二，丝弦一，胡琴大小四张，声音抑扬高下，随鼓起落。而歌舞之节奏盘旋，亦以鼓为则。嘈杂淆乱之中，按之悉有宫商之义，大抵皆秦音之变调也。……

海兰达尔有如内地之香火道人，而娶妻生子与回子同。但留发作二辫耳，衣纳红蓝相间，帽高顶无翅。每逢八栅尔之期，或回子年节，辄聚数十百人，击鼓跳舞，歌唱喊叫，或作八栅尔上，或入回子之家。募化钱米衣物，回子无不乐施。……

回童七八岁，辄能翻身作数十筋斗戏，跳掷飞腾，观者目眩。

鼓径一尺六寸，高三寸，鞔以羊皮，胡琴十弦。拍鼓拊琴，回妇二人歌舞，此宴客之乐也。

卷八· 新疆· 乌鲁木齐风俗记

元夕张灯,妇女毕至,遗簪堕珥,终夜喧阗。内船之戏,与内地仿佛。春社扮番女，唱番曲，侏离不解然靡靡可听。元夕各屯十岁内外小童，扮竹马灯，演昭君琵琶杂剧，亦颇可观。

卷九· 蒙古· 内蒙古风俗志· 蒙古人之礼节

岁时　……正月……十五或十八日为大喇嘛庙会期，举行跳鬼，与唱戏同，亦有出幕。至庙期，喇嘛饰以龙头鹿角等假面具，衣彩色衣，手执武器铁器或木器，械斗歌跳，即吹喇叭、鼓铜锣者亦涂其面，望之不似人形,故曰跳鬼。该鬼卒接近买食品者,即夺而食之,不给价。观者如云，商贾菌集。

卷九· 蒙古· 内蒙古风俗志· 蒙古人之娱乐

（三）舞蹈　蒙人富于感情，颇有团结心，舞蹈一事，恰为其表现。

每当春秋晴日，晚间聚数人或数十人于屋包附近，高声歌唱，手舞足蹈，闻之亦有韵调，但莫解其意义云。

卷九·蒙古·蒙古婚嫁及杂俗·打鬼

蒙俗打鬼，除不祥也。每年六月为之，在庙内用喇嘛带假面具跳舞，挥长鞭打人，着鞭者不怒也。某君诗云：头角狰狞面具装，怪衣飘拂舞如狂。长鞭挥处无人避，打鬼除灾好致祥。

卷九·青海·青海番族之状况

又番俗亦有跳舞。

卷十·西藏·噶伦卜宴客之仪式

藏地凡遇岁时令节，代达赖喇嘛理事之噶伦卜，必大宾客，或于家，或于柳林中。……遇大节盛会，即选出妇女十余人，戴以珠冠，着以彩服，唱歌佐酒以为乐，近有能度汉曲者。又令八九岁至十二三岁之小童十数名，着五色锦衣，戴白布圈帽，腰勒锦条，足系小铃，手执釜钺，前后相接。又设鼓十余面，司其鼓者，装束同小童。进食一巡，小童每进相舞，步法进退，与鼓声相合。

卷十·西藏·藏民之育子风俗

女儿产后二日，男儿产后三日，亲邻来悉相庆，称为呛酒。祝幸福而送哈达也，以哈达一缠儿头，余与两亲。次张祝宴，或歌或跳，人皆醉倒，彻夜鲸饮。

卷十·西藏·藏民之岁时令节

正月元日，有跳舞之戏。土人着红绿之衣，而为跳舞，演种种技术。此日达赖喇嘛坐于高殿观之，大小官吏，皆来布达拉陪观。有所谓跳月斧者，童子演之，足系小铃，手持斧钺而舞，有进退之法，合缓急之节，颇足观也。

……

二月二十九日，送瘟神，又名打牛魔王。……是日，大召前蛮官及兵均如扬兵状。一人扮达赖喇嘛，与扮瘟神者，先后至召，各色旗帜不一，击鼓吹笳，亦如前状。十数人花衣黑帽，帽上各插鬼头，衣之前后，悉绣鬼形，在召前跳舞诵经。……

（六月）初七日，唱蛮戏，系后藏娃充当此役。装成男女，头戴纸扇面两个，在耳上，手执竹弓一张，群相跳舞，是即为戏。其所唱者，大约唐公主时事为多。各噶布伦家，唱一天二天不等。大会亲朋，日耗数百金不止。

六月三十日，别蚌寺及色拉寺挂大佛，亦装神鬼等类，降垂仲神。土民男女，皆美服艳装，或唱或歌，为翻杆子跌打各种跳舞。二寺之

大会也。

……

十二月二十九日，木鹿寺有跳神逐鬼之戏。喇嘛装各种神佛鬼怪，傍晚达大召寺，放铳呐喊，以驱逐邪鬼。此间各寺院共会，男女皆盛服华装，群聚歌饮，带醉而归，以度岁节。

卷十·苗族·峒溪诸苗奇俗纤志一

孟春合男女跳月，扑平壤为月场，皆更服饰妆。男编竹为芦笙，吹之而前，女振铃继于后，以为节，并肩舞蹈，回翔宛转，终月不倦。暮则挈所私归，比晓乃散。……

丧棺歌舞名曰调戏。……

寅午日为市，燕会腰鼓为乐。……

孟春跳月，编花球，视欢者掷之。……

死以杵击臼，和歌哭葬之幽岩，秘而无识。……

丧礼杀宰吹笙跳舞，曰作戛。……

十月祭多贝王，联袂而舞。其定婚媾，多于此时。……

七月望日，祀狗王，以小男女穿花衫，歌舞为侑。……

侗人……善音乐，弹胡琴，吹六管。长歌闭目，顿首摇足，为混沌舞。……垂手善舞，踢踢歌。

卷十·苗族·峒溪诸苗奇俗纤志二

苗人，盘瓠之种也。……以十月朔为大节岁首，祭盘瓠。揉鱼肉于木槽，扣槽群号以为礼。……

白倮罗住麻地，迎春吹笙，跌足而贺。……

苗童之未婴者，曰罗汉；苗女之未嫁者，曰观音。皆髻插鸡翎。于二月，群聚歌舞，自相择配，心许目成，即谐好合。

龙家苗立木于野，谓之鬼竿。春时，男女旋跃其下，以择配偶。

苗人亲死，则聚亲族笑呼歌舞，谓之闹尸，又曰唱斋。……

苗人每遇令节，男子吹笙撞鼓，妇随男后，婆娑进退，举手顿足，疾徐可观。名曰踹堂之舞。

苗人醉后，以长木锹跳舞，名曰舞锹。

播州苗所歌，十数辈连袂而舞，以足顿地，节歌名曰水曲。

卷十·苗族·苗人之跳月结婚

苗人之婚礼，曰跳月，跳月者及春月跳舞求偶也。……其父母各率子女，择佳地而为跳月之会。父母群处于平原之上，子与子左，女与女右，分列于广隰之下。原之上，相宴乐，烧生兽而啖焉，操匕不以箸也，漉咂酒而饮焉，吸管不以杯也。原之下，男则椎髻当前，缠

以苗帨，袄不逾腰，裈不逾膝，裈袄之际，锦带束焉。植鸡羽于髻巅，飘飘然当风而颤。执芦笙，笙六管，长二尺，盖有六律无六同者焉。女亦植鸡羽于髻如男，尺簪寸环，衫襟袖领，悉锦为缘，其锦藻绘逊中国，而古纹异致，无近态焉。联珠以争缨，珠累累扰两鬓，缀贝以为络，贝摇摇翻两肩，裙细褶如蝶版。男反裈不裙。女反裙不裤，裙衫之际，亦锦带束焉。执绣笼，编竹为之，饰以绘，即彩球是焉，而妍与媸杂然于其中矣。女并执笼，未歌也，原上者与之歌而无不歌。男并执笙，未吹也，原上者语以吹而无不吹。其歌哀艳，每尽一韵三叠，曼音以缭绕之。而笙节参差，与为飘渺而相赴。吹且歌，手则翔矣，足则扬矣，睐转肢回，首旋神荡矣。初则欲接还离，少且酣飞畅舞，交驰迅逐矣。

《中山小榄镇的盂兰会》

（载《民俗》民国十八年第七十九期）

李芝衍

在每年的七月，中山县属小榄镇乡里的童子们，老早就要向他们的妈妈问有没有替他们预备好新的衣服，因为这月十五的前后几日，乡里有几个大的社坊，要举行一个热烈的庆典，它的名就叫做“出会”或者是“出色”。关于这个庆典，乡里的人都非常高兴，尤其是他们小孩子为甚。

……

在这镇里有一条大涌，特名做“水色匝”，河面很阔，河水也很深。从十四日起，每日下午在出会的社坊的河面上，就有十几只大船，船心搭着凉棚，有些全用生花铺上，有些全舟油了美丽的颜色，在指定的几只船的船头，用铁支的架子，撑起一个或两个用钱租来的男童女童，穿着古装的衣服，有些扮作书生，有些扮作将军，小姐，太太，……等等，这个就叫做“色”；有几只船面上搭个平台，请一两个校书来唱戏，或在上面舞狮子；还有些船内陪了一副“八音”，和其他的鼓乐。……

若在有些出会的社坊，坊里没有河涌的，或有而不是深大的，就举行“岸色”，除了女伶与有些色是放在竹搭的小台上，用几个人抬着行走之外，其余都在地上行走。但是没有一次“岸色”比“水色”多热闹的。

看“出会”的社坊的热闹与否，就知道它的人民这年的经济的生活如何了。因为这些一切的经费，都是在它坊里的神庙，或公共产业的收入那里抽出，和坊众的捐助得来。倘若那年地方不大平静，人民的收入不大好，它的“出会”总要减色，或者完全不举行。故此全个镇里，社坊有几百个之多，而通常出会的只有四个，有时它们几个社

坊联合而出会的也有三两个。倘若那年地方既平静，人民收入又好，则出会的必定特别热闹。可像今年（民国十七年）七月，镇里有两个大出会的社坊，一个是大榄市，一个是御龙社，居然各搭起戏棚，请了个戏班来演了几天戏，而那些“水色”又多至二十余板，你道闹热不呢?

听说这个风俗，在几百年前，已有举行。其初大概就因为像盂盆会的意思，来超度那些死人的幽魂。后来不知怎的，变作今日高兴的勾当。

《中艺舞蹈之路》

梁伦

（载1947年新加坡《中艺特刊》）

一、中艺舞蹈发展的历程

战时的演剧五队，曾经有过些舞蹈人才，挟有两三个舞蹈小品，七队向来对于歌剧和音乐以及造型的尝试是著名于南中国的，中国歌舞剧艺社（简称“中艺”）的舞蹈最初是承受了这传统而渐渐长大起来的。

两年间中艺在舞蹈工作上发展的历程大约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歌表演和音乐造型到歌舞的阶段，在这阶段虽然也有真正的跳舞，如《青春舞》、《渔光曲》、《芦沟桥问答》，也很受观众的欢迎，但不是起着主导的作用。……但由于这种艺术在中国初次出演，加上形式的活泼新鲜和感染力强，仍为一般观众所欢迎，像《新年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和《中国人民悲欢曲》，当时演出都十分轰动。……

第二阶段初期是在暹罗的后半期，社开办了一个舞蹈训练班，招收了一些当地青年学生。……同时我们开始创作和整理了几个较为通俗的舞剧和歌舞剧:《五里亭》、《驼子回门》、《马车夫之恋》和《希特拉（勒）还在人间》，这几个舞剧，均有情节，有人物，比之小品和土风舞，更容易看得懂，颇得观众欢迎。……

第二阶段后期，是到了马来亚以后，……有一个时候没有创造，到了吉隆坡才演出《亚细跳月》。……

跟着我们创造了舞剧《长夜》，这是描写中国人民生活的作品，作曲者胡均也表现了舞剧音乐的特点，在舞的本身来说，只是企图从反映生活的角度，来创造中国风舞剧的尝试。

第三阶段开始创造了印尼舞，这个舞的乐曲只是根据印尼几首民歌凑合而成的。再次创造《缅甸情歌》，是由林宗熹根据当地民歌再加以整理和创作，结果颇为完备。不久我们又着手创作以暹罗舞作为题材的二幕舞剧《暴君之死》。

这阶段，一方面我们企图开始建立我们的舞蹈音乐，一方面想从

事研究南洋的舞蹈，同时希望能创作几个舞剧，好使大家从实践中求得技术的提高。……

如果以中国整个舞蹈运动来说，中艺的舞蹈不过是小孩子学走路的第一步，而这第一步是靠着前辈吴戴两位先生的指引的。

二、关于技术的训练

（一）对于训练的见解

因为中国舞蹈运动正在开始，当然没有自己的训练体系，西洋的古典舞和现代舞的基本技术训练，是积了几个世纪的科学研究的成果，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和珍贵。但我们也有自己学习的态度，我们学习他，最要紧的是学习他动的原理，并不是纯技术的模做，因为他们的技术乃产生在西洋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文化，以及心理、生理的特点上面。我们不可能用纯西洋的技术来跳中国舞，因为他表达不出中国人的感情基础的。……至于动的原理，乃是一种科学，如果没有“重心转移”、“肌肉松弛”、“反胴运动”、“节奏”等动的法则这些学问，恐怕任何一民族的舞蹈都没有发展的可能性。有许多从事舞蹈工作的朋友，只一味从技术本身上学习，越学就越为西洋技术所束缚着，要避开这个危险，首先要守住这一学习原则。……

技术的学习对于一个舞蹈者是极端重要的事实，是一日不可荒废。如果缺少技术，我们如何能够表达我们的思想和感情呢？但技术的修养是指能够表达我们的思想和感情的效果而言，如果一个舞蹈工作者他只懂得跳舞，而缺少丰富的生活体验，缺少艺术文化的知识，他怎知道该用他的技术表现甚么或者表达到哪一个程度呢？把握技术这一新观念，必须要建立起来。

……

三、我们工作所遵守的四个原则

第一，为要使我们的舞蹈给中国人民大众喜闻乐见，我们一切创作都要以具有民族的特性、中国的气派为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我们的舞蹈必须渗透了生活的意念，而表达具有时代性的生活内容……

第三个原则，要实行邓肯那句话，我不但用我的身体来跳舞，而且用我的心灵来跳舞，这是关于动的规律性的问题……

第四个原则，我们认定舞剧是属于综合性的艺术，每个舞姿的出现，都是剧的情节的发展和内容必须才能存在。但如果未能和乐曲或背景取得和谐，它就没什么价值，或是价值被贬低了。

《钟山县志》民国二十三年

辟“调鼓”（太平团有调鼓岭，盖村民每隔二年，六月初旬，即请巫道，设坛鼓乐于其地，斩牛调戏，男女混杂歌谣，大伤风化。邑人蒙恩湛因作文辟之，村民感悟，其风始绝。）

盖闻用夏变夷，谓之君子；变于夷者，即属异端。彼鸟虽蠢物，犹知出谷迁乔，人具灵心，岂可弃明投暗。如境内调鼓之举，大有可异者焉。相其创自前人，不知历几年所然，以讹传讹，相沿成风。村夫愚妇，识见谫陋，迷信神权，混杂歌谣，恬不为怪，亦固其所。而读书识礼之士，亦从而附和之，抑独何哉？未调鼓之事，即盘弧（瓠）后裔，调其祖宗者也。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乃访募国中，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首者，赐黄金千镒，邑万家，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犬，名曰盘弧（瓠），于下令之后，遂含人头造阙下，群巨怪而验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盘弧（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赏之道。女以为帝王下令，不可违信，固请行。盘弧（瓠）得女，负走入南山，止石窟中。经三十年，生子十二人，六男六女，于是登山越岭，日掠野兽以为食。一日，赶一山羊，忽挂树杈而死，羊亦寻毙。厥后，子女寻见，剥羊皮制为腰鼓，长颈大头，以手挝之，宛如伸冤之音。乃相率吹笙、击鼓，跣足狂跳，以为父冤获伸云。且圣王之制，祭祀也。得施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今调鼓之神，果有以上之功德乎？尤可悲者，三伏炎日，将牛短系坪中，隔除水草，时复牵头扯尾，鞭挞奔驰，甚至纸钱烧背，火日交煎……不应如此极刑。况牛乃太牢耕田，养人有功无罪。除祀天地、山川、社稷、圣庙外，余不轻用。今一旦俨然用之于淫昏之鬼，抑何忍之甚也。夫诸君皆黄帝子孙，本非瑶种，亦无祖冤可伸，何以日仿其事？诚令人有所不解。如指之为瑶，则必怫然，怒谓为狗裔，未有不持刀相向者矣。奈何阳恶其名，而隐蹈其实？昔西门豹禁河伯娶妇，未见为殃。今诸君禁调鼓、宰牛而忧降祸，如果有祸，则刀锯斧钺，予一人任之，绝不与诸君之事，诸君亦可释然无疑矣。

《周浦塘棹歌·闹登坛》民国·秦锡田

病家迎得女巫看，看出魔多神不安。连夜打寻毛道士，酬神送鬼闹登坛。

《紫阳县志》民国十三年

三日即张灯彩，扮杂剧直至元宵。

……

跑报表演者翻穿皮袄，头戴毡帽或红缨顶子，扮成丑角。身背插

有鸡毛信的包裹，骑在马上或竹竿上，前后锣鼓壮行，旋风般地绕城一周，以预告翌日将出社火。

第二部分

C

《创立中国舞剧的最早尝试——忆阿甫夏洛穆夫的音乐创作活动》

（载《舞蹈论丛》1981·4）

姜椿芳

（阿龙·阿甫夏洛穆夫 Aaron Arshalo-mov，俄国犹太人，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到了上海）我自从 1939 年认识他以后，时相过从，每次见面都要详谈许多有关音乐和舞剧的问题，……

1941 年春，有一位美国犹太人拿出资金来，邀请几十名京剧演员，排练舞剧《古刹惊梦》。

这是一个三幕的大型舞剧。这个舞剧的剧本是一位美国女作家华尼亚克写的，她长期在上海研究中国文学艺术，她采用中国民间流传的青年男女如何冲破封建的重重障碍而获得爱情的故事的题材，这是一个典型的舞剧剧本，在戏剧的发展上，处处注意如何充分展开舞蹈场面。

这个剧本原题为《慧莲的梦》，又名《香烟缭绕》，阿甫夏洛穆夫于 1936 年写成乐曲，曾在上海公演，译名《香缘梦》后，又改名《茑萝梦》，规模不很大。1941 年的演出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扮演慧莲的是张美玲。第一幕是慧莲带了两个丫鬟去庙里烧香，向千手观音默祷，希望能得到一个如意郎君。千手观音显灵，许多双手都活动起来，在幽雅的音乐和美丽的灯光下，几十支手的舞姿，十分优美，然后看到观音背后走出一个一个化身，在舞台上显得非常神秘和庄严。观音给慧莲指示，她的如意郎君就是邻家少年某某。第二幕是慧莲和她的女友在自己的花园里游玩，女伴们作长袖舞、玉盘舞、扇子舞等游乐。邻家少年来访，带来的伙伴又作种种舞蹈，十分欢快。第三幕是恶势力来侵犯慧莲，企图破坏慧莲和少年的相爱。少年为保护慧莲，和恶势力斗争，展开了徒手的和刀枪剑戟的大开打，充分利用了京戏的武打场面。由于有管弦乐队的伴奏，以音乐为主体，舞蹈动作是给音乐作解释，效果很好，使人们一新耳目。参加演出的京剧演员把舞剧称

为“哑巴戏”，因为从头至尾不开口。排练时非常费力，要使不懂得管弦乐队演奏节拍的京剧演员，从锣鼓点子中解放出来，非常困难。阿甫夏洛穆夫排戏时，自己弹钢琴作伴奏，嘴里喊着一二三四。演员为使每个动作合乎节拍，不能像平时练功那样得心应手。起初，按照陈铎同志（有武戏根底的话剧演员）的设计投手举足，很不灵活，经过半年的排练（每天半天）才熟练和趋于自然。正式演出时，在乐队伴奏和灯光照耀下，各个动作都与音乐合拍，比西方舞剧中的群舞场面要更有效果，这就是阿甫夏洛穆夫幼年看京戏开打时就产生的理想，终于获得实现的壮观。

舞剧的服装，除观音的衣饰是特制者外，其余角色都是用的京戏服装。虽曾计划另制服装，由于经费关系暂时没有能做到。

1941 年演出时改名为《古刹惊梦》，是让观众易于接受这一通俗名称。为了扩大宣传，用中国红十字会名义举行义演。演出地点是上海最大的大光明电影院，连演四场，盛况空前。……

这次演出，中国舞剧的名称得到公认，在中国许多剧种中又增添了一个剧种。……

1944 年在地下党组织下，由袁励康、江闻道同志等出资，成立中国歌剧舞剧社，仍是选邀京剧演员参加排练。这次决定排练阿甫夏洛穆夫 1938 年至 39 年创作的《孟姜女》。这是一部音乐剧，英文名《万里长城》，以民间流行的十二月花名，歌唱孟姜女的悲苦命运和她万里寻夫的艰辛情况。整个乐曲演奏时间长达 2 小时 20 分钟。……这个戏虽有一小部分对白，主要是舞蹈和合唱场面，作为话剧来演出不适当，我们还是决定请京剧演员排练，演出形式还是采用京剧舞蹈，特别是孟姜女寻夫一场，经过长途跋涉，一天夜里去森林里露宿，以孟姜女的幻觉为主线，演出她和各种鬼怪作斗争，包括树木和野兽对她的威胁，她终于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前进。秦始皇祭坟一场，也富于舞蹈形式。造长城的群众场面也以舞蹈形式处理。演孟姜女的是京剧演员曹雪芹。

这个戏排练了将近一年，直到 1945 年抗战胜利后于 11 月 26 日起在兰心大戏院公演。

《孟姜女》一剧除了有几句对白和不少合唱外，虽然也以舞蹈为主，但没有叫作舞剧，而是另立一个新总称“音乐剧”，可以说是又添了一个新剧种。

《从〈进军舞〉谈起》
（载《舞蹈研究》1982·4）
李聪

一九四八年春，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宣传队（战士歌舞团的前身），在东北哈尔滨正式成立了一个舞蹈分队，这是全军最早建立的一支舞蹈专业队伍。成立时共有男女二十多人，大多数成员是刚刚参军的东北青年学生，有少数老同志是抗战干部，如：现任总政歌舞团顾问的胡果刚同志、现任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歌舞团团长的查烈同志。两位老同志任该舞蹈分队的政副分队长。除这两位老同志外，剩下就是我们这一批年轻人了，当时大家经常开玩笑说："十个童男十个童女"，形容这个队伍比较年轻。……在上级领导的指示下，在舞蹈家吴晓邦的指导下，胡果刚、查烈同志领导全分队开始创作反映部队战斗生活的舞蹈：《进军舞》。……这个舞蹈共分五大段：第一段是骑兵舞，表现我骑兵英勇杀敌的英雄气概，舞蹈一开始就把人们带到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去，战马奔驰，刀光闪闪，给人以鼓舞；第二段是步兵舞，表现我军苦练杀敌本领，掌握"三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表现出步兵战士瞄得准、投的远和刺刀见红的真功夫；第三段是炮兵舞，表现炮兵操炮练炮的训练生活；第四段是表现步、骑、炮协同作战；第五段是胜利凯旋，是一段欢庆胜利的集体舞。结束时是一幅胜利进军的造型。这个大型舞蹈的产生，对我军舞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是战士歌舞团舞蹈创作的处女作。

D

《戴爱莲的舞蹈生涯》
（载《舞蹈论丛》1988·3）
叶浅予

……她是个生活在英国的华裔，受的教育是英国的，学的艺术是外国的。但她知道自己是炎黄子孙，祖国在遥远的东方，一九四〇年，她从欧洲大战的烟雾中走出来，投向正在抵抗日寇而浴血奋战的祖国。……

戴爱莲一九一六年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特利尼达岛上，三代华侨，……原姓昊，因祖父小名叫阿大，广东乡音"大"与"戴"同音，以讹传讹，就给他家定为姓戴。……

回国的第一站是香港，……一九四〇年初她到达香港后，宋庆龄交给她一个任务：为支援延安国际医院筹集医疗器材举办表演会。……在这个表演会上，必须表演人民的苦难和呼声。于是她在短期内创作了三个新节目：一是《游击队之歌》，表现敌后的斗争；一是《东江》，表现南海渔民在敌机空袭下的抵抗；一是《前进》，表现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此外，她还温习了《警醒》、《森林女神》、《拾穗女》等现代舞和芭蕾舞，作为献给祖国的第一束鲜花。……

一九四一年第二次访问桂林时，通过欧阳予倩的介绍，她拜著名桂戏演员小飞燕为师，学习这位艺术家的拿手好戏《哑子背疯》一剧。该戏内容是哑子丈夫背着下身瘫痪的妻子，一人扮演两人，上身是旦角身段，下身是生角台步，循锣鼓点子，行路、过桥，一手挥扇，一手舞帕。出场用慢步，走武生大步；进场用快板，走跳跃步，上身纹丝不动，双臂挥舞，脖子摇晃。……《哑子背疯》后来成为戴爱莲系列舞蹈作品中最富于喜剧色彩的节目。

……（在重庆）不久，爱莲认识了小提琴演奏家兼作曲家马思聪，此时马思聪正领导着重庆交响乐团并准备一次演出，约爱莲参加节目，她表示愿意为马思聪的提琴曲新编节目。这三个曲子是：思乡曲、新疆舞曲、西藏音诗。

戴爱莲创作《思乡曲》时，吸收了昆曲的舞蹈素材，通过曲线条的腰身，掩面的长帕，表达了一位离乡背井的妇女内心的忧愁。《新疆舞曲》里，她运用维吾尔族民间舞的姿态，表现出新疆人特有的热情和幽默。《西藏音诗》的乐曲具有宗教神秘气氛，戴爱莲编这个舞蹈时，缺少藏族生活的依据，只能追随乐曲的旋律，发挥主观想象，略嫌概念化。首次演出，由于条件所限，只推出《思乡曲》……

（一九四一年在桂林）戴爱莲在艺术馆办起了舞蹈学习班，……除了教舞，她还有充裕时间筹备她的个人表演会，并经常和艺术馆的钢琴家石嗣芬探讨民族音乐问题。不久，她举办了舞蹈表演会，演出了《森林女神》、《拾穗女》、《东江》、《游击队之歌》、《警醒》、《思乡曲》、《新疆舞曲》等节目。……

一九四二年十月戴爱莲接受重庆歌剧学校的聘请，担任该校舞蹈教师，从桂林出发，再度去重庆。路过贵阳时，与声乐家马国霖、钢琴家林声翕，为当地报社筹募航空报国捐款，举行了音乐舞蹈表演会。她还到近郊的花溪镇赶集，接触到苗族生活的一角。为今后打算有计划的采集各民族的民间舞蹈立下了心愿。

重庆国立歌剧学校……聘请戴爱莲教授舞蹈，设立了舞蹈班。……爱莲一方面进行教学工作，另方面开始创作排练工作。以重庆大轰炸为背景的小舞剧《空袭》，就是在这时创作的。……

这年秋天戴爱莲接受了社会教育学院的聘书，为电影教育训练班教授舞蹈课。……此后，戴爱莲在陶行知育才学校创办了舞蹈组；在上海乐舞学院教授舞蹈；在北平艺专又开设了舞蹈班，还为北平师范学院体育系教授舞蹈，她每到一地，都辛勤地为舞蹈播下了种子，培育了人才。

……在育才教学期间，有一件事使戴爱莲终生难忘。那是一九四五年春节前，延安的新秧歌舞来到重庆，……受此启迪……，育才学校掀起了一个学秧歌、排新节目的热潮……戴爱莲把芭蕾课停掉，在庙前空场上学习秧歌步，……她还编了一个歌舞新节目《朱大嫂送鸡蛋》，另外还有《王大嫂补缸》，四川民间歌舞《连响》、《彩船》、《花灯》等等，秧歌队由戴爱莲领头，乐队由音乐组的庄严指挥。一九四五年的旧历年初，育才的秧歌队出发了……

受到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启发，育才舞蹈组做出决定，要把发展民族舞蹈作为教学和创作的目标，第一步要深入民间采集舞蹈素材，经过整理、加工提高，改编出新的舞蹈节目，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

一九四五年夏季，彭松出发由成都到川西北理番杂谷脑一带采集羌族和嘉戎族的舞蹈，回来后创编了《嘉戎酒会》和《端公驱鬼》两个节目。九月，我和戴爱莲、摄影家庄学本，来到西康藏族人民聚居的康定地区，前后达月余。在这里我们结识了格桑悦希，他是土司家的四子，曾在拉萨当过喇嘛，回康定后经营康藏贸易公司。他为人热情、豪爽，又熟悉和酷爱本民族的文化。戴爱莲和他结识后，即拜他为师，学习康定的“锅庄”和巴安的“弦子”。格桑悦希除本人教舞外，还陪我们走门串户采风。原来西康藏民人人都会歌舞，我们大开眼界。……记录了十多种曲调和步法。

戴爱莲和藏族朋友相处甚洽，决定共同组织巴安弦子晚会，晚会在当时的西康省府礼堂举行，戴爱莲在晚会上和藏族朋友一起跳弦子，还表演了新疆舞曲作为拜师的献礼。……

抗日战争胜利后，十一月中旬我们回到育才学校，于是，全组动员，学藏族舞步，戴爱莲把锅庄和弦子的步法，串连起来，加了工，使之适合舞台的演出，编成了《巴安弦子》和《春游》两个节目。……碰巧，康定的老师格桑悦希再来到重庆，听说要把巴安弦子搬上重庆舞台，大为高兴，……表示愿意把旅居重庆的藏族同乡组织起来，再表演几个节目。……我为演出设计了海报……除了几个新节目，戴爱莲表演了《哑子背疯》、《新疆舞曲》、《瑶人之鼓》、《甘孜古舞》。藏族同胞表演的两个节目，一个是《吉祥天女》，演员戴假面具，演藏戏的一折，另一个是《拉萨踢跶舞》。……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公演，使整个山城像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

一九四六年的上海，大后方和沦陷区文艺界会师……朋友们催请戴爱莲举办舞蹈表演会，……不少热心的朋友们鼎力相助。第一个是夏衍，他当时是《世界晨报》的主笔，全力支持戴爱莲的舞蹈演出。

他的助手冯亦代出任表演会的总经理。……伴奏乐队有李德伦，合唱队中有瞿希贤等。……演出的场地选在逸园。……演出十分成功，剧场气氛十分热烈，尤其是民族色彩浓郁的边疆舞，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一九四六年，戴爱莲和我赴美。……在美国的一年间，戴爱莲结识了纽约的现代舞权威玛莎.格雷姆，观摩了美国的现代舞和她们的练功方法。同时还结识了非洲民间舞的倡导者拉.梅丽，看了她的工作室和追随者的排练。戴爱莲也为她们表演了中国边疆舞。这样的艺术交流，双方都觉得很有益。……

戴在美国的第一次演出是在巴比仁普里札音乐厅，……第二次演出是在布鲁克林音乐剧院。剧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全世界著名艺术团体都来这里演出，戴爱莲是第一个在这里演出的中国人。……

爱莲和我于 1947 年 11 月从美州回国。……以闻名上海的舞蹈家戴爱莲的名义，办起了一所私立的中国乐舞学院。内设舞蹈专业班和普及班……遗憾的是她在乐舞学院的时间很短，这年冬天，因我接受了北平国立艺专的聘书，我们一起到了北平。

这时清华、北大的校园里，也掀起了跳边疆舞的热潮。她被请去指导，……不久她接受了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的聘请，担任了该系的舞蹈教师。……

这期间，国内战争正在华北和东北展开，北平已成争夺的目标。正在此时，戴爱莲的两个学生彭松和叶宁突然到了北平，成了爱莲开展舞蹈教学的好帮手。他们借北平艺专的教室办了一个舞蹈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影响较大，其中有不少学生解放后继续从事舞蹈工作，有的还成了舞蹈骨干。

G

《港穗舞蹈活动追忆》
（载《舞蹈研究》1982·1）
李门

抗战结束后，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在香港成立了中原剧艺社，这个剧社是以演出话剧为主的。自从舞蹈工作者梁伦、陈韫仪，音乐工作者胡均等从昆明来到香港，参加了中原剧艺社后，该剧社即增演了不少歌舞节目，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当时参加歌舞编导的还有郭杰、游惠海、倪路、林榆、区英等人，我也参加过不少次演出。当时香港文艺团体配合内地争民主的斗争，工作很是出色。中原剧艺社的舞蹈节目如讽刺独裁统治的《希特勒尚在人间》，暴露国民党反动派拉壮丁强征税的《五里亭》，以及土风舞《阿细跳月》等，

都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他们曾到长洲演出秧歌剧《兄妹开荒》，……改编了童话剧《幸运鱼》，……这个剧不只在舞台演出，还到香港广播电台广播了。

（《舞蹈研究》编者补充：儿童歌舞剧《幸运鱼》乃1945年梁伦根据同名的苏联话剧改编。）

赵品三《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话剧工作的回忆》（载《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

1934年春，中央在瑞京沙洲坝召开第二届工农兵代表会议，组织了七、八次晚会，都是由工农剧社和红大俱乐部演出的，有各种歌舞活报，"啊呀来"（丰名陈辛等，善唱兴国山歌）的山歌，崔音波的提琴，四部合唱《工农兵代表会歌》，《台湾草裙舞》、《黑人舞》，以及插秧、播种、收割、打禾、送粮、篮球、足球、网球，海、骑、炮兵，追击、肉博各色各种表现生活的歌舞。

H

刘炽《黄土高原上的舞蹈小队伍（1935——1939）》（载《舞蹈论丛》1981·3）

《抗战剧团》这个名字，是由人民剧社而改名的，再往前回溯，她就是陕北红军的列宁剧社和工农剧社，还有江西红军根据地的战士剧社和高尔基戏剧学校，……

我们来自江西、湖北、四川、陕西和山西的农村，都是些穷孩子。这个团，当时分两个队：

一队是戏剧队，……另一队就是我们舞蹈队，……当年都是八、九岁和十二、三、四岁的孩子。……

最早教我们跳舞的有三位老师，他们是：李伯钊、危拱之和王世荣。他们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从苏联带回很多民间舞和集体舞，如《乌克兰舞》、《海军舞》、《网球舞》、《儿童舞》、《国际歌舞》，还编了《农民舞》、《工人舞》、《海陆空军总动员》、《扩红活报》等将近二十几个舞蹈。

1936年冬天，我们又来了一位温涛老师，他是个美术家、音乐家兼舞蹈家。自从他到我们舞蹈队之后，很快地给我们编排了《叮铃舞》、《音乐活报》、《机器活报》、《统一战线活报》等七、八个舞蹈。这些节目，深受人民和干部、战士的欢迎。

除以上几位老师外，我自己还利用演出之余的时间，向斯诺先生的夫人（美）海伦·福斯特·斯诺（即：尼姆·韦尔斯）学习美国的踢

踏舞，我学会后再教给其他的小伙伴。我们的踢踏舞，首次演出是失败的，因为都是土台子，跳不出清脆的节奏声来，我只好向当地人民借了个门板，铺在台前，在门板上可以打出点儿来，但那门板背后有两寸多厚的装制门闩子的木头，摆在地下不平，只好垫几块砖。跳了一会儿砖头跑了，把我摔在地上而结束了。……

下面我想举几个例子，说明我们是怎样摸索着前进的：

（一）《国际歌舞》，这是一个通过优美的表演和模拟劳动动作（当然是把它们美化、音乐化、舞蹈化了的动作）的歌舞。……这个舞蹈用十二个男女小孩排成八两行，双手交叉抱肩，头垂在胸前，一腿前一腿后的蹲下；幕开后，随着歌声渐渐甦醒，慢慢站起，表现了全世界无产者在国际歌的号召下起来了，为了美好的未来而英勇地斗争着；最后用叠罗汉的方法和造型艺术的处理，把一个美丽的小姑娘举在高空作为结束。

（二）《工人舞》和《农民舞》，这是我们党旗上的镰刀和铁锤。……我们通过这两个舞蹈，表现了他们的劳动生活。……在平日的生活中，也注意观察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生活（动作和情绪），在不断演出中，逐渐丰富舞蹈的动作，有时我们也请工人和农民来纠正我们的动作。

（三）《海陆空军舞》，这是一个鼓励战士保卫国防，为祖国而战的舞蹈。孩子们用动作和队形模拟着陆军实战的动作，前进、后退、冲锋、伏击等军事动作；每三个孩子用叠罗汉的办法搭一架飞机，台上共四架，表演了编队、回旋、轰炸、扫射等空战动作；表演骑兵时，三人编成一匹马，一个人骑在上面，作骑兵战斗动作；表演海军时，全体孩子按分列式坐在台上，拼命的划船，冲过敌方密集的火力网继续前进着。

（四）《亡国恨》，这是一个载歌载舞的活报剧。……内容是描写一个父亲被杀害、母亲被奸污而自杀了的（东北）孩子（十一、二岁）流浪到关里，打着连响（即霸王鞭）卖唱要饭吃。……他哭着唱着叙述着他全家的遭遇……

（五）《扩红活报》，这是一个运用了陕北秧歌舞和陕北民歌所创作的歌舞。

（六）《统一战线活报》，这是温涛同志编舞、作曲并排练的又一种类型的舞蹈（是和哑剧结合的舞），演出时效果很好。

丁波
《回忆『演剧五队』的舞蹈》
（载《舞蹈研究》1983·2）

一九四四年，"演剧五队"调赴云南远征军，……一九四五年春，"演剧五队"从重庆育才学校吸收了周令芬、奚立德、赵国英三个年青人入队，他们都在育才学校受到戴爱莲同志的舞蹈教育，并带来了一些舞蹈节目。随之，"演剧五队"又从云南吸收了王守一、胡宗澧几位喜爱舞蹈的青年。为了工作需要，从此就在云南保山，开始排练几个舞蹈节目：

第一个节目是"青春舞"（新疆民族歌舞），由胡宗澧和周令芬主演，王守一、唐波、余振权、赵国英配合，……紧接着又排练了《朱大嫂送鸡蛋》（苏北民歌曲调）和《农作舞》，作为出国——去缅甸演出的节目……在保山和缅甸各个部队演出时，受到中国官兵热烈欢迎，也受到同盟军（英、美、加军队）官兵的赞赏，……有一次，很多同志到缅甸密支那近郊参加了当地人民的泼水节，大家豪情满怀，兴致盎然，回来就集体讨论，希望创作一个以泼水节为题材的舞蹈节目，果然几天之内，一个《缅甸舞》就诞生了……从此，这四个舞蹈节目，几乎成为"演剧五队"在远征军演出中的保留节目。……从此，在西南一带，传遍了"演剧五队"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演剧队。

黎锦晖
《回忆录》（1958年手稿）
（载《中国舞蹈通史·中华民国卷》）

（其一）

在明月社的历程中，由于各个阶段必须适应环境，社的名称不尽是一样，如"语专附小歌舞部"、"中华歌舞专修学校"、"明月歌舞团"、"联华歌舞班"、"明月歌舞剧社"、"明月歌剧社"等七种称谓，而与社休戚相关的明月音乐会，名称始终如一。

（其二）

（1921-1924年时期的）儿童歌舞剧是一种新的创作，对儿童音乐教育起了一点儿作用，对我们重视民族和民间音乐的主张也发生过一点儿影响。由于我国儿童剧没有传统可供借镜，只能根据作品约为四类：（1）直进式。以故事为基础，直进发展，以歌舞紧密结合，烘托剧情。剧为主，歌舞为宾。实际上近似轻歌剧；（2）递展式。以歌舞为重点，递进开展，戏剧动作大都舞蹈化。歌舞为主，剧为宾。这是纯粹的歌舞剧；（3）回旋式。剧中人物随着剧情的变化，重复着上场下场；（4）并驱式。用合唱来阐明舞，用舞剧来发挥乐歌。

J

《解放前新舞蹈艺术活动回忆》
（载《舞蹈研究》1982·1）
陈韫仪

之一　在独登山里

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吴晓邦老师在曲江时创作了两个大型舞剧节目，对我启发最大，影响也最深。第一个是舞剧《宝塔与牌坊》，这个舞剧是描写"一对农村的青年男女，他们互相在爱恋着，但代表封建势力的宝塔与牌坊一直都在以无比的威力威胁着他们，压迫他们，这样，他们就被迫得慢慢的消逝下去，直到走向死亡"。第二个歌舞剧《新年大合唱》则更为具体，更现实了，它根据大合唱的歌词描绘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必然失败和我们祖国抗战必胜的信念。

……

一九四三年战时的柳州，文化人很多……在独登山，我们能听到孙慎同志每星期轮番进行的新音乐运动的演唱、演奏会，……就在这些晚会上我竟然看到我们舞蹈班的同学梁伦的新中国序曲舞（这曲是孙慎的作品），梁同学把它编成双人舞了，这舞就由一对穿白色衬衣蓝长裤的男女青年，对着简明洁净的天幕为快要诞生的新中国唱颂歌……我还看到梁伦编舞的《芦沟桥问答》，它也是双人舞，"一对像在山间放牛的青年男女，在用芦沟桥的曲词（田汉同志作品）来回答关于芦沟桥的历史，并对日寇侵略我国，在芦沟桥上横行烧杀表示愤慨"。……在独登山看到梁伦所创作和所上演的舞蹈中，还有两个很别致的儿童小品舞：（1）《轻轻荡》，几个小孩在荡板上轻轻摇荡，同时唱着："轻轻荡，河水清清闪着光"的歌谣，舞蹈简短明快，而儿童的天真纯洁、灿烂无邪和那清波荡漾的美丽意境已进入了观众的心田。（2）《箫》，梁伦运用了高低左右的图形变化，充分的表现出儿童平静地、轻快地拿着小竹箫吹奏出纯洁无瑕的孩提明洁的心愿，这舞使人感到宁静的纯真的美。……我就在这些晚会上跳的独舞，重要的是与梁伦跳了他的作品《渔光曲》，孙慎同志还特意为我们作伴奏。从此，《渔光曲》这一舞蹈就一直伴随着我们走遍南方的舞台。

之二　昆明民主运动中的新舞蹈活动

《五里亭》这小舞剧于一九四五年在昆明排出来了，这是梁伦的作品，……这小舞剧就是在湘桂大撤退中我们在路上遇到的一个悲惨生活的小片断。这舞的音乐是采自云南花灯调。这节目，在昆明，在香港，在东南亚一带，一直是盛演不衰的保留节目。……我们在赵沨、孙慎等地下党员的扶助下，成立了"中华舞蹈学习班"，……以后，新舞蹈在昆明展开了，……

当时我们都觉得以舞蹈来配合民主运动是我们应该做的，这工作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思的。因此，我们工作得很快活，作品也接连的产生了。……就在这一阶段，他们把云南少数民族中的亚细族、撒尼族的民族兄弟请到昆明来演出，我们这一群新舞蹈工作者就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跟他们学习，梁伦还和黄松生同志到阿细的地区去体验熟识和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就这样，梁伦创作了《阿细跳月》和《撒尼战鼓》这两个舞蹈。我们……舞蹈小组人人都起劲地参加排练和上演，《五里亭》、《渔光曲》、《希特勒》、《芦沟桥问答》、《饥饿的人民》和上述的几个少数民族的舞蹈节目，再加上梁伦创作的一些苏联民间土风舞，如：《我曾漫游过全个宇宙》，和根据苏联民歌“雪球树”而编舞的《雪球树舞》，合起来足有一个多晚会的节目，……

为了适应民主运动的工作需要，梁伦、胡均、倪路在任教的学校为孩子们排了梁伦改编的苏联作品《幸运鱼》……这个舞剧由梁伦、游惠海、倪路等编舞，胡均、徐守濂等作曲，李仁荪写词，……这支舞蹈队伍当时叫“中华舞蹈研究会”。我们与当时的西南联大、昆华女中（我当时在那里教音乐）、云南大学等经常举行舞蹈晚会，……舞蹈在那个时候就真的是我们的战斗武器了。

《久久难忘——忆剧宣七队的歌舞活动》（载《舞蹈研究》1989·1）
潘予

一九三八年成立于武昌昙华林的抗敌演剧宣传队（包括十个演剧队、四个抗宣队、一个孩子剧团），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经由中国共产党之号召，实行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紧迫形势下诞生的，……其时，配属第七战区的抗敌演剧宣传第七队（简称剧七），队长吴荻舟，队副徐洗尘，以广东曲江为驻地，长年活跃在粤、赣、湘、桂铁路沿线，及广东的东、西、北江一带。

剧七素以擅长演出歌舞和歌剧节目而深受抗日军民的喜爱。其中尤以歌舞剧大会串：《新年大合唱》（李凌作词，冼星海作曲，原名《九一八大合唱》。导演范莱。主要演员徐洗尘、周克、金辛才等）；歌舞《生产三部曲》，音乐选自“播种之歌”（这是几首抗战歌曲的组合歌舞……）；以及音乐造型《黄河大合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这三个节目最受欢迎。从一九四〇年起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五年之中共演出数百场，观众达数十万。

……导演们在艺术构思、演出形式上尽量地采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民间歌舞形式，例如《新年大合唱》中采用的跳加官、踩高跷、莲花落等。歌舞《生产三部曲》中一些乐曲十分优美，演员们且歌且舞，组成一幅幅优美、生动、热烈支前的劳动画面，具有十分动人的寓教

育于愉悦之中的欣赏价值。音乐造型《黄河大合唱》以它气势磅礴、无比壮阔的历史画卷展现在观众眼前。

K

《抗战时期的玉溪花灯》（转自《中国舞蹈通史·中华民国卷》）陆合春 2007年12月19日

（王旦东，云南人，1905年生，其遗稿写道）1936年我回易门小街，使我大为吃惊的是，村前村后的青少年都会唱花灯了。他们或则弄着三弦，拉着二胡，或则脚踏舞步，引吭高歌，或则穿梭旋转，扭着秧歌，灵巧的花巾彩扇，翻飞得像蝴蝶一样。我问他们唱的什么灯？答说唱的玉溪灯。这种玉溪灯，唱腔很像说话，唱词随口编来，腔调不太高，转折处夹带说话的滑音，易学易做。我问是哪位老师教的？众口一词说是熊介臣。

（王旦东组织成立了“农民救亡灯剧团”，当时的《南方》杂志评价道）像农民灯剧团这样的东西，不单是一支精神的救国军，而且是沉睡的农村中的一个传播抗日热情的火球。

《联政宣传队舞蹈队回忆之二》（载《舞蹈研究》1982·4）王长

炕头舞

在北平外围，我们住在海淀，这里也是四野总部所在地，某日，在老乡住房内为……首长演出小型节目。炕头就是舞台，演员从窗口钻进钻出。在炕下摆了一张茶桌，一排椅子，首长们挤在一起，既热闹又亲切。当天演出了《劳动者愉快舞》、《剑舞》、独脚戏等节目。当演到《爆破舞》时，演员一个大跨步跃起，飞下“舞台”（炕），把爆破筒送到茶桌下面去，刹时，保卫人员紧张得捏了一把汗，但首长们却胸有成竹，哈哈大笑。

欢舞进北平

由于党中央政策的感召力，由于傅作义将军的明智，决定了和平解放北平。上级派我们先进北平城进行宣传，在前门火车站，在先农坛等地进行演出。节目有：《进军舞》、《战鼓》、《霸王鞭》、《爆破舞》、《刺杀舞》、《鄂伦春舞》、《苏联陆军舞》、《苏联海军舞》及《劳动者愉快》等。

S

《撒在心灵上的种子》

（载《舞蹈论丛》1981·4）

王克芬

上海中国乐舞学院是一所私立的乐舞学院。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学生的学费，而当时由于从普及舞蹈的目的出发，所收学费是极为微薄的，不足以供给老师们的食宿，所以老师们都在校外兼课，以补贴生活费用。……学生分“本科”与“团体班”两班。本科主要是一些在校学生，也有一些青年职工。他（她）们酷爱舞蹈。有些人立志终身要从事舞蹈工作，他们每天晚上都到学校来上课，……团体班大都是上海各大学学生会组织的一些舞蹈爱好者，大都是星期日专门来学校学习边疆舞蹈。所谓边疆舞就是1946年戴爱莲先生及部分学生首次在重庆演出的一台民族民间舞，主要有西藏舞《春游》、《巴安弦子》，新疆舞《青春舞曲》、《马车夫之歌》，羌族舞《嘉戎酒会》，彝族舞《倮倮情歌》等等。这些舞蹈当时已风行全国。……

（1947年）我们刚到上海不久，隆（征丘）老师带着我和传瑾去看育才学校的演出，主要是音乐舞蹈。给我印象最深的节目，一个是戏剧系老师钱风创作和编导的《农作舞》，这个舞蹈采用秧歌舞的步伐，表现耕地、播种、除草、收割等农业劳动生活。……这个舞蹈曾在青年学生中广泛流传。……儿童舞蹈《乞儿》，记得是育才舞蹈组老师彭松编导的。……最后，好像是一个新疆集体舞，热烈欢快，节奏鲜明，充满青春的活力。……

大概是戴先生返上海后的头几天，隆征丘让她看了传瑾和我练舞，……她看完课后，答应从第二天起我们两人可以跟随她的老学生一起上课。对这一班学生，戴先生全部免费教授舞蹈。而外面来向戴先生学舞的人却要收较高昂的学费，因为这是她唯一的生活来源。每天清晨，戴先生拿着一个小鼓，一面敲打节奏，一面做示范动作给我们上课。她上课认真严格，……除了教一些芭蕾的基本课程外，还教过我们拉班舞谱，她还创造了一种简化符号教给我们，她说这也可说是拉班舞谱的简谱。……此外，她还教我们“舞情、舞律”（今天看来是一些现代舞的训练方法和内容）。我非常喜欢这门课。她训练、培养我们的舞蹈感觉，让我们把十二个方位上的某些点，用自己即兴创作的舞蹈动作把它们连起来。让我们用身体、眼睛和心去感觉和表达各种情绪，……我觉得，这些训练对我们如何自如地支配身体的每个部位和如何运用舞蹈动作去表达不同感情及提高舞蹈的灵感是很有一定好处的。

记得戴先生到上海不久的一天傍晚，隆老师来告诉传瑾和我，要赶排边疆舞到一个地方去演出。参加排练的有隆征丘、彭松、传瑾和

我。……两三天后戴先生领着我们去当时的英国大使馆内的一个小舞台演出。戴先生自己表演了独舞《哑子背疯》、《瑶人之鼓》、《青春舞曲》，我们四人演出了集体舞《巴安弦子》、《嘉戎酒会》、《倮倮情歌》等。……

1947年深秋，新疆歌舞团到上海，其中有著名舞蹈家康巴尔罕等。……上海文艺界为他们的到来要举办一次盛大的联欢演出。……还请了戴先生及上海乐舞学院参加演出。记得当时叶浅予先生还没有离开上海。他和戴先生及乐舞学院的老师们一起研究后，决定排演戴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反对侵略战争主题的舞蹈小品——《空袭》参加这次演出……经过试排以后，女儿幽灵一角由戴先生亲自担任，两个儿子分别由隆征丘、彭松担任，母亲一角由我扮演。戴先生在排练这个舞蹈时，教我们如何运用舞蹈动作表达感情，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W

《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演出的剧目》

（载《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

李伯钊

1931年冬，瑞京红区预备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由胡底、钱壮飞与李伯钊共同组织大会筹备会的文娱小组。广场的节目有群众的社火与扇舞，那是预备闭幕式时庆祝大会胜利提灯游行表演的。

《我的舞蹈艺术生涯》

吴晓邦

（一九二九年在日本）有一天……我看到了早稻田大学学生们自己创作的舞蹈《群鬼》，正是这个节目给我以极大的影响。观后，几夜我都睡不着觉。……给我的印象很深，使我从此对舞蹈产生了兴趣。它是我立志献身舞蹈事业的启明星。……

一九二九年冬，……我进了高田稚夫舞踊研究所，成为该所的学生。……

我从一九二九年学习舞蹈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回到苏州，一共只有二年，还刚刚入门，懂得不多。但在当时的中国，学习舞蹈艺术的人也只有我一人。我想要经过百倍的努力，去创建一个舞蹈学校，作为自己艺术活动的基地。因而我就租用了（上海）北四川路一家绸布庄的楼上，……门口挂出了“晓邦舞蹈学校”的牌子。……因为这是

上海第一个舞蹈学校，所以引起了当时文艺界的注意。……

这个舞蹈学校只办了半年。……一九三五年春，我在颖村租了一所房子，想长期在上海办“晓邦舞蹈研究所”。我下定决心要一辈子从事舞蹈事业，……

一九三五年九月，我举行了个人的“第一次作品发表会”，招待上海文艺界的人士。……我的“第一次作品发表会”演出，观众的反应很冷淡，……上海人还不喜欢我的表演。在艺术上我还处在幼稚状态。……我在这次表演会上演出的有《送葬曲》、《浦江夜曲》、《傀儡》、《和平幻想》、《吟游诗人》、《小丑》、《爱的悲哀》等十一个独舞节目。这些节目基本上是学生时期的习作。

（一九三五年）我于十月中旬结束了在上海颖村的舞蹈研究所，第三次到东京去学习。这次我是抱着要熟悉日本舞踊界各种艺术流派的目的而去的。那时德国舞蹈在日本风靡一时，因此，我也很想了解、研究一下德国现代舞蹈。

到达东京后，开始我仍留在高田现代舞蹈研究所内学习，同时也参观了其它舞踊研究所的学习和创作情况。……在这一年里，我在学习舞蹈上，接触的范围比较广泛，从文学、音乐、绘画、诗歌的欣赏上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同时在表演上也开始注意去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我感到这对一个舞蹈艺术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是我自学中最忙碌的一年，也是我收获最多的一年。在我幼稚的心灵中，开始认识了舞蹈艺术究竟要表现什么和怎样表现的问题。

……那是一九三六年六月，……我和韦布看了（江口、宫现代舞踊研究所）讲习会的消息后，就决定两人一同去学习。……

这个讲习会到七月二十八日结束。回想起来，我接触现代舞只有短暂的三个星期，但它对我的思想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我的艺术思想第一次得到解放，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二十世纪舞蹈艺术的科学方法及其发展的远景。……

一九三六年十月……回上海不久，……过了冬天，我重新回到了一九三五年时曾住过的颖村。我立刻准备一九三七年四月的“第二次舞蹈新作品发表会”。这次发表会由上海业余剧团主办，于星期日上午在上海卡尔登戏院（现长江剧场）举行。我由于受现代舞蹈的影响，初步尝试创作了三个现代舞的作品，《懊恼解除》就是其中的一个作品。我用佛教苦难的信念作懊恼的归宿。动作是根据寺院内的塑像作为动作造型的考察。服装是直的黑白线长袍，用左右横叉作卍

字形的交替，表示了人物懊恼时的形象。《奇梦》表现了一个青年在长夜的梦中听到了革命的钟声，……醒后，他不断地回味着梦中的情景。这时天已大亮。《拜金主义》是表演当时上海市民们对财神爷的膜拜。第四个节目《傀儡》,一九三六年在东京演出过。第五个节目《送葬》……第六个节目《黄浦江边》，描写一个饥寒交迫的人，徘徊在黄浦江边。……除以上六个节目外，还有《小丑》、《中庸者的感伤》、《和平的憧憬》、《爱的悲哀》、《思想恐惧时期》等节目。……

一九三七年九月，我参加了救亡演剧四队离开了上海，踏上了生活的征途。曾经是上海业余演剧团团长的应云卫担任了三队、四队的总队长。我记得当时在四队的还有程梦莲、孟君谋、瞿白音、沙蒙、舒强、吕复、陈鲤庭、赵慧深、汪洋、李森林、孙维世、赵明、吕班、天然、魏曼青、张客、吴湄等四十余人。这支文艺队伍活跃在京沪线上。……

我记得在无锡第一次表演《义勇军进行曲》……演出后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次日上午，我向队部建议排演小舞剧《打杀汉奸》……我又根据《大刀进行曲》编了《大刀舞》，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在演出这个节目的那天晚上，观众都沸腾起来了。……在镇江，我又排了舞蹈《流亡三部曲》。……

十二月初，我离开了四队……参加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一九三八年春节，我们七人组成的战地服务团在南昌进行春节慰问演出。这一次的演出使我终身难忘！当我表演《义勇军进行曲》时，台下的观众热烈地鼓掌，于是我又表演了第二次。在表演时，观众竟同声高唱起来，群情激愤，接着我又表演了第三次、第四次。观众都站起来，一边伴唱，一边为我击掌打拍子。我就在这种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热烈气氛中，连续表演了五次之多。……

在到达陈家岭军部驻地时，我遇见了那时红军的儿童队。我根据贺绿汀的著名歌曲《游击队员之歌》，在三天之内为他们排了这个舞蹈。……

（一九三八年）回到上海……不久就接受了中法戏剧专科学校的聘请，担任了该校的舞蹈教授。……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开始给同学们排练舞剧《罂粟花》。这个舞剧是根据那时在孤岛上的生活选材的，采用象征手法来表现的，它是一个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节目。……

在逗留上海的四个月里，完全依靠中法剧专的一点薪金维持生活。不久，学校停办了，我只好向亲友们借钱，筹备我个人的第三次表演

会。……在这次表演会上，演出了我的三个新作品，其中《丑表功》这个节目受到了观众的特别欢迎。我采用我国民间艺术传统中的讽刺手法，刻画了一个丑官的舞蹈形象。……第二个新作《传递情报者》，是为歌颂抗日游击区的通讯员而创作的。……第三个舞蹈《徘徊》是一个带讽刺性的舞蹈作品，是我对孤岛上市民们的生活进行观察和分析后创作的。当时，上海有一些所谓善男信女，他们生活在孤岛上却幻想和平，用祈求神明的力量来麻醉自已的心灵，这些人实际是徘徊在死亡线上的可怜虫。……其他的节目,有……《奇梦》……以及《义勇军进行曲》和《游击队员之歌》。以上的六个作品是我在第三次表演会上的主要节目。……

（一九三九年九月）我随同他（欧阳予倩）到达桂林。……到了一九四〇年六月，桂林艺术馆的工作还不能顺利开展，我便接受了新安旅行团的邀请，为他们教舞和排练节目。……

在基本训练进行到一个半月以后，就开始了《春的消息》和《虎爷》的排练。……《春的消息》……是由三首曲子组成的:第一首《冬》，第二首《布谷鸟飞来了》，第三首《前进吧，苦难的孩子》。……

（虎爷）这个舞剧分为四幕:第一幕《旧的生活》，第二幕《旧的毁灭》，第三幕《新的在孕育中》，第四幕《新的实现》。全剧约一百分钟。作曲家刘式昕为这个舞剧赶写了音乐。

一九四〇年十月中旬，新安旅行团在桂林演出了《春的消息》和《虎爷》这两个节目，观众对他们这次演出的评价是很好的。……

新安旅行团在桂林演出后，我为了扩大舞蹈的影响，又接受了长沙抗敌剧团的邀请，到长沙去教课和演出。在那里演出完毕以后，我又起程去广东省曲江塘湾，为那里的广东省立战时艺术馆开办短期舞蹈训练班，撒播新舞蹈艺术种子。……

一九四一年一月盛婕和我同去重庆，……五月中旬，当时重庆还不断有敌机轰炸，我们在这紧张的生活环境中，正在积极准备和戴爱莲举行联合演出……

演出的节目有戴爱莲回国后的新作:《思乡曲》、《东江》、《试练》、《哑子背疯》;我的作品:《丑表功》、《血债》、《传递情报者》;盛婕的作品:小组舞曲《流亡三部曲》;我和戴爱莲合舞的《红旗进行曲》;我和盛婕合舞的《出征》;最后是三人合作的小舞剧《合力》。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我们这次演出，表达了中国人民保卫祖国，坚持抗战的不屈意志!……

演出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新华日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

"民族舞蹈，现在由少数的中国舞蹈艺术家在不断努力中创造建立。今天请这样理解它，它不仅是抗战史实的记录者，还是热情的宣传形式。我们非常同意，这种新的舞蹈在不断的努力创造中，一定是有它光辉灿烂的前程，与我们新中国的前程一样地向前迈进。"……

一九四二年五月，当我第二次在江安国立剧专教书时，接到了赵如琳从广东曲江来信，……他已经被任命为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邀请我去他学校办一个以一年为期的舞蹈班，由我亲自教学。……我将得到一块播种舞蹈艺术种子的土地了。这是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事啊！……

在曲江的一年，我像一个辛勤的园丁那样，每天和学生们一起为培育舞蹈艺术之花而劳动者。……这是我创作活动中最为兴旺、收获累累的一年；也是我在艺术上趋于成熟，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一年。

……

《三个饥饿者》是我为舞蹈系的三位男同学排练的，……这个节目是用打击梆子和敲小锣伴奏的。表演者是何国光、何敏士及谢汉铃三人。……

舞剧《宝塔牌坊》就是我根据家乡的民间传说而结构的一个诗的悲剧。全剧分为三幕。……

我为了纪念一九四一年在狱中去世的一位亡友，创作表演了《生之哀歌》。……

我在曲江这一年中，经常受生活的触发产生了创作冲动。一次，我听到艺专音乐系作曲家的提琴曲《鼎湖山上的黄昏》而引起联想，当即构思成一个独舞《思凡》。它是描写一个年轻的和尚，深居在名山上，一心念佛，期望养真出世。但是他的内心世界里，却往往在刹那间被尘世所迷惑。……此外，我还创作了《网中人》和《迎春》两个舞蹈。……

在曲江的一年，除了以上这些节目以外，我还根据著名的欧洲古典乐曲，为音乐系的女同学在广场的月光下排演了《月光曲》、《花之歌》、《给爱丽丝》。

……除了创作活动外，在教学上我也得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我把现代舞的教程更系统起来；在动作和姿态上，使学和用更好地结合；我还研究和部分的吸收了民间"巫"中迎神驱鬼的一套表演技法，成为我在教学上讲授呼吸和表演的基础。我开始对中国武术进行研究和学习，充实我的教学方法，把现代舞的一套体系进行科学化和中国化。……

（一九四三年）我在独山，第一次演出了我在曲江时的部分新作，这次表演了十个节目：

一、《饥火》（在曲江演出时名为《三个饥饿者》，这次将三人舞改为独舞，并有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内容）；

二、《思凡》；

三、《丑表功》（根据旧作重新整理）；

四、《游击队员之歌》（根据贺绿汀曲，将在曲江演出时的三人舞改为独舞）；

五、《生之哀歌》（根据在曲江创作的台本，在独山第二次演出）；

六《义勇军进行曲》（根据聂耳曲，一九三八年春在南昌新四军时的演出设计）；

七、《迎春》（根据广东民间舞蹈《唱春牛》改编）；

八、《奇梦》（根据一九三七年春在上海时的演出设计）；

九、《徘徊》（一九三九年作品）；

十、《血债》（一九三九年作品）。

十一月间，独山的气候已经寒冷了。我在这里大庙的场地上演出了三场，观众特别拥挤，那是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之外，万没想到在这偏僻的城市，我的舞蹈作品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反应。……

一九四四年三月，我应朋友的邀约到了西安。……在记者的协助下，同去（青海）塔尔寺看了喇嘛跳神。……五月中旬，我和盛婕从西安起身去成都，……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七、八日在南虹艺专礼堂举行了三场售票演出和一场招待新闻、文艺界人士演出。在这次演出的节目中，除了我在独山演出的部分作品外，盛婕还表演了抒情舞蹈《心愿》、《迎春》、《秋怨》，并与我合演了回忆圆舞曲《别情》。……

（一九四五年）我们在育才住了几天，并举行了一个晚会。……陶行知……请戴爱莲和我在北碚举行了一次联合演出。这一年多来，我为生活奔波，流动性大，没有较为安定的环境进行新作品创作。因此，我在北碚这三场的演出会上，只表演了保留的部分节目：《饥火》、《思凡》、《义勇军进行曲》、《传递情报者》和《丑表功》，其余是戴爱莲的节目。……

（一九四五年六月）我到“鲁艺”后，从七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给戏音系的学生上课。……在他们毕业时的一次广场联欢晚会上，我给他们表演了几个过去的节目：《思凡》、《饥火》、《义勇军进行曲》和《西班牙舞》等。戏音系全体毕业同学也表演了延安的新秧歌舞。

我看了他们跳的新秧歌舞，感到跳得粗犷，很有气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一场精彩的新秧歌舞表演。可惜我还没有看见过去流传民间的老秧歌舞，不知道他们又是怎样跳的。第二天，我向那些曾向民间艺人们学过老秧歌舞的同志请教，他们说过去学习到很多形象生动的步法、动作和姿态，其中有模拟飞禽走兽、鱼龙虫鸟的形象，据说还有表演民间爱情故事和传说的舞蹈。表演者都是民间武术的能手。他们的舞蹈动作和姿态，大多是从民间武术中采撷并揉合的，灵巧有力。这些艺人们的表演技巧很高，保留了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武术中精彩的身段。我听他们讲得眉飞色舞，就向他们问道："老秧歌舞的内容形式既然这样丰富，我们为什么不把它继承下来呢？"那位同志不加思索地回答我说："老秧歌舞，看起来不大健康，有些地方是男女调情的场面，还有表现丑角一类的内容，觉得它不够美化。同志们主要为了配合政治任务，把它改成新秧歌舞。"……我才理解了他们对民间艺术是如此认识的。但是，这种认识未必是正确的，恐怕无不失之片面或者说是偏激了吧。对待民间艺术，如果简单地将什么视为丑，视为不健康，甚至视为粗野，我看都不是科学的态度。……现在回忆起来，当时那种自视新的一定健康，旧的一定丑陋的区分方法，显然是既不妥当而又给民间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一九四五年）我们到了张家口后不久，华北联大在张家口的东山坡下成立了文艺学院，……我负责一个舞蹈班。……

文艺学院舞蹈班只有六名学生……一九四六年六月初，……我与舞蹈班六名学生一同参加内蒙文工团，到草原去了两个月。……我根据蒙古人民的生活动作加以选择、提炼、组合，为他们编排了两个舞蹈作品：《蒙古舞》和《内蒙人民三部曲》。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这两个节目编排虽然比较简单，但因为表现了蒙古族人民的生活情绪，反映了他们在战争年代的精神面貌，所以演出时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

一九四八年七月后……为了配合宣传东北人民解放军大进军的形势，我和胡果刚等研究了要排练一个由骑兵带领炮兵、步兵组成的大进军的舞蹈。……《进军舞》到九月中就已排完，整个舞蹈有二十分钟。……大家觉得这个舞蹈很有劲，反映了当时人民的革命要求：解放全东北，解放全中国！

《我军第一支专业舞蹈队第四野战军舞蹈队建队、发展概况》（手稿）
（载《中国舞蹈通史·中华民国卷》）
魏松坡整理 2008年6月

在青训队和后来的舞蹈队先后请来时在东北鲁艺的吴晓邦老师教授“自然法则”舞蹈训练，李章老师教授陕北秧歌和腰鼓，唐荣枚老师教授声乐，李友学老师教授音乐，陈戈老师通过排戏教授表演知识，赵得贤老师教授芭蕾舞基本训练，并请俄籍舞蹈家索柯夫斯基教授苏联的《海军舞》、《陆军舞》。至同年10月，宣传队在前线上的同志们回来进行整编，正式成立舞蹈队。任命胡果刚为队长，查列为副队长，队员编为四个班（男两个班，女两个班），男两个班的班长是李聪、魏松坡，女两个班的班长是夏静寒、王珏。队员有：于晶、张凯、邵九琳、李彦英、吕彦纯、李莉、赵振荣、董世馨、陈玉兰、胡玉香、李厚先、梁世凯、王世民、秦葆、肖岩、刘忠恕、王跃庭、毕永钦。全队共24人，男12名，女12名。至此，我军第一支专业舞蹈队于1947年10月在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宣告诞生。到1948年，又有梁中民、崔玉星（朝鲜族）、尹佩芳、姜明慧、王实、曹振德、陶天乙、马永忠八位同志调入，舞蹈队增至32人。

《我是如何学演戏的》
（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田华

（以唱歌跳舞为主的儿童演剧队1941年成立，1943年调到延安）舞蹈队要天天练功，沙滩、麦垛是我们练功的好场地，场院、村头、树荫下是我们练声和排戏的好场所。翻斤斗、下腰、劈叉，对我来说并不难……但要真正达到能倒立和双手合拢，双手后背、往后下腰用嘴去叼地下的手绢和水瓶，却不知流过多少汗水和眼泪。

《舞蹈与学生运动——忆上海解放前夕的舞蹈活动》
（载《舞蹈论丛》1981·4）
林冬民

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党组织从各个方面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学生中传播民间舞蹈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时，在上海各大专院校中传播的民间舞蹈，多半是戴爱莲先生及其学生在重庆育才学校时，由于受到延安新秧歌舞运动的影响，深入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集和改编的各民族的民间舞蹈，……那时流传最广泛的舞蹈，如：新疆舞蹈《青春舞曲》，……藏族舞蹈《巴安弦子》，……藏族舞蹈《春游》，……还有《嘉戎酒会》、《瑶人之舞》等等。这些舞蹈的舞步比较简单，容易学会，但又很优美、健康，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跳，既是娱乐，又能表演，所以普及性较为广泛。……

追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使我们回想起当时的乐舞学院，在学生中传播民间舞蹈起到了一定的战斗作用。这个学院设在上海胶州

路，只是租借了“大众殡仪馆”院内一幢二层楼房的二楼，有一间可容纳三、四十人学舞的厅室，还有几间供学院老师们住宿用的小间。此处地方虽小，可是它却是传播民间舞蹈的摇篮。大中学校的进步学生团体派人到这里学习民间舞蹈，学院只收取象征性的低廉费用。学舞的学生学业完毕后回到学校，在舞蹈团体中担任起传教的责任，并组织排练演出工作。许多大中学校学生团体演出的民间舞蹈节目，其来源都是出自于中国乐舞学院。

我所记得的学院的老师有戴爱莲、隆征丘、彭松、叶百令、王克芬、于传瑾等，还有郭乃安、何陵等山歌社的音乐工作者。他们当时也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为普及民歌、民舞，在戴爱莲、叶浅予、朱金楼（美术家）等知名人士的指导和帮助下，开设了乐舞学院。为进步的音乐、舞蹈活动撒下了种子。

X

《新舞蹈运动史话之三——中华舞蹈研究会一次旅行演出》

（载《舞蹈研究》1987·1）

梁伦

（1946 年）在我从昆明出发之前百色日报已报道了我们中华舞蹈研究会来百色演出的消息，……当地群众从来没有看过新舞蹈的表演，根本不知道新舞蹈是什么。我们在百色演出两场原是个冒险的行动。但出乎意料，我们两个晚上都满座。剧场有一千个左右观众座位，来看演出的多是知识分子，……演出后我的朋友告诉我，大部分观众尚能接受和理解。……

张放的朋友做我们演出义务的经纪人。为我们在南宁市组织演出。……我们演出队伍总共五个人：胡均、游惠海、张放、陈韫仪和我，我们五人都当演员。陈韫仪是唯一的女主角，除了任演员之外还要管服装，游惠海兼管道具，我兼任舞台监督，……当时演出的节目有《五里亭》、《渔光曲》、《芦沟桥问答》、《跳春牛》、《希特勒尚在人间》、《西班牙舞》、《撒尼跳鼓》、《猴子搬包谷》、《苏联舞》、《长夜》等十二个节目。

Y

《一次非凡成功的舞蹈表演会》

（载《忆往事》盛婕）

彭松

时间：1941年6月17日

地点：重庆抗建堂

表演者：戴爱莲 吴晓邦 盛婕

三位舞蹈艺术家，在6月17日晚上演出，我偶得一赠券，得以观赏，三生有幸。

大幕启动，只见台上背景是一辆逃荒的木轮车，小提琴声如泣如诉，是马思聪《绥远组曲》的一折，在哀怨缠绵的乐声中，戴爱莲扮演一流亡妇女，迈着忧伤的舞步上场，她的家园在日寇的炮火下变成废墟，亲人被杀害，她被迫走上了流浪之路，在无限悲苦的日子里，她回忆起往日的家庭幸福生活，然而一切都成为过去，她的泪湿透了那长长的手帕，不知何时才能赶走日寇，重返那朝夕思念的故乡。舞蹈感人至深，大幕徐徐落下，仍有观众拭泪，接着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戴爱莲另一节目《东江》，是反映广东渔民驾船运送捐献给广东"东江纵队"的医药品，遭到日军飞机的机枪扫射和轰炸，渔民们奋起对敌反击斗争的情节。

《传递情报者》，吴晓邦扮演一位抗日战争中的通讯战士，在传递紧急情报过程中，勇敢机警地躲过敌人，披荆斩棘，跋山涉水，忍耐饥寒，当他终于把情报送到时，却体力不支昏倒在战友面前。

最为精彩的舞蹈，是吴晓邦独舞《丑表功》。1940年3月18日叛国投敌的汉奸汪精卫，认贼作父，甘当奴才，任日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遗臭万年。这一节目就是用辛酸尖刻的舞蹈语言讽刺汉奸汪精卫，扮相借用了京剧"跳加官"的形式，戴面具，酷似汪精卫，头戴官帽，足登皂靴，身穿红袍，迈八字步，一摇三摆，走上台来。主子面前，卑躬屈膝，丧尽廉耻，丑态百出！这个节目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获得观众极大兴趣，掌声经久不息！

盛婕表演的《流亡三部曲》分为三段：一、《离乡》，二、《流亡》，三、《上战场》。

《离乡》的歌曲，是张寒晖《松花江上》，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以致东北广大国土沦丧于日本侵略者之魔掌！沦陷区的人们不堪日本人的虐待，纷纷离开故土流亡关内。歌中唱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

盛婕表演一个流亡到大后方的女青年，流浪的艰辛生活销蚀了她的青春年华。无定的漂泊，何处才是归宿？失魂落魄的舞步，在沉郁抑扬，回肠百转的歌声中，或伫立凝望，或迅步旋转，时仰、时附、时紧、时慢，是犹豫彷徨、是希望畅想。她坚决不作亡国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返故乡。

第二段《流亡》一曲的作者是刘雪庵，歌中唱到："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荣华一刹化为灰烬，欢笑转眼变成凄凉……敌人杀来，炮毁枪伤……我们应当团结一致，跑上战场。"

女青年在流浪、逃亡的磨练中更加坚强、勇敢，扫除了恐惧、疑虑，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前进。舞姿动态逐渐开朗劲健。

第三段《上战场》，歌曲仍是雪庵所作。流亡的女青年一身军装，已是一位女战士，英姿飒爽，奕奕有神。歌中唱到："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我们要为民族战斗……锦绣河山，怎能任敌骑践踏？祖先的遗产，怎能在我们手中葬送？……拿起我们的枪杆笔杆，举起我们的锄头斧头，打倒日本强盗，争取我们的自由。看！光明已在向我们招手！"

盛婕的身姿，苗条挺拔，在《上战场》明快有力、顿挫铿锵的节奏中，舞姿既富有女性的柔韧，又表现出战士的刚强，曲伸优美，刚柔并济，给观众留下了一个光彩照人的女战士形象。

《逃亡三部曲》的三段舞蹈，有起有伏，跌宕迭出，引人入胜，舞和歌丝丝相扣，激情与舞姿形象动人，当接近尾声时，观众随着歌舞的节奏鼓起掌来，歌词的最后一句："光明已在向我们招手"，盛婕做出了一个旋转后迎接光明的舞姿，伫立亮相，如一美丽的雕塑。大幕降下，掌声响个不息，盛婕一再出场谢幕。

其他，还有不少精彩节目，如三位舞蹈家表演的《合力》，吴晓邦、盛婕的双人舞《出征》，都得到观众不少掌声。

新舞蹈艺术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还处于荒漠时代。当时，一无舞蹈学校，二无舞蹈专业团体，三无舞蹈演员专业，达到舞蹈家称号的更是极少。因而在文艺界中也难得看到新舞蹈的演出。这次的组织者，是由领导重庆进步戏剧运动的著名剧作家阳翰笙主持的，其全部票券收入捐献劳军。

在音乐方面，特请中华交响乐团及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参加演出。

这是一次在非常时期，非凡成功的舞蹈表演会，距今已过去了

六十八载，其印象仍然鲜活，历历在目，令人怀思！

《艺海钩沉忆『中艺』》（载泰国「新中原报」，转自《舞蹈研究》1987·2）
吴继岳

“中国歌舞剧艺社”于一九四六年冬，由香港前来曼谷，……“中艺”是中国对日抗战时期第五及第七抗敌演剧队组成，人才济济，是一个文化水平相当高的歌舞剧艺术社。该社带来中国新兴的、进步的歌舞艺术，精彩的节目，有男女大合唱、歌舞《马车夫之恋》、《青春舞曲》、《渔光曲》、《五里亭》等……同时应各方要求，主办“夏令歌咏班”，“舞蹈训练班”，招收侨胞青年男女学员，报名参加者数百人，对泰华艺术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造就了一批歌唱、舞蹈人才。播下了新文化艺术的种子。

……

“中艺”在曼谷的时间长达九个月，它的两个训练班，造就了一大批青年男女歌舞人才，也造成侨社内“中艺热”和青年男女喜欢音乐歌唱和舞蹈的风气。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于曼谷

《忆舞剧〈虎爷〉——吴晓邦老师在『新旅』的活动》（载《上海舞蹈艺术》1987·1）
陈明

1939年，“新安旅行团”从武汉、长沙到了桂林，……吴（晓邦）先生不辞劳苦，不计任何报酬，无条件的教我们跳舞，……吴先生辛勤的劳动，为“新旅”的舞蹈工作打下了基础。他对“新旅”的舞蹈建设，出了很大的力，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吴先生教我们“自然法则”，“人体反射运动”，欲前必后，欲左必右，编了一套基本训练教材，包括从头到脚及各个关节的运动。特别是舞蹈的呼吸部分，给我印象很深，其实，这就是感觉和节奏的训练，对一个舞蹈演员来讲，呼吸是非常重要的。为了锻炼我们的思维活动和想象力，用七个音节1234567要我们用不同的动作姿态来表达一定的意思，如思、爱、愤、求、拒、赏、怕、欢。通过这些练习，使大家兴趣越来越浓。在基本训练进行两个月以后，吴先生就给我们排节目了，如《公园里》、《春的消息》、《虎爷》……

《春的消息》是由陈歌辛作曲的一个童话歌舞剧，整个作品分为三段：“冬”，“布谷鸟飞来了”，“前进吧，苦难的孩子”。……

一九四〇年十月，我们演出了《虎爷》。它是由吴先生编导，刘式昕先生作曲的大型舞剧，写的是团结抗日的故事。……舞剧中倩姑的一段独舞编得非常好，岳荣烈跳得好极了，这段舞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虎爷》的演出，轰动了桂林城，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的一部舞剧。也由于《虎爷》的演出，扩大了“新旅”的社会影响。

《忆演剧四队的舞蹈活动（1938年8月—1945年5月）》

葛敏

（载《舞蹈论丛》1985·2）

1938年8月1日从演剧队在武昌县花林宣告成立之时起，就在中国共产党长江局（后来改为南方局）周恩来同志亲自组建并直接的领导下，进行着演出活动。

在演剧队的舞台上，首先是四队队员刘双楫（现名刘木铎）挥舞起二丈长、二尺四宽的红绸和金箍棒（又名铜棍舞），开始了演剧队的舞蹈实践活动。当时的红绸舞，没有短棒当把手，以手直接握绸，他无论舞单绸或舞双绸，都是边舞边打转，舞姿十分健美，舞技非常高超。这是由于他十六岁就开始登上戏曲舞台，学习和继承了京剧艺术的一套技艺。金箍棒是铜制品，有时两根齐舞，只见金光闪闪却不见人影，令人精神振奋，极受观众欢迎。……

其次，在广东、广西，为了解决当地语言不通的困难，李超把民间舞狮的形式改编成《狮子打东洋》的街头活报舞剧，从1940年起，就不断在广场上演出。这个舞蹈又名《醒狮舞》。……道具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利用旧物改新，纸糊竹编，……

约在1941年，就在一队改为四队番号的前后，在广西柳州，画家冯法祀开始把他平时锻炼身体学会的少林派“断门刀”武术片断搬上了舞台，又为四队舞蹈来源增添了新的路子。……

约在1942年、1943年，话剧演员葛文骅等，前后分别向湘剧名角陈映霞、吴淑岩等学习民间舞蹈《哑子背疯》，以及戏曲中的水袖舞、起霸、趟马、甩发、耍翎子等古典舞蹈基本功。

1946年新年期间，在武汉大学演出《新年大合唱》时，其中一段，采用了民间高跷这种舞蹈形式，串在歌舞剧中，表现地主阶级在年关时，向贫苦农民逼租的情节。……

1947年演剧二队队员兰光、赵寻，趁回武汉探亲的机会，给四队带来了陕北秧歌。由此四队又兴起了扭秧歌的活动。1948年在长沙，1949年初在杭州，就是用秧歌舞的步伐改编了民间歌舞剧《王大娘补缸》，……

当然，采用民间歌舞形式所编排的舞蹈，远远不止以上提到的这些。例如还有《采莲船》、《金钱棒》、《走马灯》、大幅红绸《红旗舞》等等。大部分是穿插在其它剧目中演出的。……

1944年四队在贵州苗族地区，接触了苗族人民的生活后，……从此又开始了用舞蹈去反映兄弟民族的生活风情。……比如：学习和改编了边吹边跳的《苗族芦笙舞》，……有充满着青春活力、甜蜜幸福情景的《苗家月》，有民间女子踩鼓《四方舞》，有反映民族勇敢善斗性格的《斗鸡舞》等节目。……

为了进一步开展此项工作，队里正式成立了民族民间舞研究小组。并派组长陪同……隆征丘，再去贵州安顺地区深入生活数月。他们与……苗族同胞，一起吃、住、劳动；一起游方（当时叫“闯寨子”）；一起跳月、跳花（一般来说跳月指晚上，跳花指白天）；一起吹、弹民族乐器；一起睡过稻草、盖过“秧被”（用草编织的被子）；还认了干亲，背送过苗家干姊出嫁过门。……这段在苗区扎实的生活，……使四队舞蹈创作和表演得益颇深。……

（在舞蹈训练、演出方面）1940 年舞蹈家吴晓邦在柳州中学礼堂小舞台上，给四队队员上过舞蹈基训课。……

1944 年在广西桂林，个别演员为了探求民族舞蹈的形式，也曾向京剧名演员李紫贵，1946 年在武汉向楚剧、汉剧老艺人学过武打、毯子功，来丰富四队的舞蹈活动。……1946 年又把戴爱莲的一套基训方法，在组内进行了较系统的练习。

四队在舞蹈基本训练方面，对中、外、古、今的样样都学，门门都练，为我所用。……

在舞蹈创作上，……载歌载舞形式的、具有民族特点的还有以下几个大型的作品：……排演了“大杂烩”、“大拼盘”式的《新年大合唱》，以及带有舞蹈的民歌联唱《东南西北》等音乐舞蹈节目。……

1946 年，四队还为湖南慈幼院募捐教育经费，组织孤儿们编排上演大型儿童童话歌舞剧，反映善与恶斗争的《幸运鱼》，公开演出四场，得到社会上广泛的支持和好评。

《忆延安新秧歌舞运动》
迪之
（载《舞蹈论丛》1982 · 2）

一九四二年《讲话》发表后，十二月间延安鲁迅文艺学院领导提出要组织一个民间形式的宣传队，……于是组成了一个百余人的大秧歌队，并排练了一些秧歌小场子，如打花鼓、莲花落、打连响、表演唱等节目，于一九四三年元旦，在宝塔山下的空地、在延安县的街头、在延河的岸边，在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的操场上，进行了演出。当时轰动了整个延安。

……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间，延安的各文艺团体，如鲁艺、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平剧院、青年艺术剧院、联政宣传队等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先后深入农村山区，奔赴抗日前线，……在艺术创作上也随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继《兄妹开荒》之后，大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载歌载舞的节目，像雨后春笋，相继而生，遍及陕甘宁边区各地街头广场。如《夫妻识字》、《一朵红花》、《秦老正》、《牛

永贵挂彩》、《赵富贵自新》、《动员起来》、《钟万财起家》、《王三宝转变》、《陈家福回家》、《周子山》、《血泪仇》、《白毛女》、《刘巧儿告状》、《红鞋女妖精》等新秧歌剧、新歌剧，以及大型歌舞《红军万岁》、《解放秧歌》、《胜利腰鼓》、《丰收歌舞》、《生产歌舞》、《翻身道情》、《运盐小调》、《歌唱南泥湾》等作品的出现。这些节目不仅从形式到内容，丰富多彩，绚丽夺目，而且紧密结合了当时政治形势和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

《忆『育才』舞蹈活动的几个片断》（载重庆《陶研文史》）

程代辉

一九四四年，“育才”当时的校址是在四川合川县草街子五里多路外的一个古庙——古圣寺里。当年年底得悉重庆新华日报社来了几位解放区的同志，“育才”立即派戴爱莲、庄严两位老师前去向解放区同志学习秧歌舞，回校后即传授给我们。

春节的晚上，“育才”师生好几十人，身穿戏装或从当地农民老乡处借来的服装，腰间系一条红绸，手里举着火把，由刚从国外回来不久、中国话还讲得不太流利的戴爱莲先生带头，在庄严大哥指挥的锣鼓队的配合下，……我们的队伍一路扭着秧歌到达草街子，一时歌声、笑声、锣鼓声和老人、孩子高兴的叫喊声充满了这个小山镇，……

自此之后，我们每次逢年过节与当地老百姓一起欢度节日时，总是要扭秧歌。后来又传入了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陶行知先生亲自作词，戴爱莲先生编排的秧歌剧《朱大嫂送鸡蛋》诞生了，第一次演出就取得了成动。……以后，在秧歌的基础上，钱风、庄严两位大哥还创作了讽刺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倒猪狗王八旦》、《王大娘补缸》，以及反映农民劳动生活的《农作舞》、欢庆抗战胜利的《胜利大秧歌》等剧目。……

陶行知校长为了充分发挥孩子们的智慧，教育启发同学大胆创作，于一九四三年十月写出了《创造宣言》。……在高昌瑞、陈元直大哥的带动下，与章恒、裴未如同学的协作下，别出心裁地创作演出了“化学舞”（高昌瑞大哥是编剧，陈元直大哥负责灯光、焰火与幻灯布景，戏剧组章恒同学任导演，裴未如同学谱了部分舞曲）。我当时正在小学部学习，幸运地参加了“化学舞”的演出。

“化学舞”是将课堂所学的化学知识，用儿童喜爱的歌舞形式形象化的展现在舞台上，以启发儿童对科学发生兴趣，使人在欣赏艺术的娱乐中获得自然科学知识，这是使科学艺术化、舞蹈化、大众化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内容是写二个小女孩看到自然界很多事物不能理解，他们带着很多的问题去求问化学之神（一女同学扮舞），在化学神的

帮助下，她们懂得了一些自然界中的科学原理，……

表演形式是载歌载舞的，每个演员代表一种元素，身穿不同颜色的服装（……），服装的颜色尽可能根据元素的颜色。每个演员背上挂一张纸，写上各种元素名称。当一种元素出场时，就用灯光与烟火发出这种元素的色彩，……当孩子们问化学神“水”是什么组成时，舞台上则出现一个打扮“氧”的女孩和二个打扮“氢”的男孩，他们在一起愉快地跳着唱着，这时天幕上就显出“H_2O”（水）的幻灯布景。又如说明碘酒是怎样组成时，则用了以下情节：氟、氯、溴、碘族是一组卤素族元素（我当时是溴的扮演者），这四种元素的化学性一个比一个弱，因此，当它们依次逐个置换后（演员跳着舞下场），只剩下碘的扮演者在舞台上哭泣，因为其他三者都和别的元素化合，剩下碘孤苦伶仃。这时舞台上又跳出一个扮演酒精的演员，他跳到碘的身旁，扮演碘的演员就愉快地与扮演酒精的演员一起跳起舞来。这时天幕上又显出“碘酒”二个大字的幻灯布景。碘酒是什么混合而成的就一目了然了。

“化学舞”的创作演出使我们开动了脑筋，把死的书本知识变活了，把枯燥的科学原理变成一种美的享受，这是多么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啊！

《『银舞』长夜迎黎明——回忆解放前『上海市银钱业同人联谊会』的舞蹈班活动》（载《舞蹈论丛》1981·4）

白水（金铭泉）、周群（朱锡昌）

“银联”（“上海市银钱业同人联谊会”简称）是上海地下党在银钱业职工中成立的一个群众性团体，……它成立于1936年6月。……

当时我国舞蹈界前驱戴爱莲先生带了隆征丘、彭松、叶百令（即叶宁）等几个学生，把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挖掘、整理出来的民族舞蹈和地方民间舞在逸园（现文化广场旧址）进行公演后，并在胶州路……办起了中国乐舞学院，教授芭蕾舞基训和地方民族、民间舞。……

“银联”舞蹈班从1947年9月成立，到1948年11月2日、3日在湖社大礼堂演出时为高潮，主要活动时间为十四个月。在这段时间内，开始主要辅导老师是隆征丘，着重教的也只是一些少数民族的舞蹈，有藏舞《春游》，彝族的《倮倮情歌》以及《嘉戎酒会》等……到1948年初，改由育才学校的钱风老师来辅导，舞蹈的内容除了有从育才带来一些如《新疆舞》、《青春舞》等民间舞外，许多新编的舞蹈多是受着活报剧形式的启发，有着强烈的民主革命内容。如：舞蹈《买卖》，……刻画了在炮火战争年代的烽火中孤苦的母女三人，在饥寒、无助的胁迫下出卖了年轻的姐姐，然而换来的几只大饼钱，又能苟延母女俩几天的生命？……

舞蹈《恩赐》则是以群狗的舞蹈形象，揭露并讽刺一群狗儿醉生梦死的生活。……

舞蹈《都市风光》，更是象把匕首，以刻划都市的一群下层渣滓，为了生活发出的形形式式的不幸和罪恶行为，直刺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统治。

在这次演出中，……还有反映农村题材的《山上开荒》……《农作舞》……少数民族的舞蹈只演出了《新疆舞》和《青春舞》。此外，我们的老伙伴崔及，……也大胆地编创了两个新节目参加演出。一个是描绘西南云滇一带山丛中瑶族同胞祭礼形式的《瑶人鼓舞》；一个是以贺绿汀的钢琴独奏曲“牧童短笛”的曲调，自编自演的同名舞蹈。……

上海职业界的舞蹈活动，从“银联”舞蹈班开始，以后相继开展的有“益友社”、“华联”、“绿营”、“衣着业”、保险业的“保联”、教育界的“小教联”等。“银联”舞蹈班也曾去人到许多单位进行辅导，我们还曾专程前往地处北郊的育才学校进行交流联欢。

Z

《战歌春秋·潘振武回忆录》

（载《舞蹈研究》1985·1）

王尝世摘编

红一军团战士剧社成立于一九三〇年。……

那是一九三三年的夏天，李伯钊同志率领中央剧社到一军团巡回演出，使我们首次看到了《工人舞》、《海军舞》、《乌克兰舞》等优美多姿的舞蹈。这些舞蹈是她在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期间学习后带回国的，虽然具有异国风味，但因为内容与我们的苏维埃革命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受到热烈的欢迎。……后来李伯钊同志在瑞金红军大学举办了歌舞训练班，战士剧社派人去学习，回来后再教给大家。于是，在战士剧社的舞台上，也开始有舞蹈了。……

一天，我们（红一军团战士剧社）接到方面军政治部通知，要各单位的宣传队派人到毛儿盖学习《打骑兵舞》。听学习回来的同志介绍，这个舞蹈是李伯钊同志亲自编导并教练的。

……

一九三六年……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宣传队员徐柏生带着枪枝、手榴弹，坐上了渡河第一船。……后来，徐柏生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把当时的渡河景象形象化，编成了舞蹈《东渡黄河舞》。……（这一年整训期间）这天晚上，我们演出了《血汗为谁流》、《东渡黄河舞》、《红星舞》、《骂蒋介石》、《国

际歌舞》等节目，长达两个多小时。

一九四三年四月，山东军区在滨海区莒南镇的一个农家场院举行大会，隆重纪念宣传队成立十三周年。……宣传队演出了节目。……舞蹈有展望未来的《新中国舞》、《火把舞》，以及表现黑人生活的《黑人舞》等。整个演出丰富多彩，从节目创作到表演技巧，标志着宣传队的艺术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参考书目

春秋・左丘明 撰，鲍思陶 点校：《国语》，济南：齐鲁书社，2005 年

东周・尹文 著：《尹文子》，《四部丛刊》影明覆宋本

西汉・刘向 编集；贺伟，侯仰军 点校：《战国策》，济南：齐鲁书社，2005 年

汉・王符 著，清・汪继培 笺，彭铎 校正：《潜夫论笺校正》，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汉・孔安国 传，唐・孔颖达等 正义：《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汉・桓谭 撰，朱谦之 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新编诸子集成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

汉・桑弘羊 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

汉・郑玄 注，唐・孔颖达等 正义：《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汉・郑玄 注，唐・贾公彦 疏：《仪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汉・郑玄 注，唐・贾公彦 疏：《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汉・毛公传，郑玄 笺；唐・孔颖达等 正义：《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汉・刘向 撰，向宗鲁 校证：《说苑校证》，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汉・刘向 撰，刘晓东 校点：《列女传》，新世纪万有文库・传统文化书系，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

汉・郭宪 撰，王根林 校点：《汉武帝别国洞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汉・东方朔 撰，晋・张华 注，明・朱谋垏 校，王根林 校点：《神异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汉・许慎 撰，宋 徐铉 校定：《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

汉・荀悦 撰，明・黄省曾 注，孙启治 校补：《申鉴注校补》，新编诸子集成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

汉・刘歆 撰，晋・葛洪 集，王根林 校点：《西京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汉・贾谊 撰；阎振益，钟夏 校注：《新书校注》，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

魏·王弼、韩康伯 注，唐·孔颖达等 正义：《周易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魏·杨衒之 撰，周祖谟 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

吴·陆玑 撰：《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晋·常璩 撰，严茜子 点校：《华阳国志》，济南：齐鲁书社，2010 年

晋·郭璞 注，宋·邢昺 疏：《尔雅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晋·郭璞 注，王根林 校点：《穆天子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晋·杜预 注，唐·孔颖达等 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晋·张华 撰，宋·周日用等 注，王根林 校点：《博物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晋·陈寿 撰，南朝宋·裴松之 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2 版

晋·释法显：《佛国记》，《万有文库》第二集七百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

晋·陶潜 撰，王根林 校点：《搜神后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晋·干宝 撰，曹光甫 校点：《搜神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南朝宋·刘义庆 撰，梁·刘孝标 注：《世说新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南朝宋·刘敬叔 撰，黄益元 校点：《异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南朝梁·吴均 撰：《续齐谐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南朝梁·任昉 撰：《述异记》，明刻《汉魏丛书》本

南朝梁·萧统 编，唐·李善 注：《文选》，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南朝梁·宗懔，隋·杜公瞻 注，黄益元 校点：《荆楚岁时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南朝梁·释慧皎 撰，汤用彤 校注，汤一玄 整理：《高僧传》，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

前秦·王嘉 撰，梁·萧绮 录，王根林 校点：《拾遗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北齐·魏收 撰：《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

唐・元结 撰：《元次山集》，《四部丛刊》影明本

五代・王定保 撰：《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唐・张固 撰，恒鹤 校点：《幽闲鼓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唐・范摅 撰，阳羡生 校点：《云溪友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唐・段安节 撰：《乐府杂录》，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唐・李林甫等 撰，陈仲夫 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

唐・刘恂 撰；商璧，潘博 校补：《岭表录异校补》，桂苑书林丛书，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 年

唐・樊绰 撰，向达 校注：《蛮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

唐・郑处诲 撰，田廷柱 点校：《明皇杂录》，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

唐・玄宗明皇帝 御注，宋・邢昺 疏：《孝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唐・徐坚等 著：《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2 版

唐・杜佑 撰，王文锦等 点校：《通典（校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

唐・张鷟 撰：《朝野佥载》，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

唐・苏鹗 撰，阳羡生 校点：《杜阳杂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唐・欧阳询 撰，王绍楹 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 版

唐・封演 撰，赵贞信 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

唐・独孤及 撰：《毘陵集》，四部丛刊影清赵氏亦有生斋本

唐・郑綮 撰，丁如明 校点：《开元传信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唐・赵璘 撰，曹中孚 校点：《因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唐・陆龟蒙 撰：《小名录》，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唐・段成式 撰，曹中孚 校点：《酉阳杂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唐・玄奘，辩机 原著；季羡林等 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

唐・佚名 撰，恒鹤 校点：《大唐传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五代・王仁裕 撰，丁如明 校点：《开元天宝遗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后唐・冯贽 编，张力伟 点校：《云仙散录》（又名：云仙杂记），古小说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

后晋·刘昫等 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

北宋·李昉等 编：《太平御览》，《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

宋·洪迈 撰，孔凡礼 点校：《容斋随笔》，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

宋·陈世崇 撰，郭明道 校点：《随隐漫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宋·钱易 撰，尚成 校点：《南部新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宋·欧阳修 撰，徐无党 注：《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

宋·欧阳修，宋祁 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

宋·王溥 撰：《唐会要》，历代会要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宋·王明清 撰，田松林 校点：《挥麈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宋·陈旸 撰：《乐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洪兴祖 撰；白化文，李鼎霞 点校：《楚辞补注》，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

宋·乐史 撰，王文楚等 点校：《太平寰宇记》，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

宋·马端临；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

宋·吴曾 撰：《能改斋漫录》，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宋·王谠 撰，周勋初 校证：《唐语林校证》，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宋·周密 撰，吴企明 点校：《癸辛杂识》，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

宋·刘昌诗 撰；张荣铮，秦呈瑞 点校：《芦浦笔记》，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宋·李昉等 编：《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 年

宋·郭茂倩 编：《乐府诗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

南宋·罗泌 撰：《路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林坤 辑：《诚斋杂记》，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

宋·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 年版

宋·耐得翁 《都城纪胜》，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 年版

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 年版

宋·吴自牧 《梦粱录》，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 年版

宋·周密 《武林旧事》，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 年版

明·杨慎 撰，王大厚 笺证：《升庵诗话新笺证》，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

明·陶宗仪 编：《说郛》，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曹臣 撰，陆林 校点：《舌华录》，《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纂：《安徽古籍丛书》，合肥：黄山书社，1999 年

明·彭大翼 撰：《山堂肆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陆楫 编：《古今说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李之藻 撰：《泮宫礼乐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651 册·史部 409 正书类

明·陈鸣鹤 撰：《东越文苑》，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清·沈曾植 撰，钱仲联 辑：《海日楼札丛（外一种）》，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

清·洪亮吉 撰，李解民 点校：《春秋左传诂》，清人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清·王先谦 撰；沈啸寰，王星贤 点校：《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

清·朱右曾 辑，民国·王国维 校补，黄永年 校点，《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新世纪万有文库·传统文化书系，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

清·孙诒让 撰，孙启治 点校：《墨子间诂》，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

清·刘宝楠 撰，高流水 点校：《论语正义》，十三经清人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

清·王先慎 撰，钟哲 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

清·焦循 撰，沈文倬 点校：《孟子正义》，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清·严可均 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附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

清·孙星衍 校，王根林 校点：《燕丹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本、2012 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

清·陈鸿墀 纂：《全唐文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清·董诰等 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

清·彭定求等 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

魏声和 撰：《鸡林旧闻录》，民国二年版（1913）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 年再版

胡朴安 著：《中华全国风俗志》，广益书局民国十二年版

《民俗》周刊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辑 民国十七－二十二年，二十五－三十二年出版（上海书店 1983 年影印本）

齐如山：《国剧身段谱》，北平国剧学会，民国二十四年

徐肇琼 撰：《天津皇会考》，民国二十五年版 （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再版）

望云居士、津沽闲人 撰：《天津皇会考纪》，民国二十五年版（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再版）

李家端 编：《北平风俗类征》，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版（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

唐杰：《跳舞的艺术》，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民国十七年出版

伪满吉林省公署民生厅编：《吉林省乡土志》，伪满康德六年本（1939）（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 年再版）

刘文典 撰；冯逸，乔华 点校：《淮南鸿烈集解》，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

许维遹 撰，梁运华 整理：《吕氏春秋集释》，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

徐邦达 著：《古书画伪讹考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年

徐时仪 校注：《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修订版

王国维 著：《观堂集林（附别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

杨伯峻 撰：《列子集释》，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

袁珂 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

黎翔凤 撰，梁运华 整理：《管子校注》，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陈士珂 辑：《孔子家语疏证》，国学基本丛书选印，上海：上海书店，1987 年

蒋礼鸿 撰：《商君书锥指》，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杨明照 撰：《抱朴子外篇校笺 上》，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

逯钦立 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

汪荣宝 撰，陈仲夫 点校：《法言义疏》，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王利器 撰：《新语校注》，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

王利器 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订本》，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

王明 撰：《抱朴子内篇校释》，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 版

杨明照 撰：《抱朴子外篇校释 下》，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

拔塞囊 著；佟锦华，黄布凡 译注：《拔协》，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年

李时人等 编校：《全唐五代小说》，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

张纯一 撰，梁运华 点校：《晏子春秋校注》，新编诸子集成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吴晓邦 著：《我的舞蹈艺术生涯》，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盛婕 著：《忆往事》，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0 年出版

董锡玖 著：《中国舞蹈史・宋辽金西夏元部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4 年版

王克芬 著：《中国舞蹈史・明清部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4 年版

孙景琛、刘恩伯 编：《北京传统节令风俗和歌舞》，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6 年版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 编：《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舞蹈出版社 1988 — 1991、中国 ISBN 中心 1992 — 2001 出版

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 编：《中华舞蹈志》，学林出版社 1999 — 2009 出版

纪兰慰、印久荣 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胡果刚舞蹈论文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 编辑：《舞蹈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刘青弋 著：《中国舞蹈通史·中华民国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0 年出版

杨米人等 ：《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出版社 1962 年出版

阿米娜 著：《康巴尔汗的艺术生涯》，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孙殿起 辑，雷梦水 编：《北京风俗杂咏》，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跋一

《中国乐舞史料大典》编选设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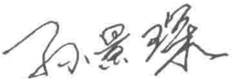
（原名:《中国乐舞史料汇编》）

孙景琛

我国乐舞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对舞蹈历史的科学研究却起步甚晚，可说至今仍处于创建阶段。一些配套的分支学科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也影响了舞蹈史学本身的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舞蹈史料学科的建设滞后，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资料是科研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任何历史研究，首要的条件就是掌握丰富而翔实的史料，才有可能通过对史料的深入研究，写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历史，并从中发现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舞蹈史料学的任务即在于舞蹈历史资料的搜集、编辑和考证，为舞蹈历史研究提供必需的基础。

本编的宗旨即拟在舞蹈史料学科的建设方面作一次尝试；另一方面也为解决当前舞蹈历史研究的实际需要，以促进舞蹈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历史上缺乏有关舞蹈史料的专著，资料的基本特点是庞杂而不集中，大多散见于各种古籍及文物资料中；而我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卷帙浩繁，因此搜集工作具有一定难度。本编依据现已掌握的史料情况，拟以二十四史中的“乐志”及本纪、列传、志、表等部分的资料为基干，广泛搜捡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及各种方志、谱牒等文献中有关舞蹈品种、节目、内容、形式、沿革、教育、理论及相关的民俗节令活动等等资料，将过去极度分散的材料尽可能集中起来，并进行初步的归纳梳理。在编辑体例中，纵向依时代排序，横向按内容、性质分类。在尊重史料本来面貌的前提下，力求突破古代乐舞史料偏重宫廷的樊篱，着重充实民族民间舞蹈活动的资料。同时，考虑舞蹈作为形象艺术的特殊性，增加形象资料。全集拟分设“文献”、“文物考古”和“调查实录”三编。文献编以文字资料为主；文物编除简要的文字说明外，主要是地上、地下文物考古发现的图像资料；调查编主要摘编近、现代学者在社会调查中记录的采风资料。三者相辅，当能更全面、具体、形象地反映我国各时期舞蹈艺术的历史风貌。



2003 年 12 月

跋二

茅 慧

中国舞蹈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为欧阳予倩为首的，包括了孙景琛、彭松、董锡玖、王克芬等的第一批中国舞蹈史学术力量所开辟。经数十年的努力钻研，第一代舞史专家成就斐然，特别是他们的系列断代中国古代舞蹈史著作（史称“五小本”），以古代文献和文物图像为主要材料，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从远古至明清的舞蹈长卷，是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中最为重头的一套奠基之作。这个成果几乎用去了先师们毕生的时间，尽管其功绩和价值彪炳史册，但是他们仍然告诫后学们，这项事业才刚刚起步，很多学术领域尚未开拓，很多学术空白有待填补，从事舞蹈艺术的研究需要复合型人才……且不说舞蹈瞬间即逝的特点难以在古代存留真实完整的影像，让研究者常常无从确论；即使中国文献史籍浩如烟海，其中的舞蹈资料却又十分零散和飘忽，这不得不令人疑虑，中国古代舞蹈史的文献，无论是从文字到形态的，是否皆已钩沉完毕？身处如此丰富多彩、火热空前的当代舞蹈世界，是否还有必要继续皓首穷经地回眸往昔、整理国故？

我国著名史学家傅斯年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史学即史料学，明确指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可见，文献的整理、挖掘，史料的搜集、考证，对包括中国舞蹈史在内的一切史学研究是何其重要。而目前，具有扎实的学术价值的、系统的舞蹈史料的专门成果却不多见，中国舞蹈文献学至今也更是一个空白。可以说，《中国乐舞史料大典》一书成书面世，恰好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也为中国舞蹈文献学的起步奠定了第一块厚重的基石。

《中国乐舞史料大典》精心汇集了散见于各种古籍及文物图像资料中浩如烟海的乐舞文献史料，以二十五史中的乐志及本纪、列传、志、表等部分的资料为主干，同时广泛搜集经史子集四库图书及各种方志、谱牒、碑文、铭文等文献中的有关舞蹈资料；同时汇编地上、地下文物考古发现的图像资料；将过去极度分散的材料尽可能搜罗集中，并进行初步的归纳整理。尤其中国古代舞蹈史的资料数量大大超过既有研究成果所使用的资料数量。换句话说，就是本书中的大量舞史资料或文献是尚未得到全面深入解读研究的，

甚至是从未得到使用的。

本书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第一次将中国古代至民国期间数千年的中国舞蹈史料进行了相对全面的搜检、整理、汇总。

二、汇集了大量二十五史中本纪、列传中的舞蹈资料，这一部分资料多与某个或某些具体的人物事件相关，是古代社会中活生生的舞蹈样态，属于舞蹈社会学、舞蹈思想史、舞蹈人类学所应予关注和研究的范畴，在目前现有的古代舞蹈史著述中尚未充分予以研究。

三、以舞蹈资料为摘选原则，对总计80余万字的二十五史《乐志》、《礼乐志》进行了爬梳，对涉及舞蹈本体的文字记录详加收录，尤其涉及古代宫廷礼仪和庆典类的舞蹈事项，有目的地进行了精选并收录全程记录文字，这对于研究古代舞蹈事项和舞蹈本体大有裨益。由于《史记》是二十五史中的首部史书，其中的《礼志》、《乐志》的思想观念与后世正史礼乐志内容多有相似之处，故对其全文辑录，而其他史书中的礼乐志则择要、侧重地加以编选。

四、对散见于部分类书、杂录、笔记、艺文辑录中的舞蹈史料进行了编选。其中包含了许多古代哲人学者著述中的乐舞思想，在汉赋、乐府诗、竹枝词、曲赋等艺文篇章中对舞蹈本体的描写和记录。由于此前《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和《全宋词中的乐舞资料》已有专辑出版，故本书中所录的古代诗词是这两本书所未收录过的。

五、以提取汇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和《中华舞蹈志》等大部头当代舞蹈志书中的地方志舞蹈资料为基础，对宋、元、明、清、民国期间的方志中舞蹈资料也进行了广泛的搜罗整理，搜集摘编了民国时期报刊书籍中发表的民间舞蹈调查报告；对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著作中的民国时期史料进行了摘选。这些资料对研究区域性舞蹈文化、民间舞蹈发展史、舞蹈文化人类学、舞蹈政治学皆有用处。

六、“图录编”除了收录中国古代舞蹈史中重要的舞蹈文物图片，还将孙景琛、吴曼英于上个世纪出版的《中国历代舞姿》、《敦煌舞姿》二书一并收入再版；同时孙景琛在主持《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期间在全国各地亲自描摹或收集的从未使用过的舞蹈文物白描图一百多幅，作为“附录”也编入此书。

本书为三编三卷本的体例，分别是“二十五史编”、“杂录编”和“图录编”；“二十五史编”和“杂录编”以文字资料为主，属于文献编；“图录编”以文物图片为主，附以舞蹈文物白描图，约计2000幅，同时附带断代概述和简要的图片说明。

面对这几千年间祖先留下的舞蹈图文记录，进一步的解读、考证、辨析、阐释，应是今后舞蹈学界更加艰巨和重要的工作。我们希望这部书能够成为

中国舞蹈史研究能够真正傲然矗立于世的鼎力基石，希望更多人能受益于它，创造出更多扎实的学术成就。

文献和资料的基础建设虽极为重要却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何况还囿于我们的学养和功力，因而本书的遗憾和不足在所难免，还望各方大家不吝赐教，以助其日后完善！

2015 年 12 月 12 日

后记一

周 元

大约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一次在孙景琛家，他讲了一句令我颇为吃惊的话："五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收集二十四史中的舞蹈史料。"随即他从里屋拿出厚厚的一摞稿纸放在我面前，上面密密麻麻的布满了笔迹，都是他手抄的舞蹈史料！对着一笔一划工工整整手写的稿子，我感慨万分，崇敬之心油然升起。五十多年，如此巨大的工程，一个人默默的坚持，除他谁能做到？孙景琛又说："我想了，个人写的东西有什么价值？把这些历史资料整理出来对后人才有意义。"

2002年，孙景琛将此书暂定名为《中国乐舞史料汇编》。起初由他策划，他与夫人吴曼英及我三人，曾想将该项工作纳入国家课题，为此他写了一个"编写设想"。此事虽没有成功，但他的意图却是白纸黑字地留了下来，成为我们后来难能可贵的依据。之后，根据他的要求，我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所有相关的史料找了出来，一本本搬到街边的复印社复印，再剪贴，完成后交给了他。但直至他去世，此事再也没有机会提起。

2008年4月孙景琛去世，5月吴曼英给我打来电话，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她看到了这批史料稿件，百感交集，泣不成声："不能让老孙五十年的心血付之东流，我想完成他的遗愿，希望你能帮忙。"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随后孙景琛带过的研究生茅慧、原舞蹈集成的朱梅也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此项工作。

我们在2008年5月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我和朱梅承担了中编宋以后的部分。从那时至今，过去了七年，其间不知走了多少弯路，反反复复修改了多少次，回想当初那样痛快地答应了吴曼英，真是无知无畏，不知深浅。但不管怎样，现在总算交出来了这份答卷，尽管它不够完美，遗憾多多，但至少是对收集整理中国舞蹈史料的一点贡献，也是对我所尊敬的孙景琛的一份交代。

整理舞蹈史料，是沉浸在我们伟大民族辉煌舞蹈史的一次难忘经历，也是我们这些后来者，学习前辈书写史料的一次机遇。对于祖先我们不得不充满敬意，由于他们对乐舞的关注以及生动的描述，才使那些远离我们百年千

年的舞蹈，跃出发黄的故纸，生龙活虎展现在眼前。

一路走来，要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刘恩伯、吕良、王景志、可平、李松华、张优、董振亚、盛肖梅、朱松瑛、林堃、聂晓燕、丹增次仁、李恩魁、庞玉瑛、李季莲。他们中绝大多数已七八十岁，为了解答我的疑惑，找图书、翻资料，不厌其烦。尽管没有任何报酬，没有人因此而敷衍，我向他们鞠躬致谢。

千年的舞蹈文化博大精深，浩瀚的舞蹈史料无边无际，我们所收集的内容只是沧海一粟，期待后来者能不断补充修正完善。

2015 年 3 月 26 日

后记二

茅 慧

在本书“杂录编”中，我负责的是“远古—唐”部分的各种史料的编纂。这部分史料以孙景琛先生生前积累的近千张卡片资料为基干，同时补充汇编了大量从《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和《中华舞蹈志》中选取的史料，以及与中国舞蹈史文献密切相关的部分重要史籍原典资料，如《乐府杂录》、《乐府诗集》、《通典》、《太平广记》、《杜阳杂编》等，并着力补充、核对了每条史料的原书出处及版本信息。

之所以本编取名为“杂录编”，即取其庞杂摘录之义。鉴于综合性的、文献性的中国舞蹈史史料书籍目前尚为匮缺，所以无论与乐舞直接相关或间接有系，都纳入了本编选取范畴。因而，其爬梳整理的过程便极为繁琐。但同时，一旦如此繁杂的史料汇集成册后，历史上的舞蹈事项却也慢慢地、一点一滴地浮出水面，许多朝代与舞蹈勾连的人物事迹在文献中呼之欲出，历史的深邃性和丰富性逐渐清晰和生动起来。相信这份史料书籍定能为中国舞蹈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份细心周到的帮助。

在此，感谢导师孙景琛先生在治学道路上的率先垂范，他的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始终鞭策着我；感谢山东大学教授、古文献专家杜泽逊先生的审阅、指点和帮助；感谢赵兴鲁、龙三金、王晓静、姚文昌、付瑶、石曼晴、谢百惠、王琳、王楚蒙等有志青年的大力协助；感谢上海音乐出版社资深编审黄惠民从约稿到编辑出版付出的心血，以及舞蹈编辑部年轻编辑们为之付出的辛劳，在此深表谢忱！

2015 年 12 月 12 日

《礼记正义·乐记》
东汉 郑玄 注
唐 孔颖达等 正义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
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问何如？"子夏对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
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
对曰："及时事也。""武坐致右宪左，何也？"对曰："非《武》坐也。""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
发扬蹈厉，大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
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子赣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
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商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明乎
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

京伎艺 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张真奴，舞旋。……每遇内宴前一月，教坊内勾集弟子小儿，习队舞，作乐杂剧节次。卷之六·正月 及州南一带，皆结彩棚，铺陈冠梳
戏 驾登宝津楼，诸军百戏，呈于楼下。先列鼓子十数辈，一人摇双鼓子，近前进致语，多唱"青春三月蓦山溪"也。唱讫，鼓笛举一红巾者弄大旗，次狮豹入场，坐作进退，
"，则声喏者引退，爆仗大起，有假面披发，口吐狼牙烟火，如鬼神状者上场。着青帖金花短后之衣，帖金皂裤，跣足，携大铜锣随身，步舞而进退，谓之"抱锣"。绕场数遭
排戏，谓之"硬杂剧"。又爆仗响，有烟火就涌出，人面不相睹，烟中有七人，皆披发文身，着青纱短后之衣，锦绣围肚看带，内一人金花小帽、执白旗，余皆头巾，执真刀，
夺刀击刺之态百端讫，一人弃刀在地，就地掷身，背着地有声，谓之"板落"。如是数十对讫，复有一装田舍儿者入场，念诵言语讫，有一装村妇者入场，与村夫相值，各持棒
的物，幞帽之类，悉皆精巧，作乐迎引至庙，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教坊钧容直作乐，更互杂剧舞旋，太官局供食，连夜二十四盏，各有节次。至二十四日，夜五更争烧头炉
、措材分占上竿呈艺解，或竿尖立横木列于其上，装神鬼，吐烟火，甚危险骇人，至夕而罢。卷之八·中元节 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
丝，楼高三尺许，形如半边木梳，黑漆镂花金装画，下有台座，张二十五弦，一人跪而交手擘之。以次高架大鼓二面，彩画花地金龙，击鼓人背结宽袖，别套黄窄袖，垂结
场，则排立者叉手，举左右肩，动足应拍，一齐群舞，谓之"曲子"。第一盏御酒，歌板色，一名"唱中腔"，一遍讫，先笙与箫笛各一管和，又一遍，众乐齐举，独闻歌
诸军之军，百戏乃上竿、跳索、倒立、折腰、弄碗注、踢瓶、筋斗、擎戴之类，即不用狮豹大旗神鬼也。艺人或男或女，皆红巾彩服。殿前自有石镌柱窠，百戏入场，旋立
四垂义裥束带，各执花枝，排定。先有四人裹卷脚幞头，紫衫者，擎一彩殿子，内金贴字牌，擂鼓而进，谓之"队名牌"，上有一联，谓如"九韶翔彩凤，八佾舞青鸾"之